

1936年度

# 中國文藝年鑑

楊晉豪編

北新書局出版

1937





1936

中國文藝年鑑

楊晉豪編

北新書局出版

1937年出版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廿五年度 中國文藝年鑑

青年界定戶贈送本

編者 楊晉豪

發行人 李志雲

總發行所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北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

分發行所 北新書局

北平 廣州 濟南  
開封 西安 成都  
貴陽 昆明 長沙  
武漢 重慶 杭州

## 楊晉豪先生編著

1934中國文藝年鑑	1.00
1935中國文藝年鑑	1.00
現階段的中國文藝問題	.50
十年來的中國文藝論戰	1.50
寫作的知識(即出)	.40
少女的追求(小說集)	.50
現代雜文選	.40
青年文藝	.40
青年遊記	.40
青年修養	.40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 目錄

## 第一輯 一九三六年中國文藝界的考察

楊晉豪 (一)

動亂的世界更深的國難……………(一)

監獄生活的寫實……………(二六)

新階段中文藝運動的特質……………(三)

報告文學的昇華……………(二八)

巨浪一樣文藝界的活動……………(四)

集體創作的實踐……………(二九)

上海——北平——東京——

大眾化的行進……………(三一)

廣州——其他各地

戲劇的高潮……………(三二)

推進新運動的文藝的論爭……………(一五)

詩歌的特盛……………(三三)

關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論戰……………(一五)

中篇小說和兒童文學……………(三五)

關於文藝之中心口號的論爭……………(一八)

文藝界的最大的損失……………(三七)

關於文藝創作自由的論戰……………(二〇)

魯迅……………(三八)

關於典型與個性的論戰……………(二一)

傳略……………(三八)

枝枝節節的問題……………(二三)

魯迅著譯編目……………(四一)

創作活動的新的主潮……………(三三)

高爾基……………(四四)

新現實主義的傾向……………(三三)

小傳……………(四四)

國防主題的把握……………(二五)

高爾基年譜……………(四五)

高爾基著作年表……………(四七)

中譯高爾基作品編目……………(五三)

附錄一：一九三六年的回顧……(五九)

小說創作……………立波(五九)

歷史的呼聲……………楊騷(七六)

一九三六年的戲劇：張庚(八六)

偉大而貧弱的歌聲：呂驥(九八)

附錄二：哀悼魯迅先生特輯(一〇六)

死……………魯迅(一〇六)

最後的一天……………景宋(一一一)

憶魯迅先生……………內山完造(一一六)

憶魯迅先生……………李霖野(一二七)

關於魯迅……………知堂(一三九)

關於魯迅之二……………知堂(一四八)

魯迅先生的生平：張一林(一五六)

關於研究魯迅先生的幾個

基本認識的商榷……………

……………歐陽凡海(一六二)

我們應該從魯迅學些什麼

……………新認識社(一七八)

附錄三：哀悼高爾基特輯……(一八四)

哀悼偉大人類的子孫……………

……………孫雪葦(一八四)

悼高爾基……………陳作夫(一八七)

高爾基的藝術和思想……………

……………李宗文(一九六)

高爾基的逝世與葬禮……………

……………戈寶權(二〇五)

附錄四：重要文獻一束……………(二二三)

中國文藝家協會組織緣起(二二三)

中國文藝家協會簡章……………(二二四)

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二二六)

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二二八)

文藝界同人爲團結禦侮與

## 第二輯 一九三六年的文藝論爭

「國防文學」者的理論……(二五九)

現階段的文學……周揚(二五九)

關於國防文學……周揚(二六六)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

者的理論……(二七二)

人民大衆向文學要求什麼

……胡風(二七二)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統一

戰線……魯迅(二七五)

反對「國防文學」者的理論(二八七)

## 第三輯 一九三六年度創作選輯

小說之部……(三二三)

豐台的馬……魏東明等(三二三)

言論自由宣言……(三二九)

小說家座談會第二次紀錄(三三一)

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文學……(二五九)

……徐行(二八七)

「創作自由」及其他問題的

討論……(二九三)

關於目前文學運動的幾個

問題……茅盾(二九三)

關於國防文學的幾個問題

……任白戈(三〇二)

最後的綜論……(三一)

菟苗的檢閱……郭沫若(三一)

呼蘭河邊……羅烽(三三三)

沒有祖國的孩子……舒羣(三四二)

……



- 遙遠的風沙……端木蕻良(三六六)  
 江上……田 軍(三八五)  
 長江上……荒 煤(四三〇)  
 生人妻……羅 淑(四五六)  
 小魏的江山……白 塵(四七四)  
 失題的故事……張天翼(五〇七)  
 一個練習生……聖 陶(五三八)  
**詩歌之部**……(五五一)  
 優良的射擊手……蒲 風(五五一)  
 在射擊場上……S · N(五五一)  
 青紗帳……溫 流(五五四)  
 滿洲進行曲……亞 丁(五五五)  
 「東北永遠是我們的」……  
 ……任 鈞(五六三)  
 北方……田 間(五六四)  
 遊子吟……李 雷(五六五)

- 塞上篇……果 軒(五七一)  
 塞北曲……錢蕙荷(五七三)  
 我永遠懷念着……蓬 子(五七四)  
 風波亭……關 露(五七五)  
 滅亡……畢奐午(五七八)  
 河……陳江帆(五八〇)  
 紫籐花前……林徽音(五八一)  
 贈克木……戴望舒(五八二)  
 答望舒……金克木(五八三)  
**報告文學之部**……(五八五)  
 一九三六·三八·上海——  
 第三報告……邁 也(五八五)  
 佈告安民……薛 荒(五九四)  
 夜霧與「明朗化」徐中玉(五九七)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宋之的(六〇五)

包身工……………夏衍(六一四)

散文之部……………(六二九)

我的幼年……………巴金(六二九)

賓陽門外……………郭沫若(六三七)

上海事件紀念……………馮和儀(六四九)

援綏募捐記……………吞吐(六五四)

#### 第四輯 一九三六年的文藝產品……………

重要刊物概述……………(七六一)

重要單本簡目……………(七六八)

寫在後面……………

十九路軍士兵在「一二八」

的血……………陳從雲(六五八)

小桃源日記……………欽文(六七九)

戲劇之部……………(六九二)

漢奸的子孫……………尤競等(六九二)

東北之家……………章泯(七二九)

……………(七六一)

合集——理論——史傳——詩歌

——小說——散文——戲劇

楊晉豪(七八一)

## 動亂的世界，更深的國難

文藝是以現實的反映和表現當做中心任務的。一九三六年現實的急劇的變動，使得這一年中國文藝界的動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動亂的世界，更深的國難，是一九三六年現實的，越發「明朗化」（借用「友邦」的名詞）了的徵候。

這一年，在世界上，因了整個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形成了兩種對立的陣線：

一是想要苟延資本主義的殘喘，而加緊了對於殖民地的剝削，對於弱小民族的侵略，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攻的侵略陣線。意大利用飛機炸彈向阿比西尼亞宣揚白種人的文明；我們的「友邦」用漢奸傀儡和浪人匪軍來向大中華民國的冀東綏邊華北華南騷動走私；「傳播王道」國社黨的德意志撕破羅迦諾條約，進軍萊茵非武裝區域，要組織反赤十字軍來發展它的殖民地。他們並且已組成了同盟，訂立了協定，步驟一致地來從事於侵略戰爭。

一是想要解脫侵略國家的威脅，壓迫和佔奪，以保持本國民族的自由，獨立和主權，生命，而發動了反侵略戰鬪的和平陣線。蘇聯運用了他的和平外交的政策，而和法土外蒙以及小協約各國訂立了許多互不侵犯條約和互援協定，而結成了一個擴大和加強反侵略陣線的集團。

在另一方面，各國的資本主義勢力，爲了想要存續，發展和鞏固他們的衰年，而加強抑止人民大

衆的革命，以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做樞柱，而厲行剝削民衆的獨裁政治。這在意德早已奪得政權，日波則正在抬頭，其他各國也在蠢動。這是各國國內的法西斯蒂的統治。

各國的人民大眾，爲了維持本身的自由，爭取本身的權益，便結合一切目標相同的黨派和集團，來進行反法西斯蒂的戰鬥。這在法國和西班牙已經獲得了勝利，在其他各國，甚至意德日等法西斯國家，也正在艱苦地活動。這是各國國內的人民陣線。

國際上和各國間的矛盾之深刻尖銳，使得整個世界的動亂逼近在眼前，要在這動亂中爭得勝利，無論那一方面都已經並加強地結成戰鬥的聯合陣線。

中國是世界的一環，中國目前的新形勢，便是從這世界形勢的發展中演成的。

我們的所謂「友邦」，爲了隱蔽國內的矛盾，爲了進攻蘇聯和應付大戰，爲了求達其征服亞洲，以至於世界的野心，因此必先來侵吞中國，以當做軍事戰略地和原料供給地。這在田中奏摺時已經計劃，九一八時而開始發動，到了一九三六年，因爲法西斯蒂的伸長和侵略陣線的結成，而更加表露。於是冀東政府成立，察北政權獨立，華北運動自治，綏邊進行侵戰，偷漏關稅走私，浪人漢奸騷擾，同時却又高喊「文化提攜」、「經濟合作」、「敦睦邦交」……使得全中國不能安靜。國難的嚴重，已是達於極點！

站於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地位的中國，由於整個民族危機的深刻化，因此有了漢奸以外的全國民衆，不分階層黨派，一致聯合起來，反抗敵人侵略的民族革命的要求，呼聲和實踐。這在事實上表現

的便是要結合中國的抗戰聯合陣線。

這一陣線需要展開到最強大的飽和程度，因此在中國國內，有許多人便主張：在這時應該攔起一切舊恨宿怨，互相寬容，而結成全國的反敵反漢奸的抗戰聯合陣線。在國際上，要求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而把抗戰目標專注於唯一的敵人；同時，由於這一事件的整個世界的聯繫性，而要我們結合國際上的和平陣線和各國內部的人民陣線，以打擊和消滅侵略、壓迫和剝削者的勢力。

## 新階段中文藝運動的特質

根據上述的現實動態的分析，使得一九三六年的中國文藝運動，再也不能停滯在五卅時代市民文藝的階段上，也不能停滯在五卅時代普羅文藝的階段上，而要發展和轉變到一個新的階段。

在這新階段中的中國文藝運動的特質是：

一、以文藝活動當做民族革命的一環，而從事於反敵反漢奸的抗戰文藝；擴大到世界上說，是以文藝活動當做和平陣線和人民陣線的一環，而從事於反對侵略壓迫和剝削的抗戰文藝。

二、克服了文藝界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和英雄主義，而要求把漢奸以外的文藝者在民族抗戰的共同目標下，一致團結起來，組成文藝上的聯合戰線。擴大到世界上說，是要把在和平陣線和人民陣線下的文藝者團結起來，組成全世界反對侵略壓迫和剝削的文藝上的聯合戰線。

三、要文藝的創作與批評的動的現實主義的實踐，要求文藝工作者盡可能地深入到現實生活

裏去，和現實生活的主流密切地聯繫接觸，去認識現實，解析現實，把握現實，透視現實，並且推動現實。四、要盡量地使現階段的文章表現——創作和理論，密切地深入到和廣佈到大眾層中去，使在抗戰中成爲偉大力量的大眾，得到豐富的精神上的滋養，理智上的覺醒，和情緒上的鼓動，而更迅速正確地充任抗戰中堅決的份子，而爭取勝利。

## 巨浪一樣文藝界的活動

客觀的現實條件，規定了一九三六年中國文藝界的動向，也由於許多文藝家的活動，而展開了前面所說的幾個特質。當這世界騷亂和民族抗戰的前夜，具有敏感而作爲先覺者的文藝家，尤其興奮，因而他們的活動打破了兩三年來漸趨沉寂的文壇，而顯現出了中國文藝復興的端囑。

在一九三六年的開頭，中國文藝界的活動，雖然因爲上一年北平學生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以及接連而來的各地文化界的壯烈的救國運動，而在各通俗刊物——像大眾生活、永生、讀書生活、生活知識……上，產生了許多悲憤激昂的通信，記錄和報告，並且由魯迅領導，聶紺弩編輯，在新年中就放出了一隻海燕，以照映現實的靈活的眼珠，張着翅膀開始在一九三六年的中國文壇上翱翔。可是，從整個的文藝界而言，那還是表現着外部的刺戟一度地痛楚着內心，情緒上雖已燃燒着烈焰，而還沒有充份的準備向外爆發的階段。所以，我們在這時所看見的只是許多點反抗的火星，而不是具有明確的目的意識性的號召全陣營動員的火炬。

而現實可是跑在前面，並且一刻不肯停留。在一二八時早已有實現民族革命的號召，華北危機顯露以後，又有了結合抗戰聯合陣線的呼聲，而「友邦」對於我們「睦隣」的舉措，諸如華北軍事演習，佔奪採礦路權，武裝保護走私，各地製造事件……無一不使有血性的中國人含恨憤激，無一不使有腦筋的中國人不覺得國難的深重而要求一致抗敵。這種種刺戟，終於很快地使得中國的文藝界展開了一番含有深厚意義的活動——文藝界的團結，文藝界的統一，文藝界的聯合戰線。

「國防文學」先被配合着政治口號而提示出來，在一般性的通俗刊物——客觀和生活知識，大晚報的火炬，時事新報的每週文學上，作着理論的提示和實際的要求。用這國防文學當做文藝新運動的旗幟，而在中國出現了一個範疇比較廣泛的作家的集團，就是在：

### 上海

有一百多個作家會合攏來在六月七日成立了「中國文藝家協會」，規定了會章，發表了宣言。他們有着要把各階層各方面的作家一致團結起來推進國防文學的志願。由周淵（集體姓名）所主編的文學界，是他們的基本陣營，由洪深和沈起予所合編的光明，是他們的理論戰場，這兩者雖然不是他們的機關刊物，但那一貫的理論和同一中心意識的作品，是表現他們的力量之最可觀的證件。

另外，由馬子華、王元亨、蕭今度等所編的態度比較客觀的文學叢報上，發表了胡風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有魯迅的支持，張天翼、聶紺弩、

奚如辛人等的附唱，在無形之間另外成立了一個並無正式組織的團體。他們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他們說是要在以後更沉着而勇敢地在運動亂的大時代中擔負起艱巨的任務，他們並願意和站在同一戰線上的一切爭取民族自由的鬥士熱烈地握手。果然，他們在文學叢報上，在方之中所編的夜鶯上，在尹庚和白曙合編的現實文學上，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理論和創作，盡了不少力量，並且接着由孟十還主編作家，由黎烈文主編中流，雖然內容並沒有明顯一致的情調，但却可以說是他們的主要的支持者。

國防文學和民族文學的理論的鬭爭，文藝工作者跟着作家協會而發表的宣言，使得一般的觀感，覺得有着兩個文藝集團的分化；後來，在理論上雖然漸趨一致，而且會由「上海著作人協會」居中調停，但始終不會把兩者統一起來。這果然是遺憾，是一九三六年中國文藝運動中一個阻礙全力發煌的隔膜，但他們並沒有鬆懈了各自的工作，而且由於兩者的文藝競賽，而表現更多的成績，由於兩者理論的公開的鬭爭，而歸納得了更精粹的結論。他們實在並沒破壞聯合戰線，反之，他們各自出方向着民族聯合抗戰文藝的前途邁進。

在這期間，歐陽山編輯小說家，並主持「小說家座談會」，以打破宗派主義而進行各派文藝界的整個的結合，雖然所表現的成績有限，但他們的意願是真實的，他們的工作是真實的。小說家出到二期便就停刊，而他們的座談會則仍在舉行。這是表現了文藝界上到了後期，已經有了不管派別而集合起來的傾向。



另外有一羣文藝青年，他們自動地負起了抗戰文藝的責任，他們的熱忱，他們的獨立活動，他們的不甘沉默，打破了過去文藝界的紀錄，青年文藝團體的組織活躍一時。復旦大學的同學們出版了文學大衆，周楞伽主編了文學青年，侯楓主編了東方文藝，和小型星期報文化報道，俞秋帆主編了多樣文藝，還有青年文藝社出版了幾期小型報特刊，李竹如主辦文化報，其中有刊載文藝情報和創作的專頁，這些都展示着上海青年文藝活動的激進。

傅東華主編的文學，從第七卷起由王統照接編。巴金和靳以，則承繼着文學季刊停出後的精神，而主編了文學月刊。侯楓、王萍草和金容合編了今代文藝。他們所發表的創作雖然並不具有統一的色彩，但顯示着朝往抗戰文藝努力的傾向，這裏邊，也出現了不少新的作家，新的現實的表現。

其他像大晚報的火炬，時事新報的每週文學，申報的文藝週刊，以及各通俗的一般性的小型刊物中的文藝欄，對於這新起的文藝運動，也都盡了很大的力量。

以上各種期刊，是上海文藝界戰鬥性比較豐富的一面，他們有意無意地都傾向於民族抗戰文藝的途徑，並採取着新的現實主義作爲寫作的方法。他們的能夠獲得一般社會的注意和歡迎，是客觀的條件和主觀的努力所注定了的。

同時，在上海，不可否認地是存在着文藝界中另外的一面，他們對於現實是比較輕視的，他們尤其不同意於文藝武器論，他們所注意的是靈性，甚而至於是有沒有靈性的技巧上的細微末節，如果給他們一個現成的名詞，那末可以說，他們是侷束於藝術至上主義的圈子裏的人。更有一部份，則遺襲

着過去殘餘的傳統，而仍然炫耀着幽默和趣味。不過，顯然，他們也已經逐漸有了轉變，就是：他們雖然並不熱烈地附和國防文學或民族抗戰文藝，甚至於還憂慮着這種運動有陷入文學國防的危險，但是，他們並不表示反對這種運動，並且，他們所刊載的創作，有許多並不有什麼目的意識性在裏面，而倒是實在從現實生活的體驗之中所喊出的呼聲；他們倘若能有更敏銳的現實感和更豐富的抗戰性，那末，他們的創作，無論爲幽默或趣味，也是容易轉向於現實的真實的暴露，現實的有力的諷刺，而變成一面現實的明確的透視鏡的。

關於這一批刊物，所當注意的有：

陶亢德、林語堂和林憾廬所主編的宇宙風，承襲着一九三五年年底的發刊以後的遺緒，而作着純文藝的努力，這裏邊的實生活的記錄，和實情實感的抒寫，使讀者起着親密感。

徐訐和孫成所主編的天地人，則是在人間世停刊以後更進一步的工作，看他們很重視那幾篇精彩的生活經歷報告，可以窺測他們在許多無所謂的小品譯作以外，是並非不可能慢慢地轉向於現實主義的道路，從罔味的意識之中拔脫出來，而從事於更現實，更明確的民族抗戰文藝的表現。

論語半月刊自陶亢德編務期滿解約以後，由邵洵美接編；而屬於林語堂系統的一羣，則另由渾介海戈和黎庵編出了談風，這是繼續着過去的論語的風緻，以幽默創作爲號召，而也刊載有並不一定有幽默性的作品的黃嘉音和黃嘉德則編出了西風，混合了論語和人間世的翻譯方面的精神，專刊西洋趣味的文學。

詩人戴望舒在這一年年底，乘着全國詩壇的隆盛，而約了卞之琳、孫大雨、梁宗岱和馮至等，編出了新詩月刊，對於新詩的創作、翻譯、介紹和批評，確是盡了一番力量，只可惜他們太重視了技巧，太偏好於瑰異，而與當代的社會現實，簡直像是居住在桃花源中，起了隔膜之感。所以只能供作上層閒暇的知識份子欣賞，而與一般文藝大眾幾乎是不希望發生什麼緣份的。

大公報在上海設立出版部後，蕭乾所主編的文藝，並沒有擺除他們的老調。不過，雖然其中的評論文字，有些連文法修辭都成問題，有些老是咬着封建時代文藝理論的尾巴，但是其中的創作，倒不一定全無可觀。

總之，上海文藝界的活動情形雖然複雜，可是全民族抗戰文藝的運動，已經打定了鞏固的基礎。只是這運動需要更努力、更緊張，然而要更大、更廣泛，那是不難號召和領導整個的文藝界發生更密切的聯繫和結合，而共同地來致力於文藝復興與跟着民族復興的。

## 北平

中國文藝運動的中心，雖然已由北平移到了上海，可是北平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

北平文藝界在一九三六年的活動，因了亡國的景象格外地逼近，所以反抗的情緒特別高漲，而衝激起高度的浪花。

北平在初期，爲了封建軍閥和官僚的腐敗勢力逐漸崩潰，而同時受着歐美民主思潮洗禮的教授們齊集薰陶，所以成了傾向於民主性的白話文學的發祥地。但是，它爭得了勝利以後，便在中途把

這運動停滯了下來。而在上海，則因為國際列強的勢力的操縱一天一天地厲害，工業的日益發展，使得產業工人的氣勢大大地抬頭，因而，反帝反資本主義的革命文學，落入了上海文藝界領導的手裏。可是，到了一九三五年年底以後，冀東獨立，冀察政權，種種在事實上和精神上的亡國的慘象顯露在北平民衆的眼前，尤其是一般熱情敏感而真摯勇敢的青年，是感覺得痛忿和激越，因而首先發動了全國激蕩的學生愛國運動，這許多事實的紀錄，激情的反映，便匯成了以前停頓了多年的救亡抗戰的文藝運動。

在一九三六年尚未降生以前，他們就有了用文藝的筆調，向全國的民衆，作了極真切的申訴。但這些文字，多半是投寄在上海的大衆生活等幾個一般性的通俗刊物上。到後來，他們被環境逼迫得不能不稍爲安靜下來，於是，見乎上海文藝界邁進的努力，而意識到運用文藝力量覺醒民衆的巨大作用，於是，像雨後春筍般的文藝刊物，就紛紛出版；而在文藝青年之間，也有過一度的結合。

北平文藝界的大團結——「北方文學會」的組合，在一九三六年初便在開始進行；後來因爲各團體間意見不同和經濟問題無法解決，而沒有完成。到後來，又由文學導報、文地、黎明、一二九等十一團體組成「北方文藝協會」預備出版文藝動態半月刊，結果也不見成績。雖是如此，可是，這已經很明顯地表示出來，他們再也不想自守門戶，他們再也不願意把自己和別的文學團體隔絕或甚至對立起來，他們是感覺了這個需要，就是要把北方的文藝界聯合團結起來，用集體的力量來從事救亡抗戰的文藝運動。

並且，他們這許多文藝團體的個別的活動，是多麼地真摯而熱忱。文藝刊物接續地誕生，一步一步地走向抗戰意識越益明確的路徑。起先，有清華同學張驛薇等主辦了文學導報，這時他們還延續着過時的普羅意識。可是到後來，另有魏東明等編出了泡沫，出了一卷，改名浪花，停刊以後，在第三期改名今日文學。後來又有清華文學會蔣平等編出了新地，以及狄舟等的青年習作，北平大學同學們的榴火文藝，燕京大學一二九文藝社的火星，青年作家唐訶主編的天地，以及出了一卷的盜旦，出了一兩期的每月文學，星火，令丁，黎明等等，便都是很熱心地逼視着目前的現實而衷誠於救亡抗戰文藝運動的尖銳的刊物。

不過，因為這些刊物，都是全靠自掏腰包藉以維持，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對於印刷發行更少經驗，加以因為缺乏有經驗作家的合作，以致很有許多內容顯得非常貧弱；再爲了環境的逼迫，動徹查禁，停刊，因而大多是隨生隨滅，很少有幾種能夠維持幾個月以上。

雖然因了這樣，而他們還不能表現出輝煌的成績，可是，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熱忱，他們的付全力於新文藝運動的精神，將成爲日後整闢中國文藝界的生力軍，他們現在的工作，是將來把中國的文藝運動傳遍全國民間的起程。

## 東京

對於一九三六年中國的文藝運動起着積極作用的，還有留居在日本的一批文藝青年，他們受着郭沫若的領導，而對於國內的國防文學理論，發了有力的響應。

魏孟克所編的質文，以短小精悍的文章，介紹世界上前進的文藝理論，關於現階段中國的文藝運動，以國防文學的觀點，發了不少可貴的意見。

張香山所編的東流，則是比較地着重於文藝創作和翻譯的質文的姊妹刊物，雖然在技巧上，似乎還沒達到細密的極度，可是，他們堅決地追隨着時代精神，那是令人十分欽佩的。

其他，在留東新聞上，也常有可以注意的文學的斷片，和留日中國文學青年活動的道報，這都對於在中國國內的新文藝運動，壯色不少。

## 廣州

在華南文化中心的廣州，跟着年初救亡運動的發展，而推動了文藝青年們廣泛的文藝運動。前後後，有文學生活、文學前哨、文化戰線、國防文學、藝術導報、無名文學、星光、詩歌生活、新文字和許多其他的小型刊物蓬勃地滋長起來。當然，我們是不能用藝術至上的眼光和表現技巧的枝枝節節來抹殺他們的現實意義的。這乃是顯露了華南的文藝青年，在一九三六年中，非常急劇地從濃厚的封建色彩和復古運動的氛圍下跑出來，奔上自己的光明的道路。由於廣州文藝界的這種質的轉變，使得一般覺醒了的藝術青年感覺到，有把文化鬭爭和救亡運動統一步伐的必要，於是便有一二百個藝術青年所組織的「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在秋後，建立了起來。

這「廣州藝術工作者協會」的使命，據他們在成立宣言中所指出的是：「推動民族解放統一陣線，建立地方性的藝術。前者是要求健全發展組織和力量，同時，各種工作方式，傳染給人民大眾，以

民衆革命戰爭和當前急切的任務——民族解放統一戰線——底基本認識，總之，我們工作上的指標，是跟着客觀形勢的動向取得一致發展。在後者有兩個步驟：是要求廣州一切藝術工作者（包含一切新舊文章作者），從傳統的舊形式下解放出來，創造方言文學（這要求實施廣州話新文字）！他們認為這協會的成立，「應是工作的開始，因此，在目前各單位團體和個人組合間得到有機的結合，和工作步調一致的機會，是更應該加緊了我們對社會對生活上的學習，工作間的互助，共同開拓藝術界底未來燦爛的前途！」

這協會的成立和這宣言的發布，是表明了廣州文藝青年的公正而坦白的從事於配合於現實的文藝運動的熱心的態度。

### 其他內地

在其他各地，第一得提出來說一說的是：

南京是全中國政治上的首都，可是講到文藝，則成了一種文飾。比較重要一點的刊物，只有王平陵等在中央黨部供職的幾位主編的文藝月刊和在新民報上的文藝俱樂部，它們可說是中央在文藝方面的機關刊物，但與其說它們是中央文藝政策的傳播者，倒還不如說它們是偏向於爲文藝而文藝的一種沒有立場的印刷物。自然，它們有時要發一點自己的理論，抱着民族文藝的主張，這在現在的中國原是有益的，但可惜他們大多是消極的否定多於積極的建設。他們組織了「中國文藝社」，如果對於中國的新文藝運動，負起復興的使命來，那末，前途至少是有些成績表現出來的，但他們

却只是把它當做茶餘酒後的會談場所，因而看不見有什麼引人注意的結果。倒是另有一批青年，他們自己舉着座談會，真摯地探討着，並且學習着。一九三六年在南京，顯然在青年羣中種下了文藝新運動的種子。

武漢的文藝界在一九三六年比南京更差，所能見到的只有輪底文藝社出版的月刊文藝。主持者是湖北省黨部裏的幾位，因為有黨部的津貼，經濟來源充裕，所以得能繼續出版。他們明確地提出了民族文藝，但是很少有力的精粹的理論，創作更少精彩。以它做領導，已經組織了「武漢文藝社」，一時也看不出有什麼表現。武漢大學外國文學系有幾位同學有「楊柳風社」的組織，另有些詩作者組織了「詩座社」，都取着旁觀洒脫的態度。更有湖南大學的同學們組織了「獅吼文學會」，他們的主旨是「用科學的方法研究新興文學，用客觀的態度批評新興文學」，並打算集合全國各地的文友，組成一個強有力的新興文化集團；如果懇摯地努力下去，也許有些希望。

在天津，出版有柳無忌等主編的人生與文學，態度的公允，是相當令人欣喜的。邵冠祥、王亞平等主編了詩歌小品，內容雖然薄弱並且龐雜，但具着追求現實的努力。在蘇州，大概是因為人的關係罷，以純文藝的格調，出版了路易士和韓北屏所主編的菜花詩刊，後改名為詩誌。

從前面很簡略的概述裏面，似乎除了上海、北平、國外的東京和廣州等地文藝新運動的浪潮十分高漲之外，其他各地，都還是在沉寂的狀態之中。其實，這只是一種新運動還沒有普遍的暫時的潛默。而且，倘從讀者的傾向而說，許多新運動文藝刊物——如光明、中流等——的易銷，很可以窺測全



國的文藝界是已經捲入了新運動的高大的浪潮之中了！

## 推進新運動的文藝的論爭

沒有實踐就沒有理論，但是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實踐，實踐和理論是成了螺旋式而前進的。從不斷的實踐中發現新的理論，而因了正確的理論而指示着實踐趨往於更合適的途徑。

所謂正確的理論，乃是從許多意見的紛繁而勇敢的爭論之中逐漸糞合而演成的，因而在文藝上的論戰，若然不是僅僅攻擊着他人的牙眼，那總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需的。

一九三六年的中國新文藝運動，早已在九一八以後就蘊藏着反敵抗戰的創作和理論，兩年來是正在推演着。但直到了一九三六年現實的清新的發展，終於爆發了一大新運動。當這新運動剛在拾頭的時期，各人還沒有確定的認識，所以許多紛歧的爭論的提出，就不可免，而且也正由於這些爭論而使中心理論更確立而鞏固起來，成爲推進這新運動的指標。

在一九三六年的中國文藝論戰中，比較主要的，凡有三個論題：關於文藝界聯合戰線的論戰，關於文藝中心口號的論戰，和關於創作自由的論戰。

### 關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論戰

對於這一個問題的論戰是由於現階段應付環境的政治路線的分歧而發生的。

自從華北問題發生以後，就有一部份作家，提出了文藝界統一戰線的要求，把各階層各派別的

文藝者，在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就是在文學領域內進行救亡工作的這一個目標之下，一致結合起來，「不但要團結一切抗敵救國的基本力量，就是一切可能的抗敵同盟者，我們也應該團結在一起，決不應該遺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

這個意見所根據的理由是：

一、某帝國主義者積極侵略下的中國目前，挽救民族是全國各階級共同的要求。  
二、勞苦階層欲求解放，須先求得民族解放，才有可能。倘若做了亡國奴後，要談階級解放都不能了。

三、由於某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的獨佔的形勢，所以不但與民族資產者發生了利害衝突，而且和別的帝國主義者及其買辦們也都發生了利害衝突，所以在目前的中國，就是資產者，甚至是買辦份子（非某國的）對於反抗某帝國主義者的救亡運動，「即使不直接的或公開的參加救亡運動，至少也會採取贊成、同情、中立，或是不積極地表示反對的態度。」

四、統一戰線是增加抗敵力量而求得勝利的一個最妥當的戰略。

「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這個民族的古訓，在今天，有了新的意義。」就是說，在今日的中國，應得丟開種種舊恨新怨，不算一切舊賬，而互相寬容地聯合起來，向着救亡的這一個目標前進！

這樣主張的刊物，有牛、知識、文學界、光明以及大晚報的火炬、時事新報的每週文學以及巴黎的救國時報與一般前進的通俗刊物等；人物則有周揚、立波、徐懋庸、何家槐、郭沫若、茅盾、楊騷等等。

反對這樣的主張的理論，有徐行在禮拜六和新東方上發表的幾篇文章。

他的意見認為：「既無『中國各種階層的民衆中，都有反帝的要素』那回事，更不能有『全中國民族的文學。』」他說：「我們決不幻想『階層的目的利益和全中國民族目前的利益恰恰是一致的，』也不幻想『全中國民族的文學。』我們只知道真正澈底反帝的社會層是中國出賣勞力的大衆，只有他們是前鋒，也只有站在這觀點上的文學才是挽救中國的文學。」

他以為，在反對某帝國主義的各種階層中，「手法有些不同，有的簡直是爲着使勞苦大衆的仇恨轉一個方向，有的也是爲着利用廣大民衆的民族感情而發財。真的澈底要求民族解放的，只有最受壓迫受剝削的勞苦大衆。所以無論有意或無意混淆這種事實的人，就是自覺或不自覺的有產者的辯護士。」

他反對各階層間的聯合，在理論上，是根據法國內戰那本書裏邊的一段名言：在事實上是根了一九二五——二七的那次大革命，而他「要求每個作家描寫目前大衆反對侵略者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鬭爭，要求每個作家藝術的真實的具體的描寫社會的全局，然而要有歷史的眼光，要能教育勞動大衆走向光明的前途，而不應把主題放在幾個或一個『毀家舒難』的英雄上面，我們應該描寫的是集體的精神，而不是歌頌個別的英雄，有時雖通過個別英雄的典型表現集體的意識，但不能用虛偽的如『民族資產者有許多是還有反帝的強烈要求的典型』來欺騙大衆。」

這一論見，又被主張聯合戰線者加以反批判，認它是忽視了「在民族危難中各社會層的相互

之間的關係的急遽的轉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和「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性。」

另有一部份人，也主張聯合，但是認為必須有個限度。他們在起初，對於封建地主與買辦資產階級的估計，是沒有從事救亡運動的可能，因而不能列在聯合之內。主張這種理論的刊物有夜鶯、現實文學等，人物有龍貢公、聶維奮、奚如、胡風等。後來經過論戰的結果，他們差不多是與國防文學者普遍聯合的主張糞合了。

### 關於文藝之中心口號的論爭

號召文藝界抗戰統一戰線的，最初有「國防文學」的口號提出，使能「最大限度地動員文藝上的一切救亡力量。」「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

這個口號，照主張者的解釋，乃是：

- 一、它是全民族性質的，不把目前的時代任務局限於前進的圈子裏，而却能號召廣大的作者。
- 二、它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但却浸透着強烈的民族的情感。
- 三、它的領導作用，不在事先預定，而是要在實際的工作中確定。
- 四、它是以動的現實主義為創作方法的。

這口號的擁護者便是聯合戰線派中的郭沫若、周揚等人。

後來胡風做了一篇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個新

口號，且得魯迅等人的支持，而與國防文學發生了一番論戰。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以大眾的利益做前提，以大眾的力量做領導，而從事於全民族統一戰線的抗敵反漢奸的文學。它的理論的發展，結果是和國防文學合流了，只是在字面上顯着差異，並且比較地更加注意及於大眾的利益和力量以及要求表現的力趨大眾化。

但在起初，這兩個口號却會發生了很厲害的論戰，而且還形成了兩個文藝集團。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者，認為「國防文學」這口號不免「籠統含糊」因為「國防」兩字，連「友邦」都在應用，所以表現不出中國的現實性。而且它很容易成爲「愛國主義」的護符，使與勞苦大眾絕緣。但國防文學者則認爲，國防兩字在中國當然指弱小民族的抗敵而言，同時「愛國主義」者在聯合戰線之下，也是可以合作的。

國防文學對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批評，是說它會使統一陣線分裂，因爲「大眾」兩字，是會使民族資產者嚇跑了的。而且名詞太冗長，呼喊也不便。後者的答覆則是：「大眾」是指「人民大眾」，所以原是包括全民族的。再則，名詞雖長，但是要顯明確當得多。

論戰結果，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者表示並不否定國防文學，只是另外提出一個明顯一點的口號以供參考罷了，而國防文學者則似乎表現着要取消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

其實，這兩個口號都有缺點的，這裏我們當然不能如周楞伽的主張提出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國防文學」這樣的一個折衷的，而且是同義異詞相堆疊的口號，也不能贊同這位周先生要紀念

魯迅先生而要確定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爲現今的中心口號。我們所主張的中心口號是「抗戰文藝」，詳細理由，請參閱拙著現階段的中國文藝問題。

### 關於文藝創作自由的論戰

這論戰是由於矛盾的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而引起來的。國防文學者中，像周揚等人曾經說：「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爲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又說：「國防文學創作，必需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的作品，就無法成爲好的國防文學，而那不用國防的主題……就會變成漢奸作家，或至少不能站在文藝者救國陣線的旗幟下來。」因而，他認爲這是成了「關門主義」。

他爲了打開「關門主義」，因而主張郭沫若的「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間關係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如把它認爲是一般的創作口號，「就有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險。」最後，他要求「在創作上需要更大的自由。」

周揚的答復，認爲國防文學不但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且是「創作活動的指標，它要號召一切作家都來寫國防的作品。一個文學的口號如果和藝術的創造活動不生關係，那它就要成爲毫無意義的東西，文藝上的國防陣線不運用它自己特殊的藝術的武器，就決不能發揮它應有的力量。」他聲明：他只希望國防陣線下的作家來寫國防的作品，而並不是一種必須條件的限制。但他却反對創作的無限制的自由。

經過了兩者這樣的一再說明，所差的距離也就縮小了。周揚等的原意，只是希望在聯合戰線下的作家，盡可能地利用文藝的戰具，來寫作以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他們雖然認為國防文學不但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且是「創作活動的指標」，但是並不以國防主題的創作當做聯合的必需條件，也並不主張非寫國防主題的作品就不能歸入聯合之內。而茅盾的主張創作自由，也只是為了能夠更廣地擴大聯合，使那些原非前進的作家也很高興地跑進聯合陣線之內，他只是主張創作的須有更大的自由，他批判了「不寫國防文學就是漢奸作家」的這種偏激的說法，但他並不主張創作的須有絕對的自由，當然，他更不反對以國防為主題的寫作的要求，而只反對把這要求看做一種強制的條件。因而這兩方的論戰，不久就熄滅了。

由於茅盾提出了創作自由的論見之後，對於在以上兩個論戰中對於「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清算，却有了更澈底的明確的指示，這是一樁可喜的收穫。

以上三個論戰，其實只是一個論戰——就是關於現階段中國文藝運動的路線的論戰——的三方面。自從魯迅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統一戰線問題與郭沫若的菟苗的檢閱發表以後，這個論戰算是告了一個結束；因而到了年底，許多文藝活動者是注意於更深入的理論的探討和創作的實踐了。

此外，該應提出來說一說的，有：

## 關於典型與個性的論戰

這問題，是在年初就被提出的。最先，在文學六卷一號上發表了周揚的現實主義試論，對於胡風的關於典型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加以指摘。胡風便在文學六卷二號上發表了一篇現實主義的「修正」，關於這問題向周揚作了答覆。周揚又在文學六卷四號上作了典型與個性。胡風在作家上發表了典型論的混亂，後來孫雪董在現實文學第二期上發表了典型論及其他，附和胡風的論見。兩方作了熱烈的討論。

他們兩方所同意的是，文藝上的典型，須得通過個性化的創作過程，須是「一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物」。爭論點是在胡風把「作為典型的人物，是代表了許多個體的個性，是包含了某一社會羣底普遍的個性」，而周揚則否認典型是代表許多個體的個性這一說法，而強調着「個人的多樣性」。其實，典型人物原不是一個真實的真人，而是從多樣性的個人的類型裏概括得來的；它代表許多個體的個性，所以它的個性更加凸出鮮明。

藝術所概括的事務，是必須通過感像的個體而被表現出來的；胡風說：「藝術裏面的社會物事，須得通過個人的物事，須得個人的物事給以溫暖，給以血肉，給以生命。個人的物事使社會的物事「活起來」。沒有了個人的物事，就不是藝術，沒有了社會的物事就不是典型，不能達到藝術的使命。這就是典型個性化理論的主點。」這話是正確的。

這個論爭，在一九三六年嚴重問題紛至踏來的時期，是比較次要的，而且不久也可以說是已經告了相當的解決，因而就這樣停息了。



至於還有一些

### 枝枝節節的問題

如像因爲周文的山坡上被傅東華發表在文學上的大加刪削，而至於起了一場「盤腸大戰」，還有什麼「胡適之詩體」、「反差不多運動」等等，都因問題較小，對於新階段的文藝運動簡直起不了何種作用，而且爭論者也大都只偏於感覺上的情緒，而很少精湛的理論，所以在這兒不預備費多少篇幅去加以敘述了。

### 創作活動的新的主潮

急劇變動的現實動態，巨浪一樣的文藝活動，蜂湧出版的文藝期刊，以及有力的文藝理論的推進，使得一九三六年的創作界，出現了多種新的主潮，在文壇上活躍一時。事實上這是證明了中國文藝復興的時期是已經降臨了。

這創作活動的新的主潮，從本質上說，有新現實主義的傾向，國防主題的把握，和監獄生活的寫實等；從方式上說，有報告文學的昇華，集體創作的實踐，大衆化的行進，詩歌的特感，中篇小說的流行，和兒童文學的創製等。

### 新現實主義的傾向

這傾向，並不是在一九三六年中突然發端的，在五卅時代以後革命文學運動期中，就已經有了

創作之應曝露現實和指示現實的要求。但在當時，有許多作家只是富於革命的熱情而缺乏親身的實踐，因而他們的創作大都帶着些流於幻覺的革命的浪漫諦克，真真能夠抓住現實的，還是少數。後來經過了再度的批判，於是對於以前的文學創作活動，有了重新的評價，魯迅的阿Q正傳和茅盾的革命的三部曲等，被從輕蔑之中付予合適的認識；而一般作家的創作活動，也就更注意於現實的把握。

可是，五六年來的大事變，始終看不見幾部偉大的時代的表現。一九三六年現實的急流，更使得理論家們感覺得有把它抓住的需要；這不但是爲了文藝之藝術的價值，而且也是爲了這樣正是有利於民族解放之前途的緣故。於是，那表現現實，推動現實的動的現實主義之需要實踐的呼聲，成爲新運動中的一個主要的課題。

可是，實際上，却並不是由於幾篇理論的高調，而倒是爲了文化界在最近來對於抗戰救亡運動的熱烈地參加，以及一般身受着敵人之鐵蹄的東北作家和曾經從事於革命工作之戰士的紛紛在創作上的活動，因而在文藝上，新現實主義的創作，有了更高的成就。

田軍、蕭紅、羅峯、舒羣、陳凝秋、李輝英等，都是東北作家，而在一九三六年特別爲人注意的原故，便是因爲他們能夠把親自的感受活生生地描寫出來的緣故。茅盾、巴金、葉聖陶、宋之的等，則都用了他們熟練的技巧，而把他們所耳聞目見的救亡事實，加以非常生動的形象記錄。此外，更應該注意的是，那許許多多受着軍警的皮鞭和水龍之沖擊而勇敢地作着救國運動者們的通信和報告，無疑地，它

們是爲大衆們所最愛而抱着一腔熱血來翻閱的作品。

劇作界上的尤競、章泯等的突露頭角，也正因爲他們不用虛妄的捏造而能忠實地抓住現實的原故。

這樣的傾向，在前進的文藝刊物上既是很多，在前進的通俗刊物上的文藝創作尤其多，就是在靈感相號召而被人認爲落後的宇宙風、天地上，也不會被全部斬割。靈感並不是惡劣的，這就是熱情，而且是具有預見的慧眼，以這樣的靈感來寫現實的作品，這才不是照相，也不是無病呻吟，而是使讀者能夠真摯地感動的藝術。

無論抱着那一種世界觀，不要歪曲，不要捏忙，朝着這條路一本正經地走去，到後來，中國的文藝界上一定會開出更加美麗的花來的。

### 國防主題的把握

這在一九三六年中之所以能有良好的成就，其實正是創作界現實主義的傾向所派生出來的結果。

只要不把自己藏在所謂藝術之宮、象牙之塔裏，而有些社會性的生活在現實中的人，那末，諸如東北的淪亡、義勇軍的抗戰、冀東的改換教科書、內蒙的危急、邊疆華民的痛楚、各地各界的救國運動、成都、北海、上海等事件的緊張狀態、浪人漢奸的騷擾走私、綏遠守邊軍隊的自衛戰爭、全國熱烈的援綏募捐宣傳，以至於每一角落對於中日問題的密切注視，下層民衆的希望對敵宣戰，與乎專注於私

人利害者的害怕戰爭，這許多現實，如能深刻地抓住它們的本質而描寫出來，那末，無一不成爲國防的主題。

這種把握住了國防的主題的創作，在二二八後，早已因爲抗戰急流的推進，而有了急切的要求，並且有了尖銳的表現；不過，這時作家們還是着重於民族革命鬥爭的無產階級的力量上，而且是籠束於抗敵戰鬥的直接的面面上。到了一九三五年底以後，北平轉而是各地學生的抗戰運動的通信報告，更是開出了國防文學的花苞。田軍的八月的鄉村和蕭紅的生死場等出版以後，尤使文藝界對於國防文學作品表現更熱烈的擁戴。在這樣的潮流中，小說作家的羅莘、舒羣、散文作家的宋之的、艾羣、詩作家的蒲風、任鈞、王亞平、安娥等比較陌生的名字之所以能夠一鳴驚人，並不是偶然的，因爲他們的飽含着被凌辱被欺罔的感觸而能不掩飾地抒寫出他們的憂鬱和怒火的緣故。

茅盾、葉聖陶、張天翼、靳以等原爲我們所熟悉的作家，也運用了他們靈活的筆鋒，在國防文學方面盡了很大的力量。

在戲劇方面，洪深、尤兢、章泯、李健吾、陳凝秋等劇作，幾乎全部抓住了國防的主題，而展開了民間的劇壇。

郭沫若和少數作家，則用了歷史的題材，而作了很多暗示的小說。它們也給了讀者以相當的刺戟。

## 監獄生活的寫實

當這民族統一的抗敵戰線還沒有穩固地結成以前，統治者與被治者間的誤會和衝突不斷地發生着。於是，因了從事於革命的戰鬥而被拘捕起來嘗受鐵窗風味的事情，層出不窮。尤其是一般青年文化人，很多地經歷了這一段光榮的史程；等到一出獄，憑着他們親身的回憶，而所記述出來的，便是許多親切的監獄生活的描寫。

大概是封建的權威特別敵視知識份子的緣故，也有些爲了別的事情而到後來却硬給套上「危害民國」的帽子，許欽文的「無妻之累」，只是一個最明顯的被害的典型吧了。其他因了稍爲關心救國運動而被認爲「反革命」而丟在牢獄中的，更是不在少數。

這些作家，這些文化人，不都是能夠就此而把他們的嘴吧密密地封關起來的。反而多給了他們一個體驗的機會，使他們重見天日的時候要加以申訴，要加以暴露。

在一兩年前，辛爾曾經寫了不少監獄生活的小說，但他只是申訴了凄苦和哀怨。而在一九三六年，我們發現了更多的作品，其中主要的有陳白塵、許欽文、沙汀和艾蕪。他們借着這監獄生活的體貼的寫實，而取之以嘲諷，發之以悲憤，或竟在犯人的情態上見出了普遍大眾的救國的熱情。

陳白塵和許欽文是兩個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前者是用冷靜的態度，客觀的口氣，而描着了監獄裏的各種場面。後者則用奔溢的情緒，自述的筆調，而刻出了在獄前後的身受情景。監獄文學的傑作，在中國，是由他們兩人所造成了。

其他的散作和報告，也曾有幾篇出現。

## 報告文學的昇華

現實主義的傾向，使得報告文學有了抬頭。

一般死拉住陳腐理論的批評家，也許會否認報告文學的藝術價值，而要認之爲五花八門的低級的東西吧？這只能怪他們的近視眼，看不清太陽和月亮，而只能望得見自己的鼻子。顯然，一九三五年底北平救亡運動的速寫，是充滿了淚和血的報告文學的前驅。活生生的事實，正義的情感，推動讀者心靈中的愛國的熱忱，在一疊疊的白紙上跳躍，正是好在他們不玩弄辭藻，不裝腔作勢，而却把真實的事件能夠細緻地放映在大衆的面前，使得許多的讀者流淚、悲憤和奮起，而不像一些咬文嚼字者的令人無感痛癢，所以他們是更好的文學——報告文學。

這樣的報告文學，由於一九三六年文化界民族解放運動更廣大的浪潮，而有了更高度的發展。急劇變動的現實之能夠給予客地民衆以明晰的直接感應，是因爲有了這樣蓬勃一時的報告文學。

但是，我們不否認這些在匆忙中寫成的作品有許多技術上的缺點，過於直線的敘論，減少了他們在藝術上的完整性。但當這趨向還是新起來的時候，我們是不應該過於苛求的。

社會上是有這種需要，理論界指出了它的優勝，作家們作了很多的表現，結果，到底出現了成功的作品。

夏衍的包身工，在光明創刊號上一發表，立即獲得中國文藝界上的最高的評價，而使報告文學

放出了極明爛的光彩。於是乎，報告文學的文藝價值越發堅固地奠定了。接着，在中流的創刊號上發表了華沙的生手和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使得報告文學起了昇華的作用。這種具有精密的觀察，深切的感受，和尖銳的觀點，摒棄了個人幻想，排除了多餘的拚湊，而把這種種真實的風景抒寫出來，給予讀者以直接而體貼的感應的貨色，使得那些看不見世面的藝術至上論者，也不敢再用藝術的幌子來爲之抹殺，這正是報告文學在一九三六年中最大的勝利！

而且，有許多文章，雖然發表時並沒有掛着報告文學的招牌，而事實上却真是報告文學的，更是接續不斷地在各刊物上出現。實在，只要能夠抓住現實，用了具體的形象，而真確明晰地反映出來，就可以成爲一篇很好的報告文學的。今日的這變動多端的現實，就是許多人類史程中的偉大創作。作家要能認識它，解釋它，而且反映它，那末，報告文學的成功，原是意料中的事。

### 集體創作的實踐

集體創作在過去也許在事實上已經實行。有許多作品，由寫作圈外的人供給題材而作家只賦予藝術上的表現，或當作品初度寫成再由旁人加以批評而爲之修正，這也可以說是集體創作。不過，這樣製成的作品，到底還是由寫作者盡了最大的力量，所謂集體，只是在無意之中進行的，因而我們並不稱之爲集體創作。

幾年來中國的偉大的現實，可看不到幾部表現它的偉大的作品。這偉大作品不產生的原因，有的人說是爲了作家的缺乏，現實生活的體驗，而有現實生活體驗的人，又不見得就有寫作的技能或

空閒。這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我們可以承認它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一九三六年，寫作上的新現實主義和國防主題的要求，更加需要憑着現實的精確的形象，安置到藝術上來。從表現的真實上講，從構造的技巧上講，一般地感覺到集體創作的優勝。加以受了高爾基集體創作的建議的影響，於是在中國開始了有意地從事於集體創作的實踐。

第一篇正式的集體創作的發表，是在光明創刊號上的獨幕劇走私，由沈起予、何家棟和洪深三人共同處理，而由洪深執筆寫成的。這個戲劇，雖然因為三位作者對於現實的真實的把握還比較地不到家，因而過份強調了題材，未免流入於公式化；但它到底開了集體創作的嘗試，而展開了以後的行進。同時，又因為它敏捷確適地抓住了現實中的主題，所以也會在劇壇上哄動一時。

接着在光明第二期上，又由他們三人合作，由沈起予執筆而發表了短篇小說出發之前，結果和走私一樣，並未得到成功，這表現了什麼是表現了作家對於現實的認識不真切，不深進，那末所進行的集體創作，雖然較之他們的個人創作要完整些，但也是得不到勝利的。

但是這種缺點，不是不能革除的。這絕不能作為集體創作失敗的口實，而只可說他們還不能完成集體創作的任務。我們只要看光明上接續刊出的尤競、章泯、洪深、張庚四人合作而由尤競執筆的兩幕劇漢奸的子孫，由舒羣和羅烽合作的過關，由凌鶴執筆的洋白糖，由章泯執筆的三幕劇我們的故鄉，它們的內容和技巧，都在進步，而使得國防戲劇立定了脚跟。在小說方面，在光明第十號上發表的由莫藍、阿林、羅白、昭琛、魏東明合作而由後者執筆的豐台的馬，也比較出發之前要深刻而感動得



多。

不用某一個人執筆，將一個主題寫成一篇文章的作品，而採取許多個人各自執筆以見出種種場面來的，有茅盾主編的中國的一日。它是應用了高爾基所建議的世界的一日這創作方法，先在新聞紙上並發信函公開徵求，指定五月廿一日這一天裏所見聞及發生的事件報告出來，而後予以編集選剔出版，它把這一天中各區域，各階層和各形象，用了各種的文體寫述出來，相當地表現了中國人生的面影。這是集體創作的另一種的嘗試，在一九三六年中也很可觀地完成了。

以後的集體創作，應該匯合深入於現實生活中的人和熟練於寫作技能的作家共同合作，而不要僅限於作家的圈子裏，才能有更高的成就。

### 大眾化的行進

寫作的大眾化，在兩三年來，早就有了這種要求。一九三五年新文學出現以後，更是顯得迫切。不過，大概是因為被聯合陣線所激蕩了罷，文藝界上對於這一方面的努力，雖有民戰文學者仍然在倡導着，但在事實上顯然是鬆懈了。

在文藝創作大眾化的實踐上，最忠實的是鄭伯奇，他的創作在對話中純然用了口語，而插敘也很顯豁簡明；這種態度是應該堅持的，而且到將來的文藝創作，一定會紛紛地走向這條路上。此外雖有很多唱着高調的作家是想玩弄技巧以出奇制勝，而使大眾化的運動一時看不出高潮，但實在是行進着。尤其是在詩歌方面，熱情而通俗，奔放而淺明的國防新詩，像施誼安、娥、任鈞、蒲風、雷石榆和

王亞平等，都向大眾吹出了高亢的號角，不像一些只在辭藻上打圈子的那些東西引不起大眾的關心，而却普遍地流傳高唱着。

尤其是大眾話、大家看，以及許多一般性通俗刊物的出版，無疑地會影響到整個的文藝界上來的。

寫作的大眾化，是正在行進着，到日後，將只有大眾化的創作才有出路。

### 戲劇的高潮

大眾化的需要，特別是在行動上顯現出來。一九三六年的戲劇界，春風一樣地吹動起來，是因為它能給予羣衆以直接的感受，同時，是因為它在本質上已由唯美主義的傾向而轉向於現實的暴露的作用之故。

曹禺接着雷雨而在文季月刊上發表了日出，夏衍在文學上發表了賽金花，全都震動了整個藝壇，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但是，只從這樣的幾種劇本，還是看不出劇壇的全面來的。更主要的倒是章泯、尤兢、張庚、洪深等的通俗劇本創作的努力。只從幾個大都會中表現一些雷雨、茶花女等，也是把握不住整個劇壇的動態的，更應注意的，倒是許多小劇場在各地流動地表現打回老家去、東北之家、走私等的博得大眾的憤怒。

是大眾化——表現的大眾化，主題的大眾化，使得一九三六年的戲劇界打破了沈寂，掀起了高潮。

這高潮是會展開下去的；在各方面還缺乏閱讀能力的大衆，是需要戲劇，是默待着戲劇的。  
 詩歌的特感

和戲劇同樣本來是冷門貨的詩歌，在一九三六年中也特別興盛。光以專載詩歌的刊物而論，就有三十多種。在光明和文學界上所刊的詩歌，份量也比較過去的文藝刊物爲多。其他的文藝期刊，所載詩歌的份量雖少，但每期也總有發表。

現在且把所知道的一九三六年的詩歌專刊列表如後，以見一般：

刊名	刊期	期數	編者	發行所	價目	備註
詩歌生活	不定期	二	詩歌生活社	上海聯合出版社	二角	
詩歌什誌	月刊	一	聯合詩歌什誌社	上海聯合出版社	一角	
詩歌小品	月刊	三	邵冠祥等	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	一角	
詩歌生活	月刊	六	詩歌生活社	廣州本社	二分	
詩歌月報	月刊	一二	草厚詩歌會	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	三分	停
詩歌新輯	月刊	二	詩歌出版社	青島本社	一角	停
前 奏	月刊	一	前奏社	上海本社	一角	停
每月詩歌	月刊	三	每月詩歌社	上海本社	一角	停
現代詩草	月刊	一	現代詩草社	杭州本社	一角	
黃沙詩刊	月刊	二	黃沙詩歌會	北平本會	一角	停
中國新詩	月刊	六	中國新詩社	上海本社	六分	
詩 章	月刊	六	費夏主編	廣州本社	二分	停

不管其中很多短命，但從數量上說，簡直可以與新文藝運動初起時的文壇上紛紛出版新詩集

新詩	詩座	詩林	詩之葉	詩頁	小雅詩刊	菜花詩刊	詩誌	披風	青島詩歌	詩同詩人	詩訊月報	詩帆	匆匆	詩訊	詩刊	詩歌月刊	詩野	詩歌週刊
月刊	月刊	雙月刊	月刊	不定期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週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月刊	週刊	週刊	月刊	週刊	週刊
三	四	七	二	一	三	一	二	一	一〇	一	二	？	？	一五	五五	八	一五	一〇
戴望舒 卞之琳等	甘運衡等	詩林社	宋衛心等	詩歌座談會	小雅詩社	路易士等	路易士等	披風詩社	袁勃·沈旭	詩同詩人社	張洛英等	土星筆會	匆匆詩社	詩訊社	週行	編流	詩歌研究會	張文麟
上海什諦公司	武漢本會	上海本社	福州	北平本社	北平本社	蘇州菜花社	蘇州菜花社	北平本社	青島本社	北平本社	天津北方	南京	開封本社	天津庸報	天津大中時報	福建梅東日報	福建東方民報	膠縣民報
三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二分	一角	一角	一角	八分	二分	四分	？	？	？	？	？	？	？	？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相比美，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在前幾年的文藝界，並非沒有作詩歌的人，如果拿原稿紙而不以已發表的份量來計算，詩作其實要比其他的文體為多。可是詩歌，雖然容易做，而不容易做得好；加以編輯者們因為詩歌的買不起錢，而把標準過份地提高，於是乎詩壇上就沈寂一時。

但在一九三六年，大眾對於救國運動的瘋狂樣的關心，咆哮的歌唱震動了人民的口唇，這樣的一種對於情緒上直接刺戟的需求，使得詩歌有順應這種潮流而抬頭的機會。由於這種原因而所產生的結果，是許多尖銳的大眾化的國防詩歌。

另一種原因是春夏期間紙價的低落和自費出版期刊的紛起，使得不缺少發表慾的詩人們有了這種勇氣把自己的吟詠出現到社會中來。

我們果然不敢爲了詩歌的份量的宏大，而就認爲可喜。不過，這一年的詩歌，在本質上已起了轉變，一些沿襲着過去的意識的流派，雖有戴望舒等的竭力撐持，但實在已經不及徐志摩和後來的現代時代的那麼精彩，而且引不起注意。就是後起之秀而別具風味的臧克家、陳江帆們，也已嫌晦澀，而脫離了大眾的視線。接着起來代替他們的，則有任鈞、蒲風、施誼、安娥，以及雖在技巧上不少瑕疵的羅烽、田間等人。

詩歌是在興盛着，它的前途，是包藏在血淚的奔流，鐵樣的力量和喇叭似地大眾的呼聲裏。

## 中篇小說和兒童文學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學和文學月刊這兩個大型刊物上，常有特約中篇小說出現。在文學上發表的，有茅盾的多角關係，魯彥的鄉下艾蕪的某校紀事，靳以的秋花，歐陽山的崩決等；在文學月刊上發表的，有張天翼的奇怪的地方，齊同的滅金魁的遭遇，和長篇連載魯彥的野火和巴金的春，還有作家上也刊載了田軍的第三代這一長篇，這是在文藝復興期中對於上兩年專在散文小品上圖發展和偉大作品何以不產生討論的一種反動。它們都是相當地包藏着魄力的，尤其是田軍的第三代，描寫了失去了的國土上的情景，而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兒童文學，在上一年，曾有人作了精勁的批判和指示，到了這一年，是有了實踐。在文學七卷一號上編出了「兒童文學特輯」，這裏邊有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和葉紹鈞的一個練習生，在文學叢報第二號上發表了沈起予的最初一課，是發動並且確立了兒童國防文學的製作；到後來，葉紹鈞又在文學月刊一卷二期上發表了描寫援綏募捐的寒假的一天，李稚春在光明一卷六號上發表了兒童抗戰情緒的校門前的壁畫，尤其是張天翼在作家一卷六號上發表的失題的故事，把地方兒童抗敵反漢奸的情景極潑辣地描畫出來，使兒童國防文學的成就，達到了高峯。

雖然這些作品，在表現的技巧上，還不完全適合於兒童的閱讀，但使兒童文學轉變了方向，這一點也已經很夠我們欣喜的了。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小學生、新少年和兒童文藝等的兒童刊物上，很有幾篇面目新鮮的兒童文學作品，牠們將負起推進新兒童文學的使命。

## 文藝界的最大的損失

世界的損失，中國的損失！文壇上最大的不幸，在一九三六年接連着降臨，在文藝苦鬥中失去了我們的導師。站在大衆一邊的人，爲之流淚，如像失掉了靈魂一樣，慘痛不安；就是平常並不同情於大衆的解放，但却不蔑視文藝價值的人，也爲之痛惜哀悼；只有會被戰士們所打落了水的狗，想趁這機會跳上岸來再咬死人一口。整個的中國文壇，是震動着！

這便是六月十八日高爾基的逝世和十月十九日魯迅的永別！

高爾基是蘇聯新文化創造的中心，魯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他們不但對於本國的革命工作賦予巨大的動力，而且對於世界的文化界起着積極的影響。他們同樣是以堅挺的筆桿，在文壇上作着推動現實的戰鬥，以辛勤的耕耘，培植着前進文藝的新芽。對於中國，他們都是有着領導的作

用。

中國是在苦難中，當這敵寇的鐵蹄一步緊一步的踐踏下，當這民族大衆的解放還沒有澈底完成之前，當這文化界正在需要堅苦關荒的期中，我們的喪失魯迅，這個直接指揮的戰士，較之高爾基，這個在蘇聯的道路已經築成而對於中國比較間接的巨人，尤其重大！

許多前進刊物，都出了特輯來追悼他們，中蘇文化協會，舉行了高爾基的追悼大會。而對於魯迅，這個中國的高爾基，則各報章，各期刊，甚至是在平常和他對立的出版物，全都紛紛記載着他的死，他

的事蹟，並且作着關心的評價；全中國每一角落，上海、北平、松江、濟南、廣州以及日本東京等地，由青年文化人主持，以最大的悲痛，開會追悼他。尤其悲壯的，是當他出殯的時候，有一兩萬各階層的羣衆，從殯儀館送他到萬國公墓。有些青年組織了魯迅研究會，在上海，由他的家屬親友和文化界的前輩組織了魯迅紀念委員會，籌備出版全集和其他各種的紀念事宜。

繼承他的遺志，不放鬆地在文化界上從事於民族大衆解放的偉大事業，這是全中國青年們的抱負。

##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

### 傳略

魯迅先生，原名周樹人。在一八八一一年生於浙江紹興城裏的一家姓周的家裏。他的父親是讀書的；他的母親姓魯，是鄉下人，她以刻苦的自修而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這時他的家境很不錯：一共有四五十畝水田，所以對於生計是用不到愁慮的。在他十三歲的那年，家裏忽然遭了一場很大的變化，幾乎是什麼都沒有了。從此他就同父母寄住在一個親戚的家裏，可是爲了被親戚嫌憎的緣故，落得了一個乞食者的名稱，於是他又重回到家裏，過不了多少時候，他的父親就得了很纏綿的病，約三年多，死去了。這時，他甚至連極少數的學費也無法可想；他的母親只給他籌辦了一點旅費，教他去尋找不用學費的學校，因爲她知道他是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的。——在那時候，如果讀書人家的子弟因爲家道不興而不能繼續求學，做幕友或商人實在是最普通的二條路了。



他在十八歲的那年，便旅行到南京，考入了水師學堂的機關科。大約過了半年，他又走出了，改進礦路學堂去學開礦，畢業了之後，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學。但待到在東京的預備學校畢業，他却決定了要學醫去，原由是爲了知道新的醫藥對於日本維新有很大的助力。結果他便進了仙台醫藥專門學校。學了二年，這時正值日俄戰爭，他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的文藝。於是他便拋棄了學籍，再到東京，和幾個朋友立了些小計劃，但都陸續失敗了。他又想往德國去，結果也失敗了。後來因爲他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他有經濟上的幫助，所以他便回到中國來。這時，他正是二十九歲。

他回國以後，就到杭州的兩級師範學校當化學和生理學的教員，第二年就走出，到紹興中學去當教務長，第三年又走出，沒有地方可走，頗想在一個書店裏當編譯員，結果是被拒絕了。但革命也就發生，等到紹興光復，他就任了師範學校的校長。那時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便招他去當部員，後遷北平，住了幾年，又兼任過北京大學、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系講師。

他在留學的時候，祇不過在雜誌上登過幾篇文章。他最早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當時是因爲受了他的友人錢玄同的勸告，才做了一篇文章刊在新青年，上開始用「魯迅」的筆名。那時候，他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一九二五年，因爲女子師範大學發生了風潮，被教育總長章士釗免職，一九二六年春，張作霖快要到北平的時候，北洋軍閥所把握的執政府會列出五十位過激教授的名單，準備通緝，魯迅先生當

然是其中之一。他於是不得不整裝南下，後來便擔任福建廈門大學的中國文學講座。不久謠言紛起，和學校當局的意見不合，他就離開了廈門，應廣州中山大學之聘，擔任文學科長。又因環境不適，終于離校。一九二七年來到上海。一九二八年編奔流月刊，辦了一年，便停刊了。這時文藝界發生革命文學論戰，語絲派就以魯迅先生為中心，和創造社對壘。一九三〇年，辦萌芽雜誌，但不久又被迫停刊。同年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三月二日，正式加入左翼作家聯盟，從事普羅文學的運動。一九三一年，因國難的嚴重，寫了許多關於時事的雜感。今年，文藝界有「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戰，後一個的口號，就是魯迅先生提出並加以有力的支持的。

從去年六月起，他就病倒在牀上了。他所患的是氣管支性喘息，據醫生診察的結果，是由於營養不良所致。後來又犯了胃擴張，腸弛緩，肺結核，右腦濕性肋膜炎，心臟衰弱等症；一直到今年六月，病勢似乎更重了，於是就請了日本醫生須藤石井，給了他診治，後經松井醫生用X光替他檢驗，才知道他的肺葉已所剩無幾了。那時，醫生是很驚奇魯迅先生的還能活着，所以曾經說：「這是中國最能抵抗疾病的人了。」他的肺病雖然已經患得那樣重，但經了日醫施了兩次抽水手術，同時打針服藥，今年秋初便漸漸的好起來了。那時有人勸他到長崎去療養，又因怕舟車勞頓，結果並沒有去成。

在十月十七日的下午，因着天氣怪涼爽的緣故，他就從家裏（上海施高塔路大陸新邨）跑到虹口公園去呼吸新鮮空氣，後來忽起大風，就回來，等到內山書店坐了片刻之後，他覺得有些不舒服了，便趕緊告辭回到家裏，可是到十八日早晨三時，病又發了，這個時候他還用日文寫信給內山書店。

的老板叫他去請須藤醫生。這封信是很簡單的，成了他的絕筆。

「老板几下：

真出於意外，從夜半又喘息起來，所以不克踐十時之約，甚覺對不起。

此刻，我覺得怪難過的，拜託你用電話去通知須藤先生，請他快快地來。 草草頓首十月十八日」

等須藤醫生去診察的時候，認為他的肺病已起突變，轉為心臟衰弱了。須藤雖極力為他設法診

治，但已病入膏肓，竟無法挽救。一代的偉人終於在十九日的午前五時二十五分逝世了。

他在死之前，並沒有說什麼。只在不久以前，他發表了一篇題名為「遺囑」的雜文，自己立了七條遺囑，

原來本是因病好爽快偶然寫的遊戲之作，想不到現在竟成為正式的「遺囑」了。

他今年是五十六歲。他現在的妻子許廣平女士，廣東人，原來是他的學生，遺有一子，名海嬰，剛剛

八歲。他有兩個兄弟，一個是周作人，現任北大教授；一個是周建人，在商務印書館任編輯職。他的母親

現尚健在，住在北平，已八十歲了。

他死後，各刊物紛紛出版特刊，各地舉行熱烈追悼，認為他是一個民族革命的偉大戰士。

### 魯迅著譯編目

一 創作

吶喊（北新）彷徨（北新）野草（北新）朝華夕拾（北新）兩地書（北新）故事新編

（文化生活社）

## 二 雜感

熱風（北新）華蓋集（北新）華蓋集續編（北新）而已集（北新）三閉集（北新）拾零集（合衆）南腔北調集（聯華）集外集（羣衆）准風月談（聯華）花邊文學（聯華）二心集（已禁）僞自由書（已禁）

## 三 翻譯

死魂靈（戈果理原著——文化生活社）壞孩子及其他（契訶夫原著——聯華）桃色的雲（愛羅先訶原著——生活）愛羅先訶童話集（商務）十月（雅各武萊夫原著——神州國光社）錶（蘇聯童話——生活）蘇聯二十人集（良友）豎琴（蘇聯小說——良友）一天的工作（蘇聯小說——良友）小約翰（荷蘭望藹單原著——開明）工人綏惠略夫（阿爾志跋綏夫原著——開明）一個青年的夢（武者小路實篤原著——開明）毀滅（法耶兌夫原著——自印）藥用植物（未詳）高爾基童話（未詳）

## 四 論著

中國小說史略（北新）小說舊聞鈔（聯華）唐宋傳奇集（聯華）門外文談（天馬）墳（北新）苦悶的象徵（廚川白村原著——北新）出了象牙之塔（廚川白村原著——北新）壁下譯叢（北新）思想山水人物（鶴見佑輔原著——北新）文藝與批評（盧那卡爾斯基原著——水沫）文藝政策（水沫）現代新興文學諸問題（片上伸原著——大江）無產階級文學理論與

實際（未詳）文學講話（未詳）

五 藝術

近代美術思潮論（板垣鷹穗原著——北新）引玉集（名家木刻——自印）死魂靈百圖（文化生活社）蘇聯板畫集（良友）近代木刻畫選（大光）比亞茲萊畫選（大光）露谷虹兒畫選（大光）藝術論（蒲力汗諾夫原著——水沫）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原著——大江）

六 選集

魯迅自選集（天馬）魯迅雜感文選集（北新）魯迅雜文集（未名書屋）魯迅文集（春光）魯迅諷刺文集（永生）魯迅文選（仿古）魯迅選集（萬象）魯迅書信集（龍虎）魯迅批評文集（龍虎）魯迅代表作（合衆）魯迅論文選集（龍虎）雜感集（合衆）

七 將出之書

集外集拾遺（北新）死（未名書屋）夜記（文化生活社）

八 待印之書

古小說鈞沈謝承後漢書輯本（尙有多種不備錄）

九 編過刊物

莽原（北平未名社）語絲（北新）奔流（北新）萌芽（光華）文藝研究（大江）海燕（本社）

十 關於魯迅之著作

魯迅生平及其著作（臺靜農著）——開明（魯迅在廣東）（鍾敬文編）——北新（魯迅論）（李何林編）——北新（魯迅批判）（李長之著）——北新（魯迅的死）（社君謀）——千秋出版社（魯迅紀念集）（北新）

高爾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

小傳

高爾基於一八六八年生於尼慈尼諾各洛特之家具製造者家中，幼喪父母，十歲受傭爲家僮，繼充手工鋪學徒，後又改任麵包房司關。一八八六年高爾基在卡山求學，但被貧困所阻，未能如願。彼與革命黨人來往，一八八九年因革命活動而第一次被捕入獄。一八九一年繞高羅斯步行至弟夫里斯在鐵路工場工作一年，因得與工人交游。一八九二年高爾基之處女作在弟夫里斯報紙發表，由是彼之文學聲譽日隆，若干俄文報章雜誌，特載高氏小說。因彼參加革命運動，高爾基曾數度入獄。一八九九年末，高氏受人景仰日增，初赴聖彼得堡。一九〇二年高氏被選爲科學學院名譽研究員，但沙皇政府取消其資格。一九〇三年高氏放逐歸來，襄助布爾什維克黨財政。相繼工作，一九〇五年又被捕放逐，居留加普列島，繼續其新工作。此際高爾基得與列甯爲友，與彼經常通信，活躍參加布爾塞維克黨工作。一九一三年高氏重返俄羅斯，繼續其文學工作，一九一八年後，他又活躍參加蘇維埃共和國之文化建設。一九二一年高氏患肺結核病，列甯請其出國休養，直至一九二八年方始回國。在此時期，高

氏除新藝術創造工作外，常在外國報紙發表著作，反對僑外白俄之破壞蘇聯。一九二八年重返蘇聯，爲一普羅塔利亞偉大作家，並挾其巨大天才，參加社會主義創造工作，此際彼之文學及社會活動聲譽卓著，蓋不僅因其巨大編劇工作，且因其獻身於勞動階級，致力於共產主義勝利之燦爛著述，使彼受人景仰若此。一九二九年被選爲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此後數年，高氏繼續致力於社會政治工作，彼曾發表無數著作，編輯並創辦若干重要雜誌，並以蘇聯作家同盟主席資格，大有助於蘇聯文學及青年作家之發展。高爾基爲一最偉大藝術家，實行家及熱誠之革命家，終其一生，盡其巨大天才，發表人類最高呼聲，成爲世界上最完美之典型。（轉錄塔斯社電）

### 高爾基年譜

一八六八 三月二十九日（舊曆三月十六日）生於尼什尼·諾甫哥羅特。

父親——馬克辛·配休考夫，染匠。

母親——華爾華拉，是一個城市的紳女。

祖父——做過軍官。

一八七三 五歲。七月，喪父。和母親回到外祖父家。

一八七八 做皮鞋匠的徒弟。

一八七九 十一歲。做製圖所的徒弟。

一八八〇 跑到伏爾加河邊，做輪船上廚子的徒弟，開始讀書。

一八八一 一五歲。流浪到塔山，想入大學，結果做了麵包鋪的伙計。

一八八八 二〇歲。考入小歌劇班的合唱團。這以先便開始了革命的活動。

這年，又當車站貨棧房的更夫。嗓子受了傷，沙了。後又當清道夫。加入「被監視着的人們」的團體。

一八八九 二一歲。被捕監禁一個月。當啤酒廠伙計。又做律師抄寫的助手，讀了許多書。

一八九一 二三歲。流浪着尋找麵包，找到一個鐵路工廠的職事。

一八九二 發表了處女作。二四歲。

一八九八 三〇歲。出版單行集馬加爾·鳩達。二次被捕，後又無罪開釋。

一八九九 發表長篇富碼·戈兌耶夫。

一九〇〇 三二歲。發表長篇三人。三次被捕。

一九〇一 到南俄養病，會見託爾斯泰、柴霍夫。寫戲劇二篇。以俄國代表的資格參加雨果百年紀念。

一九〇二 戲劇小市民與下層上演，博得非常的成功。

一九〇三 三五歲。出版知識雜誌。

一九〇五 作一月九日，起草企圖顛覆俄羅斯現存制度的宣言。四次被捕。

一九〇六 到美國，開初得到盛大歡迎，其後，受誣陷被逐。肺結核發作，小住於意大利之加伯利島。

一九〇七 參加社會民主黨之倫敦大會，長篇母親問世。



一九〇八 開始和列甯通信

一九一三 發表自傳三部曲：我底童年，人間，我底大學。

一九一四 從意大利回國。

一九一七 主編世界文學叢書。

一九二一 到意大利養病。

一九二八 三月二十九日，六十歲生日，又是創作三十五年紀念日。

四十年的第一部“By stander”，出版。回國，被舉為中央委員。

一九三三 創作四十年紀念。全世界為他祝賀。

一九三三 這幾年來，主編二個期刊我們底成就和文學修養，並主持內戰史、工廠史的集體創作。

一九三六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因病逝世。

(新地第二期)

### 高爾基著作年表

1892 Makar Chudra

Of the Siskin that Lied and the

Wood pecker that Loved Truth

1893 Yemelyan Pilgay

Grandfather Arkhip and Lenka

1894 Chelkash

Once in Autumn

A Mistake

1895 The Song of the Falcon

Old Woman Izergil

The Affair with the Clasps

On a Raft

1896 My Fellow Traveler

The Khan and His Son

Boles (Her Lover)

Comrades

Heartache

Konovarov

Vyvoa (An adulterous Wife)

or (The Exorcism)

Varenka Olesova

1897 The Orlov Couple

Ex-Men (Creatures that Once

Were Men) or (Outcasts) or

(Men with Pasts)

Mischiefmaker (An Insolent

Man)

In the steppe

Malva

The Golova Fair

Zoznorina (The Green kitten)

From Boredom

1898 Chums

A shady character (a Rolling

stone) or (A strange Companion)

A Reader

Gain and Artem

1899 Kirilka (Waiting for the Ferry)

Concerning the Devil

Move Concerning the Devil

Red Vask

Twenty Six Men and One Girl.

- |      |   |           |  |
|------|---|-----------|--|
| 1900 | Foma Gordyev  | 1906      | Comrade!   |
| 1901 | Song of the Stormy Petrel<br>Three of Them  |           | Enemies (劇本)<br>Barbarians (劇本)<br>In America  |
| 1902 | Sung Citizens (劇本)<br>At the Bottom (dower Depths)<br>or (A night Lodging) or (Down<br>and out) (劇本)  |           | The City of the Yellow Devil<br>(The City of Mammon)<br>(The kingdom of Tedium)  |
| 1903 | Man   |           | Mob  |
| 1905 | January 9<br>Soldiers<br>Three Days<br>Bukoyomov<br>The Story of Filipp Vasilyevich<br>The Prison<br>Summer Folk (劇本)<br>Children of the Sun (劇本) |           | My Interviews<br>The Russian Tsar<br>One of the Republic's kings<br>The Masters of Life<br>A Priest of Morals<br>Fair France |
|      |   | 1907-1908 | Mother   |
|      |   | 1908      | The Confession   |

The Last Ones (劇本)  
 The Life of a Superfluous Man  
 (The Spy)  
 Summer  
 1910 Okurov Town  
 Vassa zheleznova (劇本)  
 Queer People (劇本)  
 1911 The Life of Matrey kozhemyak-  
 in  
 1911-1913  
 Italian Tales  
 Russian Tales  
 1912 An Incident from the Life of  
 Makar  
 1913 Childhood  
 The Master

1189 In the World  
 1919 Reminiscences of Let Nikolay-  
 vich Tolstoy  
 1922 The Old Man (The Judge) (劇本)  
 The Zykova (劇本)  
 Children (劇本)  
 1923-1924 Notes from My Diary and  
 Recollections (Fragments  
 from My Diary)  
 1923 My Universities  
 A Watchman  
 The Time of Korolenko  
 On the Harm of Philosophy  
 First Love  
 V. G. Korolenko  
 N. E. Karonin-Petrovavlovsky

A. P. Chekhov  
Leo Tolstoi  
M. M. Kotsyubinsky  
Leonid Andreyev  
Through Russia  
The Birth of Man  
Icebreaker  
Gubin  
Nilushka  
The Cemetery  
On a Steamer  
A Woman  
In a Mountain Defil  
Kalinin  
They Are Coming  
The Dead man

---

Hodgepodge  
An Evening at Shamov's  
An Evening at Panashkin's  
An Evening at Sukhomayak-  
ing's  
Light-grey and Light-blue  
A Book  
How They Composed a song  
Birds' Sin  
A Silver Ten-Copeck piece  
Happiness  
A Hero  
A Clown  
Onlookers  
Timka  
A Light-minded Man

Strast Mordasti

By Changul Kiver

A Jolly C ap

A Maiden and Death

A Ballad of Countess Hélène de

Coursi

故事和見聞雜記：

A Romantic

A Mordivnian Woman

A Little Girl

A Fire

A Theft

Bandits

Complaints

Tales

1925 The Artameny Business (De-

cadence)

小說集 (1922-1924)

The Hermit

A Story of Unrequited Love

The Story of a Hero

The Story of a Novel

Karamora

An Incident

The Rehearsal

The Sky-Blue life

A story about the Unusual

Recollections--stories sketches

V. Lenin

About S. A. Tolstoy

Krasin

Serge Yesenin

N. F. Annesky

About Garin Mikhailovskiy

The Guide

Kemskoy.

Murderers

An Emblem

About Cock-roaches

The False Coin (劇本)

Notes of a Reader

1927 The life of Klim samgin——

Forty Years (The Bystander)

第一卷

1928 The Life of Klim samgin——

Forty Years (Magnet)

第二卷

1931 The life of Klim Samgin——

Forty Years (other Fires)

1933 布雷夫·

1934 華西里杜斯吉加耶夫

(雜誌第二期)

中譯高爾基作品編目

——為哀悼高爾基逝世作

寒 峯

俄國文學的輸入中國，據可考者，最早是清朝末年，那時翻譯最多的是關於虛無黨的小說。名作的翻譯，祇有普希金、萊芒托夫、托爾斯泰、柴霍甫、迦爾洵、梭羅古卜、安特列夫而已。以普希金之俄國情史斯密士瑪利傳（一名花心蝶夢錄，戢翼暹譯）為最早，是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其次為萊芒托夫的銀鈕碑，柴霍甫的黑衣教士，並為吳禱譯，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再次繼由魯迅

和周作人翻譯迦爾洵的邂逅，四日梭羅古卜的寓言，安特列夫的諷刺（宣統二年，一九〇九）和柴霍甫的短篇最後為托爾斯泰之蛾眉之雄（熱質譯）宣統三年（一九一二）出版。大概那時的作家，還沒有夢想到俄國有一個高爾基。高爾基的名字，大約是始於周國賢一九一七之譯大義（The Traitor's Mother）和後來胡適之譯他的情人。但這些本子，都是根據日英兩國的譯本轉譯，直接自俄文翻譯，是在五四以後。長篇的翻譯，則始於沈端先之譯母親，往後新譯遂多。惟散見各雜誌，匆促之間，整理不易，所以這一編目，以單行本為主，間收合集中所載。疏漏之處，想所不免，祇有等待他日了。（高爾基逝世後二日）

### 長篇小說

- 我的童年（洪靈菲譯，亞東版，一九三〇）我的童年（同上另一譯本蓬子譯，光華版，一九三〇）母親（沈端先譯，二冊，大江版，開明版，一九三〇）奸細（沈端先譯，北新版，一九三〇）幼年時代（同上另一譯本，陳小航譯，商務版，一九三一）我的幼年（同上另一譯本，卞紀良譯，啓明版，一九三六）四十年代（林疑今譯，聯合版，現代版，一九三一）燎原（四十年代第三部，世界文庫本，生活版，一九三六）沒落（陳小航譯，神州版，一九三二）頹廢（同上另一譯本，趙瑣譯，商務版，一九三五）我的大學（杜畏之，葛心合譯，湖風版，春光版，一九三二）胆怯的人（李蘭譯，二冊，湖風版，一九三二）夏天（雷峯譯，商務版，一九三三）懺悔（何妨譯，中華版，一九三四）三人（鍾不韋譯，商務版，一九三五）奧羅夫夫婦（周覓譯，世界文庫本，生活版，一九三六）



短篇小說

(甲) 短篇單本

瑪爾筏 (孫昂泉譯, 光華版, 一九二九) 馬爾華 (同上另一譯本, 陳節譯, 世界文庫本, 生活版, 一九三六) 不平常的故事 (瞿秋白譯, 合衆版, 一九三二) 俄羅斯的童話 (魯迅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九三六) 天藍的生活 (麗尼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九三六)

(乙) 短篇合冊

高爾基小說集 (宋桂煌譯, 民智版, 一九二八, 內含: 曾經爲小的動物, 二十六男與一女, 折爾折士, 我的旅伴, 在木棧上) 草原上 (朱溪譯, 人間版, 一九二八, 內含: 草原上, 伙伴, 一個秋夜, 我們二十六人和另外一位) 綠的貓兒 (效洵譯, 遠東版, 一九二八, 內含: 好伴侶, 在草原上, 綠的貓兒) 草原上 (梁遇春譯, 北新版, 一九三一, 內含: 草原上, 可汗同他的兒子) 初戀 (穆木天譯, 現代版, 一九三二, 內含: 初戀, 戀愛的奴隸, 某女人, 隱者, 守衛) 隱秘的愛 (森堡, 華蒂合譯, 潮風版, 一九三二, 內含: 隱秘的愛, 英雄的故事, 嘉拉莫拉, 逸話) 草原的故事 (巴金譯, 新時代版, 生活版, 文代生活社版, 一九三二, 內含: 馬爾加周達, 因了單調的緣故, 不能死的人) 英雄的故事 (華蒂譯, 天馬版, 一九三三, 內含: 英雄的故事, 嘉拉莫拉) 高爾基創作選集 (蕭參譯, 生活版, 一九三四, 內含: 高爾基自傳, 馬克西謨, 高爾基, 作家與政治家, 海燕, 同志, 大災星, 坟場, 莫爾多姑娘, 笑話, 不平常的故事, 後記) 惡魔 (魯迅等譯, 春光版, 一九三四, 內含: 惡魔, 一個人的出生, 幸福, 人類和自然)

(丙) 附見合集的短篇小說

大義 (周國賢譯)——見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華版,一九一七。(他的情人) (胡適譯)——見短篇小說亞東版。(人的生活) (劉復譯)——見短篇小說集,商務版。(高原夜話) (沈澤民譯)——見俄國文學研究,商務版,一九二一。(林的光榮) (秋心譯)。(消極抵抗) (愈之譯)。(哲學教授) (仲持譯)。(詩人) (仲持譯)——(以上見近代俄國小說集,東方文庫本,商務版,一九二三)。(爭自由的波浪) (董秋芳譯)。(人的生活) (董秋芳譯)——(以上見爭自由的波浪,北新版,一九二六)。(消極抵抗) (胡愈之譯)——見星火,現代版,一九二九。(她的情人) (徐霞村譯)。(筏上) (徐霞村譯)——(以上見絕望女,神州版,一九三〇)。(墓地) (葦子譯)——見飢餓的光芒,滄風版,一九三一)。(誰沒有孩子呢) (李秉之譯)。(大仇人) (沈雁冰譯)——(以上見錢杏邨編小說傑作選,現代版,一九三一)。(跋佐夫的哲學) (葉靈鳳譯)——見世界短篇傑作選,光華版)。(一個人的出生) (樓建南譯)。(強果爾河略) (樓建南譯)——(以上見蘇聯短篇小說集,天馬版,一九三三)。(一個人的誕生) (韋素園譯)——見最後的光芒,商務版)。(二十六個和一個) (陳節譯)——見二十六個和一個,生活版,一九三六)。(木柵之上) (鄭振鐸譯)——見俄羅斯小說選集,商務版,一九三六)。

(丁) 選集

高爾基代表作 (黃源編,前鋒版,一九三四,內含高爾基(茅盾)、高爾基譯傳(黃源)、高爾基年譜(沈端先)、馬加爾周達(巴金譯)、攝爾卡士(宋桂煌譯)、秋夜(徐懋庸譯)、我的旅伴)

耿濟之譯) 筏上(徐霞村譯) 二十六個男子和一個少女(張友松譯) 等待渡船(黃源譯) 布格羅夫(陳勺水譯) 托爾斯泰回憶瑣記(郁達夫譯) 強果爾河畔(適夷譯) 三人(黃源譯) 母親(沈端先譯) 我的童年(蓬子譯) 我的大學(杜畏之譯) 勞働的音樂(錢杏邨節編) 合中版, 一九三二內含勞働的音樂, 巴士金, 棕色馬, 可笑得很, 讀書班, 地獄城, 伏爾加河上, 秋天的深夜, 那個迷路的人, 我的教育, 老人, 倦怠, 格拉得科夫, 鄉村小景, 伊凡的喜劇, 學校生活的斷片, 外祖母的故事, 外祖父的故事, 母親的結婚, 旅舍主, 插話, 覆舟之夜, 海賊, 某一個晚上, 上層生活, 馬夫)。

戲劇

店夜(鄭光沫譯, 湖風版, 一九三一)

詩歌

海鶯歌(韋素園譯) 鵬的歌(韋素園譯) 埃黛約絲(韋素園譯) —— (以上見黃花集, 未明版, 開明版, 一九二九)

散文

回憶瑣記(陳勺水譯, 樂羣版, 一九三一內含幾句替代序文的話, 蜘蛛, 挖墳坑的, 劊子手, 研究家, 失敗的著作家, 獸醫, 牧者, 多拉, 獨處的時候的人們, 滑稽的事件, 一個英雄, 戰爭與革命, 團丁, 立法者, 一個帝政黨員, 彼得堡式) 我與列寧(糜春煒譯, 綠野版, 內含一個夢, 空虛的蒸氣, 風習, 密卡·帕扶羅夫, 亞歷山大·布羅克, 布格羅夫) 高爾基文錄(魯迅編, 光華版, 一九三一內含托爾斯泰的回憶)

柔石譯)關於托爾斯泰的一封信(柔石譯)柴霍夫的回憶(待桁譯)列甯的爲人(待桁譯)莫斯科通信(沈端先譯)給蘇聯「機械的人民」們(雪峯譯)勞働階級當養成文化的工作者(雪峯譯)托爾斯泰回憶(郁達夫譯)關於托爾斯泰的一封信(郁達夫譯)——(以上見幾個偉大的作家,中華版,一九三四。)

關於高爾基的書

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論文集(周起應編,良友版,一九三三)內含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生活(魯迅等)高爾基(Linnachursky,沈起予譯)馬克西姆·高爾基(I. Sealsky,周起應譯)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Krip tin,周起應譯)高爾基底功績(M. Olein,韓起譯)高爾基所走的路程(秋田雨雀,盧森堡譯)高爾基紀念(V. O. K. S. 周起應譯)高爾基年譜(沈端先)列寧論高爾基(V. O. K. S. 周起應譯)高爾基與列寧(Gorky,韓起譯)高爾基論(傅利采,雪峯譯)崑崙版,光華版。本篇載作家論及社會的作家論內,一九二九)高爾基印象記(錢杏邨編,一九三二)內含高爾基自傳,高爾基論一(柯根,洛揚譯)高爾基論二(柯根,沈端先譯)高爾基的藝術(昇曙夢,適夷譯)最近的高爾基(昇曙夢,雪峯譯)高爾基在蘇聯的地位(秋田雨雀,適夷譯)高爾基訪問記(巴比塞,佚名譯)高爾基訪問記(藤森成吉,適夷譯)高爾基訪問記(昇曙夢,高明譯)高爾基與警察(A-Kaun,佚名譯)高爾基在美國(U. Sinclair,疑今譯)高爾基著作年表(趙景深)高爾基著作中譯本目(錢杏邨)高爾基傳(沈端先,良友版,一九三三)高爾基研究(黃

秋萍編譯，現代版，一九三二。）高爾基的生活（林克多編譯，現代版，一九三四。）革命文豪高爾基（  
鄒韜奮編，生活版，一九三四。）高爾基傳（凌志堅編，正中版，一九三六。）

（光明一卷二號）

## 附錄一：一九三六年的回顧

### 小說創作

立波

——豐饒的一年間——

（上） 這一年

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寄與了無限同情的史沫德萊，在她今年出版的一本關於中國的書的封面上，刊印了一個少年的照片。少年站在山頭上，手握着一面旗子，旗上不大工整的寫着下面幾個中國字：「中國正在鬥爭中！」

在這一句概括了中國現實的簡單的辭句裏，包含着多少難苦和希望，多少浴血的奮鬥，和民族敵人的多少殘酷和巧妙的進攻！

在今年，全國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發起了統一救亡的運動。東北義勇軍不祇是繼續的存在，而且在繼續的成長。抗敵的暗潮普遍了全國，深入了鄉村城市軍隊和學校，激動了國民的各個階層的大多數分子，到年末，上海和青島的某國紗廠的工人發生了罷工，由他們自身的經濟要求出發，對異

族的廠主的壓迫企圖給與一個實際的回答。這種行動突破了產業工人在救亡陣線上的一年來的沉寂的空氣。到年末，我們又看到了綏東戰事的爆發，綏省的士兵和將領，拿着並不精良的武器，正在冰天雪地裏，和賣國叛徒搏戰，和民族的死敵直接的對敵。現在援綏運動已經像潮水一樣流汎了全國，這證明了中國人民大眾對侵略者的反抗，已經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愛國的呼聲已經化為有效的行動了。

但是，種種愛國救亡的行動和思想，這一年來也遭遇了不少的困難。首先，當然是某侵略國家和傀儡漢奸的種種進攻。但我們早已把這兩類人當做了我們民族的生死敵人，我們鬭爭的主要的對象。他們的行為，不足驚異。可憾的是還有少數妄想偏安的紳士，還沒有放棄如抗敵民衆相異的立場。人民大眾從去年起所呼籲的停止內戰的要求，沒有充分得到滿足。人民的抗敵的行為和思想，還是繼續的遭受了不應有的阻撓和制壓。全國一致抗×尚未實現。最近敵人紗廠的罷工，也沒有能夠很好的轉化為抗敵的政治的力量。反之，敵人的經濟秘策，打擊我民族資本，毒害我國民經濟的走私，猖獗全國，我們並沒有用有效的辦法，加以制止。華北敵軍的大小演戰，演成了歷史的醜態和奇觀。領土的主人在自己的領土之內作了敵軍壁上的光榮的觀客。這些觀客中的華北農民的田園廬舍，妻兒身命，早蒙了不戰之戰的軍禮與「皇」恩。在華北，敵人爲了鞏固他們既得的陣地，倡導了「經濟提攜」看來成效已經不少。浪人活動普遍了華北和內蒙並且深入福建了。而梅俎之間，又誰知道有多少威迫和謙讓呢？

在這種種形式的侵略和公開暗地的投賣之下，我們開始經歷全國性的災難，全國性的國亡種滅的危機，東北四省的相送，已經不足言多。而「收復失地」的口號，依舊是多年的空話。

投降作戰？現在應該是思想慎重的紳士們考慮終結的時候了。要麼，死心塌地的準備做舒羣所描寫的受盡了屈辱和災難的「窮高麗棒子」，要麼，像礪堡風波裏面的那位敏感的英文教員，聽說某國兵快要來了，就關起門來趕緊學日文。除掉這條做奴隸和奴才的路以外，對於全中國各種階層的人們，就祇有一條路了，那就是抗戰的路。

繼着抗敵統一陣線的提倡，聽說有人建議了全國一致抗敵的具體方案。各派的人統一救亡，這是應該的，我們應該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發展一個全國規模的抗敵的戰爭，把神聖的不可滅亡的我們的祖國，從兇殘的敵人的多年蹂躪和荼毒之下永遠解放，把光榮的不可斷絕的國祚，延續於無窮。

「中國正在鬪爭中！」這句話包含多少眼淚和苦難，多少喜悅和希望！而這個就是我們的現實。我們的新舊創作家們都或多或少的，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從自己的生活的體驗和獨特的社會的觀察中，看到了牠，而是把牠有力的反映了出來，造成了今年一種多方面的豐富的文學。

今年的文學，是現實的一面光芒四射的鏡子，同時也可以說是國防文學的初步的勝利。伴着國防文學論爭的開展，舊的作家發揮了巨大的精力，新的作家幹部，不斷的產生。舊作家的質量的豐富，新作家數量的衆多，是今年的一個特色。像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張天翼，沈起予，沙汀，艾蕪，夏衍，

歐陽山，龔尼，齊同，屈軼，盧焚，蔣牧良，蕭軍等，都在創作活動上盡了他們最善的努力，沙汀的，在祠堂裏，把夜間的各種幽淒的音響，注入了一個四川女性的悲劇裏，在字裏行間造成一種淒厲的氛圍，這是中國文學一種新的成就。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關於產業工人的一篇材料豐富，情意真摯的報告文學，在報告文學剛剛萌芽，工人文學非常缺乏的現在，牠有雙重的重大的意義。

因為塞外的抗戰，以及內地農村破爛和騷動，在今年的文藝領土上，特別產生了許多新的收穫。像端木蕻良，荒煤，舒羣，宋之的，羅烽，姚雪垠，王西彥，吳奚如，劉白羽等，都有很高的成就。端木蕻良的遙遠的風砂和驚鷺湖的憂鬱，荒煤的長江上，舒羣的沒有祖國的孩子，宋之的的□□□紀念堂，羅烽的獄等，在藝術的成就上和反映時代的深度和闊度上，都踰越了我們的文學的一般的水準。憑着這些新的力量的活動，一九三六年造成了文學上的一個新的世代。

一九三六年發生了國防文學的空前盛大的論爭，却同時又有着創作上的這麼精力豐富的活動。而影響力最大的作品，往往是國防文學的作品，國防的題材，在今年有着巨大的優越性，而題材的優越，常常可以救濟作家的藝術表現力的有時的窮乏，而在讀者羣衆間引起的思想的效果，揀取優越題材的作者有時要超過表現力強大，題材落後的作家。這一點是值得一切不願意把藝術本身的成功當做唯一目的的人們的深長考慮的。這一點，對於那把國防文學誤會為「空談」的人們，是一種有力的回駁。國防文學的理論，有着充分的創作實踐的意義。

今年的文學反映了全中國人民的生活的各種方面。遊擊隊的鬪爭生活，塞外的風砂，華北農民



的苦況，一天一天破爛了的長江的憂鬱，南國的寂寞，女性的苦難，學生救亡愛國的熱忱，工人的悽苦，以及幾萬里長遠的西征的英雄的業績等，作家反映現實的多方面，作家接觸現實的角度的分歧，並不弱於國防文學提倡之前的程度。這是可以告慰擔憂國防文學的提倡，將使創作受到障礙的人們，使他們不再憂懼。而我們都是現實主義者，我們的現實，是怎樣的現實，是抗爭和國難的現實。根據這種現實出發，國防文學者向作家提議寫國防的題材，決非無理。而接受這提議，作家也決不會狹小他的創作的範圍，反而會使他更加認清現實，使他的創作的源泉更加豐富起來。今年許多接受了國防文學創作口號的作家們的創作力的豐富，充分的證明了這點。

今年，風花雪月，哥哥妹妹的文學，在我們的文學的主潮裏，差不多不大看見。這並不是國防文學提倡者的「暴君」式的命令的罪過，而是現實中沒有存在這些的地盤。在全中國大多數的人民救亡救死的不暇的時候，雖然不免有一二高人雅士，有這麼多的閑情風趣要發洩，他的讀者也必然的是非常零落的。當然，我們也看見了書淫豔異錄一類的傑作，而鴛鴦蝴蝶也大部分還是鴛鴦蝴蝶，但那或是意識的要麻醉別人，或是無意識的自己沒有進步，對於這些有害的或是落後的文學，我們「應該保持批判的完全自由。」我們有着促使牠們改良和進步的權利和義務。而且，既然有文學批評的存在，批評就應該有個準則。哪一種描寫，於民族解放關係最深，哪一樣次要，哪一樣是不必要或竟有毒，我們可以和作家商量，而且有這個必要。許多誤解聯合戰線的人，以為談聯合就是放任，就要藏垢納污，不這樣，就是「關門主義。」牠們對於國防文學批評也作了這種同類的要求。這是不對的。

爲了提高我們的文學的質，同時爲了擴大並鞏固文學陣線，我們需要規範和嚴正的批判。

呂克玉先生在一篇文章上似乎很輕視藝術上的意識和「正確的世界觀」的作用，這是不對的。今年的許多優秀的創作家的實踐證明了他的不對。許多優秀的青年創作家並不是沒有腦經。許多創作家的成功的優異，意識的明確，正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隨便舉個例，羅烽的特別動章裏的那位「滿洲國」的官，自己的兒子投到了義勇軍，他把他捉回來殺了，自己得了一顆特別勳章。這勳章在羅烽的筆下是一種獸性的標記，但是如果有一個忠於滿洲國的作家來寫這故事，他會把牠寫成一個皇恩鼎盛之下的精忠的記錄的。意識不容人們的忽視。

不錯，意識和世界觀要和生活實踐，創作實踐聯繫，呂克玉說：「沒有實踐就沒有理論。」但是他恰恰忘記了另外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

說到這裏，聯想到夏目漱石在一本研究英國古典文學的書裏說過，一切偉大的藝術家差不多都是偉大的思想家。這句話相當的對。中國的藝術家，中國的現實主義，似乎不大注重思想的成份。中國創作家的氣魄的欠雄偉，創作壽命的很短暫，也許不祇是題材的關係，深刻的思想的欠缺，也是原因之一罷。

但是今年的文學，已經在離開浮游與膚淺的門路，已經開始透進人類靈魂的門戶了。牠不祇是描寫着苦難的表面的光景，牠還能夠攝住苦難所蒸發的時代的憂鬱。看了荒煤的長江上，對於長江輪上的水手，你會透過他們的污濁的生活的表皮，看到他們的靈魂的深底，那裏面充滿着人性，也充

滿着由生活所引起的濃厚的憂鬱。再看端木蕻良的驚鷺湖的憂鬱罷，北方農民的憂鬱，是像作者所描寫的晚霧一樣，籠罩在田間湖上。沙汀和艾蕪的作品裏也有時有些這樣的氣分，不過沙汀能夠自持，而艾蕪是比較的顯露。夏衍的賽金花但願做個太平時代的百姓的嘆息，是充滿了時代的淒味的。而她的結局又是那麼陰暗。茅盾的兒子去開會去了，反映着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流露着一種不能自禁的傷感的情懷，而像離尼這樣純知識份子的作家，差不多篇篇都懷着一種不能排遣的傷痛。「整個的世界變成了黑暗，新的希望是一個艱難的生產。」而憂鬱成了我們時代的深濃的陰影。

可是在陰影之間，有茁長的新生，新的希望的生產是艱難，但究竟早在開始。因此，明朗，玩強，滿懷着希望的歡喜，是我們文學裏和憂鬱的陰影同在的性恪。看郭沫若的癱罷。這位精力豐富的文學上的戰士，對於生活真像泰納斯·巴斯巴一樣的頑強。癱使他感到有丟命之虞，使他感傷得要涔涔流淚，但是，「媽的，我努力一輩子，就這樣便要死了嗎？」不相信。後來，負着「一扯一扯」的劇痛的癱，「橫衝直闖的」寫起文章來。

這是在新希望生產的艱難的途中所需要的精神，不相信什麼注定的命運。創造我們的命運！希望與喜悅充滿了今年許多新作家的作品，像舒羣，羅烽，姚雪垠這樣的作家，一方面懷着他們的故鄉的土地的香氣，一方面流露着一種明朗的歡悅的氣息，當然，把文學裏的憂鬱和喜悅兩種色彩截然分開，是不可能的，許多的作者同時懷着兩種不同的情懷，像宋之的就是這樣在他的罌粟花開的時候的三娃子的洋鐵鍬附着報復者的樂觀的力和自信。而在□□□紀念堂裏的另外一個三

娃子的吹着老平的葬歌的笛子，却帶些陰鬱。

「中國正在鬪爭中！」這是一個陰鬱的時代，這是一個多望的時代。

對於幾個最活躍的創作家的活動傾向的幾點私見（註）

在這裏，我並不批評今年所有一切的新近最活躍的創作家，也並不打算給我將要提到的創作家一種全般的決定的評價。我不過是說出對於他們的主要的傾向的我的認識。

今年創造力最豐富的新作家是舒羣。在文學五月號發表了他的沒有祖國的孩子以後，立刻被許多的人認識了。他描寫失掉了祖國的被蹂躪，被歧視的人們的生活，描寫遊擊隊和蒙古人反抗和作戰的故事，九一八以後的東北學生的愛國行動，獄中的生活。他的人物很單純，很直率，勇敢，有着獨立的人格，倨傲的心情，這和亡國奴相的「恐日病者」的心理，恰恰是一種對照。他的人物，另一特性是對於一切加於民族和自身的壓迫不能忍耐，這和我們許多同胞對於異族的任何迫害和侮辱懷着奴性的容忍的特性又完全不同。爭取解放的中國民族，正需要這樣的人物。舒羣的小說得到許多讀者的愛護，決不單單是因為他的明快、新鮮，大部分是因為他描寫了現在正需要着的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動力的緣故。

舒羣親歷了亡國的痛苦，目擊了土地喪失人民流離的情景和敵國漢奸的殘暴的行動，以及許多親友的戰死，他的愛國的思想 and 情懷，是在他的生活和鬪爭中滋長起來的，非常自然，而又帶着大的感徹力。在沒有祖國的孩子裏，孩子們看見中國的旗子換上了「滿洲國」國旗的時候，他們對祖

國的舊旗感到了無限愛惜和懷念，竟撲到儲藏室的玻璃窗上去看那丟在角落裏的旗子。這種情緒像本能一樣的自然，而又很使人感慨。

舒羣的風格很明朗，朴素，却缺少含蓄，並不深湛。他最注意情節，忽視習慣和心理的仔細描寫，他的結構帶着傳奇式的色彩，常常把全篇的焦點，放置在最後，有許多短篇，要是去掉牠的最後一句，全篇常常會變得沒有意思，或是變成一種和存留着末句時完全兩樣的意思，像已死的與未死的，獨身漢都是這樣。他的這種經營，是費了苦心的。但是一味注重這一方面的發展，而放鬆生活細節的描寫，是不夠反映生活的。而且爲了要把生活裝進一個框子裏，常常會把牠寫成種種奇遇和巧合，奇遇和巧合在人生中當然可以發生，却常常不是普遍的，描寫牠，很難創造時代的典型。

最近，我覺得舒羣的作品還有一個小小的缺點，他有幾篇小說，帶着幾分Bolshevik的傾向，像農村姑娘，蕭琴，甚至於蒙古之夜，都患着這種毛病，這是要妨礙他的社會主題的明確性的，他應該把主題抓得更緊，減少一些和主題發展沒有關係的關於女人的挑撥的描寫。

聽說舒羣在寫中篇和長篇了。我很希望他能夠寫出一首義勇軍遊擊戰的日常生活和戰鬥的偉大敘事詩。把義勇軍的寶貴經驗和教訓，把牠的活動的種種困難和克服這種困難的方法描寫出來，使作品成爲美麗的歌，也成爲教育羣衆怎樣去戰鬥的有力的工具。

另外一位描寫東北社會的新創作家羅烽，和舒羣有着不同的風格，如果說舒羣是明朗，那末羅烽就是沉着。他沒有舒羣的鋒芒，有時却比較深刻。他描寫的範圍很廣闊。火車站附近的人們和獄

裏的人們寫得最真切。他的呼瀾河邊是敵軍蹂躪之下的一個牧童的悲劇。這個悲劇的構成，牧童的小牛起了很大的作用。敵軍在懼怕義勇軍行將進襲的恐怖中，把牧童和牧童的小牛胡亂捉來，囚在他們駐紮的火車站，小牛被繫在火車站附近，挨着飢餓車站上的職員聽了小牛的飢餓的哀鳴，憐憫牠，給了一點草牠吃，作者把小牛吃草的光景，以及職員們看着牠吃草時所感到的愉快的情狀描寫了出來。繼着是敵人把小牛殺了。這裏顯露了一般人的人性和敵人的過分的殘暴，後來職員們在草叢裏發現小牛的骨骼的旁邊躺着牧童的屍身的時候，悲劇完成，而敵人的殘暴，被作者更深一層的暴露了。

這個故事的一切情節都很自然，職員們同情哀號的小牛，是很平常的事，小牛的被殺，也不算奇特，就在這種平凡不過的關鍵裏，作者煽動了讀者對於被殺的小牛的同情與哀憐，這種對於「牲畜」的同情與哀憐又很自然的轉移到同時被殺的「人」的身上，轉移到被害的「人」的哀哭的母親身上，而敵軍的殘酷，有力的被表現了。

羅烽大約是目擊了或身受了敵人的殘酷的待遇罷，他常常悲憤的描寫敵人的殘酷。第七個坑也是這種主題，不過，他在那篇上面的成功，不是他的關於敵人殘忍的描寫，而是他描寫皮鞋匠耿大的恐怖心理的很少的幾筆，和他反映九一八以後的瀋陽的亂離的情狀。第七個坑的情節不大合情理，過於奇特。奇特的情節，不僅是不容易普遍，而且不容易逼真，祇有用生活和爭鬪的近於情理的事件的細節，才可以構成生活和爭鬪的真實的圖畫，才可以造成悲劇的恐怖。作者的獄的成功也證明

了這點。

獄的結尾是很淒厲的。犯人們期待中秋節的到來，他們希望在中秋節稍稍打破一下監獄生活的沉鬱生活，吃一點列巴（麵包）和素波（菜湯），在這期待的期間，來了許多別處移來的新犯人，是義勇軍，在八月十五，當他們期望了很久的列巴素波快要到來的時候，新犯人被提出去槍決，送這些新朋友出去的歌聲是多麼的悲壯和淒厲，就在這個歌聲裏：

「停吧！停吧！……列巴，素波，來了！」監門外這樣的叫。

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而且很忠實，凡是中國的監獄，都可能發生這樣的故事。作者又把監牢的生活和犯人的心理，用許多普遍的變故表現出來，而老犯人和新犯人的對話，犯人和獄卒的對話，以及獄卒爲了犯人的小小的喜慶的事感到高興的人情味，都是非常真實的。獄就是用這種真實的情景，寫成了一個動人的作品。

羅烽的描寫「滿洲國」官員荒淫和卑鄙（到別墅去），描寫鐵路工人的被損害的生活（岔道夫李林），也相當成功。不過，他和舒羣一樣，有點過於乞巧於故事的奇異，第七個坑，特別勳章等，都有這種毛病。他的人物對話，和中國的許多作家一樣，大部分和人物身份不大相稱。但獄以及他和舒羣合作的過關的劇本中的對話，却是例外。過關用北方土白，成功的反映着關內關外的勞苦羣衆的沒有出路以及沒有出路的生活的煩慮。雖然未必能夠上演，牠的價值，是不能忽略的。

再其次是宋之的，他今年發表的作品雖不多，但已經顯露他的稀有的進步，他的□□□紀念堂

是一個工人抗敵的故事，他的一九三六年在太原是一篇輕鬆明麗的報告，他的罌粟花開的時候，是北方農民的一首陰鬱而又帶着反叛的詩歌，賜兒會裏面的桃花林的鮮豔，和孩子們的輕鬆，活潑，交織着鄉紳和「鬼子」的種種侵略與迫害，是輕快之中帶着憂愁的一幅北方風俗畫。

□□□紀念堂中泥水匠們的愛國的鬪爭，是從他們的切身的體驗出發的一種行動。泥水匠們修造着紀念堂，費了他們一年的血汗，紀念堂落成的時候，鬼子來了，命令毀掉紀念堂上的「九一八」的題額，於是工人鬪爭了，因為「一年來，他們爲了九一八流着汗，他們熱習這紀念堂每一塊磚，每一粒土。他們踐踏着，撫摸着，甚至親吻着紀念堂的每一角落。而現在，現在是鬼子……」換句話說，他們保護紀念堂是爲了迴護他們自己勞作和血汗和鬼子搏戰。這是帶着一點象徵意味的。

在這裏，作者大概是想找出工人抗敵的動機罷。作者知道，沒有政治覺悟的工人不會爲了抽象的愛國觀念起來鬪爭的，工人的抗敵，一定是他們的切身需要，是他們從生活的邏輯中得到的結論。於是作者爲這個行動找了一個擁護他們自己的「血汗」的緣因，但雖然是他們自己的「血汗」，却已經不是他們自身生活的利害，而是公共建築物的利害，在這私有財產的社會裏，把工人鬪爭的緣因放在他們自身生活的利害上，會比較更深刻，更能動人點。

正和舒羣羅烽以及其他許多作家一樣，宋之的的□□□紀念堂避免了鬪爭的正面的描寫。鬪爭的場面難寫，而且需要大的篇幅來對付，這是真的，可是描寫鬪爭的光景，和鬪爭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以及解決那種困難的方法，最富於教育的意義，我們希望有着這一方面的成功的描寫。



可是像罌粟花開的時候裏的三娃子的那種安那其式的反抗，又不必要，三娃子的行動雖然很自然，但是他把一個橫蠻無理的禁煙委員殺死了，給了讀者一種道德上的滿足，沖淡了讀者對三娃子所受的剝削與壓迫的同情。凡惡人，在我們的小說裏，總不如讓他活着，讓讀者去憎惡他，反抗他。而且這也是現實的真實，在我們現實中，惡人總容易活着的。罌粟花開的時候裏的禁煙委員和姚雪垠的碉堡風波裏的碉堡委員是同樣的人物，但我們也許更恨碉堡委員，因為他還活着，還可以作無窮的惡。

由這裏又聯想到許多小說喜歡拖個勝利的尾巴的事。羅烽的旗手和到別墅去都是這樣。在我們，是悲劇比樂劇更爲有用，描寫失敗比描寫勝利更多訓諭的。

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雖然不是短篇小說而是一篇報告文學，但牠却是和碉堡風波一樣，企圖獨創新的風格的。碉堡風波是國防前線的鄉村剝削者們趁火打劫的情景的反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是「剿匪」前線的統治者恐怖的反映。在兩篇小說的對照中，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風度。

長江上的作者荒煤，是今年很有榮譽的作家。長江上是一幅成功的藝術品。這裏面的情節很平凡，一個名叫獨眼龍的從前當過碼頭工的退伍兵在長江輪船上跟着做茶房的他從前的老伙伴住在一塊。作者就是描寫他住船上的一段生活和他的身世的回憶，以及他周圍幾個人的日常生活和習慣。就在這種平凡的人物的平凡的生活裏，作者唱出了他所不能不唱的「憂鬱的歌」看那些長

江輪上慣見的茶房罷，在他們那種污濁的環境裏的污濁生活的表面下，有多少由生活所掀動的靈魂的風浪，多少人性呵。獨眼龍以前是一個「硬朗的漢子」，現在，經過了多年的飄泊，多年行伍的生活，家已經沒有了，老婆孩子不見了，身子弄壞了，希望成了空無，而眼前的生活，是「一天一天破爛了」的長江都引起了他的悲感。他的眼淚，他的咳嗽，他所吐的血，織成一種那麼陰鬱的悲悽時代的陰影。獨眼龍是一個真正的悲劇的人物，如果作者沒有告訴我們，他從前是一個「硬朗的漢子」，如果作者沒有把他寫成一個要強和精明的人，悲涼的氣分，也許要減少一點。但這是很平常的人物，他的命運也很平常，長江上，全中國有着許許多多的獨眼龍。遭遇着獨眼龍的命運：出門去尋求較好的生活，帶回的是一個更壞的境況。在船上永遠臨不到太陽照耀的下艙裏，他又要走了，「他不慣於平凡而充滿了污濁的生活」，但是他到什麼地方去呢？作者沒有告訴我們。獨眼龍到什麼地方去呢？許許多多的獨眼龍到什麼地方去呢？我們要問這個社會和時勢。

伴着獨眼龍的淒涼的命運的開展，作者串插着長江船上伙食老板私販煙土的故事，這情景是他另外一個私販煙土的故事拋包的反覆，但是並不嫌重複。作者對於長江水手的生活，了解很深，他熟悉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用語，他們的夢想和他們間的關係，從這些上面，他發現了創作的豐富的源泉。從長江上的描寫上，讀者不祇是認識了長江水手的生活，而且可以根據牠去透視一般「污濁」的下層者的靈魂。

在長江上作者帶着非常沉鬱的憂愁。但是作者把這種憂愁當作了社會結構的毛病，而且有着

新社會的隱約的展望，船過另一省界的時候，獨眼龍指着那裏的山頭，說那裏的兵都不肯打了，這是意味深長的暗示。

除了下層的人羣，作者關於小有產階級的陰暗生活和怯弱動搖的心理，也寫得很好。弱者和泥坑都很成功。弱者裏面那位在大風浪裏的小姐的怯弱，寫得非常的真切。荒煤寫失業工人就遠不及寫前面兩種人物的成功。在黑子裏面，工人們的習慣和用語不像上海工人，而作者也不得不借重奇異，去補救他的描寫之弱了。

寫上海工人生活的作品，王西彥的曙比荒煤的黑子更逼真一點。人們也許會非難他那裏面的男女糾葛的描寫，但是上海工人的確常常爲了男女間的糾葛鬧得很糟，物質生活愈苦惱，男女間的關係，也愈多煩厭的。

埋沒了三年的端木蕻良，今年有着出色的成就。遙遠的風砂描寫察綏一帶收編土匪的隊伍的行動。塞外的景色被作者鮮明的塗染在紙上了，作者的盡忠於地方色彩，青年作家中，恐怕只有沙汀可以比擬。也許是不成文的土語用得太多，使行文多少帶些暗晦，但這不是很大的毛病，作者描寫的新鮮和觀察的深，可以掩去這種小瑕。

收編土匪，成了中國解放運動一樣重要的工作，而這工作的困難，也是革命所遇到的無數困難中的一種困難。過去我們缺乏這種方面描寫，遙遠的風砂就是填補這種缺乏的第一個成功的作品。在遙遠的風砂裏，作者不但是描寫了塞外的景色和風習，沙漠裏的烏啼和馬嘯，大自然寥落的

風響，和荒野裏的古人的遺蹟，這一切引起人的追懷和遐想。最使人難忘的，是作者創造了一個在中國文學裏不常出現的土匪的典型性格。黑煤子是一個帶領收編的人們去收編土匪隊伍的土匪。他的平常個性很強，到了一個下宿的地方，他的土匪的脾氣，就要發作，打人，強姦婦女，搶東西，把隊伍「艱難締造的紀律變成雙倍的無恥。」可是他很能幹，而且出色的勇敢，隊伍碰到危難的時候，他就挺身而出，作者帶着愉悅的寫着，這位在平常那麼自私和胡鬧的土匪「很老練而漂亮的」應付隊伍所經歷的急變，終於，隊伍沒有遭受其他打擊，單單犧牲了黑煤子，到末尾，有着土匪性格無惡不作，的黑煤子煥發着殉難者的聖潔的光輝是怎樣令人懷念呵。

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有許多的缺點，却又有莫大的力。他的打人，強姦和搶劫的壞處，是他的土匪生活所鑄成的習慣，他的應變和殉難也是習慣。他的一切性情，都是他的生活所鑄造，都是那末自然的東西。中國小說中的人物的性格，常常很單純，遙遠的風砂的作者創造了一個複雜的典型性格。

端木蕻良另外一篇作品，驚濤的憂鬱反映着東北小農的苦惱憂鬱，和他們相互間的同情。他們的苦惱和憂鬱，是東北偽政和敵人榨取的結果，是「滿洲國」的勞動力沒有出路，農民的糧食不值錢的結果，他們的苦惱和憂鬱的「人民三千萬，無苦無憂」的滿洲國國歌的有力的駁斥。這是非常深刻和有利的國防文學的作品。胡風在一篇批評這小說的文章裏，他指摘牠沒有「適當的反映」社會情勢。這是很機械的見解。農民的生活的憂鬱和透過這深濃的憂鬱所看到的「滿洲國」社

會的不景氣和敵國漢奸的榨取的苛重，這不是社會情勢是什麼呢？難道還有離開民間生活的獨立的社會情勢嗎？難道寫東北的社會，一定要寫了敵人的槍炮和漢奸的投賣等等直接的光景，才算是「適當的反映了那裏的社會情勢？」

作者在驚鷺湖的憂鬱中，寫着一種幽悽悲鬱的夜色，使兩個憂鬱的農民，在這樣的夜色裏更顯得憂鬱。自然和人的情緒，顯得非常的諧和。

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糧米粥是寫東北下層平民亡國之後的苦難和情緒的。魯迅先生批評她的開頭使人如墜五里霧中，是很對的。許多現實主義者都不愛用 suspension。在需要經濟手腕的短篇裏，更應該減少不必要的懸疑，把篇幅讓出來，好仔細的描寫情節和種種過程。

爺爺爲什麼不吃高糧米粥裏的馬老師是一位強顏爲笑的人物，在他的強笑裏含着多少亡國遺民的苦淚。「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馬老師反覆着這一句詩，明確的說出了他們生活的悽苦和他們期盼祖國拯救的殷切。

當我們讀完今年許多新創作家的作品，同時想到許多舊人努力的成績的時候，我們覺得今年的文學，並不「枯燥無力」。相反，今年的文學，是中國新文學發展途中稀有飛躍的一年。自然，我們也用不着掩飾我們的許多缺點，我們更不能以今年收穫的豐富作爲我們的文學的最大的勝利。現實替我們安排了產生更佳的花果的沃土。我們期待着鬥爭中的中國的更偉大的敘事詩。

（註）這裏立論所根據的材料，除了很少幾本單行本以外，其餘都散見於今年的「光明」、「文學」、「作家」、「文學界」

「中流」「文季月刊」等雜誌的各期，所收舉的材料有限，論體的掛一漏萬，是一定不免的。

（光緒二卷二號）

## 歷史的呼聲

楊 騷

### 一 可樂觀的豐災

某雜誌的編輯者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中國詩人之多，真有如過江之鯽。據我的經驗，百篇投稿之中，總有八十篇是詩歌……但大多是觀念的遊戲，口號的亂喊，內容空洞，可用者極少……」

又據某詩人說：「自五四運動以來，單行本的詩集，總在五百以上，但可讀者實在難湊成一打之數……」

不錯，詩壇可以說是年年在豐收，但年年在鬧豐災。這種傾向，好像越來越利害，最近自費出版詩集之多，便是明證。

一九三六年也沒有例外，可以說是詩壇極豐收的一年。據見聞極寡陋的我所知道的，單行本便有任鈞的冷熱集，艾青的大堰河，蒲風的生活，鋼鐵的歌，溫流的我們的堡，王亞平的十二月的風，海燕的歌，臧克家的自己的寫照，田間的中國牧歌，中國農村底故事，江岳浪的饑餓的咆哮，周而復的行航集，王統照的夜行集，下之琳的魚目集，沈旭的黎明前奏曲，王廷熙的清聲集，盧也哥的征途上，蔡一木的民族之歌，馮白魯的囚徒之歌，羅念生的龍涎，方駱的春天……還有新詩庫的十本詩集，又關露的

太平洋上的歌聲，許幸之的大板井及詩人俱樂部國防詩歌叢書十冊，據說在本年底也都可以和我們見面的。其他，我沒有見到過或聽過的，不曉得還有許多；想來，今年的單行本詩集，總數不會在五本之下罷。

又詩歌的期刊，今年也顯得特別活躍。如詩歌生活，前奏，詩歌小品，詩歌，大晚報的半月詩歌，詩誌，新詩，中國詩歌……詩之葉以及其他忽隱忽現的小詩刊，真是無從計算起，也無從知道起。

對的，今年也是詩壇豐收的一年。然而結果呢？除開任鈞的諷刺詩集，冷熱集，艾青的大堰河，蒲風的生活，王亞平的十二月的風，溫流的我們的堡……等幾部還不錯以外，就很難說了。我們還是不能夠為自己袒護，說我們今年的詩壇不是豐收。

這原因，我想是這樣的：——

大部份前進的詩人，雖然能夠把握着現實，有一個進步的中心思想，但可惜死死地被政治底意德沃羅基所捉住，只有主義，而沒有才能，就是說，表現的技術太差。

另一部份忽視現實的詩人，根本就不在那裏玩「章句的魔術」，「吞吞吐吐」其辭，「朦朧」其意，「詩情」寄在「虛無縹渺」間，令人看了根本就懂。甚至有一小部份前進的詩人，也要受着這種魔術催眠，在那兒學習「吞吐」，「掩身法」，而美其名曰「詩要含蓄」。

上述這兩點，我認爲是詩壇永久在關豐災的最根本的原因。前者的詩，令人讀了覺得是拙劣幼稚的政論；後者的詩，令人聽了覺得是道士的咒語，根本就莫明其土地堂，在這裏，要找例證及其代表

人來，是不困難的，但現在且不管罷，在這裏我們（1）希望前進的詩人們時時記着：在把握政治底意德沃羅基之外，要努力於表現技術的獲得；（2）希望那些玩弄「章句的魔術」的詩人們，把「詩情」移向現實方面來，和時代的呼吸接近些。

然而不比年歲，詩壇的豐災畢竟要比饑荒好些。因為我們畢竟還能夠在氾濫的詩羣中找到一些確實有滋養的「精神上的食糧」來。況且，詩的氾濫，如果它的主潮是前進的，合乎歷史底進行曲的拍子的，即使大部分的空喊口號及幼稚的政論罷，在不把詩歌當爲「自我陶醉」的美酒看待的我們，不但不是詩壇的致命傷，反而是詩壇有着偉大底前途的預約。因為我們相信在氾濫中能夠慢慢地精練我們自己，把豐災的原因完全克服掉。在這個意義上，詩壇在一九三六年的豐災，倒是可樂觀的了。爲什麼且看：

## 二 國防詩歌的奔流

自從「國防文學」這一口號跟着現實情勢的要求被提出了以後，戲劇，電影，音樂的各藝術部門，也起着反應，凡屬文化工作的人，幾乎無一不集中到它的號召之下來，詩歌當然也不能例外，它高舉着「國防詩歌」的旗幟，跨着大步前進了。我們的詩人任鈞，在我歌唱——詩的宣言之中，明白地把詩人的任務吶喊出來：

我歌唱——

我是一口大鐘！



要用洪亮的聲響，

去喚醒沉迷中的大眾；

讓大家——

爲着自己，

爲着民族：

向前衝鋒！

……

在黃浦江之中，他便實踐着他的宣言，直截了當地喊道：

黃浦江哟！

難道這時間還不算悠長？

難道你還願意繼續當奴隸，

還不算算起來跟人家算總賬？

……

你被蹂躪壓迫已經將近一世紀了！

是的，在危機四伏的中國社會，在帝國主義的獠牙已經咬到我們的喉管來了的時候，除開想靠帝國主義喫殘剩的血肉，的漢奸之外，凡是中國人，誰不想站起來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殊死戰呢？號稱比常人敏感的詩人，這時候還能夠麻木在「自我表現」的酒壺裏，而不站在最前線吶喊，成爲抗敵的「一口大鐘」嗎？不能夠的。現實迫着我們的大小詩人，成爲民族解放戰的大小警鐘了。事實比什麼都雄辯。散見在各詩刊，各大小文藝雜誌，以及各種報屁股上的詩歌，可以說沒有一篇不是有關國防的吟唱，涉及民族解放鬪爭的題材的。像詩歌小品的創刊號，在它的發刊辭裏面，便這樣的宣言着：「……當這國情危重的時代，除了救亡的呼聲之外，我們也得去披露時代的苦悶……」這，可以說是一九三六年出現過的大小詩刊的代表底意見和要求，也就是一般的詩人們的意見和要求。

因此，無論是老的詩人，或是新的詩人，讓我們聽到的，都是憤激反抗之聲，看到的是剛強跳躍的字眼。什麼「悲愁」、「桃色」之類是幾乎絕跡了，在這裏，我想舉出一些隨手摘來的頗感動人的詩句。

……  
……  
……  
在未入畫之處，

有力的音節，力的旋律，

……  
……  
……  
外面打窗的風雨如此急驟，

我尙有何心緒唱那依戀之歌？

……  
……  
……  
一些不同的人團結在一起；  
心和心像鐵撞成的繩，

……  
……  
……  
狂風吹着每個人的衣角飄蕩，

……  
……  
……  
肌肉促緊了的拳頭，  
會向仇人襲擊。

（吳汶的自畫象）

……  
……  
……  
用咆哮來代替吟唱，  
使它與轟轟的雷聲應答；

（丁非的歌者）

……  
……  
……  
彷彿信仰的旗子在光天之下飄揚。

……  
……  
……  
揚着旌旗，夾着怒吼，  
從黑暗直奔到光明。

……  
……  
災難正威逼着苦難的人羣，  
也威逼着我熱血沸騰的心，

……  
……  
衝！

兄弟們，這就是那時光，

……  
……  
咱們不要老是在守備的防線呆怔，

……  
……  
毀去一條腿，  
還有一條腿，  
不算殘廢，

(亞丁的滿洲進行曲)

……  
……  
我誓把身手獻與時代的琴弦，  
在風雨裏奏出壯烈的歌音。

(王亞平的給母親)

……  
……  
殺出山口，  
免掉國亡。

脫去奴隸的鐵網！

(孟曉東的霧)

……  
……  
咱們不要把腦袋縮在塹壕的腰囊，

(石榆的咱們要衝出敵人的煙幕)

……  
……  
趁着還有一條腿，  
撕破牠的一張嘴，  
將我們的土地奪回。

(羅峯的偉大的紀念碑)

.....

你再是一座冰山似的壓下，

我們還是要種起滿地的綠芽。

你再是一萬巨艦把沿海鎖下，

我們的心却永不戴也戴上鐵枷，

我們死死咬着現實的邊緣，和春露一  
樣，

嚼着一種銘心的苦味，在苦味中生長

我們收了可恥的眼淚，

挺起腰，越過罪惡的橋，

在正義的光圈中，

.....

.....

.....

不怕你不再是驅狂馬的鋼蹄踏下，

我們的血肉更是一蹄一個花。

(李華飛的寄歌者)

.....

(柳倩的自己的歌)

燃起真理的火焰；

用我們堅強的血流，

換取自由的麵包。

(洪紹乘的遙遠的太陽和星星)

但，熱烘烘的，

我抓着自己信仰的一顆心

在含光而活潑的冷闇裏，

在悄無聲息的暴風雨之前，

.....

.....

我沒有喊，慷慨悲歌，

我以夜貓的蹄步，

在踏着被開拓的道路。

(林林的我曉得我)

盡是所謂「在風雨裏奏出壯烈的歌音，」真舉不勝舉了。從這些隨手的斷章取「句，」我們可曉得我們的一般詩人，是在怎樣地「收了可恥的眼淚，」怎樣地在帝國主義的蹂躪下要「一蹄一個火花。」這兒沒有嘆息，沒有懦弱；這兒只有吶喊，剛強，而且不是「慷慨悲歌，」從事空架的幻想；我們的詩人是在「咬着現實的邊緣」生長着，在「踏着被開拓的道路」的。我們雖有時也會聽到他們的咒咀之聲，然而這咒咀又是怎樣有力而且必要的呵。我們的詩人的咒咀，決不是那所謂「潑婦罵街」式的，也決不是絕望的；在我們的詩人的咒咀聲中，我們聽到正義的憤怒，那是有着光明，希望和進取的一面。譬如我們的詩人許幸之的萬里長城，在咒咀那「對於帝國主義者的野獸底侵略，」却失去了抵抗力，」而要像一條蚯蚓般地被制服的「懦怯的萬里長城」（封建勢力的象徵）之後，便要高唱：——

我們

已經清醒的人們，

要用人與人的力量，

築起來新的萬里長城！

.....

我們——

用鮮血舉起火焰，

我們——

用人與人連成一氣，

我們——

連成一條比你更長更大，

用人的生命鑄成的萬里長城！

是的，在我們的詩人中間，我們聽不到啾啾的哀訴之音，也看不到絕望的眼色了。他們有的是火，是力；沒有祈禱，只有搏鬥。不是嗎，連我們的老詩人穆木天，在流亡者的悲哀中悲嘆着——

可憐的落侶雁般地悲懷，

故園的烽火，更顯得我的空虛；

看見青年朋友，感到自己老了，

過到躍動的生命，覺得自己是刑餘。

到了時候，他也自會跟着躍動起來引吭高唱：

故鄉是在招呼着我們呀，

來呀，赴疆場去殺敵！

拋棄呀，電光棒，五花筒，流亡者的花槍！

歌唱呀，我們那裏有血淋淋的現實！

總之，一九三六年的詩壇，我們可以說是在「國防詩歌」這一面大旗的掩映之下，以現實主義的姿態出現，形成民族解放戰的最勇敢的一個支流，合着歷史底進行曲的拍子奔流着前進的。為此，像前面說過那樣，這一年來的詩壇雖然還是豐災，觀念化，標語口號式，幼稚的政論……等的詩歌還是占着最大的篇幅，然而却是可樂觀的。我們這樣說，並不是讚成標語口號……等的詩歌。相反地，我們應該努力把這些缺點克服掉。我們的詩歌，為着要大衆化，第一，需要「明白」，要令人一看，一聽就

懂，然而不要直截了當地把口號搬出來，這是太便宜的事，太偷懶了。我們有權利要求詩人們克苦一點，成爲最優秀的語言的技師，想出最經濟最確當的表現法，明白地，然而具象地，把應該讓大眾知道的觀念，把集體的情緒和要求歌唱出來。

在這裏，另一方面的流弊似乎也有提一提的必要。就是有一小部份進前的詩人，大概是因要避兔標語口號，政論化……等的毛病罷，反而跑進另一絕路——「含蓄」——「晦澀」——「神秘」裏頭去了。從前杜衡在題爲望舒草的一篇介紹文章裏面，曾經說過：「……一個人在夢裏洩漏自己底潛意識，在詩作裏洩漏隱秘的靈魂，然而也祇是像夢一般地朦朧的。從這種情境，我們體味到詩是一種吞吞吐吐的東西，術語的地來說，牠底動機是在於表現自己跟隱藏自己之間……作詩通行狂叫，直說，以坦白奔放爲標榜。我們對於這種傾向私心裏反叛着……」

當然，我們不曉得杜衡現在還抱着這樣的見解不是，但這種見解現在的確還殘存在一部份的詩人——甚至是前進的詩人的腦殼裏。「太明白了！」這是「含蓄派」（姑名之）的詩人們自從前到現在對新詩歌提出的抗議之聲。然而我們不怕明白，我們只怕概念化，我們須徹頭徹尾反對那些「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或專門在句讀間作「巧砌亂斷」的把戲，故弄玄虛的「含蓄」！總之，我們無條件地反對聽不懂甚至看百遍都不懂的所謂「含蓄」的詩；「含蓄」這是封建時代乃至神權時代的遺毒；是「狡猾」或「沒有把握」的別名！我們的時代需要明顯的呼聲，強烈的吶喊！「含蓄」！沉默最含蓄，不要吟咏，不要歌唱，便成爲絕吟絕唱，詩歌的登峯極造了！因此，與其是看不懂

的「含蓄」之類的詩，我們寧要明白的口號標語的詩。

最後，在國防詩歌的奔流之外，一九三六年的中國詩壇也看到了一羣「化石之魚」。這可以說是以戴望舒詩人爲代表，躲在神祕的角落裏歌咏些「眼之魔法」、「魚化石」、「薄怨」、「一天的彩繪」和「一串真珠似的幻想」……等的。在華北，綏東的風雲正緊，整個中華民族處在危亡的厄運中的現在，我們能夠看到這種新詩的期刊，真不能不說是奇蹟了。這種奇蹟我們要怎樣來解釋它呢？只好讓將來有機會再說罷。在這裏，我們只希望這個奇蹟早日消滅，讓「新詩」給我們聽到一點歷史的呼聲。而我們也相信，一定會這樣。

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五日。（光明二卷二號）

## 一九三六年的戲劇

——活時代的活紀錄——

### 一 新的出發

張庚

中國的新戲劇，隨着一般新文化，是當作民族的呼聲出現的。從文明戲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來，並且文明戲的歷史還告訴我們，戲劇一旦脫離了改革的，爲民族鬪爭的戰綫，它就會沒落，腐敗，成爲小市民的點綴品，失掉它的文化價值，失掉它的藝術性了。

在去年一年的戲劇中，我們看出了舞台藝術的進展。然而在這單獨的進展中，却包含了許多絕大的矛盾。劇本的缺乏，觀衆的稀少，都使我們看出這種技術的單獨進軍的危險。去年的戲劇，不能不



說是在苦悶中過去的。在戲劇工作者的腦子裏，有一個當時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投降觀衆的欣賞水準呢，還是滿足自己的藝術家的創作慾望呢？西歐文藝戲劇的上演，西歐電影演技向中國舞台上的運輸，的確是精妙的，在中國甚至可以說是卓絕的藝術，但是這些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它們的社會的意義，對於我們可憐的小市民的生活相差得竟是那麼遠。小市民只可以在下面的兩條路中受到感應：第一是從舊封建道德的觀點去看人生，這種戲劇如姊妹花，第二從進步的小市民的觀點去看人生或者從新的觀點去看小市民所熟習的事物。第一條是新的戲劇家無論如何不願走的路，而第二條是我們戲劇家在去年所沒有能力走的路。去年的戲劇家當作一個小有產知識份子的藝術家來開拓自己的工作，給少數的文化人演戲。然而在現階段文化基礎狹小的中國，他們不能不失敗了。

一九三六是一個劃時代的年頭，它來，不僅僅趕走了籠罩着戲劇界的自足的脫離羣衆的態度，而且也發動了更多的小市民參加到進步的文化工作，同時也是戲劇工作中來，即使是落後的階層，然而也站到抗敵救亡的單純目標之下來，向藝術，向文化要求着更切實，更現實，更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內容。小市民在一年來求知的可驚的高漲，絕對不是神蹟似的從一個先知的啓示中發生出來，他們是從生活中，從社會的政治的苦悶中，從生活問題與政治問題的整個苦悶中爆發出來的。他們思考着許多迫切的問題，想明瞭它，解答它，他們要從這裏得到一條路，新的路。那舊的路是他們一向生活過來，而現在，無論如何也通行不下去了的。

國防戲劇這口號的提出，就是受了這種實現的影響。然而我們不得不說，國防戲劇這口號並不是戲劇運動者首先把握住了。一九三六這個現實，計劃地行動地提出的，恰恰相反，甯可說是被動地受環境的推移才提出的。戲劇界一般，承接着一九三五年對於技術的偏愛，當年尾的救亡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正是欽差大臣第二次上演的時候，戲劇界對於救亡運動還沒有參加。然而不論怎樣，國防戲劇的口號終於提出來了。在救亡運動的中心產生了廣大的演劇要求。北平學生在鄉村中上演打回老家去才是真正國防戲劇的第一次演出。從此之後，各地廣汎地展開了救亡的戲劇公演。這種公演，雖然是簡陋草率，水準極低，然而它得着廣大羣衆的同情。我們應當說，這是一個戲劇上的新運動。它本身的價值不僅僅是在於鼓舞起羣衆的救亡情緒，而且刺激起了戲劇界的注意，使他們驚異於民衆對於戲劇的熱狂。

隨着來的，也是繼續着去年未曾解決的問題，乃是劇本荒。而且這問題到了今年更其迫切地要求着解決。身當其途的上海劇作者協會召集了討論會，訂出一個國防劇作的綱領，同時在生活知識一卷十期上出了一個專號。其中周錮鳴先生的民族危機與國防戲劇一文中所舉國防戲劇的內容和創作綱領六條，就是這次集議的結果。這個綱領大致包括的要點是反帝反漢奸，材料是現階段的國難事實，英勇的抗敵反漢奸的行動對於漢奸理論與行動的暴露批判，新聞事件的反映，外國的和歷史的民族抗戰事蹟，以及爲了澈底反帝故必須也應取材於反封建的故事等。這綱領，倒並非是先閉門送車地訂下了，然後強制着作家去執行的。它正是根據了當時的理解，對於劇作的客觀形式上

所可能並必要的幾個趨勢加以更明白的規定的。將近一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話劇腳本的創作差不多是沿着這個方向進行的。寫事件的如老王和他的同志們，寫新聞的如回聲，暴露的如漢奸的子孫，歷史的如賽金花，外國題材的如阿比西尼亞的母親，反封建的如別的苦女人，大半都是被廣汎地上演而且獲得了極大效果的。上演最多的，如漢奸的子孫，曾在上海宜興江北各地，桂林，漳州，廣州，長沙。其它像走私，東北之家，察東之夜，回聲，別的苦女人，秋陽也，廣汎地在南京，漢口，南昌，桂林以及上海有許多演出記錄。

劇作的產生，比之去年實在多得多了。提到這件事，我們不能忘記三個刊物，就是光明，生活，知識和讀書生活。從前一般文藝刊物對於劇本總是不大採用，但這三個刊物却大量的登載了。這工作並不是冒險和白費的，它們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對於戲劇運動的展開給了極大的幫助，大約的計算，今年劇作中有百分之六十是為救亡抗敵而寫的。而這些救亡戲劇的百分之五十七是登在這三個刊物上。

這些劇本中也有一部分是集體創作，多半是光明一個雜誌所刊登的。集體創作的發生，大致可以說是劇本荒的對策。發展的結果，發現這種方式有它的特長，可以克服個人作劇的許多弱點。第一，這樣的劇本，大概都可以保證上演；第二，不會發生奇異和錯誤的思想；第三，產生比較的快。同時，這也是一個創作的新階段，作家在集體創作中自然會磨鍊出純樸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和作風來。但目前的創作過程，還因了作家的個人主義狹小觀點沒有克服乾淨，所以還不能產生理想的作品。但我們

很可以相信，這種方法實在是作家訓練自己，並且用以訓練新作家的方法。

## 二 戲劇的巷戰

戲劇新形勢的展開是依憑着救亡運動，同時救亡運動的發展中也很自然地把戲劇當作了它的武器。因為這種相互的原因，才使戲劇遭遇了極困難的境遇，不斷地，一天一天地更其跑到救亡的前綫去，更其與羣衆不可分離地打成一片了。在每一個學校裏，在職業團體裏，在許多社會陰暗的角落裏，在邊遠的省區，在閉塞的鄉村城鎮裏，劇像春雨後的筍尖一樣地迸發出來了。許多刊物的編輯部都從各處收到他們上演的報告，甚至還有從困苦艱難中奮鬥的經過。他們也有勝利，失敗，被解散，被扶助，他們的工作和真正抗敵的工作除了方式不同之外，並沒有兩樣。他們中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九，全認清了戲劇是救亡的利器而工作着。在漳州清浦松江這些戲團遭受着拘捕，解散和毆打的待遇，然而在任何地方他們受到民衆廣大的熱烈的歡迎，這沒有別的原因，簡單地爲了他們所演的戲的內容正是每個民衆心裏所要說的話。

因爲非專門的人利用戲劇在救亡運動中盡了如許大的責任，專門弄戲劇的就隨之而起來從事國防演劇的工作了。當然，他們的出動比之前者散漫的工作是更有力量的。實驗小劇場第一次（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新光大戲院的演出，號召了一千多的觀衆，使得戲院裏上下客滿了。雖然節目的三個戲中，只有一個是以反漢奸爲題材的戲劇，但已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這注意不僅是熱烈的同情者，也還有憎恨者。因之在第二次公演（六月十四日）之時，就以劇本未經通過的理由在上

演中途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迫令停演。當觀眾聽到停演的消息之時，沒有一個人不憤怒到極點。事後中外大小報紙上登載關於禁演的消息和評論，指斥工部局這種無理行為。然而相隔不過兩天，螞蟻劇團又以「違章」再被禁演。

這兩次的事件雖然是劇團失敗了，但從此使每個戲劇工作者，每個觀眾更清楚地看到了戲劇是一種多麼有力的組織救亡羣衆的武器，同時也更加深一層地明白了誰是迫害青年中國的新文化的人，而且更使從事戲劇的人知道了一件事，要發展中國高度的戲劇藝術，決不是滿足在自己欣賞自己陶醉的圈子中可能成功的。即使是戲劇家，也要爲民族獨立自由而奮鬥，他的命運是和整個民族的命運分不開的。

從這兩次事件之後，戲劇公演是更加困難而更加多了。在小小的會場裏，在學校裏，在各種狹小的地方，上演了很好的劇本和獲得了優良的效果。戲劇在這時候是更加深入到救國工作的中心，據報紙所載，在農村和工廠裏，常常一次獲得了四五千人的觀眾。

在這之後，還有中國旅行劇團的公演。這次公演的重要性，乃是它的上演節目和第一次在上海的上演節目大不相同，以弱小民族反抗外族壓迫爲題材的祖國是被採用了。這雖是一個法國的歷史故事，雖然以外國服裝來上演，可是對於觀眾，對於「中旅」本身都不是沒有意義的事。從梅蘿香到祖國這是一個可喜的進步，這是衆多有力的輿論的結果。「中旅」在職業化的艱苦奮鬥中，居然勇敢地向着戲劇的救亡運動走了一步，這不僅僅是一個喜訊，而且也是一個勝利。

### 三 把視野放寬了

當戲劇正在爲救亡運動熱衷工作着的時候，文學上正在作着激烈的論爭。在論爭中，對於過去的行幫主義和關門主義作了深刻的批評。這雖是文學一方面的爭論，然而戲劇也同樣在新的形勢之下，說着文學的錯誤的，同時也可以使戲劇界作深刻的反省。

新文化運動下的戲劇，向來只局守着話劇這一個小城堡，在這城堡之外，皮簧戲擁有廣大的觀眾。它用它的封建毒素不斷地注入觀眾的頭腦裏，還有各種地方戲，神祕觀念極重的高腔，雖然潑刺，却正在被封建觀念侵蝕着的蹦蹦戲，還有許多別的戲，其中也正有因爲國難的嚴重而自然地激起了愛國心，自動地演着富有民族意義的故事的——這些，在過去，一向被新文化的圈子所認爲化外，從不理睬的，這時對於它們也有了相當的注意。

去年也曾有人爲舊戲的改革問題爭論過，但那只是關於技巧的，而且有着許多奇特的論調。比方王泊生的新歌劇論，王文顯的舊戲不能改動，應當保存，當作古董論等等。不是把舊戲看做國寶，就是把它的改革當作奇蹟。在今年，便進了一步，不止空泛地談改革，並且還分析了它的歷史和它的前途，剝掉了王泊生式的神祕觀點和王文顯的寶貝觀點，知道舊戲本來隨着時代變遷，現在又隨着時代在沒落，不但可以改革，而且也應當改革。

改革並不是做成了一個好好的模型，把舊戲熟麵似的按進去的，戲劇的改革，也和政治經濟的改革一樣，有它的契機的。而在目前，就是契機的開始。明末遺恨的出演，同時封神榜也在一本二本地

上演，這正表現這舊戲藝人的苦悶和彷徨。戲劇運動者應當在這時候看清，舊戲目前有着兩條路，腐爛和改革，也就是爲封建勢力做麻醉的工具和爲民族自由而奮鬥。

各種地方戲也正在危機的交切點上站立着。腐爛的皮簧戲正在向它們侵蝕。毒菌飛快地蕃殖着。富於社會性正義感的貧女淚已經由爲封建說教的好姨太太代替了，白玉霜也正改演才子佳人的西廂記。在這些地方戲中間的問題是：如果不意識地去做改革工作，它們也會滑稽而又可悲地重複一次皮簧戲的腐爛。

我在前面提及過各種戲都有它特定的觀衆，在另外一個地方我也會說過，在救亡運動中，戲劇上的救亡工作決不是話劇可以一手包辦的。一定階層的人，還須一定階層的藝術去說服他們。我們口裏說着戲劇界的聯合救亡，實際上並不去從事各種戲的改革，實在還是放棄了大多的戲劇羣衆。戲劇界雖然不會意識地犯着關門主義的錯誤，可是並沒有盡力號召，那是顯然的。關於舊戲的問題決不應當談談改革就完了，應當實際地做。今年對於舊戲的看法和議論已經比去年有了許多的進步，希望明年能夠是實踐的年頭。

#### 四 生活的更其生活的

綜觀一年來的戲劇，比起去年來步武是堅實得多了。但是拿它比一比我們這時代，就是說，時代對於它所要求的和它自己供獻的是不是相稱呢？那就只能回答說，相差得很遠。上海戲劇聯誼社曾經有過一次關於話劇大衆化的座談會，結論的一個是，要廣大地獲得觀衆，無疑地，劇作家應當更其

## 現實地創作劇本。

我們不能說，我們的劇作家沒有走着現實主義的路；他們是努力在現實主義的原則之下推進。一年來的劇作，以農村，都市，抗敵救亡，工人生活等做題材，全都希望自己能夠更真實地表現這時代的一方面，每個劇作家全懂得現實主義是最偉大的武器和方法。然而他們的劇作仍然和實際的生活有很大的距離。

宋之的先生，他是一個極優秀的劇作家，他也是努力於使他的劇作成爲獲得巨大社會影響的企圖者之一。他用極活潑而口號化的筆調寫了三幕劇罪犯。章泯先生是舞台技巧純熟的導演，他的劇作沒有一個不是可以獲得很好舞台效果的，獨幕劇東北之家和村中之夜，可以說是他今年的代表作。尤兢先生，熱情的劇作家，劇作產量極豐富的一位，最迅速地反映了活的歷史的回聲，和他執筆的集體創作漢奸的子孫，曾經被普遍地上演。陳白塵先生，很努力地在做巨大的工作，寫了歷史劇石達開的末路和諷刺劇恭喜發財。荒煤先生，雖然僅僅寫了一個劇本黎明，却獲得了廣訊好評。崔嵬先生，以豐富的正義感寫了工人之家。那樣的劇本——這麼多聰明的頭腦，這麼多技靈活的手筆，寫出了這麼多努力於現實反映的劇本，但是，却不能緊密地和觀衆連繫起來，那問題是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是不是這中間存在着一個這樣的矛盾，劇作家們的社會認識和他們的實際生活相隔很遠呢？這是可能的，而且恐怕對於大多數的作者是實情。這時代的知識份子，從正義感出發，在理論上抱着



社會改革的心思，然而生活的豐富却是沒有，生活是書案，書齋，朋友和家庭的閑談，文藝界同人的往來，編輯室，書店，就是這樣，因之他們所寫的工人生活，除了報紙上或從朋友那裏聽來的之外，發展的部分就不能不是根據自己的生活所作的推論，也就是自己生活的延長了。

在過去，文藝上曾經大聲疾呼克服口號標語主義和臉譜主義，這事已經過去了，這種錯誤也漸漸銷除了。但到現在，起來了新的錯誤。人們在技巧上已經知道怎樣把標語口號化為更具體的言辭，把臉譜化為性格，但是在克服標語口號主義之時所提出的「手觸生活」這條大路還是很少被注意，被行走。人天天練習文字，技巧是可以進步的，口號標語主義之成為過去不過是表面上的，技術上的，實則它們正化裝成更新的樣式出現，這仍是口號標語，不過不是共通幾句口號，而是依據各人的文字修養改裝了的口號而已。對於實生活的隔離，還是和口號標語主義的五十步百步之比。

這裏可舉出一個極端的例，曹馬先生的新作日出。曹先生是一個文字技巧極好而舞台經驗豐富的劇作家。曾經以深入生活裏層的雷雨獲得了多數的觀眾。但這日出凡是了解上海都市生活的人，都認為它不真實，許多地方近於幻想。潘月亭這種人物並不是實際存在的，上海都市流氓資本家，只是由道聽塗說加上想像而構成的人物。李石清這樣的銀行秘書和他的太太那樣的人物，在人格上不是沒有，但在遭遇的事件上恐怕決不會如此的。對於銀行這類地方的辦事員，生活到底如何，觀念如何，所接觸的社會圈是怎樣的，恐怕曹先生不是深深地了解的，像了解魯貴或周萍一樣罷。這不過是一個證明表示技巧的問題，克服不了創作問題上根本的矛盾。

有一些人悲觀，以為小市民和工人的欣賞能力是宿命的。如果不是低級趣味，永遠也沒有把高尚藝術打進他們中間的可能。這並不是真實的。我會經有一次被人邀去看工人自己演戲。劇本是姚時曉先生的別的苦女人。我所驚異的並不是他們的演技卓越，不下於專門的戲劇團體，倒是觀眾感動的程度之深。當那位妹妹決然反抗做巡捕的父親而脫離家庭的時候，觀眾的反應並不是鼓掌，倒是哭泣。我知道，關於救國和婚姻問題受家庭的掛制幾乎是每個女工自身痛感到的。她們為什麼會不哭泣呢？況且姚先生這個劇本中的女英雄實在是一個凡人。有缺點，有血肉，有情感，可以說是現在一般進步女工的典型，也可以說這個在舞台上出現的人，正是女觀眾每個人自己。眼看着自己的悲劇在舞台上重現，在她們自己的心中，能夠不起波瀾嗎？這戲劇中的最後出走，一定有力地給了她們一個行動的啓示。

姚先生並不是一個熟練的劇作家，他的文字在許多地方甚至還很幼稚。但聽說他是一個社會上的生產者，每日生活在實際生活的中心，他所寫出來的也許正是他所痛感到的。以熱情來抒寫自己切身的感覺，能不真實嗎？

劇作家們的眼睛本來是尖銳的，只看如何去使用，記得一個蘇聯諷刺畫家會經為各時代的文學家畫過幾幅漫畫。畫苦悶時代的作家是一個瘦瘦的人，雙手捧着頭坐在桌子前面狂想；畫新俄的作家是爬在煙囪上笑嘻嘻地一面望，一面記錄。中國雖然還是在苦悶時代，却希望作家們快快爬上煙囪去。

## 五 爲無盡的未來的人們播種

結束今年年尾的，是盛大的兩件大事。其一是賽金花的公演，另一是大晚報兒童週刊舉辦的童友會公演。

賽金花的公演固然是今年戲劇界的一件大事，即是賽金花這劇本在今年產生也是一件大事。話劇要在衆多的小市民中間建立基礎，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寫他們切身的的生活，一條是從新的觀點去寫歷史故事。第二條路的基礎是建立在這樣的情形上：一個國家的歷史，對於國民，尤其是對於小市民留着深刻的記憶。對於這些歷史事件，小市民也有他們的批判，假使沒有受過封建勢力武斷宣傳，那末他們的批判是不會十分惡劣的。如果從新由進步的觀點加以批判，對於他們只是次於本身生活地對之熱衷的。夏衍先生的賽金花就擔負了這個任務而出現在今年的劇壇上。這次上演，連續了二十二場的滿座，哄動了上海從文化界一直到最落後的小商人，這決不是偶然的。對於這次演出，我們應當看做是話劇爭取廣大觀衆的成功，也應當把它當作一個保貴的經驗，一個發現出來的話劇的路綫而繼續工作。同時，對於這次公演我們也應當看做是奮鬥的一個勝利。在今年這樣的話劇多災多難的年頭，居然能在最後上演了本年最光輝劇作，獲得了三萬左右的觀衆，實在是給本年下了一個勝利的結論。預示話劇將來會有數不清的觀衆。

大晚報兒童週刊主辦的公演，雖然還是未來的事，但是如果沒有工部局的麻煩，也許早已演過了。聽說現在正在排練中。許幸之先生的劇本古廟鐘聲已經讀過了，雖然覺得並不是理想的兒童劇。

本但在最後一課（也是許先生所作）也不被通過的現在，也只有艱難地做下去了。這次公演的成績如何，雖還不知道，但是正式公演兒童劇，據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我們應當把這回事看做兒童劇的開始。這不是一件小事，兒童是繼續在我們之後來為民族作鬥爭的。我們民族解放的鬥爭決不是一朝一夕，一月，一年可以完成的，艱苦的日月，在後面等着我們的堅毅的戰士。應當加緊對於兒童的教育，用各種手段，戲劇也是其中之一。

這兩件事給我們做了很好的提示。我們應當準備着無盡的為未來的人們廣播的文化種子，等候着一九三七年向全國的土地裏撒去。讓它們深深養育在地裏，然後發出青苗，結出黃金的穀子來。

十一月三十日（光明二卷二號）

呂驥

## 偉大而貧弱的歌聲

——一九三六年的音樂運動的結算

在隨着北平學生運動成為全國一致的救亡運動當中，中國新音樂運動意識地開始了它底新活動。為民族解放而鬥爭是現代中國文化的特色，也是今年的新音樂運動之主要內容；過去的新音樂活動雖然也具有這特質，却沒有這麼鮮明。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它底戰關性，不祇因為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以及其它國際歌曲在各地實際上組織了爭取民族生存的戰關，而音樂會的開唱，也真是憑着民衆底偉大戰關力量才得實現的。雜誌上發表歌曲，播音團體播送歌曲常常遇到一些意外的阻礙，這就足夠說明這些音樂底內容和它底力量。

所有這些事實都不是去年所能看到的，自然這些事實之形成主要地是由於敵人侵略之激化，和反X情緒之一般地高漲所致，然主觀能力之增加却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總之，不論就事實之發展和音樂作品本身說，我們都認為較之去年有顯著的進步。

雖然到今天我們也還看到有人懷疑新音樂之前途，並且以為一般人對新音樂之估價過高，更至於以為這種音樂祇是一種具有教育意義的民衆音樂，而另外還存在着一種稱爲純正藝術的音樂。這無疑地是從一種機械論的觀點所得的結論。實際上我們並不否認過去中國音樂和西洋音樂之歷史價值，祇不過就新音樂對於目前社會之意義，和它底廣大的前途而給它以應得的地位而已。自然新音樂也還得從我們自己底或西洋音樂去學習，目前也還祇有着極低的成就。不過它決不會永遠停留在這階段上是可斷言的。

我們底敵人却看得很明白，他們深知新音樂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和組織能力，他們認為如果不在它還未長成之時給以極大的打擊，是不會致它於死命的，要是它既已長成以後，它會喚醒全國的民衆，教育着他們，組織起頑強的反抗隊伍，那對於他們是太不利了。所以在過去一年中，他們以各種巧妙的手段，儘可能地直接或間接地取締或禁止新的音樂之演奏、播音和出版。

另一方面，他們也還以更毒辣的手段，假藉文化提攜之名，要求我國政府命令各學校歌唱專爲麻醉我們民衆而作的所謂太亞細亞讚歌，更以虛僞的榮譽獎勵我國作曲家離開現實的主題如潯陽漁火之類的作品。雖然他們不惜過度地稱頌說潯陽漁火好到簡直可以擠入歐西最高藝術作品

之列，爲東方文化生色不少；但在我們看來，祇不過是他們底一種鬼域伎倆而已。要是中國作曲家眞正產生了忠於自己民族的戰鬥的新的偉大作品，怕不僅不能在他們自己底巢穴裏演奏，就在我們自己國土上演奏，許也將同樣地要遭受禁止吧。

雖然在敵人千方百計，威脅利誘，直接簡接取締禁止之下，新的音樂運動還是以神奇的力量獲得了驚人的開展，經無數作爲戰士的新音樂底工作者與愛好者的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結成了堅固的國際音樂陣線。那被他們認爲在文化上具有偉大意義的大亞細亞讚歌並沒有震動過我們底耳膜。潯陽漁火大概也因爲曲高和寡，並不能在我們底國土上獲得一個知音，恐怕也祇能產生於異國的樂土上吧；而我們却祇能產生一些作爲七首的短小的一二八，三一八，五卅等紀念歌曲。

八月間，擁有將近一千多會員的民衆歌詠會在種種原因之下被迫解散，不能不說是新音樂運動遭遇到的一個嚴重的打擊，然而新音樂運動却並不會因此停頓，這祇要舉出各地民衆音樂運動之興起，上海市民，學生，店員，工人，農民，婦女，兒童唱歌團體之組成的這些事實就可以證明。新的音樂運動不僅沒有蒙受到損失，反而因着形式之改變，更普遍地開展了，最近各唱歌團體內與團體間舉行的技術競賽指揮和唱歌技藝研究會的成立，更說明了新音樂運動在目前有着如何高速的進展，因爲祇有社會要求提高以後，才有要求較高技術的需要，而較高的技術自然會獲得更大的效果。而現實主義的指揮法和唱歌方法之建立正是針對着目前技術上的缺點的非常有意義的提示。

隨着唱歌運動之開展，新的歌曲作者自然活動了起來，在這一年中我們不僅看到許多舊人底

作品更發現不少新作家的作品，更使人興奮的是在許多有力的作品當中，新作家的作品幾乎佔有二分之一的比數。在這些新的作品當中，如救亡進行曲、中國你還不怒吼，不僅具有極熱烈極誠摯的情感，就在技術上也是非常優秀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新樂壇上是有着多少已經認清了他們底責任的歌曲作者在刻苦地學習工作。這決不是那些自命為音樂天才或逃避現實的宥於舊的世界觀之中的人們所能做到的。雖然從這些新的作品當中看出它底作者還缺少豐富的生活經驗，對於主題之把握和處理，表現的方法還沒有十分把握，這是不難從生活中工作中獲得的。

在這一年中，我們原有的歌曲作者似乎並沒有作成如何驚人的成績，雖然在上半年大家都很有活動，一到下半年就不知為什麼消沉了下來，尤其是近一兩個月來，我們簡直沒有看到幾個反映遠事變的歌曲，就在抵私運動當中也沒有產生過有力的作品。雖然救國軍歌和民衆救國歌都是產生於下半年，可是跟目前嚴重的形勢對照起來，我們就會覺得這是不夠的。

在新歌曲創作活動上，除了數量太少是個很顯然的缺憾以外，歌曲本身所有的缺點也頗不少。一般地說，歌辭常不免概念化、公式化，不能根植於生活中；而形式之疏忽，流於累贅冗長，這缺點是祇要拿其他各國新歌曲底歌辭比較一下就很顯然。而樂曲之趨於口號化，也是很明顯的事實。如中華民族不會亡，可是我問你，結果是枯燥無味，這可說是新音樂的最大缺點，需要作曲者以最大的自省與努力來克服的。另一方面如迷途的羔羊主題歌所表現的感傷主義，也決不是新音樂所需要的。因為它不僅沒有培養唱者和聽衆之奮鬥的情緒，反而使唱的人和聽的人迷惑了，在它底感傷之中而

不能自拔。有一種與此相反的傾向便是見之於扮禾歌中的自然主義，它是以民歌所特有的一種由聲音構成的自然主義的美把聽衆和歌唱者引導入一種非現實的境界中去，享受着作者所追求所創造的美，這自然也是爲新音樂作者所不應當選取的一種方法。現實主義的新音樂應當指出現實社會生活的真實狀態，並且肯定地指出可樂觀的前途，使唱的人和聽衆明白他們應走的道路，快樂地一齊走上前去。自然，我們也決不是勸新歌曲作者去模倣任何過去的偉大作家底作品如從最近幾張影片中聽到的歌曲那樣。我們應當學習過去一切偉大的作品所有的優點，這是爲了要創作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新的作品。

我們底新樂壇雖然有了從事學術研究的歌曲作者協會之組織，却沒有把我們底歌曲作者引導到一個平坦的大路上去，或者幫助他們克服這些嚴重的錯誤和缺點，反而一聲不響地任它們留存發展了下來，不能不說是很大的憾事，可怕的羞恥。可喜的是最近又有了一個新的歌曲研究會之產生，據說他們是在刻苦地研究，學習，我們希望他們能一掃歌曲作者協會這種容忍的風習，能更實際地從事研究並且創作出更多有力的國防歌曲作品來。

在素被鄙視的遊戲場的小調歌者和無線電台滑稽播音，在這一年中由於客觀形勢之轉變，他們在題材的選取上也改變了過去的眼光，儘可能地抓取了國防的主題。最著名的如劉春山的被禁的一二八滬戰和不時被聽衆要求唱的義勇軍，甚至於像女招待這樣的日常生活題材也被他唱得和抗×有關了。記得在最後一段，他指出了不要把眼光祇注視着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如性愛問題等，



因而瞞意氣，自相格殺，應當看清當前時局的嚴重性，放下私人意氣，共同從事抗敵。自然在他所唱的滑稽小曲中爲了要獲得廣大的聽衆，不免還有一些足以減低效果的噱頭，要是能夠除去，效果一定更好，價值也更高。此外，如一般唱小曲者，通常也在他們所有舊材料當中加上了一些具有教育意義的新歌曲作品。這些難得的有正義感的民衆藝術家的功績，在救亡運動當中是不可忽視的，因爲一般遊遊戲場的民衆是爲一般所謂文化人所鄙棄的，而他們却正是從時調、滑稽小曲中接受教育。

當四月間提出國防音樂之時，同時就有人提到了改編方言小調這問題，到現在我們還祇看到援綏五更調、工人自嘆、彈詞國難記開篇等適用於少數地方的少數作品，無疑地這一年當中在這一方面留下了難以填補的空白。

所有表現於各方面的錯誤和缺點，都說明了理論建設之不夠。自然，這是由於大家過去還沒有這種要求之故，所以一晌被忽視了；可是當實踐走到需要理論來指導的時候，就不免忙亂了起來。最近在本刊一卷十一號上所看到的沙梅先生的新型音樂的體認，就是這現象之最好的說明。

新音樂的理論建立之開始，遠在前年穆華先生和汀石先生的一場筆戰，自然那時候的理論是粗疏極了。不過在那場筆戰中，穆華先生已提出了他對於過去西洋音樂的認識和建設中國新音樂的意見。去年一年在理論方面是沉默着，沒有什麼論爭，也沒有積極的建設文字。今年一開頭就在生活知識上看到一些零碎的關於新音樂的短論，在到四月間「國際文學」「國際戲劇」討論，爭辯開始後，作爲新音樂之中心問題的國防音樂問題才開始被理論地提出討論了。後來在讀書生活上

也有一篇關於國防音樂的文字，光明也發表了兩篇關於新音樂的論文，雖然表面上比較去年熱鬧一點，實際上這是貧弱得可憐，粗疏得可憐，實在說不上有系統的理论。

表現在沙梅先生那篇文字中的錯誤和缺點更使我們覺得遺憾，這錯誤我們在任光先生底近作如迷途的羔羊之配音樂和狼山謠，沈星海先生最近作的一些抒情歌曲當中，也找到同樣的反映，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這裏我們不能詳細論列，祇能作一簡單的批判。

顯然地，沙梅先生所說及的意大利的魯索羅的管弦音樂，就是音樂中達達主義的產物，而克里斯頓底鋼琴曲也祇是在 A. Schornberg 影響之下的超現實主義的無調性音樂。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把作爲古典主義，浪漫主義以及表現主義之反動的超現實主義的新音樂跟現實主義的新音樂混爲一談，而不加以辨別。雖然我們反對過去一切的創作方法，却不能因此不加思考地接受任何新的創作方法，如向堡爾格所提倡的超現實主義的或魯索羅所提倡的達達主義的創作方法。

沙梅先生還有一個嚴重的錯誤是把新的音樂監禁到一個非常狹小的牢籠中去了，這不僅把新音樂活動範圍取消地縮小了，同時也把新音樂底內容簡單化了，和對於舊音樂的戰鬪原始化了。這是非常危險的，要是我們不突破沙梅先生所加給新音樂的桎梏，新音樂將不到明天就要戰敗，死亡了。

前述的任光先生和沈星海先生底那些作品就是這一錯誤的理論之形象的表現，我們不僅在歐美資本主義音樂作品中找到同樣的例證，就在蘇聯也出現過這樣的事實，真理報社論給予他們

底作曲家 Shostakovich 的批評和劇作家 Olesha 等人底論形式主義，正是他們對於這一傾向的批判和檢討。

我們並不反對新音樂作家用新材料通過新的創作方法去創造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新的作品，可是我們反對以左傾幼稚的混亂來代替現實的人類的音樂。我們並不反對新的和聲之創造，但我們應當是誠摯的，必需採用對於我們自己極其自然而且要為我們底聽衆所能懂得的語言。（和聲）如 A. E. HULL 在近代和聲學裏所說的那樣。

無論在理論上，創作上或民衆音樂推進上，我們都沒有精練的強有力的戰士，而祇讓那些幼稚的學徒在工作。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廣州音樂院和其它美術專門學校的音樂系教授和學生在這一年中一直是保持着鎮靜沉默的態度。作為國內唯一有力的音樂雜誌音樂教育也不會從事對於中國的新音樂運動應有的努力和工作。倒是一些一般的刊物如生活知識、讀書、生活、永生、和文藝刊物光明等給了新音樂運動以不少的幫助，尤其是前者的國防音樂特輯之刊出，更給了國防音樂運動以不小的推動。而最近中蘇文化的蘇聯文藝上形式主義論戰的特輯和女青年上 H. Eisler 底音樂底危機一文之介紹，在理論上對於中國新音樂的建設也有很大的幫助。

站在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的分水嶺上，我們看到昨天的工作貧弱得如何可憐，可是我們相信那不是徒然的，至少我們已經意識地開始走上了我們自己底道路。明天的戰鬥雖然要更甚於昨天一百倍，我們也決不氣餒，因為我們已經明白我們底命運，祇有在艱苦的戰鬥裏才能獲得更頑強

的生命。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徒然把一切美夢放在縹渺的未來；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準備着自己底能力來參加明天的戰鬥，即使我們今天祇有着貧弱的歌聲，却堅決地相信明天會有着健康的偉大的音樂震動着世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光明二卷二號）

## 附錄二：哀悼魯迅先生特輯

死

魯迅

當印造凱綏·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畫的選集時，曾請史沫德黎（A. Smet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為這請得非常合適，因為她們倆原極熟識的。不久做來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譯出，現已登在選集上。其中有這樣的文字：

「許多年來，凱綏·珂勒惠支——她從沒有一次利用過贈授給她的頭銜——作了大量的畫稿，速寫，鉛筆作的和鋼筆作的速寫，木刻，銅刻。把這些來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題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題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愛，母性的保障，救濟，以及死。而籠照於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難的，悲劇的，以及保護被壓迫者深切熱情的意識。

「有一次我問她：『從前你用反抗的主題，但是現在你好像很有點拋不開死這觀念。這是爲什麼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語調，她回答道：『也許因爲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時看到這裏，就想了一想。算起來，她用「死」來做畫材的時候，是一九一〇年頃；這時她不過四十三四歲。我今年的這「想了一想」，當然和年紀有關，但回憶十餘年前，對於死却還沒有感到這麼深切。大約我們的生死久已被人們隨意處置，認為無足重輕，所以自己也看得隨便，不像歐洲人那樣的認真了。有些外國人說，中國人最怕死。這其實是不確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則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後的狀態，更助成了對於死的隨便。誰都知道，我們中國人是相信有鬼（近時或謂之「靈魂」）的，既有鬼，則死掉之後，雖然已不是人，却還不失爲鬼，總還不算是一無所有。不過設想中的做鬼的久暫，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貧富而不同。窮人們是大抵以爲死後就去輪迴的，根源出於佛教。佛教所說的輪迴，當然手續繁重，並不這麼簡單，但窮人往往無學，所以不明白。這就是使死罪犯人綁赴法場時，大叫「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面無懼色的原因。況且相傳鬼的衣服，是和臨終時一樣的，窮人無好衣裳，做了鬼也決不怎麼體面，實在遠不如立刻投胎，化爲赤條條的嬰兒的上算。我們會見誰家生了小孩，胎裏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麼從來沒有。這就好，從新來過。也許有人要問，既然相信輪迴，那就說不定來生會墮入更窮苦的景況，或者簡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們是並不這樣想的，他們確信自己並未造出該入畜生道的罪孽，他們從來沒有能墮畜生道的地位、權勢和金錢。

然而有着地位、權勢和金錢的人，却又並不覺得該墮畜生道；他們倒一面化爲居士，準備成佛，一

面自然也主張讀經復古，兼做聖賢。他們像活着時候的超出人理一樣，自以為死後也超出了輪迴的。至於小有金錢的人，則雖然也不覺得該受輪迴，但此外也別無雄才大略，只豫備安心做鬼，所以年紀一到五十上下，就給自己尋葬地，合壽材，又燒紙錠，先在冥中存儲，生下子孫，每年可喫羹飯。這實在比做人還享福。假使我現在已經是鬼，在陽間又有好子孫，那麼，又何必零星賣稿，或向北新書局去算賬呢，只要很閒適的躺在楠木或陰沈木的棺材裏，逢年逢節，就自有一桌饌和一堆國幣擺在眼前了，豈不快哉！

就大體而言，除極富貴者和冥律無關外，大抵窮人利於立即投胎，小康者利於長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為鬼的生活（這兩字大有語病，但我想不出適當的名詞來）就是他還未過厭的人的生活的連續。陰間當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極其嚴厲，公平，但對於他獨獨頗肯通融，也會收點禮物，恰如人間的好官一樣。

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三十年前學醫的時候，曾經研究過靈魂的有無，結果是不知道，又研究過死亡是否苦痛，結果是不一律，後來也不再深究，忘記了。近十年中，有時也爲了朋友的死，寫點文章，不過好像並不想到自己。這兩年來病特別多，一病也比較的長久，這才往往記起了年齡，自然，一面也爲了有些作者們筆下的好意的或是惡意的不斷的提示。

從去年起，每當病後休養，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體力恢復後應該動手的事情；做什麼文章，

翻譯或印行什麼書籍。想定之後，就結束道：就是這樣罷——但要趕快做。這「要趕快做」的想頭，是爲先前所沒有的，就因爲在不知不覺中，記得了自己的年齡。却從來沒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這才分明的引起關於死的豫想來。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樣，一任着日本的S醫師的診治的。他雖不是肺病專家，然而年紀大，經驗多，從習醫的時期說，是我的前輩，又極熟識，肯說話。自然，醫師對於病人，縱使怎樣熟識，說話是還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經給了我兩三回警告，不過我仍然不以爲意，也沒有轉告別人。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爲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爲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却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我並不怎麼介意於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響，日夜躺着，無力談話，無力看書，連報紙也拿不動，又未曾鍊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從此竟有時要想到「死」了。不過所想的也並非「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或者怎樣久住在楠木棺材裏之類，而是臨終之前的瑣事，在這時候，我才確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無鬼的。我只想到過寫遺囑，以爲我倘會貴爲官保，富有千萬，兒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寫好遺囑了，現在却誰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張罷。當時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寫

給親屬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却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還有，現在忘記了。只還記得在發熱時，又會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但這儀式並未舉行，遺囑也沒有寫，不過默默的輪着，有時還發生更切迫的思想：原來這樣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並不苦痛；但是，臨終的一刹那，也許並不這樣的罷；然而，一世只有一次，無論怎樣，總是受得了的……後來，却有了轉機，好起來了。到現在，我想，這些大約並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連這些想頭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 最後的一天

景宋

今年的一整個夏天，正是魯迅先生被病纏繞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光，許多愛護他的人，都爲了這個消息着急。然而病狀有些好起來了。在那個時候，他說出一個夢：「他走出去，看見兩旁埋伏着兩個人，打算給他攻擊。他想：你們要當着我生病的時候攻擊我嗎？不要緊！我身邊還有匕首呢，投出去，擲在敵人身上。」

夢後不久，病更減輕了。一切惡的徵候都逐漸消滅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時，可以有力氣拔出身邊的匕首投向敵人，——用筆端衝倒一切，——還可以看到電影，生活生活。我們戰勝「死神」。在謳歌，在歡愉，生的欣喜佈在每一個友朋的心坎中，每一個事臨的愛護他的人的顏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樣。他與我們同在一起奮鬥，向一切惡勢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還續寫「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尙未發表。）一文的中段。（他沒有料到這是最後的工作，他原稿壓在桌子上，預備稍緩再執筆。）午後，他願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樓下，見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時外面正有些風，但他已決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後，是很難勸止的。不過我姑且留難他，我說：「衣裳穿夠了嗎？」他探手摩摩裏面穿了絨線背心說：「夠了。」我又說：「車錢帶了沒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來天已不早了，隨便談談，傍晚時建人先生也來了。精神甚好，談至十一時，建人先生纔走。到十二時，我急急整理臥具，催促他，警告他，時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說：「我再抽一支烟，你先

睡吧。」

等他到床上來，看看鐘，已經一時了。二時他會起來小解，人還好好的。再睡下，三時半，見他坐起來，我也坐起來。細察他呼吸有些異常，似氣喘初發的樣子。後來繼以咳嗽，咳嗽困難，兼之氣喘更加厲害。他告訴我：「兩點起來過就覺睡眠不好，做惡夢。」那時正在深夜，請醫生是不方便的，而且這回氣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覺得比前二次厲害。爲了減輕痛苦起見，我把自已購置在家裏的「忽蘇爾」氣喘藥拿出來看，說明書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臟性氣喘也可以服。並且說明急病每隔一二時可連服三次。所以三點四十分，我給他服藥一包。至五點四十分，服第三次藥，但病態並不見減輕。

從三時半病勢急變起，他就不能安寢，連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終夜屈曲着身子，雙手抱腿而坐。那種苦狀，我看了難過極了。在精神上雖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體上，是他獨自担受一切的磨難。他的心臟跳動得很快，咚咚的聲音，我在旁也聽得十分清澈。那時天正在放亮，我見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脈門。脈跳得太快了，他是曉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點鐘去託內山先生打電話請醫生。我等到六點鐘就匆匆的盥洗起來，六點半左右就預備去。他坐到寫字桌前，要了紙筆，帶起眼鏡，預備寫便條。我見他氣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寫了，由我親口託請內山先生好了，他不答應。無論什麼事他都不肯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關頭，他也支撐起來，仍舊執筆，但是寫不成字，勉強寫起來，每個字改正又改正。寫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寫了，其餘的由我口說好了。他聽了很不高興，放下筆，歎一口氣，又拿起筆來續寫，許久纔湊成了那條子。那最後

執筆的可珍貴的遺墨。現時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紀念了。

清農書店還沒有開門，走到內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來了，匆匆的託了他打電話，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內山先生也親自到來，親手給他藥，並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訴內山先生說苦得很，我們聽了都非常難受。

須藤醫生來了，給他注射。那時雙足冰冷，醫生生命給他熱水袋暖腳，再包裹起來。兩手指甲發紫色，大約是血壓變態的緣故。我見醫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嚴重了。但仍然坐在寫字桌前椅子上。

後來換到輪椅上坐。八點多鐘日報（十八日）到了。他問我：「報上有什麼事體？」我說：「沒有什麼，祇有譯文的廣告。」我知道他要曉得更多些，我又說：「你的翻譯死魂靈出來了，在頭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廣告還沒有。」

我爲什麼提起作家和中流呢？這也是他的脾氣。在往常，晚間撕日曆時，如果有什麼和他有關係的書出版時——但敵人罵他的文章，他倒不急於要看——他就愛提起：「明天什麼書的廣告要出來了。」他懷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書出版時一樣的歡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報紙到手，就急急地披覽。如果報紙到得遲些，或者報紙上沒有照預定的登出廣告，那麼，他就失望。虛擬出種種變故。直至廣告出來或刊物到手纔放心。

當我告訴他譯文廣告出來了，死魂靈也登出了，別的也連帶知道，我以為可以使他安心了。然而！不他說：「報紙把我，眼鏡拿來。」我把那有廣告的一張報給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細看譯文廣告，看了好久纔放下。原來他是在關心別人的文字，雖然在這樣的苦惱狀況底下，他還記望着別人。這，我沒有了解他，我不配崇拜他。這是他最後一次和文字接觸，也是他最後一次和大眾接觸。那一顆可愛可敬的心呀！讓他埋葬在大家夥的心之深處罷。

在躺椅上仍舊不能靠下來，我拿一張小桌子墊起枕頭給他伏着，還是在那裏喘息。醫生又給他注射，但病狀並不輕減，後來輪到牀上了。

中午喫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裏喘息不止，見了醫生似乎也在訴苦。

六點鐘左右看護婦來了，給他注射和吸入酸素，養氣。

六點半鐘我送牛奶給他，他說：「不要喫。」過了些時他又問：「是不是牛奶來了？」我說：「來了。」他說：「給我喫一些。」飲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實是喫不下去，不過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纔勉強喫的。到此刻爲止，我推測他還是希望好起來。他並不希望輕易放下他的奮鬪力的。

晚飯後，內山先生通知我：（內山先生爲他的病從早上忙至夜裏，一天沒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來。我說：「日裏我問過他，要不要見建人先生，他說不要。所以沒有來。」內山先生說：「還是請他來好。」後來建人先生來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惱。連說話也不方便。看護和我在旁照料，給他揩汗。腿以上不時的出汗，腿以下

是冰冷的。用兩個熱水袋溫他。每隔兩小時注射強心針，另外吸入養氣。

十二點那一次注射後，我怕看護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睏一下，到兩點鐘注射時叫醒她。這時由我看護他，給他揩汗。不過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緊握我的手，而且好幾次如此。陪在旁邊，他就說：「時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說：「我不瞌睡。」爲了使他滿意，我就對面的斜靠在床腳上。好幾次，他擡起頭來看我，我也照樣看他。有時我還陪笑的告訴他病似乎輕鬆些了。但他不說什麼，又躺下了。也許這時他有什麼預感嗎？他沒有說。我是沒有想到問。後來連揩手汗時，他緊握我的手，我也沒有勇氣緊握回他。我怕刺激他難過，我裝做不知道。輕輕的放鬆他的手，給他蓋好棉被。後來回想：我不知道，應不應該也緊握他的手，甚至緊緊的擁抱住他。在死神的手裏把我的敬愛的人奪回來。如今是遲了！死神奏凱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後悔呀。

從十二時至四時，中間飲過三次茶，起來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煩燥，有好多次推開棉被，我們怕他受冷，連忙蓋好。他一刻又推開，看護沒法子，大約告訴他心臟十分貧弱，不可亂動，他往後就不大推開了。

五時，喘息看來似乎輕減，然而看護婦不等到六時就又給他注射，心情形必不大好。同時她叫我託人請醫生，那時內山先生的店員終夜在客室守候，（內山先生和他的店員，這回是全體動員，營救魯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囑託他，建人先生也到樓上，看見他已頭稍朝內，呼吸輕微了。連打了幾針也不見好轉。

他們要我呼喚他，我千呼百喚也不見他應一聲。天是那麽黑暗，黎明之前的烏黑呀，把他捲走了。黑暗是那麽大的力量，連戰鬪了幾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醫生說：過了這一夜，再過了明天，沒有危險了。他就來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晝呀，而黑夜，那可咀咒的黑夜，我現在天天睜着眼睛瞪它，我將咀咒它直至我的末日來臨。

十一月五日記於先生死後的二星期又四天（作家二卷二號）

## 憶魯迅先生

內山完造

十月十八日午前六點鐘左右，許夫人來了，帶來一封如今已經可悲地成了絕筆的先生的信。

「老板：

出乎意料之外，從半夜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因此，已不能踐十點鐘的約，很對不起。拜託你，請你打個電話請須藤先

生來，希望快點替我辦！ 草草頓首

〔拜十月十八日〕

「原來在十點鐘的時候，是有一個約會的。」一面看信，一面聽着許夫人的話，我的胸裏感到一種難言的悸動。

時常總是寫得齊齊整整的信，今天，筆却凌亂起來了。我馬上打電話給須藤醫生，請他就來。隨後我就跑到先生家裏去了。那時候，先生坐在檯子旁邊的椅子上，右手拿着香烟，但，臉色非常壞，呼吸好

像也很困難。我告訴他，須藤醫生馬上就會來。那藤椅就是先生最近時常坐在上面的一張躺椅。

先生的呼吸看起來好像異常困難，我靜靜地把他的背部按摩着。許夫人也同樣地在按摩，但一點也不能夠平靜下來。在我的家裏藏有治哮喘的藥，雞蛋油；有一次我會問過先生吃不吃，但先生却說是不必，所以也就沒有吃。可是今天，我覺得或許要吃也未可知，所以，不管妻說「不行，先生決不會吃的」，我還是把裝在膠袋 (Kibag) 裏面的藥拿了六管來，作為須藤醫生來到之前的治療。我就問先生吃不吃，先生說：「唔，吃吧。」於是，我馬上揭開膠袋的蓋子，拿到先生的嘴邊去，先生就一口氣吃了三個。我很高興，心中私自祈求它能夠奏效。

我要先生稍為睡一下，先生却說，一躺下來就很不自在；因此，還是坐在椅子上，有時把身體搖搖，並將上半身伸直。我看着，也覺得他的確很不自在。我們要他停止吸煙，他終於把吸剩的丟了。當我跟許夫人都在按摩着他的背部的時候，須藤醫生就來了。須藤醫生一踏入房門就用那好像要把先生看個透徹的姿勢跑了進來。當我在那完全用家鄉話說着「怎麼攪起的」的醫生臉孔上面，明明白白地看到憂色時，我就不得不一個人在心中私自祝禱着。

先生從很困難的呼吸當中，用斷斷續續的話語說：「從今天四點鐘起，哮喘又發作起來了，請快替我注射。」那時候，醫生已經把注射的手續準備好了，馬上就在右腕上打了一針。

可是，先生的呼吸好像還是很困難。過了一兩分鐘，先生說：

「怎麼攪起的，總是沒有效果。」

醫生雖然說是再過一兩分鐘再說，但也還是在作着第二回的注射準備。并且說，如果一針不見效，就再打一針。已經過了五分鐘了，但先生的呼吸並沒有變化，依然還是很困難；因此，醫生又在右腕上面作了第二次的注射。過了一二分鐘左右，先生就說好像稍爲好點了。呼吸也好像顯得比較舒服些了。我和許夫人都不覺地鬆了一口氣。幾乎同時地開始按摩着先生的背部；但先生要我們停止，我們這才一同停止了。先生的苦悶稍爲和緩了一點，跟須藤醫生開始講起話來了。這時候，恰好是八時前五分。我因爲八點鐘在店裏有個約會，就拜託了須藤醫生，回到店裏來了。什麼通知也沒有，我以爲已經不妨事了，就安心地跟來客談話。可是，這時，須藤醫生來了，說是不但哮喘總沒有好，而且好像已經變成心臟性哮喘。因爲想要請松井博士診察一回，所以就馬上把汽車駛到福民醫院去接松井博士；但，偏巧博士因爲禮拜天的緣故，不在家；問到了他的去處，須藤醫生就親自去接他。這時候，石井醫生偶然地跑來了，把先生今天發病的情況告訴了他，他就走了，說是馬上要去問候一下。

過了一會，須藤和石井兩醫生回來了，說是病很重，今天須得十分注意。不，他們還說好像很危險；但我不能夠對許夫人說這些話，我把看護婦叫了來，吩咐她按照醫生的治療方法，每隔兩個鐘頭注射一次，呼吸困難的時候，就作酸素吸入。我馬上準備好酸素發生器送去，一面叫藥店準備酸素管；然後就先行用酸素發生器施行吸入。那時候，先生已經睡在床上；酸素的吸入，看起來似乎多少使呼吸舒服了些，於是，先生就說起話來了：

「我的病究竟怎麼樣了！」



我就對他說：最好是靜靜地休養，醫生也說是要讓先生靜靜地休養，所以，請你還是不要想各種事情，好好地休養一下。這當兒，酸素管已經拿來了，就再行準備酸素管的吸入。看起來，酸素管的吸入倒很不錯，先生好像能夠安睡了。在這以前，我爲顧慮萬一起見，會對許夫人說，病勢很重，有注意之必要；并打電話叫先生的令弟建人先生來。他馬上就來了。須藤醫生說了一聲大概不妨事，明天再來，就回家去了。但我總覺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個店員住在先生的家裏。

於是，我也就先行回到家裏來，但總覺得不放心，所以，再把石井醫學士請來診察。結果，說是病勢很重，還是叫先生的令弟來好；因此，我又叫人打電話請建人先生來。一會兒，建人先生來了，我就把醫生的話告訴他，請他注意。當他跟在樓下的客堂間談話的時候，許夫人惦念着我，勸我回去休息，但我總覺得不放心，卻又沒有把這話說出來的勇氣，祇得繞着灣兒，說是打算跟建人先生談到天亮。但夫人却非常操心地說：「先生也很安靜的，還是請你回去吧！」（請建人先生也在樓上休息。）「我覺得使夫人操心也於心難安，遂於晚間十二時半動身回家了。」

我不是神仙，自然無從預知那竟會變成跟先生的永訣！

回來後，我就把先生的情況告訴那還沒有睡，正在等着我的妻；一面祝禱不要有什麼急變，一面就寢了。但我的神經非常興奮，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翻來覆去的苦悶着，祇是祝禱先生能夠平平安安地直到明天。午前五時的鐘聲敲過了一會兒，我就聽到了老板老板的喊聲，我吃了一驚，跳了起來，把窗子打開。「請你馬上來！並且請你馬上請醫生來！」於是，我當即叫用人去請石井醫生和須藤醫

生馬上來診視；然後，我就急跑到先生家裏去，那是午前五時五十一分，可惜——

先生的額還溫暖，手也還溫暖；但呼吸已絕，脈搏也停止了！我用一隻手握著先生的手，一隻手按在先生的額上；溫味漸漸地消失下去了。許夫人靠著檯子悲泣着，我說不出什麼安慰的話語，祇是跟她一同悲泣。石井醫生來了，但已經「沒有法子」。接着，須藤醫生也來了，但也「沒有法子」。不管怎樣地誇耀着文明的醫術也還把它沒有辦法。那就是生命。

我馬上就通知鹿地夫婦及其他的人們。

「嗚呼哀哉！魯迅先生長逝矣！時爲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午前五時廿五分。」

「我的病究竟怎樣了！」這一句話，將永遠不會從我的耳朵裏消失去吧！「人生如朝露，」「人生如夢，」實在不是虛語啊！

現在，我打算就記憶之所及，把先生平日的談論之片斷記錄在下面。

「老板，孔老夫子如果此刻還活着的話，那麼他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聽着這十分愉快的漫談，還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聽見我這麼說着，先生就哈哈……地笑了起來。

「老板，如果想要曉得自由人的標本的話，那祇要知道帝王的生活就行，那才十分自由呢！——

「老板，今天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呢。」

我曾在商務印書館的西書部預定德文書，昨天來了通知，說是預定的書籍已來，可以帶四塊五角錢去領取。我以為那大概是運費，加上書錢，總要五六十元。剛才我就準備了這筆錢去領取。夥計把預定的書拿出來了，要我付四塊五角錢，我問他這是什麼錢。他說，這就是書錢。於是，我就對他說：沒有那樣的事情，這書無論如何也要四十多塊錢，請你再細查一番。但他還是說：不，四塊五角就夠了。我又對他說：這的確不對，這是四十馬克的書籍，我想中國錢無論如何也要四五十元左右，所以還是請你查查看。但那位夥計先生却說是：麻煩透了！你可以不必那麼囉嗦！你如果要，就付四塊五角錢拿去，如果不要，那你就回去吧。

我自然是因為必要，才去預定的。事情到了這步田地，已經「萬事休矣。」我就付了四塊五角錢把它拿回來了。商務印書館賺不了錢，乃是當然的事情哩。

跟這相同的事體到處都可以看到。無論在郵政局，在火車上，在輪船公司裏，在商店裏，在旅館裏都可以看到。我也曾在各處碰到過好幾回。」

「老板，你也曉得的那位愛羅先珂會經說得好：『日本人很聽從，遵守上頭的人所說的話語，官吏尤其是這樣。所以，是一個最便於施行政治的國度。中國人却恰好相反，對於人家說的話語，首先就加以懷疑。尤其是官吏所說的話，是頗為靠不住的。所以，中國乃是個最難於施行政治的國度。』

我也覺得，這是實在的情形。

例如長官對一個警察說：這是一個惡人（對於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個罪人，祇要被警察署叫去，審問過一回，似乎就已經決定他是一個罪人；因此，一個給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這一點，也已經可以完全決定他是一個壞人。）那麼，警察的自我意識就完全不會活動，不應該說是：他不會使自我意識活動起來去研究那個人。他祇是跟長官所說的一般地把這個人決定為壞人而加以處理。這似乎是在把長官的話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着。

在中國，則完全相反。雖然長官說這是個罪人，是個極壞的人；但人家決不會相信他的說話。雖然因為是長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當作罪人來處理；但他一定會讓自我意識活動起來，一定有着別的看法。

他一定會有着自己的見解，譬如這個人為什麼是個罪人？為什麼是個極壞的人？這總不像是一個罪人，也不能把他認作一個壞人之類。

這就是日本易於完成其統一，中國却難於統一的大原因。」

「老板，在日本小孩子一生下來就把母乳給他吃的嗎？」

我說：

「不，也許因地而異；但據我所知，最先是把叫做『五香』的東西給他吃，然後再讓他吃母乳。」  
「啊，原來如此。『五香』是什麼，我可不曉得。但那種習慣却跟我的故鄉（浙江，紹興）的習慣很相像呢。」

在紹興小孩子生下來，在吃奶以前，要先讓他嘗五種東西。第一是醋，第二是鹽，第三是黃蓮，第四是鈎藤，第五是糖。

是從第一種開始，照次序叫他嘗下去的。醋是酸味，鹽是鹹味，黃蓮是苦味，鈎藤乃是人生的刺（荊棘）即是痛苦，最後才給他嘗嘗人生的甜味。

中國人處理小孩子的順序，從這件事情看來，也就很可以瞭解了吧。

把人生的甜味擺到最後，這大概就是跟日本人的處理方法的相異之點吧。」

這是一個普通的習慣和形式，但却含有教訓的意義。

「老板，你以為胡××到不到南京來？」

「我不曉得。政治家的動向，對於我是沒有興趣的，所以，我還沒有想過哩。」

「那末，×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那我們就不能賭輸贏啦。」

這且不去說他，這樣的時候，中國的大眾是很担心的。因為吸飽了血液的臭蟲，肚子已經膨脹着，再也不會吸得很多了，所以，稍為能夠放心。但，新的臭蟲，却還沒有吸血，是個空肚子的傢伙。這空肚子的傢伙一跑出來，那最後的吸血是很厲害的，哈哈……」

這是多麼奇妙的譬喻呀！

「老板，在同樣的吸血的傢伙當中，我最討厭蚊蟲。嗡嗡……的噪鬧着，真討厭！」

臭蟲這傢伙就頗爲可愛。一聲不響地吮吸着，肚子吃脹了就連動也不能夠動地滾來滾去。這些地方，却很有點滑稽味呢！」

有一天，那是當先生臥病了三個多月的很涼快的時候。先生用很大的聲音叫着「老板」這種過分的突然，使我吃了一驚，因爲這是病後的第一次。

「老板，今天的精神很好，所以試行出來走一走。」

前幾天從南京來了一個客人，他是特地跑來探問我的，是個從前的學生，十分惦念着我。今天又從南京寄來了一封信。信裏頭說着這樣的話：

「先生的通緝令自從發表以來，已經有十年之久了。因爲先生在生病，所以我打算把那命令取消。自然，跟先生的人格有關係的事情，我是不會幹的，但恐怕做了之後爲先生所申斥，所以想預先得到先生的諒解。」

我就問先生：那末，你是怎樣回覆他的呢？

「我因爲很寂寞，就寫了一封信回答他，大意是：謝謝你的懇切；但我的餘命已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

我們很可以看到先生在講完了這段話時的眉目的躍動。

「老板，你看了報吧？」

報上載着××五十六歲的誕辰，祝賀的錢竟收到十餘萬之多。我想，恐怕沒有人把這件事情看作不可思議或是發生懷疑的吧？

我覺得很傷心。原來在中國，慶祝壽辰，每隔十年一回：如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或八十歲……等等，跟這個人一樣地慶祝五十六歲的習慣是沒有的。所以，我想，這個人一定是每年都在祝壽，并且，每一次祝壽，也一定可以收到這麼一筆大款子。逢着每年的誕辰都可以收到十萬塊錢，這真是厲害！

從前的受賄，都是很秘密的；但，如今，則賄賂似乎大抵都變成公然的了。」

到現在，我都還可以想起先生當時的臉孔之變得非常陰鬱。當我去探問臥病中的先生的時候，先生還對我講過這麼幾句話：

「老板，海上述林的校樣還沒有拿來嗎？已經是十月了，他們究竟在幹着什麼事？五月間就約定要打紙版的呀，真是『嗎嗎虎虎』，沒有辦法。我已經寫信去了。」

我說：「翻譯的人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爾基也於最近去了世，編輯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雖然如此，但書却還沒有校完。原來你們是在等候着讀者的死亡的嗎？」但，並沒有回信。」

曾經作過這種嘆息的先生，僅僅看到了上卷，終於還沒有看見下卷的完成就長逝了。這恐怕也是遺憾之一吧。可是，下卷已經拿去印刷了，我想，最近總可以完成了吧。

先生真是一個不肯馬虎的人物。跟人家約定了碰頭的時間，一定會準時來到。對方如果遲了半

個鐘頭，他就常常會說：馬馬虎虎，真不好辦。

有人曾經把先生收藏的外國書借去，並且送回來了。可是，多麼暴亂！書頁弄得皺得不成樣子，美麗的插畫，也通通弄髒了。

看着先生當時的悲苦的臉孔的我，也覺得十分不安。先生並不是在悲嘆書籍的被弄髒，而是無論何時都在悲嘆着那把書弄髒了的人心的污濁。

每當碰着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就時常爲崇高之感所打動。

「老板，你曉得『黃河之水天上來』嗎？治理黃河的方法，並不是疏浚河床，而是把兩岸的堤防漸漸地加高的。

河床年年爲泥沙堆高，因此兩岸的堤防也漸漸地高了起來。大水一來，高築的堤防在什麼地方一潰決，水就會跟瀑布一般地流下來。

於是，黃河之水就從天上來。

中國實有把這種治水方法加以革命之必要呢！

從先生嘴裏說出來的許多話語，簡直是千古的金言。不幸由於我的頭腦很壞，並且人又疏懶，沒有把它們一一記錄下來，實在可惜！

「老板，道路這東西，並非從開頭就有，都是由人去走成的。」  
先生曾經這麼說。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非常明瞭，他決不妥協。

在政治的，生理的，和反對者的三重壓迫下面，不屈不撓地戰鬪過來的足跡，我覺得，決不能讓雜草將它覆蔽了的！

讓那足跡變成大道：難道這還不是後來者的責任嗎？

（作家二卷二號）

## 憶魯迅先生

李霖野

一九二四年冬天的一個下午，被一位熟朋友領導着，我靜靜的走到北京西城偏僻的一角，到魯迅先生的住處。一扣門，便被讓進去，因為來訪是事先約定的。不大的四合院裏種着幾棵小小的樹，一點聲音沒有，靜寂得有如古寺。上邊居中的一間房分成兩段，我們走進靠裏的一間小屋。一位留着短短的胡鬚，上身穿着灰色毛線衣，袴脚紮着腿帶的人從書桌跟前站起來。不用介紹，從額角和那炯炯有光的眼，我便知道這就是我所景仰的魯迅先生了。

在鄉間的師範學校讀書時，每月有一件難以忘却的事，這便是新青年的寄到。拆開來第一先看有否魯迅先生的文字，對於卷首的大議論倒並不熱切的想要拜讀。以後先生常有譯著的零篇發表，這些都最深切的引起我對於文學的嗜好，同時對於作者的好奇心，也隨着增加起來了；我願望見這樣的人物。這是很自然的。但那時候覺得這希望很是渺遠，因為我實在說不清離北京有多少路，也沒有想出究竟怎麼可以走到的方法。

一九二三年到北京讀書時，魯迅先生的文學活動正蓬蓬勃勃，我的要瞻仰瞻仰先生丰彩的心，倒冷却一些了。我是從鄉間初來的人，深怕一種叫作「架子」的怪物，聽說城裏人多半都有這樣一條守門狗，我想魯迅先生大概也是不能例外的了。但是以後從間接的聽聞得知魯迅先生並不是凜然可畏的人物，頗歡喜和青年人談天說笑，可是我不完全相信這樣的話。

一九二四年七月我譯了往星中，過些時，領我的那位熟朋友便拿給魯迅先生看去，因為先生常向他說太少見青年人的譯作。我想這譯稿不進紙簍，也得放在那裏吃一二年塵土罷；不料只過了十幾天，那位朋友便告訴我，說譯稿不僅看過，並且記出一點有待商酌的地方，留待有機會面談一下子。這是一種意外的喜悅，也就是約定去訪魯迅先生的緣由。

我們所進的那一間屋真可以說是「斗室」。後牆上部全是玻璃窗，外面是一個小小的院落，有幾棵稀疏的小樹；窗下是一張木板床，雖然不寬，却幾乎佔去了屋裏四分之一的地方，我就被讓坐在這張床上。右手是一張茶几，兩張木椅；左手便是先生著作的書桌，先生就轉過桌前的椅子，在書桌跟前坐下。

這屋裏的一切和先生的衣服等都有一種鄉裏的樸實味，談話又毫無虛套的立刻開始，我心裏很泰然，覺得和我對談的是一個誠誠懇懇的人，絕不是有一點架子的作家。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所經歷的人生經驗是何等深刻，他談話時的兩眼顯然表示着他的觀察是何等周密和銳敏。聽到不以爲然的事情時，他的眉頭一皺，從這你也不難看出他能感到怎樣的悲憤。笑話是常有的，但却不是

令人笑笑開心的笑話，那裏面總隱藏着嚴肅和諷刺。他的談鋒和筆鋒一樣，隨時有一針見血的地方，使聽者覺得這是痛快不過的談吐。這是魯迅先生所給我的最初的印象，在以後的接談中除了他有時偏于抑鬱，有時偏于愉快外，我覺得沒有什麼大改變。

魯迅先生是不斷吸煙的，所以這間小屋裏早就充滿了濃馥的煙了。看出我是怕煙的了，便笑着說，這不免太受委屈。隨卽就要去開窗子。我說不怕的，也就趁談話有一段落，起來告辭，因為怕久坐就攔他的工作。他說，既不怕，那就無妨再坐一時了。所以第一次的訪問經過的時間頗長久，送我們走時，他還叮囑常去談天。

和他談天是一種愉快的經驗，我們看着他的心和機智自然的活動，比讀文章更多一種親切感；所以這以後，我們兩三個熟朋友總隔幾天去訪他一次。先生是健談的，往往一談幾點鐘毫無倦容，我們也不到夜深不願走。有時我們知道他的寫作都在夜晚，稍談些時便勉強要告辭，但他說他惟一的休息和消遣便是談談天，我們若有閑暇，在他是並無妨礙的，我們自然樂于再坐下去。先生是愛吃糖食和小花生的，也常常用這些來款客；有一回隨吃隨添了多次，他的談興還正濃，我料想兩種所存的不多，便笑着說，吃完就走，他說，好的，便隨手拿出一個沒有打開的大糖盒。這以後，有一回打開盛花生的鐵盒時，裏面適逢空無所有，他笑着說，這次只好權演一回空城計了。

所談的話現在一點也記不起來了，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事。只記得有一次問起他怎樣寫作，他詳細的說了說他作小說的經驗。他說偶然有一點想頭時，便先零碎的記下來，遇到或想到可寫的人

物特性時，也是如此。這樣零碎的記錄在心裏慢慢融化，覺得人物有了生命。這纔將段片的拼湊成整篇的東西。全篇寫就以後，纔細看那些地方要增刪。最後還注意到字句自然的韻調，有讀起來覺得不合适的字眼，再加以更換。他又說，他的文章裏找不出兩樣東西，一是戀愛，一是自然。在要用一點自然的時候，他不歡喜大段的描寫，總是拖出月亮來用一用罷了。

關於罵人，記得也常談到。他說一見到虛偽，卑污，和其他令人作嘔的世態時，心裏的悲憤便覺得非吐不快，有些個人代表或一種世態，罵他並不出于私怨，只是借此批一批社會的嘴巴罷了；社會是冥頑的，先生常嘆息着說。在這樣的談話中你親切的覺得有一顆赤熱的心在。

每次談話之後，我都覺得有一種爽快之感，彷彿給清晨的涼風吹拂了一樣。深夜走出先生的住處時，那偏僻的小巷裏早就沒有人聲人影了，他總望我們走遠了纔進去。北京的冬夜有時是極可愛的，在那靜寂的街道上步行着，先生的聲音和容貌還縈繞在腦際，這印象永遠不會磨滅。先生離京南去時，我們感到莫大的愁悵。現在先生長逝了，我的悲痛怎樣深切的喚醒這珍貴的記憶呵！

魯迅先生對年青人的誠懇態度，從譯稿的看改和幾次的談話已經使我深信無疑了，所以以後偶有寫作也寄給他去，我知道他是不會笑年青人幼稚的。在收到我的一篇題作生活的小說時，他立即回信道：

……我略改了幾個字，都是無關緊要的。可是，結末一句說：這喊聲裏似乎有着雙關的意義。我以為這「雙關」二字，將全篇的意義說得太清楚了，所有蘊蓄，有被其打破之慮。我想將牠改

着「含着別樣」或「含着幾樣」後一個比較的好，但也總不覺得恰好。這一點關係較大些，所以要問問你的意思，以爲怎樣？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先生對一個初學寫作的人竟這樣週到，實在令人感愧。以後送自己去和別人的寫作時，常常覺得是一種可笑的唐突，也誠實的說出自己的所感。但先生總說，那有一生下便長成的人呢？說到我們譯文的生硬，先生總比喻的說，能有不先遛苦的果實嗎？遇有實在費解的地方，他總另用小紙條註記夾在譯稿裏面，等見到時商酌。黑假面人的人物譯名，幾乎全給先生改正了，他笑着解釋說，以中國的名姓譯外國人的名字也許在懶惰的讀者看着很順眼，但在譯者是絕對不可以的。但是譯名是可以隨意寫上幾個字的嗎？這裏却也需要一點斟酌；長體和扁體的字要間雜起來，一律長體或扁體是不好看的。

這使我想起他在一九二七年前寄給我的一篇社論，在所寫的「中國的學者」中有一位鄧南遮。在這篇大論後面先生寫道：「這是一九二七年（注意：二十世紀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以上）六月九日香港循環日報的社論，硬拉 D'annunzio 入籍而罵之，真是無妄之災。然而硬將外人名字譯成中國式的，人們亦與有罪焉。我們在中國談什麼文藝呢？嗚呼鄧南遮！」更有附註說：「但該報發如此之「新」的議論，是少有的。前幾天轉載嚴修們反對跳舞的信，還有許多空白字。你想，嚴先生之文而還以爲有連環字樣，方正可知。」

注意可笑的事物確是魯迅先生的一種特性，我想這也就是他的諷刺所以深刻而多方面的緣故。故有一回他寄給我大概也是香港出版的「一種報紙，上面登着「徵求爸爸」的廣告，看了令人笑倒。現今的報紙上認賊作父的事情都儘多，慧心的讀者隨時可以遇到這樣的材料，我想不必再多舉什麼例子了。

未名社的成立是一九二五年的事。那時往星中的譯稿已經放在他那裏不少時了，他常常想到出版這本書的問題，雖然我們並不敢認為這譯稿有什麼印行的價值。對於普通以銷售為標準的出版家，先生是極端厭惡的，也不願和他們有什麼交涉。因此，有了自己印書的意思了。這是毫無有什麼宏願的，只是先生對幾個青年的一點鼓勵，使他們能勤勤懇懇的努力，增加些文學的趣味罷了。

初成立的未名社，是設在北京大學第一院對面一個公寓裏的，實際就是素園的一間小小的住屋。先生在北大下課後常常到那裏去談天，偶然也就遇便吃飯，有過經驗的人大概都知道北京學生公寓的飯是怎樣的罷，然而先生只願照樣吃，添點菜（那裏有好菜）便極為不安。問到上課覺得有興趣嗎？先生總常謙抑的說，那配教什麼呢，不過很歡喜年青人，他們也還沒有討厭自己，所以一點鐘是還樂于去教的。討厭聽過先生講台上談吐的，誰會忘記那樣的喜悅！

這一年也是語絲最有生命的時期，繼新青年之後最為一般喜愛文藝的青年所期待的，怕就是這個小型的刊物罷，至少我是這樣想。先生和啓明先生的文章使這個小刊物有一種特殊的風味，是許多其他的刊物怎樣也模擬不了的。他們的文都有自己人格的印記，深為一般青年人所喜愛。

魯迅先生的筆鋒怎樣使「正人君子」們頭疼，在這裏是無須多說的了。

這時期先生除教書，作教育部的事，並不斷的譯作外，也忙些校閱印稿的瑣細事。先生的譯著印行時，總親自校閱，也有些這樣的小經驗，喜歡向我們述說，例如莫使一行的頂上一格有無所屬的標點符號，便是其中之一。經他說過後，看別家印的書籍上有這樣缺點時，便覺得非常不順眼。經我校過兩次的印稿，他往往發現還有錯誤，有些不服氣，我總想在他所校的印稿中找出偶一疏忽的地方來，但成功的時候却絕少，談起來，他故意自傲的笑着說，你看，年歲和經驗倒是有些用處的了！

記述這樣瑣事時，我感到深切的悲哀！有一次我去訪他時，見他的神色很不好，問起來，他並不介意的答道：昨夜校長虹的稿子，吐了血。我的心立刻沉下去，幾乎流了淚。以後他再也沒有提起過，但那片刻所留的悲傷印象，那裏能磨滅？先生的貴重生命，竟這樣毀滅了一部份！

常有人責難先生助長了有些青年人的狂妄，其實這那能由先生去負責？在他們露出狗尾巴時，先生不惜去痛踢他們一脚，以這樣算作有笑話可看的人們，可曾設身處地想一想這種經驗是怎樣滋味嗎？然而先生還繼續愛護青年人，為他們賣別人所不肯出的苦力，因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在這樣崇高的人格前面，我們是只有俯首的！

魯迅先生的歡喜革新，是始終一致的。他在未名叢刊裏印行的蘇俄文藝論戰，大概是新文藝理論中最早的一本了罷。然而人常說，他是隨着別人足跡跑的。十多年前，高爾基這名字在中國還很生疏；但那時先生便以他的作品翻譯太少為惜，常常向我們提起來。現在是，正如最後一次相見時先生

所說，連官報也大印高爾基的像作號召了。「空頭文學家」之多，常常使先生嘆息，所以有遺言中那樣沉痛的警戒。不過，這樣的話似乎是以少說爲佳的，我還是記述一點瑣細罷。

在小小的事情上，先生也往往喜歡和人異趣。記得有一回他指着出了象牙之塔裏面六號字的小標題，問我是不是很新穎，自己說，這是他第一次試用的。書店的廣告，先生也不歡喜，往往自己動筆，老老實實的寫幾句。看完我自己擬的一個廣告，他說，好的，看了這樣廣告來買書的讀者，該不會罵我們使他上當的，因爲，那個廣告實在「生硬」，得可以不使讀者上當，這是先生常常用以警戒未名社的話。先在期刊上發表，又行集印成書的，如君山和朝華夕拾，對於再行買書的期刊的定閱者，先生囑咐都只收一點印刷的成本，人少或竟送給。我以為從這樣一點小小的事，也不難窺見先生著作的良心。

書面的裝潢，也是魯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對於書店的隨意污損畫家的原稿，或印刷時改變了顏色，他都很爲憤慨。在一封寄給我的信中，先生有幾句話這樣說：「壞的封面畫，自己想不出，今天寫信託陶元慶君去了。……近來我對於他有些難於開口，因爲他所作的畫，有時竟印得不成樣子，這回××在上海再版，顏色都不對了，這在他看來，就如別人將我們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八日。）一次爲遺漏了作書面人的名字，先生特爲寫信到未名社囑咐另印一葉，加裝進去。

因爲魯迅先生所樹的敵非常多，有些人常常以爲他有一種難與相處的壞脾氣。這對於先生的性格，我認爲是一種誤解。和先生相處稍久的人都會覺得他是極富感情，感覺極爲銳敏，對人很體體



貼的人就因為感覺銳敏，所以不免多疑。這是先生自己也並不否認的。但若得到坦然的解釋，他立刻就可以釋然於懷。在先生離開北京的幾年中，因為路遠和傳言，他對於未名社的事情也頗多誤會，往往爽爽快快的寫信來詰責，然而一明真象，他就一如往昔。我們感覺慚愧，無以對先生的是：經過許多的摧殘和波折，我們的貢獻遠不如他的所期。在我們今年四月最後一次晤談時，先生愉快的談到未名社，說到現在還很有人懷念牠的存在，我覺得是一種很大的安慰。不料為時不過數月，先生又和我們永別！

先生的長逝，使我不能不聯想到素園的死和未名社的解體，而覺得這種損失，對我是一種更痛切的悲哀。記得一九二九年五月先生回北京時，一見便問我們怎樣去看素園，過兩天我們便一同到很遠的他養病的地方去。在暢談了幾點鐘之後，素園纔想起幾次讓請先生吸煙，他都搖頭說不吸了，是為避免使病室裏有烟味，不是真的戒絕，再三說了對自己無礙，先生纔走出病室，站得遠遠的急忙吸完了一枝紙烟。這是小事，是的，然而小事裏正可以見體貼。先生對素園說，對於北京的朋友是常常懷念的。在接素園逝世的消息時，他深以不能再圖歡晤為哀。素園逝世後，有些令我們悲憤的事件，我和先生幾次晤談時，他都絕口不提，因我提而偶一談到，他也只有傷感，絕無諷刺，這種動人的體貼，不是高貴的性格是不會具有的。

在這次回北京時，我還記得有一件小事，可見先生連細微的小節也未嘗不注意。在要將幾本書分送給人時，談到一位女孩，我們說已經出嫁了，先生笑着說，那就以不送為妥了。

因爲先生是富于感情的，所以往往因失望而悲憤，對於醜惡的世態和不悅意的人物都痛加攻擊。這是先生所樂爲的嗎？不的，他不能自己。這樣磨滅了生命，先生常常深爲惋惜。在這次回北京，和我前今兩年在上海和他晤談時，他都含着深的悲哀向我說：這使我的靈魂粗起來！先生說完這話之後，總沉默多時，向前定睛凝視，這時你不難看出他心裏的經過是怎樣的。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樣悲傷的面影！

壞脾氣，自找苦喫，也許有人這樣說是的，我們福氣。我們沒有那樣的感覺，那樣的感情。我們是有福了！我們用不着發這樣的悲嘆，這使我的靈魂粗起來！

先生是樂于助人的，尤其是對於受社會迫害的人。無地容身的E君的眷屬，聽說多時寄居在先生的家裏。最後相見時，我們談起深爲我們懷念的E君，先生自己並不提這件事，却只說到他的誠實，諷刺着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對於自己的攻擊，先生故作莊重的向E君說：你們來到時，我要逃亡，因爲首先要殺的恐怕是我。E君連忙搖頭擺手的說：那弗會，那弗會！笑聲在耳，先生却已長逝！

受迫害而毫無生計的人，先生往往讓抄編一點他自己的文章，拿去代爲換些稿費。選編他的雜感集的，聽說就是一位死于非命的戰士。

然而對於掛羊頭賣狗肉的「革命文學家」，先生是深惡痛絕的。在寄給素園的一封信中，有着這樣的話……：

……上海去年嚷了一陣革命文學，由我看來，那些作品，其實都是小資產階級觀念的產物，

有些則簡直是軍閥腦子。今年大約要改嘆戀愛文學了，已有「惟愛叢書」豫告出現，「美的書店」（張競生的）也又開張，恐怕要發生若干小 *Small* 罷，但自然仍掛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為所謂戀愛，是只有不革命的戀愛的。革命的愛在大衆，于性正如對於食物一樣，再不會纏綿悱惻；但一時的選擇，是有的罷。讀衆願看這些，而不肯研究別的理论，很不好。大約仍是聊作消遣罷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七日）

「革命的愛在大衆」一語，可以概括先生近些年的精神和活動，也是發動他思想的原動力。在這裏，我想只摘錄幾句信，以見先生對於新的文藝的信心：「中國的做人雖然很難，我的敵人（鬼鬼祟祟的）也太多，但我若存在一日，終當爲文藝盡力，試看新的文藝和在壓制者保護之下的狗屁文藝，誰先成爲煙埃，並希兄也好好地保養，早日痊愈，無論如何，將來總歸是我們的。」（一九三二年二月二日，寄素園。）

說到助人，還有一件我願意記述的事。因為想換取自己的學費，我想將所譯的黑假面人賣出去，素園在寄給先生的信中順便提了一下，先生于是回信說：「黑假面人費了如許工夫，我想賣掉也不合算……未名社之立脚點，一在出版多，二在出版的書可靠。倘出版物少，亦覺無聊。所以此書仍不如自己印。霽野寒假後不知需款若干，可通知我，我當于一月十日以前將此款寄出，二十左右便可到北京，作爲借給他的，俟黑假面人印成，賣去，除掉付印之本錢後，然後再以收來的錢還我就好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

幾經環付，先生總不肯，因為那本書的印成既遲，賣去又慢，收回印刷的成本更是渺茫無期的。「一二人」戰役時有先生受難的流言傳到北方來，我到北京的寓所探詢消息時纔將這百元還付了；而先生却寫信來表示感謝！

一生戰亂，在思想界發了這樣深遠的影響，而且喚醒了「無聲的中國」，先生却向不會以領袖自居，而持着非常謙遜的態度。記得一九二七年瑞典的S先生對中國的新文學很感興趣，想託已故的L先生和他的朋友們選擇魯迅先生的作品，送給管理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委員會，S先生以為是很有希望的。他們託了君寫信去徵詢同意時，先生回信說，就作品言，自己是不配的小約翰那樣的作，品自己萬作不出，而望藹覃並未得獎金，若憑一張黃臉皮，則又不是自己所願。

和先生接談過的人都知道他的談話中有一種特殊的機智和風趣，是很值得記載的；先生的生活若好好的寫起來，對於世人也可以有無限的教益。先生的不歡喜有傳記，從他的最後一次談話中我是知道的；然而我覺得很是可惜，所以北來寫信時仍然提起，並且說以最有機會聽錄先生談話的廣平女士寫作最適宜。先生的回信却是這樣的謙虛：「我是不寫自傳也不熱心于別人給我作傳的，因為一生太平凡，倘使這樣的也可做傳，那麼中國一下子可以有四萬萬部傳記，真將塞破圖書館。我有許多小小的想頭和言語，時時隨風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實亦不過小事情而已。」（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

然而細想起來，先生的傳記也是並不必要的。他的全部著作也就是他的傳記，因為那些真都是他「以生命寫成的文章。」

先生寫作之勤，常常使我們驚駭、憂慮，因為我們知道他近幾年的健康遠不如前，而他又不肯休息。一九三四年的夏天見到先生時，他的形容很憔悴，談起來知道他不能安居。這以後偶然的來信中，也常有病老之感，每讀到都只能徒自嘆息。今年四月見到先生時，知道大病新愈，勸到休息時，他總只搖搖頭，嘆聲氣罷了。先生也談到些動他悲憤的事，深嘆這些使自己的靈魂粗起來。離開先生的寓所時，我的心裏含着難言的悲哀。我覺得我們不配有這樣偉大的人。

先生生前常哀「無聲的中國」，也就對這樣的中國，獻給了自己全部的生命。從先生的死看來，中國多少是有聲的了；這聲是魯迅先生的創造。願這聲不會隨着魯迅先生的死而消沉！

「吃的是草，擠的是奶，」先生這樣譬喻他的一生。願費了這樣貴重犧牲擠出的奶，一一吸進民族的命裏去！

「革命的愛在大衆，」先生長逝了，先生的愛却永遠存在。大衆應當常常記住怎樣纔配接受先生的愛。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天津。（《文季月刊》二卷一期十二月號）

知堂

### 關於魯迅

阿Q正傳發表以後，我寫過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說明，登在那時的晨報副鏢上。後來阿Q正傳與

狂人日記等一併編成一冊，卽是吶喊，出在新潮社叢書裏，其時傳孟真羅志希諸君均已出國留學去了，新潮交給我編輯，這叢書的編輯也就用了我的名義。出版以後大被成仿吾所挖苦。說這本小說集既然是他兄弟編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不及查考，大意總是如此。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關於此書的編輯或評論我是應當迴避的。這是我所得的第一個教訓。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又起了阿Q正傳是否反動的問題。恕我記性不好，不大能記得誰是怎麼說的了，但是當初決定正傳是落伍的反動的文學的，隨後又改口說這是中國普羅文學的正宗者往往有之。這一筆「阿Q的舊賬」至今我還是不看，本來不懂也沒有什麼要緊。不過這切實的給我一個教訓，就是使我明白這件事的複雜性，最好還是不必過問。於是我不再過問，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裏去，以免爲無論那邊的批評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現在魯迅死了，一方面固然也可以如傳聞鄉試封門時所祝，正是「有恩報恩有怨報怨」的時候，一方面也可以說，要罵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對象，或者沒有什麼爭論了，亦未可知。這時候我想來說幾句話，似乎可以不成問題，而且未必是無意義的事，因爲魯迅的學問與藝術的來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已死，舍弟那時年幼亦未聞知，我所知道已爲海內孤本，深信值得錄存，事雖細微而不虛誕，世之識者當有取焉。這裏所說限於有個人獨到之見，獨創之才的少數事業，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毀或譽者概置不論，不但仍以避免戰爭，蓋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攝者也。

魯迅本名周樟壽，生於清光緒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書報告生孫，其

時適有張——之洞還是之萬呢？來訪，因為命名曰張，或以爲與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爲名，蓋非也。書名定爲樟壽，雖然清道房同派下羣從譜名爲壽某，祖父或忘記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壽字屬下，又定字曰豫山，後以讀音與雨傘相近，請於祖父改爲豫才，戊戌春間往南京考學堂，始改名樹人，字如故，義亦可相通也。留學東京時，劉申叔爲河南同鄉辦雜誌曰河南，孫竹丹來爲拉稿，豫才爲寫幾篇論文，署名一曰迅行，一曰令飛，至民七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於迅上冠魯姓，遂成今名。寫隨感錄署名唐侯，唐者「功不唐捐」之唐，意云空等候也。阿Q正傳特署巴人，已忘其意義。

魯迅在學問藝術上的工作可以分爲兩部，甲爲蒐集輯錄校勘研究，乙爲創作。今略舉於下：

### 甲部

一、會稽郡故書雜集。二、謝承後漢書（未刊）。三、古小說鉤沈（未刊）。四、小說舊聞鈔。五、唐宋傳奇集。六、中國小說史。七、嵇康集（未刊）。八、嶺表錄異（未刊）。九、漢畫石刻（未完成）。

### 乙部

一、小說吶喊彷徨。二、散文朝華夕拾，等。

這些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無不有其獨得之處，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遠，其治學與創作的態度與別人頗多不同，我以爲這是最可注意的事。豫才從小就喜歡書畫——這並不是書家畫師的墨寶，乃是普通的一冊一冊的線裝書與畫譜。最初買不起書，只好借了綉像小說來看。光緒癸巳祖父因事下獄，一家分散，我和豫才被寄存在大舅父家裏，住在皇甫莊，是范嘯風的隔壁，後來搬往小皋步，即

秦秋漁的娛園的廂房。這大約還是在皇甫莊的時候，豫才向表兄借來一冊蕩寇志的綉像，買了些叫作吳公紙的一種毛太紙來，一張張的影描，訂成一大本，隨後彷彿記得以一二百文錢的代價賣給書房裏的同窗了。回家以後還影寫了好些畫譜，還記得有一次在堂前廊下影描馬鏡江的詩中畫，或是王冶梅的三十六賞心樂事，描了一半暫時他往，祖母看了好玩，就去畫了幾筆，却畫壞了，豫才扯去另畫，祖母有點悵然。後來壓歲錢等等略有積蓄，於是開始買書，不再借抄了。頂早買到的大約是兩冊石印本岡元鳳所著的毛壽品物圖考。這書最初也是在皇甫莊見到，非常欽羨，在大街的書店買來一部，偶然有點紙破或墨污，總不能滿意，便拿掉換，至再至三，直到夥計煩厭了，戲弄說，這比姊姊的面孔還白呢，何必掉換，乃憤然出來，不再去買書。這書店大約不是墨潤堂，却是鄰近的奎照樓吧。這回換來的書好像又有什麼毛病，記得還減價以一角小洋賣給同窗，再貼補一角去另買了一部。畫譜方面那時的石印本大抵陸續都買了，芥子園畫傳自不必說，可是却也不會自己學了畫。此外陳湔子的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是用了二百文錢從一個同窗的本家那裏得來的。家中原有幾箱藏書，却多是經史及舉業的正經書，也有些小說如聊齋志異、夜談隨錄，以至三國演義、綠野仙踪等，其餘想看的須得自己來買添，我記得這裏邊有酉陽雜俎、容齋隨筆、輟耕錄、池北偶談、六朝事蹟類編、二酉堂叢書、金石存、徐霞客游記等。新年出城拜歲，來回總要一整天，船中枯坐無聊，只好看書消遣，那時放在「帽盒」中帶了去的大抵是游記或金石存——後者自然是石印本，前者乃是圖書集成局的扁體字的唐代叢書買不起，託人去轉借來看過一遍，我很佩服那裏的一篇黑心符，鈔了平東草木記，豫才則抄



了三卷茶經和五木經。好容易湊了塊把錢，買來一部小叢書，共二十四冊，現在原本已缺無可查考，但據每冊上特請一位族叔題的字，或者名爲「藝苑摺華」吧。當時很是珍重枕讀，說來也很可憐，這原來乃是書估從龍威秘書中隨意抽取，雜湊而成的一碗「拼攤場羹」而已。這些事情都很瑣屑，可是影響却頗不小，牠就「奠定」了半生學問事業的傾向，在趣味上到了晚年也還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跡。

戊戌往南京，由水師改入陸師附設的路鑄學堂，至辛丑畢業派往日本留學，此三年中專習科學，對於舊籍不甚注意，但所作隨筆及詩文蓋亦不少，在我的舊日記中略有錄存。如戊戌年作馮劍生雜記四則云：

「行人於斜日將墮之時，暝色逼人，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竊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語喧，皆所身歷，非託諸空言也。」

「生鱸魚與新粳米炊熟，魚須斫小方塊，去骨，加秋油，謂之鱸魚飯。味甚鮮美，名極雅餽，可入林洪山家清供。」

「夷人呼茶爲梯，閩語也。閩人始販茶至夷，故夷人效其語也。」

「試燒酒法，以缸一隻，猛注酒於中，視其上面浮花，頃刻迸散淨盡者爲活酒，味佳，花浮水面不動者爲死酒，味減。」又時花雜誌二則云：

「晚香玉本名土馱螺斯，出塞外，葉闊似吉祥草，花生穗間，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長寸餘，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聖祖仁皇帝因其名俗，改賜今名。」

「里低母斯，苔類也，取其汁爲水，可染藍色紙，遇酸水則變爲紅，遇鹼水又復爲藍。其色變換不定，西人每以之試驗化學。」詩則有庚子年作蓮蓬人七律，庚子送灶，卽事五絕，各一首，又庚子除夕所作祭書神文一首，今不具錄。辛丑東游後會寄數詩，均分別錄入舊日記中，大約可有十首，此刻也不及查閱了。

在東京的這幾年是魯迅翻譯及寫作小說之修養時期，詳細須得另說，這裏爲免得文章線索凌亂，姑且從略。魯迅於庚戌（一九一〇年）歸國，在杭州兩級師範紹興第五中學及師範等校教課或辦事，民元以後任教育部僉事，至十四年去職，這是他的工作中心時期，其間又可分爲兩段落，以新青年爲界。上期重在輯錄研究，下期重在創作，可是精神還是一貫，用舊話來說可云不求聞達。魯迅向來勤苦作事，爲他人所不能及，在南京的時候手抄漢譯賴耶爾（C. Lyell）的地學淺說（案卽是 Principles of Geology）兩大冊，圖解精密，其他教本稱是，但因為我不感到興趣，所以都忘記是什麼書了。歸國後他就開始抄書，在這幾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種，只是記得的就有穆天子傳、南方草木狀、北戶錄、桂海虞衡志、程璜田的釋蟲小記、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記與記海錯，還有從說郛抄出的多種。其次是輯書，清代輯錄古逸書的很不少，魯迅所最受影響的還是張介侯的二酉堂吧，如涼州記、段頤陰鏗的集，都是鄉邦文獻的輯集也。（老實說，我很喜歡張君所著書，不但是因爲輯古逸書收存鄉邦

文獻，刻書字體也很可喜，近求得其所刻蜀典，書並不珍貴，却是我所深愛。）他一面翻古書抄唐以前小說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書。這方面的成績第一是一部會稽郡故書雜集，其中有謝承、會稽先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像讚、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夏侯會、先會稽地志，凡八種，各有小引，卷首有敘，題曰太歲在闕逢攝提格（民國三年甲寅）九月既望記，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冊。敘中有云：

「幼時嘗見武威張澍所輯書，於涼土文獻撰集甚衆，篤恭鄉里，尚此之謂，而會稽故籍零落，至今未聞後賢爲之綱紀，乃創就所見書傳刺取遺篇，累爲一帙。」又云：

「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跡，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舍此更不可見，用遺邦人庶幾供其景行，不忘於故。」這裏輯書的緣起與意思都說的很清楚，但是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敘文署名「會稽周作人記」，向來算是我的撰述，這是什麼緣故呢？查書的時候我也曾幫過一點忙，不過這原是豫才的發意，其一切編排考訂，寫小引敘文，都是他所做的，起草以至謄清大約有三四遍，也全是自己抄寫，到了付刊時却不願出名，說寫你的名字吧，這樣便照辦了，一直拖了二十年餘。現在覺得應該說明了，因爲這一件小事我以為很有點意義。這就是證明他做事全不爲名譽，只是由於自己的愛好。這是求學問弄藝術的最高的態度，認得魯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夠知道的。其所輯錄的古小說逸文也已完成，定名爲古小說鈎沈，當初也想用我的名字刊行，可是沒有刻板的資財，託書店出版也不成功，至今還是擱着。此外又有一部謝承後漢書，因爲謝偉平是山陰人的緣故，特爲輯集，可惜分量太多，所以未能

與故書雜集同時刊板，這從篤恭鄉里的見地說來也是一件遺憾的事。豫才因為古小說逸文的蒐集，後來能夠有小說史的著作，說起緣由來很有意思。豫才對於古小說雖然已有十幾年的用力（其動機當然還在小時候所讀的書裏），但因為不喜誇示，平常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票友」，馬幼漁君正當主任，有一年叫我講兩小時的小說史，我冒失的答應了回來，同豫才說起，或者由他去教更為方便，他說去試試也好，於是我去找幼漁換了別的什麼功課，請豫才教小說史，後來把講義印了出來，即是那一部書。其後研究小說史的漸多，如胡適之、馬隅卿、鄭西諦、孫子書諸君，各有收穫，有後來居上之概，但那些似只在後半部，即宋以來的章回小說部分，若是唐以前古逸小說的稽考恐怕還沒有更詳盡的著作，這與古小說鈎沈的工作正是極有關係的。對於畫的愛好使他後來喜歡翻印外國的板畫，編選北平的詩箋，為世人所稱，但是他半生精力所聚的漢石刻畫像終於未能編印出來，或者也還沒有編好吧。

末了我們略談魯迅創作方面的情形。他寫小說其實並不始於狂人日記，辛亥冬天在家裏的時候曾經寫過一篇，以東鄰的富翁為「模特兒」，寫革命的前夜的事，情實不明的革命軍將要進城，富翁與清客閉談商議迎降，頗富於諷刺的色彩。這篇文章未有題名，過了兩三年由我加了一個題目與署名，寄給小說月報，那時還是小冊，係懍鐵樵編輯，承其覆信大加稱賞，登在卷首，可是這年月與題名都完全忘記了，要查民初的幾冊舊日記才可知道。第二次寫小說是眾所共知的新青年時代，所用筆名是魯迅，在晨報副鐫為孫伏園每星期日寫阿Q正傳則又署名巴人，所寫隨感錄大抵署名唐侯，我

也有一兩篇是用這個著名的，都登在新青年上，近來看見有人爲魯迅編一本集子，裏邊所收就有一篇是我寫的，後來又有人選入什麼讀本內，覺得有點好笑。當時世間頗疑巴人是蒲伯英，魯迅則終於無從推測，教育部中有時紛紛議論，毀譽不一，魯迅就在旁邊，茫然相對，是很有「幽默」趣味的事。他爲什麼這樣做的呢？並不如別人所說，因爲言論激烈所以匿名，實在只如上文所說不求聞達，但求自由的想或寫，不要學者文人的名，自然也並不爲利，新青年是無報酬的，晨報副刊多不過一字一二厘罷了，以這種態度治學問或做創作，這纔能夠有獨到之見，獨創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問工作大小都有價值，與制藝異也。魯迅寫小說散文又有一特點，爲別人所不能及者，即對於中國民族的深刻的觀察。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着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豫才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譬如讀過曲洧舊聞裏的「因子巷」一則，誰會再忘記，會不與一個小人物的懺悔所記的事情同樣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書本裏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裏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的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從這一點說來，阿Q正傳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羅批評家所（會）痛罵也正是應該的。這是寄悲憤絕望於幽默，在從前那篇小文裏我會說用的是顯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當時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認的，正如炭畫一般裏邊沒有一點光與空氣，到處是愚與惡，而愚與惡又復厲害到可笑的程度。有些牧歌式的小話都非佳作，藥裏稍露出一點的情熱，這是對於死者的，而死者又已是做了「藥」了，此外就再也沒有東西可以寄託希望與感情。不被禮

教吃了肉去就難免被做成「藥渣」這是魯迅對於世間的恐怖，在作品上常表現出來，事實上也是如此。講到這裏，我的話似乎可以停止了，因為我只想略講魯迅的學問藝術上的工作的始基，這有些事情是人家所不能知道的，至於其他問題能談的人很多，還不如等他們來談罷。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北平。

（宇宙風第二十九期）

## 關於魯迅之二

知堂

我爲宇宙風寫了一篇關於魯迅的學問的小文之後，便擬暫時不再寫這類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東京的新聞雜誌社的囑託都一律謝絕了，因爲我覺得多寫有點近乎投機學時髦，雖然我所有的資料都是事實，並不是普通宦鄉要則裏的那些祝文祭文。說是事實，似乎有價值却也沒價值，因爲這多是平淡無奇的，不是奇蹟，不足以滿足觀衆的欲望。一個人的平淡無奇的事實本是傳記中的最好資料，但唯一的條件是要大家把他當做「人」去看，不是當做「神」——即是偶像或傀儡，這才有一點用處，若是神則所需要者自然別有神話與其神學在也。乃宇宙風社來信叫我再寫一篇，略說豫才在東京時的文學的修養，算作前文的補遺，因爲我在那裏邊曾經提及，却没有敘述。這也成爲一種理由，所以補寫了這篇小文，姑且當作一點添頭也罷。

豫才的求學時期可以分作三個段落，即自光緒戊戌（一八九八）至辛丑（一九〇一）在南

京爲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在東京及仙臺爲中期，自丙午至己酉（一九〇九）又在東京爲後期。這裏我所要說的只是後期，因爲如他的自述所說，從仙臺回到東京以後他才決定要弄文學。但是在這以前他也未嘗不喜歡文學，不過只是賞玩而非攻究，且對於文學也還未脫去舊的觀念。在南京的時候，豫才就注意嚴幾道的譯書，自天演論以至法意，都陸續購讀。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遺事出後，隨出隨買，我記得最後的一部是在東京神田的中國書林所買的黑太子南征錄，一總大約有二三十種罷。其時「冷血」的文章正很特新，他所譯述的仙女緣、白雲塔我至今還約略記得，還有一篇露俄（Victor Hugo）的偵探談似的短篇小說，叫作什麼尤皮的，寫得很有意思，蘇曼殊又同陳獨秀在國民日日新聞上譯登慘世界，於是一時露俄成爲我們的愛讀書，蒐來些英日文譯本來看。末了是梁任公所編刊的新小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有更大不會更小。梁任公的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當初讀了的確很有影響，雖然對於小說的性質與種類後來意見稍稍改變，大抵由科學或政治的小說漸轉到更純粹的文藝作品上去了。不過這只是不看重文學之直接的教訓作用，本意還沒有什麼變更，即仍主張以文學來感化社會，振興民族精神，用後來的熟語來說，可以說是屬於爲人生的藝術這一派的。丙午年夏天豫才在仙臺的醫學專門學校退了學，回家去結婚，其時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練兵處考取留學日本，在校裏閑住半年，這才決定被派去學習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轉，同豫才到東京去。豫才再到東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經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不必重述，簡單的一句話就是欲救中國須從文學始。他的第一步的

運動是辦雜誌。那時留學生辦的雜誌並不少，但是沒有一種是講文學的，所以發心想要創辦，名字定爲新生——這是否借用但丁的，有點記不清楚了，但多少總有關係。其時留學界的空氣是偏重實用，什九學法政，其次是理工，對於文學都很輕視，新生的消息傳出去時，大家頗以爲奇，有人開玩笑說：這不會是學台所取的進學新生麼？又有人（彷彿記得是胡仁源）對豫才說：你弄文學做甚，有什麼用處？答云：學文科的人知道學理工也有用處，這便是好處。客乃默然。看這種情形，新生的不能辦得好原是當然的。新生的撰述人共有幾個，我不大記得了，確實的人數裏有一位許季黻（壽裳）聽說還有袁文敷，但他往西洋去後就沒有通信。結果這雜誌沒有能辦成。我會根據安特路朗（Andrew Laro）的幾種書寫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話，稿今已散失，雜誌的原稿紙却還有好些存在。

辦雜誌不成功，第二步的計畫是來譯書。翻譯比較通俗的書賣錢是別一件事，賠錢介紹文學又是一件事，這所說的自然是屬於後者。結果經營了好久，總算印出了兩冊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筆，說明宗旨云：

「域外小說集爲書詞致樸訥，不足方近世名人譯本，特收錄至審慎，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由此始入華土。使有士卓特，不爲常俗所囿，必將掣然有當於心，按邦國時期，籍讀其心聲，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則此雖大海之微瀕與，而性解思惟，實寓於此。中國譯界，亦由是無遲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過了十一年頭，民國九年春天，上海羣益書社願意重印，豫才又加了一篇新序（此文係署我的名字，但實豫才所作，故苦雨齋跋文中未會收入。）頭幾節是敘述當初的情形，可以抄



在這裏：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却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多少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介紹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裏。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失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這裏可以附註幾句：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印了一千本，第二冊只有五百本。印刷費是蔣抑卮（鴻林）代

付的，那時蔣君來東京醫治耳疾，聽見譯書的計畫甚爲贊成，願意幫忙，上海寄售處也即是他的家網緞莊。那個去試驗買書的則是許季勳也。

域外小說集兩冊中共收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思尼亞一人二篇，芬蘭一人一篇。從這邊可以看出有一點特性來，卽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一是偏重被壓迫民族也。其中有俄國的安特來夫 (Leonid Andrejev) 作二篇，伽爾洵 (V. Garshin) 作一篇，係豫才根據德文本所譯。豫才不知何故深好安特來夫，我所能懂而喜歡者只有短篇齒痛 (Bar Tolst) 七個絞死的人與大時代的小人物的懺悔二書耳。那時日本翻譯俄國文學尚不甚發達，比較的紹介得早且亦稍多的要算屠介涅夫，我們也用心蒐求他的作品，但只是珍重，別無翻譯的意思。每月初各種雜誌出版，我們便忙着尋找，如有一篇關於俄文學的紹介或翻譯，一定要去買來，把這篇拆出保存，至於波蘭自然更好，不過除了你往何處去，火與劍之外不會有人講到的，所以沒有什麼希望。此外再查英德文書目，設法購求古怪國度的作品，大抵以俄、波蘭、捷克、塞爾比亞、勃耳伽利亞、波思尼亞、芬蘭、匈加利、羅馬尼亞、新希臘爲主，其次是丹麥、瑞威、瑞典、荷蘭等，西班牙意大利便不大注意了。那時日本大談自然主義，這也覺得是很有意思的事，但是所買的法國著作大約也只是葉羅貝爾、莫泊三、左拉諸大師的二三卷，與詩人波特萊耳、威耳倫的一二小冊子而已。上邊所說偏僻的作品英譯很少，德譯較多，又多收入勒克蘭等叢刊中，價廉易得，常開單託相模屋書店向丸善定購，書單一大張而算賬起來沒有多少錢，書店的不憚煩肯幫忙也是很可感的，相模屋主人小澤死於肺病，於今却已有廿年了。德文雜誌中

不少這種譯文，可是價太貴，只能於舊書攤上求之，也得了許多，其中有名叫什麼 Aus Fremden Zungen (記不清楚是否如此)的一種，內容最好，曾有一篇批評荷蘭凡藹單的文章，豫才的讀小約翰與翻譯的意思實在起，因於此的。

這許多作家中間，豫才所最喜歡的是安特來夫，或者這與愛李長吉有點關係罷，雖然也不能確說，此外有伽爾洵，其四日一篇已譯登域外小說集中，又有紅花則與萊耳孟托夫 (M. Lermontov) 的當代英雄，契訶夫 (A. Tschekov) 的決鬪，均未及譯，又甚喜科洛連珂 (V. Korolenko) 後來只由我譯其瑪加耳的夢一篇而已。高爾基雖已有名，母親也有各種譯本了，但豫才不甚注意，他所最受影響的却是果戈里 (N. Gogol) 死魂靈還居第二位，第一重要的還是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兩個伊凡尼支打架，喜劇巡按等。波蘭作家最重要的是顯克微支 (H. Sienkiewicz) 樂人揚珂等三篇，我都譯出登在小說集內，其傑作灰書後亦譯出，又得勝的巴耳得克未譯，至今以為憾事。用幽默的筆法寫陰慘的事跡，這是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傳的成功其原因亦在於此，此蓋為不懂幽默而亂罵亂捧的人所不及知者也。(正傳第一章的那樣纏夾亦有理由，蓋意在諷刺歷史吏癖與者據癖，但此本無甚惡意，與故事新編中的治水有異。) 捷克有納盧陀 (Narada) 扶爾赫列支奇 (U-rehlicki) 亦為豫才所喜，又芬蘭乞食詩人丕佛林多 (Päivänika) 所作小說集亦所愛讀不釋者，均未翻譯。匈加利則有詩人裴家飛 (Petöfi Sandor) 死於革命之戰，豫才為河南雜誌作摩羅詩力說，表章擺倫等人的「撒但派」而以裴家飛為之繼，甚致贊美，其德譯詩集一卷，又小說曰絞手之繩，從

舊書攤得來時已破舊，豫才甚珍重之。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森鷗外、上田敏、長谷川二葉亭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評或譯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諧小說，我是貓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陸續買讀，又熱心讀其每日在朝日新聞上所載的虞美人草，至於島崎藤村等的作品則始終未曾過問，自然主義盛行時亦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紅綠的鴨一讀，似不甚感興趣。豫才後日所作小說雖與漱石作風不似，但其嘲諷中輕妙的筆致實頗受漱石的影響，而其深刻沈重處乃自果戈里與顯克微支來也。豫才於拉丁民族的藝術似無興會，德國則只取尼采一人，札拉圖斯忒如是說常在案頭，會將序說一篇譯出登雜誌上，這大約是新潮吧。尼采之進化論的倫理觀我也覺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歡演劇式的東西，那種格調與文章就不大合我的胃口，所以我的一冊英譯本也擱在書箱裏多年沒有拿出來了。

豫才在醫學校的時候學的是德文，所以後來就專學德文，在東京的獨逸語學協會的學校聽講。丁未年（一九〇七）回了幾個友人共學俄文，有季黻、陳子英、濬，因徐錫麟案避難來東京，陶望潮（鑄，後以字行曰冶公）、汪公權、劉申叔的親屬，後以偵探嫌疑被同盟會人暗殺於上海，共六人，教師名孔特夫人（Maria Konde），居於神田，蓋以革命逃至日本者。未幾子英先退，獨自從師學。望潮因將往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亦去，四人暫時支撐，卒因財力不繼而散。戊申年（一九〇八）從太炎先生講學，來者有季黻、錢均甫（家治）、朱遇先（希祖）、錢德潛（夏，今改名玄同）、朱蓬仙（宗萊）、龔未生（寶銓），共八人，每星期日至小石川的民報社聽講說文解字。丙丁之際我們翻譯小

說，還多用林氏的筆調，這時候就有點不滿意，即嚴氏的文章也嫌他有八股氣了。以後寫文多喜用本字古義，域外小說集中大都如此，斯諦普虐克（Stepniak）的一文錢（這篇小品我至今還是很喜歡）曾登在民報上，請太炎先生看過，改定好些地方，至民九重印，因怕印刷爲難，始將這些古字再改爲通用的字。這雖似一件小事，但影響却並不細小，如寫鳥字下面必只兩點，見樑字必覺得討嫌，卽其一例，此所謂文字上的一種潔癖，與復古全無關係，且正以有此潔癖乃能知復古之無謂，蓋一般復古之徒皆不通，本不配談，若穿深衣寫篆字的復古，雖是高明而亦因此乃不可能也。

豫才那時的理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爲主，我則取其反抗壓制也。但他始終不會加入同盟會，雖然時常出入民報社，所與往來者多是同盟會的人。他也沒有入光復會。當時陶煥卿（成章）也亡命來東京，因爲同鄉的關係常來談天，未生大抵同來。煥卿正在連絡江浙會黨，計畫起義，太炎先生每戲呼爲煥強盜或煥皇帝，來寓時大抵談某地不久可以「動」，否則講春秋時外交或戰爭情形，口講指畫，歷歷如在目前。嘗避日本警吏注意，攜文件一部分來寓屬代收，有洋抄本一，係會黨的聯合會章，記有一條云，凡犯規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紅布上蓋印，又一枚紅緞者，云是「龍頭」。煥卿嘗笑語曰，填給一張正龍頭的票布何如？數月後煥卿移居，乃復來取去。以浙東人的關係，豫才似乎應該是光復會中人。然而又不然。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我所記述的都重在事實，並不在意義，這裏也只是報告這麼一件事實罷了。

這篇補遺裏所記是丙午至己酉這四五年間的事，在魯迅一生中屬於早年而且也是一個很短

的時期，我所要說的本來就只是這一點，所以就打住了。我嘗說過，豫才早年的事情大約我要算知道得頂多，晚年的是在上海的，我的兄弟懂得頂清楚，所以關於晚年的事我一句話都沒有說過，即不知爲不知也，早年也且只談這一部分，差不多全是平淡無奇的事，假如可取當在於此，但或者無可取也就在於此乎。

廿五年十一月七日，在北平。

附記：爲行文便利起見，除特別表示敬禮者外，人名一律稱姓字，不別加敬稱。

（字宙風三十期）

## 魯迅先生的生平

張一林

我們要了解魯迅先生的生活，理解他的思想，應該從他一生中屢次的鬭爭的意義中去下手。中國近幾十年來，自辛亥革命到現在，經過了幾次革命的高潮，這中間，在文化思想上有五卅的解放運動，在反封建反軍閥惡勢力上有三一八大流血的事件，九一八以後有國土的淪陷和民族的危機，有廣大的救亡運動的展開，在這大革命時代的尖端上，很牢固地把握住了時代的精神，他的思想，我們可以在他的作品——創作和雜文中間看的出來，同時在那上面也很明顯地的表現出他那戰鬥的前進的生活精神。辛亥革命——誇大的說——這一個劃時代的巨大變革，在這次革命的浪潮裏面，滿清政府被推翻，幾千年來的封建勢力遭到了部分的摧毀，而作爲一切基礎的經濟，到底因爲變革的緩滯沒能趕得上驟變的時代，結果徹底的大革命沒有成功，只使陳腐的軀殼和古舊的骨架換了一付新的形式，新的表面。自然這次蘊藏着希望的變革運動是失敗了，那麼他和這個時代的聯繫是

怎樣的呢？這可以他這個時候的作品像——吶喊、彷徨等可以看出來。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行將崩潰的破產的農村，早年的時間在鄉村中生活，對農村生活的窮苦和民衆在經濟崩潰中的掙扎情形，都有很深刻的體驗，造成難以磨滅的印象。以後進過海軍學校，接着跑到日本去學醫，最後才走到文學的路上來。他學醫的動機，是由於早年他父親的病因為醫治不得法而亡故，更見到許多在病痛中掙扎的窮人在中醫的治療下送了命，他漸漸的覺悟到庸碌的中醫是一種有意無意的騙子，對被騙的人們起了深厚的同情，這樣，他便決心學醫，預備解救人們的痛苦。然而他終歸治了文學，這個原因是當時在日俄戰爭，他在電影上看見一個強壯的中國人，因為作俄國的軍事偵探而被日本人砍頭示衆的事，他才感到學醫並不是十分緊要的，如果愚昧無知，即使體格健全對於國家也沒有多大用處，不如從事文學工作，以便改革他們的精神，啓發他們的愚昧，這樣，魯迅先生才走上了文學的路。

在五卅以前，魯迅先生作了許多翻譯工作，譯了很多弱小民族的作品。無疑的，弱小民族的介紹是他的着眼點。我們從他對弱小者的關心，被壓迫者的同情，拋棄個人的利害，而為整個民族着想，可以從這點了解壯年時代的魯迅先生。

在五卅時代，魯迅先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封建惡勢力的攻擊。他覺得在幾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教養下，中國人受的毒害太深了，若沒有澈底的改革，真正的革命很難樹立下基礎，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對封建勢力有很露骨的表现和狠毒的攻擊。他的作品表現了反映了一個時代。唯其這樣，他的作品更增加了他的偉大性。至於他那藝術的筆劃畫出的代表時代的典型阿Q，有些人以為

是已經死去了。實則阿Q代表了過去一個很長的時代，現在也儘有很多阿Q的面影存在。現在我們預備把魯迅先生的思想和生活跟各個時代再分別的予以說明。

五四運動時代——五四運動時，中國的羣衆都懷着普遍的對帝國主義的憤怒，所以反帝的情緒十分高漲，但在歐戰以後，我們所受的帝國主義壓迫並不因爲響亮的反帝口號而有很大實惠。而當時的文化和學術界正是現着混沌的現象，在一切理論上，文學上，哲學上，對於隔離現實很遠的過去的古典文學加以盡情的批判和推翻，對於現實各關的論爭攻擊，魯迅先生是盡了最大的努力的。因爲當時封建遺毒仍然存在，所以魯迅鬪爭的目標，是針對着舊的目標，吃人的禮教以及披了新外衣而出現的骷髏，對這方面，他也盡了很大的努力！他在創作上及其他各方面都有着顯然的戰績和價值，這種戰功是偉大的！

有人說他只有破壞沒有建設，這是不對的，他不但對舊的盡了反對和破壞的責任，同時也作了很多新的建設工作。五四運動以後，舊思想又因爲舊勢力的抬頭而活躍，學衡雜誌便是其代表，他們還從國外搬來些偶像，像太戈爾等的東方文明，這種舊勢力的死灰復燃，很惹起魯迅的憤怒，他正面的同「學衡」衝突，同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敵人代表章士釗衝突，這衝突不是因爲章士釗免了他在教育部的一個小官，魯迅並不要報復個人的私怨，而是奮身的和惡勢力的代表者們搏鬥。這足以使我們認識魯迅先生的偉大吧！如果五四以前推至辛亥革命算他生活的第一階段的話，這五四運動便是魯迅生活的第二階段了。



從五卅到北伐時代。——是他生活的第三階段。五卅前後，帝國主義者加緊的壓迫，使中國民衆都有了很大的覺醒，都認識了集體力是偉大的，也明白了，人只是羔羊似的，永遠是會受人宰割。在接連着幾次的五卅，三一八，北伐等巨大的鬪爭裏，中國的工人、學生、農民，都普遍的參加了鬪爭的聯合戰線，在鬪爭的過程中，因為有廣大羣衆作爲堅固的基礎，所以北洋軍閥能夠很快的塌了台，不可一世的大英帝國，也感到戰慄。

而在這些鬪爭中，三一八北平的學生運動，對魯迅先生尤其是有很大的影響。這運動中，青年男女的英勇，造成了殘酷的大流血，北洋軍閥也不得不露出猙獰的面孔。魯迅先生在他的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中，以一隻有力的筆描出當時統治者的凶狠，將他赤裸裸的加以無情的暴露，這兩本集子就是他攻擊政府的一些紀錄。魯迅先生對熱血的青年抱着很大的同情，以致走進了他們的隊伍，終於因為他參加了這幕偉大悲壯的鬪爭，不得不從惡勢力淵藪的北京被排擠出來，不得不跑到廈門、廣州去流落飄泊。這個時期，魯迅先生比較冷靜些，然而他的冷靜只限於表面，他的內心，仍燃燒着熱誠，這事可以從他的南下看出的。他從一片黑暗的北方跑到南方去，就足夠表明他對黑暗的憎惡和對光明的追求了。我們更可以看到一位不在黑暗的勢力下屈伏，而却在黑暗中成長了完美的人格！

魯迅先生生活的第四階段，可以拿九一八作分界線。這個時期是中國人民最痛苦的時候，農民大眾一方爲着農村經濟崩潰而遭受最大痛苦，一方帝國主義又割去了我們廣大的土地，在這種內外交迫的情勢下，中國人民的悲憤與苦痛自然是不消說的。在魯迅這個時代的作品中，有二心集、三

閉塞等等。這個時期，他的生活在一種不自由的空氣中，受着一種嚴重的束縛與迫害，但他却仍然憑他那熟練的技巧爲武裝，從事對帝國主義、漢奸的攻擊，以及對第三種人的鬭爭。他以爲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面，階級之間是存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第三種人却正希圖站在這溝上，以躲避那正當的鬭爭，他認爲是對反帝的陣線不利的，所以盡力於第三種人的廓清的工作。此外，他對提倡幽默的論語派的鬭爭，到北平的幾次演講，對於文化都有着很大的貢獻。

一九三六年也可以作爲魯迅先生生活的第五個階段。一九三六年的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下，更進於一個悲慘的境遇了。東北收復不但沒有希望，而華北五省、華中、華南也不斷地在深深的危機中了。在這種情勢下，每個有救國的熱心和不願作亡國奴的人們都勇敢的站起來了，魯迅先生也加入了文化界的聯合戰線，從事於挽救危亡的民族救亡工作。這種文學界的聯合戰線，因爲內部意見的不同，而提出了兩個口號：一個是中國文藝家協會所提出的「國防文學」，一個便是魯迅先生所支持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魯迅先生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黨派的人都可以在此抗日的口號下聯合起來。他在「答徐懋庸」的信裏對於這些問題都有很好的說明。爲了魯迅先生的指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需要提倡的，在抗日第一的口號下，現階段的中國文化界應該是各黨各派聯合的，而不是各黨各派的混合。而國防文學在現階段也是需要的，有加以強調的必要。但我們覺得只是國防文學還不夠，否則水滸傳也會有成爲國防文學的典型的可能。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的意義，較之國防文學確更完整，在目前抗日救國時期，這個口號固然適用，在將來現實

情形發展到更前進的階段，也仍然適用。魯迅先生提這口號和對這口號的解釋，實在是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明確的路途。以上的這個概略的說明，是指出魯迅對各個時代的聯繫，我們把魯迅放在時代的天秤上，就可以衡量出他的真正的價值。魯迅先生的思想是一貫的，生活的態度是嚴肅的，在他那一貫的生活精神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自己的路。

在下面，我們可以把魯迅先生一生中歷次的鬭爭作一次簡單的說明，他在一生中歷次的鬭爭中間，他的批評顯出極端的深刻，筆鋒也是辛辣的，正因為他鋒芒透露，所以有人囁罵他是刀筆吏。然而我們要明白，魯迅先生的批評論爭是發洩私怨的個人的論爭呢，還是對大眾有利益的論爭呢。很容易明白魯迅的論爭屬於後者，爲了大眾，這種論爭是需要的，絕不同於無聊文人們所打的無謂的筆墨官司。

一、與章士釗的論爭——魯迅先生和章氏爭論的起因，是不是因爲章士釗免了魯迅教部的職務呢？很明白，不是的，章氏是惡勢力的代表，反對新文化運動的罪魁，魯迅先生以一貫的對惡勢力鬭爭的精神，起來和他爭論，是不足怪的。魯迅先生大胆的指出他的罪惡，剝露出他那醜惡的真面，對舊勢力的肅清上，實有很大的意義。

二、與創造社的論爭——民國十七年左右，革命勢力非常高漲，創造社也舉起了革命的旗幟，不過創造社諸作家浪漫氣氛的嚴重，對革命不能不說是一種阻礙的勢力。魯迅先生明白，在革命的進展過程中，不但對外的鬭爭需要，也得作內部的正確的批判。魯迅先生本着這種信念，所以他的筆墨

是需要的，沒有一點浪費。

三、對小品文林語堂及杜衡楊邨人之流的批判——在民族危急的緊急關頭，林語堂之流不但沒有深切的覺悟，却沉溺於幽默裏面，大談其公安竟陵。杜衡楊邨人等所謂第三種人，正在革命者與漢奸之間徘徊，因之引起魯迅先生的不惜。

四、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鬥爭——這是在國防和抗日的共同信念之下而起的一次論爭，這是內部的自我批判，這種論爭不但不會破壞自己的力量，而且相反地更使自己的力量日加強大，不但沒有損害，而且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這種論爭不是對付個人的，這裏面包含着很大的時代意義。

總之，魯迅先生平生都生活在鬭爭中間，這種鬭爭不是對付個人的，每次都含着很大的時代的意義，他使惡勢力一天天斂跡，黑暗一天天變得淡薄……他那種對惡勢力鬭爭的技術是值得學習的，我們追悼他，要學習他的生活，認識他的鬥爭的精神和意義，學習他的「真」。

### 關於研究魯迅先生的幾個基本認識的商榷

（新亞日報十一月四日）

歐陽凡海

我重新拿起魯迅先生底創作來讀的時候，使我越感覺魯迅先生底死對於我們的損失實在太大了。然而他畢竟死了，我們珍愛的魯迅先生底全勞作，只得變成我們底遺產。對這遺產，我們需要清楚透澈的認識。如果讀到文學遺產，尤其是讀到中國底文學遺產，那麼最善地接受魯迅先生底遺產。

是目前的中國最光榮而可誇耀於世界的一件事。

但這事須從研究魯迅先生入手。研究魯迅先生像研究世界上其他的偉大作家一樣，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第一，我們要透讀他底作品，分析他底作品中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影響，研究他底文藝才能底素地及形成過程。第二，最要緊的還是把這一切置入他在創作當時的社會諸條件之中，剖出他底思想，性格，及創作方法的演進過程，斷定他底歷史任務。第三，他幼年時代的生活環境，他底全生活史，以及他在文化與私人方面所受的影響等等……這一切，倒並不能分作第一，第二的次序來研究，却非全般地當作一個有機體來下手不可。然要把這些做到充分的成功，決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我們離魯迅先生逝世的時間太短促了。假如不會當他生前就開始對他的研究，怎麼也不敢冒昧下評斷，就是要想發一些略堪自慰的關於他的議論，我覺得也不容易，因為在我看來，魯迅先生之所以成爲魯迅先生，實在太複雜了，要比高爾基複雜得多，這以魯迅先生底出身及中國底社會條件論，都不足奇怪。現在我這裏只將一些不成系統的直感寫出來，作爲一種研究魯迅先生的初步的商談。

一、冷酷的社會，使一個最悲憫而和善的人不能不怒目而執刀。

有人說魯迅先生底感情是病態的，這論斷是浮面的，而且魯莽的。他在素質上是一個最和善不過的人。當初，他以忠厚待人，而人却欺侮他。社會所給他的待遇，常常是冷酷，奚落，嘲笑，以至於迫害，他只要把他底歷史與他底創作聯繫起來一想就不難明白。看他底創作有大多數的主人公是在奚落與嘲笑之中被殘酷地待遇着的。阿Q如此，孔乙己如此，祥林嫂等等亦如此，他們被社會踐踏着以至

於死亡，這是魯迅先生底「主人公」。這些人們對於魯迅先生是那麼親切，他滿懷着同情心在關心他們，刻畫出他們底痛苦，與他們底心弦一道跳着，一道呼吸着。這是魯迅先生底本來的慈善的心。可是我們底社會不容這人類底良心，他們爲了追逐各自底利慾，以爲純真是傻子，溫厚是白痴，而且這種人正好讓他們分肥，這種事再沒有比在魯迅先生底製作中刻畫得更分明的了，而刻畫得最露骨的是藥。這篇小說：一個青年被綁去殺頭，別人拿包子去醮血吃，人們所談論着的是這一類的話。

「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刺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拏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這是多麼殘酷，簡直是談論殺一隻猪，你分多少斤，我分多少斤。而這種事，在我們底現在仍然天天進行着，而且越進行越熱鬧了。但爲這種事而憤慨而悲痛的，是藥底作者魯迅先生。狂人日記底主人公簡直是代表魯迅先生說話。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着，仔細看了半夜，纔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着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先生簡直可以發狂，他把精神寄托在被虐待底人們身上，所以他開始吶喊，而終於和被蹂躪，被迫害，被虐待的我們一道來號叫了。他底和善的心裏，現在填滿了炸藥，他只能在淤積起來的血底下挖一個小孔來呼吸，然而他知道，知有從血路裏殺出去，才能保持住人類底慈憫與和善。我們看見社戲中的魯迅是多麼可愛，天真，而且也照見了魯迅先生那顆對兒童的貼切的心，他在三十以後，

仍然不失去一顆赤子之心。呵就是他對於動物對於鴨，對於兔，是那麼的悲憫，他所寫的鴨底喜劇，兔與貓，完全襯出了他對人世間造物的深厚的愛。然而他以這種愛來對人，得到什麼報酬呢，上面已經說過了，這裏還有一則逸話：孫福熙底我所見於「示衆」者一文中有一個註說，魯迅先生「在教室試驗輕氣的燃燒，因為忘記攜帶火柴了，故於出去時告學生勿動收好了的輕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烈。但是取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發了；等到手裏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見前兩行只留着空位，這裏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都避在後面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京報副刊）

他以實話告訴學生混入空氣要爆裂，而學生倒利用他底知識去作弄他。這不過是學生底惡作劇，社會上更不消說，爲了博得自己快樂，人們都覺得阿Q處死時遊街而不唱一齣戲是遺恨，這是何等心痛的告白與充滿同情的抗議。

魯迅先生底一顆慈憫的心，隱藏在他底悲憤的面影之下。

## 二、民族主義者，同時又是國際主義者的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裏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這是魯迅先生到日本去學習的志誓；大則促進國人對維新的信仰，戰爭時便去當軍醫，小則可以救治他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夢是如何美滿，原來他自十歲以後，即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在這路途，他開始看見「

世人的真面目」了，他在這世界上變成一個窮孩子，寄在一個親戚家裏嘗盡了世間的冷遇和排斥，他又回到自己那既已破落到一無所有的家裏，而回家，他底父親却患了重病，他說那時他「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却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嘗盡這一切侮蔑與苦痛，他仍然救治不起他底父親，因為他底父親終於還是被中醫誤了。他說：「開方的藥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是不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他自己是一個被擯斥者，被蔑視者，他同情被擯斥的，被蔑視的人，他憤恨一切壓迫與蹂躪。同時，他底父親也和他一樣受種種侮蔑，並且被奇特的中醫所誤死了。因此，他不但在小小的心房裏，埋伏下後日對貧苦大眾的濃烈的同情心，並且意識地立志要去救治和他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底疾苦，所以他父親死後，當他接了母親流着淚給他的八塊錢路費而到南京去入水師學校，一看見了木版的全體新論，化學衛生論和天演論，便毫不遲疑的把科學接受了。於是他說：「先前的醫生的議論和方藥，和現在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正當那時候，就是正當他個人被欺虐的時候，他底國家，他底民族也被欺虐得不成樣子，一八九四年，那時他十三歲，有甲午之戰，隨後一八九八年有戊戌政變，一九〇〇年又有庚子事件，而前此，鴉片戰爭，五口通商等等喪權辱國的條約，是一件接一件而來的，整個中國也和魯迅先生底家庭一樣崩塌了。



於是落在蹂躪、壓迫、欺虐、凌辱之中，所以魯迅先生去學醫，不但立志要救治像他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的疾苦，並且準備戰爭時去當軍醫，一面又藉此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然而魯迅先生決不是個狹隘的愛國主義者。他並沒有像我們底國粹主義者那樣死抱住中國底「精神文明」，他相反的，要以西醫打倒中醫，以科學救中國，他救中國民族的工具並不是「睡獅說」，却是主張中國也和日本一樣維新，而他又相信「日本維新是發端於西方醫學」，這樣，他站在國際性的西醫立場上去救中國了。他底學籍便「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裏。」

魯迅先生挽救民族的這種志望之中的國際性，以後更發展了。魯迅先生對國粹主義的那種經久而不懈的攻擊，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多目的一頁。他在一件小事（一九二〇年七月）裏面就表明了他永遠不能忘記一個黃包車夫扶助弱者與自我犧牲的精神，這是民國六年冬天，一九一七年的事，過了三年，他寫道：「獨有這件小事，却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果然，他以後鼓着百倍勇氣，把全部希望放在勞苦大眾身上，而不屈不撓地和勞苦大眾一道向帝國主義要求中華民族的解放了。這是明若光火的事實，現在，在這短文裏，可不必有更多的敘述了。

### 三、真摯濃烈的感情隱藏在冷靜的觀察中。

魯迅先生抱着滿腔熱情到日本去學醫，要想救中國，救他人底疾苦。但現實馬上就來叫他底熱情碰壁了。第一回是以醫救國的夢碰壁，他說「有一回，（在日本醫學專門學校裏看電影——作者

（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着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衆，而圍着的便是來賞鑑這示衆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與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先生從醫學轉到文藝上來了，他到東京去尋同志，好不容易找到幾個人，便商量辦雜誌，取名新生。但是他又碰壁了，這一次的碰壁，據他自己的話，則對他底文學生涯，有了決定的影響。我們先聽他自述：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剩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創始時候既已背時，失敗時候當然無可告語，而其後却連這三個人也都爲各自的運命所驅策，不能在一處縱談將來的好夢了，這就是我們的並未產生的新生的結局。」

「我感到未嘗經驗的無聊，是自此以後的事。我當初是不知所以然的，後來想，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人生，而生人並不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於是以前所感到者爲寂寞。」

「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

魯迅先生墮入這悲哀的寂寞中了，而這寂寞的毒蛇纏住了他底靈魂。這樣，他滿腔的熱血，激蕩着的感情，便像一把猛火一樣，被封入一個冷罅中。我可以這樣猜測：假如魯迅先生順順利利把新生產生出來，在社會中得到反應，那他底熱情也許一瀉而下，說不定，中國新興市民底浪漫主義任務就擱在他肩上了。或者我又可以這樣想：新生失敗後，即他「叫喊於人生」，生人不睬他，他不得不悲哀，被他所感到的寂寞所纏住，他底熱情於是不能不在一種壓抑之下被封存起來了；在這兒，可以從他底歷史中，找出他底冷靜觀察的現實主義的根原來，自然，他創作中的冷雋的刻畫與現實主義的描寫，來源是相當複雜的。但我說到這裏，不妨順途問一問他底冷靜是否在此也有根源呢？——好吧，我再說我底他底第一篇小說在一九一八年發表了，叫作狂人日記，我們底魯迅先生用那樣冷雋的筆來刻畫他底主人公，簡直令人苦悶。他底藥，把世人的殘酷和盤托出，簡直如高爾基所說的連根拔起，使人們見了，不禁寒慄。他底小說，很少不是這樣的，就是寫兒童的小說，他也沒有把他對兒童的愛寫到表面上來；他底傷逝，總算是一篇戀愛小說了，但貫穿小說全體的，仍然是對平庸女性的不容情的分析，（一點掩飾也不帶）和對涓生的明晰的解剖。再說到他底雜感文吧，那大部分是刻骨地描畫他底對象，毫無遺漏地暴露他底敵人的。世人多以為魯迅先生冷酷無情，想來就是爲此。然而這不是魯迅先生底一面，實際上像我前面所說，他對他作品中的主人公，有無限的同情，他把他底苦惱寄托在阿Q身上，這話也許大家都以為然，但只要你仔細看，你一定會發覺阿Q是怎樣的天真，魯迅先生簡直對他含着慈愛的淚，這種隱藏在冷靜的刻畫之下的火熱的激情，仍然無可掩飾。在他底

冷靜的描寫裏，不但包藏着對被壓榨者的深切的同情，並且也顯現着對豪紳地主的猛烈的攻擊。像他暴露阿Q正傳中的趙太爺那樣，他早已對這些人們滿懷敵意了。

但魯迅先生底感情決不是直接吐露的。他底感情在一種長久的高壓之下結晶入他底冷靜之中，這是他底特性之一，所以他底作品，一見之下，宛如是冷冰冰的，殘酷的，只有你細細吟味，纔發見那冷藏器中的烈火，而且你越吟味，越見那火熱得炙人，而宛如就要爆炸出來，把作品本身炸燬的一般。這在魯迅先生底雜感文中更爲看得明顯。他沒有一篇雜感文不是充滿着敵意，友情，愛，憤激，苦惱，悲哀，寂寞……等等抒情成分的，但他偏不正面去抒情，他底情感藏匿在字裏行間，藏匿在刻骨的描畫之中。若說到他底抒情成分帶得最濃烈的雜感文，應該推憶章素園君與爲了忘却的紀念二文尤以爲了忘却的紀念一文，簡直可以說是一篇劃時古的史詩。只要看了這一篇文章，便足以了解魯迅先生底感情是如何真摯，他底愛與恨是如何濃烈。然而就使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先生底濃烈的感情，仍然在他底強制之下，被他底筆壓縮着，也是因爲如此，那種感情便愈益見得要爆炸的樣子了。不過這幾篇文章可以說是魯迅先生一生中罕有的放任了他底感情，在別的文章中，他底感情是十倍於此地被冷靜的觀察所埋藏着的。

#### 四、沒有一個細胞是妥協的。

魯迅先生一直到死爲止，他所提示於我們的，是對敵人放鬆不得。

當初，他攻擊國民性底弱點，而且這似乎流貫於他全部勞作之中，但後來他和具體的對象作起

戰來了因爲他自從抱了美好的夢走到現實社會來之後，他漸漸發見了許多障礙美夢實現的死對頭。於是他便了解到要「善」必須先除「惡」了。他開始培植國粹主義，在他底小說裏對封建殘餘一一加以嘲笑，他攻擊陳西滢教授，攻擊新月派，件件是不放鬆，不忘記，也不會懈怠的。他勸人說：「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自衛。」（兩地書）他不容於北平的章士釗，便毅然離開，到廈門，到廣州，見了廣州的革命不符所望，仍又加以攻擊，就是當他被清黨當時的血戰得目瞪口呆，而暗中被監視在廣州的時候，他雖然爲了「自衛」而沉默了一點，但他並沒有妥協，他當時所講演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雖然極力避免嫌疑，却沒有一點妥協投降的成分，而且相反的，對反動階級曲曲折折地加以諷刺。

他對他敵人的憎惡，簡直使他不計較自己底成敗。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底雜感文多於他底創作三倍以上，這原因雖然不止一端，但有部分的原因，可歸之於他戰鬥精神的要求。因爲用直接了當的辦法去攻擊他底敵人，比之用借題發揮的辦法，更能滿足一個戰士底要求。魯迅先生從小就由境遇在他心中培植了一種反抗黑暗的精神，這種精神，以後更由黑暗的社會加以激發，以使他底每個細胞，每根毫毛都成爲戰鬥的，不妥協的，澈底的革命主義者。

##### 五、猜疑，執拗，不放鬆的攻擊，並不是計較個人底榮譽。

這兒應該不要忘記提起一件最重要，而又最易被忽略，同時又是世人所最不能釋然的事。我不敢說我對這件事能夠下確斷，但如果研究魯迅先生，忘記了研究這件事，那是一個最大的遺恨。所以

我不能不在這裏提供我已經得到的意見：

如果允許我不盲目崇拜魯迅先生，那麼我應該坦白說，魯迅先生和高爾基一樣，一生中也有過一時的糊塗，這種一時的糊塗，根源於他底忠厚、溫和，然而他因此在社會上受人欺待的回數也就不少，結果他便不能不對人多猜疑，比方他在紀念柔石的文章中這樣說：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些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鋼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南腔北調集）他常常和別人發生誤會，不容易和人合得來，大約都由於這種猜疑，起先他對青年抱希望，「對於青年則必推讓，或默然甘受損失。不料他們竟以為可欺……」使他又從實際中認識青年也未必個個都好，於是他對青年也不能不時常猜疑了。這種猜疑，常由他底執拗擴大下去。不過我想事情的發生並不這樣簡單，正確說，把所謂「猜疑」與「執拗」這些名詞單獨提出來總不免發生語病，他底性格的多面與複雜是不消說的，照理應該在有機的整體中去說明。我這裏所提到的，只不過覺得這個側面並不有害於他底戰鬥性底公正，着重地有使人明白的必要。如我前面所說，魯迅先生對他底敵人是不放鬆的，他慣於作持久戰。然而不管他底猜疑，他底執拗，以至不懈的筆戰，他都並不是為他個人打算。他所要執拗地攻擊，要猜疑的動機，完全是為了對抗黑暗勢力。這可以用他和創造社的筆戰來證明。魯

迅先生底筆戰史中，應該推和創造社的筆戰最猛烈，也最引動世人注目。「到廣州後，對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再向舊社會進攻」（兩地書）。當他到廣州去的時候，他正在這樣找尋戰友，當他回到上海之後，雖然創造社、太陽社以及許多所謂進步的青年都向他圍攻，然而他終於還是和圍攻者握起手來了。他培擊北平的紳士們，向舊社會進攻，却並不和舊社會握手，青年們圍攻他，他也不因此投入舊社會懷中，倒反而和青年們握手了。爲什麼青年們是可以和他聯合起來進攻舊社會的，而且青年們所代表的階級，正使他堅信他在一件小事中所得到的啓示，於是他堅信了他對舊社會的必勝的攻擊，增長了他底勇氣和希望。所以魯迅先生始終是爲中華民族底公益而戰鬥，而執拗的。他沒有一回讓他底猜疑，執拗，筆戰變成個人主義的東西過。他底血液裏燃燒着民族與人類底希望和前途，他沒有計及個人底榮辱。

#### 六、魯迅先生底思維方法。

因爲已經把魯迅先生說了許多，關於這點，我想只要稍爲指明，就可明白的了。

我們回頭去看看他底進步過程：他底思想底結論，本質上是得之於現實生活中的。他親身受了社會底欺虐，於是他看穿了人類底冷酷，無情，虛偽，愚妄；他親眼看見自己底父親被奇特的藥醫治得終於死了，於是他漸漸悟到中醫的騙人，他親眼看見倔強的中國人被綁起來以殺頭當作示衆的材料，才悟到若是無智，體雖強亦無用，乃毅然拋醫而就文藝；他親眼看見了人力車夫底偉大行爲，乃悟出了人類底希望，甚至於他要親嘗了青年人對他的欺騙，才又明白了青年人未必全可靠。他底思想，

不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而是從具體的事實出發。他底文章多是發揮具體的事實，把真實寫出來，使你們在真實中得到真理；他很少，幾乎不會說過空洞的理論，即使他近年發揮過近於理論的文章，也決不是空洞的，他底理論中橫溢着現實的血肉，這一點，他可與高爾基、巴爾札克、匹敵。也是因為這樣，他底勞作有着鮮活的生命。

但我決不是說他底思想是道地的中國貨。我沒有這種意思，我指的是他底思維方法，如果他受何種思想底影響，那麼這種思想能為他所容納的先決條件便應該是他當時從現實的社會中所獲得的見解不與此種思想相抵觸。所以，我們如果研究魯迅先生在思想上所受的影響，是不能不同時研究魯迅先生受此種影響當時的社會諸條件與歷史狀態，及魯迅先生在此社會諸條件中的地位，作用，所受的實際影響，及他對此社會諸條件及歷史狀態的見解，與精神狀態。而要很適當的解決這些問題，考察他底思維方法比什麼都重要些，知道了他底思維方法，對於推察他對現實諸問題的見解，推察他接受外來思想的徑路，都可有門徑了。這也是研究魯迅先生的一個基本認識。依我看來，魯迅先生完全是一個唯物主義者，連骨髓都是唯物主義者。他那種特別明晰的記憶，從他底筆下滾出來，如同他底腦子是一個無盡藏的現實的寶庫，他底一切思想論斷底最後源頭是在這具體的、明晰的實在事物中。所以他常常能夠用平常的話，毫不費力地說出旁人所不能那麼容易就說得出的真理，和高爾基那樣。如果他底強烈真摯的感情仍然不妨礙他做一個現實主義的作家，其主要的理由，應該在此。以下我們就討論他底創作方法。



## 七、魯迅先生底創作方法的考察。

魯迅先生對封建舊社會的刻骨的諷刺，並沒有冤枉了舊社會。魯迅先生底冷雋的分析，深刻的解剖，並不帶有虛偽的造作，他對自對人都沒有掩飾。他所寫的是現實的中國，是中國底真實，如果外國人能從中國作品看見中國社會的話，那麼應該推魯迅先生底作品。魯迅先生是十足的中國底魯迅先生。他底筆下沒有外國氣的矯揉造作，在他創作中的中國農村是那麼赤裸裸地真切，令我們覺得是回到了自己底故鄉，若講到現代描寫中國農村的小說，趕得上像魯迅先生創作中那樣逼真的實在沒有；即有些描寫得詳盡的，也不免枯燥，令人感覺中國農村缺少生氣。真正地描寫了中國，特別是農村的，是魯迅先生，一切青年作家，應該向魯迅學習。

魯迅先生底濃烈的感情，一點都沒有妨害魯迅先生成爲一個現實主義者，倒反助成他底現實主義幾乎提高到批評的，能動的地位。他不但刻畫出現社會底黑幕層層，殘忍，貪慾等等的醜態百出，他並且在他作品中沒有一刻忘記詛咒舊社會，甚至動筆攻擊他們，同時，他對那被踐踏着的人們燒着熱烈的同情心，使讀者也不知不覺的同情他們。

我在前面已經帶便說到過他所以成爲現實主義者的兩個原因。其一是他底思維方法是從實在出發的。其一是他底熱烈的情感得不到反應，被壓縮起來，使他不能不抑制自己，把自己弄平靜來對社會忍氣觀察。自然還有其他的原因，這應該讓專門研究者去一一考察。我這裏還想再說的是他底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中的幾種應該有，而饒有興味的性格。對於這幾種性格，我覺得提出來討論非

常有意義，但我不敢說一定不誤，我想我們在這問題上來一番研究特別有味。

在魯迅先生底創作小說中，不是有高爾基底影響呢？我底意見是否定的。我想，假如魯迅先生在少年時有機會看些高爾基底作品，在他底創作與生活中，說不定可減少一點悲鬱與寂寞之感。看魯迅先生創作中的那種近於陰慘的對人類的審判，顯然流動着安斯退益夫斯底血液。雖然他時常說他尊敬這位嚴刑拷問人類的審判官，却總是感覺不快，但只要看他與未名社底翻譯，想當時日本底情形（中國新文化受日本底影響很大，尤其當那時候，中國自己底知識食糧少得可憐，講到一個懂日文的魯迅所受的影響，就不能不把日本置在念頭上）就可明白他讀了不少安斯退益夫斯底底小說。他在無形中受他底影響，想來不是無理的。不過，這種影響並不深，所以魯迅先生底創作中雖然有那種近於陰慘的冷靜，倒並沒有背棄事實而陷於苦惱，也沒有那種逼人從絕望中去逃脫的痛苦，而相反，魯迅先生倒是在其冷酷中藏匿着深切的愛的。

契訶夫這位作家，我說他簡直在魯迅先生底有幾篇創作中復活了。像白光、兔和貓、鴨的喜劇這一類作品。不過，魯迅先生底這些作品中，仍然帶有人生的重荷，不像契訶夫底一樣輕鬆罷了。

塞萬提斯比之戈果里對魯迅先生想來更爲作用得大。魯迅先生在其他小說中所努力暴露的是豪紳地主，獨有在阿Q正傳中，拿一個半癡的農民作爲笑柄。他利用阿Q去詛咒封建舊社會，利用阿Q去襯托羣愚與人世的冷酷，並且對阿Q的天真又是那麼熱切……種種點上，都和唐·吉訶德有近似之處。不過這僅僅是我個人底猜想，是否猜中，還要特別的材料來證明。

我覺得可惜的是魯迅先生在世界觀上有了明確的自覺之後，不會寫過一篇較為多包括一點今代事實的小說。假如他到上海後，多寫些小說，那他底現實主義的創作很有可能提高到更高的階段。這就是評批現實，不但詛咒舊社會，而且敲起他們底喪鐘，不但同情被壓榨與欺虐者，並且向他們指明拯救自己底方法，煽動他們，沒有苦惱與寂寞，像高爾基那樣唱出爽朗的歌曲——但這個任務，落在我們後代底肩上了。

魯迅先生爲什麼以後不寫小說了而儘寫雜感文呢？這是一個擺在研究魯迅的諸君之前的一個不可逃避而困難的題目。最近發表的魯迅先生的信札中有這樣一段話：「一個人離開故土，到一處生地方，還不發生關係，就是還沒有在這土裏下根，很容易有這一種情境。一個作者，離開本國後即永不會寫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後，即做不出小說來，而上海這地方，真也不能叫人和他親熱。」（作家二卷二號頁五五八）然而我想此外一定還有別的原因。說是因爲他鬥爭情熱所驅迫而多用了更直接的武器（雜感），我覺得也還是不夠充分，應該有更詳盡週密的研究才行罷。

#### 八、魯迅先生底藝術。

如果普式庚是俄國語言底創始者，那麼魯迅先生應該是中國白話文底創始者。魯迅先生底狂人日記出現之後，白話文才在抒情上，描寫上，總之，對文言文的許多優點，取了壓倒的攻勢。白話文到這時候可以對文言文誇耀，任何方面都不弱於文言文。因此，之乎者也之類的古董，才不能不在白話文底優秀的雄姿之下低頭。天才的作家當能加入時代，成爲一支主力軍，當我想到不久以前，復古派

再向中國進步文學要貨色的時候，不禁對新青年當時的狂人日記發生渴慕！

魯迅先生在雜感文中雖然常常爲了造句的更爲有力，而引入文言文的字眼，但魯迅先生底雜感文與創作有一貫的共同之點，那便是大衆化。特別是在他底創作中，隨時可以找到完全是屬於口頭語的句子，如：

「『大哥，我有話告訴你。』

「『你說就是，』普通人總是用『你說好了，』而他在那時候就已經用了這種毫無修飾的口頭語了。又比方說『這小東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見了後面一個『不要就是了，』不覺令人想到一個鄉下人的活現的口吻。他底行文裏面，總要有多 Comina，才來一個 Fullson，却很少用接續詞，現出土頭土腦的樣子，那麼有味而活潑。他底說話，好像是從書頁上自然生長起來的一般。

縱使他底文章裏常不免帶有一些寂寞氣，但他底行文是爽朗，概念是清晰，言語是素樸的。從這裏面不難看出他那被踐踏被傷害的傷痕底下的脈脈生氣，而這生氣又那麼素樸，看來完全是先天的，中國的，他自己底。如果要在他創作的血液中找求不帶別種影響的血球，那麼這兒便是。這種血球不來自俄國，不來自法國或西班牙，乃是來自中國底大衆中。

(文學七卷六號十二月號)

我們應該從魯迅先生學取些什麼

——我們的悼詞——

新認識十一月論題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關門，

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墳

當黑暗和光明到了最後的決鬥，法西斯主義與和平主義，侵掠者漢奸與被壓迫人民大眾正在肉搏的時候，突然我們那最敬愛的「肩住了黑暗的關門」的民族革命導師——魯迅先生逝世了。

魯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也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中華民族的靈魂，列甯稱托爾斯泰爲「俄國革命的鏡子」，但魯迅先生之服務於中國革命是決不單是盡了「鏡子」的作用的。他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他暴露了黑暗社會的全面，他揭發了中國民族的各種缺點。不僅這樣，他從黑暗中看出了光明；他明白地宣言：「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以爲唯有新興無產者纔有將來。」（二心集序言）他正確地指出「死者遺給後來的功德，是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續華蓋集空談）

魯迅先生雖不如高爾基一樣出身于流浪兒，但他和中國革命的聯系却與高爾基和俄國革命的聯系沒有什麼差別。他的全部生活完全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他始終服務於革命，始終是站在被壓迫者方面說話。

辛亥革命的初期，他是抱着一種「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的希望去學習的。到了這種希望粉碎了，於是他就馬上來「提倡文藝運動」，決定以文藝來改變國人的「精神」；就從那展開中國革命新面目的五四時代起，開始了他的十八年的艱苦的戰鬥生活。一登場，他便毫無顧忌喊出了

舊禮教的滅亡，唱出了舊社會的崩潰。（看吶喊）「他不單是對於熱情者們有同感，而完全」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後來，作為那時新文化運動指導者的「新青年」散掉了。他雖然因為「又經歷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不久還是會這麼變化」而感到彷徨起來，但他的「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精神，仍然存在，且更是使他認識了「現在的屠殺者」（看彷徨）由於他的這種不屈的精神，經過了「五卅」的高潮，他的力量也就一天一天激發着。他從自己的經驗，體會出了「同戰陣中的伙伴」的「變化」是「無礙於進行的」，只有「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他的脚愈踏得落實，他的筆愈刺得有力。他不但剝脫了躲在帝國主義軍閥的指揮刀下的劊子手，他還指出了「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才子加流氓的毒汁。（看而已集，二心集，三閒集等）這種毒汁不僅傳染在當時的文化陣營中，且傳染在政治陣營中。一九三〇年在他領導下的新文化陣線的建立，就是肅清這種毒汁的結果。從那時起，他的生活，更是與中國革命打成了一片，成了中國民族革命的文化前衛，一直到他最後一次的呼息。我們看他在逝世一月前所發表的言論吧：

「中國目前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爲非常正確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統一戰線問題）

而且他不但是同意，不但是擁護，他以他一貫的戰鬥精神，毫不放鬆地發動了一次極有意義的論爭，提供了許多可寶貴的戰略，以及運用戰略的方法。

「民族危難到了現在這樣的地步，聯合戰線這口號的提出，當然也是必要的。但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路線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尤其是翻來覆去的投機主義者，却望他們能夠改正他們的心思。因為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所應當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在戰鬥過程中，決不能在戰略或任何方面有點忽略，因為就是小小的忽略，毫厘的錯誤，都是整個戰鬥失敗的源泉啊！」（幾個主要問題）

我們十分相信：這問題因他而展開了整個細目，這問題因他而更趨于具體化。這時候的魯迅先生與十八年前的魯迅先生，除了年齡上，幾乎沒有什麼不同；有之，只是艱苦的環境，把他鍛鍊成了更結實，更倔強，更勇敢。他的一滴血，一滴汗，都是為全人類，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流。他是我們全民族的。然而，現在，這偉大的導師，這勇敢的戰士，我們的魯迅先生，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了。

這無疑的是全民族的巨大損失。給予我們的，不單是個人的悲慟，而是一個晴天霹靂的警告：在敵人的瘋狂進逼下，我們喪失了一股無比的力量！

我們不僅是要向這位巨人表示哀悼，我們更要號召全國文化人、全國知識青年，以及全國的民族戰士來繼承這位巨人的遺志，把那肩起「黑暗的閘門」的責任，放到自己的肩上來。

我們不但要向這位巨人學習創作方法，我們更要向這位巨人學習一切革命的戰術。我們要學習他那百折不撓的戰鬥精神。這種精神不是從天上掉下的，而是從他的實生活中鍛

鍊出來的。他抱着「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的信心，於是他有正視黑暗的勇氣。無論是臨到大戰鬥或者是日常生活鬥爭中，他不會做一次旁觀者。他採取着各種戰略向敵人射擊。「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二心集）他一直表現了他的這種機敏和韌性。他極力反對空談，反對虛偽，反對那「只是憎惡，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却是不能實現的烏托邦。」（三閉集）他需要的是腳踏實地。幹。比如，他在論到現在的文學運動時，就明白告訴我們，「……我們需要的，不是作品後面添上去的口號和矯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實的生活，生龍活虎的戰鬥，跳動着的脈搏，思想和熱情等等。」（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他反對寬容，他非常了解「對敵人寬容，即是對同志殘忍」的教訓。他指出「不打落水狗」而讓她慢慢爬起來咬自己的人，是「自家掘坑自家埋」。（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他最近還宣言：「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死）這正是一個典型的戰士的姿態。這種姿態，決不是時下的「空頭革命文學家」，以及一些專只會「站在樹梢上說風涼話」的人所能模倣的。不從魯迅先生的實生活出發，便決不能認識魯迅先生的偉大，自己離開了社會的實際鬥爭，也便決不配談繼續魯迅先生的精神。

魯迅先生的生活思想的發展，並不是直線的，並不是自始至終毫無曲折地一直是站在最高峯。他常常在虛心地學習從前人的教訓中，從自己的生活中，從青年大眾中。他曾經彷徨過，曾經陷入過「偏見」的泥坑裏，但他的實際的努力很快地便把他糾正過來了。他對於自己和創造社的論戰，就



這樣坦白地承認：「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學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問題……以糾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三閉集序言）我們看到魯迅先生常常是青年的，那就是因為他特特浸潤在青年們的情熱中；他教育青年，青年也教育了他。我們應該學取他的這種「自我批評」的精神，學取他的這種從生活中去教育自己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堅強便會變成固執，果敢便會變成狂暴，這樣的人，即使天天捧着魯迅先生，還是永遠和魯迅先生格格不相入的。

魯迅先生是死了，但我們十分相信，魯迅先生已經教育出了無數萬的新的戰士！

魯迅先生是死了，但我們十分相信，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將隨着中國民族解放而永遠存在！然而，我們仍要向全國號召，從今天起，我們要把魯迅先生貢獻給全民族。我們要擴大來研究魯迅，學習魯迅，我們要使魯迅先生的戰鬥精神，注射入全中國人民的血液裏。

我們要唱着：

你安息吧，導師，

我們會跟着你底路向前，

那一天就要到來

我們站在你底墓前，報告你；

我們完成了你底志願。

——魯迅先生輓歌。

我們提議上海文化人馬上來一個「魯迅運動」。我們提議上海文化人馬上組織一個團體來負責整理魯迅先生的遺稿和編印「全集」。

（新認識第五號）

## 附錄二 哀悼高爾基特輯

### 哀悼偉大人類的子孫高爾基

孫雪葦

真理之燈竟被吹熄，偉大而完美的生命竟遭摧折，在人類兩時代的分界線上——資本主義沒落與社會主義破曉時期的分界線上，此偉大俄羅斯民族的偉大子孫，生活，創造，奮鬥，學生致力於改造世界，彼整個的生命與布爾塞維克相團結，其對於新人類之功績亦甚偉大，彼之名字將與歷史永垂不朽！

——真理報

馬克西姆·高爾基死了，想到新的人類的將來，想到我們的這個時代，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極捨不得的痛心的事！但我們若從馬克西姆·高爾基過去充滿了黑暗統治者施與他的侮辱拘捕，迫害和蹂躪的長數十年的生活看來，又不能想不到他的得活得到今天，竟享有六十八歲的高壽，並且還得在人類先進的社會裏又做了這麼多的事，而為他感到極端的幸運。

當這世界上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還未建立起美麗的社會來的時候，馬克西姆·高爾基底大半生的生活是全陷于困苦和流離，壓迫與追逐中。他五歲死了父親，七歲喪了母親，一生所受的「教育」

就是僅僅在這個時候進了小學「五個月」；從幼小時起在家庭就遭着悲慘的待遇；八歲起便去做皮匠、圖畫師等各種學徒，而且小小年紀就開始流浪起來；接着又是廚師徒弟、烤麵包手、碼頭工人、車站更夫……直到他二十四歲（一八九二）才算在「文學」上開始得過「出頭」的日子。然而爲了他的對於勞苦生活的覺悟，對於勞苦大眾解放的關心，黑暗反動的統治勢力又來緊緊的迫害着他了。沙皇那支「蜘蛛」的瞧不見的線一刻不離他的周圍，時時將他壓迫和迫逐；限制他的自由，催毀他的健康，無數次將他拘留和監禁。這樣的「生活」一直到這個「蜘蛛」在人民勝利的革命怒潮下倒斃爲止，整整佔據了他二十八年（一八八六——一九一四）的生命底時間！

馬克西姆·高爾基的一生，顯示了他無限止的向上追求的偉大力量。在蘇俄的鄉村手工業者、農民、流浪漢等的那種野蠻愚昧的「下層」生活中，超人似的運用着他的這偉力去辛勤地求知識，經過了無比的艱苦和困難，終於做成了新的人類的精神的導師，「工人農民的知識分子的模範」。他對於「凡能由外面或內部壓迫人的每件事物都仇視！對於凡能阻礙人的能力的發展和生長的每件事物都憎惡；對於懶惰者，寄生者，諂媚者，卑鄙者，與其他各種各式的無賴漢都不顧恤的憎惡。對於人則敬重，把人看作創造力的源泉。」環境不但不能使他屈伏，反更激起他的憤恨和仇視。對於殘忍反動的沙皇給與一直到底的熱烈的反抗，對於廣大的勞苦的大眾底與無限的教育的情和鬥爭的實際幫助。他忠實的純真的將他這一巨人的人格溶化在他豐富而偉大的作品裏，使他藝術的呼聲成爲廣大的人民反抗的呼聲，並將這強固的聯結於革命的政治運動，成爲新人類社會的實

際創造的戰士和鼓手底他藝術的歌唱（鷹之歌，暴風雨中，海葬之歌）被大眾引作戰鬥的煽動口號；他的一個簡單的名字可以激起當時蘇俄青年底革命反抗的熱情，他是革命的象徵。他的偉大的巨人的性格使得尼古拉二世發抖。直到新的社會已經強固的建立起來的現在，像革命中的一條大河流，他度過了四十四年的創作生活，直到他這時的逝世，他創作的力量不會減退，寫作的源泉不會枯竭，繼續不斷的送出他革命歷史底偉大的詩篇，結果他奉贈了新的人類以這筆巨大的蓋有高爾基印記的文化遺產。

他具有一顆偉大的聖潔的良心；他愛他的民族，他也愛負有建立新人類社會的責任的世界的勞苦大眾；他不忘記他自己民族的文化培養，他同時從事于世界文化的解放建設的運動。這使得他在一九〇五爲「紅星期日」的屠殺而草發暴露與反抗沙皇底衆惡反動的宣言；一九〇六到國外去爲國內革命運動募捐；一九〇七不願芬蘭民族被沙皇壓迫的反抗的號口；一九一八——二〇的對於在物質條件十分痛苦下的智識分子的援救的努力；一九二〇以後直到現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組織文化教養機關與工人作家的培植等等工作上面，他簡直以全付生命的力量來對付；對於世界進步的文化底關心和熱誠的愛護，與巴比塞羅曼羅蘭們攜手，對世界的智識分子發表他文化的指導的宣言，他也會爲了我們這里統治者的對文化的屠殺而簽名送抗議的通電……這些處處顯示馬克西姆·高爾基是新人類偉大的精神的代表，新的人類的最初一個最偉大的精神文化的代表。

我們歡喜俄國的民族有這樣一個偉大的子孫，我們更慶幸在新的人類的建設開始的工作中出現這樣一個最偉大的領袖，我們甚至于慶幸我們的民族也得這新人類的偉大的精神教師底聖潔智慧的光所照耀。他的死，是前進民族的最大的損失，也是新的社會，新的文化的頭一個最大的損失！我們應給與深深的哀悼！

馬克西姆·高爾基死了，馬克西姆·高爾基在新的社會的建設與新的人類文學的創造中成了個偉大的榜樣。他在我們民族的現實要求的面前，我們也要求我們民族的光榮的子孫們，用馬克西姆·高爾基一樣的那種聖潔的偉大的工作熱誠注事於我們民族革命的事業與新的人類的事業之建造。我們尤其需要，以在政治上比馬克西姆·高爾基的過去更精明的認識和更完美的態度來應付我們民族目前在政治正經歷着的這個危機的，偉大的恐怖和混亂的局面。這樣來響應並繼續偉大的馬克西姆·高爾基的事業。

## 悼高爾基

——略述四十四年的創作生活——

(一)

遠在一九一〇年的時候，伊里奇就說過：「高爾基無疑地是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大的代表者，他替它盡過很多的力，而將來還會盡着更多的力量的。」他繼續說着：「這是無可爭辯的，高爾基是無

文學叢報第四期

陳作夫

產階級藝術的權威者。」就是這位越老越有精神的巨匠，在本月十八日以肺結核的宿疾而逝世了。他的死，如一顆北極的巨星的隕落那樣，不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千百萬蘇聯人民遭到無可倫比的損失，就是全世界的真理與光明的追求者以及前進的文化工作者也將感到他們已失去了一位英勇、潑辣而有力的同伴吧。

第一個從社會的底層飛躍出來而達到最高的名譽作家，我們是不難想像出他的艱苦奮鬥的。而這艱苦的情形，我們可以在瑪克辛·高爾基的自傳我的童年、我的大學以及其他許多的短篇小說中看到。他在七歲時進了學校，一共讀了五個月書，以後就再沒有機會求學了。八歲時到一家鞋鋪中做學徒，因掉翻一個沸騰的湯而被遣回，他又做過圖案家和輪船廚師的徒弟。以後的生活更是複雜：他做過小販、鐵路警察、散工，無目的地到處流浪，周遊全國幾次，直到一八九二年在Lilla的報紙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瑪加爾邱特拉後，才開始走上創作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從他的文學生活的最初的日子起，高爾基就和革命運動緊緊的聯繫着的。而且他並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旁觀者，相反地是一個積極的參加者。他常常寫革命的小冊子，給布爾塞維克的新聞紙寄稿，爲了組織，他捐助了很大的一筆版稅，又到美國去募捐。

高爾基又是和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同時勃起的，當後者開始覺醒的時候，他開始了他的文學事業。經過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反動時代和帝國主義戰爭，十月革命，內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他仍是一個堅強的革命的鼓手，不爲利誘，不爲勢屈，這對於我國的知識份子應該是一個最好的模範。

在文學創作的活動上，高爾基顯露了他的多方面的才能。如努西諾夫教授(Prof. I. Nusimov)所指示，高爾基是依着三條基本路線而發展的。

(1) 作爲一個小說家與戲曲家，他以最典型的、最深邃的例證來貢獻了現實中之真實而現實的描寫。

(2) 作爲一個政論家，堅強地與文學中的反動傾向奮鬥，迅速地響應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發展，衛護着時時有被侵略危險的祖國。

(3) 作爲一個文學運動的領袖，意識到文學的巨大影響，因而常常提拔青年作家和教育他們。高爾基於俄羅斯文學的巨大意義即在於這三條路線之結合中。

作爲一個挑戰者，帶了他的鷹之歌與暴風雨中之海燕，高爾基走入了文學。他嘔歌勇者的瘋狂，要求暴風雨來得更有力些。這些初期的作品鋪砌了一九〇五年風暴的道路。固然，對於榨取者與壓迫者的仇恨與反抗，在整個俄羅斯文學中並不缺乏，或者毋甯說是一種傳統，例如杜斯退益夫斯基的流放，屠格涅夫在獵人日記中的攻擊農奴制度，烏斯彭斯基(Uspensky)的入瘋人院，托爾斯泰對於農民辯護，柴霍夫在六號監房中慨惜主角的命運……凡這些都可作爲俯

拾卽是的例子。不過高爾基的超出於上述基調之外的特點，乃在於他之具有不同的態度與精神。在他的創作中間，對於資本主義的壓迫制度的猛烈批判也許是與托爾斯泰相同的，(在這裏我們不

要忘了盧那却爾斯基特別推崇的伊里奇所寫關於托爾斯泰的論文。然而我們的巨師是來自下層，而且他在相同的主題上注入為以前的俄羅斯作家所沒有的新的東西，這是不能不加以重視的一點。

伊里奇在論托爾斯泰的時候，稱他為俄羅斯革命之鏡，在我以為：如果這標題拿來應用到高爾基的身上，恐怕會更確切些吧。革命期間高爾基所作不朽的傑作阿爾台莫諾夫的事業和克里姆·沙金的一生便是最好的例子。

一九一七年沙皇的絕對主義傾覆之後，銀行家製造業家等資產階級及孟什維克的智識階級統治俄國。在這兩部小說中，高爾基描摹了這些虛偽之徒的面具，並且指出他們的命運，發展以及最後滅亡。

在小說阿爾台莫諾夫事業中，高爾基給俄國的工業資產階級的歷史來了一幅巧妙的圖畫。從一八六一年俄國廢止農奴制度起，經過製造家代替封建地主，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推翻貴族與資產階級止的幾十年歷史，都包括在這部巨著中了。

第二部書是在十月革命之後寫的，表現君主政體滅亡後的俄羅斯有教育的資產階級與自由智識階級的生活。在這三卷小說中，高爾基講了克里姆沙金一生的故事，他又刻劃出一九〇五年革命時期及以後的反動時代間的俄羅斯資產階級，自由智識階級不同的面貌。似Vatvka型的一羣沾沾自喜，自滿的知識——資產階級，似Klim Samjin型的煩惱，不滿與無害的知識階級，都和依



利亞阿爾台莫夫的子孫一樣，不能創造出一種新的生活的。在我們面前，我們不斷的看到莫斯科，彼得堡，俄羅斯鄉村的一面，一月九日，莫斯科叛亂，革命的壓服與反動的勝利，知識階級與革命的勾搭，以及發見人民羣衆要毀滅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時的退出革命等等。

同樣在長篇母親，富瑪·戈兌耶夫，奧古洛夫鎮，瑪特維·科茲米雅金等一類小說中，我們也嗅到濃厚的時代的——歷史的氣息。

「恩格斯論巴爾扎克 (Balzac)，認為他是最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小說家之一。他以為比左拉 (Zola) 還要重要得多，因為巴爾扎克沒有使他的作品成為簡單的集納主義和歷史，而始終是一個藝術家，並且用這樣的力量和這樣的明快描寫了法國的歷史，使人讀了巴爾扎克的作品，就可以對於法國社會，有一個比讀許多經濟的，歷史的和統計的著作更明瞭的觀念。恩格斯用以評價巴爾扎克的作品的這樣規準是同樣可以應用於高爾基的。」 (I. Stetsky)

在高爾基的創作中，我們找得到與社會形式發展相吻合的時代變遷，我們也找得出與資本論相一致而從商人或市儈發出的資本蓄積的理論。此外如資本家與工人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崩潰的理論，在高爾基的全部創作中都能發現。

「在馬克斯的理論中找着了表現的，在高爾基的作品中找着了牠的藝術的表現。」 (I. Stetsky)

近幾年來，他還寫了許多 Essays 和短篇小說，蘇聯作家奉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典型之作。

在和舊世界的惡勢力奮鬥的時候，高爾基是並不把自己限於文藝的活動的。他以一個無產階級政論家的資格拔出鋒利的劍來，與敵人作戰。如盧那却爾斯基所說，則「在高爾基中間，明白地自稱了普羅列塔利亞作家的事，乃在他的時事評論中間才有。」（高爾基與托爾斯泰）

在這裏，我想起我國的唯一光耀而眩目的老作家魯迅氏來。同樣以辛酸、潑辣的文字發掘這個世界的黑暗與矛盾，以無限的同情給與大多數的人民，從最初的奮鬥堅持到最後，偉大的文學家又何其如此之相同啊！

作為一個嚴正的政論家，高爾基是不弱於千百萬披堅執銳，為階級的利益而戰的兵士的。當他居住歐洲的時候，即以反駁那些對革命加以誣蔑和破壞的人們為自己一生的義務。而在對於布爾喬亞文化的攻擊上，是特別有力的。給美國的知識階級就是一個很好的範本。他擁護蘇聯，沒有一刻忽視那日益生長的社會主義建設。他在針對着帝國主義強盜們準備瘋狂戰爭而開的反戰大會演說詞中，要求全世界有良心的知識階級和無產階級一同去與毀滅若干世紀來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的創子手鬪爭。要而言之，即使是在政論的著作中，也與他的藝術的創作是一樣地現實主義的，一樣地實際的。

在這個黑暗的世界中，他像崇高的瞭望台一樣偵察着敵人的鬼域伎倆，他也像堅固的碉堡一樣防備着敵人的最後反攻。

高爾基之於蘇聯文學的影響，不僅在於他的寫作，他的直接領導與他的作為文學界的教師與批評家的任務也有極大關係。

我們可以說，沒有一個革命後的天才作家不受高爾基的直接指導的，蘇聯各民族的千百青年作家送原稿或書籍給他看，要求批評，而他並不像我國的所謂大作家那樣只替自己的學生們寫捧場的序文，他每一本都細細的看，細細的分析。有一次蘇聯大作家之一的伊凡諾夫在作家大會上說，他在高爾基批評的影響之下，完全重寫了一個劇本，雖然他在接到高爾基的信的時候，原稿已在印刷所了。他還承認高爾基使他沒有一敗塗地。

事實上每一個蘇聯作家都可以告訴我們關於高爾基幫忙的故事的。有一幅漫畫上畫着一只母雞四面圍着一大羣雞雛，原意是把母雞代表高爾基，而其餘的小雞是代表現代蘇聯作家。這是最確切不過的寫照。

高爾基是知道他們的力量並不在於過去，而是在於將來，他們的根本力量是在於那些年輕的青年，因此他不能不對青年作家賦以極大的注意。他在給羅曼羅蘭的信中說：「他們（青年作家）的文化程度不夠。」於是他担負起教師的職務來。他要求青年作家特別研究每一個字，每一個性格，以及作者所處理的生活。如果我們不是健忘的話，當還記得高爾基與綏拉菲莫維支關於言語問題的論戰吧，它供給我們不少寶貴的教訓。此外高爾基還寫了許多關於型式風格，典型的文章，也是特

別有意義的。

在他的提倡之下，大量集體文學著作在進行着，如工廠史、內戰史和白海波羅的堤河等。他也編輯了許多雜誌和叢書，如我們的成就、超越國境、文學研究、文學曆書—1916—17、詩人叢書、名人傳記叢書等等。

高爾基是充分認識着教育新作家的必要的。

(五)

從現在來回顧高爾基過去四十四年的創作生活，就知道他在最初並不十分正確，而且後來還有錯誤。然而我們是人——不是神，即使在科學上，沒有謬誤，也不能夠建立一種新的東西。因此我們以機械的觀察來衡量整個高爾基的創作過程，無疑地是錯誤的。

尤其在早期的著作中，由於他的生活的特殊性的結果，羅曼蒂克過分的傷感、憂鬱的夢幻，都是洋溢於高爾基的頭腦的東西。他編織着類乎吉卜西 (Gipsy)的傳說與故事，而且他又理想化了似美國的浮浪漢的俄羅斯流氓無產階級 (Lumpen Proletariat)。然而即使是在他的那種浪漫型式中，高爾基也是與一般的知識份子和歐洲過去的浪漫主義作家有着絕對相異的態度。無論在折爾卡士、瑪爾筏、瑪加爾、邱特拉或是以色列、吉爾老太婆中，凡是經過他所選擇的主人公們，都不肯承認布爾喬亞社會的道德律。有些資產階級的批評者把他釋為尼采、超人，說為歌頌者也是不確的，其實他的反叛一切的傾向只是顯明地表示着俄羅斯青年期的無產階級的經驗，但當勞動階級強健起

來的時候，他的人物也改變過來了，這個例子，特別是在長篇小說母親中可以見到的。

當一九〇九年高爾基的小說懺悔出版後，伊里奇就有信批判他的錯誤的思想。伊里奇指出宗教的反動性，並嚴厲地攻擊了當時某一部分的哲學傾向，即所謂建神論，然而即使在很嚴格的信裏，他也不忘高爾基的健康：「你真要好好地醫治一下，這樣你才能在冬天旅行，不致受風寒。」高爾基接受了批判，他們之間之友誼關係也是非常之好的。（參閱高爾基的 *Days With Lenin*）

至於政治上參商，也不是沒有的事。即在革命之後也還有過齟齬，關於這種糾紛的詳細情形，鄒韜奮先生編譯的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記得還詳細，雖然不見得正確，但是意見上的參差終究不是絕對不可調和的，於是高爾基終於回到羣衆身邊，他是始終忠於革命，忠於社會主義的。

（六）

瑪克辛·高爾基死了，他的死，如一顆煌煌的巨星的隕沒那樣，多少人會因此而覺到黑暗。雖則曙光不久就會到來，然而暫時的哀傷，迷惘和失了伴侶的不安之情是免不掉的吧。

以四十四年的創作活動的成績而論，高爾基是沒有遺憾的。有全世界的勞苦大眾以及文化工作者們以最大的哀痛來紀念他的逝世，有七十萬的羣衆來瞻仰他的最後的遺體，還有什麼不能撒手的呢？

瑪克辛·高爾基是離開我們了，然而他的活動的繼續者還都活着，他們創造着新的文化，新的世界——比從來一切偉大的工作更要偉大的工作。

(本文引用努西諾夫教授的意見很多——作者)

(新地第二期)

## 高爾基的藝術和思想

李宗文

蘇俄的偉大的藝術家，革命家高爾基，於六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附近因病逝世了。蘇聯人民委員會接到這消息後，立即組織高爾基治喪委員會，同時又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整理他的遺稿及信件。高爾基的死，不單值得蘇聯人民大眾的哀悼，我相信全世界的民衆，聽到這噩耗，都會爲之震悼，而追念他對於蘇俄及全世界的貢獻。本文便是就高爾基的藝術和思想作一簡單的考察，算是對這位最偉大的人類文化上的先驅者的一個紀念。

高爾基初上文壇，正在幻滅的思潮支配着俄國一切社會層的一八八〇年代。在當時俄國的實生活上，到處都彷徨着柴霍夫式的軟弱無力的陰鬱的人物。尼采的超人主義在當時雖然已經被輸入到俄國的思想界來，但是並沒有能夠發生多大的威力。舊道德依然支配着舊社會，而新道德又始終未能確立起來，一般人都在熱烈的追求理想，然而如一朶曇花，不久又歸於幻滅。缺乏遠大的思想，缺乏熱烈的信仰，缺乏對於人生的意義的深刻的認識，這可以說是一八八〇年代的特徵。

在俄國社會的這樣混沌的時代裏，高爾基所發生的呼聲，到底是怎樣的呢？

我們在讀書人裏面，可以聽到高爾基的呼聲。他深刻的反省的結果，在自己心中發見了很多良

善的情感和希望，然而他却始終沒有能夠發見統一這些情感和包括實生活的一切現象的思想。懷疑的暗雲，重重的包裹着他的心，他的理智完全爲懷疑所動搖了。他對於過去的世界觀，通通表示不滿。他想發見一條新的途徑。他的作品讀書人和農夫便是反映着他的這種情緒和希望的。固然，在這種情緒和希望中，我們可發見尼采和叔本華的哲學的影響，但是我們不因此而主張高爾基的情緒是叔本華哲學的反映，或主張高爾基作品中的人物，即是尼采主義的再現。因爲這些人物，雖往往有憂鬱的，軟弱的性格，但這不過是作者的一種工具，他用這種工具來喚起對於人生的愛好，和對於生活的興味。這種態度顯然和德國的悲觀大不相同。高爾基說：

「我們生存在意氣消沈的時代，我們被封鎖在懷疑之中，在冷靜的薄光之中過日子。把這些東西一掃而空之後，我們須要用希望來修飾人生，用活動來推進人生，用思想來提高人生，把我們的生活改造成更合理的，生動的，複雜的東西，這正是我們的義務。」

高爾基想推動人生，提高人生，所以他憎惡憂鬱的懦弱者。軟弱無能的傢伙，使他感到可憐，他想把強烈的生活慾鼓吹到這些可憐蟲的靈魂裏面去。小說二十六人和一人，正是這種思想的表白。高爾基在這篇作品中描寫出二十六個溫良烤麵包的匠人是怎樣虔誠的去哀求一個少女的愛，而被拒絕之後，來了一個壞蛋兵士，僅僅在一日之內，就把這個少女據爲己有了。高爾基一方面同情於這一大堆溫良的烤麵包的匠人，但是一方面也嘲笑他們的懦弱無能。高爾基所讚美的是壞蛋兵士的強烈的生活慾。他的這種傾向成長起來，竟達到讚美野性的程度。

高爾基憎惡沒有生氣的人，嘲笑軟弱無能的人，因為他們都是平凡的，無價值的，不中用的東西。罪惡之所以能夠在社會上跋扈橫行，正因為社會上有這些東西的存在。高爾基極端的憎惡生活薄弱的人們，他之所以憎惡，侮蔑這種人，無非是因為他熱愛人生和人類的緣故。

高爾基希望提高人生，他想把人類從奴隸和屈辱的生活中拯救出來，他希望人類能過自由和光明的生活，所以他初期作品的主人公，大都以自由的，飛鳥一般的漂泊生活為理想。但是，如果全人類都去經營流浪的生活的話，世界豈不是有變成一所大動物園的危險麼？高爾基很想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夜店裏面，就可以發見這個問題的解答。

路加老人是一個巡禮者，他很謙遜的，坦白的，沈靜的，走進零落者，流浪者羣居着的地方來。他說：「無論怎樣的壞人，我都是尊敬的。據我看起來，即使是一個跳蚤，也不壞，反正人不是和蟲豸一樣在那兒跳麼？」

路加老人初來的時候，衆人都嘲笑他，可是還沒有過幾天，大家不單都對他表示同情而且還受了他的偉大的感化。路加安慰衆人說：「人是可以走向善的方面去的。」「人應該尊敬自己。」「無論什麼事情，人都能夠做」等等。一個從來沒有食飽過，喝足過，天天挨丈夫打罵的女人安娜，在臨死的瞬間，聽到了路加的談話，竟忘去了過去的痛苦，而對於人生感覺到留戀，她說：「我還想再活一些時哩。」

在流浪人羣中，有一個酒精中毒的戲子，他相信他過去的黃金時代已經不會再來，他相信他是



已經沒落了的人物。但是路加却勸他重整旗鼓，開始新的生活。

「可是，我怎麼能夠呢？」戲子很高興的，然而又無自信的這樣問。

「怎麼不能呢？人是能夠做一切事情的……只要你願意做……」路加確定的這樣答覆。路加簡直是流浪人的救世主。他好像「酵母」一樣，落得零落者羣中來的時候，便立刻發酵，使他們騰沸起來。路加確信自重心和自信心，在人的心靈裏面有偉大的意義。一個人只要能夠自重，自信，即無所不能。所以路加又勸納它霞去和一個改過自新的小偷伯爾結婚。路加說：「你用不着怕他的過去，他以前雖是一個小偷，一個不中用的人，但是你用不着把這些攔在念頭上。」

我們在此地應該注意的，就是不要誤解，不要把路加看成道學家。他並沒有固定道德律，他只是對症下藥的醫生。他不是在教人，而是在醫人。他想把百孔千瘡的人，醫治成一個「完人」。路加的使命，就在乎創造偉大的完全的新人。

「這個（新人）並不像你，我，一樣渺小的東西，這是你，我，拿破侖，牟漢默德等等的綜合。你懂得嗎？所謂人，就是這樣大的東西。一切的始終本末，都被包括裏面的……一切東西都是包括在人裏的，一切東西都是爲人而存在。世上只有人，其他的一切通通是人的頭腦和手的產物。人何等偉大的東西……！人！人！本來不是可憐的，而是應該尊敬的東西……！」

這是路加借沙寧的嘴，歌唱出來的對於人的頌詩。路加想把人的種種能力結合起來，創造一個巨人。高爾基憎惡平凡，憎惡軟弱的思想，是和德國的超人主義一致的。但是高爾基理想中的人物是

「完人」而不是超人。高爾基的完人實比尼采的超人更要偉大得多。高爾基的完人，決不是蹉躑弱者，他想把弱者生活提高起來。如果我們把高爾基看成殘酷的個人主義的尼采的模仿者，那是一個大錯。

及到一八九〇年代的後半期，高爾基在思想上開始了一個大的轉換。這個時代的特徵，就是社會的覺醒和充實生活的熱烈的要求。馬克斯主義便是這種覺醒和要求的鮮明的表現。而在藝術上首先把這種思潮反映出來的就是高爾基。我們可以更正確的說高爾基正是造成這種思潮的一個人。當時的民情派的作家，大都崇拜農民，而且是對於農民表示同情的。但是無限的憧憬着自由的高爾基却厭惡小市民對於土地的這種依依不捨的情緒，簡直看不起民情派的作家們對於被虐待者所洒的同情的眼淚。高爾基的作品中的流浪人，基本上就憎惡現存制度。工人俄爾洛夫說：

「要怎樣才能夠粉碎全世界呢？要怎樣才能夠號召大眾起來，高高的站在人類之上，而吐他們一臉的唾沫呢？」

高爾基停止了理想化流浪人的創作，而轉向革命的工人，他開始描寫革命工人的生活。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後，他發表了偉大的作品母親，這是一本闡明俄國的工人運動的意義及其傾向，目的的鉅著。高爾基想在這部作品裏面，描畫工人的自覺，及工人運動的發展。他把其中的典型的人物，分爲幾個範疇，很仔細的在那兒追跡這些人物的發展，並且把自覺了的工人對資本家和擁護資本家的官吏的衝突，敘述得淋漓盡致。一九〇八年所發表的懺悔也有和母親相同的傾向。同年發表的

論文犬儒主義論，更是明顯的，大胆的講到新生活的將臨，民衆的抬頭，新文化代替舊文化等等問題，對於當時的民衆運動，給了一個正確的指針。他在犬儒主義論裏面說：

「人類生活的進行，越來越快……人類更新的徵兆已經是很明顯了……奴隸正在變成一個人，此即新生活的意義。主人是應該滅亡的，因為他們只是奴隸身上的寄生蟲……奴隸在理解了自由的價值及自己對於自由所有的權利的時候，他就變成一個人。」

高爾基晚年的活動是更精進的，多方面的。他寫下了偉大的史詩克里姆薩姆金和不朽的戲曲布列曹夫，編輯了工廠史，內戰史，同時發表了許多充滿鬥爭火焰的文學論文。幾乎每篇論文都成了蘇聯文壇上的重大事件，於此可見其在蘇聯文學上所起的作用。高爾基的這些最近的想法和文學的主張，有在這裏作一簡單介紹的必要。

高爾基以新興文學是正在蓬勃的發展中的新社會的文學，所以和過去的文學有根本的不同，資產者文學，因為其社會基礎意識形態，都有特殊限制的緣故，所以牠的主題和問題，都迥異於新興文學。

死的問題在資產者文學中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新興文學雖然有時也討論到這個問題，但是，這是從正在產生的新生活的勝利的觀點上去討論的。

戀愛問題在資產者文學裏面，差不多是一切作品的軸心。甚至於有人說：「愛與死，便是一切生活的軸心。生活的軸心是死！這簡直開玩笑。比這個再無意義的，世上還有嗎？」高爾基說：「我們沒有老

是想着死的餘暇，我們正在直視着生活，而從新建設着生活。這是非常困難的工作，這須要意志和理性英雄的緊張起來，盡其全力，然後才能夠完成的工作。」其餘戀愛，資產者的作家往往稱之爲「生命的源泉」，而表示着極端的崇拜，他們用這種紳士的崇拜的態度來隱蔽了女性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所佔的奴隸的地位，有時，資產者作家又在戀愛的名義之下，來規勸女性要她們各安於其屈從的地位。資產者文學的軸心問題，不過是如此如此。

勞動問題在資產者文學裏面佔着最陰慘的一頁。只有克勒爾曼的隧道是例外。就是這篇小說，與其說他在謳歌勞動，無甯說是謳歌資本主義的技術。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完全沒有樂趣的生活。

資產者文學是個人主義文學，而蘇聯的文學却是集團主義的，因此，對於人生的各種問題，自有不同的態度。資產者的作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的，社會的，意識的種種限制之下，他們沒有把握生活的真實的能力，所以他們也不能夠在文學上創出生動的生活的真實的姿態。

過去的作家的缺點，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高爾基却不贊成全面的否定舊文學和舊文化。他主張我們應該利用舊文化的優秀的因素，從今日的現實的偉大的諸問題和明白的目的的觀點，去觀察過去。高爾基在此地所說的，正是承繼文學遺產的問題。高爾基在「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一文中說：

「青年的作家們還沒有能力去覺醒讀者對於過去的憎惡心。在我看起來，與其說他們在

使讀者離開過去，毋寧說他們在使讀者不斷的想起過去，在讀的記憶中把過去強化了，固定化了。假使想要大家明瞭理解過去的毒惡的醜處，那就應該使自己的觀察能力發達起來，能夠從今日已達到的高處，去觀察未來的偉大的目的那樣才行。這個高遠的觀點，能夠賦與文學以新的諧調，幫助創造新的形式，使我們走向必要的新的方向——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而喚起自信與歡喜的情熱。」

批判的擷去過去的遺產，這是高爾基極力強調的。

過去資產者的文學家們，在種種社會條件的限制之下，他們的視野既不能遠大，而他們所描寫的主題，也被限於狹窄的範圍。可是現在的蘇聯，對於文章却提出了各色各樣的材料。文學是從來沒有得到過如此豐富的材料。新世界不斷的在向舊世界鬥爭，這個鬥爭的過程，從一個階段到另一階段的進展，這些都是絕不容許忽視的現象。我們不單是應該很細心的去觀察它，敘述它，且須要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去把這些現象強力的，銳敏的，藝術的表現出來。高爾基說：

「我們的生活要求英雄的詩，要求正在生長而且含有悲劇的意義的深刻的詩。生活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向詩人或文學者要求過這樣多的東西。」

用偉大的力量和欣喜去讚頌正在成長中的新世界的詩，破壞舊世界的英雄的詩，不得不是新興文學的一般的口號。蘇聯的大眾的英雄主義，產生了積極的英雄的文學的典型。革命的社會主義的浪漫主義，在高爾基的言論裏面，佔着重要的位置。我們在此地須要注意的，就是高爾基所主張的

浪漫主義，乃積極的，而非消極的。因為消極的浪漫主義只是直觀的東西，有努力向個人內面的世界沈潛，且把我們拉回過去去的傾向，而極積的浪漫主義却有進步的作用。高爾基主張浪漫主義，並不是否定生活的正確的表現。其實所謂生活的正確的表現，無非是把生活上的典型的特徵的東西形象化起來，然而在新的時代，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而起的英雄的鬥爭，正是典型的特徵的東西。高爾基說：

「我們應該站在比現實更高的地方，使人不要離開現實，而高揚到現實以上。」

實際上，當着一個作家想適當的描寫一個時代英雄的時候，靜的現實主義一定會變成他的創造的障礙。因為事實不一定就是真實，事實只是單純的素材。我們應當把素材溶解，然後從中提出藝術的真實。對於事實的偏愛，準會使我們把偶然的，非本質的和根本的，典型的東西混同起來。我們得學習除去事實的非本質的成分，而採取其本質意義。我們不能誤解這是一種「單純化」的工作，因為單純化足以使生活變成空虛的，沒有生氣的，使生活完全圖式化，而高爾基所主張的，決不是人物的單純化，而是表現個人的複雜的，具體的，矛盾的特徵的姿態，所以我們可以說，高爾基所主張的是「複雜的單純」，這樣說起來，典型化的問題，就是選擇素材的問題。

典型化的問題，創作手法的問題和作家的世界觀，有很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把藝術完全看成具體的，感性的東西形象，那末我們就不免犯了錯誤，因為藝術之中，也有思想和豫測在發生作用，思想和豫測，不單是在文學上，即在科學上也有很重大的意義。科學上的假設的思維，其功用是何等昭

著，這是大家所熟悉的，那末，豫測在文學上，當然也可以收到同樣的功效。所以高爾基要求一切的作家，都得理解思想和豫測的意義。他更進一步而主張幻想在文學上的重要性。他在討論兒童文學的時候，曾經說過下面的話：

「藝術由於幻想而得到生命，科學則努力於實現這個幻想。沒有幻想的藝術性，是決不會有的。如果兒童書籍委員會希望一切新的藝術家，新文化的創造者能夠生長於蘇聯的話，那末，委員會就不可否定幻想。不可消滅兒童的幻想，因為人們已經學習到把幻想變成現實的事。」

（光照一卷二號）

戈寶權

## 高爾基的逝世與葬禮（蘇聯通信）

「理智的明燈熄滅了！」這是在高爾基逝世後一日，莫斯科真理報（Pravda）的社論中的第一句話。高爾基從六月初起即已患病，這樣一直到逝世的一天為止，前後臥病共半月之久。病症最初呈感冒，繼而就轉為肺炎；據醫生的診斷，這一次病症不治及藥石罔效，還是因為高爾基已患有四十多年的嚴重的肺病。回想當高爾基生前，很多的醫生俱早已宣佈過他的死刑，但憑了他的頑強的身體，竟能與兇惡的肺病抗戰了四十年之久，可是這一次終逃不出命運之神的掌握而棄世長逝。現不妨在此，先將高爾基四十年來患病的情形，作一個概括的回顧。

高爾基所患的肺病，據以前有一位名叫若洛特尼支基（Dr. V. N. Zolotnitsky）的醫生所發

表的記錄：大概是遺傳自他的母親，說不定還又加上他父親的遺傳。因為當他的父親離開下羅弗哥羅德城（Nizhni-Novorod）往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去的時候，曾患過非常劇烈的咳嗽症。這一種病症，在高爾基幼年時並沒有什麼表現，一直到了他十九歲（一八八七年）的時候，因了戀愛的苦悶用手槍自殺，方最初損害了肺部的組織。

高爾基從十二歲的時候，就開始了流蕩的生活，來往於伏爾加河一帶，十五歲的時候就到了喀山（Kazan）。當時他是抱着滿腔的熱忱，想進喀山的大學讀書，但是這一個美麗的希望，終於幻為泡影。高爾基爲了生活的驅使，就不得不到碼頭上去做腳夫，有時又做園丁或是司閘者，最後爲求生活安定起見，就走進一家「民粹派」（N. rodnik）所辦的麵包店中去。做麵包師，這家麵包店的主人，名戴倫科夫（Derenkov）。在做麵包師的這幾年，高爾基常和喀山地方的先進的智識份子及從事革命工作的人往來，這對於他的學識非常有大的補助，所以高爾基終身雖未能進大學，但是他在這一所社會的「大學」中所學得的，也許比正式的大學還更多。在這時候，高爾基也已經感覺到精神上的痛苦，就是他已陷入於戀愛的迷途了，後來他曾這樣追述道：

「當時我覺得對戴倫科夫的妹妹瑪利亞（Maria）發生了戀愛。我又覺得我對我們店裏的洗衣婦拉台依達（Nadezha）也發生了戀愛。拉台依達是位非常健壯而兩頰緋紅的女子，在她的紅亮的嘴唇上，時時刻刻總是現着一種同情而愉快的微笑。就通常的情形講來，我是發生了戀愛。就是從我的年齡，我的性格，以及我的糾紛的生活上講來，我也需要和婦女交際，這是一個非常急需的



時期，並不能算是太早。當時我所需要的，是一個婦人對於我的撫愛，至少我也需要一個婦人對我的友誼的注意……」

高爾基在這種物質生活及精神苦悶的交攻之下，就決定了走上自殺之途。當年的年底，買到了一枝舊手槍，就偷偷地瞞着人，裝上子彈，對準着自己的心開放。結果子彈並沒有傷了他的心，却反而穿過了肺膜而藏在肺的後面，後來經醫生的醫治，將子彈鉗出，過不上一個多月的工夫，即又復原如初，但是肺部的組織，却從此已蒙了相當的損害。關於這一段事實，高爾基曾寫成一篇小說（一九一二年），題名為瑪卡爾一生中的一件事變（An Incident in the Life of Makar），從這位年青的主人公瑪卡爾的身上，我們就可以看出高爾基的面影來。

高爾基出了病院，在戴倫科夫的麵包店中又做了幾時，就離開了喀山。離開了喀山之後，最先流蕩於伏爾加河及頓河一帶，一八九一年的秋季就到了喬治亞的首都梯夫里斯（Tiflis）。那年九月，當地的高爾素日報（Kavkaz）就發表了他的小說瑪卡爾·丘德拉（Makar Chudra），這可以說是高爾基的處女作，也就是他從事文學生涯之始。當年年底，高爾基又乘船回到了他的故鄉下羅弗哥羅德城，此後即長住薩瑪拉（Samara）和下羅弗哥羅德城，專心為報紙撰稿及寫文。

在下羅弗哥羅德城時（一八九六年），高爾基大部分的時間是為下羅弗哥羅德城之一葉日報（Nizhgorodski Listok）撰稿，當時因為工作過勞，再加上多年來的漂泊與流蕩的生活，就患了嚴重的肺病，據醫生的診斷，非遷地療養不可。但是這種遷地療養，從高爾基的生活狀況上看起來，是

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所幸這時候，有一位對於馬克思的學說有研究的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生波士（Vladimir Posse）讀到高爾基所寫的乞爾卡希（Chelkash）等小說，並且知道這一位作者正患着非常嚴重的肺病，因貧窮而無法得到必要的療養，波士因而就私自向各方籌款，助高爾基成行。高爾基在當年年底就到了克里米亞（Crimea），克里米亞是南俄休養最好的地方，其地的日光雖好，但並不宜於高爾基的身體，結果高爾基還是遷居到烏克蘭波爾抵瓦省（Poltava）的一個小鄉村去休養，身體方逐漸恢復康健。

自從這個時候起，肺病也就成了高爾基的永世不治之症。當十月革命前後時，高爾基的身體又逐漸衰弱，列寧等人俱非常關心於他的健康，並時常勸他到外國去休養，舉如列寧有一次會這樣寫信給他：

「親愛的阿勒克賽：

「……我真是疲頓至極，以至無法救救我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你現在在吐血，却不肯離開！我請你信我的話吧，這是非常不對的，並且是非常無益的。舉如你到歐洲去，在一個好好的療養院裏，可以得到非常適當的療治，結果能使你做三倍於現在的工作。假若你還是要和我們留在一起，你既得不到什麼良好的療治，又不能好好的做什麼工作，不能做什麼工作，就只有喧嚷和徒勞而已。我請你離開此地，先把你的身體療養好，不要再固執了，我在請求你啊！

你的列寧」（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

當時高爾基以爲俄國正處於非常困苦及艱難的時候，他不願離開了俄國，拋棄了一切必要的工作而安心的到外國去。後來他經了列甯等人像這樣多次的勸告，方決意離開俄國到德國去。據當時會有人在柏林的街道上爲他攝了一張照片，從照片上我們所能看到的，就僅僅是一個骨瘦如柴的高爾基。他的面孔瘦削得非常難看，就好像只剩了一個鼻子和兩塊突出的顴骨，兩隻眼睛也是暗淡無光而深陷着，關於高爾基在德國療養的情形，也可以從他自己所寫的一封信中看出來，信是這樣寫道：

「最可敬的克羅斯教授 (Professor Kross) 在仔細地檢驗了我這個古代的身體機構之後，覺得我這個身體機構，是離開適宜的狀態太遠了。舉如心臟的囊袋，因爲某種原因而擴大起來，將要碰到了肋膜；肺子所剩下的，就僅是三分之一，並不再多一點，這是我親眼從愛克斯光綫的照片上看出來的，此外更壞的，就是我的神經過敏，和身體過於疲頓的種種狀態。因爲肺部的病狀，暫時不能同時治療心臟，所以我不想到諾亨姆 (Naheim) 去，而將往黑森林 (Black Forest) 去過兩三個月。我不能說這一切事情都使我快樂，因爲我是非常殷切的需要工作……」（載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作家俱樂部年鑑中。）

高爾基經了相當的治療之後，就到意大利的加坡的素倫托 (Capo di Sorrento) 去休養。此後大部分的時間就多住居於此，也是他從事創作最努力的一個時期。

高爾基返國之後，則多住於莫斯科近郊的高爾基村（註一）的別墅中。這一個村莊，本來是商

人希巴也夫(Shibayev)的地產，風景雖不一定是非常美麗，但地方頗安適宜人。列甯晚年曾住於此地，亦即逝世於此。這一次高爾基患病，也是在高爾基村中，最初據醫生萊文(L. G. Levin)及蘭格(G. F. Lane)兩人診察的結果，是患有感冒症，繼而上呼吸氣管發炎，以至擴及肺部而成爲肺炎，如是一直延長到六月十八日的上午十一時十分爲止。

關於臥病的情形，萊文醫生會向新聞記者這樣講過：「高爾基直到最後逝世的時刻爲止，還抱着能代表他一生的最崇高的理想。當臥病最後的幾天，他也常訴苦如斯久臥病床，以致無法做事，並且還帶着一種非常的情感講道：『我有許多的事情要做呢。』有一次，他覺得身體似乎是好得多，就要求我把新頒布的憲法草案（註二）拿給他看。我雖然可以允許他的要求，但是他也同意，就是等到他的身體比較更好一點的時候，再看也不遲。從此就可以看出，高爾基雖在病榻上，還是非常關心於國事。」萊文醫生又說：「按照年齡的類別講起來，高爾基的年紀是屬於能活到一百歲的人的範圍之中的，假若他不是因爲他已患了四十多年的肺病，也許他還能多過八年。」

榮譽科學家龔加洛夫斯基教授(Professor M. P. Konchalovsky)也會向新聞記者這樣講

(註一)高爾基的名字及高爾基村，在俄文中是兩種拼法，發音甚爲近似，但在中文中則無法譯出，除非是將高爾基的名字譯爲高理基。這一種困難的情形，即在英文中也不能避免。現在英文是將高爾基的名字譯爲Gorky，而高爾基村

譯爲Gorki

(註二)蘇聯的新憲法草案於六月十二日公佈，時高爾基已臥病多日

過「高爾基的病狀雖然是非常沉重，但是我們這許多診察及照應他的醫生，即直到最後的幾天，也想像不到他逝世得會如斯之速。他的病狀，是時有起色，而時又轉弱。舉如當史大林、莫洛托夫及伏洛希諾夫從莫斯科來看他的時候，他是非常的興奮，就好像他們的來臨，給了他一種新的力量一樣。到了十六日，當他聽到了我們醫生的報告，說他的病狀已大有起色，他還非常熱忱的壓着我的手，並且說道：『明顯的，我一定會好』……孰知這一種狀態不能維持很久，到了十七日的夜間，高爾基即失了意識，到了十八日的上午十一時十分，心臟就停止跳動而棄世長逝。」

關於高爾基的病狀報告書，現可略譯於此：

「阿勒克賽·瑪克西冒維區·高爾基於六月一日患感冒症，繼而上呼吸氣管即有發炎之現象，乃至擴及肺部成爲肺炎症，而其四十年來之肺病，更成爲此次藥石罔效之主因。自臥病之第三日起，其心臟之跳躍即已減弱，呼吸亦失常度。十七日夜，即入無意識之狀態，如是延至十八日晨十時，心臟跳躍突然轉弱，遂於十一時十分瞑目長逝，享年六十有九。」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

十二時三十分。

蘇俄衛生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卡氏斯基 (G. Kaminsky)

克里米林岩衛生及醫藥管理處處長浩道洛夫斯基 (I. Khodrovsky)

榮譽科學家蘭格。

榮譽科學家布勒特萊夫 (D. Pletnyev)

榮譽科學家龔加洛夫斯基。

榮譽科學家史拜蘭斯基 (A. Speransky)

醫學博士萊文。

二

高爾基逝世的消息，在十八日的午後，即由全蘇聯黨中央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宣佈出來。自從這一個不幸的消息宣佈之後，莫斯科頓成了一個悲哀的城市。沿街到處的牆壁，都插上紅底黑邊的喪旗，書店的櫥窗中也陳列出高爾基的著作，彫像及照片等，戲院則均取消了表演的節目，文化界休息，公園也臨時停止開放，均對於這位偉大的作家之死，表示無限的哀忱。

到了十九日的早晨，真理報出版了（註）當日的真理報，一共是六面，關於高爾基逝世的消息及紀念的詩文，則佔了四面之多。在報紙的第一面上印着粗的黑邊框，報題旁則用着大號字印着這樣幾排字：

「偉大的俄羅斯的作家及爲××主義的勝利而鬥爭的武士阿勒克賽·瑪克西冒維區·高爾基，於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十分逝世於莫斯科近郭之高爾基村。」

（註）蘇聯是採用六日週制，即工作五日，休息一日。每月的初六，十二，十八，二十四及三十等日，俱爲休息日。蘇聯的報紙，除真理報外，各報於休息日之次日均不出版。高爾基是在十八日逝世的，所以十九日就只有真理報一種報紙。

報題之下即印着高爾基的照片，政府的公告，病狀報告書以及報信的新論等。在新論的結末有這樣幾句話：

「偉大的高爾基的天才，偉大的是他對於新人類服役；他的光輝的名字，將永不為萊提河（Leithe）的緩流——忘川之水——所湮沒。這位偉大的俄羅斯的作家，文學的天才藝術家，勞動階層的摯友及為××主義的勝利而鬥爭的武士的名家，將永遠地照如日星，留放於人類的記憶中，垂千萬年而不朽。」

在報紙的此後各頁中，則載有高爾基的傳略，各方打來的唁電以及哀悼的悼文等。羅曼羅蘭的唁電非常之簡短，就是這樣的兩三句話：「對於我們的親愛的友人的逝世，我真是無法能形容出我是怎樣的傷心，我們也同樣的分担了蘇聯人們的悲哀。」

威爾斯（H.G. Wells）的唁電則是這樣：

「……

「我最初會見高爾基，是當他一九〇六年到美國來的時候。我當時立刻即感覺得非常的愛他。這一種感情，當我一九二〇年到列甯格勒去旅行的時候，是更為加強了。當我一九三〇年最後一次到莫斯科去旅行的時候，我還想更能進一步的增進我們兩個人的友誼，但因為許多意外的事情，終未能如願以償。我想，我們兩個人是成為正在消逝的情感的犧牲者了。我們對於蘇聯的作家，各具有不同的見解。」

「此後的各種事情，都證明了我是完全誤解了高爾基，現當此偉大的人物逝世之時，我的悲哀，因爲一種特別的，個人的心情而更加深了。我覺得非常的難過，就是我不能再見到他，重新溫暖起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友誼。」

在哀悼及紀念的詩文中，有安德萊·季德、路易·阿拉龔 (Louis Aragon)、阿勒克賽·托爾斯泰、史他夫斯基 (Savsky)、法捷也夫、巴夫倫科 (Paulaiko)、奧斯特洛夫斯基 (Ostrovsky)、戴米央·拜得利 (Demyan Bedny)、及米海伊爾·科爾促夫 (Mikhail Koltsov) 等人所寫的文字，現可將托爾斯泰所寫的譯於此地：

「三大革命時代的光明黑暗了，俄羅斯最後的一位偉大的作家離開了我們而去。由於他的藝術，大革命前期的文學的最好的傳統，其最崇高的人道觀念，及其愛好、感覺及理解人類的心靈的能力，方能與尚在青年時代的蘇聯文學相聯繫。他是我們的——嚴肅而不妥協的——領袖，從藝術方面，他還要求更高的服役，他也是蘇聯人道主義的創始者。」

「親愛的阿勒克賽·瑪克西冒維區，你靜靜的長眠了。但是你的死，却加強了我們爲創造新世界的鬥爭。而你播下的種子，也將開成非常美麗而茂盛的花。」

高爾基逝世後，蘇聯政府即組織了一個治喪委員會，舉凡一切費用，全由政府支出。治喪委員會共有委員十人，主席是莫斯科蘇維埃的主席布爾加林 (Bulganin)。此外則有莫斯科省黨委員會秘書赫魯謝夫 (Khrushchev)、作家托爾斯泰、伊凡諾夫 (Ivanov)、史他夫斯基及史泰支基 (Ste-



以及卡氏斯基、浩道洛夫斯基、恩希立赫特 (Ushirht) 及克留奇科夫 (Kryuchkov) 等人。高爾基的遺體，先自高爾基村運送至莫斯科，從十九日上午九時起，即陳於莫斯科中心的工會大廈 (Dom Sojuzov) 的圓柱廳 (Hall of Columns) 中，任人前往瞻體。工會大廈本是一座舊式的建築，非常莊麗美觀，列甯逝世時，亦在此地舉行葬體。當日工會大廈的門前，高懸着四面大的喪旗及高爾基的畫像，從進口以至圓柱廳的過道中所懸的美麗的燈盞上，也俱蒙着薄薄的黑紗。圓柱廳的中央是高爾基的遺體，四圍俱放着由政府機關及學術團體等處所送來的花圈，其中又有前捷克總統瑪莎里克 (Masaryk)、羅曼羅蘭及安德萊·季德等人所送的花圈。圓柱廳中，又有音樂隊不斷的奏着悲多汶、蕭邦及克萊格等人的葬體進行曲。

高爾基的遺體之旁，那時立有政府的要人，作家及各處來的代表等，任榮譽守衛人 (Guard of Honour)。舉如當日早晨九時十分，立於高爾基的遺體之旁的，就有作家史他夫斯基、伊凡諾夫、戴米央·拜德利及基爾洵 (Kirshon) 等人，此後又有列甯夫人、安德萊·季德、路易·阿拉龔、托爾斯泰、科爾促夫、法捷也夫及特萊傑亞考夫 (Tretjakov) 等人，到了當日下午的四時三十分，蘇聯政府的要人，如史太林、莫洛托夫、奧宗尼凱哉、安德萊夫、米考陽及赫魯謝夫等人，亦前往哀悼，並任榮譽守衛人。

莫斯科的羣衆，則以當日的上午八九時起，即排隊前往工會大廈，以期能一睹高爾基最後的遺容。到了當日午後，羣衆更是愈聚愈多，靠近工會大廈左右的幾條主要的街道，舉如高爾基街、大德密

特洛夫卡街 (Bolshaya Danilovka) 及彼特洛夫卡街 (Petrovka) 等，俱臨時斷絕了交通，羣衆的隊伍達數里之長，很多的人甚至候立至兩三小時之久，尚不能走進工會大廈，舉如作者即亦會候立兩小時。

當夜九時後，即將高爾基的遺體火焚，其屍灰則置於一小銅罐中，從二十日的上午九時，仍陳於工會大廈的圓柱廳中，任人前往哀悼。在當日的榮譽守衛人中，有一位七十六歲的老者華西禮也夫 (A. P. Vassiliev)。據這一位老者說：他在一八八八年時就已經認識了高爾基，當時他們同在頓河支流沿岸的克魯他雅 (Krutaya) 車站上做事，高爾基的職務是秤貨。在工餘之暇，高爾基還又教他們讀書和讀小說及詩歌給他們聽。從那時候以後起，他們就多年沒有見過面，這樣一直到了一九三三年，他寄了一封信和當年他們同照的一張相片給高爾基，高爾基也非常誠懇的覆了他的信。這一次他聽到高爾基的噩耗，非常難過，所以也趕來哀悼他這一位已長逝的老友。到了當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工會大廈即暫時閉上大門，準備舉行葬禮。據報紙所載，自十九日晨九時以迄此時為止，行經高爾基遺體之旁的羣衆凡二十萬人，從此就可以看出蘇聯的人民是怎樣敬仰高爾基了。

到了五時三十分，史大林、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區及奧宗尼凱哉等人即至工會大廈，在哀樂聲中，先立於屍灰罐之旁，任最後的榮譽守衛人繼而就在國際歌的音樂聲中，將屍灰罐置於一小方亭中，抬出工會大廈。葬禮係在紅場舉行，從工會大廈以至紅場，其間相距甚近，臨時沿途俱排滿了軍警及衆等。凡前往紅場的人，非持有特許的通行證不可，作者因為預先在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情報

司領到通行證，所以能到紅場去參加葬禮。當葬禮的行列由工會大廈前往紅場時，沿途有軍樂隊奏着哀樂。在葬禮的行列之前，有人捧着高爾基的照片及一個小紅方枕，枕上有一個列甯勳章，係高爾基從事文學生活四十年紀念會時蘇聯政府所獎者。此後即為屍灰亭，屍灰亭之後，即為政府要人，高爾基的家屬及作家等。葬禮行列到了紅場之後，即先將屍灰停息於列甯墓前的一張紅布案上，史大林等人即於此時走上了列甯墓的上層，舉行追悼的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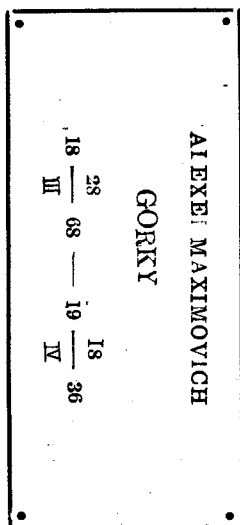
在追悼的儀式中，莫洛托夫先代表全蘇聯的黨中央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演講，繼而布爾加林就代表莫斯科蘇維埃及莫斯科省黨委員會演講，托爾斯泰就代表蘇聯作家聯合會演講。最後就是安得來·季德的演講，由科爾促夫譯為俄文。在演講中，季德說：

「高爾基的逝世，不僅是全蘇聯的人民引以為悲哀，就是全世界也引以為悲哀。俄羅斯人民的偉大而沈痛的呼聲，因經了高爾基，方能在遠近諸國得到一個回音。所以我現在此處所要表示的，不僅是我個人的悲哀，也是法國文學界的悲哀，也是全歐洲文化界的悲哀，也是全世界文化界悲哀。」

最後季德又說：

「高爾基一身所負擔的最偉大而最光榮的任務，就是聯繫了新舊兩個世界，同時又在新世界與未來的世界之間，架上了一座橋樑。他曾目睹過昨日以前的種種壓迫及悲劇的鬥爭，他又運用了他的偉大的力量而助成了今日的勝利。他代表過那許多不能發表意見的人們發言，使得他們的聲音遠近皆聞。從現在起，高爾基已是屬於歷史上的人物，而成為永久的偉大的人物之一了。」

演講完畢，史太林及托爾斯泰等人，即又抬屍灰亭至列甯墓後之克里米林宮（Kremlin）牆邊。克里米林宮牆，為葬蘇聯政府要人，以及著名的革命家的屍灰之處，舉如其中即葬有史威德洛夫（Sverdlov）、德擇爾金斯基（Dzerzhinsky）、庫璧謝夫（Kuibyshev）及基洛夫（Kirov）等人的屍灰。高爾基的屍灰罐，則於二十一響的禮砲聲及國際歌的音樂聲中置入克里米林宮牆，七時禮畢，現在克里米林宮牆上，釘有一塊異色的方牌，上面用白漆寫着這樣的三排字：



三

高爾基逝世後，蘇聯政府為永久紀念高爾基起見，已決定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高爾基（即下羅弗哥羅德城）等三城中，建立高爾基的銅像。列寧格勒的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則設立了一個高爾基文學獎金，分為兩千盧布，一千五百盧布及一千盧布三種，規定於每年六月間，獎與最好的小說作家。關於高爾基的展覽會，則蘇聯各地均先後舉行。舉如列寧格勒的，係由國家科學學院的文學研

究所所組織，其中除陳列有高爾基的畫像、照片、原稿及書信之外，又陳列有高爾基的著作的各種俄文版本、蘇聯各民族文字的版本，以及各國文字的譯本等。高爾基城則係由當地的列寧圖書館所組織，其中專有一個部分，稱爲「在下羅弗哥羅德城的高爾基」，陳列有當地遠自九十年代時發表過高爾基的作品的報紙及雜誌等。莫斯科的展覽會，係由莫斯科的國家文學博物館正在籌備中，聞最近即可在工會大廈中舉行。其中將陳列俄國名畫家爲高爾基所作的畫像以及各種稀見的照片等。該館又藏有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四年間高爾基與柴霍甫的書信，聞亦將同時公開展覽。此外，莫斯科的蘇聯作家出版局及文藝書籍出版局，均於高爾基逝世後數日出版了一種紀念冊，其中印有高爾基的像片，以及報紙上所發表的各種唁電及詩文等。

現在可進而講到高爾基的著作。當大革命之前，高爾基的著作即已經非常受人歡迎，據報紙所載：當大革命之前的二十四年間，高爾基的著作是出版過八十萬本；從大革命以迄現在爲止，則爲三千一百萬本。其中有一百五十種是蘇聯各民族文學的版本，有三百八十七種是俄文的版本，從這些數目字，我們就可以看出高爾基的書籍的著作流行得是怎樣的廣泛和讀者是怎樣的普遍了。

在今年上半年間，蘇聯各出版局所編印的高爾基的著作，以及論述高爾基的書籍，也是非常之多，現可將最重要的幾種列舉於此：

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於春初會再版小型本的高爾基選集，共六卷：第一卷是母親，第二卷是童年時代，第三卷是在人世間，第四卷是我的大學，第五卷是阿他冒洛夫的事業 (The Business of

Artamonov) 第六卷是短篇小說集，此外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又新編了兩種高爾基的著作：一種是福瑪·高爾台也夫(Foma Gordeyev)其中附有孔拉謝維區(V. M. Konashевич)所作的插圖十六幅；一種是高爾基戲劇集，其中收有俗人(Philistines)底層(The Lower Depth)仇敵(Frenemies)葉戈爾·布里權夫及其他(Yegor Bulichev and others)及道斯齊加也夫及其他(Dostigayev and others)等劇書中除載有戲劇的全文之外，又附印有莫斯科小戲院(Moly Theater)第一美術戲院(The First art Theater)瓦赫坦高夫戲院(Yakhtanov Theater)及莫斯科工會戲院(Theater of Mosps)上演高爾基的戲劇時的各種照片，凡六十餘幅。其中飾主角的人，俱是蘇聯話劇界最著名的演員，舉如第一美術戲院演仇敵一劇時，飾男主角薩哈爾·巴爾丁(Zakhar Bardin)的就是卡權洛夫(Kahalov)飾女主角波林娜(Polina)就是小說家柴霍甫的夫人(Knipper-Chekhova)瓦赫坦高夫戲院演葉戈爾·布里權夫及其他一劇時，飾男主角布里權夫的就是蘇金(Slichukin)前兩人是蘇聯的人民藝術家，後一人是榮譽藝術家。他們演該劇時的照片，俱可在此書中看到。

國家科學學院出版局於一兩年前，曾出版一本關於高爾基的文學資料研究(Materialy Isledovaniya)當高爾基逝世不久之前，第二卷又印行問世。全書約五百餘頁，分爲兩部，前部收有高爾基所作的短篇小說，如孤兒(Orphan)無名(Nameless)盲者之歌(A Song about the Blind)等篇，這許多短篇小說俱會散見於各種報章雜誌中，但並未編入全集。後部是書信，其中收有八

十六封高爾基寄給柴霍甫、阿伊曼曼 (Aizman)、孔尼 (Kony) 及巴士希考夫 (Batyushov) 等人的信，以及五十二封布寧、雅可鮑維區 (Yakobovich) 及巴士希考夫等人寫給高爾基的信。

「學院」出版局 (Academia) 則當高爾基逝世後數日出版了巴魯恰梯 (S. Barukhachy) 所編的高爾基著作年表 (Literaturnaya Rabota M. Gorkavo)，全書五百餘頁，年代是從一八九二年起以至一九三四年爲止。其中除詳述發表各種作品的報紙及雜誌的名稱，以及年月日之外，又印有高爾基的手稿，發表過高爾基的作品的報紙及雜誌的樣張無數面，以及高爾基的照片等，有很多高爾基年青時的照片，俱爲以前所未見。

自從高爾基逝世後，國際文藝書籍出版局擬最近出版一種兩大本的高爾基著作集 (三萬五千部) 及一本高爾基早年的作品 (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五年) 及晚年的作品的選集 (十萬部) 同時又將二十五卷的高爾基全集再版 (四十五萬五千部)。克林·莎姆金之一生 (The Life of Klim Samgin) 的第四卷，高爾基於逝世不久之前方全部寫成，現擬與前三卷合成一種新版。此外，國家文藝書籍出版局又正在編輯三種書籍：第一種是高爾基傳 (十萬部)；第二種是蘇聯作家托爾斯泰、伊凡諾夫、萊翁諾夫及法捷也夫等人所寫的高爾基回憶錄；第三種是伊利亞·格魯茲台夫 (Ilya Gruzdev) 所著的高爾基及其時代 (Gorky and His Time)，其中詳述高爾基過去四十年間從事社會及文學活動的情形。這一本書，預定於本年十月革命第十九週年紀念時出版。

藝術書籍出版局擬新編一本繪畫中的高爾基 (Gorky in Pictures)，其中收有名畫家萊賓

(Repin) 舍洛夫 (Serov) 及布洛支基 (Brodsky) 等人所作的高爾基像，以及拉斯克里爾 (Nasrciel) 冒道洛夫 (Modorov) 及科林 (Korin) 等人在工會大廈所作的高爾基的遺像等。兒童書局出版局擬出版一本高爾基著作集，書前附有一編詳細的傳記，並發表許多從前未見過的照片。外國工人出版局則擬將高爾基的著作譯為英、德、法、中等種文字，其中德文者，此前已有選集，譯有母親及童年時代等書。

關於高爾基的遺著，蘇聯政府當高爾基逝世時，即指定史泰支基（主席）、克留奇哥夫、史他夫斯基、泰爾 (Tal) 及布寧洛夫 (Buhnov) 等人組織了一個接收高爾基遺著及書信的委員會。這一個委員會最近除整理高爾基的遺著之外，又已登報廣為搜集高爾基的書信等。據該會委員史他夫斯基於七月一日在作家俱樂部中的報告：最近在高爾基的遺著中，已發見一篇以現代生活為主題的戲劇，這一篇戲劇已全部寫成，大概是高爾基不十分滿意或尙待修正，以致未曾發表。史他夫斯基又說：晚近高爾基還做了一件偉大的工作，就是他將克林·莎姆金之一生一書寫成了一個縮本，全書有七百多頁縮為三百多頁，僅最後的兩章尙未寫成。除此以外，目前尙無什麼新的發現，但從大體上看來，在高爾基的遺著中，一定還有很多新的材料。

此外，蘇聯的新聞影片製片廠，已新編成一種我們的高爾基的新片，其中有高爾基生前的各種日常生活及演講的影片，以及此次舉行葬禮的情形等，想此片或不久也會呈現於國人之前。

這一次高爾基逝世，想國內的文學雜誌中定多關於高爾基的紀念文字，作者這一篇通信，不過



是將在此間所目見的情形，陳述於國人而已。

(七月二日於莫斯科) (文學七卷三號)

## 附錄四：重要文獻一束

### 中國文藝家協會組織緣起

我們要過集體的生活，這已是一句老話，但這句老話，在目前却有它的新意義。我們的文壇，一向是個紛亂的，混沌的局面，這種紛亂與混沌，不知減弱了多少影響，浪費了多少精力。但在這樣嚴重的局面之下，實在不能再讓我們繼續這種可怕的損失。

我們時常「杞憂」我們的文壇如果長此散漫下去，沒有集體的生活和精神，討論和研究，那末前途怕是非常黯淡的。不但不能負起為時代先驅的任務，就是要防止「文化」上的壓迫和摧殘，保全苟延殘喘的生命，也顯然是不可能的。在美國，已經成立了包含安德生，德萊塞等百餘作家的美國作家大會，西歐作家如赫胥黎，亨利希曼等，也都參加了巴黎的保衛文化大會，和反戰的進步作家紀德，羅曼羅蘭等攜手。我們尤其需要團結和親愛的合作，因為我們的環境比之他們可以說是壞過百倍。

當然，現在是個苦難的，非常的時代，我們所處的，尤其是一個窒悶的環境。國土的淪喪，主權的損失，經濟的破產，一切生活的日趨貧窮化，這些條件都使得我們的前途更形慘澹，更沒有光彩，我們已

經感到同樣的威脅，受到同樣的痛苦。

猶預不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退避畏縮，也是無出路的。

爲了保衛文學和我們民族的生存，爲了負起爲時代先驅的任務，我們有積極的起來組織文藝家協會的必要，我們極懇切的希望贊成我們這主張的作家簽名，一同來進行這個有意義的工作。

王任叔	王統照	方光薰	白薇	立波	艾蕪	沙汀	李健吾
李蘭	沈起予	宋雲彬	何家槐	吳景崧	邱韻鐸	周楞伽	林淡秋
邵洵美	茅盾	洪深	夏丏尊	荒煤	徐調孚	徐蔚南	徐懋庸
馬宗融	馬國亮	許傑	曹聚仁	張夢麟	傅東華	楊驥	鄭伯奇
鄭振鐸	趙家璧	趙景深	葉聖陶	錢歌川	謝六逸	戴平萬	龐尼

### 中國文藝家協會簡章

一、名稱 本會定名爲中國文藝家協會。

二、宗旨 本會以聯絡友誼，商討學術，爭取生活保障，推進新文藝運動，致力中國民族解放爲宗旨。

三、會員 凡有譯著發表，贊同本會宗旨，恪遵本會章程，由會員兩人之介紹，經理事會通過者，得爲本會會員。

會員有違反本會宗旨及會章之行為，得由理事會加以警告，警告二次無效者，得由理事會宣布除名。

#### 四、組織

本會最高權力機關爲會員大會。由會員大會選舉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五人，成立理事會。由理事會選出常務理事五人，處理經常事務。理事會設總務、出版、調查、研究、同樂等五部，每部設正副主任各一人及幹事若干人。

#### 五、各部工作大綱

甲、總務部：處理本會經常事務，設文書、會計、庶務、交際四股。

乙、出版部：計劃出版定期刊物及叢書等事宜。

丙、調查部：調查國內外文藝活動與出版狀況，及本會會員著作權益有無被侵害等情事。

丁、研究部：設「理論」、「創作」、「翻譯」、「文藝史」等四組，凡本會會員至少應加入一組，從事研究。

戊、聯誼部：計劃及辦理會員同樂之事務。

以上各部辦事細則另訂之。

六、會議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三分之一以上會員之提議或理事會之決議，得召集臨時大會。

理事會每月舉行一次。各研究組每兩星期開研究會一次。

七、經費 本會會員每人繳納會費一元，每年繳納常年費二元。必要時得舉行募捐。

八、分會 凡各地有十人以上之文藝家，贊成本會宗旨，取得會員資格者，得設立分會。

九、總會 本會總會設立於上海。

十、附則 本簡章得由會員大會議決修正之。

## 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

光明與黑暗正在爭鬥。

世界是在戰爭與革命的前夜。

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

從去年十二月，普遍於全國的救國運動的壯潮展開了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新階段。從去年十二月起，全民族一致的救國陣線的建立，成爲中華民族迫切的要求！

從去年十二月起，中華民族目前最主要的敵人加緊他的強暴的侵略：增兵，走私，干涉我們的小學教科書講到「國恥」。最近他們的外交官已經公開宣言：中國可走的只有兩條路：不是對他們作戰，便是向他們屈服！

是的，我們目前可走的只有兩條路！

從去年十二月起，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儘管漢奸們如何欺騙蒙蔽，儘管有些神經麻木的同胞，還在幻想敵人的「適可而止」，然而廣大的民衆早已認識了只有武力抵抗才能夠不做亡國奴，廣大的民衆堅決地不願做亡國奴！

文藝作家有他特殊的武器。文藝作家在全民族一致的救國陣線中有他自己的崗位。中國文藝作家協會在今日宣告成立，自有他偉大的歷史的使命。

是全民族救國運動中的一環，中國文藝家協會堅決擁護民族救國陣線的最低限度的基本的要求：團結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內戰，言論出版自由，民衆組織救國團體的自由！

是文藝家的集團，中國文藝家協會要求作家們切身權利的保障，要求同一目標的作家們的集體的創造和集體的研究。

中國文藝家協會特別要提議：在全民族一致救國的大目標下，文藝上主張不同的作家們可以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文藝上主張的不同，並不妨礙我們爲了民族利益而團結一致；同時，爲了民族利益而團結一致，並不拘束了我們各自的文藝主張向廣大民衆聲訴而聽取最後的判詞。

是全民族一致救國的要求使我們站在一條線上，同時，亦將是民族解放鬥爭的更開展與更深入，無情地淘汰了一些畏縮的，動搖的，而使我們這集團鍛鍊成鋼鐵一般的壁壘！

中國文藝家協會要求更多的作家們來共同負起歷史決定了的使命。

把我們的筆集中於民族解放的鬥爭吧！

中華民族自由解放萬歲！

已加入本會會員名錄

王任叔	王季愚	王統照	王夢野	方士人	方光燾	尤兢	大保	于闐	孔若君
白薇	白曙	艾蕪	艾思奇	立波	列斯	朱自清	朱曼華	任白戈	任鈞
沙汀	李健吾	李蘭	沈起子	宋雲彬	辛人	何畏	何家槐	吳文祺	吳景崧

吳耀宗	汪偶然	邢桐華	邱韻鐸	周白月	周木齋	周綢鳴	周楞柳	林林	林娜
林淡秋	邵洵美	邵靈芬	茅盾	郭沫若	郁達夫	洪深	胡洛	侯楓	夏丐尊
荒煤	徐調孚	徐蔚南	徐懋庸	柳倩	馬子華	馬宗融	馬國亭	唐璣	高滔
凌鶴	孫師毅	旅岡	許幸之	許志行	許傑	許蘊	曹聚仁	陳子展	陳雲浩
曾虛白	莊起東	崔萬秋	舒羣	章泯	張庚	張春橋	張夢麟	張沛霖	傅東華
傅彬然	梅雨	楊驤	賈祖璋	盛煥明	雷石榆	鄭伯奇	鄭振鐸	趙家璧	趙景深
葉聖陶	葉紫	錢歌川	臧克家	臧雲遠	蔣懷青	歐查	歐陽子倩	歐陽凡海	謝六逸
謝冰心	豐子愷	戴平萬	羅烽	麗尼	魏猛克	魏金枝	關露	顧仲彝	顧均正

## 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

中國不是從昨天起才被強鄰壓迫，侵略，我們民族的危機並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展開在我們眼前的這大崩潰的威脅是有着它的遠因和近因，有着它的發展的路徑的。我們，文藝上的工作者，目光從來沒有離開過現實，工作從來沒有放鬆過爭取民族自由的奮鬥。我們並不是今天才發見救亡圖存的運動的重要。

所以，在現在當民族危機達到了最後關頭，一隻殘酷的魔手扼住我們的咽喉，一個窒悶的暗夜壓在我們的頭上，一種偉大悲壯的抗戰擺在我們的面前的現在，我們絕不屈服，絕不畏懼，更絕不徬

惶，猶豫。我們將保持我們各自固有的立場，本着我們原來堅定的信仰，沿着過去的路線，加緊我們從事文藝以來就早已開始了的爭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們決不忽略或是離開現實。反之，我們將更加緊緊地把握住現實。我們不敢過大的估計自己的力量，但我們將為着目標的遠大，忘却自身的渺小。我們相信各部門的文化工作在任何時期都沒有片刻可以中斷，我們以後將更加沉着而又勇敢地，在這動亂的大時代中擔負起我們的艱巨的任務。我們願意接受同意我們的工作的人的督促和指導。我們願意和站在同一戰線的一切爭取民族自由的鬥士熱烈的握手！

- |     |     |     |     |     |     |     |     |     |
|-----|-----|-----|-----|-----|-----|-----|-----|-----|
| 魯迅  | 巴金  | 曹禺  | 吳組湘 | 蔣牧真 | 張天翼 | 馬宗融 | 方光蕪 | 楊晦  |
| 陸少麟 | 靳以  | 齊同  | 孫成  | 大戈  | 奚如  | 曹靖華 | 趙家璧 | 田間  |
| 克夫  | 李溶華 | 魯彥  | 陸蠡  | 世彌  | 麗尼  | 荒煤  | 蕭乾  | 蘆焚  |
| 方之中 | 辛人  | 東平  | 姚克  | 路丁  | 鐘石章 | 馬子華 | 天虛  | 葉鱗士 |
| 徐盈  | 彭島  | 宋子的 | 周彥  | 黎烈文 | 以羣  | 胡風  | 濺波  | 草明  |
| 蕭軍  | 孟式鈞 | 張香山 | 王余杞 | 俯拾  | 孟十還 | 蕭紅  | 周而復 | 果果  |
| 歐陽山 | 黃迪鶴 | 黃源  | 尹庚  | 周文  | 任文川 | 孫用  | 葛琴  | 王元亨 |

### 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

××帝國主義之侵略，日甚一日，亡國之禍，迫在眉睫，東北四省既早已淪陷，華北五省與福建又危在旦夕。然而我國各派當局，至今猶未能順應全國民衆之要求從事實際上表示團結禦侮之決心。

在此時會，我們所願掬誠爲國人告者：對時局，我們要求政府當局加緊全國的緝私運動，竭力援助東北義勇軍，嚴命冀綏當局堅決保持華北各項主權，並儘量資助華北國軍物質上的缺乏。我們要求政府對北海事件與成都事件之交涉，不作妥協之讓步，對綏東僞軍之侵擾與北海×艦之威脅，迅速以實力應援各該地方之愛國軍事長官。

我們希望全國民衆盡力參加並輔助政府的緝私工作，援助東北義勇軍，加緊一切救國運動。

我們是文學者，因此亦主張全國文學界同人應不分新舊派別，爲抗×救國而聯合。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複雜多方面的，各階層的；其在作家個人或集團，平時對文學之見解，趣味，與作風，新派與舊派不同，左派與右派亦各異，然而無論新舊左右，其爲中國人則一，其不願爲亡國奴則一，各人抗×之動機，或有不同，抗×的立場亦許各異，然而同爲抗×則一，同爲抗×的力量則一。在文學上，我們不強求其相同，但在抗×救國上，我們應團結一致以求行動之更有力。我們不必強求抗×立場之劃一，但主張抗×的力量卽刻統一起來。

爲民族利益計，我們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學或愛國文學在全國各處風起雲湧，以鼓勵民氣，我們固甚盼全國從事文學者能急當前之所應急，但救亡之道初非一端，其在作家亦然。故在文學上我們寧主張各人各派之自由發展，與自由創作。

其次，我們主張言論的自由，急應爭得。言論自由與文藝活動的自由，不但是文化發展的關鍵，而在今日更爲民族生存之所繫。國民自由發表其救國意見，文學者自由發表其救國文藝，在今日已不



僅爲人民之權利，亦且爲人民應盡之天職。除非不要人民愛國，否則予人民發表救國意見之自由，在今日實屬天經地義，無可懷疑。因此我們要求政府當局，即刻開放人民言論自由，凡足以阻礙人民言論自由之法規，如報紙檢查刊物禁扣等，應立即概予廢止。我們深信唯有言論自由，然後能收全國上下一致救國的效果。我們敢籲請全國的學者、新聞記者、作者與讀者，一致起而力爭言論自由，促其早日實現。

簽名者（依姓氏筆劃多寡爲序）

巴金 王統照 包天笑 沈起予 林語堂 洪深 周瘦鷗 茅盾 陳望道  
 郭沫若 夏丏尊 張天翼 傅東華 葉紹鈞 鄭振鐸 鄭伯奇 趙家璧 黎烈文  
 魯迅 謝冰心 豐子愷

小說家座談會第二次紀錄

日期：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

出席者：

蕭軍 沙汀 艾蕪 周文 蔣牧真 以羣 歐陽山 張天翼 契萌  
 草明 王任叔 荒煤 聶紺弩 陳白塵 李海華 周而復 張春橋 凡容  
 東平 (東平有事早退)

歐陽山：我提議爲紀念我們偉大的先行者魯迅先生逝世靜默三分鐘。

(全體肅立，靜默三分鐘後，談話開始。)

我先做一個報告，座談會起初組織的時候，本來是要大家在一起談談天的意思，因為朋友們這個住在那裏，那個住在那裏，要聚在一起來談，事實上常常辦不到，所以才有這個聚會。這樣我們這個座談會裏面什麼規條，什麼限制都沒有的，不過大家朋友聚在一起，交換一點意思而已。

這個聚會已經有過兩次，第一次是屬於事務方面的，沒有什麼可記，第二次才是正式的第一次談話，談了兩三個問題，已經都紀錄起來，發表在小說家第一期上了。

這件事底經過是我跟天翼兩個人知道得多一點，借這個機會請天翼談一談這個會的基本精神，以及以後如何發展也好。

張天翼：我是沒有什麼可以報告的，大體上剛才歐陽山已經談過。就是第一，朋友們聯絡感情，交換意見，第二，對初學寫作的人給一點力量……現在可以開始談啦。

歐陽山：對天翼說的我還要補充一點意見，我覺得我們應該創造一種自由活潑的空氣，大家隨便談，跟談天一樣。

根據好幾個朋友底意見，座談會頂好是友誼的自由的，不拘形式的，不要剝奪大家絲毫的自由，要大家都能夠露出真面目來，這是一。第二，看稿子和參加談話等等，大家都得來做，但是不能夠多費時間。因為大家底時間都非常寶貴。他們底意見是在上面說的這個條件之下，使座

談會好好地發展下去

另外需要報告的一點，就是，即令我們座談會沒有做出好多事情，但現在我們座談會底會員已經很快地增加了一倍，這就是我們惟一的成績。

雜誌呢，就是我們自己看來也覺得空虛薄弱，印刷上錯字很多，這些毛病下期總要充實並且改正過來。

我還有一個感想：我覺得稿子應該分開來看，每人五六篇的樣子。過去呢我們看得太慢了，有許多作者寫信來催，以後要快一點才好。

照過去的情形看來，參加小說家座談會的雖然有十二個人，但是大家底情緒還沒有達到應有那樣的熱烈，另一方面許多事情不順手，弄得大家有點麻煩起來的樣子。我以為小說家座談會雖然是朋友們隨便的結合，但是從整個創作界底趨勢底關心，和對於沒有發表過文章的作者的影響看來，是很重要的。我們要想法子把各人可以拿出來的力量充份地拿出來，使熱情充份地高揚。

有許多住得遠的朋友，有什麼事要商量的，通知不到或臨時找不到以致無法商量，這是應該設法補救的。

小說家座談會本身應該怎樣發展下去，比方人數太多了，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組織，這是一點。再一點是編委會要不要跟着人數增多而有一點兒改變。

小說家第一期出版以後，我所聽到的跟讀者來信告訴我們的意見，現在稍爲說一說吧：有一位讀者說，小說家這樣做是非常有意義的。

另一位讀者說，小說家底態度公平，坦白。

還有一位讀者說，雜誌裏面登的文章，比任何別的雜誌都不壞。雖然作者並沒有許多有名的朋友方面也有三種意見：

第一，這是新的東西。

第二，特色在於選稿。

第三，座談會紀錄非常有趣。

而第三點是一般的意見，我希望這個座談會紀錄我們這回還要表現得更好更豐富一點。此外，還有一種意見，以爲小說家很可惡！——

張天翼：爲什麼可惡呢？

（衆大笑）

張天翼：（看看大家）這樣一報告，空氣就嚴肅起來了。

聶紺弩有幾個朋友是今天才參加的——老沙，老荒，老蕭，老艾……最好請他們多發表點意見。

沙汀：我有點意見要說：最近文壇上，有過一點使大家迷惑的事。這是理論家們和批評家們的宗派

觀念所造成的。大家知道：在座談會剛剛開始的時候，歐陽山曾經約我和荒煤艾蕪加入，我答

應考慮。剛才所講的，就是我加入小說家座談會所以很遲疑的原因。現在我加入，正因為要打破這種本來沒有的宗派觀念，另外還想跟大家給新人一點幫助，這種宗派觀念的造成，並不是在認識上有什麼不同，不過是由於幾個私人間的關係。看來似乎就形成了兩大派或兩個以上的派別。我當時因為別人那樣的想法，也就不得不稍加考慮。現在看到小說家根本沒有一點宗派意味，所以我才毅然決然地加入。

我加入座談會有三個目的：一，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有成見，不要因為私人的關係，造成宗派，給讀者以不好的影響。二，我覺得我們用自由談話的方式來談，一定比那些理論家批評家的長篇大著還要中肯，因為我們都是寫小說的人，比那些理論家批評家更知道創作的甘苦。三，是幫助青年作家看稿子。

我讀了小說家以後，我有兩點意見：第一，關於補白，我以為在現階段，對於劉西濶蘇雪林，不應該雜感式地攻擊他們，雜感式的文章沒有力量，我們應該用嚴正的態度批評他們。第二，我覺得胡風先生的文章可以不登，因為我聽到一些不明瞭真象的人許多的話，他們疑心這是胡風的雜誌。現在為消除這種誤會起見，暫時不妨不登。上次歐陽山來徵求我的意見的時候，我就對他說過：任叔給楊騷的信裏也這樣說過。現在，兩個口號的論戰，這回事還未完全成為過去，這種有引起誤會可能的文章，我想暫時可以不登。

聶紺弩：我非常擁護老沙的意見。我以為這種宗派觀念，應該在事實上消滅它。老沙說的非常對，這不

是認識上的問題，而是由幾個人的私人關係所造成的。在過去，我們大家因為接近的機會很少，不免有些隔膜。在座的朋友恐怕都多少受了點兒這樣的影響，現在，大家從生活上接近了。這種隔膜不成問題是會消滅的。不過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從自己起，首先克服這種宗派觀念。不要以宗派自居，也不要把別人看成宗派。說小說家是胡風的雜誌，不知道是誰，但我可以斷定，說這話的人，自己就完全是宗派底的想法。胡風先生也好，其他什麼先生也好，我們只要問他的工作是不是需要的，認識是不是對的。那末，胡風先生的文章可以登，別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登。至於那些私人的東西，我們也毫不客氣地抹煞它。

周文：紺弩的話是不錯的，但我還有點補充。宗派是私人間感情的產物，我們打擊它是對的，但是對於正當的論爭還是很需要。這次兩個口號的爭論，也不僅是宗派的意見，這裏面是還包含了理論上的見解或多或少不同，我們不能把這次論爭僅僅看做宗派的鬥爭，因為誰是對，誰是錯，現在還是有結論的。

王任叔：我還要補充一點意見。剛才沙汀指出，僅僅由於私人間的關係，並不是由於認識上的不同造成了兩大派別的現象，他指出的完全是對的，但我覺得還不夠。過去的混戰包括了許多理論家創作家，現在我們先從個人接近起，共同的工作，這樣一來，任何不同的理解都會在共同的戰鬪中逐漸地接近起來，並且統一起來。

聶紺弩：我要聲明我剛才的意思是只要他的工作是需要，認識是對的，那末胡風先生的文章也歡

迎其他任何先生的文章也歡迎。

荒煤：老聶的話很對：說那樣的話的人，的確是宗派底的看法。胡風先生寫的稿子是可以要，只要看他在認識上是不是對的。我覺得不必是因為胡風先生有引起誤會的可能，就特意地避免。如果我們害怕這一點，那末將來有其他引起誤會可能的稿子來，我們不是也不能登了嗎？

沙汀：這意見對是對的，不過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問題。的確有許多人在這樣誤會着，所以我以為至少是暫時不登的好，我們以後凡是理論家批評家的稿子一概不登，讓作家自己教育自己。

王任叔：最初發動小說家座談會的時候，天翼對我講過沙汀、艾蕪、荒煤都會要加入。後來，他們要考慮，使我覺得座談會的前途黯淡起來。從表面看，我同沙汀、艾蕪、荒煤算是「國防文學派」，天翼、歐陽山、紺弩……唔，還有周文，算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派」。（座中發出轟笑。）現在兩個口號已經不成問題了。

我在光明上曾用別一個筆名發表一篇文章，當寄出以後，我才知道「民戰文學」這口號是這樣提出的，並且已經有人在進行調解，我就馬上去信請求暫緩發表，但隔了一期又登出來了。

我認為在這種時候，大家中間不應該有裂痕，最好在沒有裂痕中聯合起來，在同一的大目標下面統一起來。從前有許多人打起宗派的旗子，我們應該無情地把它撕破。有許多作家不喜歡聽理論家批評家的意見，我覺得有時也可以聽聽……

祇要在認識上是對的，不管他胡風也好，周揚也好，都不妨登出來，這倒也是我們的有意義的工作之一。我希望作家們都這樣坦白地聯合起來。

我今天看見這許多朋友，毫無隔閡地相聚於一堂，我非常快活。我認爲文壇上能有這樣的結合，宗派主義一定會打倒的。

沙汀：我有三點聲明：第一，我不否認理論鬥爭的重要。第二，我之所以要提出這個意見，完全是爲了事實的確是這樣子的緣故。因此第三，不但胡風，凡是足以引起外界誤會的人的文章，暫時一概不登。現在，祇要作家們先聯合起來，打定一個基礎再說。

王任叔：關於這一點，還可展開來討論一下。

沙汀（握拳）：過去這種宗派現象，我非常痛恨！……現在我們先從小說家做起，然後再談別的。我們腳踏實地做去，這樣比較有利的，因爲不會使別人亂猜。

歐陽山：剛才的話我聽得很清楚。如果有人說這雜誌是胡風領導的，那完全是惡意的胡說。因爲這件事，根本是我和天翼經手的，從發起，收稿，到付印，出版，完全沒有跟胡風談過一點。如果雜誌是胡風領導的，至少在裏面可以發見一些痕迹。但是一點都沒有。首先，我們沒有支持他的意見，而反對別人的意見。第二，投稿的人，他一個都不熟悉，比方谷斯範、勞榮的稿子，是任叔介紹的。倘使是胡風編的，這些稿子也許不用——不過這當然是我假設的，照一般情形而論，假如是有派別性的話，則應專登熟人的稿子。而我們的稿子呢，完全是作者自己投來的，或者是座談



會裏的朋友交來的。不管在印刷式樣，能有人指出有一點是胡風氣味的，這倒非常值得佩服的。

我從一九三三年秋天來到上海，一直到現在，經過三年的時間。據我看見的，文壇上的的確確存在着宗派這個東西，還不僅在周揚胡風之間。這個東西的存在，是有牠根深蒂固的基礎的。但是我要反對這種東西，雖則我一個人沒有很大的力量，但我在朋友中間，如後地申引着這個意見。我對於宗派主義的辦法是這樣的：不論從那方面發出來的，說對方的壞話，造謠，誣蔑，我一概不相信。不論牠給我的損害，壓迫，是如何的大，我總是頑固地保持我原來的態度。

過去三年的創作生活，在我是很痛苦的，一方面我不能同情人家的壞話，造謠，誣蔑，因此我總被這派疑成那一派，被那一派疑成這一派，而其實我什麼都不是。一方面，有時候兩邊都不承認我是那一派的，不把我當做自己的人而高興着，因此我的作品所受到的是抹煞，冷淡。我不是不被提起，就是在那種每年的文壇結算裏，被輕輕帶過，或是亂說一通。但是我甘心忍受，我相信——宗派主義的存在決不會長久的，（雖然現在有許多情形還不便明說，）青年也決不會被這種宗派主義所圍困的，他們是熱情，他們愛真理，終有一天要親自動手，來消滅這種傾向的。所以我堅決地要求沙汀，艾蕪，荒煤，加入小說家座談會，我對他們講過許多而他們表示暫時不能來參加的時候，我流淚了。如果他們不加入，這種宗派觀念一時就無法消滅。難道他沒有打破宗派觀念的決心嗎？後來小說家出版了，一點宗派色彩都沒有，他們來了。我非常

高興。

宗派主義不僅存在於胡風周揚之間，牠已往有很長遠的歷史了，只要大家細心一想，就立刻會明白的。

王任叔：關於這方面的話我想可以停止了。我們還是談點積極方面的事情；就是說怎樣用工作來打

破宗派觀念。

沙汀：歐陽山所說的話，千真萬確。從前這樣的誤會，是有過的。第一期小說家我已看過，宗派性的確

一點也沒有，我所說的是外面的流言，因此提出考慮……

荒煤：我覺得這些話可以不必說了。現在我們參加了座談會，這事情本身就是打破這種宗派觀念的有力的打擊。第一期小說家，明明是沒有這種色彩的，即使有，經我們一加入，也打破了。

陳白塵：胡風文章的問題現在可以結束了。沙汀說的是事實，這種影響，是不存在的。如果現在停止登載，反而引起別人的誤會。這文章，我認爲現在不成問題，因爲第一，文章是繙譯的；第二，過去所引起的懷疑，是因爲有許多人沒有參加，現在沙汀、艾蕪、荒煤，都參加了，人家還何所用其懷疑呢？

艾蕪：以後可以單登創作，關於論爭的文章，一篇不登。

張天翼：就是他們拿來，我們也不會登的。

王任叔：本來「理論家」「批評家」用一個籠子把我們籠起來了，但是我們拚命擠了出來。譬如說

罷沙汀算是周揚派，周文算是胡風派，（全體大笑）現在都來了，再好沒有了。

張天翼：這是對宗派主義的威脅。（又笑。）

王任叔：「理論家」找羣衆，一找找到作家頭上來了。（又笑。）

張天翼：過去有許多事使我非常沉痛。譬如，我跟任叔是老朋友，跟沙汀在歐陽山家裏喝酒，無話不談，在生活上，在創作態度上，毫沒有異致的地方。但是這一次，我感到我們中間有了一重隔膜。我就跟任叔談過，我覺得朋友們這麼一天天隔遠了，總有一種沉重的感覺。我們在生活中思想方面，尤其是在現階段，大家在這一總目標之下，我們什麼話不可以坦白地談呢？況且我們彼此不是不了解的。在今天這樣的會談，把什麼都傾吐了出來，非常使我感動。這種愉快是無比的。

王任叔：（對張天翼與沙汀。）你們兩個人也許是兩「派」吧？（全體笑。）

（座中起了一種快活的低聲談話。）

周文：我們所說的是反對宗派主義，並不是抹煞一切理論家批評家。大家要注意這一點。

張天翼：我們所說的理論家批評家，是打了括弧的。

沙汀：先前說的，如果胡風是對的，我們就支持他，這一點我非常贊成。

王任叔：我們還是談談創作方面的話罷。

荒煤：我看見十月廿五大公報文藝上，有一篇文章叫做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裏面講的就是「

反差不多運動。」現在我們來詳細談一談吧。

陳白塵：誰看過的請他報告一下。

王任叔：我看過，那麼我談一談。他這篇文章可以說對時代的挑撥，作者是炯之先生，他底結論呢就是你們寫文章的人做出來的東西都差不多，看起來毫無特色，因為這些人都是跟着「時代」跑的。他以為不「差不多」的呢，是李健吾的福樓拜評傳，何其芳的散文，蘆焚的小說，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他以為劉西濤的批評是難得的。

他底譏笑是少數「差不多」對於多數「差不多」的譏笑。總之他要讀者走向藝術至上的路上去。他底作用是替某種人掩飾罪惡的，和在魯迅先生死了以後，大公報的那一篇短評差不多。那篇文藝說魯迅先生一生只盡力於是非之爭，因此對青年非常有害。這兩篇文章的用意完全要把這一班把握着時代意義的作家底影響抹殺，混亂讀者的眼光。

張天翼：他這樣怕別人拘拘於時代，事實上他自己也逃不出時代——也是時代的產物。就是因他怕這個時代，我的意思是這樣子。因為怕這個時代所以要逃避牠。

王任叔：他們是因為自己的作品沒有人讀，所以心裏就焦急起來。

張天翼：他們像駝鳥一樣，把頭埋在沙裏，就以為別人看不見他，就以爲自己已經逃開了。

荒煤：編者在文章前面有一段按語，說這篇文章是對於中國新文藝前途發了愁的人的一個呼籲，牠代表一片焦灼，一股悲哀……我以為悲哀倒是真的。他說他們自己做的是閉書，閉書銷路不好，就悲哀了。

周文：從這方面看來，這倒是他們的一篇很明白的供狀。他說他們底書堆在棧房裏銷不出。這可見讀者已並不要看他們那些書。這裏炯之先生從悲哀裏立刻露出市儈相。他雖然帶着罵的口吻，但却是哀求似的向出版家說：只有他們那些書才是給他們書店爭面子的，叫他們應該看重那些書，將來總會給他們書店爭更大更大的面子。銷路一定會好。

歐陽山：這裏有一個統計（讀報）

「提起『時代』，真是一言難盡。爲了追逐這個名詞，中國近十年來至少有三十二萬以內的青年腐爛在泥土裏。」

有三十萬嗎？很不錯。我們自己有多少羣衆，一向沒有統計過。現在有人把最低限度的數目算出來了。他們自己的羣衆呢，恐怕只有三個吧！（衆笑）

蕭軍：比方——女人哈，現在大家都愛健康的哈，他們是宮裝美人兒，沒有人愛，發起牢騷來啦。（衆笑）

王任叔：有人歡喜吃麵，看見人家吃飯就反對……這個比喻還不對，其實像狗吃屎，看見人吃飯就覺得不吃屎的人是「差不多」的了。（衆笑）

荒煤：如果是這樣話，我到高興我們是「差不多」。

王任叔：問題在這裏：我們到底是不是「差不多」呢？初次看見外國人，總覺得他們底臉子是差不多的。外國人看中國人也一樣。其實他們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我們呢不過是不丟開時代，在

這一點的確是「差不多」的，另外不「差不多」的地方還有好多好多，他們就看不出來了。就像歐陽山、周文、張天翼、沙汀這幾個人怎麼會相同呢？

蕭軍：我說哈——這正證明我們跟時代是連繫着的。證明他們自己離了時代——

張天翼：他們那些批評的出發點常常是很奇怪的——譬如劉西渭批評李廣田，他就提到李廣田是山東人，山東人底氣質是好的，福建人不好——

陳白塵：在座的誰是福建人？（大笑）

聶紺弩：福建人沒有，山東人倒有的吧？

張春橋：（放筆舉手）我擁護劉西渭！（衆大笑）

歐陽山：他講我們抓住了時代，忘記了藝術。其實我們抓住了時代是真的，但是也沒有忘記了藝術。我們在藝術上所達到的，他們還沒有達到。比方我們底作品中表現的有的宏大，有的深刻，有的輕快，有的幽默，他們呢？

蕭軍：他們混蛋的程度也「差不多」。（衆笑）

張天翼：他們說蘆焚是屬於不「差不多」派的，我抗議。我認爲蘆焚底作品是不違背，不忘記時代的。他其實應當是「差不多」之流的。

王任叔：他們底所謂藝術者是文字漂亮，流利，飄飄然，比方魯迅先生底文章，在新月派眼中看來，是佶屈聱牙，讀不下去的。他們要文章順，讀起來痛快，這固然——

荒煤：我要更正。他們底文章讀起來一點兒也不順，不流利。

周文：我們應當來一個反對「反對」。「差不多」運動的運動。因為他所謂的「差不多」主要的是指對於「時代」相同的看法。我們誰都不否認，藝術是人生的，幫助時代發展的，也即是用它來引起相互的感應，打破種種妨礙人類發展的自私自利的觀念，把大眾的「差得多」的思想變成「差不多」，甚至一致。爲了這種歷史付與我們的任務，要從黑漆一團中衝出一條路來，那末，我們首先應該把差不多的人集合到一起，更澈底地「差不多」下去。這是需要的人類也才有救。

荒煤：我也覺得蘆焚是「差不多」一流的。我愛他底前期作品，不愛他底後期作品，我認爲他底後期作品有點兒走上沈從文底路。人家說沈從文底文章很漂亮，可是我一點兒也不愛他底文章。他專門講求文字之美，顯然已經跑到末路。

張天翼：況且我看他底文章一點也不美。

我看文字底美不美倒在其次，主要的是看內容。如果內容充實，文字退板一點也不要緊。

蕭軍：外面美麗的文章，就好像害第三期肺癆病的美人一樣，表面好看一點用處也沒有。

王任叔：可以跳舞呀。

蕭軍：這種人死掉要實行火葬，消一消毒。

荒煤：他那篇文章裏面，還罵了好幾個人，說是什麼油腔滑調——

張天翼：（顧衆）大概是我吧。（衆大笑）

荒 煤：白塵，牧良恐怕還是咯……還說什麼氣量狹小，大概是指魯迅先生吧。

王任叔：我還有點事，要帶孩子去看醫生，想先走一步。

陳白塵：救亡抗×大家總應該「差不多」了吧。他們反對「差不多」，不是連這個也反對了嗎？

蕭 軍：嚴格說起來，他們就是漢奸。

王任叔：（戴帽，拿紙包，欲走……停步）其實張天翼，歐陽山，陳白塵三個人的文章是不同的。因為他們自己不站到時代裏來，看起別人就好像「差不多」了。因為記着時代這一點，就把他們看

成「差不多」的——

張天翼：這個 Logic 是很奇怪的。（任叔退席）

蕭 軍：（一面穿衣服）我們看漢奸也是「差不多」的吧。

張天翼：你也要走嗎？

蕭 軍：要回去了。因為有事情。現在沒有什麼事了吧。（歐陽山把蕭軍拉到一邊，預備分稿子給他看。）

蕭 軍：（低聲對歐陽山說）我不能看稿子。如果我能夠做什麼事，我就告訴你。作家有許多稿子我

要看的。（退席）

李溶華：誰來總結一下吧。

聶紺弩：那麼，大家底意見都差不多。（衆大笑）



歐陽山：第一期在印刷，內容各方面，大家有什麼意見沒有？

聶紺弩：我覺得第一期目錄上所排的題目，字體有大有小很不好。以後還是用一律大小的字體排吧。歐陽山（把小說家打開，指目錄給大家看）這目錄上本來只有兩種字體，而且題目和署名是同樣

大的，如果單講創作這一欄，那麼題目姓名全是用的小號字。我底意思本是用方頭字和新宋體間隔排的，結果變成幾篇文字體獨大，這責任只好校對先生來負了。

張天翼：目錄上的裝飾畫沒有道理，那些人頭是誰呢？

歐陽山：第二期我們可以請些木刻家來刻。

聶紺弩（指封面）這個封面字的顏色，下期改一改才好。

歐陽山：下一期用藍與黑表示哀悼魯迅先生的意思。

聶紺弩：這「小說家」三個字寫得不好。

張天翼：我看好極了！（笑）

歐陽山（指張）就是他寫的。

聶紺弩：編委會要改組吧？

沙汀：我覺得編委會可以維持原狀，看稿子多點人好了。

蔣牧良：倒不如把編委會取消，大家都來負責編輯好了。

歐陽山：現在增加了八九個人，主編人是不是要重推一下？

艾：燕照舊吧。

聶紺弩：重派也好，那麼我就派歐陽山。

歐陽山：現在人差不多有二十多個了，一下子那找起來恐怕很困難。

荒：煤：等一下子大家把通訊處留下來。

歐陽山：我們以後再找人參加座談會，是普遍地邀請呢，還是加以相當的限制呢。

荒：煤：暫時應該加以相當的限制，不然人數太多，事務上恐怕忙不來。

張春橋：人多了不可以分組談話嗎？

蔣牧良：我看来要分組吧。

張天翼：要分起組來，大家談話一定沒有這樣起勁。

歐陽山：打算找的人現在要不要談一下。

（有幾個人提出五個人名）

沙汀：我們一定要把座談會底基礎先打穩固，叫牠能夠應付種種的困難，那時候再大量增加也不

要緊，現在人太多可不大好。

歐陽山：那麼這五個人呢？

沙汀：暫時就加五個吧。

聶紺弩：我看索性連這五個人也暫時不去邀請，等到能夠大量增加的時候，才一起邀請吧。

荒煤：我們對於不用的稿子退回的時候附加意見，可是用的稿子我以為也要附點意見，說明爲什麼要用。

周而復：這意見可以發表在下一期，而且可以多講一點。

歐陽山：我們本來有個自我批判的，因爲這一期雜誌分發得太遲，來不及了，對於登載的來稿的意見，我們以後可以在座談會的自我批判裏面提出。

陳白塵：還有我們的讀後感呢？

歐陽山：對了。第一期的讀後感只有三篇，雖然內容還可看，但是總嫌薄弱。這一期可以多指定幾個人寫。

凡容（擱筆）：指定不大好。什麼都不拘束是我們的原則。

荒煤：我看我們可以輪流地寫。

聶紺弩：應該找長於寫這種文章的人寫，比方像凡容——

歐陽山：既然是輪流，那麼我們先舉出幾個人來吧。

歐陽山：還有小說統計——

聶紺弩：這一欄是而復擔任的。

荒煤：單行本裏面的小說也要統計進去才好。

（大家說好）

聶紺弩統計的人也應該署名，表示負責。

周而復：我們現在的統計是根據我們所看見的上海雜誌做的。我們看不見的，或遠地出的雜誌，裏面的小說做不進去，是沒有法子的了。因此希望外面出版的雜誌和單行本儘量供給給我們。

凡容（擱筆）：我有一個報告：一個朋友寫信來說，張雪玲那篇鐵柱的兔爺，情節上大致是套美國黑人作家休士的一篇小說，我不敢斷定。

張天翼：如果真是套的，那真是一種不幸。如果是偶合，倒也沒有什麼。

李溶華：有時候看過一篇文章，自己早忘了。在寫文章的時候，無形中受了影響，寫出來就跟套的一樣，這種事也是有的。

張天翼：寫信去問問他也可以。

歐陽山用不着就記在記錄上好了。他在北平，看見會給我們答覆的。

凡容關於這件事，我還可以再說一點——我不如把那封信讀一讀吧。（讀信）「鐵柱的兔爺，」我相信不是套的為不可能，休士的那篇譯文，究竟登在譯文上，或時事類論上不能確定。那故事是這樣：聖誕節了，一個黑人的小孩想木馬之類的玩物，想得要命，媽媽和外祖母給了他明知辦不到的允許。但是，做媽媽的，心裏給小孩的傷心的狂想刺得疼，雪夜里爬起來，用笨拙的手做了一個不成形的東西，告訴小孩說是隔壁的什麼伯伯送他的。小孩可不是真地沒看到媽媽的工作，等那嫁給白人的阿姨的亮顯顯的身子一出，便為小妹妹所不能了解的。

氣憤所激，把心裏想了好久的，阿姨送的漂亮的木馬，摔到火裏去了。——我看那故事時，覺得所了解了的小孩的心情，比鐵柱可愛多了。

你比一下子看，能說那不是套的嗎？

歐陽山：那末這件事情等他來信好了。

張天翼：（對歐陽山）你看過魯迅先生底幾篇小說，現在說一說吧。

歐陽山：是的，本來前幾天我們有一個計劃，要在這次座談會裏舉行一次魯迅研究的集會，但魯迅先生底著作是精深而博大的，我們這許多朋友在短期間裏沒有法子能把研究成績拿出來。這事只好等將來再舉行。

陳白塵：那麼現在就把你自己讀過的幾篇提出來說一說。

歐陽山：我讀的是彷徨，但這次也只重讀了祝福，幸福的家庭，在酒樓上，肥皂四篇。我頂喜歡的是祝福。這篇文章還是好幾年前就讀過的，平常同朋友們談起，那印象還非常新鮮。他寫那女主人公底生活寫得非常真實。她生長在農村裏，她底環境是那個樣子的，因此她的悲慘的結局實在不可避免的。那故事讀起來陰陰慘慘，而且充滿了作者底悲感，滲透了作者底同情，在現在的創作界達到這樣高的成就的作品，我以為還沒有。

歐化的句子很多，這是他作品裏面的一種特色，他所表現的非常廣博，深刻，人物是簡單的，但是很活潑，生動。他寫鄉村裏的愚昧，野蠻，真是活靈靈的，尤其是鄉下人對付女人的殘酷，手段

的無恥和事實上的慘無人道，全是真實的東西，這種情形在十幾年前是如此，現在也還如此，不過更卑污而手段也更高妙了。

他底作風是非常沉痛的。帶着極濃重的諷刺色彩。他對他底主人公抱了最大的同情，而輕易在文字表面洩露出來。他對他憎惡的脚色同時抱了最大的痛恨，這就有時會爆發一般的表現，表現在同他底短文一樣單調的推理的地方。因為有了這許多成份，讀起來叫人非常感動。

沙汀：沉痛固然沉痛。但是把主人公弄得太難堪了，我有這樣的感覺。他對人類鞭策得太厉害了。有一次在酒樓上碰到他，我也跟他這樣談過，怕年輕人讀起來印象太悲慘。

張天翼：你不是說作者太冷靜了——他自己裝做很冷靜的樣子，沉痛，悲哀，他是讓讀者自己去感覺的，所以這樣子的文章也就特別有力。

歐陽山：對封建勢力鬥爭，應該首先知道封建勢力。我們這些年輕人裏面，知道封建勢力像他那樣真確的還沒有。

張天翼：他同封建勢力戰鬥起來是特別堅固，強硬的。

歐陽山：比方祝福裏頭那個祥林嫂被捉回去，硬塞到花轎裏抬到山墳裏面，在外國人看來簡直嚇死了，但這是真的。這樣的事情在如今的農村裏恐怕還要每天不斷地發生着，不過我們不知道，或者就知道也不詳細，不能把牠表現在作品中罷了。

還有，主人公以外的許多人，和她底同伴柳媽——這些愚昧的殘酷的人類，還要拿她開玩笑。拿別人最慘痛的事情來開玩笑，像別人摹仿她底口調，和柳媽問她撞壞了額角之後，後來怎麼竟依了那男人呢等等。這種剝皮的暴露，是魯迅先生對於中國人底漠視別人底痛苦，缺乏同情，以及愛好無理的小趣味等等的出力的打擊。

張天翼：他許多作品都反覆着這一點。譬如示衆，他寫那些人看殺頭的情形，也就是拚命在攻擊中國人底幸災樂禍的卑劣的心理。

歐陽山：這一點可拿事實證明。有許多人爲了新文學運動，爲了時代，而被拷打，虐待，殺害，而有一些人却在那裏冷笑，嘲諷，像炯之先生。

周文：事實上還有不止這樣的。有一些人比祥林嫂底同伴柳媽還利害，還無恥，柳媽不過是開開玩笑，有些人簡直在做惡意的攻擊。

張天翼：不同的地方是那些人攻擊的時候，從他自己的利益出發。柳媽不過因爲生活無聊，借此排遣一下。

周文：那些人也有不一定代表什麼東西的，有時由於他底觀點不正確，會陷於同樣的錯誤。

歐陽山：像炯之先生，明知有三十萬青年因爲「時代」而腐爛在泥土裏，何以他對他們不同情反而發出對「時代」的冷笑，覺得自己這樣做是很好玩的事情呢？由此可以證明炯之先生底知識還不能超出於一個鄉下老媽子之上。

我覺得中國作者對於中國人所受的慘酷的虐待表現得還很少，還異常不夠。因此我喜歡沙汀底在祠堂裏和獸道，我以為爲讀了這樣的作品而不感動，不憤激痛恨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除非他自己本來不是一個人。不知道上等批評家劉西渭先生看不看見這些。看了之後感想又怎樣。

張天翼：「差不多」是不看的吧，就看了也是模模胡胡。

歐陽山在酒樓上魯迅先生非常毒辣地攻擊模模胡胡主義。那個主人公生活底上半截遇事都很猛烈，而後來就對任何事情都模模胡胡。那樣鮮明地創造出一個知識份子底典型，呂緯甫我想功績不再創出阿Q之下。這種典型人物在我們這些人當中，還缺乏有力的發掘。

不論祝福和在酒樓上，悲痛而準確的描寫，那樣有力的語言到處都可以碰見，例如：

「……只覺得天地聖衆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宮中蹣跚，預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祝福底結尾。

「我站在雪中，決然的指着他對土工說，『掘開來！』我實在是一個庸人，我這時覺得你的聲音有些希奇，這命令也是一個在我一生中最高偉大的命令。但土工們却毫不駭怪，就動手掘下去了。」在酒樓上（沉默）

我聽見人說，周作人先生在什麼地方談話，說魯迅是從個人出發的虛無主義者呢！

沙汀：從他前期的作品說，彷彿有點虛無主義的傾向，但是後期作品就決不是的。



張天翼：他無論攻擊什麼，他是有站腳的地方的，不相同於虛無主義的全部否定。

周文：其實他並不是虛無主義。從「五四」起，他一直很頑強地和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和一切惡勢力戰鬥。他否定許多舊的有害的東西，但同時看見許多新的萌芽，生長茁壯，他用了最大的熱情去貫注他們。比如在「三一八」事件裏，他寫了一篇紀念劉和珍君。（收在華蓋集續編裏。）在這裏，他畫出了中國婦女簇新的姿態，像那樣臨難從容的中國婦女，他說他自己也料不到，在爲了忘却的紀念裏，（這篇是收在南腔北調集裏的）他寫了幾個文學青年底殉難，從他們底死亡裏，他看到了新的社會的成長。這樣的例證，在他的作品裏很多很多。

叢紺弩：他不單對於這麼的文學青年關心，愛護，就是對於稍爲做了一點有意義的工作的人都抱着很大的熱情。不過他的外貌是冷靜的，看來好像沒有熱情似的。

至於他底作品歡喜採用否定的語氣，我們要更深一步去理解。比方在熱風這本書裏，他不只是認爲舊的會要滅亡，而且相信新的必定到來。

歐陽山：有人說魯迅先生是虛無主義者，那不過是一知半解的偏僻意見。他的工作的出發點不是從理論方面首先獲得正確的世界觀，然後一氣發展下來的。他是從他所知道的、熟悉的、每天在那裏面過活的真實生活出發，就是說，他是看見了生活中什麼地方有了非去掉不可的劣迹，從不斷的戰鬥中去獲得他的認識。因爲他是那樣知道現實，愛着真理，所以不知不覺之間和整個社會的行進走了同一的軌道，而且時常在前面走。他獲得正確的世界觀是在他長期苦

鬥之後，這在他自己是一種真正的獲得，跟口裏這樣講，心裏却那樣想的人完全不同。這難道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嗎？

張天翼：那是因為詆毀他做虛無主義者的人曾經被他否定了的原故。

周文：我覺得尤其是他那篇題爲鑄劍的小說，更有力的證明他並非虛無，這篇作品收在魯迅自選集和故事新編裏。中間所寫的是這樣一個故事：眉間尺的父親是一個鑄劍的名工。王選他去鑄劍。到了他把劍鑄成了之後，王怕他也去給別人鑄劍來和他匹敵，就用他自己鑄的劍殺了他，他母親告訴了眉間尺這事情，他非常憤怒了。立刻答了他母親一定去報仇，但他背着他父親同時鑄的另一把劍去到王城的時候，一路上却時時顧慮着怕劍尖傷了別人弄得時時出汗，猶猶豫豫終怕報不成仇。接着是一個黑色人出現了，要替他報仇。借了他的劍和頭去，進到王宮變了一套把戲，把王誘到面前，就殺了王，同時也自殺。這雖然寫的是一個古代傳說，但那所把握的主題却是和現代緊密關聯的，那所創造的兩個人物中，眉間尺的性格，在現代一般青年中是非常的普遍；而那黑色人，則是用理想和現代揉合起來的人物，是一個性格非常堅強，冷靜，大無畏，有機謀的人物。這完全是從堅實的戰鬥觀點，戰鬥經驗中創造出來的人物。這裏我們可以很明白的看出，魯迅在和黑暗的戰鬥中，看定了像眉間尺那樣時時有着許多顧慮和焦燥的人物是不成功的，給了他以否定，隨即用了最大的熱情和愛情創造出一個所理想的黑色人來。但這雖然理想，却並非脫離現實，而是現實中可能發生和成長，或已經發生和

成長的素質，他把它擴大的描寫出來了。我覺得像魯迅這樣的人，從他的一生堅韌底地頑強底地戰鬥的性格，和他所創造的黑色人那樣的人物比較起來，是沒有甚麼距離的，根據了這一點，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魯迅並不虛無，而兩腳踏牢大地的現實主義者，同時又是有着堅實的熱情的理想主義者。

（小說家第二期）

第二輯 一九三六年的文藝論爭

現階段的文學

周揚

新文學誕生了還不到二十年，在這個並不算長的生命歷史中，牠經驗了量和質兩方面的巨大的成長。沿着中國社會解放運動的基本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道路而前進，作為歷史現實之真實反映的文學，也就是系列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充滿生氣、色彩豐富的圖畫。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不斷地遭受了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種種侵略，這構成了中國人民大眾的苦難的源泉，引起了他們的要求民族解放的無止境的運動。但是在半殖民的中國，民眾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也就是封建勢力。為了壓迫和榨取勤苦大眾更為便利的緣故，帝國主義和牠的一切財政上軍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國維持並且推動封建殘餘以及他們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封建勢力就這樣結託於帝國主義，比帝國主義更直接地來壓榨勤勞大眾，使得中國民眾的反帝的鬥爭必然地要和反封建的鬥爭相連繫。「五四」時代的作家一開始就帶着極端深刻的對於封建勢力的痛恨，當時最初發現的一篇魯迅的狂人日記，就充滿着痛恨吃人禮教的辛辣激烈的思想。

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在中國保有不可分離互相依附的關係，因此，反封建的文學常常包含了反帝的意義。而且一九三〇年前後，以勤勞大眾的思想和情緒為主要內容的革命文學更是明確地發揚着「五卅」反帝傳統的精神。但是反帝文學的高潮卻發生在「九一八」「一二八」以後。巨

大的社會事變不能不在文學上找出牠的反映。不管高踞當時文壇的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家」怎樣閉閣了他們的「血盆大口」，變成了「寒蟬」，革命作家們大部份都親身地參加了反帝運動，並且在作品上有力地回答了敵人的炮火。以瀋陽事變、上海戰爭中士兵工農和小市民的生活和鬥爭為題材，當時輩出的新人，如張天翼、沙汀、艾蕪、李輝英、耶林、葛琴等，都送出了他們有意義的新鮮的作品。具有濃厚的煽動性質的田漢、適夷的抗敵劇本，在當時反帝的實際運動上，也會發生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華北事變以後，中國的形勢起了一個新的基本的變化。遠東帝國主義併吞了整個華北，又在準備併吞全中國，亡國的危懼把一切不願做亡國奴和賣國賊的中國人逼上了一條唯一的道路，就是一致向侵略者展開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全民族救亡的統一戰線正以巨大的規模伸展到一切的領域內去，文學藝術的領域自然也不能例外。

國防文學就是配合目前這個形勢而提出的一個文學上的口號。牠要號召一切站在民族戰線上的作家，不問他們所屬的階層，他們的思想和流派，都來創造抗敵救國的藝術作品，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總流。

對於國防文學抱着懷疑的人，大都是不同意於國防文學的這個全民族的性質。他們看不見在民族危難中各社會層的相互之間的關係的急遽的轉換，也不了解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他們以為祇有工農大衆文學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學，而忘記了如現代一位偉大

革命家所指出的：「中國的一切反帝鬥爭將明白地帶有民族的和真正人民的性質。」因此，凡是站在民族的和真正人民觀點上的文學，在現在都有牠充分的積極的意義。宗派的自滿對於我們是毫無因緣的。我們要承認革命文學之外的廣大的中間層文學還擁有着大多數讀者這個事實。所以要完成文學上抗敵救亡的任務，我們不但要創造自己最尖銳的革命作品，同時也要聯合那些在思想和藝術上原和我們有着不小的距離，但由於一種民族共同的利害而和我們日益接近，願和我們站在一起來反對我們民族的最兇惡的敵人的作家，和他們取得密切的合作，通過他們的媒介，把民族革命的影響擴大到革命文學還沒有侵入的讀者層去。

國防文學的反對論者的錯誤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徐行先生的「胡言」、「夢囈」且不去說牠。這裏我要指出的是胡風先生在他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裏」面對於民族革命的形勢的估計不夠。他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祇在「失去了的土地」上「存在」和「奮起」，而忘記了民族革命戰爭的主力在全國範圍內不平衡的發展和牠的巨人般的存在，他也沒有認識促進全民族革命戰爭之實現的是人民救亡陣線的實際活動，而決不祇是像他所說那樣的空空洞洞的「熱情」「希望」等等，他抹殺了目前瀰漫全國的救亡統一戰線的鐵的事實，所以對於「統一戰線」「國防文學」一字不提，在理論家的胡風先生，如果不是一種有意的抹殺，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基本認識的錯誤。

實際，文學上的統一戰線的形成，已經不祇是一種可能，而是一種存在。許多有着不同的藝術好

尙和人生信仰的作家，在筆端和口上，由宣言和行動，都一致地表現了爲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努力的共同決心。文藝界已有了新的大團結。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件。這個團結不一定馬上能夠收到國防作品的成效，但無論如何，使國防文學的創作實踐有了更廣大的動員基礎。在這裏，不妨把國防文學創作的標準放低一些，重要的是動員大家都去寫。李健吾的老王和他的同志們和靳的離散，不管牠們意識上和技巧上的缺點，應當以那主題的意義而得到較高的評價。

這並不是說這一切作家之間已經有了意識形態上的完全一致，爲最前進的立場和思想的鬥爭從此可以終熄了。不鬥爭並未終熄，祇是鬥爭的形態改變了，牠必需適合於民族革命的總的鬥爭，同時也要顧到各階層的作家的政治認識和意識成熟的程度上的差異。這就使得最前進的作家在這文學戰線上的作用成了多方面的，廣泛的而且困難的。夜鶯上的一位作家（恕我忘記了他的名字）所說的「八九年用血染出來的我們這『主體』所由來的正確而光輝的那個巨人的人格」也祇有在鬥爭中才能達到更光輝的發展，如果固守着自己的「純潔」怕沾染了「多元的混亂場面」，那才真是「自己取消」。

國防文學的號召，在今天有着牠的特殊意義，就是革命文學已經有了不少優秀的反帝作品。革命作家大都和反帝的主題結有很深的因緣。「九一八」以後，他們作品的大部份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稱爲「國防文學」。以描寫東北失地和民族革命戰爭而在最近文壇上捲起了很大注意的八月的鄉村，生死場以及旁的同類性質的題材的短篇都是國防文學的提出之作品現實的基礎和根



據。

由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我們第一次在藝術作品中看出了東北民衆抗戰的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戰術。」兩位作者都是生長在失去了的土地上，他們親身地經歷了亡國的痛苦，所以他們的作品表現出在過去一切反帝作品中從不會這麼強烈地表現過的民族的感情，而這種感情又並非狹義的愛國主義的，而是和勤苦大眾爲救亡求生的日常鬥爭密切地聯繫着。這兩篇作品的出現，恰恰是華北事變以後，民族革命戰爭的新的全國規模的高潮中，民衆抗敵的情緒分外昂揚的時候，牠們很快的獲得了廣大讀者的擁護，正說明了目前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是甚麼樣的作品。

失去了的土地，沒有祖國的人們，這種種的主題在目前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最近露面的新進作家舒羣，就是以他的健康而又朴素的風格，描寫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國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爲我們所遺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掙扎，而收到了成功的新鮮的效果，成爲了我們的一個重要的期待。

在救亡運動廣泛地開展，民族革命戰爭火花一樣地到處爆發的時候，現實的發展是這樣地急劇猛烈，作家們不能從容地把這大時代的事件和人物鑄鑄到他的藝術形象和典型裏。而民族革命的鬥爭又比甚麼時候都更迫切地要求文學上的表現。於是能夠很敏捷地直接地反映社會事變，日常生活和鬥爭的小型作品，如速寫，報告文學等，在文學的民族戰線上演了牠「輕騎兵」的角色。我們已經看見了一二既成作家以抗敵救國爲題材的優秀的速記，和許多新人的關於學生運動，上海

示威遊行等等救國行動的報告文學和通信。後者雖然大部份都是在藝術上不成熟的東西，但是由於他們所反映的生活自身的迫力，他們對於讀者羣衆發生了很大的鼓動和教育的效果。在這裏，美學主義的噁舌是沒有用處的。在這火熱的民族革命戰爭中，都夠成爲美學者，那不過是高爾基所說的「冷淡的犬儒」罷了。

但是對於一個進步的優秀的作家，我們應當非常看重，我們有向他們預約國防作品的權利，卻不能以這樣那樣的題材強求他們。我們要了解創作過程的幾微和複雜，以及每個作家的特殊的生括經驗，特殊的作風，而且要考慮到作家對於現實運動，從抽象的把握到用卓越的形象去具體表現，還須得有相當的過程。同時，國防文學的範圍應當放得更廣大一點。一看好像和國防主題無關的作品，仔細一檢討，也往往可以在那裏面掘發出國防的意義來。因爲國防問題在全中國民衆已是一個實生活的問題。以沙汀那樣的作家來說吧，他選的主題雖不是在國防前線，他雖沒有描寫大衆抗敵反漢奸的鬥爭，但是他的作品卻告訴了我們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壓迫下的大衆是在過着怎樣黑暗和慘苦的生活，更由於他世界觀把握的明確，藝術技巧的熟練，使讀者在落後的事件和人物上獲得了明確的時代的概念和展望。這樣的作品，在前進的運動中不會失去牠的重要性，牠在國防文學中自有牠的地位。只有優子和瘋漢才會因爲作者的主題還停留在民族戰爭的側面的壕溝裏，就認爲他的作品是屬於「漢奸」的文學。當然，我們也並不是以他的這樣的作品爲完全滿足，相反地，我們希望他採取積極的國防的主題，因爲我們確信這樣的主題被一個不輕於選取新的主題的作家

描寫出來的時候，一定會有更輝煌的成就。但是這祇在作家對於民族革命鬥爭的實踐的實際的參加和他的藝術的創造結合起來了的時候才有可能。

把一切作家引到國防的主題，有的人就要懷疑，這不是將要使文學的題材單調化了嗎？不，相反地，這不但沒有縮小主題的範圍，反而使之擴大了。在這個主題裏面無限多樣地包藏了革命文學的其他一切主題。在社會發展的主流上把握廣大現象和複雜情形，不局限於民族革命戰爭的激化的場面，而觸及在帝國主義漢奸壓迫下的一切民衆的日常生活和鬥爭，這就是國防文學的內容的境界。在這普遍全國的民族革命的高潮之中，人民的無際限的多角形的生活現實將要和國防主題趨於一致。一個小小的勞資爭論，一個小小的農民糾紛，一個學生的行動，和甚至一種個人的悲劇，都能帶着民族革命的意義，因為民族革命的鬥爭已經伸入了全中國人民的一切生活領域。

而且同一個主題可以從多種多樣的角度的去接近。恩格司曾經指出，以一個西鏗金（拉薩爾戲曲中的人物）為主題，可以寫成幾十篇不同的戲曲，而伊里奇也會分析託爾斯泰所表現的，並不是甚麼新的東西，而是十九世紀農民俄羅斯知識分子共同反覆說過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要懼怕題材的單調，重要的倒是在學習怎樣處理一切有意義的主題。

歷史的主題大部分都還在未經掘發的狀況裏。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民族有多少勝利的和失敗的英雄事件，有多少從不會被人描寫的民族英雄。這些豐富的過去的題材使國防文學的主題有了一種歷史的關度。民族革命不但有牠的現在，將來，同時也有牠的過去，我們要從過去的再評價裏引

出於民族革命有益的教訓。賽金花作者夏衍，在這一方面的繼續的努力給國防劇作開闢了一個新的園地。

從現實的主流出發的國防文學無疑地是最現實主義的文學。現實提供了我們以各種各樣的材料，但要表現現實的真實，就決不能無差別地描寫一切生活現象，而必須把握時代的中心內容，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和方向。國防文學不但要描繪民族革命鬥爭的現狀，同時，也要畫出民族進展的前面的遠景。有一位古典作家說，眼睛看不到鼻端以外的現實主義比最瘋狂的幻想還要壞，因為牠是盲目的。國防文學就同時應當以浪漫主義為牠的創作方法的一面。

和最廣泛的內容相相應的是形式風格的最大的自由。從長篇敘事詩到短的速寫，以及報告文學等等，都是國防文學的形式。各種傾向的藝術家的多樣的手法，在他奉仕民族解放的條件之下，不但應當被容許，而且應當保證牠們的廣泛的運用。祇有這樣，才能使國防文學的內容和形式都豐富起來。

## 關於國防文學

——略評徐行先生的國防文學反對論——

周揚

（光明一卷二期）

徐行先生接連地在禮拜六新東方等刊物上發表了他的反對國防文學的意見，這意見是應當加以駁斥的。因為，第一，他攻擊目前所提倡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認為這樣的主張是「胡言，

「是「夢囈」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基本認識的問題。第二，他的意見正代表着一部分「左」的宗派主義者，他們對於國防文學雖然到現在還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態度，但是他們的宗派主義對於文藝上的統一戰線或多或少地發生了阻礙的力量。第三，他在他的文章裏播弄「左」的辭句，而且抄引先哲的遺言，來裝飾他錯誤的論點，這很可以迷亂一部分讀者的視聽。

首先我們應當指出徐行先生的錯誤的根源就是他對於統一戰線的理論和中國目前形勢之完全的無理解。他根本否認，或者是簡直不知道，反帝聯合戰線是現階段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革命的主要策略。同時也不了解遠東帝國主義併吞中國的行動是怎樣在全中國範圍內捲起了民族革命的新的浪潮。千千萬萬勤勞大眾起來爲自己的民族的生存抗爭，廣大的小資產者和知識分子也轉入革命。就是一部份民族資產者，許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對於這個新的民族運動，也都可能採取同情中立或甚至參加。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的現實基礎非徐行先生一人所能抹殺，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線的主張正是從現實出發，依據最前進的理論和策略的一種現實變革的主張。

徐行先生援用一八七一年巴黎事件和關於這事件的先哲的遺訓來作爲他反對一切政治上文化上國防陣線的理論根據，這就恰恰證明了他完全不了解目前的新的形勢，不懂得把正確的理論原則活潑地運用於特殊的具體的環境。徐行先生勸批評家在動手寫文章之前參考一點史料，這誠然是一個可貴的勸告，但在參考史料之際，我以爲如果沒有正確方法的靈活的運用，史料這個東西，就不但不能幫助你了解現在，反而會使你害着消化不良症。對於一個機械的方法論者，我希望他

牢記下面的箴言：「唯物論的方法如果不當作歷史的探究的指導路線而當作伸張和分割歷史事實的現成的模板使用的時候，就會轉化為牠的反對物。」

徐行先生因為沒有正確的方法論的指引，缺乏對於現實運動的深刻的認識，所以他把握不住時代的飛躍的進展和各個社會層的相互之間的關係的激遽的變換。在這個巨大的社會變化中，最敏感的藝術知識階級的雜多的層，雖還是各自抱着不同的人生觀藝術觀，但在對於垂危的自己民族的運命的關心和民族解放的要求上卻多少是一致的。而且五四以來的優秀的作家大部分都帶着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國防文學就是一方面繼承這個過去文學的革命傳統，一方面立腳於民族革命高潮的現實上，把文學上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的文學。自然，沒有誰能夠否認一九二七年以後我們在文化上的新的作用和成功，沒有誰能夠否認站在勤勞大眾立場上的革命文學是最澈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是新文學運動的中堅力量。正因為有這樣的力量，所以我們不但要保持這種作用和成功而且要使之更加擴大。我們要承認在革命文學之外還有廣大的中間文學的存在，他們擁有着大多數的讀者。他們並不如徐行先生所說，盡是些「被歷史車輪軋碎了的廢物」。要知道歷史的車輪可以軋碎人，也可以推動人前進。許多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在統一的民族陣線上，我們在中間的或甚至落後的文學者中，可以找着不少的同盟者，文學上的各種救亡的力量需要有一個新的配置。革命文學應當是救亡文學中的主力，牠不是基爾特文學，而是廣大勤勞大眾的文學，在民族解放的意義上，又是全中國民族的文學。國防的主題應當提供到每個革命作家以

及一切漢奸以外的作家的創作實踐的日程上。國防文學運動就是一個最大限度地動員文藝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運動。要完成這個文藝上最廣大的動員，我們不能不駁斥徐行先生的下面似的「左」的論調：

「我們只知真正徹底反帝的社會層是中國出賣勞力的大眾，只有他們是前鋒，也只有站在這觀點上的文學才是挽救中國的文學。」

以為只有勤勞大眾的文學才是挽救中國的文學，這樣的說法無異於縮小目前救亡文學的基礎和範圍，把革命文學從牠的友軍拉開，使牠陷於絕對孤立的地位。我們應當認清，一切中間層的文學，祇要是抗敵救國的，祇要是多少反映了民族運動的某些方面的，雖不是起着勤勞大眾的立場，對於中國民族的解放依然有着益處，我們對於這類文學中的反帝的要素應當給以應有的評價，同時，自然也要具體地指出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小有產的觀點和世界觀怎樣妨礙了對於民族革命之本質的認識和正確的藝術的反映。祇有這樣，國防文學才能廣泛地展開和深入。

國防文學不是狹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但如果沒有強烈的民族的感情浸透著，就會減少牠對於讀者的藝術的伸訴的力量。徐行先生深惡痛絕於「愛國的情熱」，罵國防文學的主張者降陷入於讀者的藝術的伸訴的力量。他又引用了一位先哲的名言，說愛國主義是這樣一種情感，牠與小的私有者「愛國主義的污池。」他引用了一位先哲的名言，說愛國主義是這樣一種情感，牠與小的私有者經濟條件剛巧相聯。可是他「剛巧」忘記了這位先哲自己就會經誇耀過大俄羅斯民族，一點兒也沒有輕視過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感情正可以激起我們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狀態的火一般的憎恨，

正可以鼓勵我們爲民族的自由解放而鬥爭。在最近的一篇叫做沒有祖國的孩子的小說裏，我們被小主人公對於祖國旗的熱烈的懷戀之情所感動，但這裏卻不是一種偏狹的愛國主義的感情，而是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很自然地調和着。無條件地藐視民族的感情，如果不是出於一種漢奸意識，就至少有助於漢奸，在心理上叫大家準備去做亡國奴的危險。

然而徐行先生最害怕的是「愛國主義的濁氣」會污損了文壇，破壞了文學的純潔。他說：

「文學中最主要的是思想，用藝術手段表現的思想應該是純潔的，而不是不問派別、階層、團體、個人、宗教、信仰的混血兒。」

這是觀念論的濫調。所謂「純潔」是一個抽象的標準，如果用這個標準去衡量藝術作品的價值，那我們對於果戈理、託爾斯泰、巴爾扎克這些作家的偉大就無從說明，因為他們的思想，都並不是怎樣純潔的思想呵，他們的作品之所以不朽是在反映了一個時代客觀的現實，牠的發展和矛盾。思想的內容，對於藝術作品固然有着決定的作用，但是如吉爾波丁所指示，藝術之豐富的思想的內容，不是抽象的超歷史的思想的豐富，而是和現實的本質方面之具體的藝術的描寫緊相結合的。

藝術創造的主體原是非常複雜，包含了各種不同的社會成份的問題，並不在縮小主體——即侷限於徐行先生所認爲「純潔」的一部分，而倒在如何誘導各色各樣的成份都參加到民族解放運動裏面去。假使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有才能的作者又忠於現實的話，那末，不管他所屬的階層，所抱的信仰，以及他對於民族革命之真義的理解的程度，他一定能夠在他的作品裏面反映出這個革



命的某些重要的方面來。我們絲毫不看輕進步的世界觀的燭照的作用，但現實本身的教育意義，卻也是不能忽視的。

國防文學運動就是要號召各種階層，各種派別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統一戰線上，為製作與民族革命有關的藝術作品而共同努力。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中心的主題。這不但沒有縮小作家的創作的視野，反而使他擴大了。現在和過去的現實中所包含的一切有國防意義的主題必須具體地廣泛地去發現為民族生存的抗爭存在於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日常生活的——一切場面。主題的問題是和方法的問題不可分離的，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徐行先生卻把這兩者描寫成對立的東西。

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就是在現實的革命發展中真實地具體地歷史地去描寫現實，以圖在社會主義的精神上去教育勤勞大眾。在發展中去認識和反映現實，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論的原則，因為看不見發展的人決不會把握真實。沒有對「明日」的展望，「今日」就沒有前途，同樣，沒有「今日」，「明日」就成了空虛的妄想。國防文學不是烏託邦文學，牠首先要反映現在中國人民為自己民族解放的實際的抗爭，牠的各個方面和目標。沒有現在的這個抗爭，徐行先生所夢想的「明日的新社會」也就無從實現。「保全領土」在徐行先生輩看來，也許是一種「非常狹小」的「愛國的情熱」吧，然而這正是千千萬萬失去了土地的人民以及全中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民的共同的要求，正是達到「明日的新社會」的必經階段。給這種廣大人民的民族解放的要求以藝術的表現，

就正是國防文學的基本任務。牠應當把這和以社會主義的精神去提高讀者對於民族革命的本質之認識的任務結合起來，向讀者昭示：「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民族的救星，而且替牠開闢蒸蒸日上道路。」（地米特羅夫）

向國防文學要求最進步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是正常的，但國防文學的製作者卻並不限於能用高級的創作方法的作家，就是思想觀點比較落後的作者，也應當使之爲國防創作而努力。在這裏國防文藝批評就應演着極重要的角色。國防文學運動是一個文學上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運動，爲着這運動的廣大的開展，對於像徐行先生那樣的「左」的宗派的觀點，有時時加以糾正和指摘的必要。最後就讓我引用吉爾波丁的下面的話：「一切宗派主義不可避免地會招致和現時的政治任務的隔離，」來結束我這篇不充實的短文。

（文學界創刊號）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者的理論

人民大衆向文學要求什麼

胡風

五·四以來，形成了新文學底主流的是現實主義的文學，反映了人民大衆底生活真實，叫出了人民大衆底生活欲求的文學。然而，在殖民地的中國人民大衆底頭上，貫串着一切枷鎖的最大的枷鎖是帝國主義，它底力量伸進了一切的生活領野，在人民大衆裏面散播毒菌，吸收血液。所以，新文學

底開始就是被民族解放底熱潮所推動，人民大眾反帝要求是一直流貫在新文學底主題裏面。

然而，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更加迫急了。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整個的中華民族就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因為這，人民大眾底生活起了一個大的紛擾，產生了新的苦悶新的焦燥，新的憤怒新的抗戰，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當然向文學提出反映它底特質的要求，供給了新的美學的基礎，因而能夠描寫這個文學本身底性質的應該是一個新的口號——

###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

所以，爲了說明這個口號，首先要指出的是產生它的現實的生活基礎：

- 第一，在失去了的土地上面，民族革命戰爭廣泛地存在，繼續地奮起；
- 第二，在一切救亡運動解放運動裏面，抗敵戰爭——民族革命戰爭底運動，是一個共同的最高

的要求；

- 第三，人民大眾底熱情、底希望、底努力，在醞釀着一個神怪的全民族革命戰爭底實現，那戰爭能夠團結和動員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不願做漢奸的人民大眾罷；

- 第四，從太平天國運動到一·二八戰爭的一切偉大的反帝運動，只有從民族革命戰爭的觀點才能夠取得真實的評價……。

從這個分析裏面我們可以明白，「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所依據的是動的現實主義的方法，因為它正是現實的社會要求在文學上的表現；然而，同時這個口號裏面還含有積極的

浪漫主義的一面，因為在民族革命戰爭運動裏面蘊藏有無限的英雄的奇蹟和宏大的幻想。

二

那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底主題的。不過在這裏應該指明：是統一了那些主題，並不是解消了那些主題。

例如——

封建意識和復古運動都會在大眾裏面保存甚至助長「亞細亞的麻木」

對於勞苦大眾底生活欲求的阻礙，壓抑，都會減少甚至消滅他們的熱情、力量；

醉生夢死的特權生活，濫用的權力，在動員和團結人民大眾的活動裏面都是毒害……

這一切，是帝國主義助手，是產生漢奸的社會地盤，是養成漢奸意識的實質條件，由這些新引起的一切社會糾紛應該包含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化」底主題裏面。所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該說明勞苦大眾底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一致，說明在民族革命戰爭中誰是組織者，誰是克敵的主要力量，誰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民族奸細。

三

從現實的生活要求產生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一方面也是繼承了五·四的革命文學傳統，尤其是綜合了九·一八以後的創作成果的。

九·一八以後，反帝運動底最高形態發展到了民族革命戰爭，在文學上那也得到了反映，到最

近且已爭得了一些成功的紀錄在這些作品裏面我們看到了民族英雄底比較真實的面貌，人民大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尤其是民族革命戰爭和人民大眾生活的血緣關係，這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底先驅，是提出這個口號的作品的基礎。

「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應該批判地承繼那些作品新開拓的道路，勇敢地追過那些紀錄，從各個角度上更廣泛地更真實地反映民族革命戰爭運動，推動民族革命戰爭運動，用思想力宏大的巨篇也用效果敏快的小型作品來回答人民大眾底要求。

一九三六年五月九日晨五時（文學叢報一卷三期）

## 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魯迅

魯迅先生：

貴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 教誨，思之常覺愴然！我現因生活困難，身體衰弱，不得不離開上海，擬往鄉間編譯一點實現錢的書後，再來滬上。趁此機會，暫作上海「文壇」的局外人，仔細想想一切問題，也許會更明白些的罷。

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爲之詔，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爲私有，眩惑羣衆，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而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

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鬭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樓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贊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之故。現在的統一戰線——中國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樣——固然是以普洛爲主體的。但其成爲主體，並不由於它的名義，它的特殊地位和歷史，而是由於它的把握現實的正確和鬥爭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觀上，普洛之爲主體，是當然的。但在主觀上，普洛不應該掛起明顯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資格去要求領導權，以至嚇跑別的階層的戰友。所以，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爲統一戰線的口號，這是不對的。

再說參加「文藝家協會」的「戰友」，未必個個有傾墮，如先生所疑慮耳；況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戰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黃源之流，難道先生以爲凡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竟個個不如巴金和黃源麼？我從報章雜誌上，知道法西兩國「安那其」之反動，破壞聯合戰線，無異於托派，中國的「安那其」的行爲，則更卑劣。黃源是一個根本沒有思想，只靠捧名流爲生的東西。從前他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諂佞之相，固不異於今日之對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與此輩爲伍，而不屑與多數人合作，此理我實不解。

我覺得不看不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準，譬如我個人，誠然是有許多缺點的，但先生却把我寫字糊塗這一層當作大缺點，我覺得實在好笑。（我爲什麼故意要把「邱韻鐸」三字寫成像「鄭振鐸」的樣子呢？雖

這鄭振鐸是先生所喜歡的人麼？爲此小故，遽拒一個人於千里之外，我實以爲不對。

我今天就要離滬，行色匆匆，不能多寫了，也許已經寫得太多。以上所說，並非存心攻擊先生，實在很希望先生仔細想一想各種事情。

拙譯斯大林傳快要出版，出版後當寄奉一冊，此書甚望先生細看一下，對原意和譯文均望批評，敬頌

痊安。

懋庸 上六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我沒有得他同意就在這裏發表了，因爲其中全是教訓我和攻擊別人的話，發表出來，並不損他的威嚴，而且也許正是他準備我將牠發表的作品。但自然，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個要求：希望巴金、黃源、胡風諸先生不要學徐懋庸的樣。因爲這信中有攻擊他們的話，也就報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詭計。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裏講些官冕堂皇的話，暗夜裏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麼？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們的新的挑戰，想這些人不去應戰，那時他們就加你們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漢奸」的罪名，然而我們不，我們決不要把筆鋒去專對幾個個人，「先安內而後攘外」不是我們的辦法。

但我在這裏，有些話要說一說。首先是我對於抗日的統一戰線的態度。其實，我已經在好幾個地方說過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誣陷我「破壞統一戰線」硬要

教訓我說我「對於現在基本的政策沒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們有什麼「基本的政策」。(他們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幾口麼?)然而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筆,所做的事仍是寫文章,譯書,等到這枝筆沒有用了,我可以自己相信,用起別的武器來,決不會在徐懋庸等輩之下!

其次,我對於文藝界統一戰線的態度。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也曾經提出過我對於組織這種統一的團體的意見過,那些意見,自然是被一些所謂「指導家」格殺了,反而即刻從天外飛來似地加我以「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這首先就使我暫不加入「文藝家協會」了,因為我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們究竟幹的什麼勾當;我那時實在有點懷疑那些自稱「指導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藉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他們是否係敵人所派遣。我想,我不如暫避無益於人的危險,暫不聽他們指揮罷。自然,事實會證明他們到底的真相,我決不願來斷定他們是什麼人,但倘使他們真的志在革命與民族,而不過心術的不正當,觀念的不正確,方式的蠢笨,那我就以為他們實有自行改正一下的必要。我對於「文



「藝術家協會」的態度，我認爲牠是抗日的作家團體，其中雖有徐懋庸式的人，却也包含了一些新的人；但不能以爲有了「文藝家協會」就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告成了，還遠得很，還沒有將一切派別的文藝家都聯爲一氣。那原因就在「文藝家協會」還非常濃厚的含有宗派主義和行幫情形。不看別的，單看那章程，對於加入者的資格就限制得太嚴；就是會員要繳一元入會費，兩元年費，也就表示着「作家閥」的傾向，不是抗日「人民式」的了。在理論上，如文學界創刊號上所發表的關於「聯合問題」和「國防文學」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義的；一個作者引用了我在一九三〇年講的話，並以那些話爲出發點，因此雖聲聲口口說聯合任何派別的作家，而仍自己一相情願的製定了加入的限制與條件。這是作者忘記了時代。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這個作者又引例了法國的人民陣線，然而我以為這又是作者忘記了國度，因爲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的。另一個作者解釋「國防文學」說「國防文學」必須有正確的創作方法，又說現在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欲以「國防文學」一口號去統一作家，也先預備了「漢奸文學」這名詞作爲後日批評別人之用。這實在是出色的宗派主義的理論。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爲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爲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即使他像我一樣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也未必就是「漢奸」。

「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除非他們有本領也，證明了紅樓夢、子夜、阿Q正傳是「國防文學」或「漢奸文學」。這種文學存在着，但牠不是杜衡、韓侍桁、楊邨人之流的什麼「第三種文學」。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國防文藝是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和「國防文藝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的意見。我提議「文藝家協會」應該克服牠的理論上與行動上的宗派主義與行幫現象，把限度放得更寬些，同時最好將所謂「領導權」移到那些確能認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裏去，不能專讓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辦。至於我個人的加入與否，却並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關係。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義也表現在對於這口號的態度上。他們既說這是「標新立異」，又說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我真料不到他們會宗派到這樣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漢奸」的口號，那就是一種抗日的力量；為什麼這是「標新立異」？你們從那裏看出這是與「國防文學」對抗？拒絕友軍之生力的，暗暗的謀殺抗日的力量的，是你們自己的這種比「白衣秀士」王倫還要狹小的氣魄。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這和商人的專賣不同，並且事實上你們先前提出的「國防文學」的口號，也並沒有到南京政府或「蘇維埃」政府去註冊。但現在文壇上彷彿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

裏是並沒有把牠們看成兩家的。自然，我還得說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的無誤及其與「國防文學」口號之關係。——我先得說，前者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着，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沒有邀請徐懋庸們來參加議討。但問題不在這口號由誰提出，只在牠有沒有錯誤。如果牠是爲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牠是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爲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牠是正當的，正確的。如果人不用腳底皮去思想，而是用過一點腦子，那就不能隨便說句「標新立異」就完事。「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徐懋庸說不能提出這樣的口號，是胡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也來努力向前進，在這樣的意義上，說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號，也是胡說！但這不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標準，徐懋庸說我「說這應該作爲統一戰線的總口號」更是胡說！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

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麼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並不相干的。這裏的「大眾」即照一向的「羣衆」、「民衆」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眾」這意思呢。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學運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爲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經有很多人聽慣，牠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牠可以解釋爲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爲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牠即使會被不正確的解釋，牠本身含義上有缺陷，牠仍應當存在，因爲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益。我以爲這兩個口號的並存，不必像辛人先生的「時期性」與「時候性」的說法，我更不贊成人們以各種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上。如果一定要以爲「國防文學」提出在先，這是正統，那麼就將正統權讓給要正統的人們也未始不可，因爲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做；儘管喊口號，爭正統，固然也可作爲「文章」取點稿費，靠此爲生，但儘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計。

最後，我要說到我個人的幾件事。徐懋庸說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長着惡劣的傾向，我就檢查我這半年的言行。所謂言者，是發表過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對訪問者談過一些閒天，對醫生報告我的病狀之類；所謂行者，要比較的多一點，印過兩本版畫，一本雜感，譯過幾章死靈魂，生過三個月的病，簽過一個名，此外，也並未到過鹽肉莊或賭場，並未出席過什麼會議。我真不懂我怎樣助長着，以及助長什麼惡劣傾向。難道因爲我生病麼？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個說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這類惡劣的傾向來搏鬥。

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爲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爲「內奸」，爲「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認識，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裏，却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外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爲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憑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發表了O.V.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O.V.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最陰險的則是同報在去年冬或今年春罷，登過一則花邊的重要新聞：說我就要投降南京，從中出力的是胡風，或快或慢，要看他的辦法。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個青年，不是被指爲「內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離，終於在街上流浪，無處可歸，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麼？又有一個青年，也同樣的被誣爲「內奸」，然而不是因爲參加了英勇的戰鬥，現在坐在蘇州獄中，死活不知麼？這兩個青年就是事實證明了他們既沒有像穆木天等似的做過堂皇的悔過的文章，也沒有像田漢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戲。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

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簡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也許後來不復如此，仍將成爲一個真的革命者；胡風也自有他的缺點，神經質，繁瑣，以及在理論上的有些拘泥的傾向，文字的不肯大衆化，但他明明是有爲的青年，他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對抗日運動或反對過統一戰線，這是縱使徐懋庸之流用盡心機，也無法抹殺的。

至於黃源，我以爲是一個向上的認真的譯述者，有譯文這切實的雜誌和別的幾種譯書爲證。巴金是一個有熱情的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義者」之稱，但他並沒有反對我們的運動，還曾經列名於文藝工作者聯名的戰鬥的宣言。黃源也簽了名的。這樣的譯者和作家要來參加抗日的統一戰線，我們是歡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類爲什麼要說他們是「卑劣」？難道因爲有譯文存在礙眼，難道連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壞革命，也要巴金負責？

還有，在中國近來已經視爲平常，而其實不但「助長」，却正是「惡劣的傾向」的，是無憑無據，却加給對方一個很壞的惡名。例如徐懋庸的說胡風的「詐」，黃源的「詔」，就都是田漢、周起應們說胡風是「內奸」，終於不是，是因爲他們發昏，並非胡風詐作「內奸」，其實不是，致使他們成爲說謊，「社會日報」說胡風拉我轉向，而至今不轉，是撰稿者有意的誣陷，並非胡風詐作拉我，其實不拉。

以致記者變了造謠。胡風並不「左得可愛」，但我以為他的私敵，却實在是「左得可怕」的。黃源未嘗作文捧我，也沒有給我做過傳，不過專辦着一種月刊，頗為盡責，輿論倒還不壞，怎麼便是「詔」？怎麼便是對於我的「效忠致敬」？難道譯文是我的私產嗎？黃源「奔走於傅鄭門下之時，一副詔佞之相」，徐懋庸大概是奉諭知道的了，但我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至於他和我的往還，却不見有「詔佞之相」，而徐懋庸也沒有一次同在，我不知道他憑着什麼，來斷定和詔佞於傅鄭閣下者「無異」？「當時會，我也就是證人，而並未實見的徐懋庸，對於本身在場的我，竟可以如此信口胡說，含血噴人，這真可謂橫暴恣肆，達於極點了。莫非這是「了解」了「現在的基本的政策」之故嗎？「和全世界都一樣」的嗎？那麼，可真要嚇死人！

其實，「現在的基本政策」是決不會這樣的好像天羅地網的。不是只要「抗日」就是戰友嗎？「詐」何妨，「詔」又何妨？又何必定要勦滅胡風的文字，打倒黃源的譯文呢，莫非這裏面都是「二十一條」和「文化侵略」嗎？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一）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自然，戰線是會成立的，不過這嚇成的戰線，作不得戰。先前已有這樣的前車，而覆車之鬼，至死不悟，現在在我面前，就附着徐懋庸的肉身而出現了。

在左聯結成的前後，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戰鬥，而往往不過是將敗落家族的婦姑勃谿，叔嫂鬥法的手段，移到文壇上。噦噦嚶嚶，招是生非，搬弄口舌，決不在大處着眼。這衣鉢流傳不絕。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

筆墨相讖，但大戰門却都爲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却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關法寶，就是死魂靈，當譯文停刊後，世界文庫上也登完第一部的，但小報却說「鄭振鐸腰斬死魂靈」或魯迅一怒中止了翻譯。這其實正是惡劣的傾向，用謠言來分散文藝界的力量，近於「內奸」的行爲的。然而也正是破落文學家最末的道路。

我看徐懋庸也正是一個噉噉嚙嚙的作者，和小報是有關係了，但還沒有墜入最末的道路。不過也已經糊塗得可觀。（否則，便是驕橫了。）例如他信裏說：「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他們的盾牌……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鬭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是從修身上來打擊胡風的詐，黃源的詔，還是從作文上來打擊胡風的論文，黃源的譯文呢？——這我倒並不急於知道；我所要問的是爲什麼我認識他們，「打擊」就「感到絕大的困難」對於造謠生事，我固然決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們義正詞嚴，我能替他們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嗎？而且什麼是「實際解決」是充軍，還是殺頭呢？在「統一戰線」這大題目之下，是就可以這樣鍛鍊人罪，戲弄威權的，我真要祝禱「國防文學」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許又是我近半年來，「助長着惡劣的傾向」的罪惡了。

臨末，徐懋庸還叫我細細讀斯太林傳。是的，我將細細的讀，倘能生存，我當然仍要學習；但我臨末也請他自己再細細的去讀幾遍，因爲他翻譯時似乎毫無所得，實有從新細讀的必要。否則，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爲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爲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



(八月三——六日) (作家一卷五號)

## 反對「國防文學」者的理論

### 我們現在需要什麼文學

徐行

時序又到五月了，古曆的五月是充滿了「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佳話」的，所以至今各地還有龍舟競賽。公曆的五月在中國也有一個別名，所謂「多難之月」就是。既然是「多難」就應該有「毀家紓難」的「義士」，然而我們只看到「戒備」。這是一般「無用武之地」的英雄們的偉業，不談也罷。却不料文壇上有一種人跳出來，說是「兄弟闖於牆，外禦其侮，這個民族的古訓，在今天有了新的意義。」也好像真的是「有了新的意義」，在不「外禦其侮」的時候，正大演其「兄弟（？）闖於牆」。這時候，文學家的任務是什麼？據幾個「國防文學」的「理論家」說：「凡一切論爭不得超越救亡運動的軌範，並且爲了預防浪費，即使此軌範內的論爭，必要時都應加以適當的制止。」那末我們現在是受「適當的制止」的時候，就只好裝死救國，否則「碰上」槍頭不就是「浪費」麼？

是的，按照這些「理論家」的意見，上面那些話也不免是「浪費」。因爲藝術的各流派各個人，都有他們的不同的思想習慣，和各色各樣的藝術的行李，各種未會了結的舊賬。但是，「在一個一般適合的藝術綱領之下，他們應當把不同意見的細節，消融在共有的同胞熱情之中。」這話看來很有「同胞的情熱」，可惜「思想習慣」，「行李」，「舊賬」到底不能「消融」。雖然「在每週文學的

「一二八特輯」中，我們看到二十幾個不同領域的作家，對於一二八戰爭的感想，以及對於目前的文學的態度，都大體相同。」然而最近在「京滬文藝界聯歡會」上的「笑語雜沓」也是應該知道。尤其是那裏有一段故事很值得注意，有人演說「……昔廣東某留學生回來，說西洋文明這也好，那也好，中國一切都是壞的。而守舊的父親，聽得大怒，賞兩大耳光，他還是說父親也是西洋的好。」這分明是對革新者的嘲笑，然而這還不可怕，怕的却是吃了「兩大耳光」以後，馬上改口說「兄弟闖於牆，外禦其侮」之類。甚至還從此造出許多「理論」，什麼「帝國主義並不滿足於中國民族工業的買辦性」，什麼「證明了中國的民族資產者，有許多是還有着反帝的強烈要求的」。什麼「別說『民族性』較為顯著的民族工業家，就不是代表這個特殊帝國主義的利益，而且跟它利害剛剛相反的買辦們，即使不直接的或公開的參加救亡運動，至少也會（！）採取贊成、同情、中立，或者不積極地表示反對的態度。」誰若稍持異議，就叫做「機械的，甚至可以說是犯了取消錯誤的論調。」剩下的只是不問「派別、階層、團體、個人、宗教、信仰，只要是贊成和擁護救亡運動的，都可以而且應該聯合起來——這個神聖的正確的號召。」

好吧，我們不再引申這些「理論家」的意見，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這些「理論」是有害的。

我們固然不能機械地了解「無祖國」的話，那話在原則上是千真萬確的，然而在特種情形下——例如在目前的日趨殖民地化的中國——是應當有「保護祖國」的號召，如伊利契在社會主義與戰爭和其他各種文獻中所說一樣。然而同時不應該忘記他的一個原則上的界限——「何種階

層處於某一時代的中心，決定它的主要內容，它的主要發展方向，該時代的歷史環境的主要特點等。」總而言之，「不應作理論上的讓步和以原則為買賣」（恩氏致給李卜克內西的關於聯合戰線的信。）顯然，「國防文學」的「理論家」完全丟開了這些；他們完全否認了一九二五——二七一年間的血的教訓，把些被歷史車輪軋碎了的廢物說得儼然是同路人，不，而且是「兄弟」了；他們完全否認一九二七年後我們在文化上的新的作用和成功，把保持這種作用和成功的鬭爭作「意氣的爭執」；他們處在一九三六年還在發出一九二五——二七年前「全民」的「不問派別，階層，團體，個人，宗教，信仰」的夢囈。

老實說，我們要作「保護祖國」的號召，是把這個號召與遠大的目標聯繫起來的，是國際主義的，不是愛國主義的。而「國防文學」的「理論家」則不然，他們一視同仁，把仇敵化為「兄弟」；他們沒有理論照着前途，而在訴諸「同胞情熱」。這在恩氏給拉伐格的信中說過，「這些老爺們研究着 *Missh*，然而這是這一種的，是五十年前你在法國很熟悉的，是之所說過的；在這場合我只曉得一樁，我自己就不是 *Marxist*！」他言及這些老爺們，或許也像海涅談到自己的模仿者一樣：「我佈的是龍種，而收的是臭蟲。」

如果在一八七一年前法國的有產者還能企圖民族戰爭的偉業，可是一到內戰爆發過後，就再不能迴光返照了。在中國雖然情形是有些不同的，可是一般地自一九二七年以後也走上了同一的道路。「五三」、「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九」等事件完全證明了這個鐵的真理。假令「民族

性較爲顯著的民族工業家……買辦們……甚至在某種特殊的場合，軍閥、官僚、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富農……」中國各種階層的民衆中都有反帝的要素，或「都有反對某帝國主義的要素」那末我們也應該認清他們的手法有些不同，有的簡直是爲着使勞苦大衆的仇恨轉一個方向，有的也是爲着利用廣大民衆的民族感情而發財。真的澈底要求民族解放的只有最受壓迫受剝削的勞苦大衆。所以無論有意或無意混淆這種事實的人，就是自覺或不覺的有產者的辯護士。

我爲着讀者瞭解確定的立場起見，不妨把法國內戰那本書裏面的一段名言再引用一次：

「在新時代最殘酷的戰爭後，戰勝的和戰敗的軍隊都聯合起來共同打擊勃洛列達利亞特。這種空前的事件，不是證明俾斯麥所想的一樣，剛開自己道路的新社會遭受了最後的失敗，不是的，它證明舊的布爾喬亞的社會完全瓦解。舊世界還能企及的最偉大的雄蹟，這就是民族戰爭，然而它現在只是政府的強盜分贓；這分贓除了延誤階級爭鬪外就沒有任何其外目的，並且只要階級爭鬪成爲內戰火焰爆發時，民族戰爭馬上就會飛到鬼門關去。階級統治再不能用民族的外衣來籠罩，一切民族政府反對勃洛列達利亞特都是一致的。」

順便我也不妨指出「國防文學」的「理論」的社會根源，這對讀者是很有意義的。我已經說過這些「理論家」已經陷在愛國主義的污池裏面，然而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這裏有兩個最主要的社會根源

第一，因爲我們的「理論家」多半是從沒落的中小地主和破產的小有產者脫胎出來的。他們

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經濟狀況和意識形態來迎合新的社會運動的。這種分子是愛國主義的最好產地。所以伊利契說：「愛國主義是這樣的一種情感，它與小的私有者的經濟條件剛巧相聯。」例如一個小私有者的農民，他是與產生的地方的土地相結合的，他安土重遷，但是他愛國的情熱是非常狹小的。他只求保全領土，想不到明日的新社會。

第二，因為我們的「理論家」只是不滿意現狀，對明日的社會必然出現一點並沒有確定的信仰。尤其他們都有身家性命的關係，並不要求真正的澈底的改革。不但是這樣，而且當着新社會臨產前發生陣痛時，他們馬上對舊狀發生留戀，所以他們遇事只求方便，總怕碰着尖銳的地方，可是社會的發展並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的螺旋式的，一九二七年以來的波瀾，是要使他們頭昏眼花的，只要有機會他們就讓步。

因為有這兩種原因，所以現在文壇上滿佈着愛國主義的濁氣。這濁氣倒是「取消主義」在作怪。

這取消主義是一種國際現象，然因時間和空間的不同而有各種形式的表現，我們不必詳細分析它的各種形式，只要舉出一個事實就可以證明它的內容是什麼。在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時候，曾經在文壇出現了取消主義。它的代表人物瓦朗司基於一九二四年時這樣說過：

「沒有勃洛的藝術，而且在勃洛獨裁過渡時代也不會有的。這時代文化領域的任務，在使勃洛列達利亞首先獲得以前各世紀的技術、科學、藝術。於是日程上的問題不是創造勃洛藝術，而是這種

過渡藝術，它用批評的途徑接受以前一切收穫和成績，幫助勃洛列達利亞特戰勝布爾喬亞，在使布爾喬亞的文化與藝術適合勃洛列達利亞特的利益，毫不將較合我們時代的新形式和新體裁除外。

如果蘇聯的取消主義還侈談勃洛列達利亞特的利益，那末我們的取消主義連這點也沒有。然而否認勃洛藝術是一樣的，而且使大眾服從有教養社會層的思想，成爲它的奴隸，也是一樣的。故當時蘇聯勃洛作家大會認爲「談到文學領域內似乎可以有各種文學思想派別的和乎合作和平競賽，是一種反動的烏托邦。」

有人問，蘇聯也有「國防文學」的口號，爲什麼我們就不應提出這口號來呢？是的，蘇聯可以有，中國却不應有。因爲「某一時代的統治思想，永遠只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我們現在是在要求思想解放的時代，要解放就要有一種最先進的思想，只有它是指南針，是燈塔，是路標，凡是要求解放的人們只有拿它作武器，它應該是戰鬪的，是比其他思想更優秀更完善，這就是新興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和用這理論所領導的文學，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文學。這與庸俗的應時的現實主義——美國喬伊士的現實主義——專寫現實的一枝一葉，而無前途的文學是不同的。而且文學中最主要的是思想，用藝術手段表現的思想應該是純潔的，而不是不問派別、階層、團體、個人、宗教、信仰的混血兒。黑格爾說得好：「藝術家在教育上應該與時代並立。」而我們的「國防文學」的「理論家」却落在時代後面去找「同胞的情熱」。

蘇聯作家協會的章程上有這樣的話，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蘇聯文藝和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每個作家真實的，文藝的，在現實革命的發展上有歷史眼光去具體描寫現實，而且真實的有歷史眼光去具體描寫現實，須與社會主義精神上勞苦人們的思想教育的任務相結合。我們也有權把這種要求提在每個文學家的面前。我們要求每個作家描寫目前大眾反對侵略者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鬭爭，要求每個作家藝術的真實的具體的描寫社會的全面，然而要有歷史的眼光，要能教育勞苦大眾走向光明的前途，而不應把主題放在幾個或一個「毀家紓難」的英雄上面，我們應該描寫的是集體的，精神，而不是歌頌個別的英雄。有時雖通過個別英雄的典型表現集體的意識，但不能用虛偽的如「民族資產者有許多是還有着反帝的強烈要求的」典型來欺騙大眾。

(新東方第二號)

## 「創作自由」及其他問題的討論

### 關於目前文學運動的兩個問題

茅盾

問一 什麼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

這是一對姊妹。有時是先犯了關門主義而後接着形成宗派主義，但有時是先有宗派主義的惡根性而後關起門來的。先關門的，也有種種不同的「動機」。就我所見過去文壇上的「史實」，曾經因為「懼怕羣衆」而關過門的，也會因為英雄主義的作怪，惟恐「領導權」旁落而關起門來的。後者，我鄉有一俗諺，叫做「關起大門做皇帝」。

凡此兩者大都是一個根上來的——自己對於自己的正確性也在下意識地懷疑，所以怕聽見不同調的聲音，怕有辯論。

另一種造成關門主義的原因，是「自信只有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而別人都是百分之百的錯誤。」在這種情形時，雖然大開四門，而實際上就是關門。

既關上了門了，結果自然是宗派主義。

這也有多種情形。門內只有一宗派時，門內門外都「相安無事。」這叫做關門不動。門內倘若並不能「統一」時，關了的門內就又要發生問題了，這叫做關門而內戰。

那時候，因為門是關了，所以明鎗暗箭一點不能落在門外，不但不落在門外，甚至要落到反對「內戰」的門內人身上。

魯迅先生受過的「戰友」的暗箭就是這樣來的。我也受着過，不過我素來麻木，直到最近方始弄明白了箭是何方所發。

由宗派主義產生的關門主義，情形亦復如此。所不同者，乃是經過「內戰」後擠了幾個出去這才再關門的。

不過，這樣的「惡夢」你就姑且當作已成過去也罷。

問二：文學家聯合救國抗X運動中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又是怎麼講？

這一問題，是從上面連帶下來的。既說是聯合戰線，自然是力反關門的，但因人到底是人，有些「



習性」是不能夠像扔掉一撮鼻涕似的立即擺脫個干干淨淨的，因為是要聯合戰線的緣故，自然開門，但「關門主義」的妹妹（也許是姐姐）宗派主義卻還情重得很，粘着你不放手。不過「表現的方式」是不同了。

最近我在一篇短文裏說到周揚先生的關於文藝家聯合戰線的幾篇文章裏有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周揚先生不承認，說我是「濫用了關門主義等等名辭」。（皆見文學界第三期。）很好，讓我們來看看到底是我「濫用」了那些名辭呢，還是周揚在「濫用」那「濫用」的字樣。

在這裏，我們也應當回溯一下自從聯合戰線運動起來以後周揚他們以外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言論。

關於這一方面，最初是由「懼怕羣衆」的心理而力言「門雖不可不開，然亦不宜大開。」頗早的夜鶯上有一位署名朱慧的一遍「論聯合」就可權且拿來作代表。這位朱慧竟憂慮到七八年來艱苦建立起來的「主體」將從此送終。接着是夜鶯的有名的「特輯」來了。在這「特輯」中，紺弩龍貢公他們是主張大開門的，然而要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一口號作爲唯一正確的聯合戰線的口號。現實文學的特輯內有魯迅先生對此口號的正確的說明，可是同一特輯內依然還有沿襲着夜鶯特輯的作風的三三論文。

尤其妙的，最近的文學界（三期）又有好幾位先生在「來而不往，非禮也」地力爭只有國防文學是唯一正確的口號。

儘管有位黃俞先生者，長篇大論地「證明」了「國防文學」一口號之百分之百的正確，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百分之百的錯誤，儘管他儼然宣稱這是萬分必要的「理論鬭爭」，（文學界，三期）然而我真低能得很，對於黃俞先生者之大文，我竟莫測高深。並且倘使他從他熟人的圈子裏出來，考察考察廣大的「輿情」，大概他會啞然自失罷？因為廣大讀者及大多數作者所要求的，是真切反映現實的好的作品和切實講到創作上具體問題的好議論，死扭住兩個口號作論爭，在廣大的讀者看來只會感到這是兩派人在爭「正統」。

在這樣自囿的宗派主義的濃濁空氣中，周揚先生之不肯承認他的關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錯誤，似乎亦不足為奇。他對我提出說明兼反問道：「首先我要說，我從不會主張作家必須寫了『國防』的主題才能參加國防運動，也不會主張過作家參加了國防運動就必須寫『國防』的主題。」不錯，我也記得周揚先生並沒說過那樣死硬而轉不過彎來的話，但是我又明明記得他說過一些話，把「國防文學」作為文藝家聯合戰線的創作口號，而我所以說他有宗派主義與關門主義的錯誤，正因為我認為應當是一切作家在國防的旗幟下聯合起來而不是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下聯合起來。如果一面說不問新舊，不問左右，大家聯合起來抗日救國而一面又號召道，「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皆周揚語）那不是等於一面開門，一面又掛着「無票免入」的牌子麼？如果周揚不是在講聯合戰線的場合那樣主張着，那自然情形就不同了。素以聯合戰線的「發動者」與「領導者」作

爲自己的責任的周揚先生難道連這一點常識也不明白麼？

周揚又說：「我說『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爲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所謂『最中心的』自然就不是『唯一的』的意思……茅盾先生自己就會以『需要一個中心點』爲標題寫過一篇短文，那裏面就有這樣的話：『種種的題材都必有一中心思想，即提高民衆對於『國防』的認識，（使民衆了解最高意義的國防），促進民衆的抗戰的決心，完成普遍一致的武力抵抗侵略的行動。這是歷史所賦與的我們的作家們在現階段不可逃避的使命。』這使命不應當由全體中國的作家來完成麼？」

在這裏，周揚所舉「最中心的」自然就不是「唯一的」的意思，其實不涉問題的中心。問題的中心是不應在聯合戰線下提出一個聯合的條件似的創作口號。周揚應當在這上頭來辯論，不應滑到「最中心的」與「唯一的」字面上之說明。至於提到我的話，不錯，我在文學六卷五期寫過一篇論壇，叫做「需要一個中心點」，然而請周揚再去讀一遍，我那篇短論絕對不是說文藝家聯合起來的創作問題，我那篇論文中「絕無聯合戰線」等字，我只是說我的話，我絕不是要求凡一切加入聯合戰線的作家應具備此項特種「入場券」，所以周揚先生要我爲同調，我只好敬謝不敏。

周揚先生的文章中既引了伊里支，又引了高爾基，自然，記誦一些伊里支和高爾基的話是很好，然而尤其要緊的，是要一併記得他們那些話是在怎樣的時期和怎樣的場合說的，要不然，就會鬧出「大門反裝」的笑話。

我上面所說引用名言不要弄成「大門反裝」就和這問題有關係。

第一我提這話，是專指文藝家聯合戰線時期說的。因爲倘使我們現在文藝家聯合陣營的大門上高懸一塊木牌，濃墨大書：「本營創作規例，計開：一、國防主題，二、前進的現實主義方法，三……」對不起，我再饒一句，我說周揚有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就因爲他們那幾篇文章叫人讀了會覺得臨頭掛着那樣一個木牌子似的。那麼，周揚先生，你能不能擔保凡是不願做漢奸做亡國奴的一切作家都欣然而來呢？這裏的問題的主要點是在全國作家自由結合起來抗×救國（關於此層，請參看我在光明五號發表的給青年作家的公開信）並不是請我們來服從一塊木牌子上寫的「創作規例」如果你一定要「強調」着你的「創作規例」結果你的「聯合戰線」只能聯到一角而不能普遍。

這是我們目前的客觀事實。周揚先生如果「執拗」地（用周揚的字）要在文藝家聯合陣營的大門上掛那麼一塊木牌子，那我也不想再和他多費唇舌，否則，要請他把對我說的「創作的自由不是沒有限度的，絕對的創作自由的說法是有害的幻想」這兩句話如數收回去，還要請他對高爾基在天之靈陪個罪，因爲把他老人家的話損去反裝了大門了！

再者，如果周揚「執拗」地要在文藝家聯合陣營的大門上掛那麼一塊「創作規例」的虎頭牌子，那麼，鄙人現屬文藝家聯合陣營之一員，是要抗議的，但是我又要請周揚先生莫詫異：我自己

營內或營外卻要以個人立場談談「需要一個中心點」那樣的話語。因為我要以個人立場談我所願談的話，所以我贊成我們那營門上貼一張字條：「言論自由。」

我不願借周揚先生的虎頭牌來擋住和我不同調的話語，形成了幾個人「關起大門做皇帝」。可是我卻極願在「言論自由」的紙條下，我能夠說我的話，並說給極多數的人聽，同時也任由各人說他的話。（這本來不是我們禁得了的）讓極多數人自由選擇愛聽誰。

所以我以為文藝家聯合陣營的大門上，如果定要一對門聯的話，那門聯應當是這樣的：

救國目標大家一致

文藝言論彼此自由

然而周揚先生最近的言論卻一再聲言他不贊成上述的門聯，那麼，我說他是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大概不算「濫用」了名辭。

第二，我要請周揚先生記好，我說「我們所希望的是全國任何作家都在抗×的共同目標之下聯合起來，但在創作上需要更大的自由，這句話寫在紙上」，是在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見之於印刷物（即文學界）是在八月十二日。這時候，周揚先生寫他的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洋洋大文，有兩處用了「進步的現實主義」這一術語。這術語要是譯成了俄文給高爾基或是吉爾波丁（因為周揚也愛引用這位吉先生的）看了，他們大概驟然之間要莫明其妙罷？自然，周揚先生會說明道：「所謂『前進的』就是指『社會主義的。』」可是大概高先生或吉先生會皺皺

眉頭，以為周揚先生「低能」，甚至會教訓他道：「前進的和社會主義的是大有分寸的。」然而可憐的很，我們這裏卻只能寫作「前進的現實主義。」然而周揚似乎只是寫慣了，竟會忘記沒有創作的自由者就是我們。周揚先生似乎不知道「前進的」以外的文藝本就享有著極大的自由，初不待我們「張揚」（用周揚先生的字）而始有之。周揚先生即使定製了十打的「創作規例」的虎頭牌滿街掛滿，而人家之「自由」如故，可是他的虎頭牌倘使只有一塊掛在文藝家聯合陣營的大門上，卻就會使得聯合的陣營只成爲極少數的幾個人。「關起大門做皇帝。」周揚先生要是肯努力多製虎頭牌掛到十字路口，大小胡同里，乃至公坑門口，我一定不反對，而且表示最大的敬佩，無奈他製了一架——還沒有完工呢，卻一面推鎚子，一面揚言道：「看呀，那邊新造起來的聯合營非有這磅什子掛上去是不成體統的！」謝謝，周揚先生，如果您老人家覺得那新造的聯合營裏不應該只有尊駕的幾位相識獸在那裏「自拉自唱」，還是勞駕少說那樣的話語，難道您當真不知道您這些話的輕重嚙！

第三，我不知道周揚先生到底知不知道中國新文學當初怎樣爬出頭的？我告訴您：白話文是在中學校裏取得了和文言文同等自由權利以後這才猛速發展的。只要不被壓迫，新的思想新的文藝立刻會不脛而走。在各種花草同在的園子裏，新文藝的花是一向被或大或小的磚石壓過無數次，而且現在壓着的還彷彿是大磨石之類，但是牠的蕃殖力依然是可驚的，牠橫生側長，和這些「得天獨厚」的其他的花草爭短長，簡直是可驚可佩的！牠是那樣的元氣充足，只要牠身上的磚石少些，初不

必芟除雜草，牠自然會出人頭地，發展成極大的花園的。

就因爲如此，所以我們現在來講創作上的自由，絕對不是「有害的幻想」而是在「現階段」提出了切合實際的步驟。

周揚先生似乎把高爾基的話片段的地記得太多了，因而腦子裏就留不住他在今日此地所必須知道的實際的具體問題。

我們不是在一個「理想的社會」，因而有許多太革命太漂亮的話語在，目今只是自己麻醉的藥品，只是騙騙青年們的不兌現的鈔票。我們絕對不需要這些玩意兒。

關於周揚的言論，還有好多地方我要提出來不客氣批評的，不過今天只能到此爲止。

文藝聯合戰線的健全的展開和擴大，只有在反對關門主義，反對宗派主義，反對爭「正統」的「內戰」之下，才能完成。

(生活星期刊一卷十二號)

## 關於國防文學的幾個問題

任白戈

經過了多次的論爭，國防文學總算是確立起來了，這自然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然而我們却不能因此便忽視那些抹殺和反對國防文學的理論與行動。所以，目前雖然有人主張不必再談國防文學，企圖於反對與擁護之間設立一緩衝地帶，我還是以爲

爭論是必要的。

近幾年來，我們底文壇上的確也會有過多次的論爭。而在每次的論爭當中，都有人跳出來說這是浪費的，彷彿只要大家能夠拋開論爭，哈哈一堂，便將一切論爭的問題全部解決了。然而歷史底教訓却不容許我們背叛。前幾年早就論爭過的問題，正因為我們論爭得太不徹底的緣故，終於又一度地復活起來，結果以後的論爭才真是浪費的。而且事實上，只要有一個論爭發生了，如果我們不從那個論爭中去求解決，即使解決了那個論爭也還是依然將所論爭的問題留着，這才真是一場浪費的論爭。浪費的論爭到是不必要的，但在每次的論爭當中，至少我們決不能說雙方都是一些無理取鬧的家伙，因為閉得發昏才這樣一下關了起來。就以這次關於國防文學的論爭來說，我想誰也不會直切地說它是浪費的吧。第一，很顯然的，論爭的人們差不多都立於一個嚴正的立場；第二，很顯然的，大家都原則地肯定了國防文學這一個口號。現在，主要的問題却已經移到它底具體的內容底規定及其相關的許多問題上去了，我們要保證這個論爭不是浪費的話，也只有更嚴正地論爭下去才是正道。俗話說得好：真金不怕火燒。正確的理论，將來是會從這個論爭中得出來的。

所以，我不只以為論爭是必要的，而且希望一切作家和批評家都來參加這個論爭。因為這不只是一個理論家應該處置的一個理論問題，而且同時是與創作的實踐有着密切的關係的。在這兒，我不妨先提出一個最近成爲主要論爭的問題來說：

國防文學是不是應該作爲創作的口號呢？

這個問題，不是與一般站在國防文學旗幟之下的作家有着密切的關係嗎？根據最近各個作家



所發表的意見看來，也很顯然的有了兩種不同的意見：一方面說，國防文學只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能作為創作的口號，一方面說，國防文學既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亦應該作為創作的口號。這兩種意見，不管它誰是誰非的，確成爲了國防文學中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如果不能好好地解決，國防文學前途實在是在荆棘叢生的。

誰也知道，國防文學完全是由於客觀的現實形勢底認識而產生出來的一個文學動員的口號。它不僅爲了一個目的將所有的作家都集合起來，而且要使所有的作家都執着自己底武器趨赴到前線上去。否則，不但那個目的將無法達到，就連這種集合也成爲無用的了。筆應該是作家底武器。自然，作家亦可以投筆從戎，去從事比創作更直接的鬥爭，但當其還在執筆作爲一個作家的時候，創作的確是他底主要的任務。現在我們既然說是要將所有的作家都集合到國防文學底旗幟之下來，一方面又說國防文學不能作爲創作的口號，這到底是一種令人不大容易理解的意見。然而，甚至還有人以爲只應當說作家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而不能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之下聯合起來，我只希望這是一時激於感情而發的話。因爲作家雖然不寫國防爲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聯合戰線，但目前的聯合戰線不是正分爲許多領域，各有各的一定的集合的地點嗎？我們以爲：一個作家，如果他是以作家底資格來參加的，最好還是站在文學底旗幟之下來。一定要這樣，各個部隊才能行列整齊，各執各的慣用的武器前去作戰，發揮最大的效能。執筆與荷鎗，同是爲了一個目的，但我們不必要作家去荷槍，兵士來執筆，雖然他們可以互相交替，這就叫做各盡其所長。如果萬一他們

自願互相交替，那時他們集合的地點也就應該互相換位了。作家總不好執着筆參加到兵士底隊伍中去，兵士總不好荷着槍參加到作家底協會裏來。所以，我以為作家不但應該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而且應該站在國防文學旗幟之下；不但應該站在國防文學旗幟之下，而且應該參加國防文學底創作活動。不然，國防文學便成了一個空的口號，在理論上雖然得着贊同，在實踐上却到底被取消了。那我們還有什麼再說國防文學的必要呢？國防文學正與別的什麼文學一樣，是不能不有它底創作活動的，我們只可以說它不是一個創作方法的口號，決不能說它不是一個創作的口號。因為這也是偏於說着內容的一個口號，正與辨證法唯物論之不能作為創作方法一樣，所以我們說它不是一個創作方法的口號，但如果要以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都可以作為創作的口號的話，那我們便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國防文學是應該作為創作的口號的。

然而，據說國防文學之所以不能作為創作的口號，乃至我們之所以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主要的是因為那是出色的宗派主義，妨害了作家底創作自由。這個理論也是很值得我們討論的，我不妨先就

創。作。自。由。的。問。題。

來說說吧。

一說到創作自由的問題，我們便很容易想到幾年前的關於文藝自由的論爭。這話說起來可太長了，好在當時論爭的結果也還為大家所熟悉，我們便可不必再去提到它。只是有一點應當說明，那

時口口聲聲要爭取文藝自由的主帥的確是所謂第三種人。目前的形勢，自然與幾年前完全不同了，因為社會關係底轉化與階層力量底比重起了新的變換，各種關係底編制與一切力量底配置都應該從新來過，但一種正確的文藝底基礎理論是並不因此解消的問題。只在如何去運用它。創作自由的問題，我們始終以爲是要像「思想言論自由」一樣從政治方面提出才有意義，如果要從文藝底領域中來向連思想言論自由都沒有的理論家或批評家提出，那便等於向嬰兒要奶吃。自然，這並不是說：作家不應該向理論家或批評家有所抗議，也許真的他們將創作的範圍規定得太狹，使作家頗有一點難於下筆之感，但問題就在誰是抗議者及其所抗議的是什麼。國防文學本來是通過各階層的一個動員作家的口號，並不是那一黨或那一派所專有的。中國目前全體人民之所以能夠聯合，能夠聯合各黨各派在一條戰線之下，那主要的契機就是一個國防的任務。這個任務，是需要全體人民各就其領域和武器去完成的。武器不妨多樣，戰線愈大愈好，但目的只應該集中於一點。所以在文學方面，我們要求所有的作家都集合到國防文學的旗幟之下來從事於國防文學的創作是非常正當的。而且，一點也不會防害到作家底創作自由。目前，中國人民的確連吃飯、戀愛都和國防有關的了，國防文學底題材滲在一切生活的領域內，一個作家，只要他感覺到了國防底重要，在他底感情上起了一個燃燒點，不管他用什麼方法去寫一些什麼，結果都可以成爲某種意義上的國防文學。進一步說，正因爲要攝取國防文學的主題，這使得作家不能不逼視現實，甚至可以將作家底創作方法提高，到現實主義的階段上去，給與作家一種更能自由創作的力量。這是一個非常明白的道理，尤其是前

進的作家不應該有所懷疑。如果要提到創作自由的話，目前到正是所有的作家都應該一致起來爭取國防文學底創作自由的時候，否則以前進的作家反而來向國防文學要求創作自由，這未免叫人有點哭笑不得。然而，我相信大家都是爲了一個目的，決不能將目前這個論爭與以前對第三種人的論爭等量齊觀，只是希望大家在發言之前首先想想自己底話應該有怎樣的影響，不要使一般的人們看爲意氣之爭而對於私人恩惠以上的真理感到失望。個人信仰底喪失還是小事，最怕的是連他所代表的信仰也一併喪失，一般的人們往往是以代表某一信仰的個人作爲他所代表的信仰的尺度的，有一些人更是因爲信仰了某一個人才連他所代表的信仰也一併信仰的。

其次，應該說到

### 宗派主義的問題

在統一戰線之下，不待說宗派主義是絕對應該克服的。但我們切不可將這個名詞誤解和濫用。我看目前似乎就有點誤解和濫用的樣子。譬如說吧：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本來是在宗派主義底清算之下提出來的一個通過各個階層和各個黨派的口號，那時許多澈頭澈尾的宗派主義者便說這個口號太不前進，簡直是一個污池，而另外提出了一個較「左」的口號，主張要以大眾爲中心，作領導，並斷定大眾以外的人都是不可靠的。這一點我們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到底誰是宗派主義呢？然而現在却說那個較「左」的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並不相干，到是國防文學才是出色的宗派主義。在這兒，我們却不能不將宗派主義作一個淺顯的解釋。

宗派主義是與黨派性非常相似而其實却極端相反的一個東西。所以，一個進步的集團，他一方面要時時警戒着黨派性底失掉，一方面要時時努力於宗派主義底克服。正因為這兩個東西非常相似，所以往往容易誤解濫用；也正因為這兩個東西極端相反，所以不能不解釋清楚。所謂宗派主義，那就是關門主義底本家。自己站在某一個集團之內或某一種立場之上，便以為那一個集團或那一種立場是自己祖宗遺留下來的私產，彷彿此外一切的人們都沒有份似的，這樣一來，自然關門主義成功了，自己滿可以關在門內做皇帝。然而，凡是前進的集團或立場都得以廣大的羣衆作為基礎，而且它所有的思想或理論亦是全人類底文化底積蓄，到底門是不能關的，於是便有了對於宗派主義的清算。不過，在這個清算當中，却不能連自身底黨派性也一併清算出去。這就是說，門雖然應該大大地開着，但不能將自己底立場都拋棄了去迎合外人。黨派性是一個本體底主體，宗派主義是一種運用底流弊，一體一用，連各自底範疇也不相同，而主要的問題就在運用的一點上。具體地說，目前的聯合戰線底結成，並不是由各階層或各黨派放棄了自己底立場和主義而調和妥協起來的，那主要的基石却是大家目前的任務根本就相同。而且，這個相同的任務，還是由於客觀的形勢所決定的，並不是由於各階層或各黨派底主觀所決定的。各階層或各黨派只能根據客觀的形勢來決定自己底任務。因為客觀的形勢決定了各階層或各黨派底目前的任務相同，所以各階層或各黨派便不能不集合在聯合戰線之下。要各自放棄根本的立場和主義，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只有共同訂立一個綱領或規約來實現彼此相同的任務。一方面自然大家要嚴守和執行這個綱領或規約，但一方面大

家却各保留着將自己底立場和主義向社會宣揚的權利。因為這個綱領或規約底執行，也就是各階層或各黨派底任務之實現，各階層或各黨派只有嚴守這個綱領或規約才能完成自己底任務。主要的是在共同執行這個綱領或規約的聯合戰線之中，誰也不應該提出並非大家所需要的單獨的要求，誰也不應該說自己是中心和領導而將別人作為附庸。同時，對於這個聯合戰線之中的綱領或規約，大家更應該盡可能地推廣和強化。只要是在這個綱領或規約的文中的主張或口號，大家亦可以從自己底立場去解釋和闡明。

根據這一個見地，我以為目前文壇上所嚷着的宗派主義，有些地方的確是完全誤解和濫用了的。就以國防文學來說吧，現在居然有人說它是宗派主義了。

到底國防文學不是宗派主義呢？

我底答覆却是否定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個口號不但是可以通過各階層而將所有的作家動員到一個總的任務上去，並且它自身就是從宗派主義底清算中成長起來的。國防文學並沒有說過應該誰作中心，誰又應該除外的話，國防文學只是竭力說着它底內容應當怎樣怎樣。作為一個作家關係間的旗幟來看，國防文學惟恐參加的作家不廣，一向是和那些主張應該誰作中心，誰又應該除外的理論戰鬥着的，這當然不能說國防文學是宗派主義。作為一個創作的口號來看，國防文學就連單純的愛國主義的文學也包含在內，只要是一個愛國的作家，不管是現代式的或岳飛文天祥式的，他都可以將筆集中在國防的任務這一點上來創作出各色各樣的國防文學，並不像別的主張那樣

怕墮入單純的愛國主義的污池裏去，當然更不能說它是宗派主義。國防文學只反對一種文學，那就是所謂漢奸文學。正如國防戰線底對面有漢奸存在一樣，國防文學底對面也是有漢奸文學存在的，而且這也正是國防文學底敵人，難道我們能說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敵對起來就是宗派主義嗎？自然，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還有第三種文學存在，我們不能很武斷地說除了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但這是證明在抗戰與投降二者之間還有一點讓人喘息的餘地。倘若敵人只讓我們於這二者之間決取其一來選定目前的生死，這時一定是沒有什麼第三種的東西存在的。目前我們到底是在一種什麼境地中呢？在這樣一個情勢之下，我們很可以說文學亦是沒有什麼第三種的道路好走的。以前的鴛鴦蝴蝶派不是都在向着國防戰線這一方面走嗎？即使有人說了將來的文學不是國防文學就是漢奸文學的話亦不能說是宗派主義。國防文學之對於漢奸文學，是應該有十足的黨派性的。問題並不在只把文學區分為「國防」與「漢奸」二種，主要的是在區分得適當與否以及對於具體的作品的判斷如何。不以理論與作品為標準，完全以派系和行幫為繩墨去區分和判斷一切，那才是道地的宗派主義。要克服宗派主義，首先就應該從這點開始。

話說到這兒，也許有人會勃然挺身出來說我就是宗派主義底典型的。理由很顯明：根據以上的一切意見，我是完全站在擁護國防文學的立場上說話的，既然國防文學與宗派主義有了血統的關係，難道這還不夠稱為宗派主義底典型嗎？然而，事實上，我之所以要擁護國防文學，却正是由於反對宗派主義的緣故。從理論上說宗派主義是不應該加在我底頭上的，從行動上說，宗派主義更是不應

該加在我底頭上的如果要將它一定加在我底頭上，我想只有將我也拖入那作爲宗派主義底現形的人事糾紛中去。最近的論爭不是頗有化爲交着人事糾紛的意氣之爭的危險嗎？爲了避免這種無意味的人事糾紛，我在這兒，却不能不有兩點

附帶的聲明。

第一、我遠在國外，對於國內文壇的實際情況是不大明白的。因爲作家是用文章來表現他底言行，我當然只能以他們底文章作標準去認識他們。究竟在他們底文章背後有什麼些人事糾紛，我可不，管，反正是非終於是會從事實上表現出來的。同時，又因爲是處在一個文化統制的國土裏，就連國內一般流行的讀物也不容易得手，也許自己底認識難有見木而不見林的毛病。然而，在我底主觀上，却是想盡可能地使我底意見接近客觀的真理。只有拋棄一切個人感情或私人關係底計較才能接近客觀的真理，所以我毫無顧忌地發表了我自己底意見，也不管我底意見所抵觸的就是我一向所敬愛的師友。

第二、在這次的論爭中，可以說雙方面大都是我一向所敬愛的師友，雖然他們有些理論和行動應該嚴厲地批判，但我直到現在仍然是將他們作爲師友看待。所以，我只將他們底理論提出加以批判，並未將他們底姓名提出。這也不過是一種對事不對人的微意底表現而已。如果大家都能不以人作對象，而只是從理論上來論爭的話，我相信這個論爭是最容易解決也會得着很好的結果的。



最後的綜論

## 蒐苗的檢閱

郭沫若

凡是整飭軍備的國家，在太平無事的時候，於兵士的尋常操練之外，總要時時作種種模擬戰的演習。野戰，市街戰，海戰，空中戰，都是有大大小小的各種規模的演習的。有些國家竟連男女學生都要受軍事訓練，而且也時時有野外作戰。特別像防空演習，在那時是要由都市上的各階層的人來參預的。熄燈，救助，避難，氦氣的預防法等，一律都要在嚴肅的指令之下演習起來，以為一旦有實戰臨頭的準備。

新式的國家是這樣，就是古時，只要在國家成立了的社會裏面，有兵備以從事侵略或防衛的社會裏面，其實都是這樣。例如我們中國的周代，在一年四季裏也都是有軍事上的操練的，春天的叫着振旅，夏天的叫着拔舍，秋天的叫着治兵，冬天的叫着大閱。這些是被稱為「軍禮」，在做這些軍事上的典禮的時候，全國的壯丁都要受召集，而在受了教練了之後還要舉行大規模的田獵，春天的叫着蒐，夏天的叫着苗，秋天的叫着彌，冬天的叫着狩。這些蒐苗彌狩，也就不外是實戰的演習，便是模擬戰了。稍微有點不同的只是這兒的模擬戰是實際把禽獸當成敵人，現代的模擬戰是把自己人認成假想敵而已。

想到了這些古時的和現代的模擬戰的演習，使我對於目前在中國文壇上的一個相當劇烈的鬭爭，頓時樂觀了起來。

中國近年因為受一個狂暴的帝國主義國家的不知滿足的得寸進尺的侵略，把全國人民弄得兢兢慄慄，看看便有遼金元時代或索虜時代再來的形勢。大家在這時候似乎都覺悟了，覺得非立地把閹牆的內戰停止，一致起來用全力來對外，中國是會要弄到亡國滅種的的確的，尤其是滅種！中國的人口儘管多，民族儘管有過長遠的歷史，然而受不着敵人的慘無人道的摧殘的燒夷彈，毒氣炮，細菌炮，鴉片烟，海羅英，滅種的工具和辦法是日新月異地被發明着，被採用着。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中國人凡是稍微有點頭腦的——不必說是良心——都覺得非偪起聯合連自己的身家性命，早遲都會是不能保有了。聯合戰線的呼聲，停止內戰的要求，救亡抗帝的運動，瀰漫了全國，並橫溢到了海外。因此在政治方面便早有國防政府的建議提倡了出來，希望對於全國人民一致聯合起來以作救亡抗帝的殊死戰的這種普遍的要求，作為實行之而領導之的汽車頭，飛機頭，坦克車舵把。而在文化方面也有國防文學，國防詩歌，國防戲劇，國防藝術等的姊妹運動一時誕生了出來，與政治方面的建議相呼應着，高調着救亡抗帝反漢奸的意識，以促進人民戰線的鞏固形成與國防政府之及早實現。這些運動頓時也就如澎湃的怒濤，瀰漫了全國，並橫溢到了海外。

然而不意在文學界的一隅卻起了一種類似離析戰線的糾紛，便是在「國防文學」提出了之後，又由胡風個人以「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新口號作為「人民大眾向文學界的要求」而提出，並獲得了魯迅先生的支持（初起時表現在外面的情形是如此）。於是乎戰線便顯然生出了龜裂。大家為這件事情都覺得有點辣手，因為在同一陣營內為着同一的目標，同一的意識，而提出

了兩個不同的口號，作為對壘的形勢，這無論從對內的紀律，對外的影響上說來，都覺得是有點不大妥當的。假使先提出的「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是錯誤，不能切合現實，失掉了大眾的同情，要提出一個更確切更能接近大眾的新口號來修正，而手續又是經過了適當的詮議，那自然是沒有問題，然而所表現出來的事實卻不是這樣。坦白地說，像「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之提出，在手續上說既有點不備，而在意識上也有些朦朧，提出者及贊成者是並沒有反對「國防文學」的，其所主張的理論與「國防文學」的理論其實也並無根本上的大差，那嗎為什麼在「國防文學」已經大眾化了之後，一定要提出這個新的口號來呢？這個新的口號真是巧妙，也還沒有什麼，然而這「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十一字長的口號，根本就不「大眾化」，拿我自己來說，我為要記憶這十一個字，我實在費了相當的努力（這或者也怕是我自己太低能的原故。）聽說這個口號的提供，其主要的理由是在補救「國防文學」的國防兩個字的寬泛與不正確的意見的竄入之缺易，然而在這些缺點上這個新的口號卻是後來者居上這個新口號是採用的例舉主義，因為這兒有「民族」有「革命」有「戰爭」有「大眾」，有這重重的限制似乎「文學」便可以無可動移了。然而「民族」的解釋有問題，「民族革命」的解釋有問題，「大眾」的解釋有問題，「大眾文學」的解釋有問題，「戰爭的大眾文學」尤其有問題，把寬泛而易被曲解的缺點，至少是增加了五倍。所以我始終覺得這個口號是不大妥當，而且沒有必要。

由這個不大妥當而且沒有必要的口號的提出既惹出了糾紛，為安置這個口號上大家便好像

很費了一些苦心。譬如魯迅先生會把這個口號作爲「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要把它作爲總口號，而把國防文學作爲分口號；在總與分之間求相安，這是一種排解法。近來茅盾先生又把「國防文學」作爲一般的口號，而把這新口號作爲左翼作家的口號，這依然是一分一總，不過和魯迅先生的分總恰恰相反。因爲魯迅先生是從時間上立說，茅盾先生是從人物上立說，然而茅盾說是由魯迅說那兒發展出來的，因爲魯迅先生明明說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既然是無產革命文學的發展，那當然該作左翼作家的口號，所以茅盾先生的見解，比起魯迅先生的來似乎是青出於藍。但是要請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恕我直愾，我覺得魯迅先生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這個解釋是有點不正確的。歷史昭示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是最後階級的革命，只有各稱性質的革命向那兒發展，沒有由那兒再向民族革命發展的道理。我們相信歷史的人所應有的一切行動，也就在促進各種性質的革命進展到最後階段的革命，政治上乃至文學上，隨時有新的口號提出者，其目的即在善於活用眼前的現實，以增強主體的外圍而減少進展的阻礙。改變了的是透過雲彩後的光線，不是太陽。假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發展」，那嗎「民族革命」也就是無產革命的一發展，太陽豈不是「發展」到星雲狀態去了嗎？因此我要再請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恕我不客氣，我覺得魯迅先生的理論是不大妥當，因而茅盾先生由那兒出發着爲安置兩個口號的苦心，也似乎是空費了的。容我直愾地說時，我實在不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口號，理論已如上述，是不僅只因

爲它的提出之爲「標新立異」而已，既不妥當便只好撤消，這是再爽直也沒有的，然而解決的曙光卻一向不容易射出。

據一向的外表上看來，新的口號是由胡風提出，而由魯迅先生支持的。胡風我本相識，我覺得他似乎是很聰明而又有點霸氣的青年，而魯迅先生更一向是領導着我們的領袖。我們起初感覺着有點棘手，而且對於問題的解決上甚至有些人懷着悲觀的，便在這兒。因爲青年的意氣是不容易挫折而且是不好使他挫折的。大旗既已經打出，要叫人又再行捲起來，這實在是有點難能的事。在初我還只以爲魯迅先生是僅僅出於支持，而魯迅先生所以要支持大約也就是出於愛護青年的苦心。然而這樣卻又似乎使問題增加了困難。因爲不大正確的旗號要叫其它的青年一律地來容認，那卻是愈見困難的事。因此，在我的眼前所擺出來的情勢就儼然是「文藝家的內戰」。（我自己在前說過這樣的話。）有好些朋友也向着我吐露出悲觀的口吻說「家醜外揚」又有人在說「使仇方稱快」。自然，我們大家都覺得這一次的糾紛是真正的嚴烈的「內戰」了。

然而，待我最近讀到了魯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我才一旦豁然。原來魯迅先生是在調遣着我們作模擬戰，他似乎是有意來檢閱我們自己的軍實的。

魯迅先生這篇文章便是作家八月號所載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那篇萬言書。讀了這篇文章的朋友，尤其年青的朋友，都很憤慨而且有許多愈見的悲觀，說情形是愈見的嚴重了。其實我底意見卻恰恰是相反。我讀了那篇文章之後，我覺得問題是明朗化了，而且我深切

地感覺着魯迅先生究竟不愧是我們的魯迅先生。我現在先把那文章中加了圈的幾句重要文字抄錄在下邊吧。

——「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是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個中國人。」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

——「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鴛鴦胡蝶都無妨。」

——「我們的抗日人民統一戰線是比法國的人民陣線還要廣泛得多。」

——「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者在「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者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仍可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

——「「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又非後者的文學。」

——「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

——「如果他（「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爲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他是爲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

學思想的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裏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爲了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麼牠是正當的，正確的。」

這些文句是由魯迅先生自己加過圈的，自然是重要的地方，故爾我也就抄了出來，就這些文句上看來，我對於魯迅先生是應當徹底欽佩的，因爲他的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他對於「國防文學」並沒有反對，而對於所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倒還是在有條件的擬議中，因爲他說要「如果牠是」如何如何，然後才是「正當的」，「正確的」，這「如果」的假設如牠不是，那便是不正當，不正確的東西。以那樣見解正確的魯迅先生，我相信他決不會一意孤行到底，以不正確不正當的口號來強迫青年來奉行的。事實上那「如果」的假設下所列舉的項目，卻爲「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個口號所未能具備，而且還相反。理論很簡單，我在上面是已經略略說過的，現在不妨再就魯迅先生的原語來作一般的商榷吧。

先生說「爲了推動一向圍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前線去」才提出了「國防文學」以外的口號，我看這是多事的。「國防文學」之提出正是要叫作家們跑上抗日的聯合戰線，而提出這口號的都是左翼作家。他們很明白而正確的適應着目前的現實及政治的要求而擴大了向來的組織，他們並沒有所「圍」因而也似乎用不着再拿新的口號來「推動」。若說「國防文學」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不明瞭」而又有「不正確的意見」「注進」那嗎把「國防文學」嚴密地定義起來是可以「補救」「糾正」的，而這「補救」和「糾正」的

工夫由許多戰友討論已做了不少，在我是覺得已到完備的地步的，用不着要另起爐灶，假使另起的爐灶是電氣爐，舊有的爐灶是煤炭爐子，那我們自當舉起兩手歡迎，然而事實上卻只是幾個石塊所拚逗起來的燒柴草的行灶。「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在文學思想的意義上不是更加不明瞭，更加容易注進不正確的意見麼？我們目前的革命豈只是單純的民族革命？而這革命的表現豈只是戰爭？大眾在革命期中所要求的文學豈只是戰爭文學？把這些問題過細考慮起來，總覺得這個口號是不妥當不正確的一個。這個口號既是不妥當不正確，那它的被提出的意義便完全失掉，在這兒用不着苦心孤詣的或總或分，或分或總的地去求其妥放的位置。照我的意見再來說一遍，這個口號最好是撤回。而且在撤回這個口號上的障礙，由魯迅先生的萬言書之出是已經消滅了的。我們在初只以為那個口號是由胡風提出，而由魯迅先生支持，故爾感覺着被撤回的困難，糾紛一定要嚴重到底；因為胡風是有為的青年，他的氣銳是不好挫折的，而不贊成那個口號的青年們的氣銳也是不好挫折的。然而好了，這層擔心已被證明是杞憂了。因為那口號本是由魯迅先生作主而提出的，先生說：「這口號不是胡風提的，胡風做過一篇文章是事實，但那是我請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釋得不清楚也是事實。這口號也不是我一個人的「標新立異」，是幾個人大家經過一番商議的，茅盾先生就是參加商議的一個。」

這個事實的告白便是解決糾紛的曙光，我們怕胡風負氣，真真是多餘了的事。而且我們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也並不是要爭一個口號的人。魯迅先生有句話說得最好：「問題不在爭口號，而在實



做。」又說：「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會一面，或未衝突，或會用筆墨相識，但大戰鬪卻都爲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像這樣明達事理時常爲大局着想的我們的魯迅茅盾兩先生豈肯在大家得到了明白的解決之後，一定要爲爭執一個口號使糾紛糾紛到底嗎？我想這絕不會的。

的確，我自己很抱歉，我和茅盾先生雖然相識，和我們魯迅先生竟緣慳一面，而且尤使我抱歉的是我們「未嘗一面」而時每「用筆墨相識」我們的這種態度的確生了不少的惡影響，我臨着「大戰鬪」當前有時都難免要感覺着「爲着同一的目標」而「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的困難。這困難在我是切實也感覺着的，雖然時常都在努力着想克服它。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青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於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我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着問題解決的曙光，我才覺悟到我們這次的論爭不外是檢閱軍實的蒐苗式的模擬戰，究竟文壇的「赫格摩尼」是在我們的手裏，我們一作起理論鬪爭來，便集中了天下的視聽，使「諸侯軍皆作壁上觀」。我看「家醜外揚」、「仇方稱快」的憂慮也是不必要的。如有可揚的「家醜」則當風揚之，吹滌淨乾，倒是快意的事。至於「稱快」的那種味良的「仇方」在國內或者還像沒有；我的感覺反是向來和我們不同路的人到是爲我們所動而有願意來和我們同路的意思了。

解決的方法究竟是怎樣呢？

魯迅先生的文中已經很明白，他是一再說着「無條件地」贊成國防運動的人，他自己所提出的口號他並不爭持——而注重在「實做」在「大戰鬪」之前他是「爲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我據這些語句來推想魯迅先生的意思，大約是在這場糾紛上，要叫胡風諸君委曲一下，讓「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繼續着它的順當的進展，而從此愈加「實做」起來。假使我這個揣測是不錯，我是極端贊成的，我想茅盾先生也不會有甚麼不同意。自然，我這樣說，不過表達我一個人的意見而已。我是如此希望，而且希望青年的朋友們把我看成爲一個同等的一員，我的意見和希望只能算得一票。合乎多數時它可以發生效力，不合乎多數時等於是一張廢票。

現在我再來說一說關於「國防文學」的意見吧，我前回在「國防、污池、煉獄」一文中，說過一句話：『國防文學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我說這話的意思是，把「國防文藝」看成爲透過雲彩後的日光，而不是本身的太陽。因爲我們自己的原則是堅定着的，而對外的發揮則隨着客觀的形勢要改換一下陰晴。我說那句話的初心便是這樣，究竟有無謬誤，還是憑多數去解決。

又時常聽見看肖神的人有「拿貨色出來」的口號，他們愛說左翼的人只有口號沒有貨色，從前的普洛是這樣，現在的國防也是這樣，說這種話的人大抵是不懷好意的，但在我們聽來也不失爲是一種規戒。不過我有一點意思可作爲解嘲的資料，便是有新的口號提出時，是積極地強調着一種

客觀的現實。口號提出後，在正號方面有優秀的作品產生自然是生了效果，但在負號方面使違反乎現實的作品減少了時，也不失爲是有了效果。譬如現在高調着「國防文學」，優秀的作品不能說全無，而寫卿卿我我之乎者也之類的作家之筆，我相信比未將「國防文學」高調以前是要遲鈍一些的自然，這兒並不是根據了什麼統計來說話，不過我們可以據自己的心理來推測。別人在焦頭爛額地從事着救亡的時候，無論是怎樣的佳人才子總不好明目張膽地去哥其妹而妹其哥，驚其鳶而蝴其蝶。這層消極的作用我們是應該算入的。因此我對於茅盾先生的「創作自由」的一個口號，我覺得還是不提出的好。因爲「國防文學」的提倡只是精神上的要求，除在各個人的良心上多少可以生些限制作用外，它對於本是十分自由的作家是並沒有絕對的強制力的。如於良心上的那種限制，都想寬大的替作家排解，這結果會消滅了一種運動的在負號方面的效果，該項運動的意義是會要失掉一大半的。這種寬大恐怕會失掉一般大眾的同情，因爲在大家都無條件地動員起來在從事一種運動的時候，而作家自己在主張他的特權，要求着一個保留的條件。「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這是的確的，這種文學也自有它的存在，不過在目前我們用不着去強調而已。

末了我還想申說幾句，便是悔過轉向的問題。我覺得中國臨到目前這樣危殆的時候，便是閭閻的兄弟應該外禦其侮的，那些曾經以強迫手段誣蔑自己兄弟的人怕已經自行在悔過而轉向了吧。「從前種種如昨日死，從後種種如今日生」，悔者可以悔其悔，轉者可以轉其轉，不把敵人的武器當

成武器，是一種武器。

（一九三六年八月卅日打着赤膊費了一日之力草成）

（文學界一卷四號）

## 小說之部

### 豐台的馬

集體  
創作  
莫藍 阿林 羅白 昭琛  
魏東明 魏東明執筆

從西北口外的荒漠，攀援山嶺，匍匐穿行隧道而來的是中國偉大工程的平綏路，從東北盛產大豆高粱的平原伸過來的是在關口被割裂殘害了的北甯路，另一條是從東南的內地，通過若干繁華的都市，跨過長江黃河而來的平漢路，三條鐵路會合在豐台，使這個一百年前僅是京城附郭的小村成了極重要的地方。地方既是三條鐵路的交點，所以豐台的繁榮是以車站為中心的。車站算是大站，這不僅從兩個站台之間的天橋這點上看出，從站名牌上，在中國文字和英國文字中間還夾着日本的「平假名」的拼音字這點上也可看出，這是鐵路局的新設施，把彎曲的草書和字加到站名牌上，現在剛從大站做起，還沒有深入到小的車站上去。

每一天許多次列車的開到與開走，支配着全鎮的瘧病式的熱鬧和冷清。當車站上敲着鐵器報告火車從上一站開下來的時候，從站旁掛着太陽旗的派出所裏，就走出來八個人一隊的憲兵，硬皮底和靴釘敲着站台石的聲音，使站台上小販和拿着商號名片接客人的客棧夥計，都露着執心的緊張表情，柵欄外的車夫和脚夫投過來恨毒的眼色。這並非特別對這幾個紅帽箍的懷着仇恨，實在因為近來發生的事情逼得他們這樣：全鎮爲了修築外國兵營和飛機廠的事攪得翻了鍋，好幾百×兵開進了市街，攜帶着坦克車砲車機關鎗還有馬隊。地方上常常演習巷戰或打靶，在演習時，商店人

家都關上門板讓心隨着外邊的鎗聲砲聲跳動；走路會遇見一聲硬着舌頭的吆喝：「站住你的……」接着來的是雪亮刺刀衝着胸口的檢查。村鎮的人本來有着從祖先傳下來的對於官兵的恐懼，現在豐台的居民却不這樣，這一方面因為當地駐紮的軍隊是很好的軍隊，另一方面因為他們受着共同的威脅。

軍隊駐紮在車站北邊不遠的市街裏，地方是從前中和貨棧的大院子，房子的樣式是完全跟民房配合的，有着破舊外表的灰色瓦頂磚房。在離這駐軍看護着的市街南邊二里的地方，巍然盤踞着的是××兵營，斬新堅固，就像監視着它旁邊這重要鎮市的披甲的兵營盤中間豎起的旗杆插上了天空，飄揚着紅心的旗，像是已經佔領了整個地面。

離開鐵道往北走三四里路，和鎮市上敵對的空氣相反，那裏佈滿着大自然的平和柔美的氣息。地勢比較低，遍生着茂密的青草，這塊草原上籠罩着開擴心胸的清新的草香，這是駐軍兵營馬號裏劉聚財每天放馬的地方。當鎮上天空飄着炊煙，兵營嘹亮地吹起了晚飯軍號之後的一點鐘，劉聚財就同着幾個同營的弟兄帶着十幾匹馬走來。眼看到這一片草原的時候，馬就撒開腿挨次地跑下去，且先不吃草，先放翻身子倒在草地上打滾一陣，有的還拉開喉嚨嘶嘶着。劉聚財真適合當管馬號的兵，因為他對馬有着強烈的愛好。他願意坐在草地上就那麼看着，看着這些馬吃草，嚼得忙的時候長闊的嘴邊上掛着白沫子。他連馬們怎麼噴鼻子也感覺興趣，他也懂得馬的嘶聲是高興還是發脾氣，康健還是不舒服了。雖然每天跟出來遛馬的弟兄們老換人，劉聚財可是天天來，他是在莊稼院子長大

的，還打過幾年獵，他是從小到大都跟馬做朋友的。他每天晚上看着一羣馬在這草原上奔馳，躡脚，或是蹠着後腿半臥着，直到他分不清哪一匹是何營長的赤兔馬，哪一匹是王副官的紫驢追風馬——這名子都是他參考小說裏的名目給它們取的，這時候他才把馬領回營房去。他的日子雖然是在兵馬營裏過着，却也是快樂和平的，不過近來也改變了。自從鎮上多添了幾百鄰國的兵士以後，就是這片荒廢着的草原也蒙受了影響，紅帽圈的××兵也到這塊天然牧場上來放馬，使劉聚財感到這塊草場也成了是非之地。每次當黃昏時候××兵也來放馬時，他總是懷着想闖禍的衝動和怕惹事的膽怯這兩種矛盾的心情，結果還是把馬趕到更遠的一帶去，却帶着痛楚傷心的沈默。尤其壞的是這兩國的兵士雖然互相仇視着，但是在馬的中間却並不受這影響，牠們倒時常親近追逐合成一羣。才幾天前就有一匹××軍馬跟着劉聚財領的這一羣回了營，而且因此惹起××兵強要闖進大營來跟門崗衝突了的事情。

倒幕的事情還是接着來，現在劉聚財他們放馬回來的時候查出來了他們走失了一匹馬。

當劉聚財走過了他能想到的地方也找不到這匹馬的時候，他能做的只剩下仰臥在馬號旁土灶上發悶了。他希望這傢伙是跑進了民宅，那麼明天百姓們就送上營門來的；再不然就是失羣落荒迷了路也好，怕的就是跟那一羣馬進了××兵營。他担着心，夜裏睡得不好，睡一陣醒一陣，穿插着許多亂夢。

第二天的上午。

隨從馬弁趙國棟拿了一份公事走到後院上房的營長辦公室裏，照例地立正敬禮，同時說着：

「報告營長！」

這打斷了何營長跟王副官的談話，兩個人一齊把眼睛望着趙國棟，等着他說下去。「××駐軍派人送過來一份公函。」隨着這簡短的報告他把那個大信封送上辦公桌子。營長拆開來，裏面是一張公文格式的紙，後面蓋着紅印，前面一行行的是用漢字跟許多偏旁和簡筆草字交雜在一起。營長眼睛跳過這些奇怪的字母，只間斷地挑着漢字看下去：

「大××國駐豐台軍長官××大佐……警告……支那……卸馬……營……闖入……前來……談判……」

他看完似懂不懂的，抬起頭來眼睛露着茫然的樣子，還透出來心裏不安的神氣。趁着這個時候垂手站在當地的人就報告着：

「××送信來的兵橫不講理，他一直來了就往營裏闖，說非把這封信當面交給營長不可，門崗不放他進來，他還說要營長到門口接信。我剛才拿信進來的時候他還在門口鬧，聽口氣他是等着營長跟他一同到××營裏去……」

營長不讓他再說下去，擺了一下手，截住他的話，命令他——

「去請魏主任來。」



魏主任是日本留學生，在營裏當軍需主任的。

隨着馬弁趙國棟的背影轉出門口，何營長的眼睛注意到了院子裏的特別狀態：弟兄們十幾個一堆地積在院子裏，壓低了的憤怒的聲音在各處都依稀可以聽到。一句罵話：「日他奶奶的，俺豁出去了也得幹幹！」這咬着牙哼出的聲音像咬着何營長的心，他的心像被胸膛和背脊緊夾着，而胸膛和背脊正在慢慢地往一處擠。

突然，門被推開，進來的是李得海，營長的老弟兄，繫橫皮帶時候的夥計，他進門喊了一聲「報告營長！」聲音生硬得奇怪，不像他平日的聲音。營長眼睛釘着他，他簡直變了樣，滿臉通紅，額角上那塊在喜峯口掛彩留下的大疤上更格外的紅，頭部青筋顯露出來，眼珠瞪得往外鼓，散着兇光和怒火，他的嘴唇扭曲着，顫動着，可是沒有話接着說出來，他瘋子似的硬挺挺站在何營長面前。

院子裏也硬挺挺地靜着，空氣像是凝固了。

何營長像在極度的痛苦裏自然地叫出來，說：

「我知道了！」

營長的手臂劃了一個半圓形拋下去，又捏成了拳頭放在桌上支持着上半身，再沒有話，他眼睛仍舊望着站着的十分激動的李得海，沈默把他們兩個聯結在一起了。隨後李得海就走出去了，何營長並沒有像平常他的習慣那樣用眼睛送他出門，他依舊固執地向前凝視着，兩手握著拳，支撐在桌子上；可是他用了神經的尖梢跟着李得海，神經緊張地等着接受外面的動靜。院子裏還是死挺挺的。

靜。何營長知道李得海闖進屋來的時候就有無數的眼光跟隨着他，從玻璃窗，從李得海忘記了隨手帶上的門。現在他只喊了一聲報告營長，就出來了，卻沒有人笑他，不，簡直沒有人說話，沒有聲音。何營長聽着外面甚麼東西響了一下，聲音不大，還有不知誰把手指的骨節捏得響了一聲，很清脆的在他耳朵裏震盪着。突然一句熟悉的罵話跳出來，「俺日他奶的！」伴着喘大氣的聲音。於是許多片斷不全的話，在各處散佈着：

「盒子砲真有骨頭……」

「咱們保着他一塊兒踩平了××大營去……」

「我說若是他服了××，我把腦袋摘下去……」

何營長感到一種熱氣在週身流轉，皮膚頭髮都緊張地豎立起來，他心裏湧起來神聖悲壯還有些感激的情緒，像新有一種重大的任命交給他。

這時候魏主任走了進來。

何營長默默地聽他翻譯出來這信的意思，說營裏的馬踢傷了他們的人，叫何營長立刻到××兵營去，營長聽了就跟魏主任說，請他到門口見那送信的人，把信退給他，告訴說這樣的公函這裏不能接受。

全營浮動起來了，每人心裏都預先知道了將要有一件大事情發生出來，就把睡在下房裏的弟兄們都推醒了來，把出營到外面玩去的弟兄也找了回來，他們興奮地把事情告訴給他們。

「早知道有這麼一天讓大爺幹這們一下子，他媽的！咱們在喜峯口那股勁兒又該拿出來了。這回可真跟他們拚了，大爺要死個值適，死個痛快！」

「我說就把一營人都拉出去，一下子把他們解決了不就結了嗎？上海那仗也是一營人領頭的。」

當天下午一點鐘的時候，弟兄們從老遠就注意到了那××長官坐的黑色汽車，順着平綏道巷子往街裏開來。弟兄們都預備着，可是他們想不到以後的事情怎麼樣，營長怎麼應付。他們只是把傢伙預備好，把卡子放得很多，很遠。

黑色汽車停在中和貨棧門口，一個跟汽車夫坐在一排的中國「通事」先下了來，後面的車廂裏一個仁丹的軍官的兩旁是兩個壯年的衛兵，都照舊坐在車裏不動。中國繙譯員對門崗說××駐軍長官××大佐來會見這裏營長，教他報告營長出來迎接。過了一刻，何營長出來了，跟着的是王副官，魏主任，趙國棟和另一個隨從馬弁兩個人腰帶上都掛着「盒子砲」。從院子經過的時候，何營長看到的弟兄們都是全副武裝地站在兵房裏，排成隊站在牆根旁邊，一種肅穆得使人周身緊張的空氣，佔據着全營。千百隻壯士的堅定的眼睛注視着他，在無形中傳播着信任、切望、尊敬和服從。何營長敏感地想到了這是在喜峯口誓師那次以後從來沒有過的重大場面，而他在這場面上正担任着重大的脚色。他極力使自己沈着、堅定，他用眼光一掃，安慰了焦望着他的那些弟兄。他依然慢慢地走着，可是腿筋綳得很緊，馬靴踏在地上分外的響。他走到大營門口，門旁掛着中華民國陸軍第××

×軍第×師第×旅第×團第×營的長木牌，他在牌下站住了脚，對肩後的魏主任說：

「請你轉請××大佐下車進營。」

魏主任用×語把話傳進汽車去，一個衛兵把靠近他的車門推開，讓大佐先弓着背脊走出車門。何營長走上來行着軍禮，大佐把手舉一下又放下來去扶指揮刀，算是回了禮。營長上前握着大佐的手搖，他倆拉着手往門裏走，後面是魏主任。王副官陪着繙譯員。營長擊着大佐的手進內院，兩個衛兵却被隨從馬弁趙國棟，跟門崗們絆着身子，讓他們在門外等着。這兩個黃呢軍服的傢伙被這羣灰布衣服的人們包圍着，不知道怎樣才好。過了一會，魏主任又出來了，吩咐弟兄們站開，他用×語告訴這兩個衛兵，讓他們上車回去。「……回去告訴拿扣下的馬，來交換你們的長官。」

黃昏時分的豐台還是籠罩着炊烟，烟塵中傳揚出來清厲的軍號聲音，可是今天卻顯着異樣的景象。沒有馬匹閒散地蹣過街市，走向草原去，這天連居民在街上走的都極少。受了駐軍的按戶通知，各商戶和人家老早就把攤子招牌都取下收起，把門戶關起來，荒涼的街道，似乎比平常日子寬闊了。在街道邊走的只有持鎗的兵士，每隔十幾步設一個步哨地一直通到市鎮外邊。圍着市街外面，連帶着鐵路車站，佈置着一條從東北到西南的長長的防線，保護着市鎮和車站，正對着××兵營。一堵沙土後面是一個防噴單位，市街的拐角和屋頂上都佈置了機關槍，鎗口朝着西北。巡邏的兵士聽到卡子上弟兄要口令的時候，一面喊出他們今天的口令「抗×」，一面在走近的時候交換着互相鼓勵的眼光。何營長帶着王副官和一些排連長，在防地各處走着，他的緊閉着嘴的微笑，他的匆忙的軍禮

和點頭，使這些壯士們的心上掌起了火把，把心傾向他。

豐台鎮上結成了一條血肉和鐵的意志合成的新的長城。

當××兵營的副長官領着二百多兵士，帶着討伐的盛氣，剛才離開營門不遠的時候，前面的尖兵折回來報告說當地駐軍已經全營出動，再走下去已經看得見土袋後面的鎗口刀纒和軍帽，隊伍行進得慢下來了。副官跟參謀商量了一下，喜峯口的景象跟淞滬戰爭的往事做了他們的參考以後，他們決定了慎重，命令全隊開回。他們用電話把情形報告給北平的長官，從那裏糾正這次的折辱。

在駐軍的嚴密保護之下，豐台市街第二天照常地開市了，情形還比平日顯得太平，因為沒有了八字脚死喪臉的×國毒販，沒有了在街上橫行惹事的浪人，也沒有粗矮短腿的××妓女的招搖，他們都躲在屋子裏檢點自己平日的惡行去了，甚至於隨着列車的開到，在車站站台石上踏着的紅帽圈憲兵的硬皮靴，也因此而失去威風了。有的只是在街上慰勞弟兄們的老百姓，顯着興奮和親切的關心。

但是弟兄們却是在不安的狀態中，他們不敢斷定是不是軍長肯豁出來再幹一下，他們担心着他們的營長會因為這個被撤，甚至於全體都解散改編。他們還執行戒嚴的防守，可是他們在何營長的頻頻察看和不自然的微笑裏看出了焦煩不安。魏主任一天沒露面，聽說是到北平去報告請示。若是命令下來革除營長，改編全營呢？

謠言流動着，不止在街市上，也在隊伍中間，百姓們露出慌亂的樣子，弟兄們臉色也都像暴風雨以前的天空，陰鬱的，沈悶的。

第二天的早晨車站上開來了一列兵車，魏主任陪着幾個金線領章的長官走進大營裏，過了一會，集合號吹了起來，除了幾個派出放哨的弟兄而外都集在後院操場上，滿滿的一院子人，每個人都帶着焦急的心情，要知道派來的隊伍是來助防的還是來繳械的。營長陪着幾個軍官走來了，他的陰沈的臉色壓着弟兄們的心，他低頭站在弟兄們隊伍的前面，忽然把頭一揚，說話了。

「弟兄們，——稍息。我們要調防了，調防了！上邊的命令。今天開來的兵車，那一營弟兄就是接我們的防的。我們就要乘那列車離開這裏。弟兄們，我們要明白上面的難處，感謝長官的好處，兄弟雖然受了革職的處分，可是還可以跟弟兄們大家在一塊，照常服務。我開革，下獄坐監都不怕，但是我不願意跟大家離開，我們要一塊兒活着一塊兒死。現在上面還讓我跟大家在一塊，那我們以後還有報効國家的時候。這回的事情大家都記在心裏，大家都記着。我的話完了，現在請從北平來的×處長說話。」

何警長說完話退了兩步，就轉過身去，弟兄們看見他低下了頭，肩膀痛苦地抽動，像有無數的毒蛇纏在每一個人的心上，手脚都不安地扭動着。

隊伍散開了，弟兄們有的含着淚，有的怒喊着。

豐台車站上籠罩着黯淡的空氣，市街裏民房和兵營在蒼茫中擁抱在一起，這些地方的兩座×兵營威嚴的蹲踞着，像火花的爆烈那樣一閃，希望燒剩了灰燼，人們眼睜睜地望着何營長帶領的

一營弟兄們開走了。

是陰天，情調和豐台鎮上的黯淡空氣是調諧的，天上沒有太陽，代替的是遠處兵營聳上天空的旗杆，一幅白布上面的紅日，在高處得意地飄揚着，像是已經佔領了整個豐台。

(光明一卷十號)

## 呼蘭河邊

羅 烽

一連三天呼蘭河橋的××鐵道守備隊的防守所加緊着防禦的工作：戰溝上新近覆蓋了枕木和土；在防守所的屋頂上也新搭成了一個小小的瞭望台。士兵們輪值着班，晝夜在那裏守望。而且有四架重機關鎗各據蓋溝的一角，探出兇殘的腦袋，向着無邊的郊野窺視着。

他們把防守所四周的小榆林通通砍去。還有比較高茂的蒿草也被連着根兒拔出來了。這樣，從防守所向四郊瞭望，祇有天空和原野的分綫，祇有一個孤另另的小村落，在北方露着模糊的頭。

日頭從東起來再落到地平線上的時候，一種恐怖就趕來了，從遠處飄過來的洋炮聲，隨着黃昏的加深，密度增厚起來，這時候瞭望台上的守望兵，蓋溝外的夜哨兵就全繃緊了面皮，窺探那無影的轟動，從他們賊目鼠眼的態度上，很可以證明他們英雄的武士道的靈魂，已經被炮聲所征服了。

由於他們真實的自擾，在防守所範圍內的「聯運處」突然森冷得像座墓地。一天裏，我們除開辦理三四車船客貨聯絡不得不離開「聯運處」而外，我們爲了避免麻煩起見，就老是呆在那兒。有一個好喝酒的名叫中根的二等兵，一從瞭望台下班就跑到我的辦公室來。

「剝走狗（註一）大大的……阿木奈（註二）得哪！」

隨後，他是習慣地用他不自然的苦笑，來掩飾他過分露骨的恐懼。而且照例拿去幾張紙，說聲謝就走了。

中根這種表示，就是一個無言的告急。我們不問可知，他們又從謠傳裏得來不少所謂「剝走狗」企圖襲擊他們的消息，其實「剝走狗」不會那末愚的；他們決不能以可貴的實力來襲擊這南面臨河、北銜鐵道（距防守所北三公里是呼蘭車站，那裏駐守着一大隊××鐵道守備隊）一點油水沒有的僅僅二十個洋跳子（註三）的防守所。

然而，一天早晨，剛起床不久，我在辦公室裏看見對面防守所瞭望台上的守望兵向外瞄放兩鎗，接着他就拚命地喊叫起來。蓋溝四角的機關鎗也同時像爆豆似的亂響了一陣。留在防守所裏的中尉和十個守備隊立刻全武裝，彎着腰跑向守望兵所指的那面去。隔一些時候，他們架回來一個大約十二三歲的孩子，中根牽着一條棕黃色的牛犢跟在後面，他彷彿決鬪獲勝的武士那末興奮着。

從此而後，戒備就更加森嚴了：在防守所的門外加了一個崗位；瞭望臺上守望兵手裏的望遠鏡，老是堵在他的眼睛上面。

從此而後，一種尖銳的叫聲，經常地塞住我的耳朵。當夜裏要睡覺的時候，剛一閉眼睛，就有一個孩子的陰影，他呈露着滿身都是糢糊糊的血跡，強迫讓我看，我非常駭怕，非常憤怒，又非常悲哀，最後我用被蒙上了頭，好使那悲慘的影子跟我隔絕；但是不行，尖銳的叫聲反而越發尖銳地往我耳朵



裏錐刺着

「中國人哪，中國人哪，受難的中國人哪！」

這一夜，完全被惡夢糾纏着，有時，那尖銳的叫聲，把我從朦朧中驚醒。我仔細審查，這聲音是真的，並不是我的錯覺。

第二天，我特地從窗子裏往外看那條受難的牛犢，牠被拴在防守所山牆下一根木樁子上，周圍附近的短草已經被牠喫光了，牠的眼睛過分地凸出着，伸長着脖子向四下張望，牠是在望牠的母親呢，盼望母親來解救牠這受難的，飢餓的孩子。

牠總是愛喊叫，雖然不怎樣尖銳，但牠給我的刺激，有着同樣的駭怕，憤怒，以及悲哀的感覺。當牠用前蹄搔着地，仰面長叫的時候，防守所門前的崗兵就對牠不耐煩地唾罵着，可是，牠並不因為這唾罵而停止了牠的要自由，要不飢餓，要找慈愛的母親的要求。牠幾乎發了狂，牠用盡了所有的力量，企圖拉斷繩子，或那根木樁。牠顧不得崗兵的唾罵，牠好像了解牠是處在絕大的危難中，畏縮，失望，乞憐，那一樣都沒有用，祇有併着自己的全力，才能衝出這一個難關。

然而，牠終於疲倦了。這時候崗兵走到木樁跟前，緊了緊繩結，回頭在牠還沒有生犄角的頭上拍了兩下，意思好像是表示「親善」。

到下午，從防守所裏發出的叫聲，不像起初那樣尖銳了，偶爾一聲像是為痛苦碾碎了的嘶啞，偶爾一聲像是渺茫不可及的垂死的呻吟，偶爾又沉寂了，屏息着傾聽，那是守備隊的譚譯朝鮮人李得

浩壓制着嗓門的叫罵：

「實說吧，操你奶奶的……這釘點兒年紀，你挺不住……說說，都在什麼地方？」

「我死了好，給我一個痛快吧……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孩子的聲音。我想：這孩子是犯了什麼罪了呢？我一點兒都不能猜想啊，不過，孩子的命運已經在意會中決定了！

牛犢又開始嚎叫起來。處在這不甯的周遭里，我的精神簡直失去了安靜的權利，牠讓我看，牠讓我聽，而且牠讓我不停地想——從現在想到未來，從生想到死。

「你想什麼」同事張問我。

「我什麼也不想——」

「你的眼睛發直。」

「直嗎？我在看那條小牛。」

「是的，小牛餓了。」

「你可以救救這小生命嗎？」

「不能夠，你的惻隱之心太廣了。」

「那末，就請你救救小生命的主人吧。」

「更不可能了，更不可能了。」

張好像受了良心的譴責，抽身走了。待一會兒他又轉身回來：

「你看，現在我可以救救那條小生命了。」

好久，他沒有得到我的回答。以後他非常悵惘地走到門外去。

大約不過五分鐘的模樣，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大捆青草。他向那崗兵指手畫腳地打着啞語，彷彿是向崗兵請求：這草可以送給小牛喫嗎？

崗兵沒有表示可否。於是，張竟鼓着勇氣和決心走到防守所的山牆下，把那捆青草丟在小牛的眼前。小牛一邊貪喫着草，一邊目送着張走進聯運處裏。張一進屋就像個孩子似的跳到我的身邊：

「你看啊，」他指畫着窗外說，「我的心，心在跳。」

「你駭怕？」

「不，不，你想，我愉快極啦。」

「你將永遠這樣愉快嗎？」

張似乎是不能立刻瞭解我的話。他祇顧愉快地看着那條小牛，小牛在嚼着最後那一口草了，唇邊粘着反芻出來的草屑。牠張大了眼睛，朝聯運處這邊佇望，牠好像沒有滿足似的，希望尋找着方才給牠送草的人，再丟過一捆去。

我還在熟睡中，二等兵中根就把我喊醒了。隨後，他把一個透了油的紙包丟在我的床上：

「好，頂好……你切（噢）吧。」

他又喝醉了，這一個酒鬼一清早就灌了那末多的酒。劇烈的酒臭，腦子被刺激得發暈。越討厭，他越湊到我的跟前。呼吸像肥豬一樣：

「切，切吧。」

「謝謝，我慢慢喫。」

我想把他搪塞走了之後，繼續睡我的覺，但是他竟又把紙包打開了，兩手哆哆嗦嗦地推到我的枕旁：

「切，切，切吧！」

這算盡完了他每天從我這裏拿紙的報酬。於是他走了，兩條腿更加彎曲的不成樣子。

紙包裏的東西，比酒氣刺激我還厲害啊，這樣，我再也不能安睡了，我披上衣服，跑到窗前，當我還沒有向外看的時候，我希望這是一個夢，然而，牠偏不是一個夢，我好像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同事張拖來。

「張，你要喫這肉嗎？」

「噢，」他揀了一大塊，「牛肉哩。」

「是牛肉？」

「很嫩的牛肉哪。」

他禁不住咬了一口。我沒有制止他，也沒有向他說什麼，就又拖他到窗前去。

「哦，牛！」他嘴裏的肉還沒有嚥下去。

「牛，我想牛是變成肉啦！」

「是嗎？這肉從哪裏來的？」

方才中根送肉的情形我告訴了他。他把嘴裏的肉噴吐出來，手裏的一大塊摔到地上，哭了。

這一天的下午，突然來了一個年老的村婦，她狼狽地跪在地上，哭着，叫着，一定要我救她的兒子。

我拉起她來問道：

「誰是你的兒子呢？」

「放牛的孩子，現在防守所裏。」

「不行啊，你知道，我沒有那末大的力量。」

於是，老村婦又要跪下，我趕忙攔住她，她哭着說：

「你能，你能……救救我吧，我沒有第二個兒子了！」

我怎會能呢？我可以用欺騙來搪塞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嗎？然而，她完全不瞭解我的地位，我怎能

夠救他們母子呢？我手裏沒有炸彈，沒有手槍。

那末，讓我去給他們叩頭哀求嗎？可以的，如果真能救出那個受難的孩子，這也沒有什麼。

我領着老婦人到防守所去見中尉。我們說，朝鮮人李得浩給譚譯。

「這是放牛孩子的母親。」

「到這裏來做什麼？」

「請中尉釋放她的兒子，她祇有一個兒子。」

「誰告訴她的？她的兒子在這裏？」

「我不知道。」

「她的兒子是斥候，（註四）你知道麼？」

「我也不知道。」

中尉冷笑了笑。

「你是好人，你愛你們中國人。」

「不，祇要是人類，我都愛。」

中尉又冷笑了笑。

「你是好人，但他是斥候，不過，若有全村子人的保，可以特別姑息他，因為他是個孩子。」

「謝謝中尉，我想那是辦得到的。」

老婦人跟着我茫然地走出防守所。我問：

「你兒子，是給義勇軍當探子嗎？」

「不，我兒子是放牛的，還有一條小牛在什麼地方呢？」

我隨便搖一下頭。

「那末，他不是我的兒子吧？」

我說，是她的兒子，並且讓她趕緊回去，設法辦全村的連保，越快越好，最遲明天早晨拿來。老婦人流着感激的愉快的眼淚走了。

第二天早晨老婦人果然來了。我愉快地迎她進來，但老婦人却沒有一點兒笑容。

「不行嘍，」她失望地說，「都不敢給做，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我想了又想，終於想不出來。

「我沒有炸彈，我沒有手槍！」

把這心裏的話說出口之後，覺得自己的言語有點兒簡狂了。

「什麼都沒有用了。」一個夫役向我說。

「不，他們可以放出來的。」我爲的安慰老婦人，這樣說。

「已經放出來了，不信，我領你們去看——」

於是夫役領路，老婦人和我跟在後面。越過一個土崗，夫役就站下了。

在草叢裏，有牛的骨頭，有一個孩子的屍身。

我的腿突然酸軟下去，我隨即用手扶住夫役的臂膀。在眼前什麼也看不見了，我祇能聽見那可憐的老婦人不可形容的哭聲。

(註一) 日語馬賊，亦即土匪，義勇軍的通稱。

(註二) 日語危險的意思。

(註三) 綠林暗語係指XXX兵。

(註四) 即間諜，探子。

光明一卷二號

## 沒有祖國的孩子

舒羣

「果里」

旅居此地的蘇聯人都向他這樣叫。不知道異國的名字是誰贈給他的；久了，他已默認了。雖然，他完全是個亞洲孩子的面孔，黑的頭髮，低小的鼻子，但是，他對於異國的人，並不覺得怎樣陌生。祇是說異國的話，不清楚，不完整，不過聽慣了，誰都明白。

螞蟻河在朝陽裏流來，像一片映光的鏡面，閃爍地從長白山的一角下流轉去。果里吹着號筒，已經透過稀鬆的綠林。沿着一羣木板夾成的院落響來。於是，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門開了，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

「早安，蘇多瓦」

果里向牛的主人說着每天所要說的一句習慣語。

「果里，一月滿了，給你工錢。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



「斯巴細（俄語，謝謝的意思）蘇多瓦！」

也許有年青的姑娘，被果里的號筒從被子裏喚醒，手向果里打招呼——

「可愛的果里，回來時，不要忘記了啊！」

「啊。是的，紅的小花！」

果里比她記得都結實些。然後，她把夜裏沒有吃盡的東西裝滿了果里的小鐵鍋。

「啊，列巴（麵包），熟白湯（菜湯），斯巴細。」

於是，果里再走起路來，他的衣袋裏多了一元錢的重量，他的嘴，忙動起來，麵包與號筒交替地讓他的兩腮撐起一對大泡子。走過我們宿舍的時候，牛在他的身後，已經成了羣，黃色的，黑色的，雜色的最多，白色的祇一個，背上還塗着兩團黑。小牛，有很小的嫩角剛突破毛皮，伸長牠的頸，吻着母親的股部，母親擺起尾巴，極力地打着牠的。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個清脆的響聲後，他擺起指揮官下命令的姿態，讓臉上所有能疊起皺摺的地方全疊起皺摺來；牛羣裏立刻有了嚴肅的紀律。

「果里！」

我們剛洗過臉，擁在展開的樓窗前，叫着，他，丟紙團打着牛，打着他，他便揚起頭對我們大聲喊：

「不要！牛害怕！」

我們不聽。終於把果里那牛羣的紀律破壞了；並且，弄起一陣恐慌，牛與牛撞着角。這使他的鞭

子不得不在地上多響了幾下。

「我告訴蘇多瓦去。」

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轉過，拋出兩個較大的步子。

天天他要在我們面前說幾次蘇多瓦。他也知道，我們對於蘇多瓦並不怕，雖然蘇多瓦是我們的女先生。天天又不快些離開我們——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所要談的話，還沒有開始呢。

「我來念書好嗎？也住大樓，也看電影。」

果里又同我說了。

果里沙總是用手指比劃着自己的臉，果里的臉。意思是讓果里看看自己的臉和他的臉，在血統上是多麼不同啊。

於是，果里沙點着自己的鼻尖，高傲地對果里說（這還是第一次呢。）

「我們CCCP（蘇聯簡稱）」

「啊，果瓦列夫，CCCP？」

果里把我的名子呼出來。果里沙窘了。果里便擺頭向我們所有的同學問：

「果里列夫是中國人，怎麼行呢？我是高麗人，怎麼就不行呢？」

果里沙打了兩聲口哨後，裝做着蘇多瓦給我們講書的神氣說：

「高麗在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高麗這國家。」

這話打痛了果里的臉。比擊兩掌都紅，沒說一句話，便不自然地走開了。牛羣散亂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沒了聲響。

以後，果里和牛羣不從我們宿舍的門前經過了。

每天的早晨和晚間，失去那個放牛的朋友，覺得太無味，也太冷落。

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望着螞蟻河邊的一條草徑，那裏是泥濘的，擺滿大的小的死水池。有的鑲着一圈，有的蒙着一層全是一色的綠菌。看不清楚蚊蟲怎樣地飛過着，祇聽見蛙不平地不停地叫。晚風常常送來一片難嗅的氣味，有時宿舍的指導員讓我們閉起窗扇，所以在這條草徑上很少尋出一個人的影子。有遊船漁船經過的時候，是靠近那邊迅速地划過。這塊地方好像久已被人憎惡着，遺棄了。

然而果里是在那裏走熱的。草莖蔓過他的腰，搔着牛的肚皮，也看不見牛的胖大乳頭了。果里每次看我們在樓窗上望着他，他的頭便轉正了方向，用眼角溜視着我們。

「不許你再對果里說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高麗的國家，好讓果里再從我們的門前走。」

我好像在教訓果里沙，很嚴厲的。

「你看高麗人多麼懦弱，你看高麗人多麼懦弱。他們早已忘記了他們的國家，那不是恥辱嗎？」

「那麼，安重根呢？」

我立刻記起來，那個人給我講過許多關於安重根怎樣勇敢的故事。可是，果里沙不知道，一點都

不知道，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話。

一陣牛的哀叫傳來，我們看見果里跌倒在死水池裏。

「果里！果里！」

我們用兩隻手在唇邊裹起一個號筒樣，向果里喊。他會聽得很清楚；可是，他不留意我們，也不睬我們。

不過，我總想找着機會，再和果里好起來。

那天落了整夜的雨，草徑被浸沒在水中，混成一片河流。我想這次果里一定會從我們宿舍門前走向草場的吧？恰好不是星期日，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但是，果里呢，他仍是在那裏走，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徑，做路的標識。牛的半個身子泡在水中，頭一擺一擺地，似乎要把蹄子從泥瀆中拔出。

我們吃過飯，我和果里便趕向草場去。黃色的蒲公英從草叢裏伸出來，一堆一堆的，山與河流做了草場三面的邊界，另一面是無邊際的遠天連着地。散開的牛羣，看上去像天上的星星一樣細小，輪着的，吃草的，追着母親的……果里坐在土崗上吃着麵包皮，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動作，牛的去向。我們的視線觸着了，他惹起他極大的不安。如果不是有牛羣累着他，也許他會跑開，逃避我們。

「果里，我們給你氣憤了嗎？」

我把他那深沉的頭托起來，問他。他竭力把頭再低沉下去，說：

「不是，絕不是的。」

不知他從那裏學來這樣美的不俗的好句子；而且說得十分完整，沒有脫落一個字音。不過，他的姿態太拘束，太不自然，似乎對陌生人一樣的沒感情。

果里沙還是原有的脾氣，指着宿舍頂上飄起的旗——一半屬於中國，一半屬於蘇聯的。這給果里很大的恥辱。果里是容忍不下去，離開我們去給牛蹄擦泥水。

我們全在寂寞中過了許久許久，我才找到了一句適當的話來向果里——

「牛蹄太髒了，你不怕髒嗎？你擦牠做什麼？」

「就是因為太髒才要擦的。牛的主人是不允許牛蹄髒的啊！」

「那麼，你爲什麼帶着牛從河邊走呢？我們宿舍門前不是很清爽的嗎？」

我的話剛說出來，就又懊悔，說的不妥當。這不是對於果里加了責難嗎？在果里的內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嗎？

「我是不配從你們宿舍門前走的。」

他說的很快，他很氣憤。

我說了許多話，是勸他仍從我們的門前走。實際我們不願意失去這個放牛的朋友。他天天會給我們送來許多新鮮的趣味；並且我們房裏一瓶一瓶的，紅色與黃色的野花，全是他給我拾來的。這幾天來，那些花都憔悴了，落了，我們看着瓶裏僅有的花莖，誰都會想起果里來——果里沙也是同樣的。果里却拋開我，再不在我們門前走過一次。

最後，果里允許在我們門前走的時候，我幾乎痛快得要叫出來。不過，我還不肯信任，直等到他吹起歸去的號筒。

暮色裏的牛蹄，是疲倦的，笨重的。長久的日子，已經使牠們熟識了從自己的家門走進。餘下我們走回宿舍。宿舍的每箇角落全死靜着。我記起所有的同學已去俱樂部，去看電影。我看時鐘還留給我廿分鐘的餘閑，便叫果里也去，他高興地說：

「好，看電影去，我還沒有看過一次呢。」

但是，在影場的門前，發生了極大的難題，這個守門的大身量的中國人，便堅持不許果里進去。我  
和他說了許多中國話，彷彿是讓他給我些情面。他總是不放開這麼一句話——

「他不是東鐵學校的學生。」

「你讓他進去吧，我們的先生和同學全認識他。」

「誰不認識他，高麗棒子！」

果里沙不懂中國話，他很沉靜地站着。

我的喉嚨却突然熱漲，對那個守門的中國人大聲地叫着：

「他是我們的朋友！」

他裝起像我父親的尊嚴說：

「你和他做朋友，有什麼出息？」

在燈光下，我和果里彷彿是停在冰窖裏的一對屍體。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國話——

「好小子，慢慢地見！」

現在，我曉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國話才那樣氣憤的吧！我問他懂中國話嗎？他說祇會那一句；一句我也高興，好像爲我復仇了。

不過，我一夜沒有安靜地睡，似乎有很大的恥辱貼在我的臉上。早晨我躺在床上，就聽見果里一聲聲的號音從窗前響過了，遠了；我沒有看見果里。

在教室裏，果里沙對我說：

「從認識果里起，今天他是第一次笑了。」

「爲什麼呢？」

「因爲他也快做我們一樣的學生。」

我想果里爲了昨夜受的屈辱，故意給自己開心吧？果里沙却說是真的。我問：

「他和誰說妥的呢？」

「蘇多瓦。」

這樣我相信了。因爲蘇多瓦是我們班上的女教員。

「那麼，他什麼時候上學？」

「他今天去告訴他的哥哥，明天就來。」

我想，果里來了，坐在那裏呢？我們教室裏祇有一個空坐位，而且在小姑娘劉波的身旁。她平常好和每個同學發脾氣，小眼睛瞪得圓大的。如果果里坐在她身旁，一定不中她的意。明天教室裏，除去我十七八歲，就算果里大了吧？最大的果里沙也不過十三四歲。並且，所有的書桌，僅是我和果里沙坐的。比別人的高起些；祇有叫果里沙走開，讓果里坐在我的身旁。

放學之後，我在宿舍裏正為果里安排着床位，他來了，却是憂傷地。我問他快做學生不是很可喜的消息嗎？可喜的消息，怎麼換來了他的憂傷呢？我清楚地看了一下，他臉上還有淚滴。

同學的快來纏着他。

我問：

「你哭過了嗎？」

他點點頭，好像又要哭出來。

「你明天不是上學嗎？怎麼還哭了？」

「我才跑到田裏去對哥哥說，哥哥不許。」他的鼻尖急忙地抽動兩下，又說：「你和哥哥商量商量吧。」

於是，我和果里到家去了。同學的等着這個有趣的消息，要我快些告訴他們。其實，果里的家並不遠，轉過我們宿舍的一個牆角，十幾步便可以走進他的房子。來去祇要五分鐘，事情全可明白。不過，果里的哥哥在田裏，沒有回來，却是意外的。



時間空空地流過着。我並不躁急；因為果里的家裏處處都是奇蹟。房子小得像我們宿舍的垃圾箱。不過，垃圾箱裏的垃圾也許比果里房裏裝的東西潔淨些，貴重些。牆角下堆着污舊的棉衣；穿衣時，隨着身子的動作將自然疊成的摺皺展開後，還露出衣布原有的白顏色，很新鮮。那邊……

果里爲我找出他一向保存着的好東西，我一樣一樣地看着；他兩手合攏着又舉在我的眼前說：「你猜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用聰明的話暗示我，我也不明白；因為他講的俄語太亂，所以終是沒有被我猜中。最後他說：

「這裏有爸爸，也有媽媽。」

是兩個從像片上剪下的人頭；男人是他的爸爸，女人是他的媽媽。然而我立刻發現極大的疑點問他——

「媽媽這麼老，爸爸怎麼那樣年輕呢？」

「媽媽現在還活着，爸爸是年輕就死的。」

「死的太早了！」

我望着果里爸爸的像，我說話有些憐惜的意思。不會想到竟使果里的牙齒咬緊，很久才放出口輕鬆的氣息。

「爸爸死的太凶呢！」果里說。

我從果里臉上的神態也可以看出他爸爸確不是尋常的死。

「爸爸是讀書的人，看這不是還留着很好看的頭髮嗎？（他指着頭像給我。）爸爸的胆子大，那年他領着成千成萬的工人，到總督府鬧起來，打死了三十多人。當時，爸爸就被抓去了。三個多月，媽媽天天去看，一次也沒有看見。媽媽不吃飯了，也不睡覺了。在櫻花節的那天，別人都去看櫻花，媽媽帶着哥哥去看爸爸。這次看見了，在監獄的門口，媽媽差不多不認識爸爸了，爸爸祇穿了一條短褲子，肩上搭着一塊手巾，肋骨一條一條的，很清楚，那上面有血，有烙印。媽媽哭着，爸爸什麼話都不說。到爸爸上車的時候，總是喊着……看櫻花的人追着車看，媽媽也追着車看……在草場上，拿槍的兵不許媽媽靠近爸爸。爸爸的身子綁得很緊，向媽媽跳來幾步，對媽媽說——你好好地看養孩子，不要忘記了他們的爸爸，今天是怎樣被——槍響了一聲，爸爸立刻倒下去……那時候，媽媽還沒有生下我，這是媽媽以後常常講給我聽，我记住了的。」

他說話太快，也太多；有些地方，我聽不懂；也有他說不懂的地方，所以我沒有完全明白。

「那麼，媽媽呢？」我問。

「媽媽媽媽還在高麗。」

「你們怎麼來了？」

「媽媽說——我們不要再過豬的生活，你們找些自由的地方去吧！我老了，死了也不怕——五年前，媽媽到姨母家去住。我們來中國的時候，我才十歲。」

天黑了，他哥哥才回來。他說得很好的中國話，所以我們講話很方便。他直是不許果里做我們學校的學生，並且他說的理由也是很多很多——

「我種地太苦，唉，還不賺錢，也許有時要賠錢，你沒有看中國年年有災禍嗎？你也知道吧？」

「我們吃飯全靠果里放牛的錢，到冬天又要歇工，好幾個月得不到工錢。」

「我知道讀書對他好。我是他的哥哥，我不願意我的弟弟好嗎？」

「如果祇是我們兩個人，他可以去，我不管他。家裏還有母親呢。每月要給她寄幾塊錢吃飯。」

「唉，不像你們中國人還有國，我們連家都沒有了。」

我把他的話傳給我們的同學，同學的失望了，但是很快地也就忘却了。  
果里的號筒仍是喚成牛羣到草場去。

「不像你們中國人還有國……」

我記住了這句話。兵營的軍號響着，望着祖國的旗慢慢地升到旗竿的頂點。無意中，自己覺得好像有什麼光榮似的。

但是，不過幾天，祖國的旗從旗竿的頂點匆忙地落下來；再起來的，是另樣的旗子了，那是屬於另一個國家的——正是九月十八日後的第九天。

於是，散亂的戰爭騷擾着，威脅着每個地方。不久，那異國的旗子，那異國的兵，便做了每個地方的

主人恰好我們住的地方做了戰爭上的大本營。戴着鋼盔的兵一隊一隊地開來，原有的兵營不敷用，已擠住在所有的民房裏。就是果里那垃圾箱般的房子，也有兵住下。」

我們照常上課。但是，果里的號筒不響了，牛羣整天關在每個主人的院內，叫着，似乎在喚着果里。  
「果里呢？」

我們誰也沒有忘記果里。向草場望去，祇有一陣一陣的秋風掃過着，把草打倒在地上。果里平常坐慣的那個土崗，被風揚起的土粒滾成一團一團的濃烟。我們想果里捲到濃烟裏去了嗎？等到濃烟散盡的時候，那裏沒有果里的一隻手，一隻腳，給我們看見。我們想他在家裏；可是，他在家裏做什麼呢？死靜得好像連一個人都沒有。有的，我們同學的便會指說：

「看少兒達特（俄語兵）」

接着就是——

「少兒達特殺了果里嗎？」

「殺了，也像殺了老鼠一樣！」

果里沙仍是對自己高傲，對果里輕蔑。我相信果里絕不像老鼠那樣懦弱，果里沙却說：

「高麗人都像老鼠一樣。如果不是，在世界上，怎麼沒有了高麗的國家？」這彷彿已經成了他的習慣語，他的小拳頭在胸前擊了兩下又說：「像果里那樣人，我不喜歡，不願意同他做朋友。」

日子過久，誰也不再談關於果里的什麼話。又加天天到俱樂部去聽演說，在時間上，已經沒有多

少空閑。這次蘇多瓦怕我們太倦了，要帶我們上山玩一次。

我們怕山上的蛇蟲，有一次蛇蟲毒傷了我們好幾個同學。所以，這次我們每個人都帶一支體操用的木棒，三十多人排成一列棒子隊。

秋天的山，全是一片土與沙粒。已經不是夏天來時那樣好看，可愛，什麼都沒有；祇是土與沙粒打着我們的眼睛睜不開；上去後，祇感到兩腿很痠痛，秋風不住地搜索着我們血流中的溫暖。蘇多瓦爲了我們的趣味，領我們向另一山角蠕動的人羣走去。

那裏，有許多的人，年老得鬍子全白了的，年青的，半殘缺的，年歲太小的。鋤頭，鐵鍬，斧子……在我們每個人的手裏。在山脊間已經做成一條溝壕，在溝壕裏，我立刻看見果里的哥哥。

「果里呢？」

我正想問他，果里的面孔就已經在我們每個人眼前出現了。看來，他不是我們以前所認識的那個放牛的果里；現在的果里是個小工人，我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光着腳，身上穿着一件我們給他的破制服；他的額骨高起許多，使眼球深深地陷進去，被埋藏在泥垢與塵土裏。他靠着壕邊，同樣一樣的高，很吃力地握着鐵鍬向外拋沙土。

「果里！果里！」我們喊他。

其實，他早已看見我們，祇是故意地躲開。我們與果里的距離祇有八九步遠，喊他自然會聽見，他不僅不看我們，而且，把頭移動向另一個方向，更加緊他的工作。我走進兩步，我看出果里是要和我說

話的。他所要說的話，全埋藏在他的嘴角與眼角間啊。於是，我更大聲地叫起——

「果里，我們來了。」

「果里，你在做什麼？」

「果里，很久不見你了。」

果里沒說話，祇是在動作上給我們一個暗示，讓我們向右邊的大石頭上望去，那裏有兩個兵安閑地吸着紙烟。然而，我們却不去顧他——

「來果里。」

「來來……」

惹起一個兵來了，站在壕的邊際上，果里像失了靈魂一樣死板。那兵用腳踢他的頭，他的頭彷彿有彈力地擺動兩下，鼻孔有血流出。突然，他的鐵鍬舉高，又輕鬆地落下，照樣向壕外拋着沙土。

不知為什麼，我們所有的木棒都門。那個兵做了擊射式。兵便比量着給我們看他肩上斜背着的槍。

蘇多瓦領我們回去的時候，果里的眼睛溜着我們，終沒有說一句話。我們祇有默祝果里最好不再遭到什麼不幸。

第二天早晨。

「呀……呀……」傳來了這尖銳的叫聲，刺痛我們的心。

拍拍的聲音連續地響着。果里在一隻手兩隻腳下規規矩矩地躺在自己的家門前，臉貼着地，塵土從他的嘴角不住地飛開。像是新劈下的小樹幹，那兵的全力都運到這小樹幹的頂端，落在果里的股部、腰間。

「呀……呀……」

這聲音給我的感覺，比小樹幹落在自己的身上還痛。

果里沙却切齒地說：

「該打，打死好了。」

我用眼睛釘住他，表示我對他的話極憤恨。他又說：

「果瓦列夫，你看果里，那不是一匹老鼠一樣嗎？」

以後，果里真像一匹老鼠跟着佩刀的兵，常從我們宿舍前來去。他獨個人的時候很多。這使果里沙更看不起他，罵他，向他身上拋小石頭，伸出小姆指比量他……果里沙想盡了所有的方法欺辱他，他却不在意。

有一天，我們快就寢的時候，果里跑來。果里沙的手腳堵塞着門，不許果里進來。

「你還有臉來嗎？你不要來了。」果里沙說。

「我找果瓦列夫！」

「果瓦列夫都會替你羞恥。」

我看出果里是有什麼迫切的事情，不然他的全身怎麼發抖呢？我給他拿來幾片麵包，他不吃。我問他這些日子怎樣過去的，他也不說。彷彿所有的時光沒有一刻餘閑屬於他，很迫忙地說道：

「借我一把刀。」

「做什麼？」

「你不要問。我有用處。」

我在衣袋裏把平常用修鉛筆的小刀拿出來。他說：

「太小了！」

「你要多大的？」

他用兩手在床上隔成他所需要的刀的長度，我便把我割麵包的大尖刀給他。他還用手指試驗着刀鋒快不快。然後他高興地說：

「好！太好了！」

他臨走時，告訴我——

「那些魔鬼明天早晨去葦沙河。」

果然是去葦沙河。果里房脊上的旗子沒有了。一隊一隊的兵，騎馬的，步行的，沿着山路走去。祇有幾隻小船是逆着蜿蜒河划下。船上的兵僅是幾個人。果里就坐在小船上，為佩刀的兵背着水壺，食糧袋。我們守門的那個老頭子，在太陽還沒升起時，就起來去看。這些話就是他講給我們聽的。



過後守門的老頭子從外面回來的時候，他在一口氣裏又冒出一串話來，說是果里投河了。

先是一個打獵的外國人看見的——有個孩子順着螞蟻河漂來。於是他投到水裏把孩子拖上河邊，用人工呼吸方法換來孩子的氣息；喊了幾個人來，守門的老頭子也在裏面，他認識出了那孩子是果里。

我們去的時候，蘇多瓦也在那裏，另外是別班裏的同學。果里躺着不動，衣服貼緊在身上，一滴一滴的水濕了他身旁很大的一塊地方；他已經沒有了知覺，雖然，他嘴裏還嚼着不清楚的話，大家正在互相詢問果里投河後的情形，我們學校的鈴聲叫我們立刻回去上課。祇有蘇多瓦還留在果里的身旁。

今天，蘇多瓦告訴我們，在我們這班裏有一個新來的學生。每次有新來的學生，蘇多瓦都是要先告訴我們的。每次也就打聽出這新來的學生是升班的，是降班的，是從外埠新來的。不過，這次却是例外，我們誰也不知道這新來學生的底細。

距上課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我們便隨便地猜扯起。男生說，新來的學生是好看的姑娘，最好和自己坐一個書桌。女生說，新來的學生是猴樣的。這樣弄得每個書桌都叫響着。

門突然地開了，教室裏立刻靜下來。我們悄悄地跑到自己的書桌前坐下，裝做整理着書本，修鉛筆。我們想，是因為我們鬧得太厲害，蘇多瓦來了。然而，不是蘇多瓦。站在我們面前的是果里。他穿的同

我們一樣：黑皮鞋，黑褲子，黑的盧巴斯岳（俄語衣名），胸前也有兩個小衣袋，裝得飽飽的，書夾裏放着一包是新書。他張大着嘴，像是有許多要說的話，想在一句話裏吐給我們，可是一個字都沒吐出來。在午間很快吃過飯，我們聚攏在一起。我問他——

「現在，你高興了吧？」

「我不是騙你，我真不高興。」彷彿仍有極大的恐怖，痛苦，留在他的眼裏。「蘇多瓦待我太好了。給我養好病，又送我到學校來。你們看！」他指盡了他身上所有的一切給我們看。

當我問他爲什麼投河的時候，似乎他的腦裏又復活了一幕死的記憶。於是，像給我們背誦出幾頁熟讀的書——

「忘了是那一天，魔鬼告訴我，他們要走了；要我的哥哥去，還要我去。我知道去了就沒好。我想爸爸在魔鬼的手裏死了；媽媽怕我們再像爸爸一樣，才把我們送出幾千里以外的地方來。誰想到這魔鬼又在幾千里以外的地方攔住我們。夜夜都沒睡覺，哥哥望着我，我望着哥哥，不敢說話……」

「和老鼠一樣！」

果里沙衝斷了果里的話。

這時候，果里不像個孩子，孩子沒有他那樣沉靜的姿態。他繼續說下去——

「那天，哥哥跟走了。我還跟着那個帶刀的魔鬼（他的眼睛，好像在詢問着我們看沒看見過他所說那個帶刀的魔鬼。我們向他點着頭。）船上除去我們兩個人，還有一個船夫。魔鬼正用鉛筆記着

什麼，我心跳，跳得太厲害了——你們猜我想做什麼？」

「想投河呢！」我們許多人同樣地說。

然而，果里沙突然地跳上書桌，把我們所有人的精神弄散亂了。他輕快地說：

「你們說果里想投河，我看太不對。你們知道嗎？河裏有老鼠洞。」

「在河裏，一共是三隻船。兩隻在前邊，我們在後邊。前邊的船，走得才快呢！沒走到三四里的時候，離開我們有半里多遠。等他們拐過老山頭，我們還留在老山頭這面。我祇覺得一陣的麻木，我的刀已經插進魔鬼的胸口。然後，我被一脚踢下來，再什麼也不知道了。」他把頭轉向我問：「你知道那把刀是我借你的啊！是我借你的啊！」

「好樣的，好樣的。」果里沙抱住果里又說：「這才是我的好朋友！」

果里搬到宿舍來，除去蘇多瓦贈給他的毛毯之外，再什麼都沒有。果里沙把自己所有的東西分給他一半，並且在販賣部內給他買了牙刷，牙膏，襪子，手巾，小手帕……費用全寫在自己的消費簿上。此後，果里沙，我們三個人成了不可離散的羣，有時缺少一個人，其餘的便感到不健全。每天我們都是在一起，到河邊去，到俱樂部去，到車站的票房去，到許多人家去看果里以前所放的牛。他還認識那個叫什麼名字，那個牛有什麼習慣，平常他最歡喜的是那個，最討厭的是那個——由牛羣給我們講出許多的笑話。

在冬天，果里學會滑冰，便成了他的嗜好，可是，我們不許他常去冰場。因為那時街頭又滿了果里

所說的「魔鬼」和「魔鬼」的旗子。不過我們學校的旗子，仍是同從前一樣——一半中國的，一半蘇聯的。

祇有那半面的中國旗，我愛啊；可是，果里爲什麼也愛呢？我們每天望着，彷彿在旗上開了花。然而，花畢竟要有謝落的一天——校役給我們看了一面新做的旗，一半是蘇聯的，黃色的小斧頭，鐮刀，五角的小星星，在旗面上沒有錯放一點的位置。但是，另半面却不是屬於中國的了。那全是新樣的，在地圖與萬國旗中，我們從來也沒見過。校役悄悄地把舊的旗子扯落，升上新的旗子。

我們天天仍是希望把舊的旗子升起，那怕是一年，一月，一天……一刻也好。可是，我們總失望。祇有摸到儲藏室的玻璃上，看看丟在牆角下的舊旗子。

不久，更有驚人的消息傳來。我們學校的旗子快完全換新樣的了。

我請兩點鐘假，到叔叔家去，回來晚了。蘇多瓦正給我們同學的講什麼；她停下，問我爲什麼回來這麼遲，我說：

「這地方不安寧；叔叔要把祖母送走。祖母留我吃了餃子。」

我說完，蘇多瓦完全沒有譴責我，真是意外的。她又繼續她的問話——問每個蘇聯學生將要到什麼地方去。於是學生好像喊了一個口號——

「回祖國去！」

「果瓦列夫，你？」蘇多瓦又問。

「回祖國去！」我說。

「怎麼回去？」

「叔叔回來接我。」

蘇多瓦從講桌來，走近果里的身旁問：

「果里！」

「什麼？」

「你呢？」

「……」

果里咕嚕兩聲，說不出什麼。他祇是呆着，在呆望牆上懸着一張世界地圖。在那地圖上，靠近海洋的一角，有他的祖國，仍塗着另一種顏色，區分他祖國的邊疆；但是他說：

「跟果里沙去吧……」

蘇多瓦做出孩子一樣的諷刺，手指點着果里的頭；果里的頭漸漸地沉重下來。她立刻又嚴肅地說：

「果里，你不能跟果里沙去的。將來在高麗的國土上插起你祖國的旗，那是高麗人的責任，那是你的責任！」

爲了明天的別離，蘇聯的同學分贈我與果里許多小物品，做紀念。

「果里呢？」同學的問。

我在院裏尋到果里，祇是他一個人，在樹影下踱着小步子。月光浮在他的臉上，我看見有淚珠。他不住地問着自己——

「到那裏去呢？」

最後，我告訴他——

「我們兩個一同走吧！」

於是，我們送別蘇聯同學登了駛向祖國的專車後，便籌備起我們的行程。雖然，已經知道南線車軌被破壞（這是叔叔必經的路），但是，我們仍倚在門前望着郵差來。那許多信，沒有一封是叔叔的；都是從蘇聯來的，同學的告訴我們，當他們到莫斯科的時候，有許多人歡迎他們，以後，又送他們進了學校……

十幾天了，叔叔的消息完全沒有。而且守門人天天催着我們走，大門立刻要鎖起來的。守門人爲了我們沒有路費，在旅程上給我們個秘密的方法。

於是，坐過一天一夜的火車頭之後，我們又飄流在海洋上了。

雖然我們是藏在貨艙裏，被塞在麻袋的縫隙間，不住地有老鼠從我們頭頂跑過，但是，不停止的輪機似乎在告訴我們——

「向祖國去的孩子們！不要害怕，不要叫餓，這一刻你們應當忍受的！」

我是十分安心，果里却問：

「在岸上被檢查了，下船也要檢查吧？」

「檢查怕什麼！」

「你是不怕的。我呢？」

我們同是說着俄語，彷彿忘記了我們是異國的人。爲了果里的安全，不應當再說俄語，要說中國話了。所以我改用中國話說：

「從現在起，我們說中國話吧。」

「如果有人問我是那國人呢？」果里仍是說的俄語。

「說中國話，自然你要說是中國人啦。」

「說不好！」

我開始試驗他了——

「你是那國人？」

「中國人。」

是不像中國人。他說話的重音，放在「人」字上。其實，我和他說中國話，他明白；不過，他說的太不

中聽。

「你裝中國人，裝我的弟弟。我說話，你一點不要說！」

然而，下船的時候，警察偏偏地問果里——

「你怎麼不說話，你是啞巴嗎？」

終於果里被看出是高麗人。果里所說的魔鬼，這裏也有的；於是果里又被魔鬼抓了去。他看我也被一隻大手抓住衣領。他說：

「我是高麗人，他不是的。」

（文學六卷五號）

## 遙遠的風砂

端木蕻良

在三月梢，已是幸福的春之尾了。而在卓索圖盟，春風還藏在從西伯利亞吹來的狂飆的後面。

這裏沒有櫻桃園溼潤的香氣，也沒有「溜鳥」的嘹亮迷人的調子。有的是蒙古包放馬聲——長鞭連落的脆響，迴音由山谷中傳來。游龍似的馬的突聲「咳，咳——噢唔噢唔——」遠道來的人，也許不承認這是馬聲，以爲是荒原裏一種奇異的野獸。馬怎會叫出「噢唔噢唔」的聲音來呢？實際上這就是出名的「馬嘯」。當它突突的肉戰着，反抗鞭打的時候，在月夜，清風裏，用前蹄踩着槽前的泥土，想起從前的戀人的時候。

說馬嘯是塞外唯一的聲音，也不是不可以的。因爲原野裏的鷹，是有着鷲一般的高傲的，不會學着雀鷹子，灰鷹，青鷹……那樣小家子氣。一捕獲了食物，就唧唧喳喳的叫。它永遠是悠閒的，在藍天裏浮着，像一個神祕的巫婆，默唸着咒語在兜圈子，像一片寂寞的雲片。

黃羊子在塞外是精巧的造物。嬌小的腿，如同孌孌欲折的竹節。豎起薄薄的小圓耳朵，常向遠方



去聽。伊是神經質的，而且受不到保護，有一星兒風聲草動，就祇好拿起腿來便跑。伊的速率是可驚的，轉瞬之間，依然是砂磧，遠山，古道，成羣的黃羊子早已不見了……遠遠的天，飄來寥落的風響……

這就是我們這一行人長征中的伴侶。

還有羽毛和土色一樣的不十分美麗的「百靈」和它同屬的頭頂上鼓起一座英雄頂的「鶉兒翎」，在大地上淒淒的叫着。不要幻想它們能唱出在鳥市上金絲籠的家族那樣婉好的歌聲。不會的，在這愁苦飢餓的荒原上它們不會的。它們吱吱啾啾的，看見馬隊過來，也不怎樣想飛，好像長久沒有遇見生人似的。

這就是我們在大塞中，唯一向我們招呼的親人。

我們是昨天一早帶着月亮出發的，昨天在鄭家寨子吃了一頓油麥麵，我特意多吃了一點，現在肚裏隱隱的還有點兒絞痛。今天一天沒「打尖」，現在天色要晚了，在頭頂上盤桓的鷹也忽扇忽扇的回家了。我們還在鞭着馬跑，不知今夜宿在何處！

突然有人宣布。

「路走錯了！」

全身都有點頹唐，忍冷，挨飢，風砂，涉水，爬山……所為何來，為的是走錯路？

馬「肚帶」又鬆了，下了馬緊了一緊，實在不能再緊了。否則不但在感情上對不起我的拳毛騧，而且在養馬的經驗上講，要再緊着也就該「殘」了。不過狠狠心，又緊進了一寸，我輕輕的拍着它

的額頸，我的馬，從我用了不十分名譽的手段把它得到手之後，我們的命運便匯合在一起。它向天悲憤的長嘯了一下，用前蹄踩着砂石，砂子在我的鞋子上打滾。

雙尾蠍翻身躍下馬來，默默的勘察地面，想尋出趕前車腳印。那裏有什麼腳印，連牧羊的糞都沒有，要發現了牧羊的糞，也是令人快慰的事情，總會斷定離開人家不太遠，至少也有羊圈子好走進。他看了看前邊的山峽。

首先發現走錯路的賈宜就說：

「前邊是山澗，我們走的是流水溝！」

這真叫人懊喪，雙尾蠍領的路。「我看他『豬皮膠』的臉色，就獻不出『番王寶』來，果然不差，他也認清鳥路！」煤黑子臉上每個紅泡都掙得萱紅，沙聲對我說，並不怕雙尾蠍聽見。

雙尾蠍沒有聽見——一定是沒有聽見！很安閑的在流水溝上檢起了一塊石頭，用手拂去上邊陳舊的馬糞，把那塊雞卵石上上下下翻弄了一會兒，上邊的一半都已剝蝕的有點粗糙，近於風化，底下的部分還非常光潤。他扔了石頭，又在石縫裏，掘了半天。

「他想掘出臭蛤蚧來！」

陳奎告訴我，「要有臭蛤蚧就一定有流水溝無疑了。」

他掘了半天，空無所得，祇檢出一片白貝殼，用黑色的瘦手指一捻就碎成石粉末了。他跨上馬，把屁股欠起，望望前邊的山頭。前邊沒有層巒，非常晴朗，他用鼻子嗅了一嗅，空氣很乾燥，充滿砂土氣。

「走前邊就是龍門鎖！」他決定的說。

走錯路了！龍門鎖！那有這便宜事，這一個南北極的差別，使人不相信了。

「媽的，你就惦着跳龍門（跳龍門是性交的隱語）了，龍門鎖，龍門鎖在山峽裏，你走過這段路沒有！」煤黑子發音中的山東大蒜味，愈加把他的激恨形容得義憤十足。我們都很同意他。陳奎向我看了一眼，眼光裏充滿了沒把握和疑問。

「兄弟們，趕路要緊，穿過這道山就是。」雙尾蠍平靜的說着，用兩腿把馬輕輕一夾，馬便不耐煩的走了。

煤黑子懶懶的長吁了一口氣，「呵！」把盒子炮拿在手裏，把子彈倒出來，又裝進去，故意搬着槍機扎扎的響。眼裏露出殺機。我心裏一冷，很想警告雙尾蠍不要在前面走，小心遭了他的暗算。

雙尾蠍的小馬喘着白氣，在前邊打頭走，打了一個「前失」。

兩面都是窄窄的山峽，有小榆樹在盤虬着。因為背風的原故，有時從土縫裏鑽出一棵草芽來，透露了春的姿態。沒有小花，也沒有草咽咽，有的祇是馬蹄得得中的不愉快的沉默。

煤黑子打喇了打喇嗓門，啞着聲唱：

「油麵捲啊大把抓哎，

一把捲子一朵花哎，

花兒戴在捲子上哎，

撥子嵌在花中央哎喲喲——」

他在捏造什麼醜惡的歌詞呀，他在宣洩他可怕的心術！他大嘴向一邊歪着，絡腮的鬍子擾亂了的「麻刀」似的差一點兒掩沒了鼻梁。眼睛細眯着一道縫，眼角那兒繖狀的綉紋，微微的牽動着，牽動着，使他的鼻孔都鉅烈的抽動。他的臉非常的不正，微偏，左太陽穴那兒有個大疤，似乎他就用那個疤在看人，疤上顯出紫亮的光。

這傢伙突然的向我笑起來，他用黃板牙嚙着鬍鬚，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嘿嘿，你……嘻嘻。」

他眼中溢漾着非人類的卑賤，臉上淫邪的扭曲着。

我們默默的走着路。

他不是我們這隊的。雙尾蠍才是我們這隊的，並且是我們的隊長。我們的隊長臉上是菜綠色，血液大概也是紅的，身上發青，有人說他是「老棒」（是海洛英棒的吸食者）但沒有人能證明他抽過。又有人說他每天裏必定吃一條蠍子才睡得榻實，他身上有「五毒」，蛇見了他就打團。有一次我們在柳罐峪守夜，半夜他起來揮煙火，我說「不成，喂，敵人看見！」他說：「唔，捉住一條蠍子！」使我不相信這神話的人，簡直也弄的涕笑皆非。

然而雙尾蠍最善良的意義，是這樣。他的槍術打的不算頂「靠」（土匪黑話有根）但是他的最後一着，是「致命訣」，誰要碰見這一着和碰見「弔客星」是一樣靈驗的……

他把馬一撥，盒子炮從腋底下伸出往兩邊一抹，效果是和手提機關槍一樣。然後單跨蹬，向馬肚子底下隱去……他逃走了——而且能雙手同時「上」兩連子彈在兩個槍膛裏。將槍一同貼在鞍下跨上的一段腰部，用虎口將子彈一逼，第二膛槍又充實了——這一門最毒，所以叫「雙尾蠍」。至於他臉上爲什麼顯出毒綠色，是因爲他在十二歲就被「紅帽子」（東洋兵）灌了四次洋油大約損壞了他某部分生理組織的原故……

有這樣的隊長是夠押得住「點」的了，什麼時候也閃不了手。誰不覺着「抖神」。不過我們就是不佩服他那分青綠臉……簡直是一條蜈蚣蟲，何況他又領錯了路。

煤黑子是剛剛改編了番號的「棵」上的「二當家」的。從前他就在我們的防線裏胡幹，現在被司令收編了……是同志了。我們現在就是和他一同到八蜡溝，他們的「老窠」去，見「大當家」的作收編的最後的磋商。

「我日他媽的他媽的姥姥，這是你家的龍門鎖？」

山峽走出了，果然不是什麼龍門鎖，前邊一道大河，橫斷了去路。

「這叫他媽的龍門江！」煤黑子咆哮如雷，他似乎就要射擊雙尾蠍了。

「向西看！」雙尾蠍平靜的向西一指，大家不去看那眩人的滔滔流水了。大家向西看。

壽桃山，龍門鎖！

馬上都變得活潑了，陳奎策馬向西第一個奔去。

「這就叫龍門鎖！你看這勢派！」賈宜追上我，向我解說。「這是壽桃山，山上是吳王夫差的點將台（這是錯的，吳王不能到此來點將）下邊是捨身崖，從前有一個孝女爲了祈母不死，自願替死，在此『捨身』……削壁上有昌平侯楊洪寫的大字，『四方屏障』，『五路咽喉』，一個字都有一畝田大」我也被他的話炫惑了，打着馬向前飛奔。

走到河心，馬都要命的飲水，努力的鞭打馬臀。在路上飛馳之後，不能讓馬喝飽了水的，馬似乎不懂這些，還執拗的在把脖子插在河裏去。

壽桃山通體是裸石的青岩石組成的，鐵黑色，有成千成萬的山燕子在岩上作窠，唧唧的叫着。行近了，天光馬上爲翠藍色的翼子所遮蔽，顯着蒼黑了。青燕落在岩石上，又飛起來，吱冷冷叫着，又飄遙遙的飛。不知它們幹些什麼，決不安靜一會。

我用盡了眼睛去尋——

「四方屏障」

果然發現了，字的四邊還有着從前石工搭「跳板」時用的鑿眼，想見當時鑿工規模之大……花忽，一陣黑砂，有鬼附着似的打瞎了我們的眼睛，連忙用手遮住了臉，盡可能的躲避。

「五路咽喉。」字略小些，寫的不算出色，其餘的都尉，巡閱史，邊將……的題詠很多，看不過來了，也看不清了。捨身大士是丈六金身，浮雕在青石削壁上，從前有一個磚甃，已爲搖蕩的風砂所洗劫了。

「趕過去！」雙尾蠍說着。

剛一轉進山口，一股勁風，沙沙沙——黑砂每個標粒互相摩擦着，攻打着，沙沙沙……人們有十個臉，這時也是徒然的，那刺痛真使你想叫出，可是喉嚨又被強虐的風給灌滿，Gallo Gallo的好比一個喝了硝鐵水的金魚。

沙——黑砂發出殘酷的非人道的呼聲。

沙，嗚嗚——風同畫角一樣的盡了助戰的威武。

我們沒有防護的面孔在這雙重侵害之下十足的給犧牲了。

好容易渡過了，睫毛都厚厚的凝結了黃霜，不敢用手去揩，怕混進眼膜裏去。祇輕輕的把嘴角的兩團黑泥彈掉，向地上不住的吐唾沫，兩手揉搓着僵痛的兩頰。

我的拳毛蘆花也打着響鼻，用尾巴拂刷着身子。

「上天易，過龍門鎖難！」陳奎向我吐舌頭，

煤黑子的絡腮鬍子——天然的「蘇刀」，現在混合了泥砂，水氣，正好抹牆。「媽的！」他依然凶惡的嚼着鬍子，鬍子裏所收羅的黑砂，一定有着蔻蔻粉的香味。

過了壽桃山，就好辦了，我們都帶了一身的嘆服和輕快。幻想着打尖時的……可是，哎，還是油面！我們的隊長並沒有什麼喜悅，還是那臉的青黑，天色也隨着他的陰沈黑下去了，前邊露出了小小的土房。

「買買，到前邊店裏探探去，有住處嗎？撒馬撒馬！（看看光景的意思。）」

賈宜扁扁嘴，夾夾馬，向前飛跑了。

「驛馬駝店」土牆上歪歪咧咧的寫着黑字。「草料……」底下的泥皮落了，看不出是什麼字。真惱的下了馬，便找馬槽栓了。

店東打着「小字眼」的土腔，來招待我們，硬着頭皮裝出歡迎的樣子。

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婦人，大概是東家奶奶。正穿着一個緊身「棉屯子」（綏察一帶的農家女人穿的一種棉背心）兩臂和奶子都露在外面，在奶着小孩。看見我們進來，慌張的挾着孩子向裏跑，小孩子發出殺豬一樣的號叫。

我問賈宜：「方才你先進來，她怎沒跑呢？」

他笑着說：「她以為我是鄉下老粗呢，不比你們軍爺！」

「有『葷腥』（即女人）呢……嘻嘻！」

煤黑子整理着馬鞍子，拍拍馬肚子，向我露出醜惡的笑，臉顯得更偏了。

「有豆子嗎？」他喊。

豆子？

店主東連連打千。「當家的，實在沒有，實在沒有，要是有，不用老爺說也會獻出來的，有好料，特為拌的好料……老爺賞光，二頭！」他向裏邊叫着，一個穿着白麵口袋縫的褲子瘦小的孩子，飛動頭上的「帽纓子」（頭上四五寸的頭髮，或為養成髮辮的準備，或為剪去髮辮後的遺留，不能斷定他是



屬於那一類。跑來。兩隻烏黑的眼睛向我們偷偷的溜着。

「給爺溜馬去！老爺們到裏邊歇吧，落落脚！」

我們全成了胡匪了，我們面面相覷。

小孩子牽到我的馬時，不由的驚贊起來。「嘿，好馬！」然後向我憨笑。我的拳毛蘆花也像一個慷慨悲歌的壯士一般，聽了這話喚起了風塵的感傷，又是一陣狂嘯，在春天，他的確太覺到孤獨了。

我向叫二頭的孩子微笑作答，他的褲子上有鮮綠的字蹟，是「概免稅釐！」

此時，店主東已經挨了煤黑子一個耳光。

「肉實在沒有，花錢也買不到，雞子有，有，是，老爺，有，我不是說有嗎！」

他的灰色的大布衫上，也踹滿了「躺土牛」（牛皮靴之一種）的足蹟。

「喂，同志！雙犀蠟目光放出稜來，「不要太「四至」（舒服）了，我們總得改改秉性！」

「咄！他有說沒有！」煤黑子聳聳肩「呔，拿來，「攤黃菜」（即炒雞子）大點油！」

吃飯時祇有他一個人吃炒雞子，我們誰也不吃。

天就黑下來了，遠遠傳來喚馬的聲音。

「遙嚇，遙嚇，遙嚇，嗚嗚嗚——」

我們決定睡在這裏，所以都放膽的躺下，有的脫下鞋子檢查腳底板下的砂子。

煤黑子在外面又打人。

我走出去看，原來他不知從那兒翻出了半升豆子來。所以又該店主倒霉。

「拿到鍋裏給你爺香一香（即炒一炒）你媽拉個毬！非這樣治你們不成！」

喂馬喂豆子，還得香一香……我心裏充滿了憂鬱，這樣的隊伍怎能收編呢，根本就應該一顆子

彈結束了他。

煤黑子盛氣的回到屋裏，睡在炕上和賈宜講着他搶劫時的樂趣。

「娘拉個毬，搞多費事！有一次我一連砍了十隻手，五副金鐮子，五副！娘拉個毬！五個大娘們，先斬

（諧姦）後奏！」

「賈宜喂馬去！」

賈宜正和他談得起勁，不期隊長沖了興緻，滿臉上大不高興，梗着脖頸出去了。

分明殺了風景，絡腮鬍子歪着嘴，斜睨着眼向隊長仇視着「就憑你……嘿」不平的氣宇完全

表露出來，連鬍尖都顫動的抖動。

「就睡覺，賈宜頭一班，陳奎二班，×××三班，我四班！一班兩個鐘頭。」雙尾蠍下了命令。

「『輪橋』」（睡覺土匪隱語）我偏不嘔！煤黑子自瀆的恨恨的。

「天『察棚了』」（土匪黑話陰天了）賈宜回來說。

疲乏透了，沒有人留心他是開玩笑，是正經，身也不翻，呼呼睡了。

「你頭班『料水』」（土匪黑話守衛）煤黑子於是又和賈宜咄咄喳喳的說笑起來。

我漸漸聽不見了，不過隔壁似乎是店主東的聲音。

「……唉，二十里路……你多心……放個大胆湯吧……」

「……還是……」是東家奶奶的小聲。「……走好……」

我睡着了。

有人搖撼我，我想天亮了。連忙爬起，睡得正甜甜的。

隔壁有孩子的哭喊聲。

「×你媽，沖了爺爺的「喜」！」

過後又什麼都聽不見了。

陳奎感傷的對我說。

「這樣不行的，這怎能收編呢，司令祇圖他有機關槍了……這算什麼呢，我相信他們的「大當家」的比他還要壞……我們根本被他們騙了……」

我沈默着，在黑暗裏尋找他的臉。

不一會兒，煤黑子蹣跚踉蹌的回來了，喝醉酒似的。「喂，賈宜，你快去去！」

可是賈宜祇顧打出鼾聲，如一條死狗一般。

絡腮鬍子捧着煙火點煙，看見我倆，「哈哈哈哈哈……」大笑起來，露出滿足的情欲。嘴張大着，下頷向下咧着，他嚥着口水。「你們這兩個小機伶鬼，去，解解饑去去！」

他一高一低的大頭衝下倒下了，就春雷似的打起「唵嚕」來。有一口痰，拉風車樣的，在他喉嚨那兒一呼一吸的抽動着。

天朦朧亮，「起來，備馬！」雙尾蠍叫着。

連忙起來，洗洗臉，隊長和店主東算店賬。

以爲是和他開玩笑，店主渾身抖戰着，他怕這「算賬」兩字的隱喻，就是綁票，勒索，或結果性命。後來看見隊長的認真和實在，才吃吃的說。

「請請賞！」說完臉色完全蒼白，怕對方一下翻臉！

他接過錢時，淚珠成串的落下了。連忙背過臉去。

正午我們到了太平溝，又是一個人困馬乏，沒處「打尖」的日子。

大家把馬放緩了，都沒有主意。雙尾蠍把手裏的皮馬鞭在腕上繞了一個花，嘴脣想說什麼，我爲他一定說出我們打尖的地方，但是他什麼也沒說，馬比別人走得都緩。

「嘿，一羣傻瓜……」

煤黑子輕輕的解開了寬腰帶，拿出了「油麵捲」，獨自的大嚼起來。

「他媽的媽，你們作人情，賣朋友，把店家當你的乾爺爺，臨走還給錢，你們錢是那兒來的，還不是搶來的，假正經，你們走後他能念你一聲好人……」他的口涎和麵渣隨時的噴落出來，情態非常得意。

「我是幹麼來的，老俺因為沒得飯得（D.B.）了，才想起和你們「合股」，你們媽的就「瞎貓呆着死耗子」，什麼改編不改編的起來啦，自己說着給自己解癢……」

陳奎向我望了一眼：這傢伙真算……

「上眼，你們給店家的鈔票，在這裏！」

他一隻手搖着手裏花花綠綠的鈔票，輕藐的唸着「傻瓜，咿咿，天大的傻瓜！」

我突的記起，我們從小店出發的時候，他說：「唔，我還得出小恭！」慌張的跑回去了。那就是搶劫了店家，把我們艱難締造的紀律變成雙倍的無恥！

陳奎的臉全白了，他一向向身後的雙尾蠍示意，一面把中指和大指伸出，他的手上的脈絡一根根的凸出。

「插了他吧（即槍斃他）！」我想。

忽然煤黑子注意到陳奎的手勢了，他用太陽穴那個紅疤正面的向他凝視着，另外將眼光斜射過去，手指漸漸的按在槍上。

「呸！」一聲脆響，煤黑子的手槍落在地上。

雙尾蠍將馬鞭結了個花向武裝帶上一插。

陳奎下馬拾了槍。

「把他「子母帶」解下來，給他五粒子彈，還他槍！」我們的隊長吩咐着。

煤黑子屈辱的向雙尾蠍用半個眼睛看着，手上有一條烏血流下來，他故意向四外亂擲着，血點滴在馬臀上，染成桃花斑！

「散開走！」

隊長命令着，走在最後，用鼻子四外嗅着，眼光發亮。

忽的，嗖一條「子溜子」（子彈經過之路）從我的馬耳邊響過，大家都「亮了傢伙！」我的拳毛蘆花雄武的樹起耳朵。

「佔山頭！」隊長命令，我們連忙散開。

「四邊「趁住！」他檢查了我們的崗位，向我不意，我會意，連忙向外又斥出一丈遠。雙尾蠍看了看布局，便向空中打了一槍，「叫着號。」

叫住了，對面沒有回槍，不一會兒小樹裏躡出幾個人來，向我們估量着。

最後一個大漢出來看了一下，將「傢伙」略下了，將頭一擺。

「朋友，嚴緊點。」（不要洩漏他們在此的消息）

我們大隊人馬縷縷行行的過去了。

下坡路，他們叫了三聲「朋友槍。」

我們也回敬了三聲。

我們的餓，經過了這段刺戟早已忘却，祇覺心頭發空，實在是早已「餓過桌」了。

「小心點，這條大路，是到龍關去的，非常麻煩，我們抄小道走四道溝吧！」隊長說着，把馬攆進小道，祇想快走。我的拳毛蘆花在地上嗅見了一段牝馬的尿騷，便又煞有介事似的長嘯起來。

遠遠的有着牠的同病者憐惜的和牠一替一換的叫着，也許就是一匹懷春的牡馬。

我有點不耐煩了，拚命鞭牠，牠便也拚命叫。

前頭冲起一條黃羊子。

我們的隊長，叫了一聲，「後腿！」

着手起槍落，黃羊子在地上一滾就不動了。

我下馬去檢，可不是後腿拐肘淤血上已經黏滿了砂土……

槍又響了，又是一隻！我想，可是大隊人馬都散開了。知道不好，捨了黃羊子，跳上馬鞍，向邊上斥去。

前邊一定又出了「叉頭」。

一個人影慌手慌脚的探出來又閃過去了。

什麼「柳子」上的煤黑子總該會曉得的吧，他們時常在此地出沒。

前邊叫了一遍槍。我們心裏也納悶，陣勢擺得分明不錯，可是前邊不問青黃皂白，就祇顧瞎來，真

得給他們一個「好瞧」看看了。

不過我們始終沒「交手」。

又一排槍過去，一切平靜無事了。

「兩山碰不到一起，兩人總得碰在一起的，有根基的報報『字號』，公雞打架也得有個『鳴兒』（諧名）！」煤黑子大聲的吼着。

半天半天對方才擲過來冒冒失失的一句：

「十殿閻君！」

這算什麼名頭，簡直把人引回到水滸傳裏去。「十殿閻君」大家互換着眼光，沒有領略過他的威名，我們斷定他是一團混頭混腦的傢伙。

「拼命三郎石秀！」

「施不全！」

「石敢當。」

「……………」

這些石塊擲在我們的耳膜裏，直弄得我們目瞪口呆。

我想起了，在白馬關菜場裏買「大力丸」的幫手跑江湖的——把用醋浸過了黃馬石，用手掌切斷開，博得觀衆們的喝采聲，然後向大家兜售大力丸……可是觀衆祇看切石頭，沒有人買大力丸，因為他們心裏明白，飯吃不飽時，儘吃大力丸也不見得手掌就會變成刀鋸……

一定是這般傢伙，大力丸賣不出去了……生手生脚的連開門見山的規矩也不懂。



「朋友們，那讓碰在一起了呢，天緣不如人緣，夠朋友的「借」一條「道」走（就是散過去的）意思！」煤黑子又很老練而漂亮的酬答着。

「識交的，借點「崽子」（土匪黑話：子彈）用用，五頂「寶蓋子」（馬鞍子），好好的獻上來！」對方也飛出話來。

「「崽子」有，可得一個一個「單的溜」往外拿，還得「聽個響！」（就是由槍中放出）夠朋友的，聽說過煤黑子沒有，小子們「混」過幾天？」

分明說「礮」（談判決裂）了，對面膛的來了一槍。

陳奎把馬「斂」在一起，拉到後方，我們便都臥倒了，準備開火。那邊似乎沒聽說過煤黑子，居然毫不客氣……遞一排槍過來。

煤黑子打「頭燬」，對方沒爲他的大名所嚇倒，他立刻冒火了。三隻眼睛（太陽穴上的疤痕也得算一隻）都瞪得像銅鈴似的，伸手向隊長那邊去取子彈，我們知道就要「尅上」了……雙尾蠍是「二燬」，靠在他不遠，他倆正在緊密的商量。共同的敵人來了……

煤黑子一鎗「消」倒了一個，他回頭看着二燬偏着臉傻笑，接着雙尾蠍也「略」倒了一個。那邊可算得「石家班」——頑硬不化，毫沒有「打頓回」的意思。槍射得也頂猛，因爲上手就「失了手」，吊上火來。

子彈無間斷的在我頭上飛馳過去，發出慘厲的嗥鳴，帶着吟詠的意味，打在石岩片上，迸軌出灼

爍的火星來。

賈宜伏了身，不動了，他的手還扳在火機上，又有一響從火銃裏射出，過後就永遠靜止了。

那邊排槍過來，我們漸漸有點不支，陳奎早已悄悄把馬攏得近一些，雙尾蠍爬到賈宜跟前，去摘槍。

在這裏，頂忌諱的就是「薑出火來」，兩邊「抬」上了。不過因為常有一般才「出馬」的傢伙們剛剛「掛上柱」，「道眼」還沒「踩熟」，就胡來一氣，致使兩方都受到了無謂犧牲。但是馬上我們就發現這個觀察的不對了，他們分明帶着「胳膊箍」，就是我們非常討厭的那種胳膊箍——他們是正式的軍隊！奴才的狗子！

我們就祇這幾個人……我們決定「滑」了（土匪黑語退走）

「你們滑吧，我「撇」（一個人在後邊死守）着！」

雙尾蠍揮着他青瘦的手，命令我們「快！」

我有些慘然，不放心他的命運。下意識的又向賈宜默默告別。

陳奎則一「片跨」栽下去了，他的馬並不跑開，還立在跟前，等着主人第二次「飲蹬。」

煤黑子跳下來，跑到陳奎跟前，撫撫他的心口，把他手縛在馬背上，又回過頭去望望賈宜的尸首

……他臉上劇烈的一陣子痙攣，好像他對一切都忍耐不住了。「我不能走」他吼着！

「雜種們，還不快跑！」青綠的臉爆炸了恨毒的罵着。

煤黑子把陳奎的「子母帶」莽撞的圍在自己腰上。向馬恨死命的一鞭，馬便帶着一條血痕拖着掛彩的主人「放趴」的飛馳去了。

煤黑子轉過臉來愉快的向我笑了一笑，不等我看清他的表情，就在我的馬臀上猛刺了一下，我的拳毛蘆花便立刻趕向前邊的馬去了。我拚命擋住「馬嚼子」，它祇豎起巴掌來，四個蹄「摟」着越跑越遠。

後邊槍聲更密了，分明已經追擊過來，而且還夾着機關槍聲，恐怕他們「撤」不住了。我竭力攏住了馬韁，蒼灰色的原野裏，勁風夾着砂粒打來……我撥馬向回跑去……

不一會兒，我看見有兩匹馬，一匹身上都馱着一個尸身向前驚奔……我的拳毛蘆花不由怒嘯起來，撥雲追跡而去……

我耳邊似乎聽見龍門鎖的黑砂在嗚嗚的向東馳。

忽然一個尸身直立而起，向我擺搖兩手，這真是慘痛的景象……

「跟我來，快！」還是生時的我們的隊長剛愎而圓潤的聲音！然而他已經……我才記起這是「詐死法」……一道光明在我眼邊馳過，我的馬也到他跟前了。

我想另一匹尸首也會霍然的聳立起來，但是他不站起來了……

(文學七卷五號)

風，不停的颳着，颳得近乎無節制無廉恥了。江水整日激蕩，拍着，打着，一千遍企圖躍上障礙牠任性激蕩的堤岸，一千遍用自己粉碎的浪頭，在江堤的石頭上增添他描畫着失敗的痕跡——江堤起先是表現着固執自大，安寧……而那脚下的石塊漸來漸變成衰敗的老年人的牙齒了，從那堅固的士敏土的牙床裏，開始動搖，脫落……隨任了江波而滾轉……

從街市裏匯流出來的污水，完全變成發黑的顏色，騰着複雜的臭氣，無晝無夜地向江裏噴流着。堤岸頂上長列地堆積着各色的垃圾，無數的女人們，孩子們，老頭子，野狗……從早晨到黃昏，整天地在那上面搔爬，人在尋找殘剩的東西，狗在尋找可以吃的骨頭和魚刺……爲了一塊骨頭，狗們會相互咬打起來，扯裂耳扇，滴着血跛了腿，一直到骨頭落在了有力者的嘴裏爲止；有的再另去尋找新的，傷了的便用舌頭舐着已流出來的血……孩子們有時也會扭打成一團，像禾場上打莊稼的滾子似的，在垃圾堆上滾轉着，目的像是要把那起伏不齊的垃圾場，溜成平坦。女人們急速的大罵，一面收拾被孩子們給拐翻的煤渣筐。但她並不立起來，看得出她的肚子累癢了她，起來坐下，應該是感到過度的艱難。

在風經過這裏的時候，牠旋絞着，帶走了牠能夠帶走的東西，和着各種由別處，由排流污水的地方，半乾涸的死水池……帶來的氣味，有目的無目的向人多的地方，向人們的鼻孔，耳窩裏，眼睛……播送着，藏匿着……久了，在人們也成了習慣。

那面——在船塢的那面——現在這地方多是臥泊着從沿江開來的糧船，準備向靠近船塢的堆棧卸下——賣飲食的小販們響亮地——*Ca-Ca-Ca-Ca……Da-Ca-Tan……*——敲打鍋子，高聲唱着似的吆喝着，引誘着他們的主顧——他們今天正在忙碌，糧船嘴巴接着尾巴，幾乎要擠滿這不甚廣大的船塢。

「快啊……快啊……賴驢們……」這是一個掌籤人。他沙啞着嗓子罵着，嚷着，有的時候他也有韻節似的唱着罵……沒有遮沿的打鳥帽，歪掛在腦後，束在腰裏寬大的布帶端，被風扯擺，像一面灰色的旗。

每個負着囊袋的人，經過他的面前，他總是焦急地，一面把籤子用一種熟習巧妙而迅速的手法遞過去，不使背負東西的人們有片刻耽誤或停留，一面却叫着：

「幹哪……伙計們……不能再快點嗎？」

「幹！要錢不要命啦……幹啦……」

強壯的半跑着，撒着歡，漂亮地使糧袋單獨架在肩膀上，兩隻手掌着腰，學着女人的扭擺。

「你他媽……學的是什麼娘們走啊？那簡直是豬……看咱給你學個小腳婆……」武老二，扭扭捏捏裝姑娘……橫長鼻子豎長眼，耳朵長在跨——「唱着，他的跨股一扭動，「股上」兩個字還沒能唱出，肩背上的糧袋落下來了。人們毫不停留的笑着過去了……

堆棧毗連着，院裏成列的躡蹠着糧袋的山。新的山還每日在疊起。疊山的人，也一樣繁忙的動作

着嘴裏數落着有音韻的歌……

風變得無定向地吹，捲着浮塵，爲了江波的激蕩，每條聯在船上的跳板，總是不安的搖擺。人行在上面，常常爲了這搖擺而顯出遲緩。尤其是孔春，常常在經過那跳板時，就要障礙了別人。

「老驢……爲什麼那樣『處』」（註）啊！儘害別人的路……還怕湮死你——快點啊！這是軍糧……今天要卸完啊——老驢……喂！沒聽見嗎？大點步……噯噯！」

掌籤人踩着脚叫喊着。在孔春後面的人，一樣也是叫喊着：「大點步啊……」這些聲音對於他好像沒有關係，他只是這樣在想：

——這袋捐完，不捐了吧！去看看孩子們……吃點什麼……

在他經過掌籤人的面前，那個人怒了，他的眼眉濃厚得要連結在一起。鼻翅展閃着。爲了報復，他把籤子丟在地上，要孔春自己拾起：

「老驢子……滾回去吧……這裏沒有你的飯了……」

掌籤人並不停止用他那迅速而熟練的動作，把木籤按着順序遞給別人。

「好兄弟……遞給我吧……我怎能蹲下拿呢？袋子在身上……好兄弟……捐完這袋……我換換力氣再來……那跳板……噯……風實在大……平常你知道……好兄弟……遞給我吧……

……」

註：「處」北方語，即怕的意思。

掌籤人並不聽他的哀求，即使孔春眼睛始終是笑着也是沒有用。清楚的即使那汗顆開始更大的，在那發紅的前額上連結起來也是沒有用。

「好兄弟……回來……我請你吃香煙……遞給我吧……」

人們經過的時候玩笑着，誰也不肯低一低腰把地上的木籤遞給他。在最終還是自己放落了糧袋，嘆息着，從地上把木籤拾起來插在腰間。又央求了人從新把糧袋安置在肩背上，搖曳地走了去。

「這老家伙……」人們在背後遙遠的笑着他。這樣年紀還在作捐夫，應該是一點奇蹟。那豆籤那過於急峻的斜坡，跳板，激蕩的江板……總是每時故意和他開着爲難的玩笑，每時有接待他到人生別一條路上去的可能。在孔春他並不感到什麼，他祇是覺得每年的糧袋，逐漸增加着不馴順了，那上下的斜坡也好像每年增加了急峻。對於青年伙們那樣捐起糧袋，打着賭，賣着俏，急跑高笑比賽的興味，也水一般的淡薄了。他常常是孤獨地捐了去，走了回來，脖子同一般的伙們相似，向前探伸，使脊椎骨的上端顯得突出，兩脚作着平行的方向，間隔永是那樣，兩腿顯現着強直，行動起來總是一湧一湧地……好像特別他的膝關節骨頭銜接的部分，較別人缺乏了油的潤滑。

「老伙計……回家歇歇吧……這個『活』不是你這樣的年紀幹的了……」人們善意地勸着他，他却祇是彎着細小的眼睛，有主張的孩子似的笑。

「好兄弟……我捨不開這裏……也捨不開你們……來，快搭給我吧！好了……大家在一起幹活……這……脖子……一天不用糧袋磨出點血或是什麼的……真是不舒服哪……」

人們聽得到，他從下面走上來，喘息的聲音總是特別的粗魯，特別的焦急。

現在他要換一換力氣了，雖然他看見別人還在無間斷的發瘋似的塌着，跑着，爬上爬下，一個人百十幾袋過去了，而自己却祇塌了二十幾袋，感到一種嫉妬似的侮辱。但是他決定要換換力氣了，同孩子們吃點什麼。當每個糧袋被搭上他的肩背時，孩子們的小臉總是發現地向他笑着。行在向積棧的路上，他要默記着這是第幾袋，或是挪出一隻手來，抓一抓衣袋裏時時在發響的大銅元。

——這是第二十四袋了啊！該有六十九個銅元……加上這一袋……七十二個了……再一袋不來了……整整七十五個了……今天給小牛多吃一個餃子吧……那小王八蛋……又該在盼了……

真的，到了第二十五袋他就不再塌下去。把最後一隻木籤也換了銅元，輕鬆地從堆棧的大門走出來，向江邊那片正在滾着孩子們的垃圾場拖了過去。

小牛拾得一個殘斷了四肢的膠皮孩兒，頭上也有了大大小小的洞孔，鼻子也塌陷了，但是別的孩子們還正在追逐着他，搶奪着要據為己有……孩子伏在地上，使膠皮孩兒深深壓在身底，別的孩子們便來揪他。他哭叫，鼻涕糝糊着嘴臉，姐姐在一旁蜻蜓似的扯扯這個，打打那個，嘴裏罵着不合乎女孩兒身份下流的話……

「你罵呀……你將來找不到一個好婆家……婆婆罵丈夫打……打得你直哇哇……」男孩



子們羞辱着她。起始她也和他們還罵，並且利用各樣的垃圾向他們身上瘋狂地拋打着。男孩子是玩皮的，他們更結成了羣，遠遠近近挑逗地使她無可如何地，罵着，笑着……編排各樣的歌詞：

「小姑娘……脾氣大……嫁個丈夫白眼瞎……」

「小大姐……真不錯……嫁了個丈夫拉洋車……拉洋車呀……」

「……………」

姐姐也終於哭了。風旋轉着，淚水浸疼她臉上的裂紋。小牛仍是伏在地上，膠皮孩子已經壓得更不成形，有了新的裂口。

孩子們跑開了，他們看見了孔春努力拐着腳，兩條臂張展作着恫嚇的姿式……孩子們並不怕他，祇是下意識的跑開去，一刻他們又結合起來，更接近地站住了。

「爸！」

爸爸把孩子提起來，那小臉的一半已經被鼻涕黏結了很厚的泥土，他開始用自己的腰帶的一端揩拭，一邊指着站在那裏的孩子們：

「你們這些小老鼠……等着吧……我非把你們全攆進江裏去不可……他太小啊……你們是作哥哥的……不應該欺負他呀……不要再欺負你們的小兄弟了……我請你們每人吃三個餃子……」小牛已經止住了哭，搖着手裏的膠皮孩子給爸爸看：

「這是我檢的啊……他們硬要搶……第一個是冒兒眼……把他扔在江裏吧……不給他餃

子吃……姐，拿着我們的筐……跟爸吃餃子去呀。」

姐姐也不哭了，拿過了自己的筐。姐姐的小辮結滿着灰塵，臉上裂着爲春風吹開的傷紋。

別的孩子們更走進來了，一齊亂雜着聲音叫着：

「老孔……走，領我們吃餃子去啊！不是你說的嗎？」

老孔的眼睛無可奈何地彎着了，抽着鼻子，一隻手摸着小牛的脖頸；一隻手在衣袋裏響動着銅元。他那滿是紋縐的寬闊的臉幅上，堆生着有點發白的鬚毛，頭頂光禿禿的，在有點昏黃的太陽下面，還有些光亮。

「你們這些人啊……全請……錢不夠呀……」他無主張地四圍地轉着頭。

「給我們銅板……」

「銅板……」這是由冒兒眼提議喊出來的，別的孩子附和着。老孔的手還是靜靜地藏衣袋裏，使銅元發着聲音。

「一人給幾個呀？」他茫然的樣子，似乎在數點着人數。

「五個——每人五個……」

「七個……七個……」

最終還見冒兒眼決定了，每人三個銅元，正好買一個燒餅吃。

「不能有這些呀……每人祇能給一個……一個……」

「不成——三個……一個燒餅……」

「一個……愛要不要……」老孔顯着固執了。

「不，一個我們不要……我們走……」

「兩個兩個吧……」老孔的手顫着，從衣袋裏經心地摸着銅元說：「兩個，兩個吧……明天別再欺負你們的小兄弟了……」

每個孩子得到了自己的銅元，金蒼蠅似的飛開了。祇有冒兒眼還是不動，他說：

「我不能要你這兩個玩意……給我那膠皮孩……」

「這不是你檢的呀……」姐姐尖聲地分辯着。

「這是我……爸……我從那兒挖出來的……」

「把這個……給你小兄吧……就算是你的……他小……好冒兒眼……這裏……再給你一個銅元……」老孔又摸出來一個銅元，但冒兒眼並不來接他。

「我不要你的銅元……我要吃餃子……你請我吃一頓餃子……把你的小牛交給我……我保險……再沒人敢……」他把手裏搔扒垃圾用的鐵鈎，在空中幌兩幌：「……誰再欺負你的小牛……我就用這鈎子幹他……你不信，幹麼那樣彎着眼睛……」

老孔歡喜地看冒兒眼的一隻好眼閃亮着，那一隻在眼珠上有着一顆小赤豆樣的眼睛，也是要  
求別人信任似的轉動着。

「好……那麼我請你吧……你不能對他們說啊……多了我請不起……他是你們的小兄弟……他是一個好孩子……」

小牛和姐姐始終是嫌惡地看着冒兒眼，冒兒眼也傲慢地祇是和老孔講着餃子的事情。他的樣子像一個什麼全精通，什麼全有主張的成年人。

「這垃圾堆上有什麼意思啊……明天我帶他們去拾煤……不是煤渣……這地方祇是給狗尋骨頭的地方……」冒兒眼答應了明天領小牛和姐姐去拾煤。

……

在一所不斷被風鼓蕩着的布棚下面，人們喝着大碗的茶，咬着大餅或包子……他們一同坐下了。老孔數一數所有的銅元，笑着向賣餃子的小販說：

「老姜……給煮三十個餃子……每碗十個……要肉的……帶點湯……」

老姜用鐵勺子儘在鍋子裏 *ena-gua*……地擾着，而後用鐵勺子把鍋沿 *da-da-dan da-da-*  
*tan*……響亮地敲打了兩下，纔把餃子放下去。一刻餃子的白肚囊顯露出來了，一個，兩個……隨着水旋轉着。

在吃着餃子的時候，小牛還是用自己的小眼睛，嫌惡地看着冒兒眼。膠皮娃娃不放心地擺在自己的近邊。只要冒兒眼向他這面看一看，他就把手按在他的上面，同時叫着：

「爸！他又看了。」

「吃吧，你冒兒眼哥哥……答應不再搶你的了……你餓了嗎？冒兒眼……再吃五個不嗎？」老孔坐在一邊咽着唾沫說。

冒兒眼很快吃完了自己的一碗，便毫不留戀地站起來，背起自己的筐籃，顛動着手裏的鐵鈎子說：

「小牛，明天早晨我去找你們……」冒兒眼走了。

「老孔，你不來一碗嗎？」掌櫃誘惑地搖一搖酒瓶說：「酒還有這些……」

老孔歪頭看一看孩子們的碗——姐姐的一碗已經吃完，正在飲着湯，小牛的碗裏還有兩個。老孔並不怎樣關心到女兒，只是關心到小牛：

「牛……還要吧？」孩子並不回答，只是吃。老孔站起來又坐下，看一看酒瓶，那裏面的酒清楚地還在不安靜地起着泡沫，微微地可以嗅到一些從瓶口散溢出來的香味——這是在風偶爾停止下的時候。

「好，給我也煎十個餃子吧！——先來一盃酒，給我一瓣蒜吃吃……」

別人們正在講着今天自己的光榮：

「屁大工夫啊！我竟幹了八十袋……真是屁大工夫……」

「我還沒有幾泡尿工夫……也幹了五十袋呢！」

「照這樣……喂……看……又有船向這裏開了……」

幾天小販們的生意像風一般地好起來了。人們吃了這樣又吃那樣，吃了又來吃，吃了又來喝：一盃酒咽下去以後，老孔感到這四週有點春天的樣子了：江對岸的樹林，已經朦朧地有些綠意，渲擾着了。靠近江橋鐵道的土堤邊側，也開始了黃青青的顏色。對於別人的吵叫，也似乎感到了一點關心。雖然這些話題全是他幾多年來聽得爛熟，也自己講得爛熟，甚至變成了厭惡，但現在他又不自主地同別人說了起來：

「你們……噯……全是說些什麼呢？我幹了二十年了……摸摸你們的脖子吧……慢慢全得像我似的……像個王八似的……向前探着……想直也直不起來了……」

「老孔——你又領孩子在吃啊……又喝酒……快了，你的老婆又該揍你了……」一個疤頭的禿子沒有眉毛也沒有鬍子的人說着。他正在坐直着身子喝茶。

「老孔的老婆……還正年青咧……長的還真不錯……老孔的孩子全像他的老婆……不像他……喂……小牛……管我叫爸爸……媽拉的……爲什麼不叫啊？我纔是你真爸爸咧……老孔不是……你搖頭幹嗎（麻）……好，你罵我……」這是一個有着很濃厚眉毛和連鬚鬍子的人，眼睛被高粱酒燃燒得赤紅着，他一面說話一面打着飽噎。

老孔看着孩子們去了以後，他的手又重新插入原先響着銅元的袋子裏。現在這袋子變得瘖啞了，把他袋底掏出來，翻轉地看了看，把那袋底存積下來的碎紙、棉絨……抖落出來任風吹開去，重新

又安置在原處。同時纔向孩子們吃餃子和喝酒的地方望了望，那裏人還是來來去去……賣餃子的老姜忙碌不斷地打着鍋沿。從餃子鍋裏升騰起來蒸汽，被經過的風急轉着——原先他們坐過的地位，現在又坐滿了別人。

船塢東端，卸載的人沒有改變的來來去去上下爬走。被卸空了的糧船，沿着船塢的南沿輕鬆地開始離去。這面滿着餓的，也開始向前推近了一步……掌籤人的嘎嗓子的喊叫，可以聽得出有點兒不濟了。

老孔一隻手插在衣袋裏，停止不動，同時眼睛却茫然地看着那連接在堤岸和糧船中間，遠遠看來更顯得苗細的跳板，每次人們經過那上面，起伏的弧形更顯得擴大了。江水蕩起來的浪頭似乎又蠻野了一些。

——錢，又給孩子們吃了……自己也喝了……回去她又該……多搵十袋吧……今天……誰讓請了冒兒眼那小痞棍。

腿強直的，兩脚放着平行的間隔，一雙手在衣袋裏無所謂地抓動着——人在衣袋外面也可以看得見這動作——湧動着身子沿着堤岸走了去。

二

這是幾天來僅有的現象：風停止了，隨伴着黃昏，江水要睡着似的流走。街市那面一些高聳的烟囪，低高不整齊的建築物，在日間是那樣被風纏裹得發了昏黃，遙遠看去似乎也發生了搖曳。現在是

剪影一般地，甯靜地平貼在發着藍和灰黃色的遠遠天空上從烟囪聳直起來的烟柱，炭筆似的要替代了夜，把天空先烘染着。——從每處建築物的窗口浮出來的燈光，螢火似的閃爍不安。

孔春離開了船塢，沿了江堤茫然地走着，一直到那掌籤人和小販們的喧雜的刺耳的囁叫，不再那樣清切的時候，他的週身似乎纔感到一種脫了羈勒似的輕鬆，纔這樣意識到：

——風停了啊！

他停止了脚步，回過頭去望一望：江橋似一條多脚的黑蜈蚣，僵直地臥在江上。從橋下面望過去，遠處的街市已經被煙氣糊得相同建築在江面上了。船塢地方的燈火又好像繁多了一些，人的真正輪廓已經識辨不清，看起來祇是一些逆立的毛蟲樣在那裏踴躍動動……

——這要幹到明天早晨啦！看樣子……明天早晨也不會就幹完的……船還是那多哪……

他不再停止也不再遲疑了，一面走，一面把手指探到衣袋裏面去，讓那些銅元們每個來吻到牠：

——只要這樣船多些……賣力氣多掙兩袋……給孩子們吃點……自己喝點……算什麼呢？

……不算什麼……就祇這兩個孩子……小牛這小王八羔子……不知道睡了沒——另一隻手摸摸別一個衣袋——不錯……糖還在這裏……這孩子……一定得有點出息……比方……

從東面的江面上月亮浮上來了，靜靜地升起着。遠山和樹林已經分別不出，一樣是綿延不絕地向左右描着不很急峻的曲線。

遠遠一所小丘似的房子，一半埋在地下，一半孤獨的留置在那廣漠的沙岸上，從一個類似窻子



的孔口，拖出一條狹窄的燈光。

當他一看看到這個小丘，便把所有的思想全停止住，占據了他整個思想的全面的是一個女人的影子——有着很寬廣的前額，尖銳的下巴，在一條較長的直的，有點隆起的鼻子兩邊，深深藏着一雙睫毛很長的眼睛。常常是嚴肅而溫和地照臨着一切。和她的年齡不相稱地，祇是那額皺過度地多了，除開嘴唇還有些近乎血色的微紅，其餘全是蜂蠟塑成的。

——呸！這個老婆……變得這樣快呀！

這不是出於惡意，也不是出於嘆息，似乎祇是一種習慣的裝點。向四周茫然地看了一轉，深深呼吸了兩口，從自己發出口里來的酒味還是很濃，這是沒有方法掩藏的：

——管他吧！

打了兩下門扇，門扇發着咕咕喳喳腐敗了的馬口鐵相咬的碎響。裏面先發出了兩聲乾枯的嗆嗽，接着纔是說話的聲音：

「怎這樣晚啊？」

「開吧！——孩子們睡着了？」

在第一步踏進門來的時候，他幾乎跌倒下去，好像他是第一次來的生人，忘了在一進門的地方還有段一尺高的階梯：

「呸！」他意外地叫着，急忙站好了步子，同時一股過於濃重的酒氣噴開去，眼睛又回復了彎曲。

「『呸』什麼？又喝過酒！」女人的聲音並不高大，祇是沉鬱地看着他，一面照舊弄好了門。

在屋子的地上，散亂地堆滿着垃圾，筐子空在一邊，孩子們已經睡過去了，爲了開閉門戶，安放在一隻蹩脚小桌子上的煤油燈，開始跳動了幾次，隨着也安靜下來了。

第一，孔春先伏下身子去看一看孩子們，他用自己的鬍鬚輕輕在那睡得發燒的小臉上，貪戀不斷地拂動着，女人像毫無温情地扯了他一下說：

「你又要弄醒他嗎？」她的眼睛過度擴大，停止在丈夫的臉上。相反，他的眼睛却始終勾曲着，側着頭稚氣地望着她，從衣袋裏把所有的銅元抓出來，小心堆置在桌子上：

「你看呀……這全是今天幹的呀……只喝了五個銅元的酒……賸的全拿回來了……兒子們……今天連一個屁也沒給他們吃……聽你的話……你在幹麼呢……又在挑選這些廢物嗎？噯！又該咳嗽了！歇一歇好吧……我真要睡了……」他到垃圾堆的近邊用脚尖觸一觸，又用手輕蔑地在每個堆上抓了一下，回來坐在那低脛的炕沿上，一面拳頭敲打着大腿，揉着脖子，打着哈欠，一面說：

「……這敗家的腿……變成木頭的了……還有這脖子……也變得可惡了……多搨兩袋……就要發酸痛……想當年……噯！真是『好漢不能提當年勇』啦……只有看我們的小東西們吧……」他又用手去撫弄那孩子沾滿着煤屑亂草和灰塵的毛蓬的頭髮……

女人不大留意地聽着他那習慣的自言自語的謊話，自己又復坐近了那些雜布、煤屑、化粧品小瓶子堆的中間，那個殘破了的洋囡囡也出現在她的身邊。她像一個分類的科學家，每晚照例要從孩

子們拾回來的垃圾筐裏分出來什麼是高貴的，比方上等社會婦女們用的盛香水和膏油的奇模怪樣的瓶罐；罐頭盒子，香煙筒……從這些廢物之中，他精細地選擇着。破布片可以洗淨了，堅實些的便用作她每天到街上為一些拉車夫，流浪漢們縫補的材料。只要能賣到價錢的，她總是不使牠們埋沒……現在她正是決定那個破洋囡囡的命運。

——賣了牠好呢？還是給孩子們留着玩呢？

她看一看睡在炕上的小牛，孩子一回來就向她懇求似的說了：「媽！這個不賣吧！留着我玩……明天我再給你拾個大的來……你再賣……好媽……」她好像沒什麼感動，祇是冷冷的從孩子手裏把那個殘破的小東西反轉地看了看，自己起了幾聲艱難的嗚噉，又遞給了孩子說：

「先拿着玩一玩吧。」

孩子睡着了，她又從孩子的懷裏輕輕把牠抽出來，同時她看到女兒的頭髮裏埋藏着過度多的灰塵和煤屑。當時她要叫她叫醒起來，為她梳洗梳洗，她又停止住：

——今天洗了……明天還是一樣啊！

當孔春走進來，她正在冥想，天氣熱了，怎樣纔可以使孩子們身上那些腸胃似的裸着棉花的棉衣，從身上替換下來呢？於是決定了把孩子們拾得來的東西，除開能夠用的布片，全出賣。連那殘破的洋娃也算在內。

孔春打起鼾聲。他那樣子仰臥着，身子一半在炕上，下半段留在地上。小腿和身子為了炕的緣故，

正好形成了一具「曲尺」的樣子。

她對着堆在小桌子上的銅元看着，好像沒有意思要數牠，她竟又數起來。在她數完的時候，她用一隻銅元輕輕地打着其餘的銅元……眼睛，從手裏的銅元上面轉到了堆在地上的垃圾，從垃圾轉到孩子們睡着的地方，而後才停止在孔春的身上——他正在粗魯地震響着鼾聲，在鼾聲裏面常常要有痰似的東西來阻害那經常的呼吸。呼吸的氣流要經過一回奮鬥，或是直到他自己半意識地咳嗽幾聲，纔能照常地流暢。這流暢維持不多久，新的阻障又會發生的……

她舉起燈來，照一照，他的臉色是鮮紅的，所有在日間固執地堆集在臉上，眼尾，前額各處的皺紋，也顯着鬆弛些。那厚厚的，快活的有點弛下的嘴唇，現在也變得有點飽滿，紅潤，壯年人似的，埋在那叢密的鬍鬚裏，不時抖動……完全稚氣地睡着。雖然他的鬍鬚由黑已轉到斑白，他比她總是大着三十年……而在她的眼睛裏，他永久是稚氣地，一個孩子似地迷戀着她！

「起來……脫掉衣裳睡啊……總是這樣慣着孩子們啊！」她搖動他，而他祇是哼着，這哼聲却引起了她的嗆嗽。待她的嗆嗽停止下，他的鼾聲又是無顧慮地震響了整個的小屋子。

「爲什麼……總是背了我給他們買着吃啊……這些小東西們……將來他們不會這樣……」她從孩子們口中，已經知道了他又背了她爲他們買東西吃了，並且還請了一個不相干的冒眼，孩子說：

「爸，把銅元都給那些小王八崽子們了……還請了冒眼吃了那樣多的餃子……爸說給他

們吃點吧……吃點吧……省得他欺負你們……冒兒眼吃了餃子……說不再欺負我們了……明天還叫我們跟他去檢煤……到有火車的地方……媽……我不願跟他去……我怕他把我姐姐推在火車底下……」

「不怕……還是檢煤吧……檢煤底多賣錢啊！」姐姐顯着很精明的鼓勵着。

今天孔春回來這樣晚，她知道他又在抵補着自己的虧空了。雖然起始她爲了孩子會和他爭吵過，後來她也會這樣說過：「你喜歡喝酒……就少喝點罷……小心那江……孩子們不要背着給我他們買吃……孩子們有飯就中吧……你不是小年紀了……」

「對了，不再給他們買吃了……不過孩子……你們應該多吃一點有油水的東西……不比較們……他們還正在生長……像一棵纔冒芽的小草似的……你不能缺他的雨水……一缺雨水他們不比我們……是禁熬不住的……多少總得吃點……吃點……趁着我還能捱抗得動……算什麼呢？只要我抖抖精神……多搵上十袋……八袋……小王八們的……什麼全有了……」

他常常要這樣溫和委婉的，向她解說，同時說到她：

「看你的臉色……像什麼呢？血全被臭蟲吃了？像什麼呢？人全指仗着血活着……把你週身的血全抽出來許有半茶盃？你也多吃點吧，檢能補血的東西……每天……」

她什麼全拒絕着，能夠治病的藥和能夠增加血的食物，她總是顯着病態的激奮說：「……不要，管我……我不能馬上斃死的……想着你自己吧……那江水和豆袋……無論那天……全能要了

你的命……我不想再幹下去了」

「我？我離了他們……活不下去……」

城市裏流過來的騷音漸漸地減少下去。從這屋子南面的一扇窗口望出去，月亮升向天中，江水閃動着顫着金屬似的雜光。對岸，還有幾點漁船上的燈火在紅，背襯着那長長不斷的樹林的屏障……

孔春醒起來，他看到她還在那面整理一些破布。洗着，剪着，用火在烘烤，他叫住她：

「你還在弄啊！」他伸展了一下身子，用手摸觸到屋頂的馬口鐵：「奴這鐵……不是全糟爛了嗎？」他故意用手指又觸動了兩下，接着便有些星星散散的鐵末和類似泥土和沙粒的小東西，紛落下來。他的臉上，衣領，袖口……全沾到了，幾乎迷了他的眼睛：「這不成了……房頂蓋得掉換一下了，媽的……真是……」

他坐下來，仰着頭上望，兩隻手的骨節弄着 *crack* 的碎響。他又看見孩子們了，從孩子們的頭上把方才從屋頂上剝落下來的小東西，小心地企圖用手指搔扒下來：

「噯噯！孩子們的頭髮……你也不給她們弄一弄啊……裏面全有『活』玩意了！」

還不等她回答，她的嗚噓却代她作了回答。待她能這樣說時：「活玩意什麼活玩意？」她的臉變得發紅，顴骨上好像塗過了上好的胭脂。

孔春停止地看着她，輕輕點着自己的頭，他好像預感似地想到了什麼，又似自己在決定什麼。無

意義地在這屋子裏僅有的空地上走了兩轉又抹回來——他的頭髮和鬍鬚全飛蓬着，眼臉有點拖下，整個的身形，在這屋子裏臃腫地旋轉，桌子上的燈火全蒙到了威脅，無節奏地在顫動：

「熱水有？我要喝點——這樣……你快死了！不吃藥……也不吃能保養的東西……不行……你不能死……我不能讓你死……」

他大量地喝着地爲他預備下來的水。她一樣陰沉地靜靜地看着他，除非必要，她從不肯浪費一句話。

「找什麼？」她看到他周轉地無端緒地尋覓着，她提醒似地問着他。

「我的帽子……」

「這裏……」她從炕角幫他把帽子尋到，接着說：「這時候要到那裏去啊？」

「不，不到那裏去……」

她看着他修理着自己的頭髮和鬍鬚，微微顫抖着手指在整平着被壓捲折了的帽沿。那帽子已經飽浸了汗油和泥土，牠沒有了固定的顏色，也沒了固定的形式。人可以任意說牠是灰色，或是黑……也可以說牠是一頂有遮沿的呢帽；也可以說不是，雖然牠原先會是一頂什麼人的頭上的呢帽來。頭髮和鬍鬚梳理好了，帽子托在手裏，暫時並不戴上，他以一個青年人的姿式，笑着摸過她的脖子。這使她將從她臉上退落下來胭脂，又開始帶着急度的升騰，在整個額骨上燃燒起來。她同一個第一次纔和男人接觸的少女，多少帶些不安的意味，埋下了自己的眼睛。記憶的箭，像一顆不期出

現的慧星，從那颯急流走着的過去的光照裏面，照見了她們的十五年前。他的更粗野的手臂，那時候總是在她的脖子上勾捲地出現着，她幾乎每次全可以從他的身上尋出麥粒或豆粒來。他那時就是個碼頭夫。

這慧星似的光芒很快地就不再照耀她了，橫在她眼前的是那凌雜的垃圾，炕上睡得是狗一般的孩子們。從窗口望出去，那是在她的意念中幾年來總是加增着恐懼、憎惡，現在牠是正在狡猾地內顫着雜金屬似的光的松花江……

——牠們終有一天也要吞吃了他呀！

對於孩子們她也是這樣想着

——他，會爲了他們碎了自己的骨頭……

她憎惡着江，也冷淡着孩子們……

「我要出去。」他把腰間的搭布，緊了緊，使那拖長的穗頭掖起來，隨處要顯出青年人樣的敏捷。

「你睡吧……我明天早晨就回來……」

「你又要去趕夜班嗎？」她的聲音有點顫，勉強沒有嗆嗽起來。

「覺得力氣很好……晚上沒有風……大白的月亮……比白天好……明天白天不去扛了……

……再有風……趁現在儼多……」

他拉開門走了，她也忘記了阻止他。



第一次呼吸到新鮮的從江上飄過來帶點涼味的氣流，他連續地起了串不能克制的寒顫。那一條多脚蜈蚣似的江橋，更顯得僵直地伸展着。在橋頭的南端揚旗上，正在閃換着紅綠的燈光。一刻一列夜車開過來了，不甚遙遠地震鳴着汽笛。當車穿過橋上時，雖然小得玩具似的，但空曠地起着騷響，似乎這橋要被崩頹了。

在列車無留戀地穿過了江橋，從越來越不清明的遠方，還可以聽到那一致的機輪的輾軋聲。橋頭上揚旗的燈光又在變換了。

沿着橋的兩端，無窮無盡地延伸着土崗，他竟聯想到孩子們明天去到鐵路附近拾煤的事情：

——噢！常常靠近火車……在小孩子們……這不是好事情啊！還是去拾煤渣吧？到那些垃圾堆上……

當快要經過江橋的下面時，他停止住了，要回去說給孩子們明天不要跟冒兒眼去拾煤，還是到附近垃圾堆上拾些垃圾吧……可是從崗那面，靠近船場的方向傳出來的人們吶嗚的騷音，留止了他。立刻是一種新的，不可遏止的馬上需要發洩的力量，貫串了他的週身。他向身後望一望——那低陞孤獨的小屋子，已經看不到了，祇是一帶不甚曲折的長堤，長堤外面開闊地流着的江波……他的家好像被那現在望不見的沙灘壟埋了……記得在他才離開那屋子時，行不到幾步曾經回頭望過了一次，牠是那樣值得侮蔑，猥瑣而低陞啊！恍惚看見他的老婆，也出現在那門口向他探望着……船場的燈火，紅亮着。人們爬上爬下。在日間擺在那裏的小販們有的還在，那個賣餃子的嘴裏還

是不住的帶唱地數落着，鐵勺子敲打着鍋沿……

蒼白的堆棧那邊的糧袋的山，又陌生地增多和增高了——孔春有點強直的腿，當第一步踏上跳板的時候，好像微微感到一點顫抖，但是這很快地就變成熟習了。

「來一個——夥計！」他向遞糧袋的人們開始喊叫。

### 三

和船塢那面遙對着，這面是一帶連綿起落的煤底山。山腳下來去滑走着成列的載煤車。車廂爲了經久作同一種的使用，同其他的機件相似，變成黑色的了。祇是軌條的背脊和車輪接近軌條的部分，却更顯得光亮慘白，每次走動起來，像一個什麼黑色大動物的牙齒，在那裏開開合合。同時又像這樣永久單調的和軌條嚙嚼，感不到了興味，常常在發着似乎要企圖掙脫開的騷音。所有這裏的土地，連靠近鐵道近傍的樹木的皮膚……全爲了這同一的色調渲染着了。運煤的人爬上爬下，盤走着每個煤的山峯，除開從他們時時發出來的騷音，這是在證明那是在動着，如果他們不在動，不有這騷音，這些看過去，你眼力再好些，總不會馬上就指出什麼是煤，什麼是人堆積的地方。

當每一列空着的載煤車從堆煤區的欄柵裏，顯着無力而虛空地溜爬出來時，孩子們總是強盜似地撲過去，爬上車箱，向外投擲着車箱積留下來的煤塊，球一般滾着，有時也夾着些哭叫聲。很快這騷動就會隨着那爬去的煤車肅靜下去。散在每處，各自驗看着自己的獲得品。有的已經離開了，去到街裏自己主顧的地方賣掉去。有的還是等候在這裏。——冒兒眼靠坐在牆根，正在吸一枝紙烟，小牛

和小馬坐在他一邊。

「冒兒眼……走啊……不去賣嗎？」一個猴子似的孩子，經過冒兒眼的跟前，略略一停止，狡猾地看一看冒兒眼的袋子和筐籠——那有一點點不成樣的煤塊——笑着說。

「滾你媽的蛋吧……管我賣不賣呢？」

猴子似的孩子侮蔑似的向冒兒眼映了一下眼睛，嘴巴扯到一邊，指一指他的筐籠說：

「爲什麼不去賣再多了你的筐要擱不下了……」

你敢冒兒眼要立起來的時候，那個孩子顛着自己肩頭上的凸凹不平的小煤袋跑了，開始參加進了那去街裏賣煤的一羣，冒兒眼還是繼續吸自己的香煙，他鎮靜的吸煙的姿勢完全像個大人的樣子。一隻好的眼睛，還微微有點睜，輕蔑地在看着對面的土堤上正在經過的開向滿洲里的列車。列車過去了一刻聽到了車行在江橋上隆隆的聲音。這聲音也沒了，他又好像在察看着游動在遠天上的雲……

小馬和小牛呆呆地坐在他的身邊。他們失却了垃圾堆，也好像失却了一切的能力，她看一看自己筐籠裏的煤，僅是那樣幾塊，她要拉着小牛重新去拾垃圾。

「牛，我們走吧……到江邊去檢吧……」

孩子要準備跟姐姐去了。

「不准走——等着拾煤……把這個先給你們……」冒兒眼把自己筐籠裏所有的煤，全傾入

了小牛的筐裏。孩子看看自己的筐，看看冒兒眼——他不理他們，只是掉轉的吸着那段煙尾——向姐姐說：

「他把煤全給我們了……爸今天在家睡覺……」孩子知道他的爸爸在家裏睡覺，便不會有餓子吃。姐姐看見了煤，又怕冒兒眼生氣，也不敢走了。又安安地坐在冒兒眼的旁邊，半張着等待的眼睛。煤車不斷的來去，孩子們不斷的聚起來又散開……那黑色的怪物閃亮着自己的牙齒……那黑色棉絮似的煙，好像在添補着天空白色雲和白色雲之間遺落下來的嫩藍底空隙，不斷的從煙囪裏盤捲突出……汽笛金屬味的聲音，有意無意的在尋找解答……尖銳的震蕩着。

這些全擾亂不了冒兒眼，他不同一些孩子們聚散，他連睬那些煤車和孩子們忙碌的興致全沒有，祇是若有若無地同小牛說：

「你爸……那老傢伙……怎麼今天不去抗了呀？」

「爸累了……昨夜一直抗到天明……你去找我們他才回來……」小牛的姐姐代回答了。她總是有點恐懼着冒兒眼，不懷什麼好意，平常他是那樣蠻橫。

「小牛，你爸待你好，你媽待你好……人全說你媽是孀姐兒出身，是真的吧？」

「你管不着……牛……我們走吧……不和他這壞種在一起……」

姐姐嘴裏噴着憤怒的泡沫，腦背後的小辮子拱起着，樣子要哭了，拉着小牛的胳膊就走。

「等一等……不准走……等着拿煤……」冒兒眼粗着聲音，望着遠方——一列煤車開來了，

慢騰騰地——他立起身來，把自己身上的衣服零件，安詳地包紮着，別的孩子們已經剩得無幾個，並且他們是祇等待檢取從煤廠開出來的空車，對於滿滿盛着煤的車廂，這是艱難。

冒兒眼笑一笑向小牛說：

「小心，不要叫煤塊軋破你的腦袋，你蹲在這裏吧……教姐姐跟我去……」接着他又向其餘的孩子們高叫了一聲：

「小兔子們……今天不准來搶我的煤了……誰敢……我要了他的命……」

每次其餘的孩子們總是拿自己弄得的煤塊一樣，當冒兒眼從車上跳下來……孩子們已經跑淨，每人全要弄得比冒兒眼多。他自己常常是祇能落得很少一些，並且還是他們偶爾落下的一些碎塊。如果在鐵道附近尋得過久了，也許被巡查的人們看見了，那時他還得逃跑。

因為他過度強橫，孩子們總暗算他，全和他生疎，笑笑嘻嘻地遠着他。在他從車廂上把煤塊滾下來，他們總是在他還沒有下來就跑了……冒兒眼雖然在後面叫罵，他們也還是噤噤格格地笑着，跑着……顫動着肩頭上的煤袋，他們知道冒兒眼是不懂得記仇恨的。

「今天……你們誰再敢……搶我的煤……非軋破你們的腦袋瓜子不成……」他又重新喝叱了一遍。這面孩子們雖然和往常一樣彼此嘻嘻哈哈做着鬼臉，表現着他這話不算什麼，可是誰也不敢再去等待冒兒眼從車上滾下來的煤了。

「冒兒眼……有了老婆……就不顧朋友了……」

孩子們有的這樣說，向小牛和小馬這面唾着口水。小馬也輕聲的還罵，戰兢兢的隨在冒兒眼的後面。冒兒眼已經爬伏在鐵軌旁邊窪下的地方，避着開車的眼。不甚遠地他聽見孩子還在這樣大聲叫喊：

「偷煤的呀……小倆口呀……新討的小老婆娘呀……」

他只有回頭指一指切動着自己的牙齒，因為煤車離得太近了，他不能去和他們相打。

太陽已經沉落，還有些湛金色的光條，從西天的雲層背後，閃亮在江水上面。渡客遊逛的小船，像一些初生的蚱蜢，不甚靈活的隨處踴動……

冒兒眼此時變成一隻多脚的猿猴，用着一種特殊的敏捷攀上了煤車。從這一個到那一個，跑着，向下面投擲着煤塊，孩子們亂叫，小馬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好，眼見地一些閃光的煤塊接連地投落下來，有的滾入路旁的枯草裏面，也有的粉碎在沿路的石頭上……她紛忙，嘴裏亂叫着小牛：

「快呀……拿你的筐呀……檢那大塊……小塊別要呀……向這面點呀……你們敢搶……」

冒兒眼！冒兒眼！他們又來搶啦……」

冒兒眼從車尾上安詳地爬下來，手裏緊緊握着一枚煤塊叫着：

「小王八們……再敢動我的煤……軋碎你們的頭……」

孩子們貪婪地亂轉着自己的眼睛，用着自己的布袋遮掩着筐裏剛纔搶得的煤塊，嘴裏嚷着：

「我們多啣搶過你的煤呀？你不能聽你小老婆的話呀……咱們是老夥計呀……搶點算狗屁

……」  
冒兒眼並不來分辯，就用手裏的煤塊向站在前面說話最多的那幾個，無選擇地投擲過去。接着就近拾取第二塊也投擲出去。孩子們跑開了，很快又集在一起，並且高聲地警告，他們要去報告看煤廠的巡查人。

「等着吧……冒兒眼……我們去告訴去……」

孩子們開始了計議：

「我們去報告老頭子……一定……」第一個被冒兒眼用煤塊投着的孩子，他尅打着沒有幾塊小煤的筐籃，尖銳地提議了。

「不，我們爲什麼報告那老傢伙呀？不能賣自己的伙計……冒兒眼平常多麼大方……他弄下來的煤……並他不全要……」

「你們……全弄得那樣多……怪不……你們……」第一個提議的，把自己的筐籠抖擻了一下說了：「我自己去報告……」

「你敢奸細……我們揮你在鐵道上……讓車輪軋碎你……」

「快快……冒兒眼你還不跑啊？那老傢伙來啦……」

從欄柵那面轉角，那個喜歡喝酒的俄國老巡查出現了。手裏揮掄着一根粗的棍子，脚步蹣跚，帽子貼着後腦，在很遠就可認出他那特出的紅色的酒糟鼻子，懸下地跳動。不靈活，醉言醉語，用那沒有

威勢的聲音和語句喊着。孩子們好像並不怕他，直到他好不容易走近了，大家才玩笑地走開。他們引逗他發狂，檢取路旁的石頭或煤礁投擲他。

冒兒眼站着不動，他眼送着小馬小牛跑得遠了，別的孩子也散向四方。但是他們並不馬上就跑開，還在貪戀那散在路旁的煤塊，一方面還在喊叫：

「冒兒眼，還不跑呀……奔你去啦……」

老巡查因為抓不到別的孩子們，正在發狂，在他經過鐵道時，用手裏的棒子接連擊打鐵軌，又幾乎爲了枕木摔跌在地上。像個鳥雀尋找食粒似的，拾檢着煤塊，一面向冒兒眼這面奔跑。

「小老鼠們：我今天非打死你們一個……你們儘教我吃苦……」

他的棒子掄得發着風，向冒兒眼的頭上劈過來。冒兒眼微微一側身，棒子劈空了，接連第二棒子又橫掃過來，冒兒眼已經看得出老傢伙是在用了所有的力氣，帽子落在地上了，僅有的幾根頭髮起着無秩序的飄飛，眼睛赤紅着像要由那斷崖似的眉骨下面，鳥巢似的眼盂裏面迸跳出來。嘴巴拉開，幾顆僅有的牙齒，森立的向外顯露。

「老猴精……留點力氣喝酒吧……這又不是你家裏的煤……」

「小老鼠……」

經過了幾次努力，老巡查的棒棍掄起來，不再那樣起着風聲了。孩子們在這個機會，檢拾了所有的煤塊，遠遠的破着嗓子叫着，拍着手。有的已經溜開。



冒兒眼看得清楚，他知道沒有再和這老傢伙牽扯的必要了，他準備要逃走。老巡查却不肯放輕他，雖然他每一次掄起來的棍子全被冒兒眼躲開，每次浪費了氣力以後自己總要增加着喘息和暈眩，但是他並不肯放鬆他，這回他必須要把這偷煤的小老鼠們抓住痛打一頓，好洩一洩每次他從煤廠管理他的人得到的侮辱：

……老東西，再這樣懶惰……就滾蛋……你只管打呀……打死一個偷煤的孩子算什麼？廠子會負責交涉哪……

老巡查一受了申斥，就決定要打死一個偷煤的小老鼠，可是喝過了酒，他就這樣向人也許向自己說了：「偷點偷點吧……反正廠子的煤……他們總偷不完的……那偷煤的老鼠仔們……最大的像我的孩子一樣大呀……我從來不打的孩子呀……」

所以每次當他值班，孩子們總是說：

「走，今天是老猴子值班啊，他祇叫，不打人……」

今天他却要決心打倒一個孩子，他追着冒兒眼：

「跑了不算小老鼠……今天你得捉住你了。」

他跑得是那樣不靈活，緩慢……冒兒眼祇是不在意的快一快脚步，一刻他看見追他的人慢下來……他又停止下叫着：

「來追呀，老猴兒精……」

「追呀，老猴……」不甚遙遠站着的孩子們，把手圈在嘴上，作成播音的喇叭也威脅的叫着。天有些昏下來了。人的眼睛開始朦朧，老巡查在一處陷下的乾水窪跌倒下來，他努力地站起，繼續地追趕。嘴裏不再用中國話罵了，夾在喘息裏面，用錯落的下流的俄語罵着了。

冒兒眼祇是回旋的跑，在這草場上檢選着不平，和有着泥濘的地方跑。孩子們散淨了，各自去尋找自己的主顧。他看一看自己筐籃裏的煤，祇剩了很小的幾塊，有的是他爲了跑時自己扔開，有的是遺落了。他想着小馬和小牛他們已經到家了，他從筐裏隨便摸出一個煤塊，投向那個老巡查說：

「回去吧，拖着牠……誰喜歡要你這玩意……」

冒兒眼像一隻鳥兒似的不見了。老巡查還在自己旋轉，一刻又跌倒了，他這次却沒能起來，較遠一些看去，祇是一團球似的黑東西在滾轉……

從煤廠裏已經聽不到了人的吆喝聲，載煤車也不再出現，祇是那接連的煤山，較日間看起來似乎更沉重，烏黑，嚴峻和密接。圍牆上面，每條欄柵的上端尖銳得相同狼的牙齒，祇是狼的牙齒沒有這樣整齊。

冒兒眼他發見了老巡查爲什麼這次跌下竟滾在地上不爬起來了呢？他疑心也許這老傢伙故意引誘他去看他，好抓住他！他搖搖自己幾乎是空了的筐籃，把僅餘的幾個煤塊也不要了，干淨的使牠空起來，才又向老巡查騎着的地方看了一眼——天是更暗下來，那個球樣的東西，是不是還在湧動，已經分辨不清——他唾了一口唾沫。

「滾蛋吧！老狗熊……使什麼鬼呀！太爺不上你的當哪！」

當他走開幾步，又停止住了，同時一個很奇怪突的思想擒住了他：

——他跌死了吧？人命！

他跑開，可是在他意識清明一些，又停止住了。他想他也許是喝醉了，在一些巡查之中，他並不恨他；他常常叫他作和善的老狗熊。他決心要看看他。冒兒眼也認識他的兒子和老婆。那是一個更胖的俄國女人，他的肚子隔離着他的眼睛和脚尖。他們就在煤廠那面一所小木房裏面住。

在冒兒眼還距離那球樣的東西幾丈的地方，他已經聽到那老人的鼾聲。起始他總是疑心他是在裝作，伏下身子，讓那冬天留下來的枯草遮蔽着自己，頓聽着。鼾聲一刻比一刻蠻野起來，他又試驗着用一塊石頭投過去，鼾聲依然沒有改變，便決心爬過去。

一股濃濃的酒的氣味靜靜地發散着，他摸一摸他的前額，不經意他的手觸到他的眼下，他感覺到似乎有着着淚水從他的臉上爬過了。

——追不上人……哭了嗎？老傢伙！

跑到鐵路近邊把他的帽子尋回來，給安置在臉上。他想不能這樣讓他睡下去呀，廬子裏的官員查露他，他們會把他攆走。應該去通知他的老婆。

他熟悉那所孤獨的小房子，從窗戶已經放出了燈光。那個龐大的黑影正在窗裏面轉來轉去……

……他不去打門，却把臉貼在玻璃上。

「喂，你的老頭子醉啦……躺在那邊草地上……」

起始老婆子受了虛驚，眼睛圓着，張開手臂，叫不出聲音來。待她認得出那是他丈夫所要捉拿的偷煤賊冒兒眼，她尖叫着撲向冒兒眼，貼着的玻璃，樣子像要打碎玻璃，立刻就抓住他的頭髮。

冒兒眼安詳地退開，等待她出來，他好再向她解釋一遍。門暴亂地響着，胖女人，手裏提着一條粗棍子，他並不聽冒兒眼的話，祇是無理解地追着，連串地尖雜地叫着……冒兒眼祇好引着她，先跨過老巡查的身子——他的鼾聲還是很放肆地響動——喊住她：

「站住吧，老渾蟲……他就躺在那裏……」

他擔心地也許被絆倒，可是她好像十分熟悉這鼾聲，立刻丟開了棒子，伏下身子。

冒兒眼遠遠的望着，他本想過來幫同她把他扶起來，他又不敢，怕那個女人會代她的丈夫捉住他。忽然是一串警笛的尖叫，從那面發出。這警笛的聲音，鋒利的刀一般地刺着了冒兒眼，他開始感到了戰慄，他知道無論什麼時候這警笛對於他總是不利的。雖然他的腳開始感到了沉重，他的意識却清明，知道非跑開，立刻便會有人來捉了他。

跑過了幾條僻靜的街，聽着後面沒有什麼聲音了，才擦一擦流出來的汗，筐子還掛在臂間。沿着牆陰各處的黑影，茫然地走着……

街端盡處，江阻住了他。船塢的方面也變成了空蕩。賣吃食的小販也隨着糧船，擗夫等等不見了。祇是那些糧袋的山兀立不動。和東面的煤的山，雖然在夜間，也好像彼此無言地競爭着高峻和雄偉。

「呸！」他向脚下的江水寬心地唾了一口。搖一搖肘間的籃子，沿着江，經過江橋的下面，走向了孔春家裏的方向。每走一步，他的腸胃開始感到一種不斷沉墜似的空虛。

——老傢伙值班的時候，再不去偷他的吧！

他這樣決定地想過了以後，便停住了不再向前走。雖然孔春那所孤獨的小屋子已經完全逞現在他的眼前，從窗口射出的燈光也看得分明。他轉回來，行了幾步，又轉回去一直奔向小屋子的窗口。小屋子裏每夜堆積垃圾的地方，現在被閃光的煤塊佔據着了。孔春和他的老婆，兒女，正在圍坐着吃夜飯，也許是講談着那煤塊的價值和故事。可惜冒兒眼的耳朵是不甚靈活的。

爲了看見那從碗裏升騰起來的熱氣，他的腸胃似乎更加增了沉墜的重量。

——進去分一點煤去賣吧？

不知爲什麼，他思想終於從那所小屋子的窗口離開，反走向了夜的市街。

#### 四

船塢近傍賣吃食的小販們，照常是用鐵勺跌打着鍋沿，「Da-da-dan……」地響，不過帶吆喝帶唱的叫賣聲沒有平常那樣高亮了。

碼頭夫們，有的拖長地睡在堤的石板上，有的在翻找自己棉衣服裏面從冬天一直養到現在吸入血的小蟲子。他們得住牠們互相比較着大小，數着腿腳的數目，有時也用石頭軋開，看一看誰的血色紅。貪吃的人，便流連在賣食物的板凳上，和老板閉磨着牙齒，有時也賒一杯酒或是一碗餃子吃。

吃。

「再賒一次吧？」

「不成了……人太多……買賣小……墊辦不起哪！……多包含……」

「……」

「……」

一連幾天了，全沒有一隻糧船開進來。整個船塢除開幾隻泊近岸邊等待修理的破船以外，顯得空曠了。相反的在船塢外面的遊船却日見增多了。江對岸的樹林、草地、鐵路路基的土堤上……全被未春的綠色裝點着了。從江那面挾着春的氣息，時時飄過來遊春人們的歌聲。也時時挾雜着更加濃重的魚腥似的氣味。這是從街市裏傾流出來過量多的那些污水和垃圾發生的。

「兄弟們……這些糧船全死絕戶了嗎？一隻也不進來啊！」

孔春蓬亂着頭髮和鬍鬚搖搖曳曳走在堤岸的石板路上，一刻又用一隻手撐到前額，向遠方不停地周轉地相同一個閱兵的司令官檢閱着。

「那開下去的兩隻又是兵船？」

他也許爲了自己的眼力不足，便企圖扯起輪在石板上的一個正睜眼看天的年青人：

「你的眼力好……看看……船上有砲沒有？」

「砲，當然是有啦……看你喝的樣子……小心滾到江裏去……還要靠近那邊去……」

青年人並沒有起身，祇是把頭側一側——不錯，沿着江流的中心，正有兩隻距離不甚遠的，裝了鐵板的兵船，尾接地駛下着。不過，砲却是沒看到，祇是裝載一些發白的木箱和馬匹，人在上面走走動動。

「不來，是不來……來……就是一大批……」

他又搖曳地走向那邊了，嘴裏反覆地說着，無疑是關於糧船和兵船的話。

「只要兵船一下去……糧船就不容易上來了……人還怕胡匪會埋在糧袋子裏哪……可是扛了這些年了……還沒扛到一個裝人的袋子咧……」

「老孔，你的老婆要死了嗎？」誰在這樣問他呢？他停止住尋找，但是在這一堆躺臥坐……笑着的人羣中，立刻他沒有尋到誰。

「呸！你的老婆才要死哪！誰說話的是誰？」

「那樣俏皮的一頭鳥兒……竟死在你的手裏了……」

這其中有知道孔春的老婆在年青的時候是漂亮過的，嘆息着。

他走動起來更顯得搖曳了，像蒙到了什麼刺傷，從這人堆離開。後面的人聲笑得愈高，他的脚步就愈忙亂。這笑聲是幾千條的芒刺，在追逐他，貫過他的皮膚，集中到他的心。他疑惑，她真的現在也許死在炕上了？孩子們不在家，沒有鄰居，她的呼叫聲，也許祇有那江波給與他一些回應。也許她什麼聲音也沒有就把一切完結了。清楚地記得，當早晨他出來的時候，她睡着了，除開那急促動着的胸膛以

外，那已經不再像一個活着的人。她現在好像不再擔心着他，也不擔心着孩子們了。

遊春的人們的笑聲和歌聲也好像看不見的芒刺，從江上飄過來刺痛着他。他又想要到煤場那面把孩子們尋找回來：

——現在竟指仗孩子們了……！

一種自尊心使自己的感情蒙到了羞恥：

——我是作老子的呀……怎能指仗着孩子們……在煤車下面四周動着，用手搔刮着，瘦老鼠似的一些孩子們，忽而又被巡查們趕開了……自己的小牛和小馬也在裏面……當他作扛煤工人的時候，他是常常看到那些孩子，爲了偷得一些煤塊被巡查們頭下脚上地倒綁在電綫柱上。

——我渾塞了心竅啊！怎能叫孩子們去幹這個呀！不能，一定不能再幹下去……我要工作……向遠看去，江面上靜蕩蕩地，除開那兩隻越來越小的去剿匪的兵船以外，便沒了往來的船隻。

——明天或許有一隻糧船從什麼地方來吧？

在圍牆的欄柵外有一列煤車停止着。孩子們在下面爬來爬去，巡查們的棍子帶着恫嚇意味的在手裏消遣似的打着掄旋。時時像個牧者似的喊着：

「小東西們……又向近前湊嗎？沒臉皮……快給我離遠一點……」

於是，將要靠近欄柵門邊的孩子們，馬上走回來了，又在那已經經過大家幾多遍搜尋過的地方，尋檢着。最後連那較豆粒大一些的煤塊也不肯放過，拾檢到筐裏。



小牛和小馬也正混在孩子們羣中跑來跑去，他們並沒有注意到爸爸來尋他們。在小牛最近已經斷了希望，他知道爸爸現在碼頭上沒有糧袋抗，就沒有餘錢背着媽媽給他們買吃了。

「牛，不要到煤車跟前去看啊……」姐姐警告着他。

只要大一點的煤塊，他們總是被別人搶奪去的，如果冒兒眼不在跟前。

「姐，冒兒眼怎還不回來呀？」

「小點聲……一刻就回來了……」姐姐向有巡查轉着的地方簡單地望了一望，仍是低下頭裝作在地上尋檢着。

「小牛……」孔春彎着眼睛，拍着手掌儘可能地笑着。第一聲小牛沒聽見，還是姐姐先發覺：

「牛爸爸來啦！」

孩子們一齊跑過去，小牛顯得過度的猛撞，頭抵在爸爸的肚子上亂叫着，爲了這不經意的衝動，孔春竟退了兩步，搖着鬍子說：

「啊……你這小牛……真是快成一頭小牛啦！要撞倒我啦……」

小牛察看地想着：

——他又有糧袋抗啦吧？

可是樣子不像，爹爹的脖子沒有發紅也沒有爆起白皮，身上也看不出有糧袋遺落下的塵土。他搖着他的手無把握地問：

「爸，有糧袋子抗嗎？」

孔春低下頭垂視着那孩子揚起的小臉，搖一搖頭說：

「小傢伙……等兩天吧……等兩天……船就會上來了……那時候……多多請你吃啊……告訴我……冒兒眼怎不在這裏？」

「他不常在這裏呆……他今天說——」姐姐看一看那個掄着棍子的巡查走近來，便把要說的話咬斷，握着爸爸另一隻手遮掩似的搖轉着。

「喂老孔……還是你呀……？」

這個巡查認識孔春，他顯着傲慢地無顧忌地響亮着嗓子，同時又是鄙夷似地向那兩個孩子投視了一下。孩子們立地感到一種針刺樣的猥縮不安。

「哦……你還在這裏哪？你胖了呀……」孔春平靜地回答着他。這個人開始揚聲大笑了，他這笑聲使那邊正在尋找着煤塊的孩子們全蒙到了驚愕。他拍一拍孔春的肩膀頭說：

「你不如前幾年 *Buan*（註）多了！鬍子頭髮全見白了啊……咱倆上下不差一兩歲吧……看我……」他拍一拍自己的肚子和頭頂——他的肚子看來確是很飽滿，頭頂頭髮雖然不多並且也有了白絲，但是頭皮却是綳緊的閃着油汪汪的光。

「我怎能比你哪……」孔春緊一緊眉毛，使兩個眼睛從他的身上移開，來看自己身邊的小牛

（註） *Buan* 即強健的意思。

和小馬：

「不用檢了……我們回家吧？」

「不——」孩子們搖一搖頭，姐姐說：「我們等冒兒眼回來一同走吧……」

「這兩個全是你的孩子嗎？我看他們常和冒兒眼在一起哪……那是一個賊骨頭……孩子們要跟他學壞了……前幾天那個俄國老巡查被他給打倒了……他還到他家去送信……真是賊胆……後來把那老頭子拾回去的……我們正想要得住他……送他到什麼地方去……至少也得把他綁在電綫柱上一天……——小東西們，一眼不見你們就向上湊啊……」

一列煤車開進來了，孩子們正在企圖接近牠。經了這樣一喊，又退縮下來。

「將來總得想個根本辦法了……這裏一個拾煤的孩子也不准來……你不要叫你的孩子們再幹這營生了……這有什麼出息呢……咱們是老熟識，我勸你……在這裏的孩子們……早晚是要受傷的……比方——」他突然離開了他們，向煤車近邊跑過去。一個正要爬上煤車的孩子，滾下來了，其餘的從下面正在行走着的車輪空隙跑向了鐵路那面。

跌倒的孩子被捉了去。

「爸，我們走吧？」小牛小臉白白地，眼睛閃轉。

「不怕，有爸爸在這裏……」

孔春拍拍孩子的頭，問着小牛：

「冒兒眼……到那兒去啦……？」

「冒兒眼他說不准向誰說他在那裏……他要偷多一點煤……就這幾天不再在這裏了……  
教我們也不再在這裏檢了……」

小牛不再恨冒兒眼，三人變成了好朋友，誰也離不開誰。冒兒眼沒有家，常常就住在老孔的家。

「今天出來他說：『你媽病得很重……應該請先生吃藥……你爸爸沒有活幹……我們得多弄點煤了』……他還說，今天要弄不到多的煤……他也不再到我這裏來……他還發過誓，再也不想在那個老俄國巡查值班時來偷煤……」

孔春有點感到迷惘！向江那面望過去，還是看不到一隻糧船的影子，遊春人們的歌聲，琴弦聲隨着江風，在煤廠裏面扛煤的吆喝聲間斷下去的時候，偶爾也可以聽到。

在溫暖的陽光下，所有對岸的樹林，更煥發着透明的綠意。

「走，回家吧！」他默默地手領着孩子們，眼睛細着超視向江面的極處。

……  
冒兒眼幾乎是一整日在這煤廠的附近轉走。登上煤廠東邊的敷設着鐵軌的土崗，向下面鳥雀一般地探視着：這整個的煤廠就是煤的世界，嶽一般聳着高峻的圍牆，圍牆上面顯露着狼牙似的鐵的尖齒，這是排列得很整齊，尖齒與尖齒之間，無條理地組織着帶着棘齒形的鐵絲網，即使一隻靈敏的鳥雀，想要從這孔隙裏飛過，也要留下牠的羽毛。

幾多條標直的或是有些慢性彎曲的鐵軌，發着光，像束結着銀條帶似的，從北端的門貫穿過煤廠的院心，一直敷設到江濱。在江濱的碼頭下，來去着載煤的各式各樣的船。

扛煤的人們總是無間斷地，在每個腫脹的睡着的野獸似的煤山上面，爬上爬下……巡查們經常掄旋着棍子，隨處走着。

在平常冒兒眼和他的伙伴們出入的地方，現在完全不中用了，全遭了斷絕。

「呸！鬼骨頭們……幹事真絕……連一隻耗子也不准進去了。」

他焦灼地跑到這，又跑到那，起始想找幾個同伴計議一下，可是他得到的回答總是這樣：

「這有什麼辦法啊？除非變成一隻耗子，有幾個巡查比貓還利害哪……」

「呸！這成什麼話？作賊還等人家給你開大門迎接你嗎？飯桶——」

他自己決定了，無論怎樣，在今夜也要弄一條道路的，若不然他就再不到孔春的家裏去了，也不再作這偷煤的小賊。他實在不能再忍受地看着那個女人，是那樣的難堪地整日整夜地喘息着，而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在她還沒病倒的時候，她待他親切，相同自己的兒女。在他有了記憶以來，從沒有誰待他這樣親切過，他沒有親人也沒有家，人們接待他的全要用打罵和侮辱！侮辱和打罵鍛練成了他的靈魂的外殼。爲了生活在孔春的家裏，他這般的硬度竟變得柔軟起來，好像他離開那個小屋子裏的空氣，那個女人……便再生活不下去了。

——她不能死啊！

冒兒眼坐在土崗上面鐵軌的枕木上，望着江面上在黃昏的烟氣裏穿走的船隻。手裏用一塊石頭打着鐵軌發響。打着打着……驀然一種在冒兒眼從來沒有過的，近似酸味的感覺，侵襲了他，他沒有聲音地哭了！

「搨呀，搨呀……莫要撒懶呀……」

掌籤人的沙噪音，混和着小販們的吆喝着的叫賣聲，鐵勺敲打鍋沿的騷聲……又開始破碎了。這船塢裏的寧靜，在牆根，在靠近岸頭的石板上……已經再看不到那些仰天舒適睡着的人，閒談着的人……他們好似被看不見的焰火燃燒着了，颯急的跑着……從船上到倉積的地方，糧袋在每人的背肩上，不像糧袋，成了人們的玩具，成了沒有重量的棉花團。

「幹呀……老孔……好治你老婆的病……」

同伴們帶着真誠的大笑喊着，他祇是無有改變的彎着眼睛在笑，勉強走着輕捷的步子，作着賣俏的姿式。在跳板上每行一步他的鬍子要加急着抖擻……

船隻又要擠滿這不甚廣大的塢蕩。這船塢的形狀，近似一具龐大胃臟的斷面，從那開口流進來的船隻，全是那樣飽滿笨拙地，鵝似的安穩地浮走，按着順序停下。所有船上的人們，幾乎是從一具類型裏澆製出來，全是那樣疲乏，落寞，呆板地在臉上刻滿着紋皺，無論青年或老年。那些近似栗色的身體，爲了常年作着一種勞動，胸腰變得勾曲，腿肚盤曲地浮彫似的堆結着過多的脈管，有的肌肉樣子像是過度地發達了，反覺得不調協。

風吹擺着每隻桅杆上的風車和風旗……

孔春對於這些，他全熟悉的。他不注意他們，船上的人們似乎對於這船場的任什麼也是熟悉的，他們彼此好像無感染似的在這龐大的胃臟裏被消蝕着，排洩着……

爲了從那面的垃圾堆和街市裏排流出來的穢水，傳播過來的魚腥味，喚醒了孔春：

——噢！今天該給孩子們買點什麼吃了！孩子應該吃點油水了……小孩子總得常常吃點油水

……還有冒兒眼……他爲什麼昏夜沒有回來呢？噢！這是個野慣了的孩子……

他決定再搗完兩袋，把錢湊成可以買一付藥的數目以後，富餘的錢便給孩子們吃了。自己也想喝一盃酒，換換精神，今天再搭一個夜班。在早晨臨孩子們去拾煤渣的時候，他說：

「看見冒兒眼哥哥，叫他回家來……不要在煤廠左近蹺了……他們要抓他……」

在他出來的時候，也拍一拍妻子的前額，寬心似的笑着自己的眼睛：

「有糧船進來了……很多……等着吧……你的病就要好起來了……」

她祇是擴大着眼睛，冰凍了似的看着他額上停止着顆顆的汗。

「喂！老孔……你的孩子們來找你哪……」

他的意念被打斷，用眼睛尋找着孩子們。

「爸爸……爸」小牛緊站近岸邊，向他張着手，姐姐跑在後面，他們像要一直跑上了跳板，別人

阻止了他們。

「那不是你們的……小東西……」

「爸——冒兒眼……冒兒眼哥……綁在電綫杆子上了……腦袋沖下……」

孔春正捂着糧袋爬走向岸上去的跳板，他不能停止，也不能抬頭，祇覺得週身起了一種體解似的鬆軟，掌籤人的吵叫，就不再聽到了……這整個的船塢也和他斷了關聯。

## 長江上

一九三六，二，五，晨，上海。（海燕第二號）

荒煤

長江上

落着細雨的天，江上簡直像張起了一口大霧網。渾濁的江水顯得更渾濁了，浪似從江底擁起些黃泥向上翻，只望見黃沌沌的一片。

江上看不到什麼，無盡無際的是那不斷飄灑的柔絲樣的細雨。

船一只沸水鍋子似地發出單調的「嘟嘟……嘟嘟……」的聲音來，像是漚壘地蠕動着。

下艙裏，充滿了一股發霉的溼氣和鴉片煙氣，蚊子在看不見的角落裏高興地哼，混着那熟睡的人們底鼾聲，叫人感到了難耐的沉悶和困倦。

有三個小茶房弓着腰，圍着一隻矮的四方檯子，「賴字」，一面跟着那個——水手躺在床上

●是「上大人」紙牌中之一種，流行於長江中部及上游民間。



却把大腿攔上二腿，用一種困乏的低悶的嗓子在唱花鼓戲的李哥，有勁無力地接着尾腔噯噯的哼。茶房頭老張和火艙底伙食老板杜胖子兩個靠着一盞烟燈躺着，老張瞪着那灰黯的眼睛瞅着自己手裏的活潑的烟杆子出神，那煙泡子在焦黃的手指上，一時黃澄澄地變成透明的，一時又瀰了變成乾臭蟲殼子，一時又滾得挺結實挺圓的……杜老板拿着烟槍還沒吸完一高筒子煙，却發了迷癮睡着了，頭滾下枕頭，在那厚唇的嘴角淌下一條蜘蛛網絲般明亮的口涎，直滴到黑華絲葛的小交襖底肩上，一張胖臉在慘淡的煙燈光前顯得越法蒼白，濃眉下的青黑色的眼圈於是也越法顯得清楚了。

對面高鋪上獨眼龍，那個肺病患者退伍兵直挺挺地躺着；他一隻左眼裏灰綠色混淆着，顯不出眼瞳來，於是他常常用那一隻眼好像望不清楚地去瞅人，臉是方形的，黑粗的頭髮把額頭蓋得很低，額頭上却仍然被刻劃着幾條憂愁的皺紋；眉毛很稀短，好像是因爲不願意存在那對不好看的眼睛上而脫落了一些，鼻頭很大，嘴唇發着烏紫色，嘴角有些向下歪，被什麼牽扯着似的。他原是一個活跳的人，所以也常發笑，有時甚至打着哈哈笑個不停，但是因爲病和它趁這當口趕來的悲抑和憂悵的折磨，他底性情竟變得有些無常，往往會突然襲來的哀愁一下就擊到悲癡裏了。他現在癡癡地瞪着一隻眼望着杜老板，像是被那甜熟的睡容逗得他想睡，但他睡不着，一兩個蚊子不停地在耳傍嗡嗡叫，似一個討厭的女人在嗚嗚地哭訴一些他不明白的東西，引起許多隔着一層紗幕朦朧的思念來纏繞他，他憤然地去伸手一拍，却打在自己底臉上，而且打重了，於是不禁撲刺笑了一聲。可是頓時

就有些煩躁了，揮去不遠的蚊子故意般又飛了回來。

他稍稍抬頭望望別的人，都睡得那樣安穩；蚊子就好像祇來煩擾他，他便不耐煩地喃喃罵起來了：

「他娘的雜種！芝麻大點的東西也欺人！」

「你罵哪個？」老張一驚，抬起頭來問。

獨眼龍不做聲，祇衝着老張一笑，但老張側着頭去望見杜老板那過迷癮的樣子，就作出一種自以為是會意的微笑來。

「哎，到蕪湖嘍。」老張笑眯着小眼，扯着杜老板底一隻袖子叫道。

「唸雜種，趕快……」杜老板叫聲趕快，還沒有睜開眼睛就先爬了起來；等到揉開眼睛知道是上了當，自己也笑了，露出了黃得惹人厭的一顆金鑲的門牙：「我說咧，剛過九江，哪裏就到了？」

老張笑道：「你再趕快，到南京了。」

「小羅呢？」杜老板想起來地掉過頭把四周一望，問道。

「三買辦請上樓吃飯去了，」老張把那細小的渾暗的眼睛睜睜，奸滑地微笑着說：「快到了還不打打交道？」

「有麼交道打的？」杜老板裝着懶懶的不高興的神氣說：「那點把『貨』」（指鴉片）做人情都不夠！」

「莫見你的鬼小羅昨天自己還說，」老張做了一個手勢，又亂搖搖手，但倒底也沒說出一個確數來——「這趟水把上趟丟的都要撈回來……」

杜老板臉上滿不願意地打了個呵欠，把老張下半截話止住了，仰着頭跑了出去；這裏老張覺得着了個無趣，便也打着呵欠，好像十分疲乏的樣子，但停了會，到底忍不住那口氣，就低聲地詛咒了一聲：

「抱姆媽×的！」接着又好像就忘了，用嘶啞的喉嚨不知哼些什麼地唱起來。

獨眼龍瞪着眼睛看完了這齣趣劇，心頭有些惘然；他有些生疏似地看看老張，從前這個在肩上抗着一條扁担的時候，雖然和藹，有時也有些好漢子底不讓人的脾氣，一點不苟且，那是可以從那豎起在平廣的額頭上的兩條濃眉和一雙小的但是銳利發亮的眼睛上面看得出來的，現在，是什麼使得那眼睛失神的十分蒼黃的臉上顯得那樣怯弱而甚至覺得卑劣呢？他那樣顯得可憐而又懦鄙的笑裏像能容受任何凌辱一樣，難道是老了麼？獨眼龍一面覺得他底這個老友可憐，一面又感到適才杜老板給予老張那樣的態度的難堪，不禁憤然地罵了：

「他娘的雜種！人家的婆娘要他說好，別個自己都不瞞……」

老張一怔，但斜睨了獨眼龍一眼，頓時很聰明地明白是爲了什麼，祇冷冷地道：

「伙計！又來了神？」

「我麼樣？」獨眼龍沒想到老張竟是這樣，氣憤地叫道：「我又怕他，他娘的雜種……」

「你看，你看！」老張堆滿一臉簡直是在這時候令獨眼龍憎厭的笑地說，「你這是跟那個賭氣呀……還是……？跟人家跑腿，吃人家的飯——你管這些閒事做什麼？」

「我管他扒鳥！」

獨眼龍想到自己祇是爲了老張，但老張却那樣說，於是不願意做聲了。

「那不完了，」老張隨即又用一種親切的類似安慰地責備地說：「我說，你就是這樣的脾氣……」

「不是這樣的脾氣，」獨眼龍鄙夷地說：「我如今吃這碗烏飯？」

「那就是了，凡事總要自己想得開。」

獨眼龍有些心傷，盯了老張一眼，像是發覺了他身上失去了一些東西，而且很利害地變了——

他那樣佝僂着身子躺在煙燈旁，簡直像一條受傷的溫馴的狗；他甘於這樣蜷縮着，陰黯的潮溼的下艙裏的空氣，不分什麼晝夜的日子，鴉片，賭，一個或兩個除開家以外另有的女人……這一切都習慣而且似乎滿足了。

「爲什麼要這樣過？」獨眼龍惘然地沉思起來。

李哥剛下牀準備出艙，忽然朝老張笑道：

「你這張×嘴哪個都說不贏你！」

「這個把馬×的吧！」老張一骨碌爬起來，李哥却早已跑到艙外去了，留下年青的爽朗的笑聲

在滿艙蕩漾；接着，一羣乾枯的嗓子也都鬨然地笑了，像落雨時候亂嘈的鴨子在艙裏亂鑽。

獨眼龍却打一個翻身把一隻耳朵側貼着枕頭，悶燥地想：

「這有什麼可笑的呢？一羣豬……」

二

「查票——換票——噉！」

李哥提起了嗓子跟着查票的在前後喚，賣弄自己底喉音似的。

江上那口大霧網漸漸往緊收攏了，黃昏在那亂麻樣的細雨中顫慄了。

獨眼龍倚在下艙門口，啣着煙頭，出神地向蒼茫的江面眺望，老張坐在一條長凳上吸旱煙管，沉思着什麼——在他們面前，一隻老鷹在空中寂寞地翱翔，上下飛迴。

對岸遠處綿亘的山影包圍在灰濃的暮色和霧似的雨中。

「不要抽下，偏是下抽娘的！」老張使勁吹了一口，把還燃着的灰燼吹落在地上熄了，快意般嘆了口氣道。

「莫說不要下，趕着這當口，還可以種點子蕎麥。」

「這時候吃麼嘍？這如今種田的哪裏還有隔日糧，像前清……」——獨眼龍衝着他一笑——「你笑，這怕是麼假話？這如今一天不如一天，二十多年以來我就沒見過好日子。人過劫，不是這就是

● 蕎麥是一種耐乾而且收穫得很快的農植物。

那，年年總鬧災荒，你是沒有看到，前年大水該淹死多少人……」

「我怎麼沒有看到？」獨眼龍想想，回憶地說：「我才看見多哪——一家老小，七八口人，一條麻繩結着，淹死在一起……」

「那是，有麼法子！」

老張把旱烟管橫擱在膝上，用手托滿是絡鬚鬚子的下巴，皺着兩條豎起的濃眉，讓渾濁的小眼給壓得更小了，顯得十分朦朧。

「那裏——」獨眼龍突然指着那山頭都被雨霧遮蓋，異常落寞地靜轟的山影，感懷地道：「一天曉得死多少，還打不完的——越打越多——快打了四五年了，當兵的簡直恨死了那些山……都不情願打。」

「——唉，都是沒得法子！」

獨眼龍使勁把吸剩的煙頭彈一個旋轉落到江裏去了；他噓一口氣，眼睛還是朝煙頭落下去的地方凝視；他說不出爲什麼有些煩躁，抱着一雙胳膊在胸前，心口沉重得利害。他唾了一口吐沫，注視着江上忽然用奇怪的聲音唱了幾句歌：

……

你唱我也唱

都唱長江好荒涼

你唱神龍一條像長江

我唱牠滿身都是窟窿窟

你唱我也唱

長江年年淚汪汪……

不知是歌的悲懷呢，還是他記憶起什麼，他唱了幾句歌便垂着頭沉默起來——船棧下江水流  
走得很快，但還是送來幾許嗚咽聲，他越法惘然了。

「喂，獨眼龍！看見老杜沒有？」——驀地有人拍了他一下肩頭，問道。

獨眼龍回過頭去看，是癩子；他身後站着一個三十歲模樣的女人，一張黑黑的臉，很有些雀斑，在那薄薄敷着的粉底下顯得異常刺目；一雙眼角向下微歪的眼睛，圓睜睜的像一個討厭的孩子驚愕  
着，但是在端正的鼻子底下有一張很動人的，不大的薄唇的嘴——這不是一種一點都不能引  
人愛的女人。

「在『瓜拿馬子』房裏。」老張像是不屑於搭腔地說。

癩子微笑着搔搔腦袋，領着那女人匆匆地走了；女人是小脚，走動時，大的臀部不住地轉螺子般  
搖擺着，獨眼龍望着那背影起了一種慾念，但隨即又似覺得厭惡地噓了口氣，說：

「這種婆娘！」

●「瓜拿馬子」是對於水手頭子的稱呼，爲 Quarter-Master 之譯音。

「老杜的『皮絆』」●「老張卑視地道：「——半開門●……是麼好貨？」

「——你莫假充正經……」

猛然，船尾喧嘩起來：咒罵聲，笑聲，還雜着女人底哭聲。癩子底乾澀的嗓子在人叢中格外叫囂得利害，一頭亂噪的老鴉一樣。

「關我鳥事！——關我鳥事！」

癩子一路叫着往下輪裏來，他時時站住了脚，又開腿，把兩手攔在檔下，做着猥褻的姿勢那樣叫。船尾上的人望見那樣子，都哄然大笑，使癩子覺得十分得意。

「這是做麼事，」獨眼龍忍不住笑地道：「發卵瘋？」

「你說，」癩子搔搔那禿頭，手忙腳亂的樣子說，「——關我鳥事！他又沒有掛牌子說不見客，我曉得他老人家有麼事！咯雜種，裝那種鬼樣子做什麼，我又不是你的當差的，擺那種格把哪個看把姆媽×的！我討飯你要飯，蓆子比地板高，也只高得那些……」

「你說了半天，說的哪個？」老張攔着癩子說，「你看你這神氣，說又說毬不清楚，搖頭擺腦的做麼事？」

「還有哪個？」癩子唾唾涎水刻薄地道：「杜大爺，他『你家』的太太——曉得他媽的麼貨？要

● 「皮絆」即妍婦，為湖北土語。

● 「半開門」私娼。



找他，我是好意，領着那婆娘船前船後找他。雜種見了面，一話不說就兇他娘的——哪個帶你來的……  
：「雜種，不是看着我帶來的……他怪我，關我鳥事！我曉得那個是找他打票的，他說近來沒有好生意窮了，我是特爲存心來出他的醜的，見不見他娘的鬼老子不沾邊，要不然，我打一張票都可以，到南京，塊把兩塊錢的事！」

「啞雜種！」老張打趣地說：「你跟她打張票，可不就沾了邊？」

「嘿，關我鳥事！」癩子一又開腿，手又攔到褲襠下去了，接着自己却笑了，斜盯了獨眼龍一眼，淫猥地低聲道：「伙計，要不要我跟你拉皮條……」

獨眼龍微笑地不做聲，但一會，想起什麼的，欠欠身子歪過頭去，裝着鄙夷的神氣咒了一句：「這種婆娘！」

「莫裝佯——我早看出來了。」

「你看出麼事來了？」

「你瞪着一隻眼吞涎水，哈哈……」癩子一扯身就跑了。

「他娘的雜種！」

獨眼龍一扯身過來想追似的，却看見迎面走來了老杜。杜老板一面還在兇狠狠地惡咒着誰，鼻旁兩條弧線下垂鬆弛着，讓一張厚唇的大嘴突出來，活像這一部份是在那白胖的並且端立的臉上，是特別安上的另一件東西；他那發愁的神氣就像不已假做出來的，因爲多肉的臉上顯不出什麼皺

紋來幫助表情。

「伙計！」老張輕輕地，並不像對老杜說：「怎麼又掀熱被窩？」

「啞雜種！麼事熱啊涼的……」老杜一開口就嚷了。

「做麼事，做麼事嘍？」老張還是輕輕地說，而且還笑了：「莫捉着我出氣吵！」

老杜一屁股同老張在一條櫬上坐了下來，但又馬上站了起來，一面爬上梯子，一面自言自語道：「我一肚子不耐煩，今天找到我——活見他娘的鬼！」

「你惹他做什麼？」獨眼龍等老杜上二層去後，向老張不高興地問。

「嘿，我蠻可憐他！」

獨眼龍望着老張那付眯着眼微笑，出神地搖着腿的神情，就猜到他又裝些什麼新樣消息到肚裏了，就要求道：「談談？」

「哪有那撇脫？」

「娘的雜種——」一根「小大英。」

老張搖搖頭，不滿意這代價，自己却極力忍住笑。

「兩根，」獨眼龍伸了兩個指頭，接着又加了兩個，但一面就擺着手道：「再不說拉倒！」

「有人看出了老杜底那個婆娘，嘿，嘿，快打主意了！」

● 那撇脫，就是那樣容易或便宜的意思，是漢口土語。

「是哪一個？」

「獨眼，獨眼龍！」老張笑得只打嗝，高聲叫着：「一隻眼瞪着涎水哈……哈！」

獨眼龍沒想到老張打了半天謎，却是在自己身上打轉，不覺發了怔，隨後好像越越覺得自己糊塗得可笑地也大聲笑了，扶着船棧彎着腰；但一會兒，因為大笑的煽動，他喉管發癢，很利害地嗆咳了；好容易才止住後，那適才笑紅的臉變得蒼白起來，狹短的額上並且沁出一些些細汗，身上突然起了一陣熱癢，皮膚長了疙瘩般發癢，同時，頭還感到些兒暈眩。

他因這突來的襲擊而感到自己身子的脆弱，一下子就異常地感傷，他無神的紅眼裏盈滿了一泓淚滴，把胳膊攔在欄干上，頭抱重地倚了下去。江水在靜寂的黃昏中潺潺地流得更響了，怯弱的浪頭瀆瀆地撲着船棧，立即被拋向後面去，像爲了被遺棄而悲哀地啜泣了。獨眼龍覺到一陣空惘的悲抑在胸中發酵，塞滿了；沉重的頭緊壓在胳膊上，身子在向一個深坑裏墜落下去一般；他在掙扎，因爲這原因而出了一身冷的微汗。

「你，你麼樣？」老張吃驚地問。

獨眼龍搖搖頭緘默着，一面却又悽然地想：「人有個麼味……」

「該是又想到你屋裏？」

老張站起身來，親切地同情地拍拍獨眼龍底肩膀也在那裏呆住了；他想不出什麼慰撫的話來，能說些什麼呢，這樣的世界，這樣的日子……

因爲夜之翼已經殘酷地張開，那隻在曠江上飛徊的老鷹悲悽地叫了。沒有地方回去，也不知往哪兒去，風且是無情地挾着雨滴擊撲着它。

什麼都被黑暗吞沒了，但好像聽得見有掙扎的呻吟。

三

下艙裏黑了，天也黑了。

雨還沒有住，聽得見浙瀝瀝地滴着響，在船椽上。汽笛不時扯長了聲音，如同一個巨人在曠野之中寂寞地喊叫；可是那聲音也使人感到沉悶，好像雨已經織成一口大網籠罩了一切，什麼都給壓下在那不見形的陰鬱的潮溼下面去了。

艙中，在角落裏，一隻破碎的蜘蛛似的圓燈的光，慘澹得可憐；不特在「嘟嘟……」的聲音中打顫。船有些顛簸，人像躺在搖籃中那樣易於入眠。軒聲就和一只大汽球般慢慢漲滿艙裏了。

老張躺在煙鋪傍邊，要從那盞豆般大的燈火裏獲得些溫暖似地縮身子，打瞌睡，時時因爲烟杆子或是烟槍從手中脫落下來而驚醒了，又眯着眼睛打煙泡子或吸煙。黯光照着蒼黃的臉上堆滿陰影；眼皮鬆弛地蓋着小眼，絡頰鬚子的下巴就像一張陳舊的橘子皮，不大端正的鼻子歪着身子睡熟了，一動也不動，這樣，那一雙較威武的豎起的濃眉也就無從顯示一點兒氣概來了。

獨眼龍不時地噲咳着，常常弄得急促地呼吸而不能入眠，老是睜大眼睛凝視着自己上面的鋪板。臉是陰黯的灰色，於是顴骨更覺突了起來；嘴脣簡直是和死魚頰裡面的烏烏的血一樣的颜色。

老張聽見獨眼龍一陣利害的咳嗽後的喘息，上了一筒煙，問道：

「要吸口煙麼？」

獨眼龍點點頭爬下鋪來，嘆口氣。

「怎樣？」老張憐憫地問。

獨眼龍悽然地擺擺頭，接過煙槍，嗞嗞地吸完了一筒煙，閉住了眼睛。停一會，他忽然睜開眼睛向

四周瞪了一眼，突有所感地向老張歎道：

「老張，我怕活不長了。」

「莫見鬼！把子咳嗽算麼事……」

「真的，」他苦笑了一聲，傷感地說，「你不曉得，吐血好幾年了。」他站起身，有點無力地又想爬

上鋪去。

「你就在這裏綸一下——那，你還喝酒吃煙？」

「我心裏難過，」他又坐了下來，「橫豎好是好不了的！」

「心裏要放開些，莫往絕路上想吵！」

「說怕不是那樣說……」但自個兒却又凝着神去想了：那一切都是那樣恍惚；遠遠得不可捉

摸似的，連自己都說不出要想些什麼。

「你看，你又在想什麼？」

「沒有。」獨眼龍打了一個呵欠，裝個不經意的神氣，一面掩飾地隨便找一個題目問道：「今天十幾了？」

「十三罷。」

「後天七月半……老張，後天你跟我買點『包袱』來燒燒。」

「你跟哪個燒？」老張奇怪地問。

「唉，一個同棚的兄弟……我年年都燒的。」

「你怎麼還信這一套？」

「不是信不信……」他搖搖頭，顯得十分悽涼地說：「我是盡心，他總是說：伙計！我不比你，你還有家，我呢，一個孤老……我死啦，你跟我燒點錢紙……他娘的雜種！我這如今不也是孤老一個？」

說着，心頭就又辛酸起來，甚至眼睛都有些溼潤，他伸手拭了拭，強自爲慰地苦笑了一聲，說：「簡直不是好樣：總是無緣無故地要哭哩！他娘的雜種！一個人東南西北跑多少年，見了多少怪事，多少傷心事也沒有落過淚，這如今一挨就他娘的想哭……」

老張很懂得般點點頭，却找不着什麼適當的安慰，接着嘆息一聲，就又擺擺頭了。

「你在外面搗了幾年？」——老張忽然想起來似地問。

「七八年吧。」是回憶地說，「七八年也熬到一個小排長哩！沒有意思……儘做他娘的缺德事；我做秋夢，當初只想熬到一官半職積點錢回家，哪曉得命差點都送掉了，走也走不動。如今回家，家也

沒有了……他娘的雜種！」

「你做麼事回來，在外面不是搗得蠻好的？」

「我想看看家。」——像孩子般口氣。

「唔，你也不想，七八年，不勞一個大回來，你婆娘靠麼事過日子？」

「我，我也不怪她，我只想哪天碰見她，問問我那個呀。」

「那呀就是見了面，怕也認不得了……」

「我認得，」他固執地說，「他那右眼角下有個小疤……我一巴掌堆到地上跌的。」

「你，你——」

老張只想叫他死了心：這種世界，四處鬧災鬧荒，曉不曉得是還活着，就是活着，這麼大的地方，在  
哪裏碰得見……可是，他望着那個，癡癡地呆着那樣迷於冥想之中，又把話吞了下去。

汽笛忽然沉悶而遲鈍地鳴——鳴——在空曠的江上長叫了，像含着無限悲淒在什麼重壓下  
吃力地迸發出來似的；接着，報時鐘響了起來，深脆嘹亮的聲音插了翅般在暗夜中飛到每個艙角裏  
來了，是午夜了。

獨眼龍仍然沒有點睡意，不時咳嗽着；但不咳嗽的時候，他那樣死板板地瞪着眼沉思——從那  
死呆的眼色看來，也就可以猜想到他想的是一些多麼枯寂的東西，老張像有些害怕這沉默，但又沒  
有力量打破它，用可憐的小嗓子哼着幾句沒有腔調的戲，顯然地，他也沒有好精神，哼了幾句却把一

聲嘆息來結束了他。他睜了獨眼龍一眼，心裏暗暗地想：

「沒想到活跳跳的人，幾年不見會變到這種樣子——這樣陰！一天到晚，腦壳裡在想些什麼？」

獨眼龍陡然起了一陣劇烈的咳嗽，咳的時候就像有什麼在他看來不矮的身體裏面用一條東西綁緊了，他佝偻着腰簡直不能抬頭，嗆得眼淚都流了出來。他使勁抓着鋪椽站起身去，一面却在大咳中提高聲音，苦惱而暴躁地捶着自己煽動的胸膛斷斷續續叫：

「你說，你說……」他喘息着，那分不出是痛苦還是憤怒的眼淚在那突出的顴骨上迸流。「我活着有麼意思……咳咳……我活着做什麼……」

在這喊叫中充滿了對於生底憎恨和絕望，他底臉又痙攣地在澹淡的燈光下閃着青光。如同一個人受着酷刑在死命地掙扎，使人覺到可怕，簡直不敢去逼視。

老張霍地跳了起來，一把抓着他底手，竭力制服着他。他想他平靜，但他繼續絕望地喊叫掙扎，兩隻手在胸前亂抓就像要裂開胸膛；一種慘厲的聲音在陰霉的滿牆迴應着，把其他熟睡的人都叫醒了。好幾個人上來把他制止住了。他這時候已經軟弱無力了，胸脯煽動着吐出沉重的喘息，眼睛呆瞪着四圍的人，順着頰沿流下了幾顆渾濁的淚滴。

「做麼事？這傢伙！」老杜張大了突出厚唇的嘴，驚奇地問。

老張揩着額頭上的微汗，低着頭憐憫地望了死般躺着的獨眼龍一眼，祇擺擺頭。



老杜望了一會覺得無味，便伸了個懶腰；當他扯身走回自己底鋪位去的時候，他腳踐着地上底痰一滑——他低頭一望，看見堆血，不禁下意識地打了個顛。他一下連想到他那個在家裏咯血的女人，想到這女人跟他養了一窩，大大小小五六個，還有自己底娘和女人底娘……都靠他在船上掙，想到這現在長江一天一天破爛了，靠着包二十三個人底伙食是不能賺幾個錢的，所指望的就是鴉片土底私運，然而這是一種冒險，貨丟起來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的……

「明天這担『貨』到南京總不致於麼樣吧？」他想，身上簡直有些寒慄——他眼前顯現出一付全家墮入絕望的悲慘的景像來，他躺在床上把眼睛閉住了。

……

老張低着頭望着潮濕的地板那堆痰裏面的不鮮紅的血發怔，好一會，他抬起頭來嘆息地悄聲說：

「何苦是病，怕是別麼事可以由你性子去的！」

獨眼龍一向就有性子，可也是一個硬朗的漢子——二十多歲的時候和老張在碼頭上是有名的兩條搗担，他們肩上很可以擔得些份量的——當獨眼龍覺得不願意再過碼頭伙生活就去抗了槍桿以後，老張也到船上去當茶房頭子去了；可是現在，不在兩年前，獨眼龍又回到漢口的時候，變得軟弱多了；他找不着那不知奔往何處的老婆和孩子，而且身上帶着病，然而他性子依然還有的，兩年來跟着老張在船上，他已經不少次表示懣倦要走了，他不慣於這樣平凡而又充滿污濁的生活，下艙

像永遠臨不着太陽照耀的臭泥水坑一樣埋。

風在空曠的江上叫着，船身顛簸得利害了，嘟嘟地抱怨着風底任性和雨底嗚咽。人倒還是睡得很甜蜜，也許在做着好夢，鼾聲是多麼勻整而安穩，像一隻大汽球慢慢地漲滿了陰闇的潮溼的艙裏——可是這聲音裏面常常夾着一兩聲悠長深沉的嘆息，厭倦了什麼一樣。

四

……哎喲，哎喲……轟隆！哎喲，哎喲……轟隆！

伸手摸到姐姐的屁股邊喲……哈哈……嘿！

伸手摸啊！哈哈……哎喲，哎喲……轟隆！哎喲……嘿！……哈哈……哈！

香干子，五香干子，哎喲……太太做點好事啊……先生太太，小姐……

船到了蕪湖碼頭，頓時叫囂了起來。

貨艙裏在裝卸鐵路軌條，在工人沉重地叫着哎喲的聲中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響來。船尾上，上來了一個不到十六七歲的女孩和一個滿臉飢色的婦人在唱小調；女孩憔悴的黝黑的臉頰上敷着下等的刺目的脂粉，穿件不合身的粗糲的紅色旗袍，被人羣包圍着，從眼光中看得出她是如何地不慣於這種生活，驚惶而困惑；婦人不熟練地拉着那聲音像秋雨般柔軟而繼續的二胡，可憐地露出黃牙來向四周狂叫的人羣發笑，但這比哭還叫人難受。圍着船棧，有一些用數塊壞木板紮成的筏，或是一個大一點的木桶，裏面坐着兩三個襤褸的枯槁的婦人孩子或老人，仰着頭齊聲向船上哀叫，持一根

長竹桿——上面縛着一只小布口袋——伸到人面前要錢。小販老鼠般瞅着船裏的空處鑽來鑽去，驚慌似地快聲呼喊著。

傍晚時分，雨這時住了。天空還是灰黯地呆着臉子，望不出哪兒有點較清朗的邊際。江岸顯得冷落岑寂，江上汽笛的聲音彷彿聽得到岸上的迴應。

獨眼龍頭部昏沉沉地躺在鋪上，船裏幾乎是走空了（祇一兩個火伙睡熟着）寂靜得連蚊子底哼聲都聽得見，他想着什麼，深沈地做起夢來。

他夢見他好像還在碼頭上。這時候彷彿是黃昏時候，炎熱並沒有隨着西去的太陽消逝，晚風把江上被晒了一天的蒸熱挾上岸來，灼着人們要爆裂的胸膛，屈曲在貨包重壓下汗透了身子蒙着灰塵的人，像禁受不住地響着吶喝聲，一隊螞蟻似地蠕動在船艙裏，甲板下和堆棧裏，尖銳鈍重的汽笛聲音，起重機骨鞭鞭的聲音，貨落在船艙裏轟隆隆的聲音，叫販、掌籤及碼頭工人的呼喊聲……融合成一片震耳擾攘而又諧和的聲音，彷彿一切要崩潰爆裂了之前發出的騷亂，盤旋着飄散到蒸熱的空氣裏去。這時獨眼龍在江岸階石上吃着老婆送來的晚飯，四歲的孩子用天真無邪的大眼睛望着那一些喧鬧的人物露出一種近乎愛悅和感動的神情來，踩着小的赤脚，尖聲叫喚着……

「怪物……」獨眼龍在夢中糝糝糊糊帶着欣喜地低喃：「他娘的雜種來，爹拖你抗碼頭去，上大洋船去玩，看見沒有多高的烟囪嗎——嗚地叫來哈……怎麼打赤脚，小雜種，看你爹抗你……哎，哎，哎，呵，呵……哈……哈……」

哎喲，哎喲，轟隆！哎喲，轟隆！伸手摸到……哈……哈！摸啊……

獨眼龍睜開眼睛望望，黑沉沉地，望不見什麼，艙外人們底粗聲的哈哈衝進來又消散了，不可捉摸地形成一團的沉重地壓在他底心口上。他嘆口氣又閉起眼睛來……他嚇了一跳，高長樹大的豎在他面前的像是他底孩子，模樣兒全像，就祇有一張冷峻的臉不像；他望着那橫實的身子起心去握一下那粗大的但是有力的手，可是那個倔強地一轉身就走了，不認識他一樣——祇是他清晰地覺到那個底注視裏面充滿了一種親切而又忿怨的眼光，他懂得是爲什麼。可也說不定，那並是厭倦了這生活，屈曲在貨包重載下的吶喝是多麼陰沉的啊！那個消逝在那一羣裏去了，他眼力已經不能夠把那個再捉住或分辨出來了；那一羣像是一條火道上匍匐地掙扎着向上爬，憎惡，厭倦，煩躁及因炎熱而困惑無力，一齊用沉悶的聲音簡捷地歌唱了起來一般，那聲音似完全浮蕩在另一個世界裏，很遙遠。他對於這聲浪原是十分親切的，他生活在這裏面過，但這時他感到生疏，甚至畏懼，這聲浪會吞沒了他或是壓倒他的……就來了，一片黑闇蓋住了他。但是，哎喲……哎喲……轟隆，轟隆……他看時，望見一些人底頭，手，脚或是肚腹在面前迸飛，掛在黑壓壓的樹榭樹梢上，並且還流着噁心的血；轟然槍礮聲中常聽見尖厲悽慘的一兩聲呼喊和鄰近令人悚然的若有若無的呻吟，幽靈似的嘆息，大地在顫慄，髮髻月亮與星星都因震撼而墜落了，四圍找不出一線光明……他四肢亂動戰地掙扎，汗是雨般浸透了他底身子了。他窒息地拚命地喊叫，一切都嘯嘯響着地朝他向下壓來……

獨眼龍從噩夢中醒來，吃力地喘息着，模糊地聽到艙外亂雜雜地喧鬧，各種淫猥的咒罵都混淆

在一起了。

因為調笑那個唱小調的女孩，水手們和幾個兵士爭論，嘲笑，咒罵起來了，一個伙伕——癩子挨了一巴掌，於是強壯的正無聊着的人像受了刺激似的，高聲叫着，罵着，揮起胳膊發狂般動手打架了。

李哥急忙地跑進下艙，大聲興奮地叫道：

「起來，起來！伙計給八爺們揍了！拿傢伙去……我×他先人！」——扯身又跑了。

艙裏幾個爬起身，一面揉揉眼睛，一面就中了魔般詛咒得惡狠狠地衝了出去。

「這是爲麼事吵他娘的雜種！」——獨眼龍已經被弄得不能再睡了，聽着外面的嘈雜，歎息地詛咒起來。

——船終於拉了汽笛，悶窒而悠長，戀戀不捨地驅逐了在她周圍叫囂的人物，開動了。岸上的工人好像滿意這次的生活而發出歡欣般的呼聲；但船上底人們又漸漸平靜了。有幾隻水鳥追隨在船尾飛，江上被漸深的黃昏蓋住了的浪頭現出灰暗的顏色來，怨訴着什麼地流走了。岸上底燈映着淒涼的眼睛，閃幌着，像是蒙了淚滴。

茶房水手們又懶洋洋地回到艙裏，艙裏潮溼而陰黯，雨却不知爲什麼那樣傷心地又在外面滴起來了。人底滴才興奮了一下的心又沉落了。

「伸手摸啊，摸到姐姐的……嘿……」有人還留戀那女孩唱的小調。

「喀雜種」老張好像厭惡地唾口沫，說，「摸你自己底卵罷！」

人醉了樣笑了，聲音煩擾地在艙裏迴應着，要脫逃出似的，獨眼龍憎恨地把頭不耐煩地縮進被窩裏去了。

不曉得誰在問幾點鐘，一面抱怨船在蕪湖停得太久，到南京會太晚了。

「哪裏有那些鐵條裝？」——「修鐵路哈——有人說要從漢口修到南京哩！」——「那好，長江輪那還走麼事，火車裝貨該多快？」——「你曉得今年公司裏賠多少？三十幾萬！有麼貨裝，有貨裝，哪裏還肯裝鐵條吵？」——「我看再過幾年長江會變成死江了……！」

人都嘆息了，像爲了想到以後冷落的長江而哀悼。風也又挾着江水悲泣了，討厭的雨搭搭地擊着窗子，形成串串淚滴往下流。

祇一會兒，人又睡的睡了，忘了一切地打着甜鼾；有人在喝酒，有人躺在烟鋪上從剛才那個唱小調的女孩談到女人身上，談到剛才的打架，談到一個姓王的某人把兩担貨丟了，急得要跳江——老杜在旁邊聽到，那樣大的身子輕輕打了顫。

獨眼龍從被子裏伸出頭來，望望慘澹的四周一眼，聽到雨滴擊撲窗子的單調的低喃的聲音，感到難耐的哀愁和絕望的迷惘。

「這樣過，這樣過……簡直就在泥堆裏打滾啊！」

這樣想，就像覺得自己是落在一個黑暗的污穢的泥坑裏去了，他憎厭地打了個戰慄。

「蔡明鳳呵，站大街，思前歎——啊後想啊……！」——沒有睡着的李哥突然高興地大聲唱起

花鼓戲來。

「想個××！」

對於這一切，獨眼龍都異常地厭惡起來，覺得煩亂了……

五

「你真地下決定走？」

老張瞅着急忙打鋪蓋捲的獨眼龍，低聲問：

「你不是還有病麼……？」

獨眼龍回過頭來望老張苦笑了一下，祇用手擦擦額上底汗，就又回過頭去了。打好了行李，他坐

在鋪上微喘着，不做聲。

「你有病，怕是別的麼事？」

「總不是一塊要埋的骨頭，」獨眼龍自己對自己悽傷似地說，「何必還檢什麼地方？」

「我說，你再蹲些時再說——你這一下子到那裏去？」

「我過不了這種日子，」他堅決地說，「我想，我還是跑跑好……！」

……南京板鴨咧……看當天的上海報——小販用難聽的南京口音，未睡醒般無精神地躡上

船來叫船到南京了。

穿着藍色號衣的碼頭伙，一羣約莫有二十多，跟着老杜後面亂雜雜地叫笑。

「咯雜種！」老杜着急地回過頭去低聲說：「散開些吵，這做麼事？你底先人呵！」但沒有人聽他底話，只追着問：「胖子！有多少啊？」

「幾多？」老杜無可奈何地又笑了，「幾十擔！壓死你這些狗×的！」

「你媽的×！」有人笑着回罵了，「惹煩了老子們，乖乖，你幾個堂客都不夠賠！」老杜這回皺了一下眉，好像十分擔心地囑咐那些個

「伙計們！真要放小心些啊！我老杜一條命——……又像覺得把自己說得太膽怯得可憐了，自己接着苦臉地打了幾個冷哈哈。

從「瓜拿馬子」房裏拖出了一隻網籃，一羣像蒼蠅樣地圍攏去，各人掀開自己那寬大的號衣，在厚腰帶裏懷着一塊「土貨」（鴉片）揚揚地走了。老杜在旁邊瞅着歡喜地心跳，又下意識地担着憂地望望陰闇的岸上。——「乖乖！你放心吧！」不知誰這麼對老杜說，老杜也親切地開心地罵了：「我不放心你媽媽哩……」

等到一羣在跳板上蠕動着上了岸，不見有什麼聲息，老杜心定了。像是經過了一場噩夢，他站立在甲板上茫然地怔視着，喟然地吐了一口氣。驀地，不做一聲地有兩個人挨着他底身體走過去，他看是老張和抗着一捲行李的獨眼龍。他趕上去叫道：

「喂！你怎麼走了——是走麼？」

老張頭都不抬，獨眼龍祇向老杜苦笑地點點頭，默默地又向前走。



老杜起心想問獨眼龍上哪裏去，但被那深深的沉默壓住了；望望那有些軟弱的身子，想起這個平日不大談笑的孤獨的人底境遇，心中油然而起了一種親切的同情和對於自己生活底前途無從捉摸的迷惘。

站了跳板上，老張用手抓緊獨眼龍底肩膊搖搖，感傷地說：

「伙計，到了哪裏給我個信……」

獨眼龍說不出什麼來，祇點點頭。老杜想找却找不出一句話，後來陡然想到，一隻手在衣袋裏摸着一張五元的鈔票，一隻手就拍拍獨眼龍，囁囁道：

「你，你錢夠用麼？」——他拿出那張鈔票來。

獨眼龍一怔，隨即向他感激地苦笑着擺擺頭拒絕了。但老杜把鈔票塞在他手裏，固執地又好像不好意思地說：「不，你拿着，你以後還我好了。——我跟老張都是老朋友！我還有事，不送你了。」——他忙忙地走開了。

「好，愿你一帆風順……」

老張末了祝福着，鼻子都有些酸，揮揮手，却抬眼睛望漆黑的天。

獨眼龍茫然地走上岸去。

江上晚風吹着臉有點涼爽，使他稍稍清一些，他呼吸了一口，聳聳抗着行李的肩，覺到一陣無名的憂傷和喜悅——黑的泥濘的路有點兒滑膩哩。

老張望着獨眼龍在陰黯的燈光下搖曳着鬼魂的影子，漸漸遠去，被黑闇吞沒又吐了出來在街上幌了一幌，便像一個點子般消逝了，老澀的乾枯的眼睛就有些溼潤。

岸上遠處不明亮的燈亮恍如燐火，陰沉沉地。江流輕輕拍着船身好像怨艾船底停留，自己却又

不願等待地一面悲傷孤獨地流走了。江上是空曠而靜寂，死了似的。

老張又鬚鬚聽見獨眼龍在低聲悲悼地唱那一個不知名的歌了：

……你唱我也唱

都唱長江好荒涼

你唱一條神龍像長江

我唱牠滿身都是窟窿瘡

你唱我也唱

長江年年淚汪汪……

## 生人妻

一

(作家創刊號)  
羅淑

靠近沱江上游的西岸，重疊的山峯圍繞着一個盆形的山坳，只要不是落雨天，從早就有人和牲畜從那些小屋裏鑽出來，在山上山下活動着，但他們的形影往往容易被過多的林木遮掩住，使人會

疑心到這是一個無人的境地，到晚上，一片輕淡的，山裏常有的薄霧籠罩着隱藏在幽暗的樹林裏的幾點燈火，殘螢似的，加增了淒寂的濃度。

這時候，左邊山腰上，山茅和亂石中間孤零零的蹲着的那間矮屋，却破例的沒有點燈。他們，屋裏的一男一女，像受了極大的重壓，不言語，也不動彈，靜悄悄的，陷在這死一樣的岑寂裏。

這是一對賣草的夫婦，但這職業是從他們搬到這間屋子來時才開始的。房屋只有一間，原不是他們的產業，當他們出脫了原有的幾畝地和一幢平房時，一個鄰人正要把這房屋拆了搬往別處去，於是他們哀求道：

「我們莫得窠場，把你那間偏屋留下給我們住，送你這兩隻羊，我們只有這兩隻羊。」

兩隻羊換來的和在收穫的季節用來看守莊稼的「搭棚」相似的偏屋，陰森而黑暗，土牆上已有不少裂縫，挨近地面的牆根更佈滿了濃淡不勻的青苔。但他們却很滿意，因了牠，他們於是才能在對於他們雖覺得貧瘠，但是又離不開的鄉土上安居下來，漂泊的「異鄉人」的生活是多可怕呀。

兩把彎月似的鋌刀鋒利而有力，每天，他們彎了腰，低了頭，默默的四處找尋着可以割刈的嫩綠的草；有時因為要緩緩氣，伸直了腰幹，一塊躺在山脚下方整的麥田就擺在他們的眼裏，那原是他們的產業，那長着綠油油的麥苗的田！於是四隻眼睛對望一會子，又默默的各背過身，默默的低下頭，刈着嫩綠的草。等到一担裝滿了，男的獨自挑着向鄰村走去。

嘈雜的鳥雀在晚林噪鬧，金色的陽光從屋後茂密的松柏梢上費力的篩下幾點，裝飾了蜿蜒在

林裏的一條小路，男的挑着輕飄的籬筐迂緩的走了回家，這時籬筐裏裝的是從鎮上買來的一點點米粒，或一罐油，一包鹽。

過去生活的回憶所給予的懊喪，逐漸由「那兒打魚那兒晒網」的希望消滅了，他們仍然是勤懇而又勇敢的生活着，像兩匹極度飢餓的獸，明明感到自己的疲乏，却不能，不因為落到眼裏的食物而努力掙扎着，那怕食物不定會落到牠們的口裏。

坳裏不知從什麼地方又走來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隨時隨地都可以碰着，看樣子，他們好像是來搜尋什麼的。這一片本是空曠的山坳，好像一隻已經裝滿不能再多加一滴水的小盆，有新的滲進來，就得有舊的流出去，而流出去的正是和這雙夫婦同一命運的鄉鄰。從這時起，連鄰村也有了變化，男的一個挑了草，走到一些老主顧的門口時，再也看不見以前笑吟吟的臉，先是一聲嘆氣，過後就對他說：

「用不到你的草了，伙計！另走一家試試看！」

他另走一家，這一家又說：

「老實說，牲口養不起了，只要得着一點兒草，小崽子老早自己割去啦！」

失望嚙傷了他，他緊咬着嘴唇，默默的望着一担又潔淨又新鮮的青草出神。好幾次，他走遍他能走的人家，減低不能再減的價錢，結果他依舊原封不動的担了草回去。現在堆在土灶旁邊的一大堆，正是逐日堆積上去已經失掉鮮碧顏色的枯草！

也許是看見他的苦惱起了同情，無論對於什麼事情都熱心的九叔公，一天吸了隻旱烟管，戰戰兢兢的向他走來，太息一回之後，對他說道：

「打個主意啲，年青人，日子不是捱就捱得過的，麻繩子偏往細處斷，喊聲有個病痛呢……你兩個安心眼對眼的看着餓死麼？依我說，放她一條生路去，你那個媳婦兒，骨頭還硬錚錚的，怕什麼！只要你捨得多跑爛幾雙水巴茅（草鞋）」

這些話像石子樣的橫梗在他心裏，他不時陰沈了臉，坐在樹陰下，手摸着腿肚子想心事。但生活的環境老早就替他築下一道堅固的圍牆，想來想去怎麼也繞不開它這圈子，有時在無意中，他內在的目光偶然也會瞅到一絲絲罅隙，一點漏洞，然而一瞥即逝，他始終離不開擺在他當前的一切。這裏的山是蘊蓄着不少富源的山，有堅實油滑的可以換得大量金錢的青石，有成林的筆直的大樹，但對於他們却是怎樣的枯竭呢！他們只有希望那不費什麼，伸手就可以拾得像野草一類的東西。以前無人過問只要誰高興一躬腰就可以大捧拾得的青松實，現在不止一家去檢地衣麼，又要到秋深草爛的時節才有……於是他再往近處想，終於他的想頭只落在他妻子的身上。

「賣掉她去——落得大家一乾二淨……」

忽然一個黝黑瓜子臉的女人站在他面前，指着手裏提籃對他說道：

● 可以做成苦澀的像豆腐橋的東西，窮人往往弄來吃。

● 像木耳，據說是由腐草生長的。

「對啦！三爺爺不在家，三婆偷偷借了我六斤紅苕，說明納兩雙鞋底還帳，」她一眼看見地上蠕動的黑色小動物，「啣，螞蟻子那末多，你儘栽在這兒……回家吃飯去！」

見他不理睬，她軟軟的提着籃子走開了。

內疚像毒虫的口，在他心上惡狠狠叮了一下。「人家未必不是靠了十根瓜子扒飯進口的呀？」他想，他更沒了主意，頭於是垂得更低了。

在這遲疑難決的心境之下，他改變了他原是沉默忠厚的性格，他成天的睜着佈滿紅絲的眼，尋事吵鬧，只要誰觸到他，就惹起他的惱怒，他的妻子更是他發洩的對象。

「哎呀該死！」她失手把一碗煮好的玉米糊潑倒了，趕忙自己抱怨說。話沒完，一塊灶磚向她腦頂門飛來，她本能的躲閃開了，來不及憤怒，她就發現她丈夫的異常的樣子，反而驚惶失措的喊道：

「你怎麼啦？我的老子！一點兒小事，值得光火……這一頓飯不吃也算不得什麼的呀！」

「光火！光火！看見你老子就氣大……有你這瘟喪，老子沒得好日子過——」男的愈加暴怒了，咆哮着說。

「什麼？」女的也跳起來，「你成天青風黑臉，才是怪我拖累你？！這樣日子，我真也熬不下來……什麼了不起！」一扭身，她坐在一段權當凳用的木樁上，雙手抱住膝頭，就不再發聲了。

緊緊抓住最後一句話，再加她那冷然的神氣，同時一種男性的驕傲心，和無端的妒意鼓動了他，他鐵青的臉，顫聲地說：

「娘嚙！我明白，我明白！」——「壺中無酒難留客，」你老早生心哪？你看不起我！」他猶笑一聲說：「好！」就掉轉身子，頭也不回的走了。

他去找九叔公。

九叔公站在田塍上，向他點頭微笑着說：

「是個主意！事情包在我身上。」

兩天過後，他走來悄聲的說：

「對啦！——就是山那邊，胡家堰塘胡大，本鄉本土人，自田自地人家，四十多歲，沒耍過燒鍋匠，弟兄兩個，人口怪輕鬆哩。」他伸出三個指拇：「這個數目。」

哦！胡大那個慣在場口上找人喝酒，自己一毛不拔，誰提起都要吐口唾沫的瘦鬼。他他如今來提他的妻子？羞憤和屈辱壓低了他的頭，他沒有吐出任何一個字，他就轉身走開。

九叔公驚異的望着他，莫明其妙的儘抓頭皮，但看看他要走遠了，覺得不能不問他一句話。

「叫我怎樣給人家回話呵？」

「……」

「真是和你這人打不得交道！」他顯出十分不高興。

他見那人又把足足步停下來，略為躊躇一下之後，他聽見他說：

「好！算事，怎麼都行！」回答得乾脆而堅決。

九叔公更加奇怪了，他一直盯着他，直到看不見他的背影。

二

夜色愈是濃厚了，一股露豆花香的風夾帶點松柏和泥土的氣味四野盪漾着，土灶旁邊的草不時發出細碎的聲音。

兩個人什麼也不感覺到，靜悄悄的。

陡然，一個淒厲而急促的怪聲從屋後林子裏發出來。是貓頭鷹！是終年哭喪似的不吉利的貓頭鷹呀！兩張憔悴的臉孔立地抬了起來，無意間在黑暗中打一個照面，兩人心下都有種不言而喻的慌張。

「呸！」男的重重吐了口唾沫，「去你個三十三！」

女的半睜着眼，迷茫的，女巫似的喃喃咒道：

「號東號西，號你自己，林盤是你大墳地！」

像記起了什麼事，男的走到門外探望一回，就依舊走回來；他的嘴唇不住地掣動，似乎要說話，但又終究沒有說得出，幾次之後，他對女的道：

「事到如今，人家哪肯打了空轎子回去說不來的事，唉！」

「呵，噲，喂，好聽呵！」女的立直了身子指着男的罵道：「你好人……你狼心狗肺……你全不要良心的呀……」她渾身打戰，喘着氣，她的身子又沈重的落在那段樹樁上了。



話重重的拋來，一字不遺的嵌進他的心，使他沒法躲閃，也不能反攻，他睜大了兩眼，直瞪瞪的看着他對面的人，也許他是打算着要怎樣分辯，解說，然而舌頭像結了冰，急忙中靈轉不得，他急得連踉蹌，同時迸出兩個他在無論什麼情境中都說的字：「娘喲！」他就背過身子，呆呆的看着「牛肋巴」窗外的模糊的田野。

女的木然看住他的背影；背是高大的，但已經微微彎曲了。出其不意，一個爆炸似的吼聲在她耳邊震動起來。

「我，我未必不是娘養的，我犯了什麼王法？我該受這活罪？橫順是一樣，我兩個今天來把帳算清楚……來——來——」

認做他又動了手了，女的趕緊站起，拖着腿就往外走。

男的趕上去，傾斜了身子喊道：

「跑什麼跑？——怕閻王爺鈎了你三魂七魄去？真要打你還愁你會生翅膀！」

聽出他並沒有懷着惡意，女的才立住了足，惶惑的但懷了不少戒心的站在門邊上。

這樣過了一陣。男的搜出火柴，劃一支把燈點燃了。在黯淡的油燈下，那張方正微黑的臉顯得特別萎縮慘白，眼珠更是可怕的陷落了。這時從他身上怎麼也找不出由風雨日光和操勞而來的一般中年農人所有的力氣。像一個已經完全失掉了生命力垂死的老人。他彎下身子在床頭稻草下摸索着，女人的眼珠隨着他的手在溜轉，等他找出一個紙包，一打開時，裏面現出一個尖形，約有三寸長白

色發光的東西。她認識，那是她一直用了二十幾年，花紋都磨光了不久以前才抵押出去的銀髮簪！

「哪！把這帶去。」拿着簪的那隻大手戰抖着。

「你幾時贖回來的？」像失落了多年心愛的寶物，一旦又回到自己手裏來，她的微顫的聲音是悲和喜的交集，說着她就走過來伸手去接，但馬上她的手又落下去了，同時兩顆蘊蓄已久，却被由不理解而來的恨抑住了的淚珠也滾了下來，她連連搖頭哽咽的說：

「我不要！——你留着有用處，我——我不要呵……」

銀簪直是一柄鋒利的劍，給他們劃開了心的隔膜，就從那裂縫中湧出純樸的、真誠的感情。女的牽起衣角揩乾眼淚，看着靜穆得像一尊塑像似的她的丈夫說：

「我走！」

男的點點頭，不作聲。

她踉蹌着走不到多遠，似乎記起了一件大事，回過頭，提高嗓子，急急的遙遙喊道：

「當家的呀，你那件汗衣洗了晾在桑樹上，莫忘記收進來！」

她直向那棵約定了的矗立在下坡路的黃角樹下奔去。

三

是個無月的夜晚，淡薄的星光模糊的照見路影。一乘小涼轎遲滯的向着那棵大樹走來，走到樹邊就輕輕的停了下來。那裏早已筆直的立着一個鬼魅似的黑影，一見停在跟前的轎子，飄忽不定的

移動了幾步，抬前面的身材短小的男子，小胡趕急搶上去把轎簾揭開讓黑影悄然的鑽了進去，他雖竭盡了眼力，仍然沒有看出她的面貌，只聞到一股強烈的頭髮氣味。

抬着人轎子反而移動得快了。一股勁繞出山嘴，小胡噓口大氣，招呼後面的人說：

「放下來把火點燃！」

轎子停在路邊上。小胡接連劃了幾枝火柴，接連幾次都被風吹熄，後面的人憂急的望着他那支微曲着用來擋風的左手剛剛一紅就又不見，很不耐，於是也蹲下身子伸起兩手小心的掩覆着剛劃燃了的火柴頭。

「這下對啦！摸黑路還要放小跑，真正活造罪——渾身是汗！」

「我看這下誰還敢來抓住我，說在他地界上抬了生人妻，要我掛紅放砲不哼！來來就敲你個半死！」

轎子在兩個人肩上，隨着他們勻整的足步平穩的閃動着，但只要他們的肩頭略為搖擺，燈籠在地上照出的光圈就高興的一陣繽紛亂舞，有時又頑皮的躲躲閃閃，唯恐後面的人會一足踏上來，把牠踐踏得零亂粉碎，但有時也寧靜，寧靜得像一隻擊狠的陰謀家的獨眼，這時又凝神靜氣的在窺伺一個與他有妨礙的人埋在心裏的隱秘。

其實，小胡的心事是在光圈歡欣鼓舞時才更顯明，而原因就是歸罪於那股作怪的頭髮氣味。牠是一根無形的遊絲，纏絞住了他的兩腿，他於是忘記了一個抬前面的轎夫應有的職務，「報路。」

一脚踹了堆牛糞，僥倖不會滑倒，後面的人動了氣，同時也想作弄他，就憤憤的喊出本該前面的人說的話：

「右邊一朵花！」

「叫你莫去踩！」接口過來，才意識到自己錯了，很不過意，他趕急換了一下肩，嘆氣說：「不輕哩！」當他們快要走到一片石廠上面的搭橋時，後面的人警告他說：

「碰倒鬼肩膀拿給你拖得生痛，有了火還這末煩難……前面就是石廠，一個倒栽葱跌下去……」

安靜的越過石廠，小胡的足步即刻又和他的心樣依然錯亂起來。

別看這一個長着大腦袋和東瓜樣的身段的人，渾朴得莫一絲靈竅，在親戚家裏六年的看牛生活早已使他孩子的天真，因為飢餓逃出了心框。當幾個小身體蹲在大人們看不見的地方，密商偷竊的事時，當他們躲在山洞裏，把乾樹枝檢來燒初熟的毛豆和穀粒，或叫化子鷄時，他就隨手拾來一付狡偷的，凡事不怕的習性。回到自己家裏，哥哥的一雙老鼠眼從莫把他放鬆過，牠們成天的轉着，轉着，在他身上檢視是否有可使家財往外流的缺口，於是做哥哥的人往往以為管教得法，裂開牙齒獨自暗笑了，但弟弟也眯了一隻眼，在心底暗暗喊道：「老大，你以為你聰明……可惜得很，你莫生成一付會把穀米通統數得清楚的本領……麥子又不見五升囉！那個穿紅布褲子的女娃兒同她媽媽又有好幾天飽飯吃，曉得了吧？」

走完四里多的路程，繞過一段短籬笆，一幢四合頭瓦房就在跟前了。天井裏有一棵偏斜着的槐樹，樹枝飄拂着的屋頂下，正是供有「天地祖宗」牌位的堂屋，幾枝蠟燭過年那樣的點着呢。狗聲吠出了一大羣孩子，他們鬧嚷嚷的，接連幾個粗壯的男子也走到天井來，但他們只立得遠遠的看。

「讓開！讓開！」鬻腿的老太婆用力掀開孩子們，搶到轎邊，打着簾子嚷道：「你是我的姪兒媳婦呀，你要叫我嬌娘哩！快些快些跟我去！」

她把轎裏的人領到左邊的房裏，安在一個檯上，她霧着紅邊的小眼，在掛在牆壁上的一盞油壺子的光亮下，細細打量着坐在她跟前的人。是個稍微過黑些的瓜子臉，頭髮很好，但梳得太壞，甚至像和人打過架來的，她偏着頭看她腦後的髮髻，立地在她滿是繃紋的臉上浮現着一層得意的微笑，她一聲不響的推開板門就走出去了。不到多久，她慎重的捧了些東西進來：一根新打的銀簪，兩束紅頭繩，一盒粉，一團胭脂，以外是一個用紙鬆鬆的包着的小包。

「媳婦子，」她親昵的叫道，「你說我們老年人見事還會有差嗎？你的當家人本來不打銀簪，虧我再三不答應，我心想像你那樣人家還有銀簪別過來……哦！你掂掂看，多沈手呵！少說點兒，六錢重包管有！」

她小心的把紙包拆開了，取出一對有兩片綠葉的紅綾花，就着燈光，她看着並沒損壞，先在女人頭上比比，然後說：

「正月間，我在街上看見好些大姑娘多戴這花朵，我心愛，求了好些人才找着這一對，好不容易

哩！本來我打算賠嫁你么妹子的，聽見這裏姪兒喜事，我就拚來送禮了，她還嘟起嘴說我心偏嫂……」她忽然傍住口，像在努力記什麼事，「哦！想起來了……人——記性不好了，老了真不行囉——」說着她就又蹣跚的走出去。

這次進來她提了桶熱水，氣吁吁的。

「提不動，叫他們提來的，我單提起過道門坎都不行！老了！有啥用場！」她一氣說完，喘息得就更利害了，過了半天，她才從腋下取出一個大布捲子，但她先指了指另外的一道門對女人說：「隔壁是豬圈，你把燈提去，去洗澡。木盆那邊有……老規矩，『洗晦氣』到不在乎你一身乾不乾淨。」抖開布捲，她又說：「洗好了，換這套衣服。我看袖子太大了，不要緊，你將來自己剪去就是，是你當家人給你買的，八成新的家機布哩……你嫌染水不好，二天上場上去包幾個錢青礬，五倍子，煮成青布穿也行。」

她嚙嚙了一大陣才伸手去推門，但剛要把門帶上了，她又回過頭來說：

「哦！從今後你就是我家媳婦了，恭喜你呵！」

老太婆走後，屋裏是遭了大難以後的平靜，那個賣草的女人於是才把頭抬起，細細的看這這屋子。屋已經很舊，靠壁安了張懸掛着藍麻布帳子的板床，其餘的地方雜亂的堆滿了鋤把和篋筐之類的東西，一付石磨還沒安手把，是新鑿的。她看見地上那桶水正在冒着熱氣，於是一依了老太婆的指示，她開了豬圈的門。木椿圍成的圈，占着這間充滿糞和潮濕氣的暗屋的一角，圈裏有幾隻半大的黑豬，像是餓了，有的在舐食槽底僅有的餘瀝，有擠不上前的，立在旁邊，憤憤的向牠們發出威脅的

鼻音驟然的燈光使牠們感到不安，略微騷亂一下，牠們即又求乞樣的，仰着給過於肥腫擠成一條線縫的眼睛望着進來的人。牠們重新喚醒她幾年前成了習慣的動作，她四下找尋，終於在一個角上給她發現一桶已經養好的「猪食子」，她把燈掛上鐵釘，一手提起桶把，一手扶着桶底，「空隆，空隆」的往槽裏傾。

「夥失！夥失！——夥失——夥失——猪兒溜溜溜溜溜——這邊來夥失——失！」

她等牠們每個都把嘴筒放進槽安分的搶食着，她才微笑了。

回頭看見擺在地上的木盆，她遲疑了下，「洗不洗呢？」一轉念，她決定了：「洗！」「洗晦氣！」所有的她見過的「二婚嫂」都這末着，並且她自己也是怎樣的「犯蹭蹭」呵！

天井裏放了串火炮，接連是一片大人和孩子的嘩笑。當她提了燈又回到原來坐過的屋子時，早已黑壓壓的擁擠滿了小孩和婦女，一見她那侷促不前的神氣，她們嘻笑着，慌亂的把她拖了進去，動手動足的替她裝扮起來。

「你自己照照鏡子看！」一個年青女人替她拍了脂粉，最後把紅綾花插在她髮髻上對她說，「在別人臉上拍粉真不容易。」

她順從的對鏡子瞟了一眼，依然又把頭低下。

「呵啲！你怎麼哭起來啦？剛才拍上的粉呀！」那個女人很高興的說。

「坐席去，你們坐席去！」老太婆趕走了衆人，她笑眯着眼，仔細看着女人說：「這才像話！沒有那

對花朵就不成……你跟我來，去給各位親友奉杯喜酒去。」

女人剛剛一足踏進坐滿了客人的堂屋，像端着了什麼機關，馬上響起嘈雜的一片。

「再不像從前那個樣子了呀！」

「不像個窮家小戶的人。」

「大胡哥有福分，可真叫張瞎子算準了！」

「九叔公眼力不錯哩！」

她覺得一頭鑽進遍是針刺的小林，進不得，退不得，她的腿子不住打閃，急切的想坐下去，但沒人叫她這樣做，而且身邊也沒有一個可坐的地方，她只好瑟縮的立在屋角上，像隻被狡猾的老貓作弄得很久却又不肯一口吞下肚去的小老鼠。

大胡裂着兩瓣大黃牙癡癡的笑，小胡不時睇視他拾回來的嫂嫂，這時在她身上，除了那股頭髮味，分外多加了點粉香。

老太婆遞一個瓦酒壺給女人說：

「過去先給九叔公奉杯酒，爲你們的事，他費過不少心哩！」

聽見說九叔公她起了點恨意，但她終於好好的把那第一個伸出來的酒杯斟滿了。

「新人酒」改變了廉價燒酒的苦味，客人們也並沒忘記今天是大胡在請客，客人醉主人也醉了。



「未必新人就不喝個對杯麼！」一個粗暴的聲音說。

「對呀對呀！」桌上起了震耳的吼聲。

迷惘中，女人手裏被塞進一個杯子，同時她被推到一個人跟前。她明白這是誰，但她不想抬頭認識她這位丈夫。大胡不肯伸手來接酒。

「還不好意思哩！那你就給他斟上去也一樣！」她的手臂被隻有力的手掌緊按着，她本能的往懷裏一縮，轉眼間，大胡跟前連同鄰近位子上的杯碟和插在半塊山芋上的蠟燭通統給那過大的衣袖掃落了。

怎麼了呵！

大胡先低頭看他那件給水給油打污的布衫，再看狼藉滿地破碎的碗盞，像一份完好的家產給她打得粉碎了，他一把抓着女人的髮髻，瘋狂的咆哮道：

「了不得了，了不得，這——這是什麼日子，你給我這一下……鐵掃把，你是鐵——你，你掃光了你那賣草的男人，又——又——來掃我，不要你，滾！你滾……」

似乎感到太過分，經客人輕微的勸解，他就把手鬆開，頹喪的坐下去，喃喃的咒罵着。

「還不走開去？」老太婆拖拖女人說，「也難怪他！」

女人兩步就踏進屋子。屋子是黑的，她不動，也不哭，麻木的望着窗外一角灰藍的天，那上面掛着幾顆閃動的星。

客人們走了，堂屋裏只賸下大胡兄弟兩個。

漸漸的，女人清醒過來，想起剛才的一切，她捧了臉，哽哽咽咽的哭訴道：

「我的命呀！我犯了什麼罪過呵！他先要曉是這樣，窮死也不會放我來的……」她覺得身邊呀的響了一聲，門就打開了，一個短小的人立到面前來，同時她聽見一聲「嫂嫂！」

聲音很熟習，是抬她來此的那人！

她驚惶的往後退，背靠了豬圈的門，但那人也更湊近一步，又叫聲「嫂嫂！」

她意識到這是怎麼回事了，氣憤的指着那人罵道：

「你要死了吧！走開！」

「莫怕！莫怕——老大醉——睏着了，睏——噫噫——」他含糊的說着就向她撲來。一股強烈逼人的酒氣衝上她的臉，她伸手一掌，他顛擺了幾下，足跟站立不定，就跌倒了。

倒在地上的人不住的想要爬起來，那醉漢的莫奈何的蠕動在這時給了她一種奇特的恐怖和脅迫，她覺得他不像是一個活人，她一手拔開豬圈的門就往外跑。

天井裏古墳樣的靜寂，堂屋那面有着沉重的呼鼾，燈火已沒有了，在惶急迷亂中，好像那人又走近來，她於是不假思索的用盡全身的氣力，向着大門外，在不辨路徑的昏暗裏瘋狂的奔跑。

無心顧及跟身追來的狗，也不知道應該朝那個方向，她只管高一足低一足的往那白晃晃的路影上踏，愈跑心愈迷亂，愈急促，但足步却相反的遲緩下來。走到那條石橋，她的力量再也支持不下了，

她的身體好像不由自主的直往下沈，剛要打算坐下去，但腿一軟，她滾了下去。

起初她彷彿還聽見由遠而近的人聲，後來就什麼也感覺不到了。

星光隱沒了，四野是一片的黑，一片的靜。

她睜開了眼，過後又依然闔上，心空洞得一無所有。隔了一陣，她逐漸的感覺到面頰的疼痛和周身上難堪的痛苦，她終於大睜了眼，她不明白怎樣的會來到這個冰涼，堅硬，凹凸不平的地方。面頰這時刀割樣的奇痛，她由不得伸手去摸，她摸出極大的裂口，和流出來的粘膩的東西，她知道，那是血！她懶得去管她格外還帶了多少傷口，只竭力思索來這裏的原因。她猛省過來了，但她很懊悔，懊悔不應該離開大胡的家：「簡直在發瘋，誰叫我要跑的！」但她記起剛才聽見的人聲，她想：「一定是去找他扯皮去了……我到害了他！」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她不顧一切的掙扎着立起來。但石塊過多，她一伸足就被絆倒，經過無數的傾跌，她只好失望的隨便躺下，她卷曲了肢體，手枕着頭，呻吟着，讓血浸濕她的衣袖和披散的長髮。

她很能夠就在這裏閉下眼，一直躺下去不再動彈，總有一點什麼還使丟不下心，她努力不使眼睛閉上，等候快到的黎明。

鷄聲接連叫了幾遍，不久東方上就現出一絲魚肚白。她的周圍漸漸離開了經過一個長夜的黑暗，投入撫愛着一切的晨光裏。她定了定神，她辨認出這是石廡，隔她家不過二里路，她丈夫賣羊每天要經過的地方！傷痛在這時失掉不能夠使她勾留她的力量，她咬緊嘴唇，撫着高低不一的石塊盡力

往平地上爬。走上這頂多不過六尺深淺的石廠，她又躺在田邊上，喘息一陣之後，她仍然鼓起勇氣，遲滯的，向她那間矮屋方面顛跛着走去。當她艱難的爬上了山坡，一眼看見她的屋頂，她的足步忽的加快了。

「當家的，當家的呀！」扶定一棵樹身，她軟弱的喊道。

沒有回應。

她趕快走攏去，板門大開着，正對門的破桌上，一盞油燈冷冷的燃在那裏，屋裏空無所有。

「你在那兒呵，當家的……當家的呀！」

她惶急的向着門外叫，向着窗外叫，叫聲像向了一口古井投去的片片紙灰，始終打不到底。她倚着門稍微站了一下，她的身子却想往下倒，她勉強走了兩步，就癱軟的橫仰在床上。

天大亮時，好像有人走來，她想撐起，但已經不能動彈了。側着耳朵，她聽見有人立在門口，像在探望着什麼似的，同時她聽見一個低弱的聲音說：

「……就是昨夜！昨夜女人夜裏嫁過去，又偷跑了，夜半三更，大胡弟兄去找了保甲，向這家子要人……是的……不肯去，捱了幾個耳光。你說，陰心人在肚皮裏打官司，你看他做得出麼？那末老實，倒會撞騙！」

## 小魏的江山

（文學月刊一卷四期九月號）

白塵

是一個冬天的晚上，大年裏已經收封。四周圍號子裏電燈雪亮，當中央院心里滿是橫七豎八的橢圓影子。囚犯們多沒睡，噤噤喳喳地像一籠才出炕的小鷄子。

五號里龍頭朱永保像條母狗蜷在烟鋪上。身子僵在兩床厚棉被里只露出一副虛腫的臉，像是一團傷了臉的一麵肥，一張嘴閉眼打着鼾。嘴角上一粒金牙發出黃亮亮的光，口水從那兒掛下來，滴到棉被疊成的高枕頭上。躺在對面的吳家祥，眼珠子跟手上燒烟的簽子一樣靈活骨碌碌地瞞着龍頭。趁他沒醒，足足偷抽了一大口烟。中央矮桌上圍了七八個人。王小保在推牌九。銅板跟骨牌敲着桌子響。烟鋪對面的一排鋪，是張常鐸他們一夥人下棋，看小說。靠裏一間，鄉下來的土老兒跟短期烟犯各佔了一半。中間留下一條小走道。頂頭，是比小走道還寬一些的大馬桶，有腰眼高，像隻燒餅爐。睡在爐子旁邊的是楊小二子，他看見人來小便就頭疼。——騷味倒不要緊，尿多了，明早抬不動，真要命！一個剃頭匠躺在被窩里唱十個郎。還有幾個在講「呆女婿」。靠在楊小二子旁邊的，却都躺下了，在一層破棉花胎底下凍得直發抖，哼哼喂喂的。

鐵鐸的聲音聽不見了，只有看守的皮鞋聲在橢圓外響來響去。哭兒哭的，像打更。

誰也沒料到，總門外忽然叫聲「五號新收一個……」

朱永保從夢里醒過來，拭着口水，睜大眼睛問：「啊……？」

王小保剛贏了幾個錢，趁勢把牌一推，說：「收案子了！」

輸錢的罵聲晦氣，走開了。小伙計扒在橢圓上等候接客，吳家祥摸出打人的傢伙——毛竹板子。

張常錚那夥人打聽着是不是政治犯，唱小曲的講故事的，都住了嘴等熱鬧，看王小保今晚玩出什麼新花樣。楊小二子心里也歡喜：來了一個替死鬼，馬桶有人抬了，冷得發抖的人也住了，哼多來個人，擠得煖和點。

朱永保趕忙含上烟槍，裝出不動聲色的架子——這是他跟二號龍頭吳登雲學來的。眯虛着眼，驃那進來的人。

一陣鏢鏢子響，櫥門開了封，新客人進來了——是一個神氣活現的小伙子。個兒不大，却很結實。胸脯子挺挺的，棉襖頭子擻得很高。頭有點歪，看人也就有點斜——很像一隻歪頭看人的老公鷄。他進門就放下破棉被和飯碗湯盆。

小伙計張志明對準他耳朵大喝一聲「拿進去！」

新來的那傢伙却毫不吃驚，對他點點頭，「唔，唔，」兩聲，便向烟鋪那兒走去。王小保一把攔住他：「聽見嗎？——哪兒跑？——站住！」

新客人這才住了脚，趕忙堆出笑臉來：「請問哪位是當家的老大？」

王小保眼睛一翻：「媽的，你充什麼好老？」順手給他一推：「號桶底下登登！」轉身便去抓毛竹板子。

大家都提起精神，知道好戲開了鑼。張志明一脚踢開他的棉被捲兒，問：「媽的，里邊有錢嗎？」一

邊自己動手就翻。王小保轉身正要開口，那位客人站穩脚步，便笑道：

「錢——」他拍拍腰：「諸位大爺，錢也算個『景子』。有錢大家用，小的也是混人兒的，這點規矩還不懂？可是老大哥——」他向王小保歪著頭：「一廟有個菩薩，一山有個神。既到了西天，還不讓小的拜拜佛麼？」歪著頭一轉：「諸位大爺，還對？」

大家張著嘴，想看看王小保的手段，沒答腔。朱永保看來客不像好惹的，丟下烟槍，一啊……啊我……：「他正想爬起來，被吳家祥一把按下去：『不慌的！』」

那里王小保冷笑一聲：「哼，你既懂得規矩，就登下來——你曉得大牢里不許問張問李麼——登下來！」

張志明，跟幾個「吃份子」的一條聲吆喝着：「登下來！」

「什麼東西！充光棍麼？」王小保袖子一捲，瞪起一雙金魚眼：「你他媽的也要見當家的！」肩膀一拍：「登下來！」

那邊已經使起「殺鷄鑿猴」的老辦法，把楊小二子打得鬼哭神嚎了。

新來的客人頭一昂，有點生氣了：「老大哥，這是什麼話——不看僧面看佛面，小的沒『資格』，黃二太爺總有資格罷！」

① 「小的」是自謙之詞。

② 按份子分新心人的實禮的，是滑兒的統治借勢。

「什麼？」王小保楞一楞。

朱永保已經連滾帶爬地起了身，抹着口水，叫起來：「啊啊……是黃二太爺那邊的麼？」連忙拱拱手，「請教，請教……」

王小保睜着一雙大魚眼，還不相信。吳家祥却乖覺，屁股一轉，讓開烟鋪。打楊小二子的住了手，毛竹板子掉下地。新客人也拱拱手，「小的是……跟二太爺磕過頭的……請教老大，可是這邊的……」龍頭簡直有點慌。連聲：「不敢，不敢！」一邊邀上烟鋪，一邊就嘻開虛腫的臉，請教尊姓大名。

「小的叫魏子祥——大家都喊小魏小魏的。」新客人槓兒棒兒地踏上烟鋪。「轉請教——」

王小保倒抽一口冷氣，沒想到這傢伙真是「門檻子」里頭的人。既跟黃二太爺磕過頭，自然是「通」字班。朱永保都要晚一輩，自己更不要談。放下袖子走開去。別人的眼睛像他媽的火爐子，烤得他發燒。揭開號桶蓋子去撒尿。楊小二子一抽一抽哭得正起勁。生起氣來，兜頭就是兩拳。「媽的噯喪啦！」

楊小二子哇的一聲叫。

小魏正請教過龍頭的「香頭」，多高。吳家祥敬過烟槍去，便呼呼抽起來。朱永保唯恐得罪了客人，便對王小保呌喝一聲：「不要鬧！」

王小保躺到龍頭的高鋪上，閉起眼睛撇起嘴，假裝睡着了，眼泡子像兩只大核桃。吳家祥爬在烟

● 是幫內請教別人班輩的術語。



燈前邊，一面打着烟簋，一面聽着他們談話，得到機會便幫着笑笑，說兩句討人喜歡的話。張志明敬了一杯茶，蹲在烟鋪旁邊發楞，他不懂這是一個什麼角色。別的人更膠了嘴，只有豎起耳朵聽的份兒。

龍頭朱永保很巴結，不住地黃二太爺長，黃二太爺短地問個不休。末了便問到小魏的官司。

小魏的頭一扭，拍下大腿。「哼，老朱，你想想看，我們兄弟還能吃別的弄種官司！——還不是『盜匪殺人』的案子！」他更起勁地豎起大姆指說：「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殺了人，吃官司，還不是應該的？這有什麼？」上北門」也不含糊，個把個無期——算個屌！——老朱我們都是自家人，你說還對？」

朱永保連聲：「是的，是的，」心里却不由一驚——又是一個無期大老闆！真吃不消。

王小保偷偷張開眼，睜了小魏一下。順眼看見張志明，正伸出個舌頭對大家做鬼臉哩！

① 上北門是這地方的上法場的意思，等於南京的雨花台。

② (無期)即(無期徒刑)，因為一個人可以判到若干個的「無期徒刑」，所以他這裏說「個把個」。

## 二

第二天一早，剛開封，朱永保陪了小魏去見過各號子的龍頭。大家很客氣，都說請他幫幫忙。二號龍頭吳登雲又問了他一些外邊的情形。一號許桂兒還拍拍他的肩膀，請今晚替他接風，要各位龍頭作陪。

拜過龍頭，吳家祥就陪他到院子裏晒太陽，小魏心里比太陽還暖和，眼睫毛燙的一樣舒服。滿院子都是難友，鐵鑊像八音鐘，叮叮噹噹響。大家都把眼睛睜得很大，盯住他。他的頭昂得更高些，——可

是有點斜。在人縫里搖來擺去，活像一隻在小鷄隊里高視闊步的老公鷄。

院里晒太陽的人慢慢登下來了：三個一羣，五個一堆在談話。談的都像關於這位新客人的。

「自然嘍，誰見過這樣新案子？」一進來就自由自在晒太陽，龍頭們都來巴結，吳家祥還拿出香烟敬他。

哩：

「老魏，再抽一支罷。」吳家祥擠着菜豆眼笑。

小魏今早香烟抽得太多了，嘴有點乾，不想抽。——可還隨手接過來。指頭一彈，香烟就掛在嘴角

上。——馬上向大家斜了一眼。

大家看得快流出口水了罷？小魏肩膀頭子向上扛扛，胸脯子挺得更高。但一下看見自己的棉襖頭子太癩脚，心上一陣螞蟻爬似的，有點不舒服。五號龍頭朱永保走向二號去了，人家是黑仔羔的袍子，上絆子，藏在棉褲里。一號許桃兒也向二號去了，看他的袍子，是二毛的。就是這跟在他身旁拍馬屁的吳家祥罷，也還是冲嘩嘩的新棉袍子，誰像他這件破破爛爛的棉襖頭子？脚上一付鐵鐮又笨又重，連鐮帶子都癩脚。——是他媽兩根破布帶子！

吳家祥揮去飛在小魏身上的烟灰，順便打招呼似的：「老魏，黃二太爺手下現在有多少……？」

小魏的眼一斜，披著嘴，挑起大姆指：「哼……起碼兩三千——哦，你的棉袍家裏做的多少錢？」

吳家祥笑起來了：「老魏，你真是——混人兒的還有家……還不是在這兒弄的！」

小魏沒說話。想起昨晚朱永保對他那末客氣，讓他睡頭等艙，預備給他吃個「雙份子」，胸

口就油膩膩的。頭一昂，彷彿已經登上了天。

走對面來了三號龍頭周天佑，對小魏點點頭，便把吳家祥拖向二號去。吳家祥要招呼小魏一起去，周天佑用膀肘子一搗，兩人走開了。小魏回頭一望，二號里的人很多。昨晚跟他動手的王小保正鼓着金魚眼盯着他瞧哩。

小魏頭一昂，丟掉烟屁股。——那還有寸多長哩。——烟屁股剛下地，就跑過三四個人來搶。一個傻里傻氣的傢伙，個頭兒很高，生着一付骨碌碌的大眼睛；在人擋裏一揮手，別的人都跌跌爬爬跑開了。他拾起烟屁股，含進嘴，回頭看着小魏，笑嘻嘻嘴笑了。「嘻嘻……」

小魏不想睬他，正要轉身走。那傢伙嘴一撇：「喂！你也是無期？」

小魏有點生氣，沒作聲。看見那傢伙的一雙大眼，像要吃掉人似的，也有點怕。便輕輕點了頭，——跟沒點的一樣。那傢伙却笨手笨脚地，像一隻大鵝似地拖着鍊搖過來了。一邊嘻嘻開他的很結實的嘴巴子：「嘻嘻……我也是無期！」

「你也是無期？」小魏看他那副形兒，破氈帽，破棉褲，毛窩鞋，比自己還不如，就不相信。「吹牛皮！」

① 腳鍊都是釘在腳餅子上的，但有種鍊圈很大，可以抹到小腿肚上；鍊鍊很長，可以藏在褲襠里的，份量很輕，圈與鍊子都很細的鍊，叫「上絆子」。這是有錢有勢的囚犯才得弄到手的。

② 號子裏的舖位是有等次的。像昨晚小魏睡的煙鋪旁邊是頭等艙位，張常錚那一段是二等艙。楊小二子靠馬桶那舖是最下等。而他對面較乾淨點的地方是三等——「吃雙份子」就是吃份子的一人拿雙份兒。

……」  
那傢伙眼一鼓，也生了氣。「媽的皮！哪個跟你吹牛皮！」他轉身搖走了，嘴裏咕噥咕噥地：「活該！活該……該揍……」

小魏頭一扭，正要開口罵，吳家祥打後面拍拍肩膀，低聲說：「老魏，老吳請你。」  
小魏回過臉，看守劉大個兒正擦過身，出鐵門去了，便問：「有什麼事？」

吳家祥垂下眼皮，低聲說：「請……請你去抽烟……」

小魏心裏又一樂，提起腿跟着進了二號。二號龍頭吳登雲的高鋪上，一並排坐着吳登雲、許桃兒、周天佑三個人。高鋪面前烟鋪上躺着四號龍頭王少堂跟六號龍頭韓正清。朱永保却縮在烟鋪一角，靠着櫳柱，站着各號子裏的吃份子的，一個個都泥塑木雕似的，睜大眼睛盯住他。沒一個人站起身，也沒一個人打招呼。小魏心底一楞，暗叫一聲：「不好。」再回頭，王小保已經堵在門口，便硬着頭皮走過去，還裝做沒事人兒，歪着頭。

「哦，老吳……諸位老大……」

吳登雲突然一翻臉，「砰」桌子一拍，吆聲：「不許講話！」

小魏大大吃了一驚，一眼瞥見靠櫳柱站着的那些吃份子的已經圍在背後，便知道什麼都變了卦。再看朱永保萎頭縮頸地躲在一邊，心裏更有數。馬上腿肚子一挺，站得牢牢的，向吳登雲笑道：「吳大爺，什麼事生氣……是小的得罪了麼？」

吳登雲臉子一板，突出重下巴。「好小子！你有種！——想到大牢裏打天下麼——來罷！」他拳頭一擡，站起身。「我問你——黃二太爺是你什麼人？你吃的什麼？官司判幾年？說說！」他的手指頭指到小魏的鼻尖上。

小魏頭一縮，退後半步擺着一雙手。「喂，喂，吳大爺，您別生氣，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小的還敢欺您吳大爺？可是小的也混了幾年事……小的『老頭子』跟黃二太爺磕過頭……」

吳登雲雙手插腰，瞪着眼：「放屁！——說實話！」

烟鋪上的朱永保氣鼓鼓地爬起來，衝着小魏說——

「你說！你說！媽的皮，媽的皮，你欺負我呀！你欺負我呀！」他那虛腫的臉更發白，活像個癩蝦蟆，只喘氣兒。「媽的，你跟哪個黃二太爺磕過頭？你媽的販賣大烟的案子，吹盜案哪？扁毛灰的五年官司，吹無期呀！你狗入的，你狗入的……」他舉起兩個活抖抖的拳頭，恨不能打過去。

小魏對着朱永保斜一眼，老實瞧不起這蠢傢伙。

吳登雲揮開膀子一攔，把朱永保推回烟鋪上。「不要你嚕囉！」掉過臉來，「媽的，你說罷！」

小魏看看朱永保那形兒，就笑道：「吳大爺，您老明白人，小的不敢欺騙您老人家……」

高鋪上的許桃兒脚一蹬：「放你奶奶的屁！你欺瞞他朱永保，就是欺瞞老子們！——老吳，講扁嘍！——」

幾位龍頭一條聲地：「揍揍！」

吃份子的摩拳擦掌，亂嚷着：「打死這狗入的！」

小魏的眼睛四面一掃，想找點什麼東西，可沒有。便把牙齒一咬，正要說話。吳登雲開了口：「別嘍！小魏，說罷願打願罰！罰拿一百塊錢出來請客——不骨頭長硬點兒！」

吃份子的一窩蜂圍緊他。王小保抓了膀子就想拖。小魏頭一昂，拍拍胸口對着吳登雲：「吳大爺，小的算不得光棍，也算不得甩子，小的也是混人兒的錢，沒有那末現活要命，有一條！」再拍拍胸脯子。「賭打，一抵一個，聽您吳大爺挑出來賭人多，小的不含糊。」胸一挺，「來罷！打到死，我小魏要喊一聲疼，不算有種的！」

吳登雲的肥臉上有點發紅，牙一咬，當胸給小魏一掌。「媽的！看看你的種！」

王小保就勢把小魏向後一拖，摔倒在地鋪上。舉起拳頭就擂。小魏牙根一咬，一翻身把屁股朝上，護着小肚子。十幾個吃份子的舉起拳頭跟毛竹板子，像雨點一樣落在他的屁股和腿肚子上。滿號子裏只聽得打人的使着勁：「嚇嚇嚇……」皮肉啞着嗓子嚷：「度度度……」小魏却一聲不響。像一隻死豬。

等大家疑惑他斷了氣，才放下手。可是翻過他來看看，嘴唇上流着血，血裏面有着牙印子。翻着眼，喘出着：「好！我小魏認得你們！」

大家一窩蜂跑開了。

當天晚上，小魏被五號裏摔出來，睡到四號跟五號中間轉角上一個小號子裏。

小號子是沒人管的號子，沒有龍頭，更沒有吃份子的。住在裏面的案子要不是癱癩瞎癩，便是不通家信，窮斷了筋的小官司。有時住住打遞解的過路案子，但一天半天就走了。這是爲了各號子排洩廢料案子而設的，是龍頭們的化外之區。

這裏連小魏住了六個人。小魏靠緊外邊的櫥柱睡，裏邊是個判了一年半徒刑的烟犯周二寶。再裏邊是害羊癩瘋的小劉。靠裏邊牆的是楊老頭兒，是個被人誣栽的政治犯。——四個人的脚那頭，橫睡兩個人，挨着牆。外邊是一個欠租的瞎子梁正富，裏邊一個是小竊盜薛小三子。

這裏，沒有人要打他，也沒有人睬他。他來，睜着眼瞧瞧。各人死抱住自己的地鋪，就像一輩子不想離開似的。小魏的暗傷很重，屁股跟腿都青腫了，只好躺着。當晚，頭蒙在被窩裏，低低哼了一夜。第二天，傷沒好，却有了精神。整天播着櫥柱罵——

「媽那格皮！這算他奶奶好老嗎？——是他媽媽舂種！多少人打一個！……哼！我小魏是漢子，打罷！敢打死了才是雄子！……不打死，總有一天！……我小魏是好惹的！……奶奶的，等着瞧！……」

罵過來，罵過去，沒人理。倦了，便轉過頭向周二寶招呼：「大爺，你看，這算他奶奶英雄嗎？把老子騙進號子，二三十個幹一個，老子手都不回！……他奶奶格皮！這是混人兒的！……活舂種！……」

周二寶不敢作聲，只抿着嘴笑。四斬方黃蠟臉上掛着不靠骨頭的皮。發黃的眼白子都藏起來了，只眯虛着醬色的眼珠子，向他看着。他心裏也痛快，自己不敢罵，聽人家罵也煞眼。他是癩發了挨許

桃兒擡出來的。

小魏把頭歪在磚頭做的枕頭上，還釘住問：「大爺，你說這是他奶奶哪家理……狗入的……」馬上轉臉向着櫳柱外邊又罵：「媽的皮弄種呵……是漢子，等老子傷好了，一抵一個拚拚！」

周二寶趕忙掉過臉去，怕惹禍上身，小劉摸着蟲子，一邊睜大眼睛發呆。薛小三子緊緊棉襖頭子，走到櫳子門口，向小魏丟了一眼：「你這傢伙：光棍不吃眼前虧……」拔腿溜到院子裏去了。

靠裏邊牆的楊老頭兒咳嗽着，自己在咕嚕咕嚕地說：「大牢裏還講理麼……人怕狼，鬼怕惡……」  
「噯……哪個狠，是那個的天下……」他嘆了一口氣，摸出一塊磚頭跟一小塊花石，吐口唾沫，便「嗤嗤」磨起香烟咀子來了。

梁正富倚在牆上不作聲，呆呆地像座木雕神。聽到小魏的話，奇怪這傢伙有這末大的胆子。他在想：要是這傢伙欠了租，一定不會挨抓來吃官司的。

小魏楞一楞，嘴裏還是叮兒噹兒罵。

前天院心裏碰見過的那傻裏傻氣的高個兒又愧着一付大鏡，搖來了。嘻開嘴，向櫳柱裏一張，便笑了：「入格，小魏，有種！」豎起大姆指，伸進櫳柱裏。

小魏心裏一亮，忙把頭一抬：「老弟兄，請教你尊姓——」

那傢伙還嘻嘻着嘴：「我哇……我叫羅富林。入格昨兒……嘻……」他口水拉拉地笑：「昨兒你有種……」



小魏胸一挺，（冷不防屁股底下一陣疼，牙一咬，過去了。）裝出笑臉子：「這算什麼？小魏不是蠢漢子？去年在火車站長樂茶館裏，還不是十個人圍住我？我怕一點，不是人養的！走綁腿裏拔出『七寸子』。」他的右手捏出一個生薑拐，就像抓住一把刀子，望下身子戮去：「就朝大腿上扎扎扎扎了三刀！考究一條腿血染得通紅，不許吱一吱牙！把『七寸子』朝桌上一扎，叫一聲：『來罷！』鬼也不敢動……」他換了一口氣：「昨天……昨天算他媽的什麼？盡是蠢種……」說到這裏，不由得更來氣，破口罵出來：「操他媽媽！盡是蠢種……」

羅富林嘻嘻着嘴，「嘻……給我們老吳聽見嘍……」

院子裏跑進一個人來，大聲嚷着：「媽的皮！他還放『快』！麼揍死他！」

羅富林回頭一看，見是五號的王小保，轉身就溜。小魏看見那雙金魚眼，真就「仇人見面，分外眼明。」恨不得跳起來。——可是屁股上一陣疼，只好牙齒一咬，睡着不動。

王小保撈起個巴掌，對準小魏的嘴巴子就「拍拍」兩下子。「還罵罷——媽的皮！」

小魏逼住氣，張紅了臉，挨了兩下，咬住牙：「這樣打人還不算有種……等老子傷好了……」  
王小保鼓起眼睛，又是兩巴掌。「我看你有種！」

「好！你打罷！」

● 短刀，匕首。

● 「放快」罵人。

「再罵——再打！」

「我認得你！」

號子裏沒人出氣兒，大家都呆着不動。王小保抹着袖子走了。「看你再罵……」

「老子偏罵——弄種！」

王小保已經去遠，大家才透口氣。薛小三子走回來了。埋怨他：「我說光棍不吃眼前虧呀……」

「媽的小魏不充蒜！」

薛小三子向外瞥一眼。「大丈夫報仇，三年不遲……」

小魏的牙齒格格一聲響：「媽的，三年老子三天也等不得！」

薛小三子不再說話，小魏也在肚子裏想。屁股跟腿肚子還疼得兇，乾着急沒得用。——奶奶的，等

養好傷再說！

小魏慢慢養傷了。

可是傷也不容易養。一天兩頓糙米飯，拌着稗子跟砂石，牙齒都可以蹦得掉。一盆清湯，做得了鏡子。兩片菜葉像兩條小魚遊來遊去。沒鹽沒油，比開水還難吃。——仗這份口糧，養得好傷麼？楊老頭兒磨一兩個香烟咀子，換得百十文，還買兩根籬蔔乾子咬咬。薛小三子毛手毛脚的也有點鹹菜吃。小魏每天打櫬柱縫裏看見人家大魚大肉提進號子，熬得住麼？他不能像小劉，站在別的號子門口等人賞些碗腳子，也不能像周二寶，咂咂舌頭吞口水算過癮。他要想：——人家也是人，我小魏也是人，誰長

得三頭六臂呀！

但如今的小魏不過還不能動罷了。——等傷好了再說。

這末着，小魏的傷不久也好了。

「媽的，我小魏是銅皮鐵骨，怕什麼？」他得意地說。

「傷一好，小魏就到院子裏溜溜。他雖沒出過「公事錢」，換頓毒打也算是資格，沒有人敢惹他了。各個號子裏雖去不得，昂起頭在院子裏逛逛，那勁兒跟頭一天沒兩樣：頭一斜，揚起右邊的脸，一搖二擺地逛來逛去，活像一隻老公雞。有時在毛廁裏登登，跟羅富林談談開公事的情形，才知道大牢裏單靠官司大還沒用。五號朱永保不過八年官司，只因為是許桃兒的同案，就拾起來做龍頭。像羅富林官司吃到無期，不過吃個「半份子」。五年八年官司喝清菜湯的多得很哩。」

「他奶奶格皮欺服人是這樣欺服的呀？沒碰到我小魏，我要真是他媽的無期，」他從毛坑裏站起身，用褲子兜兜腿襠。「叫他們一個個吃老子的屌！」

羅富林嘻嘻笑了：「吹牛皮……」

「吹牛皮是他奶奶皮狗入的！羅富林，嚙！跟你拍個巴掌，只要弟兄們架架勢，就憑這五年官司也跟他们拚拚！我小魏會把事情忘記哪？我跟他們是『兩截圍大褂子——仇有腰深』哩！●江山是人

● 向新犯人敲詐叫「開公事」。

● 兩截圍大褂是一種上身夏布，下身綢子的長衫。因為綢子高到腰裏，所以仇綢同音，「說仇有腰深。」

打的，我小魏一天得勢，決不虧待弟兄們！老大哥，記住好了！

回到小號子裏，看看地方還不算小。據楊老頭兒說：有年人多，也住過二十個人。三號也還住不滿三十。馬虎夠用的。這天，小魏整整想了一夜。第二天晚上才跟號子裏五個人開了口——

「諸位大爺，」他盤腿坐在地鋪上，手摸着鍊鍊子。「我小魏跟大爺們商量商量我們號子裏國家大事……」

周二寶臉上的皮一皺，倒下身推說要睡覺了。薛小三子的老鼠眼一骨碌，「唷」了一聲。瞎子梁正富豎起耳朵聽。楊老頭兒停下磨烟咀的手，用眼睛瞟着他。小劉自然是睜一雙大眼等着。

小魏宣佈了他的政見：大號子要吃飯，小號子也要吃飯。大號子能開公事，小號子自然也能開公事。人家大做，我們小做。小號子不能挨號子收新案，就等打遞解的，跟人家不要的窮案子。人家吃肉，我們啃骨頭，總不算犯法。逮到一個是一個，剝多少錢算多少。也不要拿出去跟着守折賬。大家六個人，不欺一個，不滅一個，二一添作五，六股六攤，只要大家肯幹，什麼都包在小魏一人身上。

「殺頭槍斃我小魏一人承當。有錢大家用！我小魏還不夠朋友麼？」小魏扛着頸項問。

「好！我贊你的成！」薛小三子雲把着老鼠眼，叫。

楊老頭兒說他自己是不反對，不透風，也不管事，大家分把他就拿着。不分，也不要。周二寶這時也爬起身。他說：「凡事要有魏大爺擔當，誰還不肯，祇要……」

小魏拍拍胸膛：「牽帶你們，我小魏不是人養的！」

其餘兩個沒講話——大事就這末完成。靜等生意上門了。

過不了三天，小號子裏收進一個烟犯。是二號裏不肯收，送過來的。看樣兒也是窮斷了筋的傢伙。小魏不嫌窮，東詐西問，都沒弄到錢。末了在腿襠裏搜出一小包烟灰，小魏有了勁，又在破棉花胎裏抄出兩塊錢鈔票，這一下，小魏是眉飛色舞，滿號子也就歡天喜地了。

兩塊錢六個人攤，每人三角三分三。只是鈔票是整的，沒法分。大家公議：放在小魏枕頭底下，明早托人來換銅板。

那知第二天一開封，大家打了水，正在洗着臉，突然擁進頭二十個人。爲頭的是王小保，押尾的是吳登雲，跟薛小三子。進門先看住小魏，隨手打小魏枕頭底下抄出兩塊錢。吳登雲喝一聲：「拿了走媽的皮他也要吃巧食！」

小魏掙脫手，跳起來就罵：「你狗入是強盜？老子開的公事你搶哇？我操你祖奶奶！我小魏操你家十八代呀……」

正罵着，進來三個看守，拖出小魏加釘了一付鐐，說他是私開公事，還嚷着要送法院。

這晚，小魏氣得沒法，撲倒薛小三子就打，一直咬破他半隻耳朵才住了手。第二天薛小三子調進二號去了。

可是小號子裏再也不收案子了。

十多天以後，一個下午時分，小魏站在當中央院心裏，昂着一個歪頭向四邊號子門口瞧瞧，就像在輪船碼頭上把風的一樣。各號子門口都有他的手下；在那裏沒事人兒似的搖來幌去，等候他的號令。

這些手下都是羅富林替他找來的。——是各號子裏不放在眼睛上的人物；有的像朱小四子，十年的匪案，在三號裏也祇吃個半份，幾回想加個全份，周天佑總不肯。有的像一號裏獨眼龍于本金，一個銅盾子拿不着，每早却要挨逼着抬號桶的傢伙。有的像五號裏楊小二子，永遠挨人家打罵的……一共十二個人，每號子都有一兩個，全投了小魏了。因為小魏拍過胸脯子：「等我小魏打下江山，大家有飯吃，不欺一個，不滅一個，按股公攤……只要各位架架勢，齊齊心，先打下江山再說。」

大家賭過咒：「哪個不齊心是狗入的！只要魏大爺想出辦法！」

「好！抓烟燈！」小魏馬上提出了辦法。

各號子到了飯後，總要開一次烟燈的。小魏打算來它一個一網打盡，便定了日子起事。

每號子兩個人，一個在號子門口遞「點子」，一個在號子裏做埋伏。小魏在院子當中做總司令。總司令等各號子的「點子」到齊了，就發出號令，大家一起動手，衝進各號子抓烟燈。不讓逃掉一個。

小魏眯眯一號，一號門口的獨眼龍抹抹頭髮，小魏也抹抹頭髮。二號的羅富林還嘻嘻着嘴呆望，沒

「點子」三號也沒有。四號門口是個小當兵的羅金標，他挨龍頭王少堂打過兩個嘴巴子，正向小魏摸摸嘴巴。——這是他的「點子」。五號楊小二子敲飯碗，六號張三麻子大聲吐口痰。小魏走到朝北的鐵門口張張，看見值班看守沒進來，主任也正在家。又相相這四角斬方的院子裏的情形：大家都蹲在號桶上，地上閑談，沒注意小魏心裏一樂，像熨斗拉的。抬頭釘住羅富林。羅富林丟出一塊小石頭。接着，三號的朱小四子也大聲咳嗽一聲：「咳咳……」

小魏的袖子一捲，拿出架子：兩手插腰，向四邊一望，沒什麼動靜。——打小肚子底下嘆一聲：「他奶奶看老子的！」

小魏抓下頭上的破瓜皮帽，向四邊一揮，然後朝天上一摔。各號子門口的人一起衝進號子去，一條聲嚷：「抓抓抓！」

小魏轉身奔向鐵門，雙手撲打着：「開門！開門！抓烟燈！抓烟燈！叫主任進來……」

院子裏的人一窩蜂跑過來，當他發了瘋。

各號子裏一片聲亂嚷：「抓抓抓烟燈！送法院……」

另一片聲音：「打打打打死這王八蛋……」

號子裏地板像打鼓：「東！東！東！」

上百副的鐵鍊嘩啦嘩啦亂叫。

院心裏的人又轉身向號子跑，號子裏人向外衝。

聲音漸漸渾糊得聽不清。只有小魏撲打鐵門的聲音頂高：「快開門，抓烟燈呀！請主任進來！開門！……」

鐵門還沒開。

羅富林抱住一根烟槍，從二號里朝院子裏跑。聽着拳頭竹子打在這上，頭上，不回手。只死護住烟槍不放。跑到院子裏就嚷起來：「送法院！送法院！媽媽皮賣大烟……」

後邊跟着一個禿頭小傢伙，兩手抓緊一盞烟燈，豆油在棉襖頭上望下淌。「小魏小魏抓來了！……」

三號里的朱小四子舉起烟槍當兵器，亂砍亂截，打出號子。左手還抓住燈。四號里打成一團，小當兵的羅金標嘰嘰哇哇亂叫，不見跑出來。一號里的于本金跟王和尚空手逃出號子，後面飛着竹片板凳，五號六號都得了手，一枝箭跑出來。朱永保跟在後面直跳：「楊小二子！我沒虧負你狗入的！放下來！……」

韓正清還在揉着眼睛，跑出來：「媽媽皮！誰跟老子搗蛋！」

各號子像蜂房，人是一窩蜂吐出來。小魏的手下都聚到一起。只抓到四根槍，五盞燈。——一號里沒得手，四號里的烟槍打斷了，羅金標撕破了軍衣，祇抓了一盞燈。各號的打手隨後追出來，想奪槍。小魏的手下飛起院心裏號桶蓋子當兵器，向後反攻。小魏的鐵門還沒叫開，翻過身來向前衝。腳下的雙鐐也累不住他，衝進人擋就左一頭，右一頭，直撞過去。王小保挨他撞倒了，吳家祥也一個踉蹌退回去。



隨手搶過一根竹片，在人頭上亂舞。他的手下，一個個都拚命上前。各號子的人手雖多，也有點吃不住。二號的吳登雲站在號子門口，大聲嚷叫：「弟兄們都別動身！跟他上法院好了！看他們咬掉老子的扁……」

這末一嚷，有些人慢慢歇手了。這時鐵門一開，看守沒進來，一號龍頭許桃兒倒溜出去了！小魏還沒住手，向前攻。院子四邊有些看閑的，都叫起來：「小魏真有種！」

這時鐵門倒開了。進來了八個看守跟一個曹主任。一片聲吆喝：「不要打！不許打！不許打！有話說……」

小魏這才住了手。轉過身來。「好，把我們送法院……」

旁邊走過張常鏗來，用腿肘子向小魏一搗。「留神烟槍！上法院去，別怕……」

小魏像沒聽見，直衝着主任嚷：「抽大煙，賣大烟。人賊現獲！沒得話說，送法院！——法院里講理……」

曹主任冷着臉，——那是一付尖得可以戳手似的三角形的臉。——喝一聲：「不許嚷！有話好好說！」

小魏又向前走一步，扛着頭：「有什麼好說？——上法院！」

「爲什麼上法院？」

「噢？」小魏的嘴一披。「曹主任，你裝什麼伴？——這不是大烟槍人賊現獲，還要什麼？」

曹主任彷彿才知道。便問：「這大烟槍是哪兒來的？」

「哪兒來的？」——抓的是各號子的龍頭的。」

主任的臉又一冷：「什麼龍頭不龍頭，胡說！」

一個看守說：「代表就叫代表，哪里有龍頭！」

滿院子都不吵鬧了。大家被主任的威風嚇住了。小魏却不耐煩：「不管什麼龍頭代表，吳登雲他倆賣大烟，抽大烟是真的。請你主任把我們送上法院，不講費話！」

他的手下一條聲兒嚷：「送法院！送法院……」

「不許叫！」曹主任裝出很生氣的樣子：「你們知道自己先犯了法嗎？」

小禿子叫道：「抽大烟才犯法哩！」

「胡說！」曹主任轉臉一啐：「抓煙燈爲什麼不來報告你們是什麼人？你們能抓嗎？自己動手，亂打亂鬧，你們想暴動嗎？」

王小保叫道：「對了！他們自己的煙槍栽賴人的！」

吃份子的就亂嚷起來：「我們沒有煙槍……煙槍是小魏的……全是小魏的……」

小魏雙脚一碰，蹶起身來罵：「入媽媽蒜種！說你媽媽蒜種，話有種抽大煙，就跟老子上法院！」

小魏的手下一口氣叫：「蒜種蒜種！」

主任抓到把柄了，冷笑一聲：「皺！原來是你自己的混賬！」

「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吃份子的大夥叫。

小魏氣得像條牛，亂蹣亂跳。「放屁！放屁！」衝着主任的臉。「你也放屁……」

曹主任急忙朝看守背後一退。「混賬！人家都說是你的還賴嗎？——你！你這樣子真要造反嗎，

——暴動嗎，啞……把……把他抓起來！」

八個看守攔住了小魏，小魏急得沒有法，便叫道：「好好！你說是老子的就是老子的，抽大煙犯法的，你把老子們送法院罷！老子大煙槍是你送進來的，大煙是賣給吳登雲六個人吃的，送送送法院，不送法院你也是蠢種！」小魏隔着八個看守，指着主任罵。

院子四周哈哈一陣笑：「小魏有種……好……好……送法院！」

主任乾生氣，退後一步，罵道：「混賬！混賬！就把他送法院……先把他抓起來，還了得……」他先退到

鐵門口。「拿拷子來送法院！」

「好！」小魏雙手拍着肚子：「老子不去是蠢種！你不送也是蠢種！」

四邊有人哄叫：「好！」

拷子拿來了，主任要先拷小魏。

「不行！先拷龍頭！」

「胡說！他們不抽大煙，不賣大煙，拷什麼？」主任指揮看守：「先拷他們！」

「放屁！我賣大煙，他抽大煙，爲什麼不拷不行！」

小魏的手下一條聲：「不行！不行！不行！」

四周圍也有人幫助喊：「先拷龍頭！先拷龍頭！」

曹主任發了楞，轉臉關照看守：「先叫閒人進號子！」

攆小鷄子似的，八個看守分兩邊，邀着大家進號子去了。那些閒人一進了號子更高聲嚷：「拷龍頭！拷龍頭！」

乘着人亂，曹主任對吳登雲使個眼色。吳登雲乖覺，馬上嚷道：「好，我們大家一起去。誰充甚麼來，先拷我！」

看守先來拷了吳登雲，曹主任又叫了四個看守，帶了幾付拷子進來，六個龍頭，小魏跟他手下一共十九個人統統全拷了。烟槍烟燈全拿在看守的手里。曹主任點了數，說前邊預備送法院的公事，要各人回號子帶着衣裳被頭，當晚要在法院看守所住夜，不能回來。龍頭們一溜烟各回自己號子去了，小魏也想帶着破棉被，就跟着曹主任和一個看守回他的小號子。小號子里別的人都進了號子，櫥門虛掩着。小魏忽然心里一動，正想回頭，後面四隻手一推，喝聲：「進去罷！」

「哎呀！」小魏大叫一聲，再回頭，櫥門已經帶上，要上鎖了。

「媽的，進法院了！」鎖門的看守說。

小魏蹣跚起雙腳要奪門，手拷上了。「媽媽……」正想罵，嘿，一口痰，對準櫥柱外邊的主任吐過去：「我入死你媽媽的！曹主任啦！我操你妹子，你是他狗入龍頭的灰孫子！我操……」

曹主任轉身就走，一邊揩去臉上的痰，看看各號子的櫥門都關上了，一溜烟出了鐵門，洗臉去了。只聽得各號子里起了同樣的叫罵。但馬上罵聲沒有了，又起了打架的聲音，接着是挨打的嚎叫的聲音。

只有小魏的叫罵沒斷，但嗓子越叫越啞了。

## 五

小魏關在號子里整天罵主任，一連罵了兩天。主任沒有辦法，叫個看守來做好做歹，把他的手拷跟後加的一副鍊都開了，這才住了嘴。——可是他一出了號子，又叮叮噹噹罵起來了：

「媽媽格皮！這算本事嗎？串起來騙老子呀！——好，等着瞧！我小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漢，想吃倒老子呀！——噠！碰兒給碰兒錢，撞兒給撞兒錢！」他把肚皮拍得噼噼響：「等着罷，有那一天！」

但從此，小魏也不再亂嚷亂叫了。整天閉着嘴，歪着頭，在院里逛來逛去。像一隻不說話的鱷魚。羅富林那班傢伙挨過一頓揍，不許出號子了。有時在毛廁里碰到面，小魏却咬住牙說：「老弟兄，不着急。我小魏能吃這個悶兒麼？只要有那一天，總會對得起諸位弟兄！事情慢慢來，大丈夫報仇，三年不遲，是不是？總有那一天等着就是了！」

一霎眼，春天又過去了，看看到了夏天。一號北邊那個小澡堂子時常開門了。本來，官家半月燒一次，到這樣熱天，還是老規矩，多燒一次都不肯。龍頭們自己也想洗，就想出法子自己燒。六個龍頭湊上兩塊錢煤，叫號子里小傢伙挑挑水，堂子就開了。除了龍頭自己洗，請請一些有錢有勢的闊老跟吃份

子的其餘的人要洗，得出五個銅板，才得進門。澡堂的門口放隻大號桶，算櫃台；一個吃份子的攔門坐着。還得看看你身上髒不髒；灰垢多點，有瘡有疤的，就有五個銅板也得等大家洗完了，洗泥水脚子——沒有錢，就別談。

有一回龍頭們又燒澡堂子了。一班有面子的人物跟龍頭正在說着，門口的櫃台還沒擺。小魏吃了飯，一頭衝出院心，看見龍頭開了門，回去脫了褂子就來洗。看門的正是五號吃份子的吳家祥，一把攔住他。

「喂，喂，小魏，睜睜眼，攤不到你洗哩！」吳家祥橫擋在門口，手攔住門，睜着一雙睜不大的菜豆眼，那麼輕輕飄飄地說。

「什麼？」小魏一翻眼。

「什麼——你先打聽打聽今兒堂子是哪個燒的？」

「管他媽的皮哪個燒的！天王老子燒的我小魏也要洗！」

「放屁——你的皮倒又着癢啦？」

小魏像兜頭挨了一刀，從小肚子底下來氣，捏起拳頭對準吳家祥胸口拚命一搗。「我操你媽媽！」

吳家祥一個筋斗跌進澡堂子門里去了。小魏正要舉起拳頭搗，澡堂里六個龍頭一條聲嚷起「打」來。背後又伸出四隻手，把小魏抱住：「媽的，你又闖禍啦！」

澡堂里龍頭們只是嚷：「揍揍！今天揍死他！」

兩個看守把小魏朝小號子里拖。「人家自己燒澡堂子，有你洗的麼？又胡鬧，找苦吃嗎？」

小魏的嘴像倒了口子的水，只顧潑口大罵：「龍頭怎幹我操死龍頭的祖宗十八代！我小魏是漢子！你媽的龍頭是弄種敢跟老子拚一拚嗎？我操死你祖奶奶！老子偏要洗澡！老子偏要……」

小魏祇顧罵，却不防已經被看守拖回小號子了。但澡堂里沒人出來，他罵得更兇。兩個看守只恐嚇着：「再鬧，又要拷了！」

小魏只顧罵：「老子怕拷不是人！老子偏罵他狗入的！老子……」

外邊叫聲：「看守先生！」

兩個看守轉身就走。小魏馬上繫繫鑲帶，正想跟出去，那外邊已經衝進一隊人來——正是六個龍頭，領着一班打手，都勒一條短褲子。雄糾糾地只喝聲：「揍！」跑進來不問青紅皂白，推倒小魏就打。拳頭，小板凳，直朝身上擗。一號許桃兒蹲在小魏頭邊，緝住他兩隻手，讓大家打個痛快。小魏還是媽媽奶奶罵。一個身子像條蛇，亂鑽亂躡，想從拳頭底下跳起來。只是兩隻腳已經緝住，白費力。腿上屁股上挨打得割心疼。一想起前回的事，心底一急，便縱起頭來，張口去咬許桃兒的腿擋。許桃兒「哎哇」一聲叫，伸手去護。小魏便空出手來，想朝起爬。可是人多手衆，大家按住他，不讓起身。腿上身上還是不住地「拍拍拍」望下打。小魏一眼瞥見欄柱旁邊的飯碗，伸手抓起一隻來，朝地下一拍，碎了。便用碎磁片子向頭頂上一劃，頓是鮮血直流。

「哎呀！狗入的，他『開堂』了！」許桃兒叫起來。

大家一住手，看見一個鮮血淋漓的頭，暗叫聲：「不好！」轉身就朝外跑，小魏乘勢爬起來，抓了小板凳就望最後出號子的吳登雲肩上扎。一夥龍頭像鬥敗的公雞只顧逃。小魏追出號子，揮起板凳亂打，一邊嚷叫：「弄種！不要跑？老子打死你們狗入的……」

一夥打手都溜跑了。只有許桃兒，吳登雲，韓正清三個應戰着。小魏像條惹瘋了的狗，拚命追着三個人打。滿頭滿臉都是血，簡直是個血球，嘴里還嚷罵着。三個人無法挨他的邊，只有招架着。看熱鬧的人也都遠遠站着，不敢過來。小魏的板凳橫掃直劈。吳登雲韓正清都吃了幾下。許桃兒眼活手快，只向小魏屁股後跑，得機一把抓住他的鍊練子，拚命一提，「公東」一聲，小魏倒栽在石頭地上。腦袋撞上石塊，又流了血，暈過去了。

吳登雲三人住了手。值班黃看守慌張跑進來，一看，紫了眼。「哎呀，怎麼打成這樣？你們想鬧人命嗎！」

小魏躺在那里像一隻割開頸項的鷄子，撲打蹦跳了一陣之後，不動了。黃看守跑去按住他的傷口，那傷口還像小河似的流着血，地上已經淌了一汪。黃看守嚷着要牙粉，面盆，水，跟紮頭的布。東西馬上都來了。看熱鬧的人也圍攏了。連朱永保也背着臉跑過來，罵着「狗入的」。黃看守大把大把的牙

● 有種乞丐或者流氓，會自己割破腦袋，以流血來恐嚇或詭詐的，這是對手最沒辦法的事，但他是有方法保證自

己不會送命的這種手段，一般稱爲「開堂」。



粉按上傷口，上去就變成銀紅色。再一霎眼，又變成了血。別的人幫助洗去臉上的血，但隨洗隨淌，止不住。

忽然，小魏的眼皮動了。一會兒睜開來，慢慢地瞞着四邊的人。黃看守只按住他哄孩子似的：「不動，不動，我替你紮頭。」

等小魏看清楚是吳登雲在什麼地方，突然地像一隻獅子，憑空縱起來。四周圍的人看見鬼似的「哎呀」一聲望後退。小魏抓起面盆，連盆帶水向吳登雲扎過去，大家又驚叫一聲，拚命向各號子逃走。黃看守竄進了毛廁，吳登雲慌忙地直向六號跑。朱永保同另外一位穿長衫的傢伙，跑時一個不留神，跌了一交。連忙跌跌爬爬地滾進毛廁里去了。小魏的面盆水潑到看開的身上，並沒打中吳登雲，叫一聲：「不要命了！」拾起臉盆就扎吳登雲。吳登雲一步竄進大號，死抵住門不放。小魏再拾起面盆，在六號門上扎了幾下，扎不開，再回身找別人，院子裏連一個鬼都沒有了。各號子的門都關上，人都躲在櫥柱裏。有一些人在裏邊叫：「小魏……上法院……」

小魏頭上的血還流個不止。連全身都紅了，簡直是血缸里爬出來的血人。眼睛鼻子都看不見，糊成一片。他四面一看，沒了法，把面盆扎上鐵門，直嗓子嚷：「救命嘍……打死人嘍……開鐵門啦……」

鐵門的小洞里有幾付眼睛在張望。小魏只顧「砰砰」打着門，嚷叫。不一會鐵門打開了，擁進四個看守來。也不怕染髒了白制服，齊上手抱住了小魏。向小號子里拖，一邊很客氣似的安慰着：「小魏，小魏，不得了，這還行嗎？——你自己的性命要緊呀，趕快紮起頭來。有話慢慢說……」

小魏只嚷着：「好了！這下要你們好好看！沒話說，送法院！沒話說，送法院！老子掛了彩了！好了！打得好！打得好！驗傷！驗傷……」

黃看守也從毛廁里溜出來。五個人把小魏抬進號子。好容易止住血，紮住頭。但小魏還是一個勁兒要送法院。五個看守說了多少好話，不中用。各號子和解的人都來了，提出多少和解的條件，比如請酒道歉……養傷等等，都不中用。曹主任臉變了色，慌慌張張跑進來，找六個龍頭嘍嘍咕講了大半天。一會兒六個龍頭又跟着主任跑出鐵門。這末跑進跑出，大家都冷着臉，像死了老子娘。末了，曹主任請小魏出去談話，也不去。最後，五個看守抬一個，硬把小魏抬到主任房間里。

主任很客氣，先看看小魏的傷，又敬了一枝煙。然後笑問道：

「小魏，你到底要什麼條件呢？——殺人不過頭頂地呀！是不是呢？老魏。」主任還拍拍他肩膀。主任又摸摸他的頭，便驚訝地叫：「哎呀！哎呀……」又說：「你看你淪了這末多血，身體吃得住麼？馬上就得養養傷才行。要是送法院，法院里能讓你養傷麼？你自己先得吃虧！而且官司就打赢了，你又有什麼好處呢？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你老魏是明白人，他們得罪你，多少還給我一點面子，嘿，不是？是哈哈……」

主任的好話說得太多了。總結一句：只要小魏提出條件來，都好辦。

小魏在主任桌上鏡子里看見自己白得像張白紙的臉，又覺得頭上重重的，便沒勁兒再熬了。把桌子一拍：「好，既是你主任出來說話，我小魏還不識抬舉麼。」閉話少說，只是一句：我小魏打來打

去爲的是江山！除了請酒養傷之外，再讓我邀幾位朋友在小號子里開公事，就什麼話都沒有。要不，還是法院里會！」

主任跳起來，「哦，這個，這個……」他拍拍胸脯子：「包在我身上，定可以辦得到……好，一句話，就是了你回去養養傷，我叫他們送藥，送吃的東西來……」

小魏站起身：「主任，大丈夫一言爲定，好，我走了——還有，養傷費二十塊少一個不行。還有，我小魏的一些弟兄們，像羅富林他們都要調進小號子……」

「那些都是小事」主任擺着手說：「都在我身上。」

主任親自把小魏送進小號子。

## 六

五天後，在吳登雲號子里，叫了一桌五塊錢的和菜，算各號龍頭替小號子新龍頭小魏賀喜的。賓主七個人，都忘記了過去的事，彷彿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吳登雲有了七分酒，拍拍他肩膀說：

「說起你的「老頭子」，我們也是老朋友。當年在茅山上都會過。真是……大家都是自己人！哈哈……」

吳登雲這一回真把他拖到煙舖上去抽了兩口大煙，然後開口了——第一件事他老吳送一身小紡褂褲給小魏，因爲既然當了龍頭，得有個外表。第二，送副舖板給他，搭高舖，明天高舖一搭，就算個正式號子了。

小魏雙手一拱：「吳大爺，您真是……小的多謝多謝了！」

說着，一眼瞟到吳登雲身上白紡綢褂褲，風一吹，活抖抖的飄，就像飄得他的心都在動似的。全身都癢了：「媽的，到底人家是辦大事的……」

吳登雲也連忙拱手：「喂，哪里話！如今都是自家人了！應該的。——哦……」他忽然想起什麼話：「我們都是自己人了，還有一句話告訴你——」他又放低了聲音：「張常錚那班人同你很好吧？」

小魏連忙搖頭：「不，不，不——並不……」

吳登雲笑道：「那就好。——不過那班人是專門跟我們作對的，你該明白。過去的話不談。如今既是一家，就不許跟他們接近！」他的重下巴一鼓，又笑一笑：「這是我關顧你的，怕別人不願意你！」

小魏一身舒服得說不出話，恨不得對這個好人磕個頭。心里只想說：「入媽媽的，我小魏今兒才遇到個好人……」

看看天要晚，快收封了。小魏起身道了謝，預備回號子。吳登雲又一把抓住他的手，低聲說：「小魏，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就是——羅富林一班人不能進小號子。

小魏的眼一瞪，沒作聲。吳登雲又笑了：「我是爲的你好。你那小號子只能住二十個人，要把羅富林一班人調進去，你還能收什麼案子，把新案子掛在櫥柱上嗎？——再說，羅富林那班人賭打可以，要

說講公事，談生意，中麼？——都是一批草包呀！而且你又是個生手，你的號子里要沒有兩個好好的軍師，怎麼能撐得住門戶呢？……」

小魏聽得句句入耳，沒話說。

「你放心，我都替你想過了：二號里有兩個人，胡大生跟薛小三子。一文一武，什麼都幹得來。你每人給他一個雙份子吃，包保得你天下太平……」

「好好……」小魏正要滿口答應，不知怎麼一下子又想到羅富林那班人：「但是……」

吳登雲的臉一冷：「隨你便！——這本來是你號子裏的事，我管不着。」轉身要走。

小魏一把拖住他：「老吳——吳大爺，你別疑惑。我一定這樣這樣辦。明天叫他們調號子就是了。」

……

吳登雲拍他一手巴掌，打斷話：「好，一句話！」

小魏走出二號，羅富林果然打走廊裏一掃二擺地拖着一付大鐮幌過來：「小魏，小魏，」他小聲

叫。

小魏見了鬼似的，臉一紅，沒答應。生怕吳登雲看見什麼，歪着頭，一溜烟跑進他的小號子裏叫周

二寶打水洗腳去了。

（文季月刊一卷六期）

## 失題的故事

張天翼

大家都玩得很高興。校鐘忽然叫了起來。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啊呀，真討厭！又要去開演講會了。」

文思漢想要在草地上打一個滾，可是來不及，祇好巴巴的往課室裏跑。

文思宜呢——正在操場後門口，他跟梁和跟李祥生蹲在河邊上玩。

他看看天上，又看看河裏。他說：

「我們來玩打仗海軍打仗。」

水面上有幾個鴨子浮過來，一轉身又浮過去，下面拖着一條影子，那樣子真蠢得很。奇怪，怎麼這

也算是「家禽」呢？

他瞧着鴨子，鴨子瞧着他。

哈哈，好極了！牠們就是敵人的軍艦。

「我們這裏是青島，」他說，「我們這裏是砲台。」

梁和嘆道：

「不對我們這裏是吳淞。孟老師說的，他們先要來打吳淞的。」

李祥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揀起一塊石頭來。他叫：

「開砲呀！」

Gongzi

水花一濺——變成了銀點子。河面上畫了幾十個幾百個圓圈圈——一個套一個。水裏的影子打得粉碎。

敵人的軍艦趕緊就開走了，一共有五條，身體擺呀擺的。一面跑，一面還叫道：

[Ga, ea, ga!]

李祥生又來了一下子。砲彈是兩隻手捧起來的。

GUNG!!!

真好看！不過大家身上都有點溼就是了。

李祥生巴不得多打幾回仗。上童子軍的時候，老師說過：「生物是我們的好朋友。」狗不能欺侮。

貓也不能欺侮。

鴨子呢？老師沒有告訴他。

可是今天不要緊，放心打去就是了。誰叫牠當了敵人的軍艦的活該！老師還買桂花鴨子吃哩。

大家都開起炮來。

梁和想要找一塊大石頭，沒找着。他祇拿起一片瓦片來，*oioioi*。他打了一個水披披。

「放個魚雷！」

五條軍艦亂叫亂跑。牠們逃到了對面，爬上了岸。有一條軍艦拐上斜坡的時候——還滑了一交。

文思宜快活得叫了起來：

「哈哈！不起！」

可是校鐘也叫了起來：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二

梅式武站在講台上，對下面鞠一個躬。

梅式武總是很乾淨，嘴上沒有墨的，手上沒有泥的。算術本子呢——寫得很好看，像課本一樣整齊。老師就用紅墨水在上面寫道：

「好！」

可是梅式武演講起來就不頂好。

開頭照例是說：

「主席，各位評判員，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接着就總是：

「現在，我們中國，已經快要亡國了……」

上星期三這是這麼講的，上星期六也是這麼講的，本星期三也是這麼講的。

一講到那一句——



「我們難道就這樣讓敵人侵略我們麼？」

周老師就插嘴了：

「講這一句的時候——聲音還要高一點，高一點。」

周老師一面說，一面拿右手手心朝着天花板托呀托的。

唉，說一句老實話：這種事情實在不大好玩。

大家還要規規矩矩坐在這裏，一個不小心，章老師就得嚷起來：

「噫！陶謹！裝鬼臉！」

「文思漢！你爲什麼把鞋子脫了放在桌子上！」

這倒還不要緊，頂壞的是文思宜他們三個人的褲子——啊呀，真不得了！到底要到什麼時候才

會乾呢？一坐下來，屁股上好像趴着一塊冰一樣。

這些事情，梅式武當然是不知道的。

梅式武祇是一個人，在上面哇啦哇啦，兩隻手反在屁股後面，眼睛老是看着對面牆上，那裏有手

工紙剪成的字：

誓雪國恥！

文思宜想：

「一個人演起講來——爲什麼臉上不作興動的呢？」

章老師坐在講台旁邊，章老師眼睛轉呀轉的，巴不得有人不守規矩，好讓他來罵人。周老師也坐在講台旁邊，手裏拿着一張紙，演講的話都寫在這張紙上面。正在這個時候，梅式武的聲音放大了：

「全國的同胞們！現在，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

說呀說的，忽然眼睛靈了起來。

周老師說：

「團。」

「團！」梅式武叫道。「團——團——團結一致……」

周老師有點着急，就又插嘴：

「拳頭！拳頭！」

哈，梅式武連這個都忘記了！梅式武看了看周老師，這才從屁股後面伸出手來，接着抓成一個拳頭，接着就在空中間打了一拳。

下面有幾個人笑了起來。

李祥生對講台把舌子一伸。

梁和小聲兒對文思宣說：

「梅式武笨死了！還考第一哩！」

忽然——

「哼，噤里咕嚕！噤里咕嚕！」

倒霉！又是章老師！

這樣一來，梅式武講不下去了。舌子是說話的，可是現在，專門舐嘴唇去了。不動，也不笑，也不裝臉。靜得很。梅式武瞧着大家。大家瞧着梅式武。

文思宜嘻的笑了一聲，忍不住又要噤里咕嚕：

「下面呢？下面呢？我偏偏不告訴！」

下面這一句就是——

「同胞們，我們，大家想想看。」

講的時候，要把右手放在胸脯上。

可是文思宜不說出來。活該！誰叫章老師不許人說話呢！

三

演講總有一個時候會講完的，梅式武走下了講台。

大家拍完了手，周老師走上了去，忽然——

Pa!!!

這是李祥生拍的。

文思漢就也跟着拍了一下。文思唐的手很小，拍得不好：

PI

文思宜對文思漢說：

「哪，要這樣拍你看。」

Po, po, poi

許多人也都拍起手來。

周老師把手心朝着地板，按呀按的。周老師問：

「這一次——梅式武講得好不好？」

「好！」大家答。

許久許久，文思宜沒有大聲說過話了，現在真是巴不得。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叫道：

「了不起了不起！」

可是周老師又說：

「我看見的，有人不守規矩。梅式武講的是怎樣救中國。難道你們不要聽麼？你們不要救中國麼？」

你們愛不愛國呢？」

「愛！」

這時候有一個人又來插嘴了。討厭得很！這個人跳了起來。這個人瞪着眼睛，了不起！這個人是誰

呀？——怎麼世界上竟有這麼討厭的人呀？

哈，當然是章老師！章老師兇狠狠地對前面一指：

「李祥生跟文思宜頂壞，儘說話！」

什麼！什麼！這付惡巴巴的臉孔好看得很哩！

文思宜這就要回嘴了：

「我沒有說話，我看見梅式武講不出來，我……」

「再說！我看你又要討打了！」

章老師停了一停，說道：

「你們想想看，梅式武跟你們年紀差不多。梅式武功課又好，又守規則，又會演講。你們要學學他

呀。」

周老師看看李祥生跟文思宜。周老師也開口了：

「一點不錯，章老師叫你們做好學生。你們看，這一次全縣小學救國演講比賽會，梅式武要去比賽。梅式武是替我們學校爭名譽的。」

大家就都看着梅式武。

忽然梅式武身子硬起來了，頸子也硬起來了。梅式武站在那裏——挺直的，動也不動。爭名譽總是好的。可是日子過呀過的，這個名譽並沒有來。

梅式武祇在學校裏講過兩次。一個星期就過去了，救國演講比賽會——沒有開會。過了三個星期，沒有開會。過了五個星期，沒有開會。

文思漢可還快活得，回家對媽媽說：

「我們學校裏——演講才好哩。」

媽媽正在那裏寫信給爸爸，媽媽回過臉來問：

「你呢？」

「我不會梅式武會的。」

文思漢叫：

「哪裏梅式武講得一點也不好！梅式武還背不出哩。」

「你吹牛！」文思漢嚷起來。「媽媽，爸爸在開封好玩不好玩？爸爸放寒假回來麼？媽媽，你告訴爸爸，我們學校要去比賽。」

這孩子真是一點也不懂。文思宜就又打斷了他的話：

「哪裏演講比賽會不開了！」

「噢，又吹牛！周老師說的，這是愛國演講。愛國是要愛的。」

真是沒有辦法？文思漢九歲了，還糊塗得很。

文思宜呢——比文思漢大三歲。文思宜簡直是一個大人了。這個大人就對弟弟看看，把嘴巴一

歪，把舌子一伸，說道：

「了不起！」

四

不上課的時候，大家放心玩去就是了。玩呀玩的，再也不會——

「Dang, dang! Dang, dang! 聽演講！聽演講！」

演講會——沒有了。

可是天氣漸漸冷了起來，草地變成了癩痢頭，樹也變成了禿頭。

課室裏也變了樣子。

手工紙剪成的「誓雪國恥」撕掉了。本來還有「中國人要愛中國」還有「一致殺敵」那天

老師叫大家把這些扯下來。

牆上掛的二十一條呢？不知道藏到了什麼地方。

不錯，還有國恥地圖哩，還有東三省圖哩。

老師跟老師商量起來：

「牆上空空的總不好看。掛什麼呢？」

沒有辦法。祇好把一個大蒼蠅掛了出來。把一個大蚊子也掛了出來。上面有寫得很好的字：

「夏天到了，快起來撲滅蒼蠅！」

「要消滅蚊蟲，必先消滅孑子！」

討厭得很！「孑子」這兩個字總唸不上嘴。

文思宜問道：

「梁和，這兩個什麼字呀？什麼 Gie——？」

「什麼 Gie——漢奸！」

「哈！了不起！漢奸！」

突然章老師衝了出來，大叫道：

「不許亂叫！」

什麼！到底是誰亂叫呀！文思宜說：

「我沒有叫，我們說漢奸。」

「不許說！」

章老師臉紅了，眼睛很大。看看他這樣子，他簡直要把文思宜吃下去。

真奇怪！老師也說過漢奸的。老師告訴大家：

「漢奸就是賣國賊。不做漢奸，就要起來救國。」

不過章老師是不講理的。

「下次你再說——就打你五百下手心！」



章老師一走開，文思宜就裝了一個鬼臉，意思是說：

[Ye-ye-ye-ye-ye!]

文思宜怕是不怕，祇是覺得奇怪就是了。怎麼回事呢？章老師爲什麼總要這麼兇呢？這還不要緊，頂奇怪的是，歌也不許唱了。

我是小兵氣汹汹，

手拿槍支向前衝！

一直跑到……：

周老師搖搖手：

「不要唱，不要唱！」

章老師巴不得發脾氣，瞪着眼睛看來看去的：

「誰先唱的？誰先唱的？」

忽然孟老師跟章老師吵起嘴來了，孟老師的旗袍上面有白粉，孟老師的臉發了紅，孟老師大聲

「我不能處罰他們！我不能處罰他們！他們沒有做錯事！」

文思宜拍着手叫：

「好啊！好啊！了不起！」

大家拍手，就又唱起來了。一面唱，一面頓脚：

我是小兵氣汹汹！

Bunge! Bunge! Bunge!

手拿槍支向前衝！

Bunge! Bunge! Bunge!

說：  
祇有梅式武沒有唱。梅式武站在院子裏，看着裏面。梅式武是很聽老師的話的。梅式武點點下巴

「哼，你們要討打了。」

一點也不錯。

下午孟老師出去了。章老師嘆道：

「文思宜過來！」

糟糕！

文思宜對手吐一口唾沫，兩隻手搓了幾搓，牙齒拚命咬着。

啊呀！不得了。真要命啊呀！啊呀！舉起來了！——章老師的板子……

五

做什麼好呢？玩總是要玩的。

操場做砲台，那真了不起。文思宜他們到砲台上老等着，老等着。可是一條軍艦也沒有。糟糕得很！這些軍艦——怕是宰了吃掉了吧。

河水乾了許多，一開起砲來，就「Z-cai！」一聲。

啊呀，不得了，滿身滿臉的泥漿！

風很大，呼呼地叫着。文思宜說：

「總要玩個新鮮的。」

梁和指指文思宜的鼻子：

「哈，文思宜的鼻子發紅了。」

文思宜摸摸鼻子答道：

鼻子會發紅，

就是大總統。

手拿槍支向前衝……

大家都唱了起來，祇要不給章老師聽見就是了。

「喂喂！」梁和叫：「光祇唱唱有什麼意思呢？我們來表演罷。」

這個主意倒不錯！

可是誰來做敵人呢？

人。  
操場裏有這許多人，誰都要做中國兵。就是一二年級的小豆子——也說不聽。大家都不肯做敵

文思宜像大人的樣子皺皺眉毛。對梁和和雲雲眼睛，就跟文思漢說：

「你來做敵人罷。」

「我不來！」

「做敵人是假的呀，表演一下就是了。」

「你吹牛！」

梁和想了一想，就把手放在文思漢肩膀上：

「文思漢，你不做敵人就不做敵人罷。你來當漢奸，好不好？」

什麼當漢奸麼？文思漢搖搖頭：

「我不來！」

「當漢奸是很好的呀。」文思宜很正經地說。「當漢奸有許多錢。有了錢，就可以隨便買東西吃

了。」

文思漢還是不依：

「文思宜！你們儘吹我的牛，我不來！」

唉，真是表演不成。這祇好空口唱唱就算了。

正在這個時候，梅式武走了過來，梅式武的臉子很白，像粉筆一樣。梅式武的衣裳很腫，像露繭一樣。梅式武當了四年級的級長，就哇啦哇啦來管別人了。梅式武大聲說：

「哼！你們又唱這些歌！」

李祥生跳到了梅式武跟前。李祥生好幾天沒有跟人打架了，巴不得出點事情。他說：

「你管我！你管我！」

文思宜對梅式武刮刮臉皮：

「不要臉！真是了不起！」

接着又學着梅式武演講的樣子：

「現在，我們要，我們要，我們要——團——團——團結一致！」

「老師說過的！」梅式武叫道。「這種歌不許唱！這種話不許說！章老師叫我管的！」

梁和笑了起來：

「梅式武不能夠管我，我能夠管梅式武。我是梅式武的父親，你們看！」

梁和說了，忽然駝起了脊背，笑得一點也不好看。說話的聲音也很奇怪：

「梁大夫，我這個人很規矩，我在恆豐銀行做了二十年生意。我們梅式武也很規矩，我們梅式武

聽我的話，嘻嘻！」

哈，原來梅式武的父親是這個樣子的！

梅式武的父親有一雙紅眼睛，梅式武的父親常常到梁和的父親那裏看眼病，就常常說這些話。可是——怎麼？梅式武的父親在恆豐銀行，真的有二十年麼？

文思宜想不通了，不起這日子總很早很早的吧？那個時候——恐怕大家還很小很小哩。

李祥生也奇怪起來。李祥生沒有父親，祇有哥哥，哥哥會修機器。哥哥在汽車廠做了許多許多時候，也才祇有三年。

大家看看梅式武……

梅式武忽然不見了，梅式武裏老師去了。

現在章老師不在家。活該跑了一趟空腿——真有意思得很！

六

Dinglang! Dinglang! Dine! Dine!

包書包，唱再會歌，走出學校。

學校斜對門有一家黑門，門上貼一塊嚇得要命的小鏡子。這家人家養着一條黃狗，又高又大。現在這條黃狗正在街上玩，這裏聞一下，那裏聞一下。

李祥生停了停步子，一會兒就又追上了文思宜。

「文思宜，這隻狗是敵人的軍艦打牠！」

文思宜想了一想，說道：

「軍艦怎麼上街呢？」

這倒是真的，那就怎麼辦呢？李祥生總要想一個法子打牠才好。軍艦——祇配鴨子來當，那麼飛機呢？

「飛機是在天上飛的呀。」文思宜說。

真麻煩！想來想去想不出，不管三七二十一——

「文思宜！我們開砲罷！」

手一揮，彈子飛了出去。

哈，原來李祥生早就把石子拿在手裏了。

這架敵人的飛機飛到黑門旁邊，兜巴巴地對李祥生嚷着：

[Wao! Wao, wao!]

「狗是壞東西。」李祥生小聲兒告訴文思宜，「敵人也是壞東西。」

Pia!——又是一砲，打在飛機後腿上。

文思宜也忍不住開起砲來，文思漢也來動手，可是打不準。陶謹也加入了。後來連吳粹芳，連徐家穆，連許多許多人——都來打這個仗了。

梁和扔了一顆石子，說道：

「這隻狗——是敵人的鐵甲車！」

那一年上海打仗，梁和跟他爸爸就正在上海，梁和知道的東西才多哩。

鐵甲車好極了！這個——正好叫這隻狗來當！怎麼梁和不早點說呢？

路上熱鬧起來了，許多人走過來看，許多人笑着拍手。

打仗的人呢——又是跳，又是叫，又是唱歌。

一個賣五香雞蛋的小孩子叫道：

「哈哈！打得好！打得好！我走這裏，牠總要咬我！」

敵人的鐵甲車——巴的巴的退到黑門裏面去了。

這要算李祥生的功勞頂大。李祥生打得很準，打呀打的就把鐵甲車打敗了。那個東西一敗，叫起

來就有一種很奇怪的聲音——又不像鐵甲車，又不像狗！

[Wa-u-lu-lu-lu! Wa-u-u-lu-lu-lu!]

有一個胖子在旁邊看着，嘴巴閉得緊緊的。這時候忽然伸過手來，把李祥生拖過去：

「你們是什麼學校裏的？」

胖子要看一看李祥生的校徽，可是沒見着。他們校徽還沒有發哩。

李祥生大聲說：

「噢，要你管！你還是值日生，還是級長呀！」

胖子用鼻孔說：



「哼」

走掉了。

文思宜想起掛圖上的字，就叫道：

「敵人到了，大家快起來拍滅敵人！」

李祥生也叫：

「要消滅敵人，必先消滅——消滅——消滅——」

他說不上來了，就叫道：

「狗！」

那個胖子站住了，那個胖子對這邊瞧着。

瞧什麼呀！挺着一個大肚子給人看，他自己以為漂亮得很哩！其實一點也不稀罕！六年級錢普生

的肚子——就比你大得多！

大家都不睬那個胖子。大家唱着歌，唱着歌，就回去了。

文思漢一到家門口，就直往裏面奔。一面嚷道：

「媽媽媽媽！我們學校裏——打狗打得才準哩！」

「你別去打呀，」媽媽說：「狗會咬你的。」

「媽媽別吹牛，狗才不咬我哩。我打不準，李祥生打得準。」

文思宜也快活極了。文思宜把這種事情告訴了媽媽，就叫起來：

「哈哈！了不起！」

七

第二天出了一樁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是星期六。上着國語，文思漢他們站在課室門口，對裏面老是裝鬼臉。這一堂——二年級沒有課。

一搖了鈴，二年級的學生就跑進來了。

文思漢嘰嘰刮刮，吳粹芳也嘰嘰刮刮，大家都嘰嘰刮刮。

到底說什麼呀？一句也聽不明白。

後來聽清楚了。文思宜跳了起來：

「什麼！昨天那個胖子！」

了不起！正是昨天那個胖子！那個胖子在操場裏。那個胖子是從後門走進來的。那個胖子在學校東也看看，西也看看。

還有一個人，並不是胖子。那個人跟那個胖子一起來的。怎麼回事呀？

吳粹芳輕輕地說：

「那兩個人是來偷東西的。」  
大家巴的巴的跑到了操場裏。

沒有看見。

可是有人叫道：

「在前面哩！在前面哩！」

哈，真的！

一個胖子。一個人跟胖子在一起。這個人嘴裏有一支香煙。這兩個人鬼頭鬼腦的，這裏望一下，那

裏望一下。

到了星期一，有八個人到學校裏來參觀。

裏面有一個人——大家都認得。真奇怪！就是那個抽香煙的。後面呢——又是那個胖子！他今天

穿起西裝來了。

這還不算。頂奇怪的是，那八個人還到廁所裏去了一趟。

這是文思漢看見的，文思漢說：

「連屎都參觀過了，這是真的，我不吹你的牛。」

八

章老師臉子發青，嘴唇倒是白的。看起東西來總是瞪着眼，好像黑板應該記一個大過。玻璃窗呢



祇要章老師出去了，胆子就會大起來的。

文思漢跨過一張桌子。又跨過一張桌子。哈，好玩極了！

突然——章老師跑了出來！

真是快得很，文思漢正要嚇一跳，可是來不及嚇一跳。

原來章老師還沒有出去，糟糕的地方就是這裏！

章老師一句話都不說，臉上的顏色像鋼條一樣。跑過來一拖——就把文思漢拖走了。不得了！

大家都說不出話來，這個看看那個，那個看看這個。

啊呀！想想看！祇要等一下，就會——Pi, pi, pi！再壞的事就沒有了！

可是章老師沒有打人，章老師把文思漢拖進醫藥室門「Bang！」的一關。Cata！——上了鎖。這就戴着帽出去了。

梅式武追了上去。

「章老師還有文思宜，還有梁和，還有李祥生……」

章老師呿出了牙齒，眼睛是紅的。

「嗯！等我回來！」

停了一停。又吱吱喳喳地叫：

「文思漢關在那裏——誰也不許開門！」

這回真的走了。

文思宜看看梅式武，梅式武看看文思宜。

其實文思宜已經抓好了拳頭，腿子也使着勁。裏老師呀！裏老師呀！好得很！來來看罷！

「一、二、三！」

Bangdong!

撲了過去，誰還客氣呀？當然是壓在梅式武身上了。

李祥生也衝了上去，梁和也衝了上去。

梅式武要叫，叫不出。要回手，手抽不動。

有人幫着打，有的人告訴老師去了。有的叫，有的拍手。一年級幾個頂小的，哇的哭了起來。

老師們拖開了他們。

「做什麼打架！做什麼打架！」

做什麼打架！還要打麼？一個人打架總要打的。誰叫他那麼討厭！活該！

哼！現在梅式武倒祇知道哭了——

「Out! Out! Out!」

了不起，好聽得很哩！

周老師歎了一口氣，又歎了一口氣。說道：

「唉，怎麼打起人來了！梅式武是好學生，他的成績比誰都好，他聽老師的話，守規則。老師叫他管你們的呀！」

過了一會又說：

「我知道你們愛國，愛國——在心裏愛就是了。」

「爲什麼呢？」梁和問。

周老師不開口，祇是歎氣。

孟老師呢——氣呼呼的，她叫：

「把醫藥室開開！把醫藥室開開！」

「怎麼行呢？」

「一定要開開！小學生怎麼可以拘禁！他犯了什麼法！」

周老師的臉子苦巴巴的：

「先把文思漢放出來也好。等章老師要回來的時候，再鎖起來罷。」

文思漢哭個不住嘴，臉子通紅的。手擦擦眼淚，臉上就有一塊塊黑的。文思漢的臉跟梅式武的臉一樣了。

原來梅式武臉上——也發紅，也發黑，臉子胖了些。身上本來是很乾淨的，現在比髒孩子還要不

好看。扣子也掉了，袖子也破了。

平常神氣得很，了不起！人家玩玩這樣：不許！玩玩那樣：不許！這時候他祇會坐在椅子上，他還想要哭哩。嗓子裏叫道：

[Gu! Gu! Gu!]

這個禍——鬧得不小！

怎麼辦呢？要是章老師回來了，還不知道他要怎麼叫法哩！

[Ye-ye-ye-ye! Ja-ja-ja-ja! Xng! Xai! Pi!]

大家都得看他那張兇臉。噲！真好看得很！

可是到了放學的時候，章老師還沒有回校，那祇好看第二天了。

九

第二天，天氣很好，沒有風，不過太陽不熱。

腳很冷，鼻頭呢——那就說不定會發紅。

這一天梅式武沒有來。

這一天老師們忽然告訴他們：

「學校要停辦了！」

大家都嚇了一跳。什麼什麼停辦呀！倒再說一遍看。



再說一遍，還是這樣。又說了一遍，還是這樣。

這麼說起來，學校停辦是真的了。怎麼辦呢？不能夠在操場裏唱歌了，也不能夠跟同學們玩了，要到後門河邊打軍艦，那提都不用提。

此後——還可以不可以跟梁和跟李祥生跟許多許多人在一起呢？

想起來總覺得很奇怪，還有點兒麻煩。

章老師好像很疲倦的樣子，說不定昨天跟人打了架。

他咬着牙叫道：

「我是校長，我當然要想盡法子維持這個學校。哪裏知道你們這批小鬼！小混蛋！你們！你們！……」

唉！沒有辦法！

周老師也歎氣，周老師手心朝着地板，對章老師擺擺的呀：

「呃，呃！這個時候何必還生氣呢？」

孟老師也說起話來，臉很紅，原來孟老師生氣了。

「你們都唱過誰是我們的敵人，是不是的？」

「是的。」

「但是敵人不許我們唱這個歌。」孟老師說。

文思宜小聲兒告訴李祥生：

「原來就是敵人不許唱！」

老師又說下去了：

「敵人怕我們打他……」

李祥生叫：

「偏要打！」

文思漢也叫了一句——

「偏要打。」

伸了伸舌頭。

孟老師說……：

孟老師正又要講話，周老師插嘴了：

「唉，孟老師少講幾句罷，再講——又會惹出麻煩來的。」

不過孟老師沒有睬他，醜死了！大家都不要睬他。孟老師說：

「敵人要侵略我們，就怕我們救國。他們看見我們同學玩打仗，他們看見大家唱這些歌。他們來

參觀過了，就是昨天的八個人。有一個中國人帶他們來的。」

「那個胖子！」梁和叫。

「他們到了廁所裏，看見牆上寫着：『大家快來打仗！』『打倒敵人！』他們看見許多東西，他們

就壓迫縣政府，叫我們學校停辦！」

「哈！事情都明白了！」

李祥生大聲說：

「我不怕敵人——要打，狗也要打。」

事情倒好辦了，大家再進一個學校。沒有章老師，也沒有梅式武。這兩個討厭鬼！——噦噦刮刮！噦

噦刮刮！

大家就要有一個新學校了。

「了不起！」文思宜又高興起來：「梁和，你跟我們在一起，李祥生也在一起，都在一起，祇不要討

厭鬼！」

說着就望了章老師一眼。

梁和跟李祥生跟許多人——哇啦哇啦叫起來了。

「我贊成！」

「贊成！」

「還是大家在一起呀！」

這時候就有一個頂尖的聲音，這是文思漢：

「孟老師！我們進新學校，你也跟我們同去呀！」

孟老師有眼淚了，可還裝做沒有事的樣子，微笑了一下，頭點了一點，說道：

「好的，我跟你們大家在一起。」

「孟老師，說去了就要去的。孟老師可不作興吹牛呀！」

(作家一卷六號)

## 一個練習生

聖陶

初中讀了兩年，沒法讀下去了，就停了學。好容易找到個職業，以為每天幾碗飯到晚一張鋪總不成問題的。誰知道爲了偶然的機緣，就被斥退了出來。

媽媽的眉心一向打着結。爸爸的歎氣聲音比貓頭鷹叫還要幽沈可怕。我雖然拿着張伯伯的信，他替我說明這並不是我的錯處；可是想想那眉心，想想那歎氣聲音，就夠氣餒的了，何況要打得更緊，歎得更幽沈。我怎麼敢回去見他們呢！

今年春天，爸爸被那人家辭退了。農民連飯都沒得吃，只好吃一點野菜煮番薯，那裏繳得出什麼租？那人家收不到租，吃用開銷，只靠典當和賒欠，那裏請得起什麼管賬先生？失業的管賬先生的兒子，比黃包車夫的兒子都不如，錢的來路一斷絕，就像西風裏的蒼蠅一樣，凍僵了，那裏讀得成什麼初級中學？

爸爸歎着氣說：「這一學期的學費是交付了，你還是讀你的書去。下一學期可不用提了，我們的

飯都不知道在那裏，還讀什麼書！」

媽媽不聲不響，低着頭，皺着眉心，糊她的自來火盒，像一個孤苦的影子！她的兩隻手機械一般蠕動着；拿起一張薄木片，依她的摺痕摺起來，把那黃地墨印的小紙張擰上去，就成一個長方小盒兒，隨即丟在身旁的篾籃裏。這種工作的代價是三十九個銅子一千。她每天至多糊兩千，可以收進七十八個銅子。

下一學期不得讀書了，我覺得非常難過。可是仔細想想，又說不清爲什麼要難過。讀書算是快樂的事情嗎？我實在沒有感到什麼快樂。硬要記住一些枯燥無味的東西，硬要寫下一些賬目一樣的筆記；每月一小考，一學期一大考，好比永遠還不清的債務。那裏來的快樂？不得讀書算是痛苦的事情嗎？這種痛苦實在也平常得很。第一學期過後，就有三個同學因爲力量不夠停了學。第三學期、第四學期開學的時候都少了人，原因也相同。起初全班五十個人，到現在只賸三十五個了。即使是痛苦，至多和那些先走的同學所感到的一樣，他們能忍受，我爲什麼不能忍受呢？

雖然這麼說，自從聽了爸爸的警告，我卻在功課上真個用起心來。好比吃甘蔗，開頭只是亂嚼一頓，直到吃賸一節兩節了，才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捨不得糟蹋一滴的蔗汁。用心的結果，枯燥無味的東西變得新鮮甜美了；歷史有咬嚼，地理有咬嚼，甚至最教人頭痛的算學也有咬嚼。除了應分交給先生批閱的筆記以外，我還寫了一些學習筆記，把自己想到的一切記在裏頭。

可惜甘蔗吃到末一節了，任你慢慢地咬，慢慢地咀嚼，一眨眼就到了吃完的特節。這就是說，第四

學期讀完了。我再不能在學校裏多嘗一滴的蔗汁。我不作一聲，對每一個先生和同學戀戀不捨地看了一眼，對教室裏我的座頭以及運動場上的運動器械癡癡迷迷地撫摩了一陣，就此溜出了學校。

爸爸歎着氣說：「這樣總不對啊！你得出去，出去做一點事情。薪水且不必說，最要緊的是把人家的飯填飽你的肚皮。家裏的飯是……」他停住了，眼睛斜過去，看着媽媽機械一般運動的兩隻手，兩隻手背上綴滿了汗珠。

我願意出去，我願意出去做一點事情。可是到那裏去呢？做什麼事情呢？我卻完全茫然。

豈但我，就是爸爸也完全茫然。他遇見親戚或是朋友，少不得向他們請託，總是這麼幾句話：「費你的心，替我的孩子想想法子！商店裏的學徒也好，工廠裏的學徒也好，無論什麼都好，只要讓他填飽肚皮。」無論什麼都好，其實就是漫無目標；他的眼前也只見白茫茫的一天大霧。

有幾個人的回答很動聽：「我認識一家綢緞鋪子，可以去問一聲。」德大當鋪的當手是我的朋友，不知道他那裏收不收學徒。「現在這時代，勞力做工是堂而皇之的了，我替你向利華鐵工廠打聽打聽吧。」這幾句話好像直向將要沈沒的海船划過來的小舢板，載着一個巨大無比的希望——出死入生的希望。

但是過不了幾天，小舢板打翻了，巨大無比的希望沈到了海底。綢緞鋪子正在裁員減薪，收錄學徒，簡直談不到。德大當鋪的主人久已想收場，收不了，在那裏勉強支持殘局，再不願多添吃口。利華鐵工廠製造了大批的摩登傢具，陳列在發行所裏沒有人過問，熟練的工人大半歇了手，再招學徒做什

麼？

雖然看見小舢板打翻，還是伸長頸項四望，搜尋載着希望的東西，那怕一棵水草也是好的。爸爸和我每天借報紙來看，所有登載廣告的地方不肯漏看一個字。徵求推銷員的，招請助理教員的，延聘家庭教師的，物色編譯人材的，都使我們眼巴巴地看了再看。可是樣樣不合格；幾大張的廣告對於我們宛如白紙。

一天，一條廣告好像射着光芒似的，直刺我的眼睛。「招收練習生，」「初中畢業或同等程度，」這就是兩道強烈的光芒。我閉閉眼睛，讓一陣眩耀過後，才細看全文。原來是上海一家書局登的，招收練習生八名。

「同等程度，同等程度……」我念了不知多少遍，想去試牠一試。

爸爸可只看了一遍，他說：「既有同等程度的話，當然去試牠一試。機會是不來伺候我們的，只有我們去伺候機會呀。」

於是依着廣告上的話，謄了最近的一篇作文，寫了漢文的英文的兩張習字，又寫了一封信，敘述自己的學歷和家況，連同一張半身像片寄給那家書局。

回信來了。「不合格者恕不作覆，」得了回信算是合了格，可以去碰第二重機會——到上海去受試驗。這當然是好消息，連媽媽的眉心也似乎抹掉了幾條皺紋。可是我們不比無愁的遊客，什麼時候想到動身就可以跨上火車；我們是說了許多的懇情話，向東家借一點，向西家借一點，實足延長到

兩天工夫，才得擠上蜓蜿那樣爬行的四等車。如果再延長一天的話，試驗的時期就錯過了，也不用動身了。

在四等車裏被擠得臭汗直淌，在浙江路的小客棧裏被叮得滿身是紅塊，我們都覺得不在乎。爸爸只是不放心地說：「你自問有把握嗎？你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不要把牠放過了！」我怎麼說呢？我無法試驗我自己，那裏知道有沒有把握？我只能回答爸爸說：「我盡我的力量做去就是了。」當夜我沒有睡得熟。爸爸也儘是翻身，還時時幽沈地歎一聲氣。

第二天跑去受試驗，看見同我坐在一起的有四十幾個，其中七八個年紀比我大得多，嘴唇周圍已經生了黑黑的髭鬚。招收的名額才八個，這裏卻來了四十幾個，不是說一個人得意，必得有五個人失望嗎？又有那生了黑黑的髭鬚的七八個，他們的學識和經驗該比我這個初中二年生高超一倍吧。我這樣想，不由得膽怯起來，好像逢到椽樹花開的時節，周身軟軟地沒有一絲力氣。

直到把心思鑽進試題裏去，這種膽怯的情緒才漸漸忘懷。這並不比學期考試困難，除開「英」「國」「算」所有科目合併為「常識測驗」，只有二十個試題，認為對的，畫個圈兒，認為不對，打個叉。我是前十名交卷，接着就是「口試」。一位滿腮幫生着黑鬚鬚的先生坐在一間屋子裏，好像一個相面先生，眼珠子骨溜溜的，相我的前額，相我的眼睛，相我的鼻子……總之，我的全身都給他的眼光遊歷遍了。我窘得很，只好低下頭來看自己的鞋子。大約經過了四五分鐘，他開始用毫無感情的聲調問我的學歷和家况。我依照先前所寫的那封信回答了。他就檢出我的信來核對，豎起我的半身像。



片和實體比照，最後才慢吞吞地翻看我的卷子。看完之後，他依然毫無感情地說：「好了，你到隔壁房間裏檢查身體去。」

我有點不相信我的耳朵，可是他明明教我檢查身體去，這不是有了被錄取的資格嗎？是我的卷子做得實在好，還是我的相合了他的意，可不知道。不知道有什麼關係，我有了被錄取的資格是真的！那位醫生在聽取心音的時候，一定覺察我的心臟跳得特別厲害。

我把醫生所填寫的表格交給那位黑鬍鬚先生，他看了看，遞給我一張印刷品，這才透露一絲兒的笑意說：「你考上了，進局的手續都寫在這上邊！」一絲兒的笑意立刻消失，他示意教我出去，又喚進候在門外的另一個。

啊，這張「進局須知」不看猶可，一看之後，我這興奮的心臟簡直停止了跳動！「保證金六十元。」「在上海覓股實鋪保。」「錄取後一星期不到，隨即除名，由備取生遞補。」這是可能的嗎？一個失業的爸爸，一個糊自來火盒的媽媽，怎麼擔負得起這筆巨大的數目！擔負不起，當然是「錄取後一星期不到」，當然是「隨即除名」。這就同做了「場歡喜夢」一樣，醒轉來還是看見絕望的鐵臉！

爸爸等候在書局的會客室裏，我有氣沒力地對他說：「我考上了，不過……」我遞過那張「進局須知」。

「你，你考上了！……什麼，六十塊保證金！難道練習生就得經手銀錢，要保證金幹嗎？……還要在上海覓股實鋪保！保什麼呢？難道練習生會當土匪，會做綁票？」爸爸的感情激動極了，網滿紅筋的眼

睛瞪視着沒有插花的紅花瓶，彷彿那個花瓶就是書局的主持人，他對他提出了嚴重的質問。

一會兒他又變得異常頹喪，閉上眼睛說：「這是他們的章程，不依章程做，他們就把你除名，有什麼可說呢！我們白跑一趟，偷鷄不着蝕把糞，就是了！」

在回家的四等車裏，我的心頭嘗着怎樣的滋味，只怕最出色的文學家也描摹不來。爸爸不但戴氣，而且學着媽媽的樣把眉心皺得緊緊，一路上彼此都不說一句話。

回家的第二天早上，爸爸忽然把「節婦絕命詩卷」取出來，對我說：「我們只有這一件祖傳的東西，依理是不該拿出去的。現在爲了你的飯碗，也顧不得了。如果有人看中牠，買了去，你的保證金就有着落。這是末了的機會，總得去碰一碰，碰得着碰不着卻要看我們的運道了。」

那節婦是我的十幾代的祖母，生當清朝初年，丈夫死了，她寫下絕命詩八首，吞金自盡。她這詩卷就成爲我家世世相傳的寶貝：上邊有姓王的，姓包的，姓張的，姓俞的，二十多人的題跋，據說都是好書法好詩詞好文章。這卷子輕易不給人家看，看見的人總是嘖嘖連聲地說：「了不起！了不起！」

爸爸點起了香燭，把詩卷供在正中，就跪下來叩頭。一壁叩頭，一壁默默地禱告。想來是懇求祖宗原着他的話吧。我看着他，拜伏的身軀以及連連點動的頭顱，不由得一陣心酸，淌下了眼淚。

這天下午，他從茶館裏回來，詩卷依然在他的手裏。他說茶館裏的一些法家看過了，都說題跋倒不壞，不過本身是絕命詩，總覺得不大吉利，誰願意化了錢來買牠。他又說只有一個人以爲不在乎，如果五十塊錢肯脫手的話，那就立刻成交。」我說：「一百塊錢吧，這上邊有二十多家的題跋，家家是好手，

平均起來，五塊錢一家還不到呢。你知道他怎麼說？他說：「你得知道此刻是什麼年代！此刻是民國二十四年，民窮財盡，大家連肚子都吃不飽，誰還肯化了錢來買字呀畫呀這些東西！五十塊錢不肯脫手嗎？我落得省了錢，你也保守住了你的家傳的寶貝！」我聽得生氣，就把原件帶了回來。」

媽媽低聲低氣地說：「再加十塊二十塊不行嗎？你不要生氣，你可以好好地同他商量。錯過了這個人，再尋第二個只怕不容易了。」

「好好地同他商量嗎？」爸爸咽下一口苦藥似地按住了胸膛：「什麼商量，乾脆說懇求得了，懇求他多給一點東西！一個錢也不值的，所有的錢全是他的施與！好，明天老着臉去懇求，老着臉去懇求！」他的氣憤似乎消散了，他顯得非常之柔弱，彷彿全身都癱瘓了的樣子。從這上邊，我深深體會到他爲了兒子的命運努力掙扎的苦心。

懇求的結果，那個人居然答應加十塊錢。傳了十幾代的「節婦絕命詩卷」一旦換了主人。到手的正好是保證金的數目。媽媽於是停了她那機械的工作，又像歡喜又像憂愁地替我盥洗衣服，整理鋪蓋。她還取出不知道什麼時候藏起來的四塊「袁世凱」交給爸爸，手索索地抖着說：「我攏總藏着四塊錢，你們拿去作盤費用吧。」

保證金的問題固然解決了，「鋪保」卻還沒有着落，我們一到上海就去找張伯伯，託他想法。張伯伯是爸爸幼年的同學，在一家橡膠鞋廠當推銷員。

張伯伯說：「公司廠家是照例不給人家作保的，我的二房東是一家鞋子店，同我還和好，託他們

「蓋個圖章作個保，想來不至於拒絕。」

張伯伯的謀幹果然成功了，那家鞋子店的書柬圖章歪斜地印在保單上面，我們這就趕到書局保證金、店鋪的保單，一樣都不缺少，自然是合格的練習生了！在交付給管事員的當兒，爸爸臉上露出一點傲然的神色，彷彿表示這麼一種意思：「你們的題目儘管難，可是難不倒我，你看，都有在這裏了！」

那管事員把鈔票攔在桌子上，先看保單。「喔，是一家鞋子店。請你們坐一會兒，我們要派人去調查一下。」

調查就調查好了，我們並沒有作假，張伯伯向那家鞋子店說得清清楚楚的，問到他們當然承認。誰料得到那管事員聽了調查報告之後，卻搖着頭對我們說：「不行，一開間門面，夥友都沒有，只有兩個徒弟。請你們換一家吧。」進店須知「上邊寫得明白，要殷實鋪保，『殷實』兩個字必須注意！」

「我們找不到別一家，便怎樣！」爸爸憤憤地說。

「找不到也得找，總之這一家鞋子店不行！我們的章程如此，不能夠爲了遷就你們破壞章程！」爸爸抓起桌子上的鈔票，拉住我的胳膊轉身就跑。「他們的章程破壞不得，只有另外去找了。找不到的時候，你同我一起回家去！」

仍舊煩勞張伯伯，懇求他特別幫忙，另外找一家殷實店鋪給蓋個圖章。張伯伯奔走了一天工夫，才滿頭大汗地跑到客棧裏來，說找到一家棺材鋪子了，是一個朋友給介紹的。張伯伯答應出一封保

證信，那棺材舖子才肯蓋書柬圖章。

棺材舖子居然被認為具有「殷實」的資格。於是重取一張保單，蓋上他們那牛角質圖章，交給書局管事員。鈔票也點過了，不錯，十二張五元票，一共六十塊錢。我才親自填寫「練習生習業契約」。上邊「一」「二」「三」「四」的條文很多，我的眼光跑了一下馬，卻沒有看清楚什麼。張伯伯還有他的任務，他作為我在上海的管護人，姓名、籍貫、年齡、職業、通信處，都填上了表格；對於書局，他是我爸爸的代表。

手續完全辦妥，我是書局裏的正式練習生了。爸爸要趕兩點鐘的火車回去，他把我的鋪蓋衣箱送到書局之後，坐也不坐，一壁揩汗一壁喘氣地說：「你總算有個吃飯地方了，好好地在這裏吧！我沒有什麼對你說的，只有一個字，難……唉，真是難！」

一會兒他的精疲力盡的背影在馬路的轉彎處消失了，我提着沈重的脚步跨上書局的階石，「難！真是難！」直咀嚼到那位黑鬍鬚先生給我分配工作的時候。

得到牠是這樣難，失掉牠卻很容易，唉，簡直太容易了！

昨天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早上，我從雙層牀的上層爬下來，和每天一樣，穿衣服，摺棉被。誰知道當天晚上就不容我睡在這張牀上！

我隸屬於進貨部，爲了提取一批紙張，一早跑出去。經過南京路大陸商場，忽然聽得一陣鞭炮的聲音，不知從那裏來的，爽脆，緊張。同時大陸商場湧出大批的人羣，人聲脚步聲攪起了狂大的海嘯。立

刻之間，我的前後左右擠滿了人體；向這邊看看，一個個激昂的臉。向那邊看看，一個個激昂的臉。白色的紙片在空中紛紛飄揚。我捉住一張來看，上面用葡萄字印着「打倒強盜樣的帝國主義！」

我明白了。半個月來，北平上海以及各地的學生都在幹這種工作，現在是上海市民來那分內的一手。

衝在人羣的波浪裏，我身不由主，只能應合着大眾的步調朝西跑。不知道怎麼，一會兒我就傳染了大眾的情緒。我的呼吸沈重起來，我聽見太陽穴的血管突突作響。如果旁邊的人回頭來看我，一定也看見個激昂的臉。

「打倒強盜樣的帝國主義！」

無數人的聲音合併爲一個浪潮的怒吼，兩旁的建築都像震動了，電車和汽車慌張地叫喊，顯得混亂和可憐。

一疊疊的傳單向無論什麼車輛撈過去，飄散開來，掩沒了亮得發青的電車軌道，掩沒了唯一的用木塊鋪成的馬路。人羣就踏着這些白紙黑字，前進，呼號。

突然間，人羣的波浪衝着了礁石，反激地往後退了。我聽見重實的拍拍的聲音。點起腳來看，是好些個臉紅紅的外國巡捕揮動着木棍，在向人身上亂抽亂打。

五卅事件，我立刻想到教科書中所講的這個題目，現在我親身經歷當時的一幕了！

「不要退啊！不要退啊！」浪頭回衝過去，直欲推翻那擋在前面的礁石。

拍拍拍拍！木棍又是一陣放肆。有一些人倒了下去，巨大的皮鞋就在橫倒的人身上狠命地亂踢。鮮紅的血淌出來了，染上白色的紙片，又悽慘又憤怒的叫聲像一枝枝的箭，刺得人幾乎發狂。

我描摹不出我當時的憤恨，誰說帝國主義只是口頭的一個名詞，眼前這一幕就是牠活生生的表演！我們不把牠打倒，只好橫倒在地上淌血！

但是人羣終於退進了大陸商場的過道以及山東路。異樣的沈默經過兩三分鐘，忽然霹靂似的聲音響了起來：「先施公司門前集合去啊！」

「我們手挽着手走啊！」似乎是青年女子的聲音，在霹靂過後的嚴肅空氣中，特別顯得清朗。於是手挽着手的行列重又流動起來。

這當兒我開始想到我的任務，很抱歉地謝絕了一位青布衣服朋友伸過來的一隻手，從九江路繞着圈子到了我所要去的地方。

回到書局裏，向部長交了差，不由得把剛才所看見的告訴幾個同學。這對於我太新鮮了，太刺激了，藏在肚子裏會發脹，必須吐露一下才覺得痛快。我敘述了激昂的人羣，浪潮樣霹靂樣的呼號；我敘述了木棍和皮鞋怎樣地放肆，鮮紅的血淌在馬路上怎樣地驚心動魄；我也敘述了我當時的心情，我差不多忘記了自己，人羣若是海潮，我就是其中的一滴。

幾個同學聽得都咬住了脣皮。

下午三點鐘光景，忽然被那位黑鬚鬚先生傳到他屋子裏去。張伯伯先在那裏了，一副尷尬的臉

色。我知道一定是關於我的什麼事情，不覺心跳起來。

張伯伯咳了兩聲乾嗽，給我說明：「這裏用不到你了，教你今天就出去。你好好地在這裏，爲什麼要去參加大馬路的游行呢？」

我聽見頭腦裏噹的一聲，牆壁隨即轉動起來。我定一定神，根據實際情形替自己分辯：「被擠在人羣中間是有的，特地去參加，可沒有這回事情！」

「原來如此。」張伯伯轉過臉去，做着卑下的笑容向黑鬍鬚先生懇情說：「他既不是存心去參加，似乎情有可原。感激你的大德，請你收回了成命吧！」

「存心去不存心去都沒有關係，總之他在這裏不適宜就是了。」黑鬍鬚先生對誰都不看一眼。他從文件櫥裏取出一張印有黑字的紙張來，又獨自似地說：「這是他的『習業契約』第七條條文寫得明白：『書局認爲不適宜時，得隨時廢的，由管護人領回。』現在我的根據就是這一條。」他拿起鋼筆，利利地在紙面畫上兩個紅字，就遞給張伯伯。「批明作廢了，你帶了去。」接着說：「這是他的保單，這是他的保證金，六十塊錢，你點一點。」說罷，他劃着火柴自去抽他的紙烟。

這不是太容易了嗎？

昨夜晚我睡在張伯伯那裏，一夜沒有睡熟，說不出的難過，可是沒有淌眼淚。今天張伯伯給我寫了信，證明我沒有錯處。我得乘兩點鐘的火車回去。但是，想到媽媽的眉心，想到爸爸的歎氣聲音，我怎麼敢回去見他們呢！



詩歌之部

優良的射擊手

實彈射擊吧，老大哥，

在對面，

我爲你安置三個大紅點。

第一個滿洲國臭辮子！

第二個帝國主義

加在中國的鐵鎖！

第三個纏在老百姓身上的苦索！

瞄準着——

在射擊場上

二百公尺的距離，

無依托的立姿，

喃喃地念那樣一遍報告詞，

右脚那樣一移，

沉着地把槍舉起，

蒲風

射擊着——

射落(1)。

射落(2)。

射落(3)。

然後我把三個重疊在一起；

老大哥，你請一齊動作，

三個紅點一次射落！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光明一卷十一號)

S · M ·

瞄準，停止呼吸，

右手底食指輕輕地扣着扳機——

「拍——」青烟裏迸發了一聲響，

平靜的空氣被威脅在射擊場上！

心上，像是充滿了愛情；

却又像祇有憤恨，

看吧，我現在不是在練習殺人？

每星期一次地在技巧上用力 and 心。

我竟是土偶一樣寧靜，

人，不同走獸飛禽，

不祇是因爲有理智的冷靜，

也因爲有情感的微溫，

而我，而我却若無其事，隨便，麻木地殘忍！

我底手中是無情的鐵做的槍。

我像松樹一樣挺立在射擊場上！

我公式地報預言：

「右！八圈」●

誠摯的心往往沒有應驗，

錯誤也常常出於熟練，

那子彈，

有名的不生着眼！

那面的命中報告和偏差報告回答這面的

信號板：

「十圈……左下……」發射線離開了射

線，●

偏太偏

我底心和技術同時爲難！

敵人兄弟，打錯了怎麼辦？

惡劣的結果代替了最初的意念，

動機和事實相去這樣遠，

這就是事實上的叛亂！

但，這些顧慮算了，給我滾蛋！

但！——

敵人不會靶一樣在這裏站，

戰，

大方地不動，等我瞄準，像沒有危險；

他多半鬼一樣不見，

他有他底武器，他也有他底壕塹，

假使這樣迫近的時候，一定會有一次白刃

而他又秋雲一樣善變，

他會變得換毛的小雞那樣可憐，

或者變一個美人和你迷戀，

我底射擊就再好也不相干！

我難道就徒然有這樣的槍桿？

而我底無的放矢又要延長到什麼時間？

我不能和平時那樣平靜，我不免發慌，

一隻烏鴉飛下來停在射擊場上。

但，我明白：

一面是技術，

一面是意識；

技術雖然給散飛的原因搗亂得離開目的，

意識却和槍一樣是鐵——！

日光嚴肅地監視着我底射擊！

日光消去了人心上和地面上的霜，

一種溫暖和光明降落在射擊場上！

一九三五，一一，一〇。京。

● 靶紙上畫同心圓十二個，最裏面的一個底半徑是

三公分，稱為十二圈；以後十一個圓底半徑，遞次增

大五公分，稱為十一圈，十圈，九圈……一直到最外

面的一圈。靶紙糊在靶上，射擊的時候以圈計分。練

習射擊和檢查射擊精度用。

● 射線是瞄準的時候的槍身軸線底延長線；發射線

是發射的時候的受了後坐力而改變了地位的槍

身軸線底延長線。都是假想的。

⑤ 因為槍和彈藥構造上和質量上有不可避免的差

異，和射手底錯誤，氣象底交感，彈着點不能一定和

## 青紗帳

青紗帳，

咱們的城牆！

咱們握着刀，握着槍，

在雪底下來來往往，

在黃沙底下來來往往，

葉縫裏梗縫裏，

咱們看準敵人就放，

一個個彈子

打進敵人的胸膛；

葉縫裏，梗縫裏，

咱們的刀閃着光，

咱們的槍閃着光。

飛。

講準點一致而散佈在地底四周，這種現象，叫做散

(文學一卷三號)

## 溫流

青紗帳，

咱們的城牆，

它保護咱們，

它養活咱們。

敵人可用刺刀

迫住咱們老鄉，

迫他們把高粱斬光。

弄倒了青紗帳，

搶去了田地米糧，

可教聽明了咱們老鄉，

丟了鋤頭，握起了槍，

伴着咱們守望，

守望咱們的田地，家鄉！

青紗帳，

咱們的城牆！

咱們東跑西走，

咱們在炮火裏死亡，

咱們在砲火裏生長，

咱們給炮火鍊成了鋼。

五年了，五年了，

仇恨刻在咱們心上，

咱們喊：「抗敵到底，

不賣國，不投降！」

咱們聯合起來了，

十萬枝槍，廿萬枝槍，

築成咱們新的青紗帳！

### 滿洲進行曲

鬥爭的血，噴吐的血，

青紗帳，

新的青紗帳，

咱們鋼的城牆！

守住咱們的田地，

守住咱們的家鄉，

咱們要用血，用生命，

讓它長得堅固，久長，

新的青紗帳，

永久不會倒下，

永久伴着咱們衝鋒打仗，

直到咱們勝利的時光！

一九三六六六（文學界三號）

澎湃着，血的天地；

亞丁

都市裏，鄉村裏，  
被災難佔有的田園裏，  
活躍着的人羣——  
兩隻被血渲染的手  
捧着一顆鐵球樣的心；  
爲爭自由，謀生存，  
喚回故國的靈魂；  
希圖民族的一個巨響，  
他們流血的掙扎——  
在倉皇與迫害之下求生。  
黑暗裏，一切重壓下——  
非人的生活處理不了  
他們的歸宿。  
同時兩隻手，兩隻腳，一顆心，  
和一對明亮的眼睛，  
誰願做地獄下的小鬼；

只有那線扣着的傀儡，  
才願做罪惡的順民。  
活躍吧！一條血的路，  
血的綜合裏長成了他們的智慧。  
心和心打虎一條赤色的通道。  
(像龍吟，像虎嘯)  
鐵一般的精神擰成了  
不破的甲冑和紀律；  
每個人的血蟲子活躍了；  
在不斷的墾掘着鬥爭的路。  
像狂叫的西北風吹捲秋雲，  
災難爬過了寥廓的農場；  
它身上負滿了砲火的創傷，  
一些枯瘦的影子——  
支撐着一片荒涼。

罪惡的鐵手緊跟着災難抓來了，

一幅亮的肩頭壓上了

一座巍峨的泰山。

巡逡着的春天的太陽照在當空，

久積着的雪在地上化成了水坑，

驚螫的虫，蔚綠的草，

像是無理智的姑娘，

機警的燕子發狂了，

舊巢破了，新巢還在自己的嘴上。

狂風拖着黃沙，

從林梢的欄柵上響起來；

像巨雷後的閃電，全無遮欄。

莊稼人的苦難的臉露在春風裏，

遙望着被野草佔有的田園。

牛欄豬柵裏聽不到牠們的呻鳴，

潮濕的屎臭味叫人惡心，

一聲聲的嘆息擊在牛槽上，

一幕幕充着血的慘劇亮在眼前。

孩子們睜着一對黃澄澄的眼，

用希望掣住半盆做種的黃梁。

掠過一陣夏天的雨，

桃花開了，李花開了，

一片野草的花長滿了大野；

莊稼人的鋤頭是打不破的希望！

鏟去了亂草，拂起了苗秧，

伸手摸一把臉上的汗，

強捧着半肚饑腸；

今天開火，明天拉夫，強逼着

人們走上了苦難的路。

死亡和饑餓纏在每個人的身上；

年青的女人被強姦了，

不完整的尸體晒在村頭的草上。

黃昏，林里的小河撐着一個苦喪的臉，

靜默着和鉛一樣的死寂；

青蛙叫着跳着像熱鍋上的螞蟻，

掉在水裏，擊起一個個的漩渦。

（牠們也失去了安祥。）

黃昏溶盡了樹梢，

一些怕人的影子儘在鬼火裏跳，

「這又是誰家遭了殃？」

全村的狗發狂的吠着；

生命的叫聲塞進每個人的耳朵，

一個龐大的恐怖握碎了一團顫抖的心。

秋風拖起了塵帆，

殘陽磨着血紅的高粱葉，

莊稼人奪命似的——

握起了鐮刀割秋穫；

鐮刀的起落全覺得生疏。

胳膊裏像有小毛蟲在爬，

折了腰似的孩子爬在麥地上，

把手和眼睛連在一起，

一個麥穗一個希望，

老女人把全身的力都運在手指尖上，

忍着痛，耐着心煩，

把摘下的穀穗打在自己的心上。

秋場裏，陽光下，

判決了一年價血築成的希望：

一垧地收成不到一石糧，

（憑着糧食換不出錢來的年頭，）

一垧地先得除去十分之三的捐銀；

想着，可吃一頓飽飯吧？

地主子還逼命的要租糧。

說不定那會裏又要過兵，

用鎗子兒刺刀換出銀馬的糧。



這一年又算是結了總帳，

得到的只是白白的辛苦一場。

冬天，白的雪蓋上了一切的蒼涼，

這是莊稼人安閒的日子了？

（老天賜給他們的安慰。）

四遍鷄鳴過去了，

女人們強撐萬斤的眼皮，

顧及着孩子，顧及着男人……

擦動着布機織到天明。

天亮了，平天掉下來一個怕人的消息：

「國家要挑兵攻打赤俄和義軍。」

「義軍裏全是自己的兄弟。」

「赤俄和我們又有什麼仇恨。」

各人都握緊了一個鋼鑄的心：

「至死不做『滿洲國』兵。」

「出賣掉雪亮的靈魂。」

一個陰影似的人一掛空腸，

血淋淋的骷髏隨着血長；

每個人的心裏都亮着一個巨響：

（罵着天，罵着地，

罵罵這要命的日子飛着饑荒。）

氣憤刺在每個火熱的心尖上，

（像重壓下的火藥。）

恨不得炸碎這罪惡的世界。

管什麼祖先的金科玉律哪？

——「誰來給誰納租，

莊稼人總要守着本份。」

「我們要活呀！也要一切的自由。」

不分一切的攜起手來，

把老土炮來豎在墳頭上，

沒有口號，不發一句狂言，

揮起了充實的力量。

暫時的拋去這心愛的黑土場。

管什麼柔情，把生命擊在拳頭上，

信仰的長旌飄起了——

日逐着月，月代了日去。

太陽划上了地角，

一簇簇的陰影蠕動在工作的場上，

一對睡眼一陣唉聲，

把一身的精神全運在一對臂膊上。

早晨把太陽背出東山，

黃昏裏強捧着太陽直到西天；

一身的力量化成了臭汗，

用兩根酸痛的腿撐着鈴噹似的肚囊。

「從來工人就不是人，

近來工人更不如牛馬，

受盡了異國人的殘殺，

飽餐着本國洋奴的鞭撻。

一天十二小時的工作沒有休息呀！

一天價儘在生活上轉輾。

開礦，採林，築路，建築……

一切的積血全餵飽了他們；

一天的工作賺不到一角洋，

妻子們的生命全懸在它的角上，

翻來覆去算不清的缺本帳，

（就是把一切全堆上，）

也難充滿一家人的饑腸。」

命運的鐵臉閃在夕陽里；

一張張兜着陰影的面皮

在街頭上聽着風響，

「這樣要命的工作都是好的，」

得不到的人還在哀求着希望。

公司倒閉，商店夭亡，

不甘願賣掉靈魂的退伍兵們……

都隨着失業的潮水高漲；

在他們的呼吸裏透着一個不忍的想像；

沒有工作，沒有飯吃，

不久死亡就要臨到他們的頭上。」

他們不羨慕人家高傲的強暴，

也不詛咒自己的頹弱；

他們相信自己的血裏有真實的力，

力的表現裏刀山也得粉崩。

「自覺和反省是人類的武器，」

今天的戰士也許是昨天的叛逆；

誰料定廣漠上剎那掀起了狂飈？

久枯的池沼也說不定會湧起波濤？

等他們力量運足了，

省得再做無味的狂嘯。

（水到沸自沸，

火到燃自燃）

擺脫一切朝前進，永不回頭，

像一羣南歸的鷹掠過了蒼空；

去，用自身的熱血，

澆開這宇宙的堅冰。

灰色的牆上，孔子的眼下

一排桌椅一排人，

強忍着這奴式的教育，

一對肉眼一本詔書。●

一天七點沒有少憩，

日文四書爛在他們的心上，

完了課，也不許輕鬆，

校門是虎口，誰敢輕動；

院子裏玩不成——

一切運動上活動的

是本院駐紮的黃衣兵。

屋子裏睡，睡不成——

罪惡定的規條強過震天的炮聲，

忍着心翻盡所有的書，

擠滿着眼的日文、四書。

一個個像沒有靈魂的丘陵，

呆坐，想着天外的花朵。

「我們不能忍受奴式的教育，

朋友，也不要希望着

春天的草兒自生；

我們要相信那是熱力所由造成的。

活一天，幹一天……

媽的，誰還管什麼藝術人生。」

熱的心，熱的血，熱的一切——

滾着熱的烟影，

隨着樹影，隨着風……

隨着鬼火躍進了罪惡的深境；

冷酷的罪惡毀滅了，

痛苦的呻吟裏冒出土芽。

「加入人民革命軍去了！」

「誓死做武裝宣戰。」

一些不同的人團結在一起；

心和心像鐵撐成的繩，

懷着正義，牽起陌生的手。

一張張風塵的臉上，

露着冷的憤怒，熱的歡欣；

一個陰影一隻槍，

一對駭人的眼珠。

在黑暗中閃着紅光。

狂風吹着每個人的衣角飄蕩，

彷彿信仰的旗子在光天之下飛揚。

活躍着，像一羣鐵馬跑在荒郊，  
管它什麼也得衝過；

一步高，一步低，

踏着這真實的路，

沒有憐憫，沒有胆怯，

像扭翻的河流，爆發的火山，

鬥爭的路是血的路，

「東北永遠是我們的」

「東北是我們的！」——

在平時，就連舞台上，

我們也沒有說這話的自由。

但在五年前的血跡猶存的今天，

我們却要讓全部愛國的藝人們，

一齊站在舞台上——

排除天大的障礙，

重新把鐵一般的信念宣揚；

用這些炸藥炸毀那座山巒；

揚着旌旗，夾着怒吼——

從黑暗直奔到天明。

三六，六月於上海

● 詔書共有四篇，建國宣言，即位詔書，執政宣言，偽皇

東渡的同鑒，詔書，嚴令學生熟讀，否則，以違旨論罪。

(文學界第三號)

任鈞

還要在農村，在工廠，

在街頭，在廣場——

捲起更驚人的救亡巨浪；

讓四萬萬人同在整齊的步伐聲中：

用無數憤怒的喉嚨，

狂熱地吼出意志的聲響；

讓全中國，讓全世界，讓全宇宙

都裝滿這種音波——

「東北永遠是我們的！」

「東北是我們的！」——

在平時，就連中國領土內，

（誰說租界不是我們的領土！）

我們也沒有說這話的自由。

但在五年來的屈辱未去的今天，

我們却要在所有的地方，

衝破一切的壓抑，

重新把神聖的意念宣揚；

還要在失去了的天空下面——

北 方

到北方去！

我們

糜爛的生活，

厭惡——

絞殺一般的槍聲。

在長白山頭，在松花江畔……

捲起更驚人的鬥爭巨浪；

讓三千萬人同在進軍的喇叭聲中：

用刀口，用槍口，用砲口，

無言地吼出意志的聲響；

讓自己，讓他人，讓全人類

都確信這種誓語——

「東北永遠是我們的！」

（光明一卷七期）

田 間

到北方去！

我們

紫色的脈管，

流出——

手車一般的呻吟。

到北方去！

粗野的射手，

和民衆的小隊呵。

向沙漠的路

去，

向血色的土地

去，

向中國的壕溝

去。

北方，

## 遊子吟

「雖然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日本

把森林燃燒，

把兄弟的生命擊碎……

北方，

十二月的夜晚，

恐怖吼着……

到北方去！

我們呼喚着

北方的名字。

（現實文學第二號）

李雷

爲着要實踐一個不能忘却的

誓語，我想起了

故鄉的春草。那兒歡樂的

草花，一點點像金粒的火焰。

當早陽幻麗的光絲，繫引着草花冠上

欲滾落了的露水珠時，

小羊就天真爛漫的呼喚着

渴望金碧色的山嶺。

真確的，我最愛惜

那故鄉三月的露水天，

一羣羊羔是我的活潑珍貴的

朋友，它們跳躍着，打着架，

踐踏着絕豔的小草花。

我彷彿有過一顆驕傲的心。

我把形骸放浪的躺在

山坡的清芬的

春草上，歌吟；

然後又睡去，夢見

小羊叮叮的銅鈴搖落

滿天的金星。紅色的

蝴蝶，落在我的手中。

我會把高粱葉，捲成

個胡哨，吹着落日向黃昏。

我也會把鍋底塵灰，塗滿下顎腮邊，

裝模做古代被匈奴留困住

在北海邊沿的蒼老的牧羊人。

不過那是在故鄉，

可不是空漠的北海邊：

就連烟也不像



匈奴國那麼荒涼  
冷澹。

那不是空漠的北海邊，我記得  
半點都不錯。並且我還有  
個最慈祥而年青的母親：

她懷裏兜着我那  
才滿週歲的妹妹，  
手捏着藍線和針。

二

在滿洲。你看那嵌在  
碧藍的天壁上的山巔，  
便是我生長的所在呀。  
那兒，有我一個極愉快的童年，  
——充滿着奇異的希冀，  
和偉大的，壯快的心願。

而今，春草在我的房後山坡上，  
雖臨風還搖動着  
寂寞的小黃花穗；  
但，已缺乏成羣的羊羔  
和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了。

我有一個童年  
像黃金。它的光榮，  
給埋葬在時間和災難的  
輪軌之下。

哦，故鄉的草原，  
寫印着我的不可磨滅的  
足跡，復消滅了  
小羊羔們跳躍的影子。

我那年青的最慈祥的母親，也老得幾乎無法

凝望着天涯的盡處了啊。

三

當四年前的五月，

一天，我那麼悲傷淒涼的

踏上潮濕的征途。在浙瀝的雨聲中

耳邊還聽見母親的呼喚：

「孩子，不論你走到海角。

走到天涯。記着

可千萬別忘掉了家。」

「……你走到海角，

走到天涯。記着，

可千萬別忘掉了家。」

母親的叮嚀呵，像羽箭一般

投射在我的心窩裏，眼睛立刻一陣發花。

「媽媽你放心，

我遲早總要回到這裏受着恥辱的

鄉村。那時候：侵略我們的強盜，

得死在我手裏。我要

給你帶回奴隸解放的

光榮，和一顆火熱的心。」

我知道：從那天起，始

在故鄉，我家的大門前，

無論刮風或下雨的天，

她，我的母親，總是站在外邊望着，

望着，眼淚滴透了衣衫。

聽說：戴銅盔的強盜們，

把戰馬拴在我們門口的柳樹上；  
跑進屋裏亂翻着；因爲

沒有發現什麼

值錢的東西。就用刺刀

順手將父親刺倒；

哥哥也被他們

敲打得遍體鱗傷。

又聽說在邊塞外的山谷裏，

盤踞着大量的鐵臂漢子，

他們揜着血殷的旗幟

出沒於白皚皚的樺樹林中，

踏着深壑，茂草

而歌唱。——那聲音

震蕩着大地的胸膛。

他們殺死不少

敵人，和陰森，殘酷的魔手，  
做殊死的鬥爭，抵抗。

#### 四

爲了人類至親的愛，

和春草原上童年的足跡，

和羊羔的羣，

我永不能忘掉了故鄉。

因爲那兒，有我的

母親，和幻麗的夢景啊。

但是，我錯了，

我不該投到祖國裏來。

這兒，不是我的家，

沒有春草璀璨的小火焰，

也沒有慈祥的母親。

有的是荒淫，嫉妬，與無恥，

有的是大刀，水龍的

閃爍，和一些走肉行屍……

五

母親，我愛那故鄉

開着淺紫色透白點的

野馬蓼花冠，我愛那三月

桃花瓣上凝結的

露水珠。有小羊叫，

和烏啼的春天。

唾，你這罪惡的古物陳列所，

滿街滿巷，都充滿着

塵灰，滯息我的生活。

腥，臭，嘔心，屠殺與鮮血

劊子手們成天

在磨刀霍霍……

像發現了人生的奇跡，  
我悟道於過去之愚蠢，

和明天的計劃

如黃金：「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處去」啊！我要

踏出山海關的鐵門。

那麼的我和着

長白山森林裏的人羣，

用鮮血和骨肉

去培植故鄉的生命，

去爭取這古老民族的常存。

到那一天，我的血

洒在了故鄉的草原。那時

草花和什麼都要比  
先前更美麗，更活潑  
得多。有紅蝴蝶

和蜻蜓交舞；黃鶯

在池塘堤畔的柳林裏唱歌。

母親，你可以坐在我們

房左簷下感開着的

桃樹跟前，聽蜜蜂嗡嗡的

給你唱催眠曲。

### 塞 上 篇

我登上這古舊的漢代城垣，

眺望着一片漠漠的荒烟。

遠山上沒有青草。

颶風捲起沙子吹上邊塞的天。

可惜這將不是我們的河山，

我的靈魂，就會像

小羊般的在你夢中跳閃。

故鄉的春草啊，

我將用聖潔的鮮血，

去灌溉你，因為我愛你那

金碧的含有

露水珠的小火花。

一九三六五月。（文季月刊一卷五期）

### 果 軒

對了「古上谷郡」的牌坊，低聲幽歎！

誰想這雄偉的邊關，

早已擋不住「胡兒」的刀箭！

洋河●的濁浪自天際飛翻，

在凶險的山脚下閃爍着銀光一綫；

古英雄會騎戰馬渡過桑乾，  
空引起我無邊的懷戀！

山後的蒙古色點綴了萬里荒原，  
褐色「油麥」<sup>⑤</sup>在北風中搖頭；

沒有行人，只見烏鴉——  
給駝着「青鹽」的駱駝作伴。

吃着難消化的油麥麵，

在「鹽洞」<sup>⑥</sup>裏熬你賤價的大青鹽，  
牛和羊是他們的田產，

白色的粗羊皮給他們抵禦着似箭的嚴寒；  
可憐這般蠢直的塞外「老漢」<sup>⑦</sup>  
目前又帶上一付奴隸的鎖鍊！

夜火燒遍了荒山，

但不知何時才燒遍了這人間的黑暗！

在肥沃的南疆，

聽說有人點起烽烟；

在西蘇尼特旗，

聽說也有人豎起降幡一片！

有誰敢飲馬長城，

追蹤那勒功燕然的寶憲？

南望我的失掉的家鄉，

重悲這漢家的災難！

颶風又捲在遠處的山巔，

我眼前迷離莫辨。

我低頭走下城樓，

痛望着這快將失掉的河山，

① 宣化縣，爲漢上谷郡，是伐匈奴的要道。

① 洋河，即永定河上游，亦即葉乾河也。古戰歌中有許多歌咏這河的篇什。

② 油麥，即燕麥，生於寒地，爲塞外人主要食品，極難消化。

④ 鹽 hoi，漢字常寫鹽，諾爾，但念起來是一個音，故選

## 塞北曲

長城是靜穆着，

一切都換了異樣的情調。

臨風招展的旌旗，

插遍了土色的城牆；

像許多的惡魔，

睜着古銅色的眼。

熟識的臉溫柔的笑，

在另一景象之下，

用拼音。蒙古語意即湖泊。自張家口以北，鹽湖甚多，土人熬製之，名曰青鹽，爲北方各省食鹽之大宗，近

則全入李守信掌握矣！

⑤ 漢字讀輕聲，如 hoi，口外人呼壯年人之通稱。

一九三六，六月。于塞外。（文學七卷五號）

錢蕙荷

完全被替代了——

而今有的是血的痛笑。

雖則春風吹逐了冬的翅，

地上底草依舊是土色的，

枯焦的樹叢萌不出半點新芽；

春深了，長城外還是在死的恬靜裏。

疲乏的牛羊，蹣跚地拖動着無力的脚步，

（顯然是害着飢餓的症候）

在荒寂的樹林裏徘徊，

盼望遼遠的道上，有牠主人溫和的笑臉。

主人永遠是溫和的主人啊！

怎樣甘願飄流在異鄉，

讓廬舍長滿了荒涼的綠莓，

讓故園被陌生人的馬蹄踐踏？

門窗戶牖都作了新主人的炊薪，

倉廩裏只有靜靜地站着，空虛的盛器。

獸園蘊滿了高偉的雄騎，

有家已被他人佔據。

墳塋鑿成了低陷的深溝，

我永遠懷念着

我永遠懷念着的古舊的北京啊！

白骨讓野犬爭逐。

子孫們是安着心嗎，

看祖先的陵寢被他人宰割？

黑夜裏，胡笳在死靜的四周震鳴，

熱烈的異國的軍歌高透雲屏。

天上的月還保持往昔的清輝，

輕灑在古舊的城牆之上。

長城是靜穆着，

在沈哀的淪陷裏，

也像飢餓的羊羣，

盼懸主人的歸來。

（文藝月刊九卷六期）

蓬子

像一顆老柏樹那樣的沈靜，



但也有老柏樹那樣的雄偉，  
縱有駱駝的鈴聲刺破清晨的夢；  
但夢又會跟着黃昏再來的，  
當星星蓋住了這古城的時候，  
真比睡在白髮的祖母的懷裏，  
享受她溫柔的娓娓的故事，  
更使人感到無限的戀情啊！  
我永遠懷念着的古舊的北京啊！  
今天你早失了往日悠閑的情趣罷，

### 風波亭

風波亭，  
我在你歷史底故事中，  
記得你兩重的命運：  
記得你屈辱的奴顏，  
記得你英雄的強硬；  
記得你底卑污的史跡，

便是老柏樹的淒淒怕也變成了哭聲！  
響在你沈靜的大路上，  
已只剩了帝國軍人的驕傲的馬蹄。  
更會刺破你可憐的心靈的，  
是你兒女們有的竟成了敵人的刀手！  
但我相信你不甘老死在這屈辱裏的，  
你將在反抗和苦鬪中新生你自己！

(今代文藝第二號)

### 關露

記得你愛國的忠勇的呼聲。  
記得你那陰冷的柱木上，  
在被古老的蛛絲纏繞的下邊，  
飄展着兩條互相爭搏的對文：  
一條是「精忠報國」，  
一條是「賣國求榮」。

我在歷史的故事中，  
知道你許多事情；  
你嘆息着破壁陰冷，  
你嘆息着屋瓦飄零。  
你有亡國的驚心，  
你有江川的遺恨。  
你本來是一個宋宅底涼亭，  
却受了強盜的森淫，  
變作了敵人底私禁。  
在一個吹着凜烈的暴風和  
雪花四射的午夜，  
在半明不滅的殘燈裏，  
你竟作了問罪底公庭。  
這公庭底主人，  
爲着要「賣國求榮」  
違反了民心。

挾了天子底命令，  
用十二金牌召回了抗敵的首領。  
當北風怒號的夜裏，  
吠犬和馬蹄都沒有了聲音，  
在皮鞭和火練底下面，  
施展了「愛國有罪」的審問。  
下面跪着的是岳武穆，  
上面坐着的是秦檜——賣國的奸臣。  
他說：  
「你竟敢統率大兵，  
亂國殃民！」  
你知道爲了祖國底長計，  
應該要以「敵國」化爲「友邦」  
與敵人作「和平協定」。  
縱然被敵人割土分疆，  
只要我們的朝廷安穩。

管什麼國土完整，  
和俘虜的二君。」

另一個人說：

「我雖統率了大兵，  
但我不會自家作戰，  
爭地爭城。」

你握了相印，

國家興亡底責任在你底全身。

你不願抵禦敵國底侵凌，

難道你要跪在敵人面前，

作賢孝的子孫。

你說我亂國殃民。

你交出你底相印，

我交出我底大兵，

讓我們底人民決定，

是退還是進，

是投降還是戰爭。」

雪花籠罩了荒冷的原野，

殘馬發出了嘶聲；

暴風絕滅了靜寂的燈影，

曉鷄啼報了天明。

天明，

不見了審判公庭，

不見了昨夜的審問；

絞刑架上掛了尸體，

背上刻着「精忠報國」的字印。

風波亭，

我在你歷史底故事申

看見和知道了許多許多的事情：

我看見血染的英雄的背影，

看見屈膝而諂笑的好臣。

知道絞刑架賽過十字架的光榮，

知道曾經在敵人面前跪過的秦檜  
還在岳王墓上

## 滅 亡

我睡了。

一付巨大的鐐鐐  
把我鎖入無涯的  
險惡的夢境中了。

「於是我漸漸地看見

那溫柔悽切的流年，

那酸苦的流年

輪流地投擲着暗影，

穿掠過我的身邊。」

——（白朗寧夫人的詩句）。

我如一隻擱淺的孤舟，

襁褓的囚衣

跪到如今！

（光明一卷六號）  
畢奐午

像低垂的帆片，

懸掛于焦急的船頭。

我的勇氣，

我的青春，

我的一顆堅強的心靈，

這一切，這一切啊，

將隨着鐵窗檯上

那一抹絢爛的夕陽，

慢慢地西沉，

沉落于這古老世界裏的

卑污的海中。

一塊海上的岩石

是上古的火山，的殘壁。

「天命會按排好了鐵釘，

幾把鐵鎖，

一柄鐵鎚，

囚住了，這個暴跳的

活躍的飛雷。」——（雨果的詩句）

是誰役用着

法律，衙門，辯護師，

一切戴着勳章的騙子；

還有逍遙自在的強盜，

自由出入的竊賊

以及看守，保衛

與監視這座地獄的

武裝的兵隊。

我聽見剉刀磨擦的聲音，

我聽見萬衆悽慘的

逆耳的嘍叫與

個人痛苦的歌吟。

一隻無情的魔手

要來關閉一個

被虐待的預言者的眼睛。

啊，這是多麼可怕的滅亡，

這是多麼孤寂的滅亡。

這是多麼譏嘲的

而又練達的滅亡。

在這恐怖的火爐裏

死神從容地

用它的魔力  
熬鍊着毒漿。

在那鐵窗外面的  
秋日的晴空之下，

一片黑色的少女的首帕

隨着秋日的

西風飄蕩。

## 河

山有靜默的臉顏，

河卻娓娓地不休——

一個不定性的年青人。

紅髮的金雀隨處啼唱，

山永遠是最好的鑑賞家，

我是漸漸地  
接近了墓地。

訣別了，

我的一切永久的小伙伴，

我的親愛戰友，

我的寶劍！

十一月·十五日·夜深·時正讀完柏克曼：獄中記。

（文季月刊二卷一期十二月號）

陳江帆

取悅着沒有話言，

河卻用嚙着素沙的口音應和。

因牠有明快的魂靈。

晴空下流着柔白的乳液。

灌溉那農田與樹林。

而又運載我們的板舟，  
奔馳在木橋與木橋間。

明快如小羊，

有時又最凶暴不過的；

慣於聚集林莽間的山洪，  
幽僻的行潦也疾馳而來，  
漲成大地的澎湃。

傳說河是魚的母親，

魚也是牠的憂鬱；

今夕向牠說着軟柔的話言，

### 紫籐花前

獨過靜心齋

紫籐花開了

輕輕的放着香，

明朝騙了牠的夢去，  
昏濁的浪濤迷了凝眸。

魚之外的河棲動物，

那是航行者，

最効勞於河的忠僕，

但破碎的船板

猶歷歷地告訴他們的災難。

河是不定性的，

沒有山的靜默的年青人。

(新詩第一期)

林徽音

沒有人知道……

紫籐花開了

輕輕的放着香，

沒有人知道。

樓不管，曲廊不作聲，

藍天裏白雲行去，

池子一脈靜，

水面散着浮萍，

水底下挂着倒影。

紫籐花開了

### 贈 克 木

我不懂別人爲什麼給那些星辰

取一些牠們不需要的名稱；

牠們閑游在天上，無牽無罣，

不了解我們，也不求聞達。

記着天狼，海王，大熊這一堆，

沒有人知道！

藍天裏白雲行去，

小院，

無意中我走到花前。

輕香，風吹過

花心，

風吹過我，！！

望着無語，紫色點。

（新詩第三期）

戴望舒

還有牠們的成份，牠們的方位，

你絞乾了腦汁，漲破了頭，

弄了一輩子，也還是個未知的宇宙。

星來星去，宇宙運行，

春秋代序，人死人生，



太陽無量數，太空無量大，  
我們祇是倏忽渺小的夏蟲井蛙。

不癡不聾，不做阿家翁；

爲人之道全在懵懂，

最好不求甚解，單是望望，

看天，看星，看月，看太陽；

也看山，看水，看雲，看風，

答 望 舒

世人羨慕天上的星辰，

以爲它們自由自在任意遊行；

殊不知它們有無形的鐐銜，

它們有絲毫不能錯的軌道。

它們頃刻之間運動千百萬里。

看春夏秋冬之不同，  
還看人世的癡愚，人世的惶惚，  
靜默地看着，樂在其中。

誰知道，也許我將來變一顆大星，  
在太空中欲止則止，欲行即行，  
讓世人算不出軌跡，瞧不透道理，  
然後把太陽衝成碎火，把地球撞成泥。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新詩創刊號）

金克木

千百萬年來還是沒有大差異，

這樣遲緩又這樣匆忙，

這是既真實又虛僞的大夢一場。

宇宙原是個有限的無窮，

人類恰好是現實的虛空。

只有那無端的數學法則  
才統治了自己又統治了一切。

黑暗中的生物害怕光明，

因為光明中有奇異的寒冷；

光明他不能統治，黑暗也並不可愛，  
然而在黑暗中他忘了自己的存在。

「一切皆數！」第一個人從黑暗中醒來，

從此傳染了光明的悲哀，

小兒才不怕水沒頂不怕火傷手，

他不知道必然，他有自由。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費盡了精神，  
愈趨愈遠，愈結成簡單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為不知道自己。

分子，原子，電子，量子，中子，正子；

愈析愈微，愈難分彼此。

一度二度三度四度……N度的空間；

從方圓開始，到不方也不圓。

欲知宇宙之大乃愈見其小，

欲知人事之多乃愈見其少，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知與不知，士各有志。

因為人生只有生殖與生存，

理智從來無用，意志又無根，

藝術宗教都是欺人自欺，

大家無非是逢場作戲。

於是有了看戲的人的快樂，

他自以為置身戲外，不知結果如何；

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又在後，

又演又看的人才有了澈骨的哀愁。

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

求糊塗的聰明人都是如此；

這樣的人才有了無比的痛苦，

自己的聰明和他人的糊塗要同時担負。

嬰兒出世時要有一陣哭聲，

從此便有了生，有了痛苦，有了光明，

這樣的道理還有誰會不相信，

請看那為光明而燒灼流淚的天上流星。

（詩誌創刊號）

## 報告文學之部

一九三六·三八·上海

邁也

### 第三報告

「三八」國際婦女的戰鬥節，恰巧是禮拜日下午，上海青年會四川路的會堂，成了一種強大的吸引力的中心是那一塊磁石的力量，吸收了如此之多——一千，二千，……不同的顏色，不同的來源，不同的作用的婦女們，結合在一起，密集地，堅固地，圍成了一塊光輝燦爛色彩炫麗的巨大合金。

人聲好像鐵液煮在鍋裏，沸騰；一陣掌聲，發自被拒在今天這個「女人的王國」之門外的男性羣，是鎔爐下的無數炭塊爆裂的交響曲。

——四個人一排！

——四個人一排！

——走走，四個人一排！

——等等，四個人一排！

……

無盡的排，無盡的聯結，萬頭攢動，波濤汹涌，水閘口的水似地從樓上向下傾，衝出港口，湧出大門。

「三八」紀念大會的大旗走在前面，已經在行進了呵……

樓口的右邊，那辦事處的處所，起了一片叫嚷聲，晉罵聲：

——漢奸！漢奸！婦女界的漢奸！

——哼！躲起來！還不出來和大家一道遊行嗎！

——祇會說漂亮話……撕碎你的狗×！

——呵呵！主席團躲起來。一個都不參加示威去，破壞婦女運動！出賣婦女大眾！

——漢奸！漢奸！女賊！抓出來！

——打打！不要臉，說漂亮話，自己躲起來！

——全上海的婦女都給你們出賣了！

——走！我們大家走！不理她們！

——讓她們「回家」去！我們去遊行示威！

——走呵！走走……

婦女的隊伍都快走完了，幾百個青年男子在興奮地焦灼地候她們走完，他們欲追隨她們前去，他們活動起來，躍躍欲試了。但那邊還有最後的一小隊婦女，都是青年的，沒有鮮豔的服裝，全體樸素，漲紅着臉，用一種緊張的憤慨的激情的姿勢在包圍着一間關着門的小室，在呼喊，在叫罵，但並無回聲。她們好像是在和敵人搏鬥似地，她們在和她們所自認為「漢奸」的少數同性們在開戰。她們毫不客氣地對待那幾隻漂亮的傢伙——我想她們的皮大衣抖動了，高跟鞋顫慄了，塗着多量的脂粉的面顏蒼白了，她們自覺着在這幕「歷史劇」中扮演了「最可憐的腳色」了；但她們也一定在怨恨着這一羣粗野的女戰士，學生與女工，對她們未免太不留情面了，太過火了。祇有一個白髮的持杖的走不動的老婦人，以嚴肅的態度在觀察這室內外的兩條戰線的鬥爭，幾乎流出感動的淚來，我如此在想像——她們是英勇的一羣呵！

這英勇的羣中的一個，一件藍布袍子上披着一件褐色的絨線衫，紫漲着長圓的臉，揮着手，連頭髮都在跳動，她指揮着她的一羣毫無顧惜地離開那裏，像撇棄一堆帶血帶肉有腥氣的穢物一樣，越過人叢，匆匆走向樓梯去。她踏在第一級上，才停止了詈罵，改變為宏亮的調子發出一聲呼喊，她的同伴們響應着：

——男同胞參加遊行示威去！

——歡迎男同胞參加！

其實婦女的隊伍在已經走完之後，早有一羣性急的男性青年跟隨着結好隊追趕下去：

——四個人一排！

——四個人一排！

——走走快走！

——………

我也追趕上去，我看見青年會的大門外兩邊路上，分列着一排爲外國三道頭所帶領的武裝中國巡捕，他們沒有動作，也沒有表情，癡癡地站立在那裏，朝南面引領而望；我望不見前頭的婦女部隊，她們已經越過了寧波路了吧！兩邊人行道上圍觀的人們築成了兩道堤，那堤常常一節節潰決，一股黑色的流衝出來，急流到馬路中間與中間一道，雄偉的洪流匯合起來，汹涌澎湃地向前流去，發出海濤似的呼嘯：

——紀念三八節！

——民衆團結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

——爭取救國運動的自由！

——撤消維持治安緊急法令！

人羣怒吼了，街市咆哮了，傳單向兩邊飛灑，好像浪花似地噴濺到兩旁的堤岸去；就是這浪花又席捲起堤岸上的一些人跑到中流。好浩大的聲勢！我聽見前面尖銳宏亮的歌聲起了。

血在我週身激動，我奔向潮頭去！這怒潮般的隊伍，多長啦！總有萬把人，我心目中。

我跟着隊伍轉灣，擦過去，那街角電桿上的一隻捕房電話箱旁有一個西探在聲嘶力竭的狂喊，他企圖用一個「警報」來阻止羣衆的前進，他想用帝國主義者的暴力來打散這一場遊行，我預測他是白費力氣了，大隊把他丟在後邊，早已穿向南京路……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用我們的血肉建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歌聲聲，口號聲，呼號聲，步伐聲，奔跑聲，攪成一片。

大隊折向浙江路，一部黑色的大汽車來遲了，祇好尾隨在後面，無用地喘着氣。

像一陣暴風疾雨似地，隊伍很迅速地通過了公共租界，在寬闊的法大馬路上大踏步了。有兩個攝影記者攀登上路旁電桿上的工作梯去拍下這可紀念的影像。

——注意自己的隊伍。

——隊伍排好，把手膀扎緊。

糾察隊發出警告，叫大家防衛自己的隊伍，大概法租界出動了大批的探捕了吧！當前頭婦女部隊穿過鄭家木橋大街的鐵閘門，已經到了華界的民國路時，男部隊忽然中斷了！這時，我正被丟在中

間，觀戰的市民集成一個山堆阻住了我的視線，那邊很混亂的聲音，吆喝與攔打，叫罵與奔逃，預料着要發生的襲擊與抗戰，不可避免地發生了！指揮者，交通員，和糾察隊，兩頭奔忙着，無數的呼號：

——回來！前面的轉來！

——退回來！接上再走！

我跑轉去，隊伍的陣容毫未紊亂，祇有「大中學救國宣傳團」和「要求撤消維持治安緊急法令」的兩面高高舉起的大旗不見了，一定是被劫奪了！聽說捕了我們的伙伴。

——要回我們的人來！

一致的呼聲，但又聽說捕了又放了。回來的隊伍復轉去，整個的隊伍又朝前進！一輛黃包車拉着一個我們的受重傷者，呀！他的頭的兩邊都被擊破了，凝紫的血結住他的頭髮，臉上衣上也有血點和血塊，他差不多痛得失掉知覺了，但他還勇敢地挺着身子，讓黃包車拉上最前面。我們的勇敢的犧牲者呵！那熱誠的黃包車夫，他無論如何不肯收受車資，他拉着受傷的戰士開始為大隊做開路先鋒，他是我們光榮的領隊呵！他說：

——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

——中國人愛中國！我和大家一樣愛國！

——大家走到那裏，我拉到那裏！

華界的警察事先沒有準備，少數的巡邏竟也想試試他們攔阻的力量，有兩個被打退在一邊，祇



好跟着隊伍走，大家一看見他們就叫：

——歡迎武裝同志參加！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中國人自己救自己！

——槍口一致對外！

——不要做走狗呵！不要壓迫救國運動呵！這是單一的刺耳的一聲，這是個別的宣傳。

突然有一輛直行的黑牌汽車，它竟敢冒失地截斷隊伍撞過去，隊伍有一處不緊湊，它就乘了這一空隙穿行，大家喊打，幾個着藍布短打的工友拔起腿來追過去，幾乎追上，但它開足馬力迅疾地快跑了，終於放過了那可惡的甲蟲！

由中華路到迎勛路，沿途都有一些小工廠，許多六點鐘下了班回家的職工們都佇立在街旁，更多的勞動羣衆，也有無數的小學生、孩子，與婦女，他們在兩邊排起兩條比我們的隊伍更長的隊伍，他們在響應我們的示威呢！

口號把嗓子都叫得嘶啞了，那些女工們還在嘶啞地叫，許多女的或者男的則用帶沙的聲音唱「打倒××歌」，尤其多的是大衆永遠愛唱的「義勇軍進行曲」，祇要有一個人起首，大家便接着合唱起來了。

我不會唱歌，但我也跟着：「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前進！」我一邊唱着，一邊想起了那一

七八九年巴士底的進軍歌——燃起了法國革命的火花，馬賽曲呵，我不覺對自己呼起：「勇敢，勇敢，更勇敢一些！」我左手的同伴望了我一眼，把我的臂膀交得更緊，再唱起歌來。

天漸漸黑下來，這向黑暗進攻的黑色的大羣更加擴大，擴大。

沿着陸家浜路，通過斜橋——這裏有許多電車工人，勞苦羣衆在等待我們的到來——斜橋路，前邊有一片廣場。

就在那廣場上，我們的先鋒隊已經在那裏紮好一個「司令台」，兩條板橙上面安置了一張小茶桌——那好像是從一個小茶館裏借來的傢伙——兩根竹桿從那上面伸起，一面神奇的布旗飄張在空中，鼓起肚皮：「上海市各界民衆大會」莊嚴的字跡昭示着「萬衆一心」。

大隊被領導着繞場一周，然後圍繞着爲羣衆自己建立的司令台，以它爲中心，秩序整然地排定了隊伍。

我們遊行隊伍站定了，站定了一萬人！但招來了更多，更多的人：工人、學徒、店員、職員、學生、婦女……好像全上海的人都在向這裏集中——是的，有一天，全上海人將在同樣的這樣一面旗，「民衆的旗」下集中起來，那時上海便不再是「少數外人與狗」所有了，一切歸於這「集中的力量」——司令台上在萬衆的期望中出現了一個短小的人，但他的聲音却異常強大，他把他頭上的呢帽一把抓在手裏，好像要拳一樣把臂膀向他台下的萬人劃了一個大圓圈，跟着「嘩——」的一聲叫。

萬千嘈雜的聲音都爲這巨吼壓下了。

「——同胞們！開市民大會，開市民大會，我們要在這裏開市民大會！」

一陣鼓掌，如大雷掃過夜空，接着是風暴一樣的歡呼：「擁護市民大會！」

舉起一萬多隻手。在一個青年女子，一個市民，一個記者，一個外地來的商人演講之後，一個外國的勞動者跳上台來，短黃的亂髮，高鼻子，一張紅厚的臉膛，袒穿一件沒有外衣也沒領結的黃色襯衣，伸出強大的手，在聳動全場的掌聲中，他用比一切其他的演說的人都宏壯的聲音，發出一種不成話句的喊聲：「來呵——來呵——來——大家來——來呵——來呵——烏拉！烏拉！烏拉！」

最後他向空氣猛擊了一拳，狂呼了下去，引起一個長時間的狂風暴雨般的歡呼：

——中外民衆聯合起來！

——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接着還有人臨時動議：三二八再舉行遊行示威與市民大會！

.....

廣場上完全黑了，祇有千萬顆心是光明的。

婦女們提議「散會」，但有人還主張「再遊行」呢！

主席宣佈在散會之前，大家叫口號。

今天曾經轟動過全上海的那些個口號，又重複地，一個一個連接起來，從一張巨人的大口裏呼叫起來……

火山爆發似地，半邊天都紅了。

這巨人，這海似的大衆，又唱起歌來：

「義勇軍進行曲」

偉大的合唱！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前進，前進！

羣衆在偉大的合唱中分散，分散的向四周的燈火前進。把這歌聲帶到全上海的每一個黑暗的角落裏去了。

那裏燈光亮了。

（文學青年創刊號）

## 布告安民

薛荒

這裏發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請凡具有一點兒血性的人們看一看罷！豐台，自從北寧路局給人建築了那座「××營盤」，中×兩方兵士時常地發生了些「引爲不幸」的事體。十八日××軍隊爲了紀念那光榮的「九·一八」，舉行了一個嚴重的演戰。同日，駐紮本地的中國軍隊，在開了一個沉痛的紀念會後，全連的兵士出外做示威遊行，高喊口號，唱着激昂的歌，個個的面孔上都顯出了

壯烈悲憤的火焰，車站上的工人們及商舖的夥計們都扔掉了他們的工作，站在街道的兩邊，助威着我們的喜峯口抗戰的民族英雄們。有的人看見了他們悲壯的舉動，想到了現在的局，面不覺慘然地落下淚來；有的，熱烈地鼓起掌來，我們兵士們感謝地對了兩旁的人們，現出了苦笑。正在這歌聲與掌聲震盪中，異族的大隊人馬却聞信迎面而來，浩浩蕩蕩地，大隊兵士在前，機關槍與砲車在後。兩下碰了面，二十九軍五連的兵士是在抱了赴死的決心，對方却躲到了一邊。機關槍大砲是嚇退不了不怕死的人呵！

太陽落了西山，「××營盤」全體軍隊總動了員，圍繞着凡是駐紮中國軍隊的棧房，陳列了架架的機關槍和大砲，騎兵飛散在街道的各處，居民的房頂上成了他們備戰的所在。十時的光景，從北平他們又開來了四百援軍。同時南苑的弟兄們亦開了來，車站上，下了班的工人——掛鈎夫、燒火的、開車的，以及機車處車務處的大小工人——聽見了信，趕去迎接。替他們揹着子彈，拿着手榴彈，若是他們手裏都有了一枝槍，不全成了戰鬥員嗎？他們這時親密地成了一家人，告訴他們那裏好埋伏，那裏好去打接應。剛埋伏在一座土丘後面，還沒有放下子彈，驀地兩個青年的女人慌張地奔了來。

「你們不用在這裏啦，造甲村的弟兄們在鐵道叉子前頭啦！」  
「咱們往西頭大橋那邊去吧。」工人們建議了。

迅速地他們站起了身，整了整揹着的子彈，女人們替他們拿起了槍支。往西邊邁進了，婦人們緊跟着。他們不交換一句言語，個個的心胸在沸騰着，燃旺了的火焰燎繞在每一個人的臉上，秋涼深夜

的南風吹過來，他們只有感到火一般的熱，在內心裏奔跳着。迎面有人腳步聲，他們機械地站一站。走近了，辨識出一個掛鈎夫，紅綠的旗子挾掖在他的腋下，右手提着的路燈，是不發一點光明。對方開火了！

「你們是造甲村的弟兄嗎？站北的弟兄們全上了房，××鬼子又從城裏開來好幾輛汽車。」

「老張嗎？」一個工人這樣地向對方稱呼了。

「啊，你們都來了！好！你給我一個刀。」轉向一個弟兄說。

一個弟兄下意識地把大刀遞過去。

「我領着你們，咱們大家一同去！一塊去！我不怕犧牲！」

弟兄們意識到這相隨着的一大堆人！

「你們全回去吧！我們知道路也就行了，你們何必跟着你們不怕犧牲，你們知道我們是要死來的嗎？」

首先地，忍不住，兩個女人哭出了聲，男子漢們也都抽搐地眼眶裏飽含了淚光。

地球翻了個身，破曉時天津的「專車」來了，雙方却又「圓滿解決」了。在軍號悠揚的聲響中，太陽旗慢慢地升起來。

還沒有等到響午，五連的兵士，却悄悄地退走了，他們垂低了頭，沒有一點聲息，個個底眼眶裏綉

出了發光的液體。

在下午滿街上出現了這樣的佈告：

佈告

為佈告事

由昨日以來中×兩軍間發生之問題對於豐台住民無有關係并且  
××軍隊決無加害人民故此鄉民須要放心服務職業可也  
切切此佈告

××憲兵隊九月十九日

（生活星期刊一卷十八號）

### 夜霧與「明朗化」

徐中玉

是一個陰鬱的初夏的黃昏。

濃重的夜霧從海濱衝到市裏來，浮動着，擁塞着。

馬路上一片肅靜。沒有馬車轆轤地拖過小巷的聲音，也看不見一支街車的燈火。偶而從槐樹的陰影裏鑽出幾條人影，他們的腳聲是那樣輕微而急促，不交談一句，也不向旁邊看望一下，埋着頭，一轉眼便在黑暗裏消失了。

警察倒比平時多了一倍的样子。他們分散地站着，離開三四十步便有一個。他們來回地踱着，不時回頭來向北狼狠察看，他們的單調的步聲應和着樹葉子上吊下水滴來的聲音，使馬路上的空氣顯得格外嚴肅而悲涼。外國人的舖子也在一家家上門，朦朧的街燈愈其昏黃了。時候還只有下午八點鐘。

這時候，在這條路的北半段上，却正充滿着木屐的響聲和汽車的喇叭聲。海軍俱樂部前，擁擠着無數存心想趁機會「立一番大功業」的人們。他們做出非常憤然的樣子，心裏却意想着，停一刻怎樣可以通過幾條所謂堂堂正正的議案，他們唯一所担心的便是事情也許弄不很大。

然而這是有法想的。

一萬五千居留民的福利所在啦！

青島澈底明朗化的期待啦

於是接下去便是他們的慣用字眼：「澈底掃除」啦，「斷然行動」啦，「嚴厲膺懲」啦……

和這同時，一個冒險遲歸的人終於回到他的家裏了。他嘆了一口長氣。

「王大哥，外頭情形怎麼樣？」

一聽說同居的鄰人已經回來，趙生華便連忙過來打聽消息。他們兩個都是做買賣的小商人。

「××鬼子在開會呢，說不定要出亂子。」



「真的？」

「怎麼不真！我操他媽的，這麼虱子大的小事情，硬欺侮人！」

「究竟是什麼回事？」

「孩子們吵架，他們有個叫做久子什麼的小學生，說是給咱們的學生打傷了，他們便又想來尋事。」

「傷重不重？不要緊吧！」

「什麼重不重？更還了得？很輕的傷，一點不要緊，他們却說要死了，便要跟咱們尋事。」

「我操他媽的，我們每年有多少大人小孩給他們弄死了，却屁也不准放一個，我操他媽的！」

趙掌櫃切齒地說。

「聽是什麼？」王掌櫃忽然立起身來，走到窗口去聽。

「拍拍拍！」

滿院子的人都被驚動了，大家屏息着。可是不一會，聲音却又沒有了。

趙掌櫃漸漸地回復了原來的情狀。正想開口，却又像有一塊陰影掠上了他的心頭，擔憂地向王

掌櫃說：

「說不定停會真的要幹起來呢？」

「等着瞧吧。」王掌櫃呆地回答。

第二天，他們的報上果然登出了許多條件，主要的幾條是：

一、對被害者父兄、學校、領事館及居留民團，須由加害者、加害者的父兄，及市長鄭重道歉。

二、罷免教育局長及該校校長。

三、嚴對加害者，對被害者支給慰藉金……

這些條件的記載在本國報紙上是看不見的，能夠看見的只有很少數一部分人。

「這真豈有此理！虧得他們也自稱是文明國家的人民！他們的小孩和小孩間有吵架，我們的小孩和小孩間也有吵架，兩邊的小孩發生吵架，這難道不是極可能而又極平常的事情？由吵架而受傷，醫好就得啦，用到提這種條件？」

「你要跟他講理？你是秀才他是兵！除非你有天也變成了兵，刀還刀，砲還砲，到那時候你就能跟他講理。否則便休想！」

「我看這件事恐怕大有下文！不是麼？聽說他們尋題目已經好久，早想找個動手機會，這下子找着了，單憑空口說話，我們想求平安，天下沒有這等便宜事。」

「說不定這幾天內就會起變化呢。」

學生們這樣揣測，融合着憤怒、苦痛、鬱悶和疑慮的情緒，意識着將有一種非常的風暴，說不定早晚間就要襲來，而不安地焦灼着。

事實上形勢的確更趨危急了。他們的報紙上用特號的鉛字登載着煽惑的言論和誇張的記事，爲了兩個孩子的吵架小事，他們現在不但要求必須罷免校長和教育局長，而且還要求我們改訂小學教科書，改變愛國的教育方針，甚至要求撤換市長了。

爲了這件小小的吵架事情，他們不知「催開」的多少團體的會議：什麼鄉軍將校軍事研究會啦，黑鐵會啦，北支協會啦，在鄉軍人分會啦，戰友會啦，海軍協會啦，居留民大會啦……

同時，前海裏的兵艦頓時又多出幾艘來了。

整個青市被一種嚴重的恐怖籠罩着。而且這種恐怖時時刻刻在增加着牠的嚴重性。

「我操他媽的，真是——」

「罵有麼用，他們又不聽見。」

「咱們中國人幹麼不跟他幹？咱真不明白。一樣的人，儘他欺侮受氣一輩子，我操他媽的！」

「是哪，這樣成天風風雨雨的，街道上嚇得人影兒也不見一個，幹就幹，死也死個痛苦，幹麼要裝孫子？要是老子有桿鎗呵砲呵的，我就打先鋒。」

熾烈的憤恨在各種下層的集團裏飛燃起來，街車夫，小販，工人……無限的偉大的力量，存在他們堅強的靈魂之中，幾多年來所受的種種痛苦，所遭的種種犧牲，把他們教得很乖，誰是他們真正的

敵人，是誰使他們受苦受難，他們肚裏都是雪亮的。

「爲什麼不跟他幹呢？」

「這樣子屈辱會有個盡期麼？」

沒有！

然而單憑他們純潔赤誠的感情，是於事無補的。他們需要領導，但是他們缺少領導，這使他們墜入雙重的恐怖裏去。

日子雖然已是初夏，天氣却依然陰沈得厲害，到處是潮溼發霉的氣息，窒塞和晦暗。

他們的報紙上天天登載着「俄然重大化」的消息。

「又一小兒被支那人毆打」

本國報紙微微透露出一點正在交涉的消息後，接着他們的報紙便又立刻如此標題着道：

「市政當局的傲慢不遜！」

這無非是因爲市政當局說了這是孩子們間的「惡戲」的緣故。

於是便又起來了一陣「絕叫」的聲音：

「散換市長！」

「澈底的青島明朗化」

第四天他們的報紙上又用特號字登載着一段新聞道：

「又支那人向邦人邸投入鐵板！」

知道他們用這種促進事件發展的登載法的人們，都「飛躍的」「俄然緊張」起來了，意識着將有一次更大的擾亂即刻就要來到。

「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沒有。你呢？」

一見面，大家就這樣互相竊竊地問答。

又有是一個冷清的黃昏。

難得有幾輛汽車在寬闊的馬路上疾馳，偶然的幾聲汽笛，在震慌於暴風雨將要來到的人們耳中聽來，彷彿猶如幽遠的山鳥的哀鳴。槐樹葉在霧氣裏顫抖，狼犬的吠聲，悽厲地飄蕩過馬路，飄蕩過人家的窗口，終結在死一般的靜寂裏。

「今晚莫出去呵。」

男人吩咐女人，父親吩咐兒子，知道的告訴不知道的。

「爲什麼？」

「××鬼子今晚說要開各團體聯合大會。」

「還有花樣？」

「誰說不呢？他們不滿意市政府的解決條件。」

「他們打算怎樣辦才滿意呢？」

「那還用說？還不是要我們做了亡國奴他們纔算滿意！」

這樣說着的人們都咬了牙齒痛恨着，可是他們的團體太小了，不是沒有力量，却是因為分散着等於沒有力量。他們只能關在自己的屋子裏發狠勁，坐待惡魔們一個個來把他們壓榨屠殺。

「××鬼子們會開完了沒有？」

「沒有呢！」

夜霧濃重得已經不辨五指了。

案懸兩週，形勢緊張的「支那學生不法暴行事件」現在總算已經解決了。除掉市長和教育局長沒有當真撤換，其他一切條件都經接受，並已即刻履行。是不是他們已經就此罷手了？決不是的，不信這幾天他們的報紙上又在「絕叫」着「海關的非法暴行事件」了麼——爲了一條私運船被扣，他們的居留民團又已經開過幾次「氣象激昂」的大會了，也許形勢又會「俄然緊張」起來的吧！

在不斷的緊張的空氣裏，除掉跟他們拚命一幹，我們還能走那一條路呢？這樣子屈辱是沒有盡頭的。難道我們真預備着「澈底地明朗化」麼？

（光明一卷四號）

宋之的

##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春被關在城外了。

只有時候，從野外吹來的風，使你嗅到一點春的氣息，很細微，很新鮮，很溫暖，並且很有生氣。在這種感覺裏，你可以想到，河許已解凍了，草已經發芽了，桃花也在吐蕊了吧！

但我却出不了城。

一整天，我所看見的，是灰色的牆，灰色的土，和穿着灰色衣裳在街頭守望的兵。

我氣悶而且窒息。連行動也被強度的限制着了。出城，要通行證；到街上去，要好人證。並且七點鐘已經開始戒嚴了。爲了免掉那些灰色同志對你取攻擊式，端起槍來，並且對準你的腦袋，我只好一個人關在屋子裏。

而我的屋子，又恰巧臨着街。一整夜，我全聽見扳槍機和喊「口令」的聲音，這在深夜裏，特別加重了恐怖的氛圍。

同事間已經有人配着「好人證」來上課了。

他們多半用別針把那證別在前胸上，很像一塊招牌。因之，休息的時候，大家就開着玩笑：

「禁止招貼！」老吳指着老孫的前胸說：

「零整批發！」老孫回答一句。

「大減價三十天！」

「此處禁止小便！」

大家全哄笑起來。

「好人證」分五類，像花生牙梨瓜子那樣的把人也鑒別了貨色。譬如我，因為沒鋪保，雖說有職業，有鄉友保，也只得一個三等貨，橢圓形的，勉強允許居留。

至於我的廚子，卻是道地的一等貨，把正方形的牌子懸在胸前，對我也驕傲起來了。

我和我的廚子，竟差了兩等。比起他來，我是次一等又次一等的好人——我氣悶……

他在廚房裏又唱起來了。

「桃花江是美人窩，美人窩裏沒有我！」

像說話似的——這一等好人！



我聽見他唱這歌已經不止一次了，但這次卻異樣的刺耳。在那聲音裏我辨別出一種對我示威的意味。我應該更正他這壞習慣，一定要。

三

「新聞剪集」

（「本報特訊」昨日午後，有一小販，行經南門大街，形色張皇，經巡行之警士檢查，於帽沿內得銅元一小枚，察係匪探標記，乃送軍法會審處嚴懲云。）

這幾天，檢查行人似乎特別嚴了。那檢查方法不免使我們時刻耽着心。帽子裏夾着紙，或是口袋裏放一個銅元的，全是匪的標記。這結果，是使人無論什麼也要留點神。

太原的事，是素有「不徹底」的稱謂的。譬如禁煙吧，不準吸鴉片，卻準賣藥餅。禁與不禁，只在一個名稱。鴉片一名之曰藥餅，就可以公開發售。被視爲良丹妙藥了。

但這次的禁書，卻似乎是非常徹底的。在公安局公佈的禁書目錄中，不僅僅是張××章××那些三角形的五等貨遭了殃，就連李阿毛博士也湊了數。凡白紙上寫黑字的，大概是全有些危險的嫌疑吧！

● 好人證：無職業，無鋪保，三角形牌，五等好人，隨時可被目爲危險份子。

我的廚子在他那好人證上，又有了新的花樣了。

把四方形的好人證鑲了邊，且蒙了一層綠色玻璃紙。懸在胸前，就更顯得與衆不同。因之，在把飯端給我的時候，就特別在我面前停留了一小會，那意思，我很知道的。

四

「新聞剪集。」

（「本報特訊」我軍第××團，約一千五百人，於十九日夜，在靈石山側駐紮。深夜中突聞集合號聲，嗚咽響起，軍士不察，乃往吹號地點作緊急集合，不意竟被匪軍包圍，全部繳械。我團長×××見事不妙，遂自決身死。匪約一二百人，吹我軍之集合號，預設狡計。其狡詐惡毒，有如此者。）

我特別懷念着春。倒也想去領通行證了。我需要疏散，整天關在屋子裏，望着院內揚着沙塵，所有的思想和情感全麻木了。

今天下課，我便把好人證仔細的別在左衣角上，用上衣的口袋作掩護，朝柳巷出發了。我預備去拍一個二寸照片，繳到區裏轉公安局去領通行證。

但那結果卻不大好。才走到路口，一個灰衣的同志便截住了我，並且端着槍，像就要射擊似的。

「站住！」

「怎麼？」

「好人證呢？」

我默默的把那橢圓形的牌子從口袋裏請出來，他便沉下了臉：

「以後不准放在衣袋裏！」

染着一種濃烈的受了侮辱的感情，我卻默默的走開了。

「天光」「科達」所有照像館的門前，全拖了一長串的人，擁擠着，像等候着買火車票似的，一個挨一個，以致我卻不能擠進照像館的門。

原來這些人也全是領「通行證」的。因為是公費照像，所以就特別擁擠。甚至有的人情願在門前停留一整天，並且受着照像師的叱罵，也很高興。

但我卻被摒棄了。

路口的紙煙店雖然也豎着一塊「領通行證登記處」的紅紙招牌，像本店代理發行那樣的，我卻沒有去登記。我是——只在街上徘徊。

非常的疲倦，非常非常的疲倦……

五

「新聞剪集」

（「本報特訊」汾陽來客談，汾陽西郊××村，有娶親者，當花轎進門時，迎親親友，均擁集呼喊，並大放爆竹，恰有一飛往前方之飛機，由此經過，居高臨下，窺望不真，以為有匪來擾，乃擲炸彈數枚，結

果傷亡數十口，狀甚淒涼云。）

好幾天沒開展覽會了。

我的廚子突然跑來告訴我，——他知道很多事，很多很多的事。——今天又要殺人了。一共九個，其中四個是女學生。

不一會，他就跑得無影無蹤了。那時間，正是下午一點鐘，我想他大概是憑了他那一等好人的資格，到街道去探望去了吧！

我奇怪着這風俗，同時想起了舊小說裏一些劫殺場的描寫。

正是那樣的描寫，現在又復活在太原市上。

一說殺人，很多老太婆，小孩子，年輕的媳婦，以及有閑的男人，便從早晨起，守在街頭了。人很多，有的且特別穿了新衣服，打扮得花團錦簇，像參與盛會那樣的，等待着囚車。除了這些特定的守候人以外，囚車後面，隨了軍號的嘀嗒聲，還擁擠着很多人。

英雄們劫殺場能夠改裝為變戲法的，賣藝的等等，停留在人叢中，據此看來，倒有些逼真了。這殺人展覽的風氣，是頗使人感到一種猙獰的恐怖味道的。

和這「殺人展覽」相對照的，還有一種獎勵告發的條例，也是很容易激動存心厚道的人的悲

憤的。

凡告發者，立賞法幣一百元。一百元且是法幣，自可誘導許多人來上鉤。但鉤來鉤去卻發現了如下的一則新聞：

（「本報特訊」）山大被傳學生×××等七人，已於昨日訊明釋放。緣山大有校役劉×者，惑於賞洋之厚，遂誣栽該生等有××嫌疑，因以被傳，經軍法會審處嚴厲審訊之下，知劉×告發之情形，全屬子虛，該生等已於昨日出獄云。）

接着這新聞，是在臨時公佈的死刑十二條之外，又添了一條：「告發人倘有誣栽等情事者，立即槍斃。」

但我想這已經遲了。在許多殺的展覽會下，就難免沒有個把冤枉的吧！至少，那七個學生的被毒打，是很使我們毛骨聳然了！

但今天，我的廚子却空跑了一趟，那有幾個女學生要被殺頭等等，原來全是謠言。他彷彿是十分氣憤的，又在廚房裏自言自語了。

六

「新聞剪集」

（「本報特訊」）昨日距城三十里之西山土窰內，發生一大慘劇。緣近日流言所播，草木皆兵，

西山居民，恐遭匪擾，均避於一土窖內，該窖年久失修，忽然坍塌，當場壓死百姓七人，傷十一人，厥狀極慘。

「流言所播，草木皆兵，」這實在是太原市上最真實的寫照，報紙上既天天在吹散着觸人心魄的新聞，人嘴裏又傳說着一些怪奇但多半是恐怖的消息。在這樣的時候，也難怪，正太車站上有人滿之患，有錢的人紛紛離省了。

不過倘把這般消息，和娶親被炸那一段對照起來，就難免要使人發生一種猜想。土窖既可避難，想來也就有些堅實，斷不會剎那間就突然坍塌；其所以突然坍塌的原因，也說不定又是「窺望不真」之所賜了。

可是城裏這幾天的恐怖空氣，卻也真使人嗅到死味了。謠言像火一樣的燃燒着，人們全彼此警戒着躲起來了。

昨夜六點鐘就戒了嚴，不僅是路上斷絕了行人，並且有大批警車出動，據說是飛機場那兒出了事，有十幾個帶手鎗的探子被擒獲了。

這消息使得全城都顫慄着，連太陽似乎也變了顏色了。

幸虧這樣，我的廚子算是一天沒出門，只寂寞的在廚房裏唱他那「美人窩裏沒有我，」不然，他也許又順腳去到海子邊，眩耀他那一等好人證去了。

七

今天到學校裏去，才聽說那在飛機場被擒獲的十幾個人，原來却是到陝西去的教育考察團團員。這才大家全放了心。

但我的廚子，却又不知在什麼時候，出走了。吃早飯，沒回來，晚上下了課，還沒有回來。我帶着極大的咀咒和憎嫌，下了最後的決心，心裏想：「還是讓他滾蛋吧，帶着他的一等好人證！」

八

非常的意外，意外得使我驚訝了。

那廚子，到今天早晨我才知道，是被抓到公安局去了。並且還——罰了五塊錢。爲了說明這事，我特別剪下一段報，貼在下面：

「……綏署昨日公佈配帶好人證，一不准污毀，二不准單以任何布面或紙面，三不得遺失，四不得私授匪類。倘犯一二兩款，處百元以下罰金，犯三四兩款，處五百元以上罰金或死刑……」

我的廚子就在這條例下被捉將進去，回來的時候，好人證上已沒有玻璃紙，並且背又佝僂起來了。

——我是多麼的懷念春啊！

.....

## 包身工

夏衍

已經是舊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多一刻，曉星纔從慢慢地推移着的淡雲裏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鋪裏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鋪啦！起來。

穿着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着，豬獯！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十六七個「豬獯」。跟着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裏面，很快的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嘆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的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獯」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拿着褲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的在男人面前換替衣服。

那男人虎虎的將起身得慢一點的「豬獯」身上踢了幾脚，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着樓上的另一羣生物呼喊。

——接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脚，一邊扣着鈕扣，幾個睡眠惺鬆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着急地要將大鍋子裏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煙引起了她



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闆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蘆柴棒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福×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着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衝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二三個「懶蟲」和「豬獃」，所以，除出「帶工」老闆，老闆娘，他們的家庭親戚，和穿拷皮衣服的同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裏面住着二千左右穿着襤褸而專替別人製造紗布的「豬獃」。

但是，她們正式的集合名稱却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每年——特別是水荒旱荒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裏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還用說，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念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五十，多一點的帶到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舖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這紅磚牆封鎖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裏面裝進沒有固定車脚的三十幾部活動的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衙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後門一樣。每扇前門楹上，一律的釘着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着：「陳永田<sup>北</sup>」、「許富達<sup>揚</sup>」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的貼着褪了色的紅紙的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後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後，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街堂裏面，已被這些赤脚的鄉下姑娘所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裏面的人們的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頭髮裏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担抬着平滿的馬桶，吆喝地望着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闆」或者打雜的拿着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軌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席子，被被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燒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乾飯，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裏去。粥的成分可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裏面是較少的粳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了，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萹菜、芫菜的葉瓣，用鹽滷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祇有兩條板櫬——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櫬，這屋子裏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吃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的搶一般的盛了一碗，歪着頭用舌頭舐着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闆、老闆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着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着一只空碗，於是老闆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裏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

龍頭邊去冲上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Maintenance Cost）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着死不起來，活該！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成起來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過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的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理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着餓死不幹。產業工人的「流動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原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温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裏面，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衆的結合力量前面，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温情主義嗎？不！他們所採用的，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者）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的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倒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是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

(?)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的移到屋子的角上，縮做一團，儘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裏面，生病躺着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白相人」，所以在這種法律的觸手及不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自由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着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一手抓住了頭髮，狠命的往上一舉，蘆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體上附有吸盤的烏賊。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的就停止了，後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的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的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的跳起身來，於是在門口擦牙齒的老闆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的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祇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闆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裏置一個請願書，和門外釘一塊「工房重地，閒人

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的將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闆。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自己送進工場，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頭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裏，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有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爲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鬆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開彈、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彈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像放鷄鴨一般的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羣沒鎖練的奴隸。每人手裏都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活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這河流裏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潔一點，很多穿着旗袍，黃色或者

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白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青蓮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褲子，長頭髮，很多還梳着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腳，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類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的看高自己和不必要的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裏下意識的存在着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

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着嘴巴在等待着他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她們叫印度人的通稱）把守着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力的憑證，包身工祇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粘着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後，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險進去，做了一次裏引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的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裏隨處可以看見七八歲甚至五六歲的童工，大都是這種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

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聲」混合在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騷音就會消滅——不，麻痺了你的聽覺，馬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礫……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的緊裝在這紅磚牆的廠房裏面，分辨不出這是什麼聲音，也決沒有使你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餘裕，紡紗間裏的「落紗」(掌管落紗的熟練工)和「蕩管」(巡迴管理的上級女工)命令工人的時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勢，而用經常啣在嘴裏的口哨，因為祇有口哨的銳厲的高音，才能突破這種緊張了的空氣——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紡間的空間，肉眼也可看到出一般的飛揚着無數的「棉絮」，掃地的女工經常的將掃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樣的推着，一個人在一條「銜堂」(兩部紡機的中間)中間反覆的走着，細雪一般的棉絮依舊眼睛可以看出般的積在地上，彈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可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將打成包捆的原棉拆開，用手扯鬆，揀去裏面的夾雜成分；這種工作，現在的東洋廠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為他們「聽話」，肯做別的，工人不願做的工作。在那種工場裏面，不論你穿什麼衣服一刻兒就會變成一律的灰白，愛作弄人的小惡魔一般的在室中飛舞着的花絮，「無孔不入」地向着她們的五官鑽進，頭髮，鼻孔，睫毛，和每一個毛孔，都是這些紗花寄託的場所；要知道這些花絮粘在身上的感覺，那你可以假想一下——正像當



你工作到出汗的時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鬆一個木棉絮的枕芯，而使這些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紗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〇·一五磅的花絮！

濕氣的壓迫，也是紗廠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的威脅，他們每天過着黃霉，每天接觸着一種飽和着水蒸氣的熱氣，依棉紗的特性，張力和濕度是成正比例的，說得平直一點，棉紗在潮濕態度，比較的不容易扯斷，所以車間裏面必需有噴霧器的裝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機的頭上就有一個不斷地放射蒸汽的噴口，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他，人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機器碰傷而破皮的時候，很快的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面人」所能想像的了。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加速度的容易疲勞，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時候，打瞌睡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暴君監視着你，祇要斷了線不接，錠壳軋壞，皮棍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麼堆積，就會有遭「拿莫溫」（工頭）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的講，毆打的事實已經漸漸的少了，可是這種「幸福」祇局限在「外頭工人」的身上。拿莫溫和小蕩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致發作，散工之後往往會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麼人都可以欺侮，什麼人都看她們不起，她們是最下層的「起碼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

對象。在紗廠，做了「爛污生活」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的三種。那麼，在包身工所  
有者——帶工老闆的立場，後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非特  
不能賺錢，還要貼她二粥一飯，於是帶工頭不加思索地就愛上了毆打這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  
年尾，帶工頭總要對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卑屈地講：

——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麼事情，儘管打打，打死，不干事，祇是不要罰工錢，停  
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  
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  
拿莫溫爲着要在別人面前顯出她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她管督的嚴厲，打得比尋常格外着  
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歡喜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  
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的前面，叫她向着牆壁立着，拿莫溫跟着過來，  
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 (Driving Shaft)，不懷好意的叫她  
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地個小姑娘壞來西，懶惰。

——拿莫溫學着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皮帶盤心子頂拉頭浪，就勿會打瞌睡！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麼工資減少而招致帶工老闆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關黑房間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並不怎樣客氣，因為除出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願意的工作，所以外頭工人裏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節禮把結拿莫溫的手段，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負擔。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人却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的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攝收着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膨大了。單就這福×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買收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織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圓的資本。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莫索洛 (David Thoreau) 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着一個愛爾蘭勞動者的尸首。那麼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託着一個支那奴隸的冤魂！

一二八戰爭之後，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徵是資本攻勢的勞働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着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在這漸減的工人裏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劇地

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裏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人，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三十家東洋廠的，四萬八千工人裏面，替廠家和帶工頭、重服務的包身工人，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科學管理和改良機器，粗紗間過去每人管一部車的，現在改管一「衙堂」了，細紗間從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個錠子），現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機間從前每人管五部布機，現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論貨計工，產量增多就表示了工價的增大，但是事實並不這樣簡單。工錢的單價，幾年來差不多減了一倍。譬如做粗紗，以前每「享司」（八百四十碼）單價八分，現在已經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車子，工作十二小時，從前做八「享司」可以得到六角八分，現在管兩部車做十六「享司」而工錢還不過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錢的多少和她「本身」無涉，那麼當然這剝削就上在帶工頭的賬上了。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闆家庭的義務服役，豬糞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於和鋼鐵造成的機器不一樣的，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脚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喘着，喘着，淌着冷汗，還是被逼着在做工作。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檢查女工身體的女傭人）也不願意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

——讓她扎一兩根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着她的骨頭會做怕夢！

但是帶工老闆是不怕做怕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闆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回轉頭來對她一瞪：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願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做平均，兩年來在她身上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麼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裏面，偷偷地託一個在補習學校唸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她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親會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闆的手裏了。散工回來的時候，老闆和兩個當雜的站在門口，橫肉的面面上在發火了，一把頭髮扭住，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轟罵！

——死娼妓，你倒有本領，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糞，一天三餐將你喂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榜樣！

——信誰給你寫的？講！

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後，再在老闆娘的亭子樓裏吊了一晚。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喚之外，絕沒有別的聲音，屏着氣，睜着眼，十百千個奴隸在黑夜中嘆息她們的命運。

人類的身體構造，有時候覺得確實有一點神奇。長得結實肥胖的往往會像折斷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蘆柴棒一般的偏能一天天的磨難下去！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還有韌性地在那兒支撐。兩粥一飯，十二小時騷音塵埃和濕氣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規則地反復着，直到榨完了殘留在她皮骨裏的最後的一滴血汗為止。

看着這種飼養小姑娘營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的停在舷上，牠們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牠的頸子上輕輕的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的捕魚，賣魚得錢的却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裏看來，船戶對墨鴨並沒有怎樣的虐待，而現在，將這種關係轉移到人 and 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温情也已經不在了！

在這千萬的被飼養的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温情，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术，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地服役着的十六世紀封建制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沒有自覺，沒有團結，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緞冶場裏

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強壓強榨着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

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着的那些錠子上的冤鬼。

## 散文之部

一九三六，三，清晨（光明一卷一期）

## 我的幼年

巴金

窗外落着大雨，屋簷上的水槽早壞了，這些時候都沒有修理過，雨水就沿着窗戶從縫隙浸入房裏，又從窗台流到了地板上。

我的書桌的一端正靠在窗台下面，一部分的雨水就滴在書桌上，把堆在那一角的書籍，稿件，信函全打濕了。

我已經躺在床上，聽見水滴的聲音纔慌忙地爬起來，扭燃電燈。呵，地板上積了那麼一大灘水。我一個人吃力地把書桌移開，使牠離窗台遠一點。又搬開了那些水濕的書籍。這時候無意間我發見了你的信函。

你那整齊的字跡和信封上的香港郵票吸引住了我的眼光。我拿起信封抽出了那四張西式信箋。我纔記起四個月以前我在怎樣的心情下收到你的來信。我那時沒有寫什麼話，就把你的信放在

書堆裏，以後也就忘記了牠。直到今天，在這樣的一個雨夜，你的信函又突然地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朋友，你想，這時候我還能夠把牠放在一邊而自己安靜地躺回到床上閉着眼睛睡覺嗎？

「爲了這書，我曾在黑暗中走了九英里的路，而且還經過三個冷僻荒涼的墓場。那是在去年九月二十三夜，我去香港，無意中見到這書，便把袋中僅有的錢拿來買了。這錢我原本打算留來坐 Bus 回鴨巴甸的。」

在你的信函裏面我讀到這樣的話。牠們在四個月以前會那麼深地感動了我。就在今天我第二次讀到牠們，我還彷彿跟着你在黑暗中走路，走過那些荒涼的墓場。你得把我看做你的一個同伴，因爲我是一個和你一樣的人，而且我也有過和這類似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我確實有的太多了。從你的話裏，我看到了一個時期的我的面影。年光在我的面前倒流過去，你的話使我又沈落在一些回憶裏面了。

你說，你希望能夠更深切地了解我。你奇怪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朋友，這並不是什麼可驚奇的事，因爲我一生過的是「極平凡的生活。」我說過，我生在一個古舊的家庭裏，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僕人。但這樣簡單的話是不夠的。我說過我從小就愛和下人在一起，我是在下人中間長大的。但這樣簡單的話也還是不夠的。我寫出過一部分的回憶，但我同時也埋葬了另一部分的回憶。我應該寫出的還有許多許多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我常常拿這問題去問我自己。當我這樣問的時候，最先在我的頭腦



裏浮動的就是一個「愛」字。父母的愛，骨肉的愛，人間的愛，家庭生活的溫暖。我的確是一個被人愛着的。孩子在那時候，一院公館便是我的世界，我的天堂。我愛着一切的生物，我討好所有的人。我願意揩乾每張臉下的眼淚；我希望看見幸福的微笑掛在每個人的嘴邊。

然而死在我的面前走過了。我的母親閉着眼睛讓人家把她封在棺材裏，從此我的生活裏就缺少了一件東西，父親的房間突然變得空闊了，我常常在幾間屋子裏跑進跑出，喚着「媽」這個字。我的聲音白白地被寂寞吞食了，牆壁下母親的照片也不看我一眼，死第一次在我的心下投擲了陰影。我開始含糊地瞭解恐怖和悲痛的意義了。

我漸漸地變成了一個愛思想的孩子。但孩子的心究竟容易忘記。我不會整天垂淚的。我依舊帶笑帶吵地過着日子。孩子的心就像一隻羽毛剛剛長成的鳥兒，牠要飛，飛，只想飛往廣闊的天空去。

幼稚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鳥兒懷着熱烈的希望展翅向天空飛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鐵絲網落了下來。我這時纔知道，我並不是在一個自由的天空下面，我被關在一個鐵絲籠裏。家庭如今換了一個面目，牠就是阻礙我飛翔的囚籠。

然而孩子的心是不怕碰壁的。牠不知道絕望，牠不知道困難。一次做失敗的事情，還要接二連三地重做。鐵絲的堅硬並不能夠毀滅鳥兒的雄心，但經過幾次的碰壁以後，連和平的孩子也知道反抗了。

同時在狹隘的馬房裏，我躺在那些病弱的轎夫的煙燈旁邊，聽他們敘述悲痛的經歷，或者在寒

冷的門房裏，傍着黯淡的清油燈光聽衰老的僕人絕望地伸訴他們的胸懷。那些沒有希望只是苦刑般地生活着的人的故事，在我的心上投擲了第二個陰影。而且我的眼睛還看得見周圍的一切。一個抽大烟的僕人周貴偷了祖父的字畫被趕出去做了乞丐，每逢過年過節，偷偷地跑來，躲在公館門前石獅子旁邊，等着機會去央求一個從前的同事向舊主人討點賞錢，後來終於凍餒地死在街頭。另一個老僕人袁成在外面煙館被警察接連捉去兩次，關了好幾天纔放出來，不久就死在門房裏。我看見他的瘦得像一捆柴的身子躺在大門外石板上，被一張破蓆子掩蓋着。一個老轎夫出去在斜對面一個親戚的家裏做看門人，因為被人誣陷偷竊東西，在一個冬天的晚上用了一根褲帶吊死在大門裏面。當這一切在我的眼前發生的時候，我含着眼淚，心裏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說我不要做一個少爺，我要做一個站在他們一邊，幫忙他們的人。

反抗的思想鼓舞着這隻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的鳥兒用力往上飛，要衝破那鐵絲網。但鐵絲網並不是那軟弱的翅膀所能夠衝破的。碰壁的次数愈多了。這其間我失掉了第二個愛我的人——父親。

我悲痛我的這不能補償的損失，但我的生活使我沒有時間來專為個人的損失悲哀了。因為這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變成了一個專制的王國。仇恨的傾軋和鬥爭掀開和平的表面而爆發。勢力代替了公道。許多可愛的青年的生命在虛偽的禮教的囚牢裏掙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於滅亡。這都是不必要的犧牲，然而我站起旁邊却不能夠做一點救助的事情。同時在我的渴望着發展的青年

的靈魂上，過去的傳統和長輩的威權像一塊磐石沈重地壓下來，「憎恨」的苗於是在我的心上發芽生葉了。接着「愛」來的就是這個「恨」字。

年青的靈魂是不能相信上天和命運的。我開始覺得這社會組織的不合理了。我常常狂妄地想：我們不是能夠來改造牠，把一切事情安排得更好一點。但是別人並不了解我。我只有在書本裏去找我的朋友。

在這種環境中我的大哥漸漸地現出了瘋狂的傾向。我的房間離大廳很近，在靜夜，大廳裏的一點微弱的聲音我也可以聽見。大廳裏放着五六乘轎子。其中有一頂是大哥的。大哥這些時候常常一個人夜深跑到大廳裏坐到他的轎子裏面去，慢慢兒用什麼東西打碎轎簾上的玻璃。我因為讀書，睡得最晚，這種聲音我不會錯過。我一聽見玻璃破碎聲，我的心就因苦痛和憤怒而扭曲起來。我不能夠再把心關在書上，我絕望地拿起筆在紙上塗寫一些憤怒的字眼，或者捏緊拳頭在桌上捶。

後來我得到了一本小冊子，就是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這是節譯本。）我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樣的書！這裏面全是我想說而沒法說得清楚的話。牠們是多麼明顯，多麼合理，多麼雄辯。而且那種帶煽動性的筆調簡直要把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的心燒成灰了。我把這本小冊子放在床頭，每夜都拿出來，用一顆顫抖的心讀完牠。讀了流淚，流過淚又笑。那書後面附印着一些警句，裏面有着這樣的一句話：「天下第一樂事，雪夜閉門讀禁書。」我覺得這是千真萬確的。從這時起，我纔明白地意識到正義的感覺。這正義感把我的愛和恨調和起來。

但不久，我就不能以「閉門讀禁書」爲滿足了。我需要活動來發散我的熱情；需要事實來證實我的理想。我想做點事情。可是又不知道應該怎樣地開頭去做。沒有人引導我。我反覆地翻閱那本小冊子，作者的名字是真民，書下又沒有出版者的地址。不過給我這小冊子的人告訴我這是陳獨秀們主持的新青年社翻印的。我抄了那地址下來。這天晚上我鄭重地攤開信紙，懷着一顆戰慄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給陳獨秀寫信，這是我一生寫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靈都放在這裏面，我像一個謙卑的孩子，我懇求他給我指一條路，我等着他來吩咐我怎樣獻出我個人的一切。

信發出了，我每天不能忍耐地等待着，我等着機會來犧牲，來發散我的活力。但是回信始終沒有來。我並不抱怨別人，我想或者是我還不配做這種事情，然而我的心却並不會死掉，我依舊到處去找尋方法來準備犧牲。我看見上海報紙上載有贈送夜未央的廣告，我寄了郵票去，在我的記憶還不會淡去時，書來了，是一個劇本。我形容不出來這書給我的激動。牠給我打開了一個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這另一國度的一代青年爲人民爭自由謀幸福的鬥爭裏找到了我的夢幻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終身的事業。

不久我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實在自由錄第一集，那裏面高德曼的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應該說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乾淨了。在這時候我纔有了明確的信仰。然而行動呢？這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而我的渴望也更加變得迫切了。

大概在兩月以後，我讀到一份本地出版的半月刊，在那上面我看見一篇「適社」的旨趣和組織

大綱。」這文章是轉載的，這是一個秘密團體的宣言。那意見那組織正是我所朝夕夢想的。我讀完了牠，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無論如何不能夠安靜下去。兩種衝突的思想在我的頭腦裏爭鬥了一些時候。到夜深，我聽見大哥的脚步聲在大廳上響了，我不能自主地取了信紙攤在桌上，一面聽着玻璃打碎的聲音，一面寫着願意加入適社的信給那個半月刊的編輯，要他給我介紹。

這信是第二天發出的，第三天回信就來了。一個姓章的編輯親自送了回信來，他約我在一個指定的時間到他家裏去談話。我毫不遲疑地去了。在那里我會見了三四個青年，他們談話的態度和我家裏的人完全不同。他們充滿着熱情，信仰和犧牲的決心。我把我的胸懷，我的苦痛，我的渴望完全吐露了給他們。作為回答，他們給我友情，給我信賴，給我勇氣，而且對我解說了許多事情。他們把我當作一個熟識的朋友。從他們的話裏我知道適社是重慶的團體，但他們在這里不久也會有一個類似的組織。他們答應將來讓我加入在他們中間，和他們一起工作。我告辭的時候，他們給我幾本適社出版的宣傳冊子，並且還寫了信介紹我給那邊的負責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許不會是這麼簡單，這時候人對人也許不會這麼輕易地相信，然而在當時一切都是非常自然。我們絕對想不到別的許多事情。這小小的客廳簡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兩小時的談話照徹了我的靈魂的黑暗。我好像一隻破爛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高揚起來，我帶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裏。懷着拜佛教徒朝山進香時的虔誠，我給適社的負責人寫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漸漸地改變了。我和那幾個青年結了親密的友誼。我做了那半月刊的同人，後來

也做了編輯。此外我們還組織了一個秘密的團體均社。我被人稱爲「安那其主義者」是從這時候起的。團體成立以後就來了工作。辦刊物、通訊、散傳單、印書，都是我們所能夠做的事情。我們有時候也開秘密會議，時間是夜裏，地點總是在僻靜的街道，參加會議的人並不多，但大家都是懷着嚴肅而緊張的心情赴會的。每次我一個人或者和一個朋友故意東灣西拐，在黑暗中走了許多路，聽厭了單調的狗叫和樹葉飄動聲，以後走到作爲會議地點的朋友的家，看見那些緊張的親切的面孔，我們相對微微一笑，那時候我的心真要從口腔裏跳了出來。我感動得幾乎不覺到自己的存在了。友情和信仰在這一個人陰暗的房間裏開放了花朵。

但這樣的會議是不常舉行的，一個月也不過召集兩三次。會議之後是工作。我們先後辦了幾種刊物，印了幾本小冊子。我們抄寫了許多地址，親手把刊物或小冊子一包捲起來，然後幾個人捧着牠們到郵局去寄發。五一節來到的時候，我們印了一種傳單，派定幾個人到各處去散發。那一天天氣很好，挾了一大捲傳單，在離我們公館很遠的一帶街巷裏走來走去，直到把牠們散發光了，又在一些街道上閒步一回，知道自己沒有被人跟着，纔放心地去到約定集合的地方。每個人愉快地敘述各自的經驗。這一天我們就像在過節。又有一次我們爲了一件事情印了傳單攻擊當時統治省城的某軍閥。這傳單應該貼在各大街的牆壁上。我分得一大捲傳單回家來。在夜裏我悄悄地叫了一個小聽差跟我一起到十字街口去。他拿着一碗漿糊，我挾了一捲傳單，我們看見牆上有空白的地方就把傳單貼上去。沒有人干涉我們。有幾次我們貼完傳單走開了，回頭看時，一兩個黑影子站在那里讀我們剛纔

貼上去的東西。但我相信在夜裏他們要一字一字地讀完牠，並不是容易的事。

那半月刊是一種公開的刊物，社員比較多而複雜，但主持的仍是我們幾個。白天我們中間有的人要上學，有的人要做事，夜晚我們纔有空時間聚在一起。每天晚上我總要走過好些黑暗的街巷到那半月刊社去。那是在一個商場的樓上。我們四五個人到了那里就忙着卸下鋪板，打掃房間，回答一些讀者的信件，辦理種種的雜事，等候着那些來借閱書報的人。因為我們預備了一批新書報免費借給讀者。我們期待着忙碌的生活。我們寧願忙得透不過氣來。我們愉快地談論着各種各樣的事情。那個共同的犧牲的渴望把我們大家如此堅牢地縛了在一處。那時候我們只等着一個機會來交出我們個人的一切，相信着在這犧牲之後，理想的新世界就會跟着明天的太陽一同升起來。這樣的幻夢固然太帶孩子氣，但這是多麼美麗的幻夢呵！

我就是這樣地開始了我的社會生活的。從這時起，我就把我的幼年深深地埋葬了……

窗外刮起大風，關住的窗門突然大開了，一陣雨點跟着飄了進來。我面前的信箋上也濺了水，寫好的信箋被風吹起，散落在四處。我不能夠再繼續下去了，雖然我還有許多話沒有向你吐露出來。我想我不久還有機會給你寫信，再來敘述那些未說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上面的話能不能夠幫助你多少更了解我一點。但我應該感謝你，因為你的信給我喚起了這許多可寶貴的回憶。那麼就讓這風把我的祝福帶給你罷。我現在也該騎一輪了。

(中流創刊號)

賓陽門外

郭沫若

這篇東西本來是北伐途次的縮寫，在爲日本改造雜誌用日文縮寫的武昌城下之前，原是應上海某雜誌的徵文寫的，因該誌停刊，原稿留在上海友人處已歷年餘。內容是怎樣我自己已不大記憶，但那寫法和北伐途次與日文的武昌城下都小有不同。這在自己的作品的製作過程上，是一項頗有趣的資料。光明要我寫小說，因目前忙着別種工作，不能兼顧。便想起了用這篇舊稿來應命。讀者或許會嫌與北伐途次重複，但內容雖是一事，而結構並不全同，我是認爲有獨立的性質的。將來我自己還想把日文的武昌城下譯成中文，把三篇彙集成爲集子，構成一個名實相符的三位一體。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五號的晚上又決定了要去大規模地爬城。南湖附近的農家的梯子，因第一次的爬城已被徵發乾淨了，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鑒於前一次去遲了招了失敗更不能不早些動手，在四號的上午便已經派人到咸甯附近去徵發去了。主持這件事情的依然是總政治部的先遣部隊。四號的晚上已經有梯子陸續地送回來，堆積在南湖文科大學的南操場上，到五號的清早一早便從事結紮，依然是梯長的兩架紮成一架，梯短的三架紮成一架，紮好了便抬到學校門外去放着。

梯數比前次的多，梯子的送來又是斷斷續續地的，因此結紮的工事也就拖延，直到黃昏時由各軍挑拔出的混成敢死隊在南操場上取齊的時候，又新送了一批來也非結紮不可，結紮的人們只得移到學校門外去繼續着工作。



回頭天色便黑下來了，天上沒有絲毫的星月的光，全靠著十幾隻馬燈在地面上照着。有好幾隻馬燈的洋油恰在那時同時點盡了，燈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氣。總司令部裏面是有燈油施發所的，設在文科大學正館的樓下。在中堂背後，正對着上樓梯的那個地方，但是政治部的人大多是新到，知道那個地方的人很少，又怕不重要的人走去要不出油來，我便把那些收集起來了的快熄的馬燈一個人提了進去要油。進去時燈光很幽暗的，倒沒感覺什麼，出來時因為燈油充足了，燈光分外地明亮了。起來，兩隻手各提着四五盞燈，連自己都覺得全身都要亮透了的一樣。

提着燈走到了校門口，在那兒恰巧遇着一羣軍事上的重要的人走來，都是要上陣去督隊的。在最前頭走着的是陳××和張××，還挾着幾位俄顧問，彼此都匆匆忙忙地擦身過了沒打招呼。在那一羣人的最後有一位年青的軍官，臉色很白，身材長而細，驟看好像是政治工作人員，但我不認識他。他突然把我指着。

「喂！你這個傢伙！」是廣東人的聲音，「你點起那么多燈，真好玩啦！」

正在那時候在督着結紮梯子的鄧××走了來，要跟着那羣軍官們進裏面去。那位罵我的年青軍官沒待我回答，又急忙和××打話。

「喂！×大主任，這位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尊駕啦！」

「怎麼樣？」擇生說。

「毫沒軍事上的常識！在敵人面前點這多燈，好做砲靶子嗎？你看他還不肯吹熄啦！」

「你沒那樣神經過敏，」擇生回答他：「一座大學堂在後背擋着，敵人怕會有千里眼。現在不點燈，沒幫好的梯子怎麼辦？」

「好了，和你講是講不清的，我現在很忙。」軍官說着便匆忙地向走上前頭去的人趕去了。

「那是誰？」我問擇生。

「是黃××，你不知道他嗎？」擇生也匆忙地趕進去了。

我把燈分佈開來，督着把梯子綁完好了的時候，隊伍已經開了出來，仍然和前次一樣，八個人扛一架梯子，八個人做護衛，兩組人在途中是要交代的。把梯子扛的便一隊二隊地向那漆黑的和死境並相隔不遠的夜空中消隱下去。

督隊的軍事上的長官們最後又湧了出來，其中有擇生和政治部的顧問鐵羅尼，通譯紀德甫。本是軍人出身的擇生，凡遇戰鬥總是要上前線的。鐵羅尼也是騎兵將校出身，和擇生是形影不相離的人。通譯的紀德甫本來沒有去的必要，因為他們兩人可以用德語會話，但他和前次一樣沒有迴避了自己的任務。德甫是很寡默的一個人，故鄉是在山東，自從由廣東出發，尤其是由長沙出發以來的幾天中，我們雖然時常在一道，很少有談話的機會。他的身材高長，瘦削，背略有點弓，面孔也瘦削，帶着黃色，年紀只有二十五六的光景，但和年紀不相趁地大有蕭索老成的氣象。不過你假如肯留意看他，在他那雙黑矍矍的眼睛裏，是有青春和熱情留寓着的。

擇生和我拉了手，鐵羅尼也和我拉了手，他們不期然地都用德國話來說：

“Wiedersehen! Morzen in Wuhan Wiedersehen!”（再見，明天在武昌城內再見！）

紀德甫最後也來和我拉手，素來寡默而蕭索的他却異常的高興，他說：「這一次再不成功，我是不回來見你們的。」

「好的，不用你回來，我們會跟上來的。」他說得很爽快，我也很爽快地回答了他。

他們和幾位揹着駁壳鎗的護兵也走了，走不上十幾步遠，除掉有些步伐聲之外，通和黑夜融成了一片。

敢死隊出發後沒上兩個鐘頭的光景，砲火的聲音猛烈地起來了。就那樣終夜不斷地繼續着，直到快要天亮的時候，槍砲聲才漸漸地竭了下來。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武昌城已經攻破了，正在城裏巷戰。但攻進去的城門，其說却紛紛不一，有的說是賓陽門，有的說是通湘門，有的說是武勝門，先攻去的軍隊也有的說是第八軍，有的說是第一軍，有的說是第四軍。政治部的電話和前方失掉了連絡，幾次打電話上前線去都打不通，從前線上也沒有電話回來。我叫宣傳大隊長的胡××到總司令部去探問了兩次。第一次他回來的報告是見着了參謀長白××，說是攻進了城的消息，據說是第八軍，但還沒有得到前方的確報。第二次是見着了總司令，也說有攻進了城的消息攻進城的是第一軍。總司令正在向前方打電話探問實情。

得到了第二次的報告時已經是清早了，槍砲的聲音早是停止了，我便決心把政治部的先遣隊

全都開發向前線，好趕進武昌城去作必要的政治工作。部員們在南操場整隊的時候，我自己又向紮在正館樓上的總司令部跑去，想探問最後的虛實。剛才跑到樓梯脚下，遇着已經任命爲湖北財政廳長的陳××由樓上下來，我問他情形是怎樣，他說消息是的確的，他也要立刻進城去了。

我便立地又折回南操場，把已經整列好了的部員們督率着開發。

胡××騎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馬走在最前頭，領率着宣傳大隊。其次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員，我和幾位重要的負責人在最後走着。走出文科大學的校門時，大家都很有點風光，特別是騎在馬上的胡大隊長就儼然像一位凱旋將軍一樣。

路上有不斷的逃難的人挑着家什行李的，由城坊跑來，我們便開始了我們的宣傳工作，說「城已經攻破了，不要逃難了，我們現在是正要進城的。」有些聽了我們的話，很高興地挑着担子便回頭走，但也有些有點狐疑，或把担子放下，或駐一下脚又各自挑往前去了。

我們走到了那快要分路的三叉口上來，那兒有三條路好走，端直走去是通通湘門，左走是通保安門，右走是向洪山，通賓陽門。在那兒又遇着了陳××，他騎在一匹棗驢馬上正在躊躇，因爲端走的那條路上是很慘淡的，不見一個人影。他是朝左手走去了，我們却和他反對向通賓陽門的洪山方面走去。因爲早就決定下了的，進城後總政治部的駐劄處是和賓陽門相近的舊省議會。

朝右走去，走不好遠便要通過一段全無掩護的地面。公冕的那匹青馬本來是毫沒經過訓練的駑馬，但它的神經却是比人還要銳敏，從有掩護的小徑上一要插進那段空曠的地面時，它立刻便囉

哩了起來，無論怎樣鞭打它，它都不肯前進，結局是人立了起來，弄得沒法，公冕也只得跳下馬來，那走在最前頭的馬拉在最後頭來了。

天氣是很晴朗的，自從初到武昌城下的八月三十一號的晚上，下過一次暴雨，以後接聯都是晴天，上面乾燥得和沙漠相彷彿。地裏種的蕃薯，因為經過這幾天來的隊伍的踐踏，已經蹂躪得不堪，在正中處形成了一條小道。踏上那地面便可以看見武昌城，在白茫茫的朝陽中橫互着。地上有幾乘單獨的梯子，自然是因為沒綁好，由昨夜の敢死隊們所遺棄了的。這段路，我同公冕在前兩天往前線上去視察的時候是走過的，去時因為只有三個人，不會遇着什麼，回來的時候適逢有一隊伙子送中飯到前線，走到那正中處，敵人從城牆上放了三個大砲來，最後的一個打開了花，打傷了一名伙子，把我們帶去的一位宣傳員也打傷了。這回我們又走到這段路上來了。我們是堂堂地整着隊伍走的，宣傳大隊的旗子打在最前頭，政治部的兩面大旗打在正中，這在武昌城上當然是很明晰地可以看出的。剛好走到正中處，突然轟隆的一聲飛來了一個大砲，從隊伍頭上打過，在離四五尺遠的地面上起了一陣土烟。砲蹶幸好沒有爆開，但是隊伍却是爆開來了。膽怯的把手裏攜帶着的傳單和標語通通拋棄了，駭得四散，這四散却又正散到好處，轟隆的又是一聲，這回的土烟正起在人四散開了的路上。這回也沒開花，但就應着這第二次的一聲，在地裏却有一個人倒了。那是機要股的S，大約他平常是有肺病的，因為連吃兩驚，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接着又吐了兩口血。在他還沒時間立起身來的時候，又是轟隆的一聲，這回打得更近，在不及小路的地裏起了土煙。但這一次也應該感謝那騙錢的帝國

主義者，不知道那一國把不中用的廢彈賣了給我們的軍閥的，依然是沒有開花。

在受了那三聲敬禮以後，好容易把那星散了的隊伍督率着通過了那段危險的地帶，城上也再沒動靜了。

「這回也是三砲，」在走到了對邊有掩護處的時候我對公冕說：「我想怕是那段城牆上剛好安置了三尊大砲，一齊打了之後，要裝彈，要描準，所以便再沒有下文。你看是怎樣？」

「大約是。」公冕答應着，他接着又讚嘆着說：「敵人還不錯，城內在巷戰，公然還有這樣的鎮靜。」

「怕靠不住罷，你相信城一定是攻破了嗎？」

「是老×親自對我講的啦。」

從前線上也有些零星的隊伍回來，我們問他們，他們也說不準確。從洪山方面逃難下來的人是絡繹不絕的。

我對於破城的消息終不免懷疑了起來，決定把部員們暫時停寄着不動，由我和公冕及其它自告奮勇的三五個人往前線上去探視。

走到離洪山不遠的地方，從對面有一架扛架抬來，後面有一位提着駁壳槍的護兵跟着。看那情形自然是受了傷的官長。

我們和扛架愈見接近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黃色的雨衣把面孔和上身罩着的，兩隻腳露在外

邊，在黃色的馬褲上裹着黑色的皮裹腿。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扛架上，心裏在想着那受傷的人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是那一軍的軍官。

當那扛架和我們擦身過的時候，那後面跟着的護兵突然向我屹立着，舉手敬禮。

「報告！他叫着。

我注意看去，才知道他就是擇生的護兵楊生，整夜在前線上的勞瘁使他的面孔黑得來幾乎不能認識了。

「主任……」

「主任怎樣受了傷嗎？」

「無係，係是……」

我沒等他的話說完，由那扛架上的服裝立地喚起了我的記憶和判斷，我已經知道那扛架上的人是誰了。我連忙跑到扛架旁邊，把那蓋着面孔的雨衣揭開了來，現出了紀德甫的面孔。兩隻眼睛睜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黃色的面皮失掉了彈性，就像青銅鑄就的一樣，口是隙着的。這在我們學過醫，看慣了死屍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經死了。灼熱的眼淚頓時在我眼眶裏鼓盪了起來。

「主任有信。」湯生從他的懷中搜出了一張紙片來給我，是從抄本上撕下來的一葉。

「某某同志。」

攻城計劃又遭失敗，敵人仍頑強抵抗，我軍死傷甚衆。德甫同志於今晨正六時陣亡於賓陽門。

外長春觀內，至可傷悼，後事望兄從厚料理。

Yenda Den

七時十分於長春觀」

擇生的署名慣愛把自己的名姓用羅馬字來寫的，他這幾行誠懇的手書使在場的人像着了電的人，不期然地對着德甫的屍首把頭低下去沉默了一會。

攻進了城的消息不用說完全是謠傳了。發生這種謠傳的動機或許是有意識的，因為先攻進城的部隊在論功行賞上是要掌握武昌以及湖北全省的統治權的。

大家沉默了一會之後，又擁護着德甫的屍首回到部員們停寄着的村落上去。這回把旗幟收捲了起來，在通過那段危險地帶時，用了散兵線零零碎碎地過去，城上的大砲在這回是沉默着了。

在走回文科大學的途中，我始終跟着德甫的屍首，楊生也始終跟着我。我從他那很難懂的廣東話中，不完不全地算把那夜襲的情形傳到了一個大概。

敢死隊在快要走到城下的時候，敵人却早有了準備。賓陽門附近的城牆上敵人點起了一帶的火把，把城牆上下照得通明。槍砲不息地亂射起來，所有夜裏的槍砲聲大部分都是敵人的。但是我們的隊伍也有一部分衝到了城邊，更有少數的人爬上了城，但都被敵人刷下了城來。敵人的手溜彈機關槍打到天快亮都沒有停止過。

×主任騎的一匹馬也被打死了。他們在前線上督戰，馬突然倒了，是一個彈子打中了馬的腦壳，那彈子從×主任的左脇下穿過，把軍服的左袖打穿了一個洞，但恰好沒有受傷。



在天快亮的時候，他們上了長春觀，那兒的地面高，和城牆的一角幾乎在一個水準上，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遠。他們躲在土牆背後，時而用駁壳槍和城牆上的敵人對打。把頭伸出去，向城牆上打一槍，又趕快縮下牆來，敵人也驪得這邊有人埋伏着，便時時用機關槍來掃射。彈子打在長春觀的瓦上，真個就和下雨一樣。就在六點鐘的時候，紀德甫又把頭伸出牆去探望，正回過頭來向坐在牆腳下的×主任和俄顧問報告的時候，隨着一聲槍聲，他便向牆下倒，×主任和俄顧問趕快把他扶起。他們把他移在草地上睡下，問他怎樣，他說：「我無係要緊，你們當心。」聲音很微弱的，但就說了兩句話，便沒有聲息了。

楊生說着，在他的聲音中含着哭的意思，特別是臨終的那兩句話，他是反覆說了兩遍的。  
「我無係要緊，你們當心。」

紀德甫的屍首抬回了文科大學，停放在臨着南操場上的一間樓上的講堂裏。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採辦衣衾棺木，一方面得着幾位部員的幫助把他身上的軍服解開了來檢驗了他的傷痕。

槍彈是打中了後頭部，但一個彈子却打穿了三處。從後頭骨左側打進，從後頭窩下穿出，又從右肩頭打進胸部，由肩胛骨右下隅穿出；最後又打穿了右側大腿的右側的皮部，彈子的餘勢才盡了，融成了三個顆粒，籠在了馬褲裏面。

接着又檢驗了他隨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類之外，手上有一架錶，衣袋裏有一個錢包，錢

包是皮製的，是俄國製品，很舊。錢包裏面所有的是——兩張當票和兩個銅板。這便是他所有的一切。當票是廣東的當舖所開的，字很奇怪，不知道所當的是什麼。

但就情理推察來，總不外是被服和書籍之類，因為要向前方出發，那些東西是不能夠隨身帶走的。

德甫就在那天下午裝進了棺材，暫時停寄在學校後庭的一個小小的格納庫裏。第二天清早全體部員在格納庫前爲他致祭，隨着由幾個同志把他送到鄰近去殯葬的時候，他的棺材中已經有腐臭彌散出了。我因爲工作忙，沒有去送他，不知道他的殯地是在那兒。但在殯殮了他的那天夜裏，睡在那文科大學頂後一排的樓上的一間寢室中，做了幾首哀悼他的詩，却是幾首舊詩：

一棺蓋定壯圖空

身後蕭條兩板銅

沉毅如君偏不祿

人間何處弔英雄

患難相隨自泊羅

陣中風露飽經過

人生自古誰無死

死到如君總不磨

回思夜襲臨歧語

不破堅城矢不歸

今日成屍橫馬革

難禁熱淚滴君衣

一彈穿頭復貫胸

成仁心事底從容

賓陽門外長春觀

留待千秋史管彤

## 上海事件紀念

兩年來閉居的生活使我泯滅了個性，朋友們也都因我「不前進」而離棄了我，使我深陷於寂寞苦悶之中而不能自拔。好容易在十月一號那天給我抓到了一個「試辦一月」的機會，於是我就戰戰兢兢地開始過這辦公廳的生活。越想做得好，越會弄錯，心中慌了一陣，腦子更模糊起來。上司的聲言在嗡嗡地響，越當心越聽不清楚，又不好意思多問。一天光陰宛如隔了十年，直到時鐘敲過五點，始舒了一口氣，手酸足軟，肚子似乎餓了，匆匆跨上了一路電車，從靜安寺過南京路直向外灘駛來，巴不得立刻回到靶子路家中，往床上一躺，看娘姨絞手巾遞開水的忙亂着。

到了拋球場，只見紛紛的車輛，都戴着被包箱子及愁眉苦臉的男女老幼，我心中奇怪起來；昨天不會翻黃曆，却不知今天是搬家吉日。但又爲什麼帶着驚慌愁苦的樣子呢？及過了外白渡橋，這個疑惑給打消了，五步一哨十步一崗的全是荷槍實彈的友邦軍士。記得九二三虹口事件發生的那晚，我正打算穿過海甯路到東吳大學去找人談天。中途給日兵的刺刀嚇回來後，也就自倒在床上酣睡過去。連年來東北及匪區的慘亡人數，而至阿比西尼亞的荒郊白骨，早就使我相信人類不過是帝國主義者所訓練出來看鬥着玩的蟋蟀一樣，管他藏本爲什麼躲山洞，或什麼人究竟被什麼人刺死的呢！去年陰曆十月間還不是鬧過中山秀雄的案子嗎？弄得滿城風雨。據報閩北居民竟遷走了十萬，那時我正住在蘇州河以南，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看他們忙忙而來，忙忙而去的做了一場「烽火戲諸

侯」的把戲，這次大概又要重做了。不料事出意外，虹口居民竟鎮靜異常，孺子可教，公安局官長們也放下了心。

直至那天——我職業生活開始的那天——日兵步哨放到蘇州河北，鐵絲網也都裝上了以後，一、二、八餘黨尚存在心頭的閘北居民，再也無法鎮靜了，於是耗資費力，老戲重演。北四川路上擾擾攘攘的充滿了輕重車輛及來往行人，最多的是，站立在路旁指手劃脚的瞧熱鬧朋友。「怎麼辦呢？弄裏的人家都搬光了！」娘姨開了門忙着告訴我，帶了滿身的疲憊，忍了饑餓，連臉也沒有揩一把，我飛步到校中去找賢海甯路崑山路的轉角上，都有四個日兵把守着，看上去還有便衣警察混在紛亂的人羣中。我低着頭匆匆過去，連正眼也不敢瞧他們一下。心中雖不免恨而不敢恨，想不要怕而有些慌。從一、二、八跳不泊岸的輪船，攀已開駛的火車而逃回甯波來的父老們口中，我知道那時閘北江灣等處居民，曾受過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慘劫。到今日還是閒話一下，要犯妨害國交罪，少女張傘，有抗日嫌疑，動輒得罪，使我們見了這批全副武裝的友邦軍士，實無從表示親善的熱忱。由「明哲保身」而「敬鬼神而遠之」，當該校門房答以賢已出外後，我又低着頭小心翼翼地歸來。一進門，賢已先我回來，未脫帽，未洗臉，也未換上拖鞋。

「怎麼辦呢？」他問我。

「怎麼辦呢？」我問他。

「到底怎麼辦呢？」娘姨問我們。

天色已全黑了，肚子還空空如也，好主意也一時打不出來，還是吩咐娘姨先燒飯。大概娘姨剛走到廚房，外面有敲門聲。日本人來查抄什麼吧？賢叫我快到書櫥看一下，有什麼抗日嫌疑的沒有。英國文學史、法律叢書、日華大字典、德文、法文，這些想都還不妨，只有這些黨義書籍，什麼弱小民族自求解放，不妥，得想辦法。拿到廚房去燒光，拿出馬桶，把這些書放在馬桶箱裏——妙計尚未得，而老張已從後門進來了，敲門的原來是他。跟着娘姨也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先生，樓上那個患着重傷寒的二房東男人也跑了，抬了去的，還講着囁語說要打日本人哩！那個女的，養下孩子還不到十天，哼唧着也預備今晚走呢！」

「他走他的，」我勉強按住了慌亂着的心，「張先生，你看究竟怎樣？」

「這很難說，我也是來同你們商量這個的。」老張住在橫浜橋。

外面又在敲門了，進來的是老趙。老趙一進門就嘆：「校裏不能宿了，日本人頂恨學生。你們今夜怎麼辦？」

大家都沒有辦法，愁眉苦臉的對瞅着發楞。究竟女人依賴心重，給我想出一個長輩來，就是在北站鐵路局做事的姨丈。叫他們等着，我趕緊到姨母家（她家就在北站附近）去商量一下，惟他們之馬首是瞻，瞻錯了就把責任卸給運氣。打定主意，就叫娘姨先開飯來，肚子可真餓了。此令一出，只聽得娘姨哎呀了一聲，飛步跑去，果然出了亂子，她儘管聽着我們講話，把飯燒焦了。於是，放下了他們不管，我飛步跑向北站去，希冀姨丈能替我們解決，更希望姨母能給我一餐晚膳。

到了北河南路鞭子路口的鐵門旁，真是人山人海！警察奔來奔去的吆喝着，勸導着，全歸無效。藍布被包，朱紅箱子，不絕地向南載去。我知道這裏面都是他們從一二八以後節衣縮食，重新積下來的。一點東西，在一批家伙中揀了又揀，不忍把它們留下的，所以隨身帶了逃進租界去，但是我不知他們以後究竟將怎樣去繼續保存他們？在這個環境中，我們簡直保不住自己的生命。今天逃進蘇州河，明天逃進揚子江，逃到河南，逃到四川，逃到帕米爾高原，也逃不過帝國主義的侵略！帝國主義的野心是永無自己抑制，自己止住的日子，除非你不許他發展。我相信總有一天，這些藍布包袱，朱紅皮箱都保不住了，老母稚子也無法保護，然後赤了身子，餓着肚子，滿懷着憤怒，向吃人的帝國主義拚命。但在今天，這些還有藍包袱紅箱子可搬的人們總還想苟安僥倖，我自己正是這麼的一個。

到了姨母家，他們都未睡，勉強裝出鎮靜的樣子。二房東及樓下廂房內的房客都逃光了，全屋只剩姨丈、姨母、表妹，及合住在亭子間內的四個工人。

「我們總是一個死，只差個遲早罷了。逃什麼呢？到處都一樣！」這四個工人一致這樣說，而且誓同生死。

真的，到處都一樣，我們逃到那裏去呢？想起剛纔惶急的情形，我不禁啞然失笑。肚子更餓了，他家娘姨已自去逃難，瞧這光景，連他們自己還沒有晚飯落肚呢，我也免開尊口，趕緊家去想法子吧，於是告辭，堅留不允。

回到家中，見又來了三個客人，素姊及賢的二個親戚。據娘姨說，這裏二房東家女人也帶着初生

的嬰孩走了，弄裏除了十五號三層樓上那個生重病的老太婆外，就祇有我們一家了。素姊也說寶山路也都紛紛搬家，警察在攔阻，流氓在湊熱鬧，黃包車夫在搶生意，亂成一片。

住在靶子路的人家全逃了，四川路的，北河南路的也紛紛逃避。娘姨每傳一次信，我們多起一陣驚慌。好吧，逃到旅館裏先去宿一夜，東西明天再搬。八個人住三個房間，不會擠，娘姨先辭歇。

「半夜三更叫我到那裏去呢？甯波輪船又開出了。管他死活，我還是在這裏管東西吧。」她當初以為把我們嚇慌了，就可帶她同去逃避，及到我把工資給了她時，始淚汪汪的後悔了。老何他們都說既然出口辭歇，非即時叫她走不可，恐她夜間拿東西。結果，由我多給她一塊錢，當晚就走。

於是大家擠出了靶子路，跳上一路電車，車中籐圈都沒有拉了，賣票的急待拉攏鐵門，可是不由主的人儘管擠上去，看看老張他們都上去了，賢也拖了我進去，鐵門一合，素姊被遺在車外。我被衆人擠在中間，再也望不見她，衆人心中都緊張到了極度，彷彿後面已有日兵追了來一般。車到海甯路，蓬路都只准下去，不許人再上來，故稍稍空了一些。過了外白渡橋，各人始舒了一口氣，激昂慷慨起來。同車恰有一個日本老婦，大家都拿她做對象，幾十道憤怒的目光齊向她射來，嚇得她不敢仰視。

車到了永安公司，我們都跳了下來，有的主張到三馬路新惠中去，有的主張到四馬路振華旅館去，我却一心惦念着素姊。結果，就近在二馬路一家小旅館內住下，八人一間，這惟一空着的房間。賢問我要吃些什麼，那時我已不餓了。

坐定了後，開始高談闊論。從不會戰而談到應該不應該戰，問題就遠了。大家好像忘記了自己

是剛從北四川路逃過來似的，痛罵中國人民偷生怕死，苟安無恥，沒有勇氣，沒有毅力。

我的頭非常沉重，心中乾急。明天還要上辦公廳去呢，看看手錶已二點半了。

明天怎麼辦呢？今晚還管不了，誰又管得明天？

先施樂園裏燦爛的燈光，照耀着藍包袱紅皮箱及愁眉苦臉的逃難人羣。明天怎麼辦呢？誰都管不了明天！

廿五，雙十節。

閱今日報章，知東京方面認為我們蔣委員長有誠意，則大家又可樂觀矣。我也準備過幾天再搬回北四川路去。不過此後我預備多買幾隻大網籃，以便攜帶便當些。好在逃難的機會正方興未艾，總不會讓網籃英雄無用武之地吧。

(宇宙風二十八期)

### 援綏募捐記

吞吐

學生自治會貼出組織援綏募捐隊的佈告，許多同學簽名參加。如此壯舉，我豈能當「人」而讓，就毫不猶豫地加入，盡一份自己國民的天職。

有的騎車，有的騎路，三一羣兩一夥的打小旗出發了。我們那撥是四個人，一邊走一邊開始臨時會議，商議關於捐的路線對象與方法等問題。決議是順着大街走，先攔汽車階級，一定肯多掏子兒。再捐商家，也不能少出錢。這時一輛流線型最新式的汽車對面來了，我們剛要手拉手的劫道，汽車裏那守關人物，好像早看出我們的用意，馬上命令司機，一溜煙的跑啦，我們險些輪下做鬼，來一個「募捐



未成身先死。」初步計劃失敗，實行第二步，首先跨進一家大布店，說明來歷，請解義囊。人家拒絕的理，由是經理不在家，沒人主事。我們決不能叫人家這一砲打回，早預備好招架的詞令，人家也不多廢話，以買賣忙下逐客令了。

我們又連三並四進了幾家舖子，決不能因頭次碰釘子就氣餒，不過也很使我們失望，多的捐上毛兒八先的，不知還廢了我們多少的唾液。不能一條道走到黑，我們改換策略，另想辦法，想能多捐錢的辦法，總不能白出來一趟。小吳提議：

「咱們上前門八大胡同去捐，準比這裏要強的多！」

大家贊成，由西單到前門這一段，我們不願犧牲，順路還是募捐行人。

募捐行人，成績固然斐然可觀，費半天勁總沒像剛出來的那樣警揚，稍給我們一點安慰。想不到連安慰是暫時的，老王向一位穿灰棉袍，戴青禮帽的青年捐錢，他說：

「向我算募着了，我是偵緝隊上的，跟諸位半天了，上峯的命令禁止募捐！你們不要多此一舉，回學校去吧！」

「回去你不知道我們捐錢幹麼嗎？」

「怎麼不知道，上峯的命令禁止募捐，趁早回去別廢話！」

「上峯的命令好！請你把我們帶你們隊上去吧！」

我是深知老王的個性，在氣頭吃順不吃槍。我就拉他一邊，我又與他開談判：

「先生不同情我們的舉動嗎？何必一死叫我們回去；現在綏東的情形，想您也必明瞭，多有一個錢，就多一份力量！貴上峯處在這種時局下，也是出於無奈。想您更是不得已，馬馬虎虎的完了。」

我的話不知是否感動了他，也許他良心發現，也許他看我們不怕虎，忽然改變他的態度，勸我們把旗子撕毀，別有聲勢的捐，這樣我們可以少碰一些麻煩，他們地面上的也不担干係。好！我們聽他的話，就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把旗一撕，向前門大街走去。我們路上可笑我們四人，藉着募捐的機緣，要到生來還未曾涉足過的八大胡同裏，去觀望觀望。

果然小吳的提議成功了！在那裏捐得出乎我們能想像到的款項。大半上那裏去的嫖客都趁落抑他們羞愧國難當頭的享樂，多捐款贖他們的過失呢？！我想大部分力量，我們不能否認是妓女的魄力。素日我們最瞧不起的審姐兒，這時給予我們不少的幫忙。她們的愛國決不後人，我們將永久不能忘掉下面這段事實。我們在那裏捐了四家，又來到第五家，是一個二等的下處，正有一位商人樣子的的大塊頭，同他臨時的安慰者勾搭。我們對他陳敘來意，他滿口的贊同，總是不肯捐款，祇向我們東一下西一下的聊，拿種種談話來敷衍我們，末後老李急了問他：

「先生！我們無工夫與您談天，請問您捐多少？」

「一毛！」

「呦！一毛！你這大掌櫃的才捐一毛，虧得您說出口來！真是奸商奸商！」那位妓女打趣着那商人說。

我們接着向那妓女打聽他在那當掌櫃的，與他的情形。那位妓女都一五一十的給他洩了底，他好似不願我們知道他的一切，幾次向她使眼色，但全等於零，他雖不願她說，還不好意思攔她的高興。結果他捐了五元，那位妓女也從箱子裏拿錢，找了半天，拿出兩塊現洋，很鄭重地說：

「我也捐上這從去年貯蓄的兩塊吧！諸位不要嫌少！別看我們出去汽車大衣的擺譜兒，好像挺有錢似的，其實全是人家的，掙多少錢全得交賬，處處挨搗，母挾制，簡直是陷在人間地獄！別管生活怎樣吧，是中國人就要愛國！」

我們被她的見義勇為所激動，不能不說出些沒有經驗的話去安慰她。正在這時，突然衝出兩個黑白裹腿的警察，雄糾糾地對我們說：

「你們這作什麼啦？」

「捐款！我們一致地的回答。」

「你們捐款沒呈報局子裏，市政府禁止！」

「爲什麼禁止？難道我們募捐不正當嗎？」老李的質問。

「不是諸位不應該捐，是手續不合，最好諸位回校休息去吧！」先進來的那位警察，帶有緩和一些的口吻說。

「那末你們愛國不愛國，不抗敵救國，情願當漢奸嗎？」小吳也答覆了。

「是中國人就愛國！」第二位警察毫不遲疑的回答。

「那麼二位就請不必禁止我們了！」老王也不再緘默了。

至終他倆改了哀求我們的口吻，懇請我們回校，我們不理他們，又捐了幾處，他們倆在後頭跟着走，捐完一處，他們嘮嘮不休的請求，後來我們看天氣過晚，檢查捐款，一個下午捐了三十二元零六毛，才停止工作，自然那二位警察才回去交差，我們也很愉快地回校，路上開步走，且說且笑，每人臉上帶着高興的色彩，似乎忘掉這大半天的疲勞。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杪於危巖的故都（字宙風三十一期）

## 十九路軍士兵在「一二八」的血

陳雲從

天色陰暗得像在發愁，淒厲的寒風夾雜着絲絲的苦雨，使人看不見天，看不見太陽，只見整個的上海沉浸在模糊的雲霧裏。這樣的一天，廟行鎮的無名英雄墓，忽在淒風苦雨中悄悄地舉行揭幕典禮了。

不錯，這些爲了民族的生存，而犧牲自己生命的無名英雄們，實在是很值得紀念的。但，偌大的一個三百多萬人口的上海，參加典禮的，就只寥寥百幾十人，而且得買一塊錢的紀念章，才有入門的資格，在這雲霧暗淡的一天，景象不會太蕭條，太冷落麼？

其實紀念也吧，不紀念也吧，犧牲者不獨沒有感覺，而且也是很可憐的。不說他們平日在社會中是奴隸，在人羣中是零餘，一切權利和幸福都輪不到他們享受，情形怎樣可憐；只看他們爲國捐軀，直到四年後的今日，才領受這樣冷淡的待遇，和薄薄的紀念品，這一點也儘夠使人黯然了。何況他們所

博得的，還僅僅是一個「無名英雄」的空名而已？

據說這「無名英雄」的由來，是「因不知其姓名，故以無名二字名之」的。這樣看來，實在益發可憐了。爲國捐軀的烈士，連姓名也沒人知道，那麼，還有他們的籍貫，他們的親屬和他們的命價呢？恐怕這就更加模糊了。

然而，回頭一想，他們的生命，如果換得民族的自由，大眾的幸福，爲人羣填平陷坑，給同胞架成橋樑，那也是毫無問題的。無如他們犧牲雖然那樣犧牲，民族消沉却還是這樣消沉，現在不獨羣衆還是始終徬徨，就是一心想作太平天子的人，也非向人含淚強笑不可。仔細想來，他們的白骨和鮮血，似乎僅僅被人換成榮譽和金錢而已，甚且連榮譽也有些暗淡，金錢也有點消蝕了。

本來，若肯於榮譽和金錢之外，認真地抗戰，澈底地叫敵人滾得鮮血淋漓，使他們毫無從容宰割的餘地，那麼，即使會打到最後一槍一彈，打得國破家亡，那還是可歌可泣的。可惜我們連這種英雄也沒有。他們只可算打了一番拳頭，賣了一次膏藥，掙得一些金錢，博得一場喝采，然後就掉頭走開去。可是這還是難得的。因爲有些人根本就連拳頭也不肯打一下，膏藥也不肯賣一下，就只是消沉，畏縮，畏縮，消沉，讓民族無聲無嗅地消沉下去。在雲霧陰翳的天氣裏，抬頭望望週遭，望望江南和江北，不是什麼都消沉下去麼？這實在使人不禁興起「此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的浩嘆了。

但在當年的轟轟烈烈中，鑼鼓打得熱鬧，把戲變得離奇，觀衆也就高興，擲錢，喝采。那種情形，慷慨悲歌，誠然是慷慨悲歌，英勇壯烈也誠然是英勇壯烈，可惜有點過火，有點不盡然。現在讓我們從枯骨

中去檢視當日的創疤，然後來結一結賬吧，雖然這些已經暗淡、模糊，而且被人忘却了的。

該是陰曆的十一月梢吧，太陽軟弱得很，河岸結着冰層，野草披上一重雪白的霜衣，這情形看來已經是嚴冬的景象了。這種寒冷的冬天，有錢的大袍二褂，暖室溫車，雖然天氣再冷一點，也決不會感到什麼。可是街頭的窮漢，流浪的兒童，貧民窟裏的一羣，却凍得猥猥縮縮，好像晒乾的蝦脯一樣。尤其是駐紮在野外的士兵，營裏四壁開窗，身上只穿薄薄的兩件軍衣，一條短褲，在寒風裏凍得唇烏臉紫，鼻涕不斷地滴下，看來實在也覺得可憐。他們是用腦袋來替別人維持權利，用生命來替別人保障幸福的，不料身經百戰，九死一生之後，待遇也不過如此而已。

和天氣同樣迫人的，是吞了「豆腐」以後的敵人，刀光劍影漸漸由東北揮動到江南，揮動得冷森森地，把你一步迫退一步，絲毫不肯放鬆。我們的羣衆是憤怒的，咬牙切齒的，駐防在這裏的士兵，也等着那最後的一天。不料上海的地雷還沒有爆炸，錦州的抵抗戰却先向敵人發炮了。

這是「九一八」以後，中國人敢正式向「王道」致敬的第一次炮聲。這炮聲驚動了日內瓦的泥菩薩，同時也告訴全世界，說我們還有一些不肯做「王道」順民的反抗者。可是國聯究竟是泥塑的，歐美人則抱了看蛇吐蛙的觀念，我們不能把「道義」的援助來抵擋炮火，也不忍前敵的士兵流完最後一滴血，蛇咬窩胸，自然只可自己起來拚命。於是有人敲打警鐘，有人組織義勇軍，有人學了哭師秦庭的申包胥，也有人替前敵哀求錢與力的援助，轟轟烈烈，忽然像潮水一樣湧。這中間羣衆是沸騰的，錢與力的援助也很不錯，可惜的是天氣太冷了，那整座的石頭城就像一座冷森森的冰山，只

有使人失望，決不存點溫情。

這冰山既和羣衆形成了對立的形勢，中間便裂開一道巨縫，讓吞了「豆腐」的敵人，從容不迫地走進來，想再嘗嘗一點肥肉的滋味。因此敵我的中間，邊軟邊硬，越硬越軟，越軟越硬，樹膠碰了鐵釘，雖柔也被釘住。限時限刻地要你磕頭，你就得賠着小心磕頭，要你自批臉頰，也得裝癡作呆地自批臉頰。對於錦州的戰爭，有人是不聞不問的，即對於上海所發生的新事變，也是只見硬着頭皮，沒有半點招攔。然而這還是不夠的。「大和魂」的野心，並非弱者的眼淚所能打動，「武士道」的慾壑，也像太平洋一樣難填；外交不過是一種開場白，武力的侵佔才是「王道」的辣椒，這目的不達，那越來越緊的拳頭，無論如何是決不會放鬆的。

他們要製造新戰爭來代替舊戰爭，要用黃浦江頭的陰影來掩蓋山海關外的血跡，也要打落你的門牙來使你忘記大腿上的創痛。這其間浪人們的恣意胡鬧，上海市民的無端遭了毒打，廣東商店門面的被搗得腐爛，租界華捕的帶了鮮紅的花，三友實業社工廠的突然變做火神廟，不久便接二連三地發生了。

這種有計劃有目的的挑畔，是用炮艦和戰鬥機來做後軍，而滿望以一晝夜的砲火，把淞滬的中國駐軍驅逐，然後迫為城下之盟，把黃浦江頭位為施行「王道」的樂土的。

「王道」是一種用槍炮和血肉造成的「仁政」。爲了「王道」，他們不惜殺人和放火，也爲了「王道」，他們更不惜準備大規模的掠奪和屠殺。

本來，如果是有血性有骨氣的中國人，誰也會按捺不住的。我們不是有四萬萬對拳頭，兩三百萬槍枝麼？爲什麼老是消沉，畏縮，萎靡不振呢？這也許是因爲上海這地方太肥，也許是因爲我們的貴人和富翁氣味太相投吧，他們有的是錢，忙的是處理財產，而且恐怕砲彈墜下自家的花園，所以甯可滾在地上呼籲和平，決不張開眼睛來，看看民族自衛的戰爭，究竟是一副什麼面孔。不錯，上海是財神們的發祥地，是富兒們的安樂窩，也是上台貴人和下台紳士的世外桃源。這裏從各省吸來金錢，從各地吸來美女，珠寶和金玉築成了燦爛的樓台，聲色和狗馬造就了繁華的樂土，是人間的天堂，專供享樂，決不需要戰爭，只宜太平，決不可殺人見血。戰爭會毀滅工廠和洋樓，太平却可以挖得更多的金錢。爲了自己，爲了愛貓和愛狗，實在是應該吞聲忍氣的。

可是「王道」唾棄這樣軟骨的一羣，我們也還有一些不怕死的傢伙，不管他們怎樣柔滑，「王道」總是斬釘截鐵的，也不管他們怎樣勸阻，不怕死的傢伙也還是極端憤慨，極端表示決不猶豫的。於是「王道」握住利刃，擬着我們的胸窩，我們也捏緊拳頭，準備死命的肉搏。吳淞口外的戰艦剛剛脫下砲衣，京滬綫上的部隊就在夜間悄悄移動，匯山碼頭整天整夜地起卸着殺人的利器，太陽廟一帶也調來一批批誓死如歸的戰士。那些遺外的情報人員，像獵犬一樣機警，用鼻尖代替眼睛，天天在嗅探我們的動作。我們的便衣隊也像喝了燒酒一樣興奮，狂烈，具了最濃厚的興味去進行他們的任務。江灣和閘北成爲雙方預佈陣地的要衝，淞滬綫是以後必爭的焦點，這些地方都成爲軍事人員最活動的地帶。北四川路的虬江路口，和寶興路口，不久便派來許多站崗的中國士兵。他們的服裝雖不



及外國兵好看，但他們並非要來這裏宴會，而是要來殺鵝的。那種捏緊槍枝，抬高眼光，屹然卓立雄赳赳的神氣，不獨令人敬愛，恐怕也是上海開埠以來所罕見的。

若論戰爭的條件，這時已經到了「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時候了。那些英雄們的妖姬和艷婦帶着行李，懷了離情，也許流淚，也許高興，一批批地由京滬綫上遣送到上海，再由上海打發回香港和廣州去。江南雖好，究竟炮火是要不得的。何況戰爭與愛情始終吃醋，炮彈則歷來和女人更沒有交情。走，三十六計還是走爲上策。但英雄們究竟是英雄們，他們雖則上馬殺敵，下馬擁女人，可是一到了軍事緊急的當兒，也就立刻拋開女人，跳上馬背，毫不猶豫，也毫不貪歡。所以如此，大約是光榮的大路在他們的面前展開，羣衆的號呼在他們的腦裏閃爍吧。雖然他們一心耽憂着敵人的利器，但也一半抱了戰勝的雄心，而想用鮮血把自己的姓名寫上歷史。尤其是好奇的嘗試，憤激的心情和士兵的視死如歸，更增加了他們十足的勇氣。至於羣衆的熱血，彷彿成爲無邊的血海，掀起大波，把他們一推一擁，擁到戰爭的怒海去。

經過幾次嚴肅的軍事會議之後，一切的戰略，配備和防務都決定了。士兵們把槍膛和機扭擦得精光，也把刺刀磨得雪亮。他們是興奮，沉着，勇敢，同時也是愉快的。爲了同胞，爲了祖國，也爲了心中的腔義憤，顧不得家人，顧不得自己的生命，只希望立刻衝進戰場，用刺刀來戮穿「王道」的威嚴，用鮮血來洗刷民族的恥辱。以眼償眼，以手償手，以命償命，他們是十分高興的；即以二對一，以手償腿，他們也是決不顧惜的。但他們是千鍾百鍊，身經百戰的鐵漢，決不相信那些乳臭未乾的敵兵，會有多大

的能耐。每天晚上呼口號的時候，他們把右手舉得高高，把聲音放得特別悲壯，呼出要誓死捍衛國土，也誓死要把敵人驅逐出境的誓言。

由於上下的一致，這個軍團已經像鋼一樣堅銳，只要有發動的時機，立刻就會戮穿「大和魂」的雄心和鐵甲。可是因為不願意做先動手的戎首，所以雖然一切都佈置得妥貼，而在敵人未曾衝過界綫，或向我們開槍以前，大家仍舊是咬緊牙關忍耐。不過在耐忍中，像油煎，油煎火灼，大家的煩躁是不待言的。忍耐忍耐，戰士對於正義的戰爭的忍耐，簡直比熱戀中的男人，看見自己的愛人被人強姦還更難受！

然而，比這個更難受的事情，却突然跟着來了。那消息是：移防！同時也調來兩師接防的友軍。像晴空上丟下一顆千磅的炸彈，這消息一傳到軍中，大家立刻由詫異而憤激，由憤激而悲哀，由悲哀而流淚。那憤激的神氣，那晶滯的淚珠，那嗆噎的語調，表現在許多戰士的面孔上，是多麼悲壯，多麼動人！軍人雖然應該絕對服從命令，但軍人更應該絕對捍衛國土。理由是：「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沒有國土那有主權？沒有主權那有上司？又那來命令？可是命令與武力雙管齊下，這却是很嚴重的了。服從麼？良心的自責，軍威的喪盡，羣衆的懷疑，內部的衝突，這是萬萬要不得的。不服從麼？前邊是敵軍，後邊是來意顯然的友軍，倘若鬧得不好，抗敵未成自家却先火併起來，那不是全世界所不恥的麼？

夜是沉沉的，京滬綫的夜車軌地響着，那聲音打進戰士們的心裏，攪得誰都煩躁，焦灼，嘆氣。可是，就在這樣的一夜，歷史翻開嶄新的一頁了！就在這樣的一夜，敵人忽然向我們進攻了！

大約是夜裏兩點多鐘的時候吧，從魔窟裏衝出來一羣羣的野獸，黑黢黢地，捏着槍枝，提緊快步，烟着刺刀，先收繳了北四川路以東一帶中國警察的槍枝，抓了人，然後再衝過北四川路，向虬江路，寶興路和橫浜路一帶，卜卜拍拍地亂開起槍來。這槍聲一響，我們的前哨有的立刻臥倒在地上，看清敵人，用同樣的子彈向他們答禮；有的則閃閃躲躲，溜着腿快，立刻跑回去報告軍情。敵人以北站和太陽廟爲進攻的目標，我們則立刻派遣大隊，向相反的地方衝上去。那些浪人們用汽油和棉花到處放火，房屋一經燃燒，他們便從中趁火打劫。在火光和槍聲中，戰區裏的居民，都從夢中驚醒起來，嚇成一團，戰得冰冷，不住地念佛。而街頭的小販，過往的路人，租界的巡捕，則立刻逃的逃，走的走，經過一陣混亂之後，只留下馬路上的燈光照着烟燦的刺刀和滾熱的鮮血。

戰爭是這樣開始了！爲民族的自由而向侵略者抗戰，這是多麼正義，多麼光榮！

戰爭是這樣開始了！爲人羣的安寧而握緊槍枝，衝上前綫，這是多麼勇敢，多麼壯烈！

這種正義，這種光榮，這種勇敢和壯烈，忽然感動了要來換防的友軍全體將士了！他們狂呼：他們誓死！他們一致地要參加作戰，一致地願爲民族同胞而犧牲了！好！我們有的是熱血，有的是正義，應該緊緊結成一團，用熱血來洗蕩仇寇。用正義來戮穿銅板，前進才是中華民族的男兒，前進才有光明的大道！

於是，警察看得眼熱，擎着槍枝衝到前頭，保安隊也受了激動，捏緊傢伙走上火綫去。他們是勇敢，沉着，慷慨的，只要親歷其境的，誰都視死如歸，誰都不肯落後。我們何曾沒有英勇壯烈的男兒呢！

這一夜不過是前哨戰而已。但可歌可泣的，是我們的警察和保安隊，已經犧牲幾十人了。他們的所以會這樣犧牲，是因為熱血有餘，而戰場的經驗太差。然而光榮的死是很值得的，何況敵方也積了不少的死屍。

天色一微明，雙方的槍聲都稀疏下去。那些戰區裏的居民，撇開傢私，攜帶細軟，引妻挈子，亂紛紛，嘈雜雜，像螞蟻鑽出火洞，一羣羣地逃走了。蘇州河以北幾條有橋樑直通蘇州河南邊公共租界的大馬路上，一時擁擠得碰頭磕額，那些密集的人羣，不久便成爲一道巨大的洪流，流着，蜿蜒蜿蜒地經過蘇州河，然後各各去尋找安身的處所。這末一來，旅館立刻像蜂窩一樣熱鬧，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二等寄生蟲，則立刻把房租提高了好幾倍。此外像鹽、米、柴、炭這些家用的必需品，也突然樣樣都貴起來……有人在爲國犧牲，有人在遭兵遇賊，有人却在乘危漁利，可憐的是我們的難民，可鄙的是我們的商人，可敬的是我們的戰士，而可哀的是我們的二等寄生蟲。

然而，戰爭是爆發了！不論工人，不論農民，更不論尚在求學的青年學生，凡是有血性，不怕死，被壓迫的，個個都想當義勇軍去。其餘的則有血肉貢獻血肉，有能耐貢獻能耐，有金錢貢獻金錢，甚且有人捐出一批批的白米，一批批的餅乾，罐頭，棉衣，絨衣和綃袋去。那些近郊的農民，搬出他們的稻草來給士兵們睡覺，也搬出他們的農具來幫忙挖掘戰壕。工人們找來許多的木樁和木板，又運來泥沙和磚石……總之似乎只要對外，羣衆一定是擁戴，幫忙，賣力的。也似乎只有對外，才能博得這樣熱烈，懇切和豐富的援助。

由於羣衆熱烈的擁護，士兵們得了無限的安慰，在戰綫中，大家是很快樂的。義憤的肉搏，光榮的流血，積鬱的發洩，使他們忘記了一切的辛勞和痛苦。上陣時用步槍射擊飛機，用機關槍掃射敵人，用光亮的刺刀刺殺那些八字腳的野獸，用手榴彈擲進坦克車上的礮眼裏，他們的態度那麼勇敢，那麼沉着；休息時則推排九，打撲克，開留聲機，吃着羣衆的慰勞品，談談外面鼎沸的情形，臉上又那麼愉快，那麼傻笑！但爲了夜襲和突出奇兵，他們也會整天整夜沒有睡覺，或埋伏在角落裏幾個鐘頭，屏息着，蜷屈着，無聲無嗅地準備着猛烈的突擊。那些居民逃空了的樓房，他們把牆壁挖開一個個的小洞穴，又在牆根下掘了許多曲曲折折的地坑，悄悄地埋伏在裏面，引誘得敵人衝過，立刻把手榴彈拋擲出去，同時跳出地坑，敏捷地用刺刀去刺殺殘餘的敵人，叫他們死得莫明其妙，不知對手是從那裏鑽出來的。經過幾次搏擊之後，「大和魂」的死屍像死豬死狗一樣僵臥在他們的腳底下，「武士道」的鮮血像豬血狗血一樣濺污了他們的臉頰和軍衣。那戰場的景象，是多麼痛快，多麼光榮，多麼悲壯和美艷動人的一幅圖畫！那些戰場上毫無經驗的敵兵，被殺得手忙腳亂，又倉皇又胆戰，冒冒失失地丟了器械，又顛顛撲撲地倒在地上。他們是白死枉死的。爲了軍閥的侵略而被驅到戰場上，實在死得可憐，死得可哀！他們本來和我們是沒有仇恨，沒有宿怨，不必來拚命的；可是爲了少數人的野心，他們不得不毫無價值的犧牲了！父母，兄弟，妻兒，朋友，他們沒有想念麼？由於他們那種倉皇的態度，那樣畏縮的神情看來，他們實在是不願意死的！他們有一個美麗的火山，有無數悅目的櫻花，本來是應該留着活眼去欣賞的，但他們竟被驅到戰場上來死掉了！

這種奇突的巷戰，在我們是十拿九穩，十打九勝的。由於這樣的一擊，全世界都震動了！由於這樣的一擊，「王道」變做恥辱，在腳底下任人踐踏了！由於這樣的一擊，全世界的報紙，用最重要的篇幅在登載我們的戰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用最懇切的態度在禱祝我們的勝利；而我們的工人，農民，學生，華僑，車夫，甚至妓女，則在節衣縮食來捐助前敵的軍餉了！

誰說正義不能博得援助，弱小不能抵抗強暴呢？！

但，也正在這個時候，蘇州河以南的租界，立刻關緊鐵柵，佈置鐵絲網，隔絕了戰爭，隔絕了中國羣衆，正在這個時候，蘇州河以南的租界，立刻關緊鐵柵，佈置鐵絲網，隔絕了戰爭，隔絕了中國羣衆，像在這裏閉關自固地獨自成爲和平的天國一樣。他們是不願意打開窗門，正眼看看弱小民族的抵抗戰的。那些聰明的外國人，只怕炸彈丟下自己的屋頂，馬上把國旗掛到上面，讓帝國主義的國徽在空中招搖。租界是安全的，他們是快樂的。然而，僅僅隔了一道蘇州河，這邊便是天堂，那邊却成爲地獄了。北四川路以東的中國住民，凡是逃避不及的，不是遭受拘禁和拷打，就是挨了毒污和殘殺。那魔窟裏堆積着的許多剝光衣服的男男女女的死屍，便是這些不幸的蒙難者。他們在深夜中那種絕命的哀號，那種被嚴刑炙割中的抽搐，是看了誰也不忍再看，聽了誰也不忍再聽的。然而他們竟死在魔窟裏了，死得不獨可憐，而且也是萬分冤枉的！

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既成爲敵軍的勢力範圍，工部局也放棄了警察權，放棄了保護居民生命財產的責任，只許敵人做侵略的根據地，不准我們衝過界線。這種明顯的袒護，給了敵軍不少的便利，也給了我們莫大的障礙。他們進則可以向我們攻擊，退則有國際條約的保護，儼然佔着比天險更

險的陣地。反之，我們因為租界的關係，雖然有幾次可以把敵人殲滅，把他們驅下黃浦裏去做水怪，但恐怕引起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不得不放開生路，讓他們死裏逃生。——租界租界，他是中華民族的癰疽，是保護肺病菌的那重蠟殼！從租界裏放射出來的火燄和炮彈，破壞我們的交通，焚燒我們的住宅，毀滅我們的文化！

因為炮火的猛烈，不久廣東街、吟桂路、寶山路和天通菴一帶都焚燒起來了。我們的士兵在一面救火，一面作戰之中，咬緊牙關頂住炮火，衝進一站便救一站。可是敵人的燃燒彈不住地轟炸，那彈殼一經炸開，房屋立刻就着火，反而救了一處，又燃燒了幾處。經過幾天幾夜的轟炸之後，那些房屋燃燒的燃燒，崩塌的崩塌，火燄冒到半空，迅速地蔓延着，終於沒法撲滅了。一種刺鼻的焦灼氣味令人要嘔。牆壁崩裂的聲音和大炮的怒號，震得人耳朵嗡嗡作響。黑煙捲着灰燼，在天空上紛紛地飛旋。衝鋒時那種「殺……」的聲音，跟刺刀一樣尖銳。火光在黑夜中照得遍天遍地通紅，紅得似乎是我們羣衆的鮮血。夜行機的低空飛行，炸彈爆裂的聲音，更弄得人頭腦有點昏眩，也震得窗門上的玻璃粉碎，屋簷的瓦片紛紛墜落地上。北站在砲火轟擊底下，吐出冲天的黑煙和烈燄。我們的裝甲列車，在北站附近怒號了幾個鐘頭之後，不久便受傷發熱，不能動彈了。那些忠於職務的列車上的兵士和路局裏的職員和工人，死得多麼悲壯，多麼光榮！他們有的葬身在火窟裏，有的被磚石壓碎了腦袋，有的被炸彈炸得肚腸粘在牆壁上，其餘只存一些模糊的血漿；有些殘餘的肢體，則掛在電線和電報柱上。砲彈穿過的地方，那些牆壁便刮刮地開了許多天窗和地洞。炸彈的巨響帶來濃烈的硫黃氣味，這氣

味瀰漫着，有些東西立刻又被燃燒着了……

一陣炮火猛烈轟炸之後，敵軍便全線衝鋒了。像野獸，像錢塘江的怒潮，他們跟在坦克車的後面，很迅速地蜂擁過來。然而，我們的士兵，沉着，憤怒，激昂，瞄得異常準確，然後用機關槍左旋右轉地向敵人掃射去。等到敵人走近，他們便分成一組一組來撲坦克車。不幸得很，有的剛一抬頭，立刻就犧牲了。有的却很敏捷，撲上去，抓着車上的邊緣或罅隙，立刻把手榴彈塞進炮眼裏去，那車裏便突然震了一下，噴出一縷青煙，人死了，馬達和機關槍立刻成了啞巴。於是我們也全綫反攻了。把手榴彈向敵人猛烈轟炸之後，士兵們緊握着槍枝，呼嘯着，從沙包裏鑽出來，很迅速地衝上前去。那些只配戴面罩穿護身甲玩弄刺槍的敵兵，立刻手忙腳亂，經不起一衝一擊，立刻死的死，傷的傷，退却的退却。戰場上留下着許多血跡和死屍。

因為巷戰的屢次失敗，敵方便把這邊改取守勢，把戰爭的焦點移到靶子路公園一帶較為寬闊的地方去。在那裏，他們的坦克車更有活動的餘地，大砲也可以發揮更大的威力，飛機更可以把我們詳細地偵察。當黑夜蒙住大地的時候，他們放射出照得遍天遍地通明的留明彈，那砲彈一墜到地上，我們的陣地便照得很光亮，於是敵方的砲火便向這明顯的目標轟炸。但留明彈一掉下來，士兵立刻用泥濕的麻袋把牠掩息，我們便仍舊隱伏在戰場的黑海裏。他們白天則用飛機和氣球在天空上偵察，測準我們的距離，然後讓砲兵毫不費力的攻擊我們的陣地。可憐我們沒有飛機，沒有鋼版，沒有高射砲，更沒有像他們一樣的巨砲，就只有山砲，迫擊砲和幾架高射機關槍而已。一道戰壕剛剛築



好，不久就被轟開許多大大小小的泥潭，殘破得不能再，又須趕築新的戰壕。這種作戰情形是很費力，很容易損失的。士兵們天天希望我們的飛機出動，天天希望我們的海軍響應，也天天希望我們有足以障礙戰壕的鋼板。然而，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海軍呢？我們的鋼板呢？我們沒有飛機，沒有海軍，沒有鋼板麼？除了工人們於兵荒馬亂中偷運來一些鋼板之外，我們的飛機從南京反飛到徐州去養精蓄銳，我們的水鳥在黃浦江裏跟着潮水浮沉，海軍界在和敵方杯酒連歡，而那些從廣州響得像半天雷一樣要來助戰的蜻蜓，則到了南京之後，便在那裏悄悄地午睡了。這其間惱殺了一位可歌可泣的美國烈士。他架着飛機，勇敢地攻擊敵人，勇敢地替弱小民族申一申義憤，經過幾次激戰之後，終於寡不敵衆，把生命獻給我們的民族和羣衆了！這是多麼令人感動的一件事情！

他是誰呢？他便是那位可敬可愛的蕭特君！

他是光榮的，壯烈的。爲了弱小民族，爲了胸中的憤慨不平，他竟勇敢地犧牲了。我們自己不覺得太恥辱，太難爲情麼？至少，這一點是應該自責的。

和這個同樣恥辱的，我們之中有人在侵吞華僑和民衆的捐款，有人在偷偷把值錢的慰勞品分贓，有人竟向海軍借不到一尊大炮，有人則畏死地躲在租界裏替私人宣傳。用私人的戰績來抹煞全軍的勳勞，用私人的功勳來淹沒全軍的壯烈，從而放大，僞造，更從而寫什麼錄什麼記，拿了津貼去擁舞女，去抱情婦了！

然而，士兵是可愛的。他們雖然沒有飛機，沒有更大的大炮，却始終勇敢地抗戰着。不問勝敗，不計

較待遇，更不懷怨望的心理，在烈燄中，他們流着汗，冒着猛烈的槍彈，踏過滾燙的火場去追擊敵人。在雨雪中，他們冒着寒風，踏着冷冰冰的戰壕裏的積水，雖然浸得兩隻腳刺痛，也還是只打敵人，不管自己。並且，他們因為沒有飛機和大炮的掩護，不能夠遠遠射擊敵人，不得不採取肉搏的戰略，時時跳出戰壕來衝鋒。同樣地，當敵方的飛機出動時，他們因為沒有高射炮，也只用步槍、機關槍、迫擊砲和高射機關槍來瞄準。在萬分困難中，他們確也有點驚人的能耐，竟把飛機擊落了好幾隻！那些飛機在空中，多麼靈活，多麼厲害，但一穿了砲彈以後，掉下來，焚燒着，結果不過是一把鐵骨頭而已！那些飛機上的敵人，在空中又那樣機警，怎樣神氣，但一落到地面之後，燒得焦頭爛額，不會喘息，不會動彈，看來也不過像一條燻熟了的臘腸而已！看穿他們的本相，拆穿他們的西洋鏡，我們還有什麼駭怕呢！

在主力戰中，最可紀念的是八字橋、殷祥路和西體育會路那幾役了。那是一個霧沉沉的夜裏，敵軍用異常猛烈的炮火，整整地向我們轟炸了七八個鐘頭。我們因為看不見敵人，沒有回槍，只讓自己的大砲疏疏落落地向他們回答了幾聲。敵人以為我們的戰壕完全毀壞，全綫悄悄地退却了，於是，集中所有的主力軍，準備天色未明便來猛撲我們的陣地，滿望給我們一次很厲害的衝擊。我們看他們整夜不停地轟炸，早已預料猛烈的肉搏是要跟着來的。因此也將計就計，放棄了原有的戰壕，把隊伍分開來埋伏在左右兩邊的隱蔽地上，同時從後方再調來整批的生力軍，然後派出尖兵去監視他們的行動。那些尖兵，真可敬呢！他們敏捷，機警；從黑暗中像蛇一樣地溜去，一直溜到敵方陣地的附近，埋伏着，偵察着。果然，不久砲聲漸漸稀疏，敵人便以密集的部隊，悄悄地、迅速地，揸緊刀鞘向我們的陣地

衝來了。可是鬼趕着他們，原來他們穿的是黑衣，底下是白色的綁腿，那綁腿在天色迷茫中混成一條白色的長綫，這長綫一在地面上移動，便映到我們尖兵的眼裏，他們立刻把敵人的祕密窺破了。他們穿的是灰色的軍衣，而敵人却看不見他們。於是，他們急速地，毫不猶豫地跑回去。這時砲聲已經停止，我們靜默地歡迎敵軍衝到自己的陣地來。那些愚蠢的，該死的一羣，竟貿貿然衝來了。我們的槍枝已經上了刺刀，機關槍已經準備開放，士兵準備每人擲他幾個手榴彈，而生力軍却已經在戰壕裏準備衝出來。那麼迅速，那麼整齊，敵人腳底下的那道白綫一映到我們的眼裏，手榴彈和機關槍便劈劈拍拍地狂號起來，那些猝不及防的敵人，立刻倒下了不少去。

在這一剎那間，敵人已經撲到我們的防綫，生力軍便從戰壕裏衝出來。雙方呼殺的聲音像鋼一樣堅硬。刺刀的搏擊，閃着萬道雪亮的寒光，這寒光不久便成爲血虹。我們的右翼從一旁包抄過來，左翼則繞到前面去頂住他們的援軍。他們的大砲不敢再放肆，飛機也不敢再屙屎了。刺刀直穿過胸背，他們倒下去，倒下去，鮮血濺污了戰場上的黑土。我們的士兵踏着死屍前進，使勁地刺了一個又一個……士兵們越殺越起勁，敵人的槍法却越來越凌亂。終於，他們崩潰，退却，竄逃；我們銳進，痛擊，窮追。他們從八字橋逃回花園街，大東街，又逃到西體育會路，一路丟下槍枝，丟下子彈和鋼盔，只是沒命地亂奔。然而，我們的左翼已經在東體育會路附近擊退他們的援軍，反而和右翼從兩邊合圍起來了。我們把他們圍在核心，他們左奔右突地沒處走。我們的精神，力量，人數愈來愈增加，他們的銳氣挫得乾乾淨淨。隊伍已經不成隊伍，人數也幾乎少了一半。最後，我們密集左右翼和生力軍的部隊，來施行一

次有興味的圍獵，把他們圍得緊緊，那範圍越縮越小，幾乎縮成一個大豬圈。他們屢次想突圍逃走，却屢次都被迫退，只是紛亂地攪成一團。等到我們施以最後的痛擊時，有的雖還勉強抵抗，有的却丟了槍枝，跪在地上號哭了。「狗急跳牆，人急懸樑」同樣的死法却有點使人手軟了。他們那種哀婉的聲音，那種絕望的淚容，可憐實在是可憐，只可惜爲了軍閥的侵略而死，實在死得太不值得。

這一場惡戰結束之後，天空忽然明朗起來。但敵人經過這一次的教訓，精銳已經喪盡，以後決不敢隨便扮成兔子和麋鹿來讓我們圍獵了。他們一方面用炸彈和大炮不住地吞噬我們的戰壕，一方面却因爲後援的不繼，反而夾中間人出來做擋矢牌。我們一則爲了自己需要休養和整理陣地，一則要從國際間表示我們寬大的量度，所以明知敵人的要求暫時停戰，不過是一種緩兵增援的詭計而已，也就慨然答應。

果然，在停戰期滿之後，他們的援軍已經來得真多，一切也佈置得更爲妥貼，於是又向我們突擊了。這一次的戰綫更爲延長，砲火也比以前更爲猛烈。他們衝鋒是不敢的，却老是用密集的砲火轟擊我們的陣地和後方。那吳淞口外的砲艦，擊我們的砲台，截斷我們船隻的交通，更毀壞我們的民居和學校。可憐我們的砲台是古舊的，大砲是衰老的，雖有士兵的熱血和勇敢，究竟完全打不起勁。因爲我們不能衝下水裏去。但在這種情形底下，我們只得運用疑兵，稍稍砲戰之後，大砲已經不堪使用，便可沉默地不響一槍，也不空費一彈，大家都悄悄地埋伏着。這不過是引誘陸戰隊上岸廝殺的戰略，不料那些傢伙却以爲我們的砲台完全毀壞，部隊也不堪一擊，竟用快艇衝上來了。我們沉靜得無聲

無嘆，讓他們衝到步槍和機關槍火力所能及的地帶。他們越駛近，我們的呼吸越急促，心裏也越在暗笑。這是一種釣魚的心情，也是一種賭博的狂熱，得失之間心裏是橫着無限的緊張的，他們雖有大砲掩護，我們却甯可讓一些不幸的弟兄犧牲，決不洩露半點埋伏的祕密。因此他們前進，前進，一衝到我們火力範圍的中心地帶，士兵們立刻抬起頭，舉起槍枝來，迅速地孝敬他們一陣要命的「仁丹」。我們的自動步槍和水龍機關槍瘋狂地吐出快彈，他們的快艇上便起了一番「受寵若驚」的騷亂狀態。經過一陣猛襲之後，他們有的帶花，有的折回去，有的在江裏學習天國的游泳。那些被子彈擊壞了馬達，打穿了船腹的快艇，漏進了水，在江中打橫，旋轉，沉沒。他們死了許多人，沉了幾隻快艇；我們的大炮却弄得彎腰缺背，缺了口在向天發呆。至於那位「死守」在這裏的英雄，却遠遠用電話指揮着部隊，而且會叫部下晝太陽旗來攝影！

在後方，他們的飛機天天在低空飛行，也天天在拋擲重量的炸彈。沿京滬綫崑山站以下的車站，兵站和橋樑，都受了猛烈的襲擊。真茹站的一列車輻重，子彈和馬匹，和暨大圖書館的屋角，車站裏的人員，同時都殉了國難。沿鐵路一帶的掩蔽地，凡是敵人認為可以藏匿兵士和堆積糧草的，都受了同樣的襲擊。可是，我們的義勇軍却耐勞耐苦地在幫忙運輸，救援傷兵，看護傷兵，又讀報紙給他們聽。傷兵們聽了勝利的戰報，臉上浮起一抹希望的笑容。他們雖在割治創痛中，却還希望立刻痊愈起來，然後再走上火綫去。

可是因為敵人的不敢用步兵接戰，只不斷地炮攻和擲彈，又因為我們的子彈打不到他們身上，

所以我們不得不放棄了死守陣地的戰略，從而採取攻勢的夜襲。夜襲是最困難，最冒險的，因為他們有堅固的陣綫和鋼板。但我們甯可冒險犧牲，來叫他們吃點苦頭，決不再老蹲在戰壕裏，任憑他們襲擊。在張華浜和蘊藻浜那些地分，我們有好幾次衝過他們的陣地，叫他們遭受嚴重的損失，然而我們也犧牲不少，而且始終沒有殺得像以前一樣痛快。這理由：一則因為敵人的傢伙太充實，太厲害；二則他們一步固守一步，不敢冒險，更不敢越過遠地出戰。他們是用無邊的砲火來毀滅我們的一切，延長作戰的時日，怠慢我們的軍心的。他們知道我們沒有援軍，沒有充實的傢伙，久戰是不上算的。可是，我們還犧牲不到十分之一，士兵還是一樣的勇敢和精銳！除了作戰的傢伙比不及他們，其餘都是很不錯的；雖然士兵有時也很疲倦，陣地有時也被轟成一碟殘存的醬碟。

關於戰壕，我們築了一次又一次，不知築過多少次；可是他們的砲火也毀了一道又一道，不知毀了多少回。那些加重砲彈擲下來的地方，泥土四濺，擲得高高，底下立刻轟成一個大窟窿。但士兵聽到炮聲，便會預測那砲彈的方向，墜落的距離和炸開的面積，從而知道怎樣應付。有時他們埋伏着，埋伏着，像鮎魚，也像冬天蟄伏着的老蛙。一顆炸彈墜下來的時候，不幸的被炸得血肉混成泥漿，埋在土裏的則需要旁的弟兄們來挖救，而從腐泥裏拖出來時，臉上却貼着一重厚厚的鍋巴。那些彈殼的碎片，炸得快，飛得遠，打着兄弟們時，比敵人的達姆毒彈更加要命。士兵們死於轟炸的多，死於衝鋒陷陣的少。假如我們也有同樣的砲火，那怕敵人不加加倍的吃虧，然而沒有我們的戰壕，既被炸得腐爛，後方的掩蔽地像村落，樹林，圍圍，墓地，更被炸得殘破，凌亂。滬太長途汽車路的路基，橋樑和涵洞是殘廢了，

即這一路的大場，劉巷，羅店和瀏河，也在炸彈的威脅底下。因此我們運輸發生困難，士兵沒有休息的地方，救護隊和義勇軍也磨折了不少的活動能力。這其間可悲可哭的廟行鎮之一役便跟着來了。

那一天，天色是陰慘的，炮火是猛烈的。原來敵人向我們整整轟炸了幾天幾夜之後，這一次却集中主力來猛撲我們戰鬥力比較薄弱的部隊了。在未會猛撲以前，我們的陣地既被炸得腐爛，而開始猛撲的時候，他們的飛機，大炮，坦克車更加緊地壓來，甚且後面跟着萬餘人密集的部隊。我們担任廟行鎮防務的，本來僅僅有兩千多人的一團，而且飢餓，疲乏，有些弟兄們則早在炮火中犧牲了的。當然，士兵們還是死力奮戰，戰得好像天崩地陷，可惜那些密集的炮火和敵人，那麼兇猛，那麼激烈，硬把我們的部隊壓退。這陣地如果喪失，我們全綫便被截成兩段，犧牲是難以預料的。於是主將下了緊急命令，監視部隊衝上前頭，一碰到前綫退却的士兵，立刻開槍掃射。那些士兵，多麼可憐！進不能進，退不能退，只得再轉向敵人衝鋒去。他們以一人抵擋十人，衝進三次被擊退三次，最後竟用盡全身力氣，迸出臨死的呼號，殺得死屍堆滿一地，鮮血濺了週身。然而敵人越殺越多，他們却越殺越少。經過十次八次的肉搏之後，這整整兩千人的一團，竟全數做了戰場上的烈士了！廟行，廟行，其實不行！這裏是多麼慘痛的地方，多麼令人哀歌痛哭的所在！

然而，惡戰還是沒有結束的。得勢後的敵人，更像雷電一樣襲來。幸而我們的後備軍已經趕到，而從大場和羅店方面調來的部隊，也立刻分成散兵式衝上去。爲了復仇，也爲了爭回緊要的陣地，這兩路援軍同樣的悲憤和激昂，一見敵人，馬上就是蠻衝。那些敵人，好像拳頭碰着石壁，這一次却觸了不

小的霉頭。我們頂住一陣，又衝過一陣；他們則丟了一些死屍，拋了一些傢伙，漸漸有退却的模樣。終於我們緊抓時機，再死硬地橫衝過去。等到兩軍攪成一道灰黑色的大練蛇時，他們的炮火失了威力，而我們的士兵則迸出他們心中的憤恨，迸出他們久伏在戰壕裏忍受炮火的那種積鬱，呼出震天的聲音，只見刺刀閃來閃去，像狂風，也像怒潮。終於，敵人支持不住，漸漸退下去，退下去，縮進龜殼，也賠償了我們那一團的鮮血和生命。

無邊的砲火仍然整天整夜轟炸我們的陣地。

我們因為這場惡戰的犧牲，一方面趕緊加築新戰壕，一方面密集隊伍來緊守防綫，所以把留守在瀏河和羅店的部隊，調到前敵來補充，而留下很少數的隊伍，在那裏預防萬一。不料恰巧在這當兒，有人竟串演一齣「張松獻圖」的醜劇，把我們的虛實洩露出去，所以敵軍便來偷襲我們的後方瀏河了。

那是一個霧天的早晨，遍天遍地白茫茫地，我們派遣在長江沿岸的監視哨的哨兵，不能看到三丈以外的地方去。吳淞口外那些敵軍的戰艦，事前已有所準備，所以一早就駛到婁江口來。從兵艦運來的敵軍，悄悄地下了舢舨，也悄悄地駛到岸邊。等到我們的哨兵發覺，兵艦上的大砲，已經風馳電掣地打上來，敵兵也紛紛跳到岸上。他們來了幾千人，我們留守在瀏河的部隊却只有一連。因此我們雖拚了死力，也完全毫不濟事。而在這個時候，淞滬綫的敵軍，也用最猛烈的炮火向我們襲擊。我們前後受敵，顧得這邊顧不得那邊，而且後方既被橫截，若是舉棋不定，全綫就有被包圍的危險。但照這個軍



團的實力而論，是不難把瀏河的敵軍趕下長江裏去的。不過這個時候，英雄們金錢也有了，榮譽也有了，休兵罷戰的時機也成熟了，爲了保存實力，也爲了享受以後的榮華，於是不卹士兵的犧牲，不顧羣衆的熱望，而竟利用時機，決定全綫總退却了。可是隨便退却，那還是不行的。要退，至少也該退得敵人莫明其妙，然後才可以保存實力。這方法是一邊分開部隊去頂住瀏河的敵軍，一邊向淞滬綫的敵軍施行猛烈的反攻，而在打得敵人眼花撩亂的當兒，衝了一處便退一處。終於這個誓死打到最後一槍一彈的軍團，被英雄們悄悄地帶走了。真是悄悄地，那樣無聲也無息，連敵人都覺得有點驚異……

從歷史上看來，中國人對於異族的抵抗戰，雖然在當時曾經轟轟烈烈，但過後因戰敗而受統治，而出了名臣統率順民們去向主子磕頭的，整體或局部，已經有過好幾次。這情形，淪戰以後因爲天下太平的關係，尙不至於，這也可以算是萬幸的吧？

然而，被殺見血，這還是殷紅的，赤熱的。最可怕的是被迷醉，被丟進藥缸，不見血肉，只化成一把水，那也就是最可憐的死法。因爲沒有刀傷，不會嚷痛，沒有鮮血，不見驚心，老是沉迷着，淪戰的創痛，我們也嘗深切地感到吧，可惜已經麻木了，連血跡也模糊糊糊起來。此後呢？

廿五年二月廿五日（天壇人第三期）

## 小桃源日記

欽文

爲着「無妻之累」我被關在杭縣地方法院候審籠子裏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是在輪船上，因爲向道很複雜：有的穿長袍，有的着短襖，有的是灰色的「二尺五」，有的破破碎碎，有的補補衲衲，有的

愁眉不展，有的骨瘦如柴；光綫不足，臭氣刺鼻；這樣混亂亂擁擠的情形，以前只有在統艙里常見到。進了看守所，因為關在獨自一間的「包飯櫥子」里，又低又小；從櫥子外面的衙堂里看，兩旁都排列着矮矮的門，很是整齊；這兩點都像房艙的情形。自從「載上紅帽子」，寄押到軍人監獄，無論在大監南監，當初都覺得是在「不浪舟」中，因為櫥子里，晒的是地板，坐的是被鋪，身邊滿挂包裹，有的是統艙氣象；在長長的衙堂里，又有房艙的情形。可是一判五年，雖然實無其罪，不難平反，但須上訴最高法院，甯杭間人行當天會到，兩日能打來回；案卷可沒有這樣快，據說一年半載不算數，隔個三冬兩秋是常事，大有咫尺天涯之慨，真是遙遙無期的。「馬上出獄」的希望破裂，知道父親已死而暗自絕食兩天，聊以志哀以後，性情爲之一變，再也感不到什麼房艙統艙，前途茫茫，既不能作「靠碼頭」之預期，「舟」之觀念已沒有存在餘地，也就無所謂「浪」與不「浪」。

等到得知「閩變」，我與社會隔絕已經四個多月；雖然不時的傳來消息，却多不確，有些我還接頭的事情，可見「張冠李戴」得厲害。獄居已久的難友，對於政治狀況，固然「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究竟怎麼樣，我也莫名其妙了。

「聽不到杭州的事情，譬如還在四川；見不到四川的景物，譬如已回杭州。」于百無聊賴中，我已好幾次這樣自慰的想，可見耳目的窮餓了。

穿上了工犯衣，我的囚徒生活就豐富些起來；工場固然比櫥子廣闊，可以望見較大的天空；工場旁邊有塊空地，種着好些花卉，很可以觀賞。而且朝出晚歸的往來于監房工場之間，得在長衙堂里眺

跳跑，在東監的門口和大監的院子中都可以張張望望，更其是在大鐵門邊和二科的面前，常常有些新花樣可看發過「摺子」以後，大批的霉豆腐和蘿蔔乾買到了，總是一堆一堆的攤在地上；或者有「新客人」來到，呆呆的站在那里等候發落。有時遙遙望見個映在蓬鬆的燙髮下的粉紅臉，也會得稍稍的心頭跳一下。可比是籠中的鳥，關久以後，不再想到海闊天空的翱翔，從暗室移到明亮處，就會感到得意了。

又因各方面的情形已經漸漸熟悉，錢塘門頭本是市區的一角，每當更深夜靜，總有鷄啼狗吠聲隱約響來。「鷄犬相聞」使我覺得仍在人間，雖然縮小了範圍，以為也是一種社會的生活。可是獄外的情形，終究隔膜重重，于是對於牢監，我以「小桃源」的觀念，代替了「不浪舟」的印象。

二十三年元旦

星期一，陰寒。

有了三十多歲的我，已經過了三十多個新年；民國成立以來，往往過了陽曆的新年，再過陰曆的新年，有知以來，所謂過年，不下五十次了。且不說在家鄉，以漂泊為常的我，曾在萬山中的台州過過年，在冰雪里的浦鎮過過年，又在戰爭中的成都過過年，北平，南京，上海和杭州，也都過過新年，還屢次在途中過了年。過新年過的地方固然多，過年的方式也已經歷了不少做着囚徒在牢監里過新年，這却還是第一遭。

囚徒生活，度日如年；過年過節，為一般難友所希望。獄中過年，也略有點綴，就是分發「公家肉」

各得大半兩的肥猪肉一片。

唱書改文以來，所謂過年，無非幾天之中得以不吃粉條末屑，却總積存着些工作，仍得改文作稿，或者反要多費心思，往往于忙亂中混過。今天一早，王難友就泡得糖茶大請其客，同櫛難友舉杯共飲，大家喝得笑嬉嬉，表示新年的快樂，弄得像殺有價事。我想各位難友，以前在過通常生活的時候，怕也不會這樣注意于過年的形式；只是人總是生活愈困難，愈加要生活，做了囚徒，就重視區區的物質；一杯糖茶，在體強力壯能自生產的我輩青年，本來算得什麼，這樣鄭重其事的作為新年的禮物，無非反映了淒涼。

一口可以吞下的公家肉，雖然特地爲着過年而發，我們的櫛子里却不就吃，因爲算作過年的飯菜，已經有了丁胡兩難友所備的鹹肉，是昨天就切好了的。這兩位難友都已被捕得很久，據說丁難友的家境本來還好，爲着吃官司，已經敗落，現在全靠一個十八歲的妹子在工廠里做火柴的收，入維持家用，很是勉強。這次因爲連做夜工，她的收入稍稍多了些，才積下得點錢趕來看回了她的哥哥，給他帶來了一大罇豬油和一塊袁頭的大洋。胡難友來自農家，本來貧苦，以前我不會見他備過私菜，這次因爲家中秋收還好，給他寄來了兩元，說是一年一度的事情。他們一有錢就來請客，雖然醃肉的塊數並不多，塊頭也不大，却是感意可感，物薄而情厚。

獄中的端午節我還沒過過，中秋已有經驗，得吃一片公家肉以外，並把櫛門打開半日，表示好待之意。照例過年比過節重大，却不來開櫛門，大概因爲天氣早冷，櫛子里面已經不大氣悶，認爲半日櫛

門的開，不如中秋時可以算作囚徒的權利了。回憶中秋節各監大開權門，固然並無一人脫逃，也未聞發生什麼事故。據說以前，權門本是天天打開的，未嘗有人圖逃。圍牆高厚，鐵門重重，守兵衆多，禁律森嚴，實也無可逃遁。如今各權門都很擁擠，既患人滿，空氣自然混濁不堪，却老把權門緊緊關着。若增囚糧，添設備，動輒要錢，那固然難以辦到。開權門本是不費之惠，却要到中秋才肯打開半日算作過節，可見平時是在故意爲難。刑事政策，雖曰早採「感化主義」，其實仍在使用「報復主義」的手段。

二日

晴，屋上霜白。

依着「初二十六」祀神吃肉的習俗，今天照例可得一片公家肉，我們昨天所得的還沒有吃掉，放在一起，已有滿滿的一盤，大家看得眉來眼去，都是心花怒放的样子。要是沒有丁胡兩位自備的醃肉，昨天的公家肉不會存起來，這才顯出了請客的意義。保管股里不肯買鮮肉，除非接見送來錢塘門頭的囚徒，平時每月只有這兩天可以吃到點鮮豬肉。雖然只煮得半熟，差不多都是肥頭，有幾塊簡直好像破花絮，而且總是硬刺刺帶着許多黑毛的，但這可以用手指甲拔掉，獄中禁用剪刀，囚徒們有的是長指甲，不夠熟，可以去蒸一回，如果加上點冬醃菜，就更來得送飯。即使不去蒸，馬上去吃，多嚼幾口也就得。生鮮熟有味，叫做「鮮貨」，一提到公家肉，總就笑嘻嘻的高興起來。據說前面的模範監獄裏，到有公家肉吃的時候，連油滷都分到，每人一勺，常爲一般難友所眼熱。

薄薄的一片公家肉，是這樣的爲囚徒們重視，記得前個月，在菜園里槍斃人，是個裁縫，他的案子

本在軍法會將處刑訊了許多回都不會「做」出口供。因為軍法會審結束了，把案子移到法院里，于無意中他承認了做過一天紅軍大隊長。問他爲什麼不做下去，回答「因爲已經被捕，」這就判處死刑。政治犯照例就在獄中執行，當槍聲碰碰響着的時候，有個難友嘆着氣說：「他的運氣真差，要是遲彈半天，不是還有一片肉好吃！」

許多同道都爲這些話表同情，好像一切不成問題，只有「鮮貨」才值得貪戀的樣子。

雖然擺着滿盤的鮮貨，在這元日的次日，却沒有像去年雙十節的第二天過得有意思。當時雖然一片鮮貨也沒有，因爲照了相，五個人合拍一張，都在衣襟上面綴起番號，我是「一〇三二」，限于政治犯，說是南京來的命令。于是大家都以爲有了特赦的希望。綁案盜案以及軍事犯等非政治犯的難友，都很羨慕我們。

「你們倒好，有希望了！」一時成爲流行語。

「好像真的有了希望呢！」一般政治犯的難友，也常在這樣得意的說。

又有人演講，先由省政府的何秉達科長介紹：

「這位俞先生，本來是個大名鼎鼎的共產黨，曾經被捕過許多回，終于都逃脫，好像是長着翅膀的樣子，所以叫做飛……現在俞先生轉變過來了，已爲國民黨出力，因爲他一向懷抱民族主義，原是很愛國的。」

何科長鄭重的介紹以後，又說他自己也是無產階級出身的，曾經捏着勾刀在山上斫過柴。

有了這一節，大家愈覺得特赦的有望。

特赦者，大赦之一種也，一般囚徒的希望大赦，正如多情青年的愛慕少女，一經提及，或者想着，總是馬上緊張起來的。

固然特赦的希望未曾實現，當時總是熱烈的期待過的；現在冷清清，連空空的希望都懷念不起來。

#### 四日

過年過年，算是休息，其實反而整整的關了三天籠子。在這假期以內，只是更不自由，生活愈加單調。今天重到工場，覺得空氣分外新鮮了。其實工場的後面燒着老虎灶，煤烟是很多的，但總比監房里好得多。

縫衽機接連紮紮的細唱，紡紗機跟着呼呼的應和；扯蓬扯蓬織馬帶的聲音是節拍，加上剪刀壓斗的鏗鏗鏘鏘，形成工場的交響樂。

是牢監里的工場，是工場中的囚徒生活，可是今天，許多工犯，笑形于色的都很活躍。可見身心實在都需要動，能夠活動生活才有意義，有工作才有生活。但在錢塘門頭的囚徒，工作的機會太少了，除非手藝較高的成衣匠，總要獲得了辦事人的歡心，才能夠穿上藍粗布的工犯衣。

屋上霜白如雪，我在籠子里就知道天氣很冷，開始穿了「難友給我結的長統毛絨襪，這是由一件破背心改打的，可謂廢物利用。可是穿上以後，脚尖已不像手指頭的僵冷了。」難友是個高身材，粗

手大脚，毛綫襪却結得精細，把襪底的前後端都結得特別厚，統子上面又結出花紋。我感激他的爲我費心，他却因爲有了工作的材料而得意；他沒有穿上工犯衣，要藉此活動一下。

從鄭難友知道趙難友已于昨天吐了血，總算是在牢監里吐血過了年，他們會在一個報館里做過同事，也是同案子的。我在中二權時和他們同住過一個月，所以都熟識，自然也關心。在權子里吐血本是常事，吐血而死也是常事。從我轉到這東五權以後，在斜對面的病籠子里，已于八天以內吐血死過了兩個。十月廿二午後四時一個姓應的剛死了，同月三十日晨八時許又死了一個姓龍的，都由于吐血。聽說應難友是錫匠；龍難友是劇作者，爲着「五月花」的演劇而被捕，死後遺下不少日文的書籍，都是在籠子里研究過的。應難友雖說是我的同鄉，沒有機會談過話，不知道他的底細。龍難友也只于他轉到病籠子里來的時候，望見得個後影，是長長瘦瘦的。記得五月花劇團的到杭州，照報紙所載，是由各方歡迎來的，因爲我就入蜀，不會看到後文；不知道怎麼一來，關進到軍人監獄，現在劇作者的龍難友是這樣吐血死了。

大概因爲有吐血同死已有了許多相連的觀念，所以一聽到吐血就很吃驚。趙難友是個排字工人，字典的部首很熟悉，難友中查不着生字的時候總是問他的。他並沒有什麼重大的罪證，只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起碼是五年的有期徒刑，我在中二權的時候他還很活潑；因爲瘦小，大家都叫他作小鬼，他是很自然的承認的。他在結婚以後不久便被捕，他的妻還只十七歲；他是常常提起她的，不知道聽到了他吐血的消息以後，她將怎麼樣。



屋上都厚積着雪白的霜，天氣是更加寒冷了。薄薄的工犯帽子不夠遮風，我常常感到頭痛；在工場里就開始戴我土耳其式的黑子羔帽，在「放工」「收工」以及接見的時候仍然戴工犯帽，免得引人注目。我買這頂帽子的目的，在於旅行中的便利：一，暖熱；二，不會被風吹掉；三，可以摺攏，便于攜帶。現在要到牢監里的工場中來使用，當時那里想得到。但我不該以此為奇怪，明明已是實現了的事情，怎麼可以認為奇怪？只是預感力薄弱罷了。那末以後，添置東西，總得多方設想了罷。

已經把一冊關於東北事件的世界語抄完，為着練習，我就開始編起漢世字彙來，同時讀些日本口語體的書。我並非特別喜歡這兩種文字，所以要學習，只是因為普通的漢文書，總一看就了，供給為難。這兩種文字我都還生疏，慢慢的閱讀，借得一兩本，可以看好幾星期。凡事總是初次接近的時候容易感到興趣，所以也還耐味。

兩隻班鳩，捉來的時候都還小，已在工場里養了許多日子，日間放在花壇邊，晚上關進一個盛過肥鳥的木箱里。這雖然算是一個看守的東西，關放飼養，却都由工犯理值。今天一起做了下酒物，殺死這對飛禽，是由一個剃頭工犯和一個種花工犯動手的。剃頭匠善于操刀，殺死隻把班鳩，自然「遊刃有餘」；種花匠本不善于屠殺，但也做了劊子手，大半原是掉殺的罷。

活活潑潑的兩個小動物咕咕嘍嘍，本是很富生趣的；不過個巴鐘頭工夫，已經做了盤上餚。這並非沒有原因，為的是羽毛已豐，翼翅膀長成了，常常飛到屋頂上面去，時刻有逃去之慮，頓遭殺身之禍。

或者以爲咎由自取。但鳥類天生成功翼翅，翱翔空中，比翼雙飛，原有這種本能，可以自由自在，也是應得的權利。區區牢籠生活，那裏能夠滿足欲望。其實我們的在籠內，與鳥之在籠中，可有什麼分別？奈何不知自悲，且以牢籠飛鳥爲能事，牢籠不得，即使之以屠殺，豈非不思之甚哉！

傍晚收工，回到籠子里，一跨進籠門，就覺得有點異樣。原來趙難友伏在窗口哭泣，別的難友感動着大家，點點無聲。身子矮矮的趙難友，因爲瘦，更覺得是小小的；可是筋骨很不錯，也還活潑，凡是把包裹挂起，或者下落，以及攔臉盆接漏等事情，他總是自告奮勇的當先做去的。在窗框上面跳來跳去，猶如已在竹絲籠中養熟了，的修眼。往常我回到籠子里的時候，他總是說說笑笑表示迎接的。

他哭的原因，在於接到了一封家信，知道他的兄弟已經死了。他早沒有了父母，雖然名義上還有一個哥哥，但異其母，是互相仇視的。政治犯非家屬不得接見，也不能夠通訊，斷絕了朋友之倫的，所靠親密的家屬，死了惟一的親兄弟，不但情感上可悲，也是很有利害關係的了，無怪他要哭得悽悽愴愴。同籠子的難友都說勸他，不理，要我設法安慰他。剛死了父親的我，處在同病相憐的地位，勸慰的話，自然容易發生效果。但我只把他從窗口扶到靠籠門的一邊，以免感冒風寒，並不阻止他的哭，因爲我覺得能夠放聲大哭是好的，我自己是苦于「欲哭無淚」。

不久以前，趙難友會把一位難友送給他的一點豌豆抽成芽，大請其客，說是如果家鄉的收成好，他的兄弟一定會拿得土產來看他，當再好好的請大家吃一回。他時刻懷念着他的兄弟，那裏知道期待的對象，早已病死了呢！做了囚徒，「活受地獄」已經夠難堪了，還要家中死親人，「天若有情天亦

老，「撒旦」的作祟本無止境；魔鬼的所以爲魔鬼就在于忍心。我自悲無暇，再也不能爲他表同情！

十五日

昨夜大雪，屋頂，地面，以及樹的枝葉，無不變白，形成了個銀色世界。天氣早就很冷，這幾天來，我常常在冰的上面散步。並非我愛走冰路，比較空點的地方都已凍住，除此已經無法活動活動了。雖然寒冷，而且滑得很，不過只要有步可散，覺得冷點滑點也無妨。現在各處厚積着雪，一點也不烱，這就散步不得；在室內感到沈悶的時候，只好老在階沿上站着，縮手縮腳，更覺寒冷了。

許多難友衣服都穿得不多，凍紫着嘴唇，索索的顫抖。有些難友，會得從五角一月的「賞與金」積起錢來做衣服，棉袍夾衫，一套套的做得很齊整，却都打在包裹裏，只在太陽好的時候晒幾回，捨不得穿在身上；他們的刑期大概很長，有的索性把做好了衣服帶到家里去，只穿一點薄薄的公家衣。

因爲寒冷，各自縮成一團，連嘴巴都不願意多開，工場里很是沈靜。昨天晚上許多難友都「打遞解」去了，人數突然減少，更覺得冷清清。

據說打遞解，有的由于自己的要求，有的出于被動。要求的目的，在于回到原籍去，家屬接見可以便當些；而且在小縣分里，只要有錢可使，凡事得以通融點，也就容易交保。可是要求，未必有效，刑期長的簡直休想。案情重大的不會打遞解，一則路上危險，要防爲同幫的人劫去，已是屢次發生的事了；二則難免越獄，小縣分里的監獄總是不大堅固的。刑期短少的，却要強制打遞解，因爲這軍人監獄里，早

就有了人滿之患，囚糧的負擔也是個問題。——只有政治犯是無論如何不打遞解的，因為即使坐滿了刑期，不能就此釋放，還得經過反省院；而且為防到處宣傳，是管束得特別嚴厲的。

胡難友是當過連排長的軍事犯，刑期很短，他不但不去要求打遞解，而且曾經要求過免打遞解，因為他的家眷就住在杭州，他早就出外從軍，在原籍恐怕已經沒有了熟人。一聽到了打遞解的消息，他就害怕得要命，以為或者還要打第二批的，他難免在內。無論願意不願意，要求都未必有效；而且事前無從知道，「提簽」一到，就得背起包裹，馬上出發。總之什麼都得聽人指揮，世界語把囚徒作「非自由的人」，是頗切合的。

胡難友的體格很強壯，也聰明；縫衽本非他所長，只于幼時略習一二，如今在工場里拚命的做裁縫，成績很好，無非為想免打遞解。他很不願意到故鄉去出個不好聽的名稱，說是接見的便當不便當還是小問題。他委實是很重視面子的。

真是「雪等雪」，從早到晚，今天整整的一日，飛絮似的雪片不會停飄過；不知道打了遞解的那些難友，路上是在怎樣的吃苦；——他們的衣服大概不夠暖，還要腳上釘着錄。

二十一日

星期日，晴，大冷。

連日嚴寒，尿缸裏都結起整塊的冰來了。地面上的積雪不會焯掉，也已凍得硬筋筋；我就常在冰雪上面散步，一走動就咕咕作響，倒也有趣。在滑得幾乎跌倒的時候，我總是想起會在電影上看過，托

爾斯太著的復活中充軍西伯利亞的一幕來，以爲打了遞解的難友，也有着這樣的情形。

今天照例關櫥子，昨天星期六是接見的日期，我把收到的食物中的一罐沙田魚打開來請客，因爲同櫥中有兩位難友將解反省院，雖然這還只是一種希望，可是已經弄得像殺有價事。

丁難友也在被請的主體之列，他把倒出了魚的空罐頭用公家菜連揩了兩回，又倒進了公家菜的油，再倒出來吃。這樣的「客人」在普通的社會上自然少見，但他做得很自然，大家都覺得是應該的；在櫥子裏，惜物原是公認的道德。被請的另一個主體，早就渴望解到反省院裏去，可是鞋子已經破得不堪，——在櫥板上，照例只穿襪子，或者索性是赤着腳底板走的。他會于四天以前託丁難友向我表示過意思，希望我爲他買一雙平等鞋。我的摺子上還有四塊多錢，平等鞋一元多點就夠，我當即答應了。這位難友曾經幫過我的許多忙，如洗衣服與借書之類，鞋子已于昨天買到，總算是一種可以安慰的事情。

聽說以前的監獄當局，只怕政治犯不肯悔過而故意鬧事。現在的難友，除非在東監裏的幾個，大概只怕沒有悔過的機會，所謂悔過，只是在于准不准了。照最近的規定，政治犯一過三分之一的刑期，悔過以後就得解反省院。事實却這樣，儘有判處五年的難友，已經坐過了六七年，仍然留在櫥子裏；因爲在判決確定以前，羈押的日數，只能兩天折抵一天；雖然軍人監獄裏，未決犯與已決犯是同一待遇的。監獄固然早有人滿之患，監獄當局何嘗不想把政治犯快點解到反省院裏去，可是反省院裏也有着人滿之患，所以只好大家擁擠着。

這樣在牢監裏歡送或然的解反省院的難友，我還是第一次覺得別有一種意義。

沙田魚配黃飯，大家吃得滋滋有味，我緩緩的嚼着，却想起五天前在工場裏所見看守請客的情形：被請的主體也是兩個，其中一個就要走，算是歡送；另一個是來接替要走的看守的職務，同時算作歡迎。要走的看守是一個重要職員的親戚，現在那個職員已去職，所以聯帶得走。往常藉着親戚的勢力，常常亂說亂幹，同事之間很不相得，暗鬥得很激烈；可見舉杯言歡的時候，是感想重重的。所謂請客，雖然是歡送歡迎同時並舉，其實只是半塊錢的猪肉和一角小洋的豆腐一鍋煮，不過酒是大壺的，而在囚徒們，只是飯，白白的，已夠眼熱了。

(天地人創刊號)

## 戲劇之部

### 漢奸的子孫

集體  
創作

洪深 尤兢  
章泯 張庚  
執筆者 尤兢

#### 序幕

「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冬，在首都。」(幻燈)

黑色幕布前方，除有台辭的人物周圍外，舞臺黑暗。風雨聲。

某公使館的吳翻譯官方從外面回來，聽差的替他脫下大氅，頽然坐下。

吳 (伸欠) 啊啊! (四望)

聽 前天來過的時候補道金大人，和玉河橋的李大人要見老爺，在花廳上已經等了好半天啦。

李大人

聽 說是老爺從前在他府上教過書的……

吳 蠢才！這時分還見客說我累啦。明兒再見。

聽 是（正欲下場）

吳 （四面看了一下）鳴時！鳴時！（問聽差）少爺吶？

聽 方才在這兒唸書的。（下）

吳 （撫着自己的膝蓋，忽然憶起似的解開套褲，從膝蓋上解下一塊縛着的棉花，自言自語）跪了

半天，也夠累啦。

吳 （他的兒子鳴時奔上，撒嬌地倒在他的懷裏，一本書丟在地上。十二三歲。）

鳴 （慈愛地）唔，在唸書嗎？好孩子！給爸捶捶腿。

吳 （跪下一只腳，給吳捶腿，一會兒看見了方才解下來的棉花）爸，這什麼用？

吳 （笑着）你還不懂得！可是看見他兒子跪着，一轉念，就拿這棉花墊在他兒子膝下）

鳴 （從吃驚到會意）噢（笑了，捶着）

吳 （順手拾起方才丟在地上的那本線裝書）什麼，還唸這種書嗎？（搖頭）唔，明兒跟你老師說，

別再唸啦，這年頭兒第一要懂洋務，識外國字，唸外國書……

聽 （忽然而上）金大人說有要緊事，一定要見，這是……（遞過一個封袋）

吳 | (有怒容，可是看了之後，面色就轉和緩了) 請進來。(聽差下，吳繼續對鳴時) 你爸能夠像今

天一樣，全是託了這洋文的福。(將那名帖兒和封袋一幌) 瞧，大官大府的，誰個不對我恭敬！

鳴 | (歪着頭) 爸不說皇上要考試嗎？

吳 | 不，這次主考的不是皇上，是洋人，是統帥！今後不再考八股啦，誰懂得洋務，誰能跟洋人講話，誰就

做大官。(聽差帶了候補道金上來，吳若無其事地講着) 這是大清朝最後一次的考試。(撫着

鳴時的頭)

金 | (從旁脅肩諂笑地) 梅翁是講這次金臺書院的事嗎？哈哈，時勢變得真快吶，八國的統帥在咱

們北京考試取士，唔，那題目出得好極啦！「以不教民戰，」哈哈，這次的義和拳，真是以不教之民

戰啊，哈哈。

吳 | (略略欠身) 金大人！失敬啦，請坐！

金 | 梅翁真是太賢勞啦，嘿，別客氣，別客氣。(坐下) ……上次跟梅翁商量的事，聽說在明天制軍

大人跟薩欽差會面的時候就要決定了，所以兄弟再託梅翁在翻譯的時候替兄弟吹噓一下，

祇要制軍大人認為這是薩欽差的主意，事情就不會不答應的，反正制軍大人不懂得英國話，

：總督衙門的幾位翻譯官，兄弟都已經……

吳 | (故作遲疑) 可是，萬一給欽差知道，兄弟的責任不是很大嗎？

金 | 不，不，這事情實主雙方都不知道，在梅翁可以說是「得不傷廉」的事情。將來事成之後，威利洋



行還想仰仗梅翁，担任總買辦的職務……

不過……

金 | 吳 | (從懷中取出一個洋式信封)這是威利洋行託兄弟轉達的……一定要請……

(幕後爭執之聲，聽差與李某同上。聽差要攔住他，可是李某氣烘烘的已經闖進來了。)

李 | (看見吳，哀求地)梅翁，我實在不能再在外面等啦，人命大事啊！你知道，咱們姓李的三房祇有

這一個小孩。他假使有什麼事，您……(語無倫次)

吳 | (訝然)什麼事？

李 | (勉自鎮定)請您幫忙，咱的那不懂事的小孩，在院子裏丟石子，不經心外面有兩個洋兵走過，

擦傷了洋兵的手，就……就這麼抓去啦，生死都不知道，過一會兒，又來了人，把我八十歲的老爹

也帶去啦，請您……請您顧念舊交，到大英兵營去說一說……

吳 | (若無其事地對金)兄弟可以試一試，可是成不成功，那就……

李 | (作揖)祇要梅翁肯幫忙，事情沒有不成功的，嘿嘿……多謝，失陪啦……(下)

吳 | (慢慢地對李)我怎麼能管得這許多叻

李 | (差不多要跪下去了)不，不，一定要請您幫忙，咱三房祇有這個孩子，咱……(脫口而出)吳

先生，您要什麼我可以給您什麼……祇要孩子能出來……現在立刻……(喘氣)

吳 | (故意慢慢的)您——是——說——……

李 | (慌忙地從懷中摸出一些東西) 這是我所有的田單房契, 吳先生……梅翁 (哀求) 請您立刻跟我去講一講……姓李的兒子孫孫……

吳 | (意動, 可是傲然地) 這都是你們沒有家教的結果, 外洋最重兒童教育…… (回頭來看一看鳴時) 我的小孩, 就很懂得敬重洋人的規矩, 這年頭兒應該從小的就使他們知道洋人的利害…… (拍胸) 我担保, 我的子子孫孫, 永遠的是懂洋務, 識大禮, 敬重洋人, 而能夠在洋人下面做事的……

李 | (不等他說完, 扯着就走) 我懂得啦, 快救一救我的……

吳 | (鳴時與聽差茫然地望着, 吳被李拖着蹣跚地下場, 可是一會兒, 吳又掙脫回來, 李跟上) 別性急啊……鳴時…… (很快地從地上拾起那塊包膝蓋的棉花, 坐下, 襯在膝蓋上。)

——幕——

「三十七年之後, 在北中國的一個通商大埠。」

(幻燈)

幕漸漸啓。

人:

吳鳴時——五十歲左右, 某轉運公司總經理

繼祖——吳子，中學生

華淑貞——吳的女秘書，二十多歲

李新元——某貿易協會職員

林士訓——男學生代表

楊毓芬——女生代表

聽差的

吳的保鏢

李的彪形大漢數人

時：

一九三六年六月某日上午九時後

地：

華北某埠一大轉運站附近，轉運公司的總經理會客室，陳設很富麗。右前方一門爲客人進出處。左方由垂着綢幔的窗口可以遠遠地看見站上堆積如山的貨物和裝貨大汽車。室中由垂簾和立屏分成前後兩間，前間桌上有電話，後間亦有看不見的電話分機，及通樓上經理室的門。前間顯目的牆上，掛一個嵌有白贖的前清官員像的鏡框。客人剛走出去，聽差的在收拾茶杯，華淑貞從簾子後面出來，手裏拿着拍紙簿和手篋。見室內沒有人，連忙走往門去。

華 | (推開門，正迎着送客回來的經理) 吳經理。

(吳進來相當嚴重的臉色，連忙鬆了)

華 | ……客人走了？……我正要來給你記錄談話，可巧接了個電話，嚕嚕嚕講了好半天！連忙來，客人可又不在了。(嬌嗔地) 真是……(手篋中拿出小扇子來)

吳 | (悠閑地欣賞着她) 沒有什麼要緊……

華 | 送客送得這樣熱，快坐下憩憩，再上辦公室去罷。

吳 | 好的。咱們來談談，這幾天真忙壞了！

華 | 給你開電風扇。(矯捷地要過去開)

吳 | 謝謝華小姐，昨天晚上着了點涼，此刻有點兒頭昏，華小姐你這小扇子……

華 | 噢，這是一個朋友送的。

吳 | 呵，方才就是那個朋友來的電話是約你……

華 | 不，電話是市商會錢先生來的。

吳 | (聽說是市商會，就有點不高興了) 他嘮叨些什麼？

華 | 還不是那一套老調，什麼私貨猖狂咯，工商業越發沒有振興的希望咯，市商會爲國民生計打算，不得不謀阻止走私的有效的辦法咯……

吳 | 什麼是有有效辦法？

華 錢秉三說市商會想成立一個專門緝私的委員會，因為吳經理你是華北公路汽車運輸業的中心人物，和這私貨問題關係最大，緝私委員會非要拉你進去不可。我知道以你目前的處境是不便參加的，所以就在電話裏拒絕他了……

吳 對極，我要是被他們拉進去了，以後的生意還能做麼？

華 （從手篋中取出鋼筆）方才和蜜司脫史蜜司的談話，現在記錄下來罷，免得……

吳 不必記。

華 是平常的私人訪問？

吳 唔，是私人訪問，也是商業談話；可以說是政治談判，噯，就說是外交應酬也很恰當。

華 這樣多方面的談話，還不必記錄？

吳 哈哈，其實是滑稽之至的撩天罷了！

華 大不列顛人是有他們的幽默風趣的。

吳 對了，幽默。你想，史蜜司他自己在海關上掌管着大權，可是連海關都不敢扣留，不敢檢查的貨，倒希望我做轉運公司經理的不要懂，這還不夠滑稽麼？哈哈！

華 哈，真是滑稽！你怎麼回答他的我想……

吳 （嚴肅地）華小姐，你是知道我這地位和處境的。這方面的貨物像海浪一樣的滾來，就白糖，花布，人造絲這幾宗來講吧，銷得快，運的多，裝運手續簡便，轉運利息很大，這祇就純粹的商業上着

想也不能不努力呀！

吳 華 難道說吳經理現在的努力還不夠？

（接前調）可是問題跟着就來了。你知道，我跟蜜司脫史蜜司的關係是世交，他父親來中國的時候，正是家父（指牆上鏡框）當道的時期，史蜜司進海關辦事情，恰巧又是我專門經營華北汽車業的那一年。唔，我們之間的交往，你畢業的貴校校長獨克脫司圖頓萊牧師全知道……因此，得雙方應付，真是苦透了！

吳 華 （笑）幸而吳經理是利用雙方矛盾的老手。

哈哈（有被她點穿心事之感）其實，華小姐，你知道我是最不願意利用政治力量來做生意的。我目前的政策是三分西洋，七分東，也就是說三分朋友，七分商業。哈哈……

吳 華 （諷刺地）哈哈，所以今天派七輛運貨大汽車給原田貿易協會，也派了三輛給開利洋行！這是不得已呀，要是按貨物的多少和銷路的快慢講，把所有的車子全裝運這邊的恐怕還不夠。可是這樣一來，英國朋友面上未免太過不去了！所以昨天的人輛空車全給了岡村洋行，今天原

田方面雖然要我全部空車，我也得分這麼十分之三過去……這兒（指窗幔）你瞧，堆積得像山樣的白糖，人造絲，夠多少車子裝？

吳 華 （也過來看）已經裝上幾車了？  
早呢，一半還不會裝上去！

華 爲什麼不趁昨晚先裝好，今兒早晨就運走。

吳 怎麼樣？你聽得什麼風聲麼？

華 這幾天小榮號事件鬧得很厲害，轉運這樣大宗的貨物，恐怕會惹人注意……

吳 噯，這考慮實貴極了！華小姐，請你就打個電話過去，要他們趕快裝……媽的，這些工人全是死驢，

不輾不走……

華 (要電話) 喂，接東站。

吳 (躺在沙發裏抽烟) 你叫工頭老魏自己來聽。

華 喂，叫工頭老魏……呵，你就是老魏……我華秘書……裝好幾車子……三車，還有四車……經理要你趕快裝……誰！李新元……呵，李新元也在催你趕快裝……唔……最快還要兩個鐘頭，

一個不行麼？……那末趕快……好，(掛了電話) 最快還要一點半鐘。

吳 李新元也在催？

華 是的，他說李新元在那兒大吵大鬧，發脾氣呢！

吳 李新元這小子素來愛瞎吹的，我就最看不起這種人！

華 流氓！

吳 簡直是流氓，地痞，浪人！(大有疾惡如仇之慨)

華 聽說「九一八」以前，他是一個在碼頭上代小販們向水手討價，又代水手講價，講妥了就向雙

方討幾個銅子兒過活的……

吳 (搖頭) 唔，值不得談，值不得談！(乘機表顯自己) 你知道我是最不願意利用政治勢力做生意的。交情歸交情，生意是生意，這是外海洋行的美德。我很早，呵，從家父在公使館當翻譯的時代起，我就懂得這種美德了。後來我自己在海關上當翻譯，又學到了大英人的商業精神，這個從我在麥佳利做進出口買辦，汽車公司買辦，一直到我獨資經營汽車事業，向來是英國式的商業精神。

華 一直到運輸事業還是英國式的？(有點刺)

吳 英國英國(似乎發現了話病) 唔，其實蜜司脫史蜜司他們是不能怪我的。你知道榆關那次打仗，是英國的一個關口。「九一八」到「一二八」英國方面毫無具體表示，這種耐心地觀察事態發展，這是所謂大英精神之一。誰知榆關戰事之後，他們依然是一無主張！這時候我可急了，因為我不能讓我的運輸汽車空餓着大肚子呀！是不是？哈哈！(略低) 華小姐，保守是大英人的大毛病！到保守不住的時候，就只有倒臺！

華 唔，真的，現在海關完了！連什麼經濟專員也碰了一鼻子土，悄悄地溜了！吳經理，當時你幸而不會拘於保守，否則……

吳 (搶) 否則那有現在這樣呢？(送過小扇子來，稍停) 華小姐，不久的將來我要到南邊去一趟，是關於公路運輸方面的接洽。



吳 一半是想作次避暑旅行……嗯，那時候還得勞駕華小姐……

華 我也去？

吳 自然

華 我媽不會放我的……嗯，吳經理，關於南邊去接洽業務的記錄事情，我想吳經理最好是讓令郎担任。吳經理平常不是航心少爺在學校裏念死書，太少商業上的練習麼？這正是機會。

吳 不，繼祖這孩子我早想要他假期內跟外國人補習補習外國話，預備出洋留學。這孩子各科成績都很好，只是外國文還不及我希望的那麼好！特別是說話，要多多練習才對。

華 對了，說話很重要，尤其是像吳經理府上（看鏡框）祖代就通洋務的世家。

吳（得意地）……

聲（在後間）吳先生，副經理在你辦公室等你說話。

吳 唔，（往裏間去，回看華）

（華把小扇子，鋼筆，拍紙簿等整理着打算走）

（保鏢從門口進來，笨頭笨腦地張望）

華 葛潤生，幹麼？

保 找經理。樓上經理室裏沒有，說是在這裏，這裏也沒有……

華 剛才打這裏走了。什麼事？

保 (慢吞吞地) 東站上出亂子了!

華 什麼亂子? 好好兒說!

保 噫, 噫, 我們老爺包運的貨物出亂子了!

華 是海關上的人?

保 不, 海關上那兒管得着。是學生, 被幾百個學生包圍住了不許裝車!

華 學生? 那個學校的學生?

保 不打旗子, 衣服也不一律, 不知誰是那一校。反正是本埠的學生。

華 可憐他們又要挨打, 挨自來水淋了!

保 華小姐, 咱們少爺也在裏面呢!

華 你說咱們經理的少爺?

保 是的, 我親眼看見了, 工頭老魏也認識, 他還走在頭裏呢!

華 也難怪!

保 他們在那裏還演說呢; 說組織什麼緝私團, 抵制××貨, 大家不買××貨……呃, 還, 還罵咱們老爺

呢!

華 是麼?

保 是的, 多是罵些怪難聽的話, 咱們少爺有時候也講話, 直着脖子喊!

華 年輕人總是一樣的。(自語地)其實這種環境，誰心上好愛呢!

保 怎麼辦，告訴老爺叫他回來吧?

華 你去把他弄回來。

保 我不行，我就走不近他們身邊去，他們還組織得有糾察隊糾住人呢。

華 葛潤生你最好賣點勁兒把他弄回來。這樣鬧下去，經理能不管嗎?

保 自己兒子在裏邊，他怎麼好管呢?

華 他要不，人家外國人可不能答應呀，人家海關都不怕，怕你空着雙手的學生不成……你去弄

少爺回來，老爺會誇獎你做得好，賞你的。

保 那末我做搬運工人，擠到頭裏去，悄悄地對他說是你，華小姐請他回來好不好?

華 好好，不管怎麼樣，你得用軟用硬，弄他回來。

保 我去試試瞧。(走)

華 趕快坐着老爺的汽車去!

保 是!(下)

(華匆忙地走，剛到前後間的簾下，吳鳴時正出來，外面有汽車開動聲。)

吳 你聽說學生搗亂的話麼?走近窗口去掀幔)

華 聽說了。(也過來看)

吳 嘿，光景這些小雜種不知道死活！（重重地放下慢子）

華 他們也有他們的道理的，怎麼辦？

吳 怎麼辦？叫葛潤生找些人去打！打得他……

華 我想慎重點好，比如勸勸開……

吳 你以為他們是可以理喻的？

華 至少得想個比動手打好一點的法子。

吳 想什麼？對付學生不是已經有夠多現成的好法子了？

華 現成的，今天多不合用。

吳 爲什麼？

（裏面的電話鈴子響）

華 （跑去接了）喂，你誰……我是呀……怎麼樣？……開會……在站上開會了……找不到他……

……

吳 誰打來的？

華 你等一等……是葛潤生打來的，學生在站上開會了……

吳 嚇嚇，老調子！

華 喂……你近不了他……那末看着他……唔，跟他……唔，唔……（掛了）

吳 跟住誰？

華 唔，一個學生。

吳 跟住一兩個有什麼用？

華 唔，那一個，那一個領頭的。（出來，見站在門口的李新元）呵，李先生來了。

吳 （回頭）唔，新元，你來得正好！請請！

華 （李神氣十足地，滿臉怒容，滿臉汗，左額一個大疤上更流着汗水）……

吳 （過去接他的草帽）請坐！

李 （親自開了電風扇）這兒請坐！

李 坐！

（聽差送上茶杯，退）

吳 新元兄來是不是爲了學生搗麻煩的事情！對於這件事情兄弟感覺得十分難受！

李 原田也很不痛快！他叫我來要你快想有效的辦法，給他一個滿意的答復！

吳 是，我正是跟華小姐商量有效辦法，方才打了電話。

李 怎麼樣？

華 調查領頭的學生，派人跟着他，讓他不能活動，再……

李 （搖頭）這……

吳 我主張硬來。新元兄，我的脾氣，吃硬不吃軟，你是知道的。

李 唔，這個連原田老板他們也知道。

吳 (大爲得意地) 不是麼？從中外交往以來，跟頑固守舊的老百姓，官府，辦理麻煩的教民案子，商務案子，債務糾紛，土地糾紛，這從家父(指鏡框)起就不知用強硬手段辦好過多少！就說前次爲了運銷岡村洋行這批貨物，跟海關辦的交涉，還不夠難？可是我就沒讓岡村方面受絲毫損失！失華小姐是不是？

華 是的，這次我們吳經理決不會讓原田方面受損失的！

李 那末叫我怎樣去回報我東家？

吳 (斬釘截鐵地) 用強硬手段驅逐，不肯散開就打！

華 (一驚)

李 打？

吳 (緊接) 打！近來對付這些小子只有打！新元兄，你那裏有一批朋友是不是？我這兒由我的保鏢去叫一批來？

李 人是有，只是……(笑，搖頭)……

吳 怎麼？你以爲我不這樣做？

李 唔。

吳 (有傷尊嚴地) 爲什麼 (看華)

華 (想說又不敢說) ……

李 你還不知道你兒子也在裏面嗎?

華 李先生!

吳 什麼這混蛋也敢來跟我搗亂!

華 吳經理, 繼祖一定是被那些同學騙在裏面的。

吳 (手指顫抖地摸着他那絡腮鬍子) 這孩子……不, 我決不顧忌這些……可是怎麼辦這孩子……

(沉默一會兒)

李 要是十二點鐘以前裝攪不出去, 那損失是極大的。恐怕不但這次全部損失要負責, 已經訂的合同也就成問題了。

華 李先生的高見以爲……

李 我想最好能把吳少爺找回來, 由鳴時兄嚴加訓斥, 再暗示他去活動一下, 騙大伙兒離開車站。同時你這兒加派車子, 趕緊裝攪, 車子一開動, 事情就完了!

吳 (搖頭) 唔, 家門不幸!

李 怎麼樣? 我得走了。

吳 請致意貴東家，兄弟對這不幸事件，很抱歉！

李 那末，照方才的話做了，加派車子，在十二點鐘以前開走！我帶幾個朋友去維持秩序，幫忙裝車！

吳 一定的。

李 再見！

華 再見！

(吳送出門)

華 (記錄着方才說話的一部分)

吳 (回來，略爲帶傷的獅子似的) 唉，想不到繼祖這孩子這樣混蛋！我怎麼再跟××人往來呢！其實也沒多少關係。他們國內照樣也有這種事的！

吳 不，不，從家父以來，兩代的名譽，給這不孝的東西糟塌完了！

(感傷地看着鏡框出神)

華 我一聽見繼祖也在裏面，就叫葛潤生去找他回來的，方才電話裏說繼祖在學生中間開會，近不得身，我就叫保鏢看着他，跟住他，保護他！

(手又抖了) 淑貞！

……

吳 我應該感謝你！(顫抖的手去抓她)



華 (避) 吳經理, 你別…… (閃開了) 我是同情繼祖……

吳 華小姐繼祖這孩子……因為從他母親過世之後, 他就一直寄宿在學校裏, 連假期內多不大愛回家, 因此他今天居然會跟着人家來反對我了!

華 你得原諒他, 一則年紀小, 二則他也有他的環境。比如他在同學中間……

吳 不, 他無論如何不應該。他就使不能勸阻大家, 也得事先送個信通知我呀。我要是事先知道消息, 早點揮走了就好了。

華 (頂他一句) 以後呢?

吳 (無話可說) 唔以後以後……

華 吳經理設法早點弄他回來是真的。他在那裏, 光景也不大好受。聽保鏢說: 大家叫口號的時候, 他

吳 有時不便叫, 只是把頭低着……

華 (老羞成怒地) 阿他還敢叫口號來罵我! (往外走)

華 你打算……

吳 我自己去找他回來!

華 你自己去請冷靜地考慮一下; 你親自去, 恐怕非但沒有效果, 他們的同學倒會給你當面過不去的。不是麼在這人多口雜的地方……

華 你躺下靜靜氣。(按電鈴)

(吳重重地倒在沙發上)

(聽差的上)

聽 老爺。(胆怯地看着不理會他的老爺)

華 你到站上去找保鏢葛潤生，你說老爺叫他把少爺請回來。

聽 是。

華 少爺要是不肯回來，你幫着葛潤生把他架在老爺的汽車裏開回來！聽懂沒有？

聽 (點頭)是。

(華揮手，聽差的下，華轉身整理一個瓶子裏的花)

吳 華小姐！你很能體貼我！

華 ……

吳 你給了我很多的安慰！

華 ……

吳 我……

華 (拈着花回過頭來)怎麼樣？(笑)

吳 (有點難講出口，欲言又止)我想……

(電話鈴子響)

吳

(接) 喂，誰呵，你是新元兄……我鳴時……怎麼樣……情形不很好嗎……什麼我兒子不肯回來……保鏢架了走……是的，是叫保鏢架他回來的……什麼……被他們同學搶回去了！這批混蛋，強盜！

華

這些學生真是……

吳

唔，你勸過他，謝謝……勸他怎麼樣……被他們當面侮辱……罵了你……對不起對不起……唔，不是我兒子罵你的也一樣對不起……現在怎麼樣……你帶去多少朋友……好好，把他們隔離開貨棧……他們敢說是私的……唔，海關稅單可以弄，可以有……好，馬上送給你……貨品和數目不相同不要緊麼……什麼有一張稅單就行……車子，我馬上叫開過來……好好，費心費心

華

那兒去弄海關稅單？

吳

你快去開利洋行那張稅單……

華

行麼？

吳

你別管，快去找出來！(疲乏地坐下)

華

是是！(走)

吳

噢，打個電話給開利洋行堆棧，跟他們商量，把三輛車子讓這邊先運……唉！昨天給岡村洋行運

送的八輛車子怎麼還不回來？

華 該不會也出了亂子？

吳 不，往西北跑的，西北會出什麼亂子？

華 唔（下）

（靜寂中只見吳鳴時的肚皮在嘆氣）

（繼祖，一個英俊的少年推門進來）

（看見父親，站定了）……

吳 繼 爸爸！  
（兒子的突然到來，給了他不小的吃驚）……

繼 爸爸！

吳 繼 ……

繼 ……（往前走）

吳 繼 你來做什麼？

吳 繼 我，我……

吳 繼 給我滾出去！

繼 ……

吳 滾……

繼 爸爸，我……

吳 你？

繼 我跟你說話……

吳 說什麼？

繼 呃，呃……

吳 一個人回來的？

繼 是。

吳 葛潤生要你回來，爲什麼不回來？

繼 現在我自己來了！

吳 （站起來）好，來了就是了。繼祖你方才做的事情，實在太壞！一定是你們同學中間的不良份子

鼓動的……唔，現在你來了，就好了，就在這兒，別再出去了。回頭和爸爸同車回去吃中飯。

繼 不，爸爸，我有話說……

吳 你要說什麼？聽爸爸說：這幾年國內正當亂世，亂世會出英雄，亂世也會埋沒英才！暑假里我送你

出洋去，你在外國讀了書回來，那時候國家太平了，就有作爲了！我，我老了！你記着，你得繼承你祖

父的腳跡……

華 （出現在簾下，一怔）呵，來了！

吳 是的，華小姐他來了，來了就好了！不是麼？哈哈！

對了！

華 華小姐，稅單呢？

華 找不到，我打電話問開利，開利洋行說是包給我們轉運的，要我們代他墊付關稅，代領稅單的。

吳 讓我自己打電話跟海關商量去。（走，回）那末車子呢？車子讓過來了麼？

華 不能，已經裝滿貨物了。

吳 唉！偏偏全是麻煩事！（對繼祖）繼祖你耽在這兒別出去！華小姐……

華 知道了，你去就是。

繼 爸爸，我有話跟你講！

吳 什麼，講話，跟爸爸講話的時候還不多嗎？

（吳急往後下）

繼 （也往外走）不，此刻，此刻……（欲下）

華 繼祖你那裏去！

繼 我出去。

華 你不能出去。

繼 我要出去。

華 來了，爲什麼又要走呢？

繼 他們要我來的。

華 你爸爸叫保鏢要你來，沒有要你去的。

繼 不同學們推派我來的。

華 呵，你是代表同學來跟你父親談判的？噯，他們爲什麼要推你呢？

繼 他們說我可以感動我爸爸的心。可是他一句話也沒讓我說，他走了。我也……

（往外走）

華 （阻之）等你父親來了再走！（過去把彈黃鎖里的鑰匙鈕上了拿在手裏）

繼 你，你這樣……

華 繼祖你爸爸是很愛你的。

繼 不知道！

華 （試探地）他說馬上送你出洋留學，要你得了博士，回來做官，和最漂亮的女人結婚。你覺得怎

麼樣？

繼 夠了，請讓我出去，還有兩個同學在門房裏等着我的。

華 呵，那末請他們兩個進來了！（按鈴）

聲 （在門外）老爺！

華 你到門房裏去請兩位學校裏先生進來！

(聲去)

華 這樣好極了，你爸爸本來想去找你們的代表的！

聲 (叩門)

(華開門)

(進來的是男女兩個比繼租年齡大的學生代表)

華 呵，兩位辛苦了，請坐！

(兩人和繼租交換着眼色)

(聽差的送上茶，對繼租笑，繼租不理會)

華 (對聽差) 你在門外站着，老爺吩咐別讓少爺出去！

聽 是是(出)

華 各位請坐，我去請我們經理來招待各位！

(從後間入)

男 繼租，怎麼樣？

繼 不讓我有開口的機會，他一個人說了！

女 說些什麼？



繼 沒有法子提起這貨這問題

女 這女的是什麼人？

繼 我爸爸的祕書……喂，告訴你們：方才站上那個姓李的不是說有海關的稅單給大家看，證明不

是私貨麼？

女 怎麼樣？

繼 (輕聲) 現在他們在弄別的海關稅單來冒充了！

男 是麼？

繼 (點頭) 現在站上的情形怎麼樣？

男 大家等得很生氣！糾察隊一方面要維持秩序，一方面又要對付那些混蛋的打手，浪人！

女 那些沒有人性的打手在拚命侮辱女同學，同學們發着狠，快要衝突起來了！

繼 (怨艾地) 我真恨死我自己了！

男 繼祖別這樣想，同學們多諒解你的

繼 我很痛苦……(流淚)

女 不要痛苦，繼祖，誰都說你做的對的！

吳 (和氣地出來) 呵，請坐，請坐！

代 ……

吳 今天天氣很熱。哈哈，諸位真熱心，欽佩，欽佩！

代 ……

吳 你們兩位多是燕趙中學，跟我家繼祖同學？

男 （先點頭，後指女）這位是冀南女師。

吳 呵，好極，好極！諸位多很英俊，將來多是國家的英才，快畢業了吧？

男 唔，和繼祖兄同班。

吳 很好，下學期高中三放暑假還有幾個禮拜吧？

男 不，兩個禮拜前已經放假了，是提前一個月……

吳 呵，提前放假（有「怪不得」之感）大概是爲了時局不靖（父親地）繼祖放假兩禮拜了，你怎麼還不搬回家來住家裏沒有學校裏好玩，是不是瞧這麼大了，還一味愛玩（對男）你也沒回家聽口音好像不是本市人？

男 噯，南邊人。

吳 南邊，好極，好極！怎麼不回南去看看家裏的親人呢？做家長的每到學期終了，是格外想念自己的子弟的，尤其是此地時局這樣不安靜……

吳 繼 （在男女代表的極不耐煩中）爸爸你扯到那裏去了！  
呀（假癖假呆地）

女 吳先生，請願諒，我們今天是代表了兩個學校的救國會同學，來向你吳經理請願的！我們的同學現在正在外面九十幾度的太陽光底下晒着，等你的答復！所以……

吳 噢，兩位有什麼見教？

女 （有一點演說口吻）吳先生，我們站在繼租兄同學的地位上，應該稱你世伯。你是我們的家長，站在全國同胞的立場上，先生是華北公路汽車運輸事業的中心人物，是我們工商業界的領袖，是國民的領導者，以我們這樣的小輩，後進，在先生面前原不配也不敢開口講什麼話的！但是，我們激於愛國熱情，鑒於救國重任，不得不代表了我們多數同學的意見來向先生表達！

吳 唔，請說，請說！

女 先生當然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在這國際情形緊張的中間，我們中國處在怎麼樣的危險裏面！我們整個民族身上被怎麼樣的外力壓迫着！

吳 唔，唔……

女 我們感覺得走私問題，實在太嚴重了，所以組織了私貨檢查隊和國貨宣傳團。因為走私貨賣得便宜，銷得廣，本國工商業怎麼樣也比不過他們的，所以民族工商業完全破產了，走私貨把國民身上的最後一滴血也吸去了！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有心的同胞所不能忍受的，但是居然會有某些人，某些漢奸，他們……

吳 （不能忍受地）喂，請你不要說下去！（倚老賣老）你們，年紀輕輕的學生懂得什麼？就使一知

半解地懂了一點，說說有什麼用？笑話！

男 是的，這不是說說就有用的。先生，我們要想辦法實行！

吳 (輕視) 嘿歐，你們有什麼辦法？

男 先生，辦法是很多的。比如，國家的武力抵制，商會的同盟抵制，人民的同心抵制……

吳 哼，別做夢吧！這可能麼？

男 大家不買私貨，這是做得到的。北美十三州向英國作獨立戰爭的時期，不是就有過全美洲人民一律不用英國貨，不吃英國糖的事麼？結果是美國勝利了，美國十三州人民脫離了英國的奴隸地位而自由獨立了！

吳 花旗人也許能夠，中國人怎麼行呢！

女 先生，中國更加行的。那時候美洲全仰給英國貨輸入，但是中國不然。以糖和人造絲來說吧：我們產糖的臺灣雖然早就給了人家了，但是產糖的地方還是不少。人造絲不穿，不是儘可以穿真蠶絲的綢緞麼？

吳 (想個別解決) 你年紀還輕，你不知道中國目前的情形。

繼 爸爸，你不運那些貨物不行麼？

吳 (把火發在兒子身上) 我開了運輸公司爲什麼不運貨？

繼 那是私貨呀！

吳 私貨有這海關稅單在這兒，爲什麼是私貨？

男 你這稅單是真的？

吳 海關稅單可以假麼？讓你們這些後生們開開眼界！（拿出稅單來）

女 請問站上的那些白糖，人造絲是那家洋行的？

繼 你手裏的稅單上的貨品在西站是開利洋行的！

吳 混蛋你……這不肖的東西好！（大聲）來人！

聽 （聽差的在門口）老爺！

吳 把他送到樓上我寫字間後面的經理休息室裏去。

聽 是。

吳 圍起來！

聽 是。

繼 ……（不動）不

吳 還不滾！（推）

繼 同學們，你們……

（繼租被前拉後推地弄進後間去了）

（男女代表交換了一個眼色打算乘勢往外溜走）

吳 | (回來見他們要走了)對不起,對不起!(兩人站住)在這兒坐一會兒,(見兩人不走,又不坐)

)怎麼樣?怕我也圍住你們?放心好了,我決不打電話通知警局!

男 | 是的,我們知道,我們愛國並不犯法,就通知警局,我們也並不怕!

吳 | 對方才小兒太不懂事,不是私貨他硬說是私貨,所以我氣了!

男 | 先生,其實是私貨也不要緊,我們只請求你以後……

吳 | (不讓他說完)呵,這位世兄尊姓,方才忘了請教!

男 | 林士訓

吳 | 呵,林則徐的林,這位小姐?

女 | ……

男 | 她叫楊毓芬!

吳 | 我猜想楊小姐府上是鄰縣伯祿是不是?

女 | 是。

吳 | 百祿有位楊德笙楊先生,楊小姐熟識麼?

女 | 是宗叔。他早已過世了!

吳 | 呵,巧極!那末我們原來不是外人。尊叔德笙先生在世的時候,我們是同道玩過的。一會兒請楊小

姐同到舍下去吃便飯,林先生也去!

女 不，先生，我們來了很長久了，現在請吳先生答應我們。站上的貨物不起運，怎麼樣？

男 我們只希望先生不運這類貨物，要是大家能不運，那末這類貨物，就是來得再多點，也無從銷起

吳 吳先生是中國運輸事業的領袖，希望先生能做個榜樣！

（陰險地）哈哈……（對楊）楊小姐，我叔叔的熟人的資格告訴你，你們不能這樣胡鬧！要知道我是無所謂！你們剛才所說的那些話給外人聽見了，可不是好玩的！外交問題的難辦，你們不會知道，我從家父（指像）手裏起就參與過的。人家有的是武力！什麼問題多……

男 先生，我們學生的力量，不，全民族的力量，在愛國運動中間……

吳 你們愛國，我難道就不愛國？告訴你們吧，你們沒出世的時候，我就跟外國人辦過多少愛國事情了。

女 好，先生既是愛國的先進，那末請你先別運這私貨！

吳 什麼？你們居然還說是私貨？

女 請問不是私貨是什麼？

吳 你們這樣頑固，這樣胡鬧，那末，恕我不客氣了！

男 那末，蜜司楊，我們走吧，同學們在九十幾度的太陽光底下等着我們呢！

女 好，吳先生，對不起，擾亂你半天（出）

（吳見代表去了心一動，頹然地躺在椅子上）

(聽差的進來)

聽 老爺鑰匙!(拿出來)

吳 你帶着……過一會兒，買些點心送進去請少爺吃。懂得沒有除了你誰也不許進去!

聽 是。(退)

吳 ……(徘徊，突然坐下，取桌上的電話分機)喂，喂，接……(突然又掛斷了)

(外面有動亂聲)

吳 (急到窗前，掀慢看，紅光)火!(急取電話筒)喂，接東站……喂，喂，喂……不通?

聲 經理經理不好了!

(華急出)

吳 (呆若木雞)——

華 (掀慢看)燒了……又燒了……打人了……學生被打倒了……吳經理，叫他們不要打吧!唉，

又打倒幾個……唉，有人推學生往火堆裏去燒了……唉!唉!(不敢看)

(兩人相對無言，有頃)

(救火車鈴聲，人聲)

吳 關上窗!關上窗!

(華含淚地去關上窗)



(聲漸低)

(保鏢受了傷回來)

報告老爺，人造絲全給燒了！

吳

……

保

運貨汽車全給燒了！

吳

……

保

我坐去的，你的私人汽車給打毀了！

吳

……

保

少爺也打傷了！

吳

(吃驚)什麼少爺怎麼會打傷的？

保

李先生帶領的朋友打學生的時候，恰巧少爺也在中間，幾下子就被打傷了！

吳

傷得重不重人呢？

保

不很重，跟着他們的同學們跑了！我想上去架他回來，那知連我也被人家打傷了……

吳

他不是鎖在樓上的麼？

聽

(他早來了，駭得不敢說)老爺，你叫我買了點心送進去，一看房裏沒有人，窗口下面倒有一架

梯子……

吳 那裏來的梯子？

保 是火燒之前他在窗裏對外面招手，他們同學搶了電燈匠的梯子把他接出去的！

聽 老爺！

吳 滾，給我滾出去！

保 老爺，我的傷……

吳 都滾出去！

（兩人狼狽出李新元率彪形大漢數人上）

李 （形勢洶洶）好原田先生叫我來算賬！

吳 ……

李 燒了五車人造絲，一共……

吳 我的大汽車……

李 汽車自然燒了！現在快點放車子去裝運白糖，趁學生被趕散了……他們不會就此不再來的！

吳 我沒有車子了！

李 放屁！西站開利洋行的貨不是你的車子在運？

吳 ……

李 還有我們的朋友，（指打手）被學生打傷了三個，燒傷了兩個……一切損失全歸你賠！

吳：……  
李：還有合同，運輸合同，原田先生說今後不再繼續了。今天的一切損失，再加附帶的損失賠償，希望你先簽個筆據！

吳：……（跌倒）

華：（扶起）李先生，我們經理現在身體不大好？請你以後再……再來，反正……

李：那末，車子快點放車子去裝糖！

華：是……

李：我要他自己答應，你！

吳：答：答應！

李：限一刻鐘！

吳：是是（李牽打手下）

吳：（突然，像瘋狂一般的跳起來，拿起桌上的茶杯一擲）狗……這些狗東西！

華：（瞅着他）你靜一靜，我替你去拿點兒冰水來（翩然下）

吳：（頹然坐下）……

——（幕）——

（光明一卷三號）

東北之家

章泯

人物：

母——五十餘歲

妹——廿歲左右

兄——卅餘歲

嫂——卅歲左右

婦——卅餘歲

小翠——廿餘歲

老何——卅餘歲

男四人（二軍服，二便服）

佈景：一間能使人感到壓抑而不暢快的北方老的矮屋子。後壁中部開有一門通外面院子。院子裏還有一門通街上，不過這個門並不需要由視覺上讓觀眾知道，而是由聽覺上讓觀眾知道它的。右壁——靠後點——開有一門通內室。

左壁前有一張舊而結實的八仙桌和兩把交椅，舞台中部擺了一個小方桌，旁有矮橙矮椅各一；右壁前有一個破沙發椅。

八仙棹上有幾個土碗，一個舊茶壺。

小方棹上鋪着一個舊的白線毯。鋪得很不整齊；棹上有個圓茶盤，裏面放有幾個玻璃杯，有一個有柄而較大的玻璃杯，可沒有放在茶盤裏。

靠八仙棹的左壁上掛着個像框子；靠沙發椅的右壁上貼着一張庸俗的日本廣告畫。

時間：一九三六年四月中的一個下午。

開幕時，嫂正在八仙棹前含恨地望着那像框子，氣憤地扯了它下來；碎——風吹動門，她一驚，忙把像框子放在棹上，假裝去整理其它的東西；隔一會兒，沒有什麼動靜，她疑惑地回過頭來望着那仍然關閉着的門，好像不相信似的，走到門前開了門望了一下，如道真的沒有什麼，又關上門，轉身回來，思慮着，不知不覺地又走到八仙棹前，無意中，手觸到了那像框子，她一下又拿它在手裏望着。嫂：你這狐狸精！你這娼婦！不要你的臉，專會鈎引人家的男人（狠狠地把那像框子往地上一扔，它就破碎在地上了）

外面有關門聲，嫂忙去拾地上的東西。

老何開門上

何：大嫂子，在幹麼兒？

嫂：沒幹什麼。

何：老大回來沒有？

嫂：你看回來沒有；你沒有長眼睛嗎？

何：眼睛是長得有；可不是長來看老大的。

嫂：管你長來看誰的廢話！

何 別生氣，是長來看你的……

嫂 什麼說話當心點兒，別瞧錯了人！

何 我瞧你許久了，不會瞧錯的。

嫂 你那雙賊眼，狗眼，能瞧出什麼來？

何 能瞧出你的……

嫂 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再這樣，我就要……

何 隨便你把我怎麼樣。（逼近對方）

嫂 （退開）你想幹麼？

何 這還用問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更逼近對方）

嫂 見你娘的鬼！（推開對方）

何 你的男人這會兒正同小翠兒在那兒打得火熱的呢，你又何必這樣傻。（又逼近對方）

嫂 （用力地給對方一耳光）你這混帳東西！

何 你敢打我好，你打好了，你打好了，瞧着吧，瞧着吧！（砰的一下關上門出去了）

母 （在內室）誰呀，是桂英回來了嗎？

嫂 妹妹還沒有回來呢，媽。

母 你來扶我出來，我想起來坐坐。

嫂 好，就來了。（進去扶了母出來）

母 是不是放工的時候了！

嫂 散工的灑子早叫過了。

母 那你妹妹怎麼還沒有回來呢？

嫂 許快回來了。

母 她平常沒有這樣遲過；別出了什麼岔兒？

嫂 許是找朋友玩兒去了。

母 她平常要去玩兒，總是先回來一輪再去的。

嫂 我找她去，好不好？

母 不要，不要！回頭她哥哥回來，沒有人侍候他，那你又有一頓苦頭好吃。

嫂 提起他，我倒有一件事給你說。

母 什麼事，他又打你了，是不是？

嫂 這又什麼可說的，還不是常事！我要說的就是他和妹妹的事情。

母 他們有什麼事情？

嫂 他們兩人不是向來都合不來的嗎？

母 可不是，好像是天生的對頭似的，兩人都沒有好話說。

嫂 我看近來他們越來越不對勁兒，他們兩人，不是你不看我，我也不看你，就是你恨我一眼，我也恨你一眼。

母 唉，桂英這孩子，真沒有辦法，叫她不要那麼認真，什麼事馬虎一點兒，她總說不聽！

嫂 也難怪妹妹恨他，從前有一次，妹妹她們罷工反對減少工錢，他不是還領着些人去打她們，抓她們？妹妹也給他們打了幾棍，她不是手痛了好幾天，沒有去作工嗎？

母 啊，原來是這樣的，你們怎麼沒有早告訴我呢？

嫂 妹妹叫我不要告訴您，怕您難過。

母 唉，真是……

嫂 這事已經過去了這麼久，用不着難過了。

母 你們要在那個時候告訴我，我也可以……

嫂 像他那樣無法無天的人，誰能把他怎麼樣？

母 也許可以使他們話明氣散，不會老這樣對頭似的。

嫂 他那樣蠻不講理的人，還能認錯！我看他呢，祇好隨他去！倒是要囑咐妹妹，不要那樣對他，恨在心裏，不要露在面上，要不然，會吃虧的。我覺得他近來更見恨妹妹，你一定要囑咐妹妹，千萬不要惹

他了！

母 唉，真是……



外面關門聲，妹上。

母 今天怎麼這時才回來？

妹 唔！

嫂 到朋友家玩兒來嗎？

妹 唔。

母 到誰那兒玩來，怎麼不先回來一趟？

嫂 真的，媽見你老不回來，怪着急的。

母 你怎麼的，幹麼這樣不高興？

妹 有什麼可以高興的？

嫂 許是太累了，進去躺躺，歇一會兒。

妹 不累，我不要歇。

嫂 那你就在這兒陪媽，我燒晚飯去。（下）

母 你在外面受了誰的委曲嗎？

妹 別問我，別問我！

母 好好，不問你來，我同你談件正經事。

妹 什麼事？

母 你和你哥哥近來怎麼樣了？

妹 幹麼問這個？勞駕不要提他了，好不好？

母 隨便談談，有什麼要緊呢？

姊 您要談，我不要談。

母 那麼我給你說一句話，祇說一句話，行不行？

妹 您說好了。

母 你往後對你哥哥不要那樣了。

妹 怎麼樣？

母 對他客氣點，不管他怎樣，他總是自個兒家裏的人。

妹 自個兒家裏的人！自個兒家裏的人！我受不了；我非離開這裏不可！

母 爲什麼？

妹 您不要問，讓我離開就得了。我不能見他，我一看見他，我就會恨不得跳過去扼死他！

母 桂英，你發瘋了嗎？

妹 我要是老待在你們這兒，真會發瘋！

母 你不能忍耐一點兒嗎？等你媽……

妹 我再不能忍耐了！您怕弄出什麼亂子來，您就讓我離開這兒，不要給他見面。

母 這那兒成你這樣年紀青青的，一個人住到外面去，多不好。我那能放心？

妹 那有什麼要緊，我又不是小孩子。

母 那有大姑娘不住在家裏的道理；再說，我現在老了，又多病，你怎麼好離開我？

妹 有嫂嫂服侍您，哥哥不在的時候兒，我還可以常回來看您。

母 不成，嫂嫂究竟是外面來的人。

妹 他對您也還好呀。

母 好是好，可是桂英是我的女兒呀；你忍心掉開我這個孤老婆子嗎？你看媽媽的面上，留下再說。

妹 留下，我受不了，您也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母 你祇當是爲我留下，不是爲他的。

妹 那當然，要不是爲您老人家，我早就走開了。

母 是的。我許活不久了，到那時候兒，你再走好了。

妹 媽，您看這樣好不好？還是我同您一塊兒搬出去住。

母 這那兒行，你的工錢不過夠你一人吃喝。我又不能作工，不時還要吃藥，這不行。你還是留下，別要

管他，當作沒有他得了，好不好？

妹 （躊躇了一會）媽，這總不是個辦法。

母 孩子，你要是真的不在我身邊，我這日子怎麼過！我老實告訴你，你哥哥從來就沒有給我一天好

日子過，我爲他不知嘔了多少氣！他現在又這樣跟着鬼子跑，欺負人，作壞事，這我也看不慣。

妹 誰也看不慣！

母 是的。他從來沒有使我心裏喜歡過一次。以後還是不會的。你忍心讓你媽媽一個人待在這兒，連談一句話的人都沒有嗎？桂英，我活不久了，你到那時再……（禁不住淚下）

妹 媽，您不要說了，不要說了，我受不了！

母 再爲你媽媽忍受一些時再說，好不好？

妹 我實在不能再忍受了！我怕得很！

母 你怕什麼，有媽媽在，他還敢把你這怎樣？

妹 不是這個，我怕我自己。

母 這裏什麼話，怕你自己？

妹 我永不會忘記他近來作的那些事情！

母 什麼事情？

妹 那些可怕又可恨的事情！

母 這一响他在外面又作了些什麼事情？

妹 我真……我真……，我索性告訴你罷！

嫂 提開水上

母 你快說!

妹 ××鬼子不是在挨門挨戶地抓年青人去打仗嗎?

母 給誰打仗!

妹 給義勇軍!

嫂 鬼子他們要打，自個打去好了，幹麼要別人去作替死鬼真可恨!

妹 鬼子是可恨極了，但是還有更可恨的傢伙呢！我來告訴你們：西邊兒劉大爺家，你不是常去玩兒，的嗎？

母 是的；怎麼樣？我沒病以前還到過他家裏；我還說他們福氣好，有那樣個好兒子。

妹 可是現在全完了！他們的兒子被打得半死不活的，還是給抓走了；老頭子去拖兒子，他給打倒了，

母 真有一樣的事？

妹 可不是，你們說那般傢伙可恨不可恨？

嫂 真可恨!

妹 我再告訴你們一件。廠東邊兒有個五六十歲的雙子老太婆，她祇有一個兒子，她靠她兒作工養活她；那知前天那般傢伙跑去抓她兒子，她兒急了，拿起一根木棒來打傷了一個傢伙。

嫂 怎麼不給打死!

妹 有個傢伙就一鎗把她兒子打死了，那孽太婆急了，去抓著那個傢伙拼命，那個傢伙一脚就把老太婆踢倒了，老太婆在地上滾了幾下，也死去了。

母 有這樣毒心的傢伙！

嫂 怎麼這樣狠心！

妹 這個毒心，狠心的傢伙不是別人，就是你老人家的兒子，我的哥哥，你的丈夫！

母 什麼？

嫂 真的嗎？

妹 我幹麼來騙你們？

母 唉……

嫂 他是這樣一個人……

妹 好了，現在您想想，媽，我還能同這樣的人住下去嗎？

母 是的，是的。

外面有關門聲。

母 桂英，這多半是他回來了，你要耐着性子，不發作出來，千萬……

嫂 忙把那破像框藏進懷裏。

門開了，進來的是婦

妹 是你喲。

婦 喂，李大嫂吊死了！

母 那個李大嫂？

婦 就是李大生的老婆。

嫂 李大生不是上月給機器壓死的嗎？

婦 是的。

母 那女人是爲什麼吊死的？

婦 現在他們在到處抓女人……

嫂 抓女人去幹麼？

妹 組織成什麼慰勞隊，去給那些打義勇軍的傢伙們踐踏。

母 扯到那兒去了！李大生的老婆到底是爲什麼吊死的？

婦 嗯——有個傢伙想敲她的竹槓，要她拿出錢來，才不把她編進慰勞隊裏去，她沒有辦法，把她

丈夫的一點撫恤金交給了他；那知那傢伙還不滿足，還是同她糾纏；昨天她還到我那兒來着，怪

可憐的，我勸她趕快躲開。不知爲什麼，今天下午就有人發覺她吊死了。她死已經夠慘了，她肚子

裏還懷着一個三個月的孩子呢！

妹 逼死她的那個傢伙是誰，你知道嗎？

婦 在這一帶地方，還有誰呢！

妹 又是他嗎？

母 怎麼，又是我家裏的那個傢伙幹的？

妹 可不又是你老人家的兒子，我的哥哥幹的好事！

母 我的天呀！我前世作了什麼孽，養出這樣——這樣個……

婦 老太太，不要太難過了，您有病……

母 病！我怎麼不早給病死……免得……免得……

妹 媽，您……

母 養出了這樣一個兒子，真是罪過……罪過……

妹 媽，您別這樣了，進去歇一歇，回頭再說。

婦 真的您太難過了，進去歇一會兒，回頭再說好了。

母 回頭又有什麼好說的！反正是命裏注定的，把我給苦吃，難過死，就完了！

嫂和妹扶着母下。

婦 （坐在小方棹前，沉思着，無意識地弄着那個大玻璃杯。）

妹 （走出來，把門掩上）大姐，咱們走吧。

婦 走……你要走到那兒去？



妹 我再不能忍受了，我要離開這兒！

婦 幹麼要離開這兒？

妹 我不能看見我那個混帳到極點的哥哥！

婦 爲什麼？

妹 我一看見他，我就恨不得……

婦 (忙接上) 恨不得怎樣？

妹 恨不得——恨不得殺死他！

婦 (忙逼近對方) 你真有這個意思？

妹 是的，但是……

婦 但是，什麼？

妹 但是……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說才好！

婦 你沒有那種勇氣，是不是？

妹 不是，不是！

婦 那就是有你媽在，你不敢？

妹 也不是不敢，不過是……

婦 啊，怕使你媽難過，對不對？

妹 有一點兒，不過也不盡然，因為媽也痛恨他。

婦 那麼你就是有點兒不忍，對不對？

妹 （默然點頭）……

婦 你真的不忍殺掉這樣個罪人？

妹 ……

婦 你真的不忍除掉這樣個禍害？

妹 ……

婦 他是我們的敵人——最惡毒的敵人，你知道嗎？

萍 （微微地點頭）……

婦 從前他破了咱們好幾次的罷工，害了咱們不少的人，你就忘了？

妹 ……

婦 現在，他在咱們這一帶，更不得了，隨便敲竹槓，隨便抓人，隨便槍斃人，踢死人，逼死人，這些人說是

咱們的人，咱們能不看着咱們的敵人隨便處置他們？——不是我們！

妹 我知道了！

婦 知道了又有什麼用得幹去？為咱們過去的犧牲，為咱們現在和將來的活動，都不能不先殺掉他！

你說是不是！

妹 你們大夥兒都覺得要這樣作嗎？

婦 這還用說，他是咱們的心腹之患。

妹 心腹之患。

婦 我想，你總不會因為他是你的哥哥，就讓他這樣橫行下去吧？

妹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哥哥又怎麼樣，敵人總歸是敵人。

婦 對！那麼我來問你，你可要老老實實地答應我。

妹 好的，什麼？

婦 你願不願你哥哥死？

妹 他這樣的傢伙，我又有什麼不願意的？我早就想他死了。

婦 那麼你願意他死在什麼人的手裏呢？

妹 當然死在咱們的手裏！

婦 對！咱們的敵人應該死在咱們的手裏。他不死在咱們手裏，還能死在什麼人的手裏呢？

妹 但是……

婦 但是……但是什麼……你又……

妹 不是，我是說用什麼法子來……

婦 最好是有機會下毒藥。

妹 (默思着點頭) 不過機會恐怕很難……下手的機會……

婦 現在且不忙管這個，咱們光去把藥弄到手再說，總不會沒有機會，只要你有決心。

妹 好。(去推開右門) 媽，我出去買點兒東西，一會兒就回來。

母 (在裏面) 好，快點兒回來。

何 (在外) 老大，你分這點錢給我，這未免太不公平了。

兄 (在外) 媽的個八子，我得了多少？

何 (在門口) 你拿到一個留聲機呀。

兄 (在門口) 這算什麼！(同何進來)

妹 走吧。(同婦下)

兄 (把留聲機放在八仙棹上，坐近小方棹。把帶來的兩瓶太陽牌啤酒，還有一個大紙包放在桌上。

) 你愛喝這玩意兒嗎？

何 不大愛喝。

兄 我可愛喝。外國人都愛喝的。(倒酒)

何 你鬧氣呀。

兄 什麼鬧氣不鬧氣，這是人家送我的。

何 誰送你的？又是那個矮鬼嗎？

兄 唔，我今天給他辦好了一件事兒。

何 什麼事？

兄 捉那個工人張麻子。

何 好的，閑話少說。幾天過去了，咱們一個女人也沒有交出去。

兄 (非認真地) 真的，這怎麼辦呢？

何 (認真地) 誰叫你死心眼兒。總想弄錢呢！

兄 錢，那能不弄；不弄錢，我還在這兒幹麼兒？

何 弄錢，你也得想法了對付一下，弄一兩個娘兒們去交代交代。

兄 那還用說。你有什麼人沒有？

何 我有什麼人啊！剛才同你妹妹一塊出去的那個不行嗎？

兄 那個傢伙啊！太老了，又不好看。

何 又不是你要的，管她這許多；要不然，就把你的小翠交去好了。

兄 什麼？湊你這個小舅子兒！(要動手似的)

何 得得，說着玩兒的。說老實話，咱們不能不弄她一兩個。

兄 多的沒有一兩個還有。

何 在那兒誰？

兄 你可不能告訴旁人！

何 好的。

兄 我還得請你幫幫忙呢。

何 行，你說，在那兒，咱們抓去。

兄 咱們可不好出面。

何 咱們還怕誰你說在那兒是誰？

兄 一個是我的老婆。

何 你的老婆好極了！我明白，你想把他踹開，好把小翠娶過來，對不對？

兄 一點兒也不錯，她不弄開，小翠就不幹。

何 好極了，好極了！祇這一個還不夠呀！

兄 還有一個。

何 在那兒？

兄 也在這兒。

何 也在這兒誰呢？難道這是……

兄 是的。

何 是誰？

兄 剛才同那個女人一道出去的

何 是——是你妹——妹？

母慢慢地出現在右門口。

兄 她不像是我的妹妹，她是我的對頭，她從來沒有好的臉色對我。不隨你說，我真有兒怕她；不知道爲什麼，我見了她就怪不自在的。

何 真有這樣的事？

兄 可不是。她看我的那種眼光，怪兇怪刺人的。我常常覺得她給我是勢不兩立似的。我真有點兒担  
心——尤其是近來。

何 那你就先下手爲強。

兄 我也是這麼想。

何 好的，就是這一對兒吧。上面要知道了你這樣……

兄 這樣，又怎麼樣？

何 準會佩服你爲公忘私；這次準不只會賞你兩瓶太陽牌的啤酒了。

兄 好說，好說。我就這麼辦。你去通知他們，說這兒有一對，要他們馬上來逮去。把門牌號數告訴他  
們就是了，旁的不用提。我來想法留着他們。

何 好的。（起身，望見母在門口）啊，老太太……

兄 你在那兒干麼？

何溜走了。

母 (走過去) 你就這樣忍心，把自己的妹子……

兄 別對我這樣哭喪着臉，你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嗎？

母 你的生日……

兄 你要告訴了她，我就打死她，你也……

母 你不能害她！你把我打死好了；我也該死了。

兄 你要死，你自個兒死去好了。

母 你這是對你媽說的話？

兄 不是對你說，還對誰說？我去賣麵去了。她回來的時候，對她說，今天是我的生日，我要請她吃麵，不

要出去了。當心點兒，不能對他說的！(下)

母 啊，我的天呀……(倒在地上)

妹 (在外) 不進去望一會嗎？

婦 (在外) 不了。你要當心點呀！

妹上

妹 (見母，忙把手中的一個小紙包藏在身上，走過去) 媽，你怎麼了？怎麼不到坑上躺去？



母 (抬起身來，望着對方) 孩子！……

妹 怎麼了，媽？

母 孩子……

妹 媽，你怎麼的？

母 你趕快離開這兒！

妹 爲什麼？

母 你不要管，你快走好了。

妹 媽，您放心好了！我是真願意伴着您的。

母 我知道，不過你現不能不走開。

妹 您現在爲什麼又要我走開呢？我怎麼忍心就離開您？

母 我要你走，你就走好了，你不要管我。你再不走，你就有危險了！

妹 是嗎？……是不是哥哥對我……

母 倒點兒茶給我喝，我口渴。

妹 是了。(她倒了一碗茶送過去。)

母 桂英，他快回來了，你快走吧！

妹 媽，你不要擔心，我自有辦法。進去騎騎吧。

母 不要，我不放心得很。

妹 媽放心好了，他害不到我的。我有辦法。

背着母，弄着那個盛有啤酒的大玻璃杯，拿出那包藥末來倒在杯裏。

外面的門聲

母 他回來了，你趕快……

兄 抱着麵，菜肉之類的東西上

兄 你回來了，妹妹？

妹 是的。

兄 （看了母一眼）今天是我的生日。大夥兒得高高興興地過一過，你說是不是，媽？

母 （強笑）是的。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過下去，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

兄 （看了母一眼，又望妹一下）……

妹 （望了那大玻璃杯一下，又看兄一眼）……

兄 媽，你嘗點外國酒，好不好？（拿起大酒來送過去）

母 什麼外國酒，好喝不好喝？（欲接）

兄 你嘗一點兒看看。

妹 媽，那是啤酒，是苦的。

母 善的，我不要喝。

兄 不喝，我自個兒喝了。（再倒酒在杯裏。注意到棹上的東西）妹妹，你把這些東西拿去，叫你嫂嫂快點兒燒好。

妹 好。（接過那些東西下）

兄 （抽烟徘徊）……

母 連生……

兄 不要老這樣哭喪着聲音，今天是我的生日。

母 唉！

兄 （看了一眼，去開了留聲機，發出「哈哈……」的聲來）今天咱們真該這樣哈哈大笑才對。  
妹上

兄 妹妹，你聽笑得好嗎？

妹 好極了。多少錢買的？

兄 嗯——定——卅塊錢。不貴吧？（走到棹前，拿起那大杯正要喝）

妹 媽，我出去一會兒就來。

母 好……

兄 （忙放下杯子，過去阻止）不行，快吃麵了，有什麼事，等吃了再去好了。

母 讓他……

兄 讓他怎麼樣？（怒視母）

妹 我一會就來的。

兄 不行，非吃了去不可。（把門閉上）

妹 祇得走回來，母望着她。兄去把留聲機關上，又去小方棹前坐下。

妹 媽，你進去歇歇。

妹 扶着母向右門走去。到門口時，她回過頭來從背後望見兄已舉杯，忙避進裏面去了。其實他是在喝老何先前喝剩下的一杯。他喝完了，又去摸着那個大杯，同時却注視到棹上的一個大紙包，忙放開杯子，去解開那紙包，取出一件和服來，馬上又給穿上，從八仙棹上拿出一面鏡子來對看了一會，又在房裏新鮮而得意地走來走去。

妹 怯怯地在門口伸出頭來望。

兄 你看，這樣的衣服，好不好看？

敲門聲

兄 誰

翠 （在外）是我，快開！

兄 怎麼，小翠嗎？（忙開門讓她進來）你幹麼這樣急，就跑了來？

妹下

翠 剛才只有幾個傢伙跑到家裏來，要抓我去當什麼慰勞隊，我駭壞了；騙他們說換衣去，就偷偷兒地從後門逃了出來。你說這般混帳王八蛋可惡不可惡！

兄 你怎麼不對他們提出我的名字來呢？

翠 說了；可是那般傢伙還說管不了那許多。

兄 媽的八子，混帳王八蛋，給老子作對好！

翠 你快去把那些傢伙趕走，痛罵一頓，使我也好出出氣。

兄 不行。我走不開。

翠 爲什麼，這兒有什麼要緊的事？

兄 你不用管。

翠 我偏要管。

兄 再等一會兒，他們一來，咱們就去。

翠 誰要來這兒？

兄 你不用管。

翠 好好，我怎麼能管你呢？你現在發財了，我配管你嗎？

兄 幹麼這也值得生氣！

翠 | 你也別要管我。讓他們抓去作慰勞隊好了。

兄 | 得，得，我怎麼捨得你。

翠 | 你捨不得我，幹麼還要對我這樣呢？

兄 | 我沒有對你怎麼樣呀？

翠 | 沒有對我怎麼樣，什麼事都想瞞着我，不用我管。

兄 | 不與你相干的事情，你管他幹麼？

翠 | 那麼，我問你，你好幾天不到我那兒去，這與我相干不相干，我可不可以管？

兄 | 這可以管，可以管。

翠 | 那麼，我來問你，爲什麼老不上我那兒去，討厭了嗎？

兄 | 沒有的事。我近來很忙。我本來想今天一過，我的事情辦完了，就來找你。

翠 | 找我幹什麼？

兄 | 還有什麼呢？咱們兩人可以常在一塊兒快活了。

翠 | 你的老婆呢？

兄 | 這就要離開了。

翠 | 不回來了嗎！

兄 | 大概不會回來了。

翠 那你得乘早多弄點兒錢，沒有錢我是不幹的。

兄 你放心吧好了。喂，喝一點兒兒啤酒（倒在小杯裏）

翠 （接過來喝了一口）這啤酒我總喝不慣，苦的。（放下杯子）

兄 你們這些鄉下佬兒，玩不來鬧。（拿着那個大杯子）

翠 （看見了留聲機）你買了一個留聲機？（走過去）

兄 可不是爲你買的。

翠 嘖——嘖——嘖，說得真好聽。你們男人的嘴嚙。（開放出一種跳舞曲子，他就合着那拍子扭動起來。）

他手裏拿着那大杯子，呆看著她的扭動，越看越興奮似的。在她那最刺激的一個動作和一瞥上，他興奮到了極點。一下把手中的一大杯裏酒喝了盡，把空杯往棹上一擲，衝過去抱着對方亂跳起來。

翠 你這是跳什麼舞？

兄 管他什麼舞，跳就得了。（抱着對方狂跳）

翠 得，得，得我受不了啦。（推開對方，走去換上那張哈哈片）

兄 （逼近對方）再來一下。

翠 （躲開）等你學會了再來。

兄 (追着對方) 你來教給我好了。

他抓着她，她推他一推，他後退了幾點，突然按着肚子蹲下去了。

翠 (驚愕地) 怎麼的，怎麼的？

兄 肚子痛——哎唷——痛——痛死——(倒在地上) 哎唷——哎——唷——哎唷——唷：

：(他在地上滾着)

翠 (驚惶地叫着) 你怎麼了，怎麼了……

母，嫂，妹上。

母 (忙跑去跪在他那正在無力地呻吟着的兒子身旁，急地) 你怎麼回事？怎麼回事？那裏不好過？

快去找個醫生來！

這時妹在門口，背着別人，埋着頭靠着門。嫂恨恨地釘視着翠，慢慢地將懷中的那個像框子摸出來，用力地向翠扔去。翠躲開了，正想往外逃，嫂忙追過去抓着地。

母 你們在做什麼？快去請醫生來！

外面開門聲，人聲「這就是十三號」，雜亂的人聲和步聲逼近來了。

母 (忙爬起來，對妹) 孩子，他們來了，快躲起來！

妹 誰怕什麼？(忙去把棹上的毯子拿來蓋上那尸首)

母 你不要問，快——快——快(拖妹進去了)



在翠與嫂欲逃時，四個男——兩個武裝，兩個便服——擁上

男甲 站着，往那兒逃？

四人跑過去抓着翠和嫂。

男丙 大概就是這兩個。

男丁 (問母) 你家裏還有女人嗎？

母 沒有了，沒有了。

男乙 得了，一家人出了兩個也夠了。走吧。

嫂 不是我，是她。(指翠)

翠 不是我，不是我，這是冤枉……

衆人 什麼冤枉不冤枉……走……走……快走……四男及二女人同下

母走到尸旁站不著就坐下來，呆呆地望着前面。妹偷偷地走出來，四圍望了一下，呆呆地走到她母親面前望着她，慢慢地跪了下去。一下就哭倒在她母親的膝上，母親用手輕輕地撫着女兒的頭。

幕

第四輯

一九三六年的文藝產品

## 重要刊物概述

文學，出全六、七卷，共十二冊。傅東華主編，七卷一期起調王統照。生活書店總經售。爲綜合的文藝刊物，包括論壇、創作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特約中篇、創作經驗、理論、雜文、書報評論、世界文壇展望、木刻及其他。七卷一期起取消論壇及世界文壇展望，而增加了雜文與譯品。該期出兒童文學特輯。二期出高爾基特輯。三期出短篇小說專號。五、六期出魯迅先生紀念一、二特輯。

文季月刊，六月創刊，出至十二月被禁停刊，共出七冊。巴金、靳以主編，良友總經售。爲偏於創作之中間性的刊物。包含長中短篇小說、戲劇及散文、詩歌、隨筆等，間載論文、譯品、書報介紹及其他。

海燕月刊，一月創刊，只出二冊被禁。史青文主編，羣衆總代售。偏於突擊性而多刊載雜文。是一九三六年在文藝界最先放出的一砲彈。魯迅之出關刊於第一期，爲其停筆創作以來所發出的第一篇小說。其中之速寫與雜論，尤爲尖銳。

夜鶯月刊，三月創刊，只出四期被禁。方之中主編，羣衆經售。可說是海燕的承繼者。有漫談、創作、理論及評介、舊話重提等。第四期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及却派也夫兩特輯，力主民戰文學。

文學叢報月刊，四月創刊，共出五期停刊。王元亨、馬子華主編，後復加入蕭今度。是傾向於民戰文學的綜合刊物。上海雜誌公司代發行。內容有理論、散文、小說、戲劇、詩歌等。第四期出高爾基特輯。

作家月刊，四月創刊，出至二卷二期被禁停刊，共出八冊。孟十還主編。上海雜誌公司代發行。偏重於創作，亦載理論、雜文及譯品，態度嚴正，以名作家爲號召，而內容較爲沉重。最後數期關於現實文藝

問題之論文，及十一月終刊號紀念魯迅各篇，極生色。

文學界月刊。六月創刊，只出四期停刊。周淵主編。光明書局總代發行。可說是國防文學理論及創作的代表刊物，對於現階段中國文藝問題，尤多注視。第二期出高爾基特輯，第三期出國防文學特輯。其根據新現實而力求新進的態度，頗值讀者注意。

光明半月刊。六月十日創刊，至年底出至二卷二期，共十四冊，仍續出。洪深、沈起予主編。生活書店總經理。頗能踏實努力，向往新途徑，而把國防文學的理論實踐。其第一期所載洪深等之劇本走私，為中國第一篇出現的正式的集體創作。夏衍之包身工為中國報告文學開新紀元。內容精悍。第二期附有高爾基特輯。第六期內有魯迅特輯。

中流半月刊。九月五日創刊，至年底出至一卷八期，共八冊，仍續出。黎烈文主編。上海雜誌公司總經理。與光明性質相近，而較重雜文。內容亦頗活潑。第五期為魯迅專號。

現實文學月刊。七月創刊，出二期後改名人民文學。共三冊，即停刊。尹庚、白曙主編。出版者，文藝半月刊社。中國圖書公司經售。第一期有民戰文學特輯，堅持民戰文學論。

小說家月刊。十月創刊，只出二冊。歐陽山主編。上海雜誌公司經售。主張打破宗派主義，門戶主義。與偶像崇拜，而團結各派，提挈新作家。每期載有座談會記錄，為其特點。二期有魯迅特輯。

東流月刊。出到三卷二期被禁停刊。張香山主編。聯合出版社經售。為留日文藝青年所主持。偏於創作，亦載理論時評翻譯介紹等。三卷一期出革新號，同時為諷刺文學特輯。二期有高爾基特輯。內容

頗勇猛精悍。

質文月刊。出到二卷二期被禁停刊。魏孟克主編，中國圖書公司經售。二卷一期，有紀念高爾基及國防文學集談兩專輯。二期有魯迅特輯。是偏重雜文的東流的姊妹刊物。亦爲留日文藝青年所主持。爲國防文學理論之堅持者。文章殊尖銳。

東方文藝月刊。出到二卷一期。侯楓主編。聯合出版社經售。爲國防文學傾向之年青刊物。一卷四期出創作專號。

多樣文藝月刊。共出六期。俞秋帆主編。上海雜誌公司發行。爲激情年青刊物。六期內有魯迅特輯。今代文藝月刊。七月創刊，只出三期。侯楓、王萍草、金容主編。今代書店發行。兼收各派文章。但其基

本傾向則爲國防文學。一期有高爾基特輯。二期有九一八特輯。文學青年月刊。四月創刊，只出二期。周楞伽主編。當代出版社發行。羣衆經售。多載行動性的作品。頗尖銳。特重報告文學。此外各欄均有，未載文藝座談。技術稍嫌幼稚。

文學大衆月刊。九月創刊，只出二冊。房堅編輯。羣衆代發行。爲復旦大學同學所主辦。內容有勇氣而稍感貧乏。一期有九一八特輯。二期有魯迅特輯。

文學導報月刊。三月創刊，只出三冊。張露薇主編。頗重蘇聯文藝論著之介紹。有氣魄而少涵養。

新地月刊。六月創刊，只出三冊。清華文學會編輯。上海雜誌公司經售。是北方文學界進步而有力

的刊物。二期有高爾基特輯。

浪花月刊。六月創刊，只出三冊。第三期改名今日文學。魏東明等負責編輯。上海雜誌公司經售。是北方國防文學界的後起之秀。內容頗有精神。二期有高爾基特輯。

榴火文藝月刊。六月創刊，只出一冊。該社編輯。上海雜誌公司代發行。為北方的左翼年青刊物。

青年習作月刊。八月創刊。第二期改名青年作家。只出三冊。林志石編輯。羣衆雜誌公司經售。前進，但欠精湛。

文地月刊。十一月創刊，只出二冊。唐訶編輯。天津北方文化社等經售。一期有魯迅特輯。有熱忱，少精彩。

努力月刊。十一月創刊。出二期，仍續出。廣州該社編輯。聯合出版社經售。為廣州文藝青年所主持。欠特色。

文藝月刊。出足八、九卷，共十二冊，仍續出。南京中國文藝社編輯。正中書局發行。為中宣部所主持。理論有時傾向於民族文藝，而實質為純文藝性質者。

文藝月刊。出足二、三卷，共十二冊，仍續出。胡紹軒魏韻素主編。漢口華中圖書公司代發行。為湖北省黨部所主持。力主民族文藝，有心願而缺才力。內容殊嫌膚淺。三卷一期有我創作的動機特輯。二期出非常時期文學專號。四期出該社戲劇演出專號。

人生與文學。無定期。出到二卷二期。柳無忌、石敢當、王慧敏、李田意主編。天津南開大學該社發行。為南開師生所主持。較重散作雜文。每期書評。態度尚屬公允。

宇宙風半月刊。出至三十一期，除過去出版者外，本年共出二十四冊，仍續出。林憾廬、林語堂、陶亢德主編。該社發行。取忠實於純藝術的態度，專致力於小品散文，作品極多精彩。二十五、二十六期出「日本與日本人」上下特輯。二十七期外附別冊她們的生活。

天地人半月刊。三月創刊，只出六冊便停刊。徐鈞、孫成主編。獨立出版社發行。中國圖書雜誌公司經售。是宇宙風的姊妹刊物。中有民間文藝一欄，爲他刊所不甚注意者，可稱特點。載詩頗多，均無深義。文章亦莊亦諧，頗多佳作。

漢出人間世半月刊。二月創刊，出二冊後改名西北風。史天行主編。漢口華中圖書公司發行。稿多東拉西騙而來，並無特色。二期冠以「女作家特輯」。

西北風半月刊。五月創刊，共出十四冊，仍續出。該社編輯。華中發行。漢口良友等經售。有人間世之遺緒，而無人間世之內容。

論語半月刊。出到年底第一〇二期停刊。本年共出三十四冊。陶亢德編輯。八十三期後因陶約滿，改由邵洵美負責。是提倡幽默牌子最老的刊物，但成績已遠不如前。

談風半月刊。十月二十五日創刊，共出五冊，仍續出。渾介、海戈、黎庵編輯。宇宙風社經售。是陶辭論語後，林大師子弟所另砌的幽默爐灶。但文多失幽默性，到底免強不成功幽默。

詩歌小品月刊。十月創刊，出三冊。以後改名海風。邵冠祥、徐壽雲、張秀亞、羅詩汀編輯。作品傾向雜亂，多未成熟。

詩歌生活，無定期，九月創刊，只出二冊。東京該社編輯。聯合出版社發行。二期有高爾基特輯。譯作頗顯勇猛。

詩歌雜誌，無定期，十月創刊，只出一冊，後仍續出。聯合詩歌社編輯。聯合出版社經售。內容技巧，均較進步。

新詩月刊，十月創刊，出三冊，仍續出。戴望舒主編，下之琳、孫大雨、梁宗岱、馮至、掛名編委。渲染純藝術之色調，除個人抒情、景物印畫外，絕無社會的現實感。特重創作詩歌，兼載譯詩、談論、名詩人專論，及詩集評介等。詩文謹慎而莊重，是前時代詩風之最後的火星。

榮花詩刊，雙月刊，九月創刊，二期改名詩誌，共二冊，仍續出。路易士、韓北屏編輯。蘇州該社發行。上海雜誌公司經售。可說是先露面的新詩的小姪子。

小雅，雙月刊，六月創刊，共出四冊，仍續出。吳奔星、李章伯編輯。北平小雅詩社發行。把它叫做先露面的詩誌的小妹妹吧！

譯文月刊，三月復刊，出至新二卷四號，共十冊，仍續出。黃源編輯。上海雜誌公司總經售。專載國外的文藝理論、作品及作家傳評等之翻譯。二卷三期出魯迅特輯。

西風月刊，八月創刊，出到第四期，共四冊，仍續出。黃嘉德、黃嘉音編輯。本社發行。專刊西洋小品，多為日常生活輕鬆的描寫，而特重幽默趣味。但「東」洋的作品也有出現。

逸經，半月刊，三月創刊，出到二十期，共二十冊，仍續出。簡又文主持，謝興堯編輯。行文嚴謹，但富興



趣。惟雖名「文史」，而史佔大半，文藝只是聊備一格。大華烈士又在寫些東南風、陰陽風等發笑資料。據說這是「康健的笑」，可是不必都有深意，有的不過像報屁股中的「茶話」等吧了！

六藝月刊二月創刊，只出二期。高明、姚蘇鳳、葉靈鳳、穆時英、劉呐鷗等編輯。良友發行。他們認為「當前最主要的課題，是在鬥爭的過程中，把我們每一個人都組織起來。」因而出版這一綜合藝術的刊物，以圖從事藝術的人站在一條戰線上，使其發揚滋長，到將來大決戰時可以充份發揮其威力。其中包函有詩、論文、散文、樂譜、電影、漫畫、小說等。可惜它是短命！

一九三六年的文藝刊物，好像雨後青芽，紛紛鑽出地面，除出上述四十四種外，尚有許多。蓋日月刊、每月文藝、藝風月刊、文學時代、詩經、北調月刊、紅豆、第一線、青鶴半月刊、詞學季刊、文藝羣衆、新詩歌、黃沙詩刊、火星等等期刊，以及特刊、報紙附刊，如若一併合計，總有一百多種。可惜它們大多太嬌嫩，壽命很短。而還有些呢，因為比較不大重要，而且在「考察」中大略提及，所以此地不及備述了。

此外，各綜合刊物，各通俗刊物，也都有文藝欄，那更不能一一詳舉了。但從上面的記錄看來，也已足以窺見一九三六年中國文藝運動之盛況了。

# 重要單本簡目

## (一) 合集

廿四年度中國文藝年鑑 楊管豪編  
 中國的一日 茅盾主編

## (二) 理論

文學概論 許欽文編  
 文學概論 傅東華譯  
 文學論 高爾基作 林林譯  
 唯物史觀的文學論 森山啓著 廖苾光譯  
 國防文學論戰 新潮出版社編  
 現階段的文學論戰 林綜編  
 中國文學新論 譚正璧編  
 中國文學通論 孫俱工譯  
 中國文學研究 胡行之譯  
 中國散文概論 方考佶作  
 文學與生活 胡風作  
 科學的世界文學觀 西爾列爾作 任白戈譯  
 文化擁護 紀德等作 刑桐華譯

一〇〇	北新	生活	一六〇	北新
二五	北新	商務	二〇	讀者
一五〇	商務	質文	五〇	通俗
二〇	質文	文化	七〇	光明
六〇	光明	光明	四〇	光明
八〇	光明	光明	九〇	光明
九〇	商務	商務	六〇	北新
四〇	商務	世界	四〇	世界
三〇	世界	生活	二〇	質文
二〇	生活	質文	二〇	質文

現實主義論	吉爾波丁作 辛人譯	二〇	質文
現實與典型	羅森達爾作 張香山譯	二〇	質文
批評論	信斯巴洛夫作 恩格斯譯	二〇	質文
作家論	陳北鷗譯	二〇	質文
作家論	茅盾等作	六五	生活
高爾基	黃峯主編	四〇	天馬
高爾基論	羅稷南譯	一五	讀書
歌德研究	宗白華著	八〇	中華
普希庚研究	代石等譯著	二五	聯合
魯迅批判	李長之作	三五	北新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作	一〇〇	商務
藝術作品之真實性	卡爾作 郭沫若譯	二〇	質文
藝術史的問題	高瀨·甘粕作 辛苑譯	二〇	質文
柏林斯基文學批評集	王丸西譯	四〇	生活
文藝筆談	胡風作	九〇	生活
街頭文談	徐懋庸作	四〇	光明
海上述林(卷上·辨林)	史鉄兒譯 皮面三	五〇	內山
孟實文鈔	魯迅編	九〇	友友
常識以下	朱光潛作 王任叔作	三五	多樣社



蘇聯詩壇逸話

戴本紋明·高力里作  
舒望譯

·四〇 上海

法蘭西文學史

夏炎德作

·四·五〇 商務

英國小說發達史

周其勳等譯

·一·八〇 商務

柴霍夫傳

柏里華作  
楊景梅譯

·一·四〇 生活

福樓拜評傳

李健吾譯

·一·八〇 商務

拜倫的童年

唐錫如譯

·六〇 良友

(四) 詩歌

王獨清詩歌代表作

王獨清作

·三〇 亞東

打抖

王獨清作

·三〇 多樣社

知行詩歌集

陶行知作

·一·五〇 生活

瑋德詩文集

方瑋德作

·五〇 時代

夢家詩存

陳夢家作

·三〇 時代

德明詩集

何德明作

·一·二〇 北新

孤帆的詩

孤帆作

·二·五〇 羣衆

六月流火

蒲風作

·五·五〇 內山

生活

蒲風作

·二〇 詩歌社

鋼鐵的歌唱

任鈞作

·二·五〇 詩歌社

冷熱集

艾青作

·三〇 詩歌社

大堰河

艾青作

·二·五〇 詩歌社

我們的堡

溫流作

·二〇 詩歌社

十二月的風

王亞平作

·一·五〇 詩歌社

都市之冬

王亞平作

·四〇 國際

太平洋上的歌聲

關露作

·一·五〇 詩歌社

黎明前奏曲

沈旭作

·三〇 當代詩

風沙夜

邵冠華作

·二·五〇 當代詩

未明集

田間作

·三〇 羣衆

中國牧歌

田間作

·二·五〇 羣衆

中國農村的故事

田間作

·三·五〇 羣衆

自己的寫照

臧克家作

·四·五〇 生活

運河

臧克家作

·三〇 生活

掘金記

畢煥午作

·二〇 生活

夜行集

周而復作

·一·五〇 生活

夜行集

王統照作

·四〇 生活

永言集

朱湘作

·五〇 時代

龍涎集

羅念生作

·四〇 時代

蝙蝠集

金克木作

·四〇 時代

詩二十五首

邵洵美作

·四〇 時代

海上謠

侯汝華作

·四〇 時代

二十歲人

徐運作

·四〇 時代

污泥集

魏中天作

·二·五〇 新中國

行過的生命

路易士作

·五〇 今代

壽星集

王廷顯作

·四〇 羣衆











好類  
 肥大漢  
 燎原  
 天藍的生活  
 坎場  
 草原故事  
 在人間  
 母  
 被開墾的處女地  
 靜靜的頓河  
 小鬼  
 夏伯陽  
 葛萊齊拉  
 狄克加近鄉的夜  
 密爾格拉得  
 壞孩子及其他

高爾基作	秦炳著譯	高爾基作	雷石輪譯	高爾基作	羅稷南譯	高爾基作	麗尼譯	高爾基作	史傑譯	高爾基作	巴金譯	高爾基作	王季愚譯	高爾基作	孫瑞光譯	立波羅柯夫譯	唆洵侯等譯	趙耀柯夫譯	徐懋庸譯	富曼諾夫譯	郭定一譯	拉馬爾丁譯	陸森譯	果戈理選集之一	孟十選集之二	契訶夫譯	魯迅譯
一〇〇	二五	二五	五〇〇	二五	二五	六五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七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三〇〇	九〇〇	七〇	五〇〇	三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四〇五	〇	〇	〇	一〇	一五	
生活	多樓社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酒場	蒙派乃思的葡萄	冰島漁夫	聖安東的誘惑	動亂時代	獄中記	查泰來夫人的情書	叢書簡愛自傳	不是沒有笑的	人獸之間(日)	還鄉(英)	總統失蹤記(美)	道司基卡也夫	獵人日記	門檻	海童及其他	憂鬱的歌
法·沙拉作	沈·起子譯	法·斐烈譯	法·斐烈譯	羅·狄作	黎·樓拜作	李·健吾譯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德·百洛琳克作
一·五〇	三〇	七·五〇	三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中華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生活	

戰爭  
山靈  
何爲  
雙影人  
騎馬而去的婦人  
化外人  
筆爾和哲安  
德伯家的苔絲  
黑色馬  
一個老方婆的故事  
老屋  
復仇神  
挪拉西  
黑水手  
災荒情血  
不安故事  
戀愛與犧牲  
弟子  
熱戀  
舞女  
一個舊式的姑娘

茅盾譯	胡風譯	古尼雪夫基作 彌譯	高承祖譯	唐錫如譯	傅東華譯	黎烈文譯	張毅若譯	映波譯	黃任堅譯	陳偉謨譯	唐旭之譯	石樸譯	袁家驊譯	劉勳章譯	關琪桐譯	傅雷譯	戴望舒譯	錢歌川譯	錢歌川譯	李葆貞譯
二五	七五	三五	三五	五〇	八〇	七〇	三〇〇	六〇	二〇	五〇	二五	四〇	九〇	五〇	八〇	五〇	六〇	七五	五〇	九〇
生文	生文	生文	正	頁友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商務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活化	活化	活化	中	友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務	華	華	華	華

庇利尼斯的故事	特種克	我的家庭	阿細雅	資產家	朵連格萊的畫像	大飢饉	關着的門	假童男	布羅斯基(通俗本)	新娘禮服	異樣的戀	牧歌交響曲	田園交響樂	暴勇者	(六) 散文	現代雜文選	現代散文選	論語文選(二集)	生活紀錄	活的紀錄
謝詒徵譯	綺紋譯	李舜野譯	陳學昭譯	王實味譯	凌駿如譯	林淡秋譯	李萬居譯	所非譯	胡依凡改譯	唐旭之譯	楊驥譯	穆木天譯	紀德作 麗尼譯	金漢石譯	楊智豪編	巴金等作	論語社編	讀者生活社編	梁瑞瑜編	
六〇	八〇	七〇	二五	一〇	九〇	七〇	三〇	一〇〇	二五	六五	三〇	二〇	二五	三五	四〇	三〇	五〇	五〇	六〇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中華	本人	多樣社	天馬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北新	今代	時代	時代	天馬	



豕蹄

印象·感想·回憶

速寫與隨筆

畫夢錄

自殺者

古渡頭

如此

煙圈下

在牢獄裏

鄉村的風

故鄉

在塘沽

聯合集

離羣集

我的話(下冊)

她們的生活

現代作家書簡

愛眉小札

懷舊集

湖南的風  
一個女兵的自傳

郭沫若作

茅盾作

茅盾作

何其芳作

莊啓東作

葉紫作

王獨清作

胡依凡作

千冬作

李三耶作

舒新城作

奚如作

耳耶作

楊邨人作

林語堂作

陶亢德編

孔另境編

徐志摩作

彭成慧作

謝冰瑩作

·四〇

精平·二五

精平·四〇

精平·二〇

精平·四〇

精平·三五

精平·四〇

精平·三五

精平·六〇

精平·一〇

精平·八〇

精平·二〇

精平·四五

精平·五〇

精平·五〇

精平·二〇

精平·六五

精平·九〇

精平·三〇

精平·九〇

聯合

聯化

文活

文明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文活

平屋雜文

三種船

未厭居習作

青紗帳

捉鬼節

綠葉的故事

橋

人問雜記

湘行散記

南遊雜憶

藝宛交遊記

海外十年

母親的夢

意大利遊簡

歐行雜記

遊山日記

萍踪偶記

青島漫遊

落花生船

越想越糊塗

夏丐尊作

葉聖陶作

葉聖陶作

王統照作

王任叔作

蕭軍作

哨吟作

陳適作

沈從文作

胡適作

倪貽德作

徐仲年作

李健吾作

李健吾作

顧倉聖作

舒白香作

陳友琴作

彭望芬作

沈聖時作

顧均正等作

·四五

精平·七五

精平·五〇

精平·四〇

精平·五〇

精平·三〇

精平·四〇

精平·三五

精平·四〇

精平·六〇

精平·五〇

精平·三〇

精平·一〇

精平·二五

精平·三五

精平·六〇

精平·三〇

精平·五〇

精平·二〇

精平·四五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開明



正義  
日昂朵馬格  
熙德  
馬漢姆教授  
皮藍德戲曲集  
娜拉

方安等譯  
陳綿譯  
陳綿譯  
洪爲濟等譯  
徐震村選譯  
胡適譯  
羅家倫譯

·三五 商務  
·四〇 商務  
·四〇 商務  
·二五 商務  
·七〇 商務  
·三五 商務

威廉退爾  
怒吼罷，中國！  
項子麟譯  
羅穆南譯  
高爾基作  
賀知遠譯  
太陽的孩子們  
一般戲劇（第一集）  
永久的女性果戈里作  
欽差大臣張末之譯

·三〇 商務  
·一五 商務  
·七〇 商務  
·二〇 商務  
生讀 上 生讀 商  
活書 海 活書 務

## 寫在後面

編輯年鑑，是一件繁重的工作。編者因為個人能力和材料搜集有限，種種缺陷，自在難免，尙希海內高明之士，不吝嚴正而切實的指示。

本年鑑中所作的論述，和所選的文字，主要目的是在把一年中的中國文藝狀態和重要特徵，予以客觀的揭發；不過一個時代中的表現，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有前進的，也有落後的，編者絕不敢只鋪張其一面而翳蔽其全貌，所以盡我所能，爲之綜論，並將各派的主要文章，兼收並蓄。今日有人反對文藝之符合時代性，不管他們的論點是否正確，但文藝年鑑的書物，則毫無疑義地是富於時代性的東西，只是我們不把時代單純地偏視其一面，而得從多方面加以總的觀察吧。但在這個總的觀察裏面，顯然是有本本文藝的主要傾向以及文藝進展的一貫線索可尋。對於這一點的說明或暗示，編者是竭誠努力着的。

編輯這樣的一本書，是吃力而不討好的工作，不過我自問還不情願作欺騙讀者或歪曲是非之論，我只是在近幾年來對於中國的文藝還沒有有人從事於結算的情況之下，接受了書店當局的命令，來憑着我的真實幹一下而已。我對於文壇上並不願意做一個活動家，更無黨派門戶之見，我要說一些真實的話，在選編作品時也惟問它是否足以相當地代表這一年文藝上的某一個特徵或傾向，因爲文藝年鑑並不是「文藝傑作選」或「文藝讀本」，所以是不應當過份地在技巧上苛求，更是不

能以主觀的偏面的標準，而只選載那些色彩統一的作品的。因而，本年鑑中的選載的文字，也許在有些主觀見解比較固執的人，要認為是五光十色了。其實，這五光十色，正是一部年鑑所應有的，只是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出那一道是最強烈的光彩吧了。

書後的雜誌和單本目錄，也只能記載一些比較重要的，那些不大重要或為編者所未會知悉的，只好從略。其中也許有錯誤，這也是要請讀者指正的。不過，我又不大願意聽那些在小地方吹毛求疵的漫罵，真正爲了文藝前途着想，是要請大家來誠意地合作的。當然，如果是好意的指示，是正確的討論，那末即使是極微細的地方，編者也是非常歡迎和接受的。

最後要聲明，本書中所選的文字，著作權仍歸各原著人或原出版者所有，雖然這些商業上的玩意兒，我是不想多關心的。

我很希望文藝界上的朋友幫幫我的忙，多多通信賜教，如能把各地文藝界的情況見告或把文藝產品——雜誌或單本——見賜，那我是更加感激了。

校了全書後記，楊晉豪。